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〇冊目次

## 四品稿九卷

〔明〕李若訥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一

## 賜餘堂集十卷年譜一卷

〔明〕錢士升撰 年譜〔明〕許重熙撰  
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

三九七

## 嶠雅二卷

〔明〕鄭露撰  
清初海雪堂刻本

五五九

## 楊大洪先生文集二卷

〔明〕楊漣撰  
清同治光緒間福州正誼書院刻正誼堂全書本

六三五

四品稿九卷

〔明〕李若訥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李季重四品稿敘

蓋祖其父必於友祖

其人必於言讀李

季重稿而祖吾黨

所以教季重也余與

季重之家以世通

而交以文締最

密之季重名宗子

少者才名及長無

他好惟好讀書流

晚潛思擢為藻翰

居常評之以文學

中書梅公

勝文文緣詩要之

皆是自表具向者

為郎者五品稿密

朗精鑒人多稱之



及為守又有四品  
稿澹冲深致進乎  
技矣余又觀之所  
綿為文人者好交  
游好談論又好自  
崖異而季重慎交  
寡言小心直道乃  
即而登之直道與

物多忤者如君言  
亦復難之意庶幾  
清而通者友之自  
儒以仕泊然自守  
雖久躋文場淹綸  
宦籍而引分撥心  
亮不以凌競與之  
於彼無營於此獨

精此季重之可敬  
者也

天啓之夏桓邑友  
第王象春季木甫

揆

楊森



五

叙

著作家歐抨格法比判人  
代或貴古而賤今或陋摹  
而尊創無不有喙三尺而  
於中搏掄扛舉拔山之力  
竟不能助原夫工力人事也  
識力天授也一篇之識有  
等量則一篇之變化與為  
等量推而一生之篇章祇  
肖其一生之識茫茫世宙盡

是中入此秘兩塵筆髡而  
老至徒然浮沉之民而已夫  
天若授之者透穿今昔握  
照炯然於以比事證義摹  
與創兩不役而格法自成  
天下尊而信之而代從此起  
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博  
極而才長也非博不作博  
固代不數人然不乏隸事偏  
強而臨文反儉以馬喻馬

盡而止孰與非馬喻馬豈引  
何窮而又有緣飾古初鑿  
裂害義汪洋失確併掩其  
典馳騁不馴但飾其糟者  
博与才不可學而可學在  
夫識即在博与才之中而能  
學博与才者不能學識大  
手筆網彌翰海參元化而  
藻國靈非比寸熒流攝烏  
在其不與群子共坐位乎

吉所以心醉四品稿而以起代  
之事亟推吾

渤海先生者也先是先生五  
品稿行世摘辭諸家已驚

若河漢無極茲則哀近五

六年所作於我姑孰郡付刊

廁再告成先生博極紀載

恥一物不知嘗築樓號小

萬卷追李長源於小破盡

孰能為之大但稍出本門

事成語點染毫素計所

剩膏馥已足分飫餘人乃

先生筆落簡言求諸遠極

言求諸變時倒天河屈注

時吹春水穀紋一奏未聞

一響即振即有辯博家

至此語不知何以設備更欲

求諸淵放意不知何以歸

先生掉臂孤行寬然兔

起而鶻落也先生於所讀

書不主魯故橫見側出皆  
可通引作義計閱覽時非  
必有心編削以事類作暗疏  
而思起自來如行兵家觸處  
為首音律家旋相為宮曆  
之則奇正莫窮按之則莖韶  
同奏跡其旁摻證嚮從前  
絕未經翻出惟考以舊論  
則又天壤間必不可磨滅必  
可令動及家指議翕然心

折而無疑而至韻之為詩  
非理非才率推開悟識  
既在先則悟不必言加以藻  
思綺情風馳雲屬青黃不  
抽而儼興象有會皆玄舉  
開闔頓挫沉著痛快之致  
由風雅以迄近代無常師  
而兼入其室較之腐毫跼  
壁希一言之合不勝就將  
豈不千里揔之神識煥發

將以撰勒之富黼黻蓋代  
地位迥別彼有喙爭鳴奚  
自窮所授之秘乎五嶽分位  
其四水所支紀皆瀾汜也  
獨泰山位東纏以渤海以  
萬物交代之虞戴於無底  
之谷名曰歸墟八紘所以  
宗五嶽也淮南氏謂土地  
以類生人而辨於水海山  
生人之類幾辨而會為先

生歸墟無底乃全肖焉濟  
南固類而先起者弁州定  
之曰北地大濟南高皆各  
從其體制氣局分標雄  
甚即兩者已自難兼矣  
若試与探羽陵蠹書以迄  
宋元百氏兩先生有不欲  
觀者有限其觀者也蓋  
博識等量穎末見囊竿  
頭無步也先生業全具之

讀古人書不啻一字用文人  
體不炫一才而糟粕衙官一  
入湛靈之區咸會通之  
彭先生又且謙退自持貢高  
賈譽走捷梯榮他人所日  
雖者一切不介胸懷惟  
此撰著樂不言疲茲集也  
則自入佐計署出理分司  
考究典制歷覽豚蹟每遊  
每集無不賦咏皆週一行

江南輪蹄案牘空疊前  
所歸為精能者日辨文移  
猶不給而先生公事了却  
趣取楮墨綽有餘閒即酬  
應中不必經意之役亦往  
紅落雲烟以此用志不分  
神智寧有不益者矧以  
絕識而為日新耶方今額  
士率多小致雖差行人間  
特山澤而腴者耳先生固

萬有鑑鍾日消壤而日山  
海令以贊皇之一品稅臨  
邑之崦嵫允大允高評無  
別定後起者將褰裳涉  
足之不遑履吉又何敢以  
牛渚一宮問茲集之藏山  
也

天啓壬戌重九日治生當奎

曹履吉頓首拜撰



序

李季重稿叙

余視季重五年以長而託交季  
重則廿有六年於茲彼其時季  
重雖韶年貴介乎而儼然先輩  
已十年矣一時同好則故同鄉  
邢子愿謝政家居今大司成公  
孝與有事掣丘因而胥會暨季  
重伯氏伯愚仲氏再斯兩文學  
咸與周旋雖然莫遂如是者四  
閏月而始別嗣是升沈遷變不  
知凡幾及季重成進士兩宰劇  
邑一丞劇郡入郎計部出領始  
軌而余適買舟西上重訪于青



山采石之間倒屣論心依依舊  
練在季重不自知為二千石也  
而在余亦不自知非二千石也  
於是舉所刻五品稿授余讀之  
詩文各半不我遐邈則益都趙  
太史叙之詳矣已復舉近所為  
四品稿命之詮訂于時暑也  
出如漿滴露研硃夫我不暇性  
磨險糜濡不律淋漓點綴濃澹  
相參每有會心不嫌重沓而已  
而用是以求季重則大氏書無  
所不窺材無所不具理學經濟  
無所不窮探國典朝常無所不  
明習而後發而為詩若文證據

逢源機鋒倒映陶融追琢神采  
爛然諸體備衆妙臻與古作者  
分轡合轡于今人則苞孕有餘  
而猶欲然若未滿於志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易曰君子以  
虛受人季重薰之而自頃以數  
載清卽為畿輔良二千石在漢元  
封柏梁臺成詔群臣二千石能  
為七言詩者居上座季重儻生  
逢其時有不棄然舉首者耶乃  
若所褒郡守黃霸龔遂文翁召  
信臣劉寵劉寬馮勤廉范張堪  
崔實鄧伋杜詩寇恂諸君子輩  
固不必以政事兼文學也然即

受書如霸化蜀如文翁者未聞  
能詩籍令躬值柏梁庸詎得與  
元封間諸臣爭坐而以詩若文  
如季重則又謙而不亢冲而不  
盈溫夷醇粹為

天子宣布中和而壹洗夫俗吏

忌雕之習以經術歸吏治壯

與學殆兩優焉而詩若文若

榮揮施措概可徵矣故無論

中采石故其家供奉所棲英靈

倏存而試論我明則又正實

之之春容條暢學憲獻吉之古

雅沉雄觀察于鱗之高華俊

尚實伯承之婉適精工皆李

或開先或正始或前茅六子或  
順視中原者也而至今雲杜太  
史尤集其成而亢厥宗季重益  
心服慕焉日方圖遣使楚中乞  
為玄晏而會太史奉常留都  
家非遠爰虛其首簡俟之而  
俾余叙曰余頃不序于采石  
乎無言不讎子寧無說而處于  
此余曰唯唯否否夫予小國也  
悉索敝賦曾不足比于邾莒君  
不恠假之寵靈而乃望報乎以  
予報君亦猶之以邾莒當齊楚  
爾

廣陵友第冒愈昌伯麀撰

李季重四品稿叙



文章有機神挾天地之秘貫人心之精不以時地之古今遠近隔也蕃壯歲束縛於制義仕復園莽於應闕于此道稍涉藩籬莫窺堂奧竊意必有瑰璋淵邃之宏材兼綜洞徹鎔古鑄今足以驚聳心目愉快神情者為一代之奇寶曠世之大觀乃今予渤海李公見之公少舉於鄉屢挫於禮闈乃寄興於篇章以適其趣第後以文學飾吏治仍以論議開經綸而觸事感懷憂時憫世憑高覽古命

侶論心一於此乎致意焉往歲為郎有五品一集已贈多人口今來守姑孰復得武陵胡夫岳為司理相與廣和於政暇玄契於世外即雷峯姑水之吟眺可抵白蘇之西湖孤山千古足稱快事近梓其四品集詩四卷交五卷獲而疾讀之惟恐篇之易終卷之欲盡也論事必舉其要領而究其指歸寫衷必晰其幽隱而彰其肝膽至若詞彩之穠郁音韻之鏗鏘人所極意揣摩欲露刻畫者獨信手拈來濡毫寫去而曲折中規繩首尾

懸珠壁技至此乎進乎道矣及  
讀公所自叙而後掩卷三嘆竊  
自喜得見公雖晚相知公若深  
撥神之合不越語言文字中真  
有若把臂而久要者其所稱真  
懷即政府窮策乃通策奇文  
欣賞在致之一言千古文心惺  
然點破今昔作者疇能易之于  
友王季木才性超絕于世最慎許  
可誦公學勝文文勝詩以蕃觀公  
之詩文咸以真致勝而學足以輔  
其筆識足以發其才手足以代  
其舌故牛解而刃猶銘游有餘  
地泉掘而源本活派衍無窮惟

公是以當之多筆疾抒其管莊  
以就正于公且僭欲弁其簡端  
公其以愚言為然耶否  
天啓壬戌季夏三日荏平友弟  
朱之蕃撰并書



四品稿目錄

卷之一

賦

· 犁丘賦

思二鶴賦

續閔已賦

采石山賦

四言古詩

紀賑

北堂

古樂府

天馬歌

艾如張

巫山歌

有所思

臨高臺

王明君吟

短歌行

對酒

紫騮馬

折楊柳歌

長安道

五言古詩

易州大旱

易州官舍

山東大荒

王季木以所作

讀公孝與司成

別易州官舍花卉

鄉園久荒忽聞霖雨 行裝大半書冊

東返途中遣家孀女 鄭州懷古

涿州樓桑感賦 秋日入都即事

· 中秋坐公孝與 讀南少司寇

丁巳除夕 中夏送高茂才再遊劉

都門送貴客 謁題

題閨中陸廣文 京邸宵眠

思歸不遂悶成 頻得邸報旱蝗

和劉民部半舫四首 即事拈玄韻三首

奉使初抵家作 十月十一日夜

殘冬屈指農計 山居回薄

禹城古祝阿地 宛州晤司李呂公

南陵疲賸張明府 南陵青陽道中

毘陵不及訪沈湛源 春雨積寒

七言古

易州積雪齋居 春深萱草

脾病多年 楊茂仁戴定州

謁觀佛印 燕都疲訪公孝與

良鄉旅食

偶見舟姬

元旦歌

夏旱

夏雨

夏晴

易鏡篇

乞錢人行

河間道中候母同北

初聞秋聲

吳橋毛明府

五更月

都中覓舊金歌

入京陪公孝與

題王烈婦冊

演象篇

焦內待貽驚驚菊

和馬仲良三首

正陽門坊歌

都門東王枕崖

詠唐母顏宜人卽壽

丁巳京都夏日祈雨

苦熱篇

王季木同飲宋先之

戶曹下糧公署

七夕燕都寓况

題魏道冲太史先世

家報早而且煌

月蝕篇

八月聖節記事

都門再陪馬元成

宋州曾揭二鶴還里

久不得冀陽先生

文太青以南禮書

題馮季韞所蓄

京都饒舍

詠齊東劉明府治蹟

詠房山令宋公

哀撫順

大通橋看漕艘

通州李卓翁墓

通州河上作

薊州道中

運軍行

山海關澄海樓望海

戊午臘月逢春感作

加派謠

初春積雨

風摧木棉

睢陽驛夜雨

臨淮縣城四周

開原行

閩門有作

庚申太平元旦

卷之二

五言律

寄同鄉諸城王肖乾二首

彭伯允過易

春園偶步二首

得南宮報

得公孝與司成四首

公敬與中舍四首

劉青岳緣西谿

得黃計部豫蒙書二首

銓部王慈岳賜沐二首

楚中楊修齡侍御二首

仁與同鄉陳明府 夏雨連夕

涿州值楊修齡侍御二首

夏夜月中二首 贈夏純北司李二首

寄別杜茂華叅戎二首

贈白明府之長清任二首

偶成四首 積雨暑中

將東返有懷 兩中憶鄉園二首

畿之新城張明府二首

滿王吾別駕過訪二首

過保定欲謁邢澤宇 保定郊外僧居

寄邢素庵計部 河間崔別駕過訪二首

阜城六首 寄贈繆當時太史

送次蘭蓮二首 送別心鏡周二成一首

送阮澹宇河西二首 郡中訪鍾伯敬二首

楊壯阜宮諭二首 慈都贈束小脩二首

武雲臺比部二首 比部曹雅存居飲

京邸冬日有懷四首 飲公敬與齋中二首

訪鄒虎都門城下 送孫恒吾比部

京邸齋居詠懷八首 送呂慶元計部二首

京邸郊外二首 正陽門風

除夕入朝二首 燕京守歲二首

春日東薛對龍二首 京邸再逢田斗岳二首

送李正顯二首 送民部王桃崖二首

送賈心印二首 慰馬仲良二首

送內兄高茂才二首 和方伯書二首

送官坊公孝與四首 送別同曹王鑑衡二首

送黃徵蒙民部分司三首

初秋邸中感懷四首 送民部蔣德符二首

送周注瀛之池州二首

京邸獨居二首 秋日敬與季木小集

朝天宮習儀二首 楊州李碧海先生二首

以陪祀出都城二首 粵西張參藩七澤二首

家園無秋 公敬與四首

王季木除上林簿四首

寄王篴石二首 重九朱五吉招飲二首

送張生洲吏部二首 都門贈劉百世一首

送崔微初分司二首 送馮起衡出守成都

送畢冲陽宰定興二首

報國寺登昆盧閣二首

報國寺看松

陳海虞索句二首

送別楊茂仁二首

房海客武部遊西山

內鄉李字田先生二首

夏日東朱五吉中舍二首

夏日送同曹高印南二首

來陽伯民部招飲二首

公敬與中舍三首

連夜大雨

雨中同公敬與二首

題同曹許孚廷扇二首

劉百世招飲四首

送馬時良太史二首

寄許孟昂司李二首

寄許米壺孝廉二首

游下別葛朝池孝廉二首

燕郊將東裝東還二首

通州飲張象風二首

王田昂陽雍伯

王田徐恒山二首

豐潤李明宇

晚宿沙河驛

梅寧王明府招飲

山海關山下 望長城作

自關西過玉田

過燕山

自通州還京二首

戊午秋業都門

張灣登舟

舟中

宿舟中二首

河上值雨四首

河西務舊無宜尼廟

過天津分司

河舟無事二首

出邑城二首

送李仲昌之燕京二首

疫行內兄弟二首

吳遊王慈岳園中二首

雪夕同夏猶唐

冬日飲李振翁方伯

料理書齋

冬日山居二首

即事六首

東郊同李振翁一首

有感四首

除夕二首

蚤起閒坐四首

盆菊春初芽茁一首

春初逢催租人作

寄贈趙慎初於燕二首

計曹歷俸五載二首

園林偶作二首

三春苦旱小兩未足

春盡逢雨

房海客侍御

李振伯



高城邵龍洲孝廉

鄒縣謁孟廟

宛徐道中二首

宿州夾溝驛大雨

宿州城中公署

定遠縣萬山中偶成

滁州山泉林丹

和州江上阻風

采石山謫仙樓上

移席燃犀亭

池州大江望九華山

郡貳方公招飲寄亭

雷峰雨中

雷峰望龍山

道觀在雷峰之麓

雷峰頂上

姑溪亭上

飲姑溪亭館

宣城訪湯大司成

初秋過半連夕大雨

丘長孺叅戎

舉子命以小字感作

疲過虎丘山

舟中即事二首

袁小脩還園博

祝耀北招飲園中二首

耀北以金橋二首

送別馬仲良舟中二首

姑孰從楊武部二首

五言排

得王懷泉太僕

涿涑道中

偶爾書懷

易州聞杜鵑

陵邑吳張二茂才

過白溝河二十韻

送曹參兩吏部

贈光祿董葆元先生

賦得月影入蘭臺

秋日送李明馨

賦得明月耀清輝

掃雪

王葱岳園中

山城西隅買得數畝

至姑孰

姑孰春正二月

卷之三

六言律

塞上

河間以北二首

七言小律

任否休內兄

覓舟於德州二首

七言律

寄春馬計曹仲良二首

送沂水楊茂仁一首 聞萊州趙太宰

春日奉寄趙岷師二首

李孝廉憲淳

王帶如有句

和品九如先生二首

先大夫忌日作

偶於客席得王立宇

公孝與以少司成四首

春盡三首

傷劉生生為亡女之婦

慰劉孝廉下第

孫太史愷陽請急歸

順義道中

轉計部正郎有作

過詠左崑樓留飲

衛齋牡丹二首

易鎮因東省謁賦三首

官舍自訓章兒向墳二首

即事偶書

持齋

送書賈唐子

過祖述故里

都門送賈唐子

疲宿都門外僧房

安寧道中

涿州過中州學憲二首

易州將代

贈別易州憲使二首

贈別易州工部二首

夏伏聞蟬

得姚鳳梧二首

謁楊忠愍公祠

高陽孫官允丹白園二首

過鏡河

卷公欽與中舍二首

丙辰入都感成四首

至京兒女僕婢多病

得楊茂仁書却訊二首

秋日送客報四寺二首

京邸頗狹二首

入朝端門下二首

陪祀帝王廟

陪祀太廟恭紀

中秋夜作二首

秋旅二首

送介靜初給諫

劉青岳太史請急二首

房蔚居以兵部郎

送米仲詔工部

贈董葆元无祿先生

包尚寶大澗先生

宣城吳福生計部二首

中州侯若谷新第

王立宇柱史

送王省乾督餉宣府

冬至計曹齋宿

雪夜飲熊兩亭

招周龍侯國博二首

公孝與宮諭先生二首

寄趙慎初于滑邑

送王亦房歸姑蘇

何山人海若

京中買道書圖作

歲晚偶成四首

寄懷王吏部憲二首

都下晤公平子二首

歲杪兩得道師

贈錦衣許君松屋

都門和包參戎桂卿

張仲達孝廉謁選二首

寄范廣公東昌司理

寄呂豫石克州司



送青州馮季韞二首 聞母病圖歸有作

夏日即事二首 感東事作二首

題米仲詔先生四奇四首

送同曹李惟泰 和來陽伯計部二首

送吏諫張卓翁二首 包將軍夕佳樓上飲作

荅別劉半舫民部二首

送潘懷魯民部 別來陽伯於都下二首

秋夜公敬與二首 薊州飲李明馨二首

渡深河 絕廬峰口山至此漸高

永平吊李廣 永平吊夷齊

山海關西過河 遼西晤杜大帥二首

盧龍侯明府 抵京間遼東四首

都門以東 河舟作書

舟上買魚 携家載舟二首

水程感京師事四首 過河西務

舟程一句有餘二首 老母七袞有四

南村吊親 遣訊公孝與二首

雪中同夏茂才 奉寄康驥溪

石澗川兵部至臨邑 一兒多疾

送邑侯單公入觀 王帶如以岳州守二首

張華翁張卓翁 遍歲感成四首

聞定州楊戴守計 戊午聞遼事有述八首

新春驟暖感作 元宵燈火

王肖乾文二首 禹城劉氏三茂才二首

城隅買園地數畝二首

春日寄壽宮諭二首 送劉仲瑗得第入對

送丘六區 韓中丞晶字先生

酬李仲昌送別之句 齊河太清橋上

呂介孺先生 姑執官舍

聞遼東警報 宣城道中沿山見江

秋初太平郡中二首 江城憶昔

舟過常州 豔詞二首

姑蘇寄胡厚菴 往還姑蘇間門即事

采石驛 馬仲良之廣德

遙問焦弱侯先生 却寄程銓部於金陵

寄劉敬仲計部 贈富淦林明府存裁

卷之四

五言絕

雨中齋居二首

夏雲四首

夏夜苦熱二首

姚村道中四首

過古瓦橋關二首

天寧寺僧顧余二首

歲除喜母至二首

秋風

寄中卿李叔賓

款司李黃公

元宵玉黃二司理

黃山同胡天岳

七言排律

易州東裝

題秦太公七秦冊

玉河秋曉

贈滿景升

南郊寺中送別

花朝前夕

京中贈田斗岳

題吳明仲給諫

澆竹二首

過都門作三首

久寓易州公宇三首

姪端途中相別二首

滹沱河有感二首

枯菊四首

秋日

秋雲

秋月

秋露

秋山

秋花

思君思二首

薤露歌二首

夢中

又夢中

新春有人三首

東作方輿有作二首

六言絕

老至四首

聞齊東有變二首

七言絕

易水別彭伯允二首

春日有懷任端二首

詠易州大崑山

窮獨山

秋雨

秋霜

秋水

婕妤怨二首

閨詞二首

途次旅夢志別四首

夢後

又夢後

浪遊數年四首

吳橋公署四首

送項彥甫二首

宛中李叔賓四首

遊仙曲六首

洪崖山

奇峰嶺

太寧山	乳水洞
紫荊關	玉峰石
五公山	卽山峯
星月峯	荊軻山
古易水	雷溪水
古長城	五華臺
黃金臺	新離里
召公祠	四賢祠
余自三十以來四首	得寶牋才先封書四首
李仲顥謁選四首	夜雨曉作二首
公宣子茂才三首	得張鍾石民部
夜涼二首	贈別易州王茂才三首
保定却寺將雨二首	寄邢素庵民部二首
河間郵舍和瓊英二首	
新中驛二首	送董大之定襄令二首
荅公賓王叅戎四首	旬日之間
過寶店感昔二首	入都自選三首
道中望天安寺六首	移寓感成四首

燕都中秋篇四首	詠鄧郎婦詩四首
秋日東宋先之二首	東李明譽民部三首
燕都秋日二首	飲魏道冲齋中四首
燕都晤洪南池四首	送劉澤江民部三首
送袁滄石民部四首	署中偶與同寅談二首
丁巳燕京四月始雷	王濟川使還安丘四首
王季木至京相晤三首	
六月卽寓大雨二首	閒居卽事四首
二兒三首	史侍御磐石二首
送來星海民部四首	閩中方晞初四首
太平鼓曲二首	燕中疫感二首
送馬仲良還新野四首	
秋日憶家二首	秋日得家耗二首
夏克封茂才遠至六首	
李仲顥丞玉田四首	兒病稍減二首
秋日賜百官二首	為卽及滿二首
春宮曲二首	長信秋詞二首
少年行二首	塞下曲四首

楊柳枝詞六首

米蓮曲二首

青樓曲二首

閨怨二首

漢怨行二首

送楊文弱轉餉四首

送周二成宰肥鄉四首

送別王季木十首

都門贈成元岳四首

內弟高君二首

過安河上四首

山海關海樓上四首

舟行無題六十首

王季木轉留京四首

侄瑞舉子二首

內兄任否休二首

仲冬八日四首

王季木甫轉南評

冬日同李方伯公六首

玉皇祠道士二首

獨居口號八首

初春得劉心統四首

時秋絕句八首

邢玉衡以來禽館二首

滕縣道中

孟嘗君墓

經黃河浮橋二首

過嶧山

自池州二首

客行憶母二首

舟經慧山寺泉

蘇州運河接石湖

姑蘇城外二首

戴大圖工部二首

冬日送別夏文亮封二首

內弟高允文二首

送內弟允文還里

楚中注閻夫二首

春夕曹元甫席上三首

送內兄高允文二首 得冒伯慶金陵書四首

卷之五

詔

擬災異罪已詔

疏

請裁革二十四馬房驢頭疏

序

公敬與小東園詩集序

彭君宣詩稿序

彭氏山堂肆考序

送王帶如以計部權守岳州序

傳燈錄序

陟岵篇序

國語體析序

王季木北湖圖詠序

贈武年伯誥封刑部郎序

送王亦房歸姑蘇序

送來陽伯轉餉永平便道還三原序

公族與乙丙稿序

贈武清侯太夫人七哀序

贈勅封御史韓太公暨韓太母暨妻序

又贈勅封侍御韓太公暨太母暨妻序

賀山東直隸舉公九載考績序

王季木贈序詩序 王季木李杜詩評序

公太父孝與先生詩稿序

賀通長縣公九年考績序

河南鄉試錄序代作

周二成進士九月齋集稿序

賀道長韓翁榮陟大理丞序

賀蕭鎮協總江公晉京營副將序

劉心統四考近稿序

贈掌科錢與解公晉山東憲副序

張九苞南注山房集序

許兩辰水花集序 徐文長袁中郎二集序

贈趙嵒師太師母八哀序

遊姑溪雷峰詩序 王思止遊園詩集序

新稿自序

選午未四書程義墨義序

賀胡天翁長君新補邑庠序

馬仲良妙遠堂詩序 滿景升青溪社草序

題黃海序

傳

光祿少卿霍公傳

二劉傳

月瀨王太恭公傳

答張二孝子傳

卷之六

記

蕭蕭亭記

遊大寧山記

大水峪觀塞外記

徐淮流民記

世恩堂記

山東青州亂民記

三李先生傳

侯來保尚氏傳

俞氏貞女節婦傳

易州侯臺記

四賢祠記

依然林水亭記

商邑陵邑亂民記

戶部驛司署中記



使還畿輔諸河行記

山居自記

南行記

遊采石牛渚記

姑蘇行記

含清園記

重脩采石山謫仙樓記

姑孰元旦元宵記

卷之七

誌銘

祝阿劉生墓誌銘

鄉耆少泉馬翁配李母合葬墓誌銘

劉室公貞婦墓誌銘

明色庠生贈都指揮魚事臚泉寧公暨元配韓

太洲人墓誌銘

墓表

勅封司理張公暨配吳孺人墓表

行狀

明省祭官貞溪高公暨配徐母行狀

明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前河南道御史見鶴楊公行狀

碑文

召公祠碑文

楊思愍公祠文

重修易州學宮碑

	表
--	---

上發帑金三十萬濟邊臣謝表

100

拔

上秋爽東宮講學閣臣賀表

擬

上先廷議以通州昌平州易州為三輔各設經畧大

臣備察虜患廷臣謝表

諫

右春坊右贊善恭華張公誅

祭文

祭遠王氏三侄女文 祭馬元介文

祭石太孺人文

祭毛太公文

蔡曹二守先生文

對

房山洞對

頌

甘雨頌有序

銘

座右銘

雜文

釋異

募疏

易州殿重脩北嶽祠募疏

連珠二首

卷之八

啓

薛青齡制臺考滿加御史大夫兼兵貳賀啟

陽和制臺吳即翁候啟

書牘

與高衷白太守

與少司成公孝與

與宋先之民部

答公孝與司成

與周劉二進士

與劉太學兄弟

與楊弱水柱史

與芥靜初給諫

與民部王省札

與孫愷陽宮允

答阮澹宇計曹

與楊崑阜宮諭

與王立宇侍御

與平山面明府

答陸中虛庫部

答夏茂才充封

答宋先之

與姚郡丞鳳梧

與公教與中舍

答張鍾岳計部

奉大中丞王鳳梧

答杜參戎

答姚鳳梧郡丞

又與姚鳳梧

答王參戎

與繆當時太史

答袁東鹿疏屏

與馮起衡工部

答宋瀛渚司吏

寄宮諭趙嶧陽先生

東劉青岳

答公賓王

答邢素庵分司

答阮澹宇分司

東王亦房

東吳福生倉曹

寄參趙嶧陽師

答徐子謙

寄王季木	寄丁化宇太守
荅楊茂仁	荅洪別駕
東方希詡民部	荅宋定州
東荅方睨詡	荅曹參兩銓部
東荅米仲詔工部	寄荅楊脩齡柱史
荅許孟陽司李	寄荅秋羽孝廉
荅尚輯宸廣文	荅范廣公司理
荅喬沈二茂才	寄內鄉張明府
荅劉方瀛侍御	荅徐思諫民部
荅濟南太守吳公	荅保定張都閫
寄吳霞翁大京兆座師	
荅歸德喬別駕	荅王宵乾餉部
寄方伯書餉部	荅應天代巡李公
與滑縣趙慎初	荅新津李海蛟
寄內鄉許震	荅李明聲
東公敬輿	奉呂九如先生
荅宋先之民部	荅王季木
寄荅許孟鼎司李	寄荅許兩辰

寄荅高犀原司李	與張九苞計郎分司
奉荅趙嘏陽先生	荅公孝與宮論先生
又荅公孝與	與孝與先生
與王季木廷評	荅葛朝池民部
荅王季木南評	與公孝與先生
寄公敬與工部	荅公孝與宮論
又寄孝與先生	候焦弱侯先生
寄劉敬仲倉曹	荅南銓文太青
荅楊樂安	
原性	原仁
魯隱公攝位論	續蘇子養生論
邵子皇極經世論上	皇極經世論下
堯舜之仁急觀賢經論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經論	
黨人宦官論	
議	

官府議

文武議

備荒救荒議

遼事初起議

遼事再敗議

辨

孟避禹子啓辨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下

說

梟鳴說

策九

策

屯鹽策

錢穀策

防亂策上

防亂策下

程策

詩稿卷之一

濟北

書

東

甫

集

卷

一

犁丘賦

五土之內丘居其一非假搏琬而標普華高者為京  
漸層累之有日溪兮為壑遯履敦之自出況乎齊州  
以西唐下而北踞然犁丘如聳如陟形未召於再成  
名未訓於一國小而能遐穆王紀級冢之實夷而志  
極列子談大人之惑指千種以猶存緇一方而未歸  
得東海之隅秀駿賦於文又慨於大野之尾故劉  
旋於枕藉無乃氣有攸聚精或崑崙黑白之墳挺  
剛柔之土載恒性既殊於牝牡壽或倍於國陵湖  
丘之著跡困齊地以獲穰近作勾盤之脊遙撫嶠山  
之膺仰與脾晚齊頤並街將平左拍右扼云峰亭岫  
為其朋陰背陽向背句玄為其營壤不息而加難  
基不拍而自盈覽十畝之約略倪數武之崢嶸其  
朕也槐分市景柳鋪街隊綴齊霧以紫松依岱雲而  
霞霽託撮上之非微罩諸有之非大其眺魯也平楚  
千家阡眠象態率注隱削玉之蒼廣川疑縮衣之帶

時曉至於前指顧仍勞於再其綿綿而旁且也塊  
如脩蛇之昂首陂如伏虎之躡龜骨隕陰以不絕引  
汜流以未遑迴輕風於紆軫幹碎月於酸吏其窺窬  
而汰寥也觸為不住之響順為不疾之呼蹈徐翳則  
招鳥咸有瞻疊空則跪乃若無石門嘉狀以應坊城  
廓爾以居於是招淨侶舉暇觀端蒙革弓礪岸綠攀  
遇扶疎兮勒罕盤桓高臺臨屆香雨浣其塵頽方址  
紆遲春晴族其清歌遂與好古之英淵才之品低回  
斜照流連小飲罷七卷之車轍馬跡恐遺踪而可詮  
想招之式玉式金倘餘韻而未寢既乃嘆曰遐哉  
丘乎是知其風厝之幾給惜哉丘手將無同於牛山  
之斯瘴噫嘻營丘霸矣松栢悲歎宛丘帝矣鼓舞淫  
哇丹丘仙矣蓬萊虛澹蕭丘幻矣赫奕徒誇非霸淋  
帝而培塿於山家非幻非仙而壘塊於歲華其惟犁  
丘卷土之多

思二鶴賦有序

向余丞宋州署有二鶴雛時時哺之漸大既遠  
宵即携之以歸步上少司易求留二鶴於蓮

宛然心目因作賦焉

維陽島之孕金托仙胎而浣白青田約其必雙明珠  
欽其相射軒翥如霸映為連水之色艷耗乘月不共  
煤粉之感宛其雌兮與鳳比翼併以雄芳將鳳在側  
鳴中玉律之參差舞綃雲容之欲裁律耳屬而九疊  
容日抱而仙的細有所獲於宋之原綠林以鼓馴鹿  
未嘗山羽表離披之狀學飛鴻流豬之痕飲以雉水  
不雜滯氣飽以河魚不偶鷄豚遂剝滌其輪翰乃喬  
其選開說幾兮而多立復迫兮而不群顧仰悲興  
之驚依便毋於聯翩倘佳清暑之宇隨鼓舍於鞋鞋  
已而迤三涇翔一丘翩翩徙倚戀戀夷猶隨杵慚其  
單才獻荒片其沉浮繪未工於尚書之省吟未肖於  
提舉之舟似倦飛而並止非鍛翻而同留安顧形以  
鹿際欲憐影以匹儔增我成三歲寒竊雪之無憂離  
人惟二清夜玉露之先秋方共愁於千章俄臨思於  
一水心忽北山之移身類乘軒之使燕塵近而眯目  
茅仙遠而約指鳥幕時紛於軍中猿化我悲於君子  
韻乎推素倚爾凝几冀助物而神靈阻編而示於

彼靈禽兮濟上爰棲同茲慈憐憫彼歲寒窮嗟  
以胸臆吮餐疇足以覲顰園丁剪其逸氣偕父浣其  
潔姿咲完而不舒翻翰而復垂且舒且屈悽清斷顧  
之悲若垂若奮怡擬從群之時曠韻不習於賞恬神  
獨契於知感賸寒之冉冉悵歲序之遲遲入何疆場  
而淹老鳥回雲岫而後期愛莫致鳥情則給若悅霰  
絳以離披羌波流以漂泊栩栩夢之欲前欲却疑有  
兩人姓名隱約似師曠手操琴而拂掠似崔灝乎顧  
句而咀嚙冷浼浼吾之襟洋洋塞吾之襟遠覺於願  
史諱惟於盛礪礪琴誰舞是為玄鶴崔句誰吟是為  
黃鶴噫嘻鳥之雙白宛而如昨玄黃物色何其損異  
寐寤仙境悵其靡度飲寒隱棄更端再夢彷彿羽流  
展頰延遲黃冠玄衣且實且從含吐致辭霓裳魯共  
偶涉入窠之塵素雲不可復那仙則無殊凡則有闕  
於是洒然醒悟其迷惘然逡巡其痛啞鷄棲之一枝  
羨鴻冥之不用婆娑未已染污將重二鶴不係其故  
形我躬詎全於愚卷

續閨已賦

漸余生之乏智兮復揆已而無勇化冶宛其有斯  
給升木其殊種蘭被谷而蘭委嘆兮荷則濡而槿以  
墮余既所授有限兮撫短而倍慨然計無可兮處鍾  
不廢手倘避世之倘能兮將以工於閒冗疇其愚以  
藏拙兮雖鉛藥為骨董少由帖括之借途兮莊由科  
各而入籠非排桂兮各通其誰重隨牒不前而  
才抑或佗條以免恐雖浮眩於功名兮竟左次而  
驪乃反之離翰兮希文河與筆冢手茲發軔兮終以  
集辭兮性靈僅斯之典養徒曠手官政兮將謀實而  
云珠高才奮其捷足兮雲為飛而波為瀟艷位高而  
金多兮交親依之以悵悵獨寐寐莫之通後兮若不  
解而愈憐壁蠶絲彈於女紅兮自貽於結蟬臂腐草  
極於螢照兮曾不及於晝燐因徘徊世之巧拙兮所  
資亦適乎時寧孝者之棄會兮即聖者不廢推積弗  
然不夢兮玉璫卒以釣磯魚得雲而龍兮豈豈海之  
為難世責閭閻之累兮余空言以玉危通而不可為  
堅兮直而苟誦其為隨幾一辭以即換兮方王思以

自惜非不欲利而好銳兮若有鬼焉以誤之噫嘻時  
之為便兮有曉者共知惜余不赴兮乃窮大而遺微  
將心以為難兮明者易而不持儀其所安兮功與言  
之俱非余將委於大化兮冥心於懸壺之所推靈舍  
沉澁兮涸濁却而清冷亦遺長短波是皆辭贅兮達  
觀大塊以一齊既無性質是殊兮雖違違曷諱於平  
熾抑無彭殤之數兮且泯然以忘岐等七尺於委頓  
兮一羣萬頃其任馳天和不潤而不皺兮寒煥曉競  
於我而非違田難處而況溺兮長沙才以消靡聞其  
所遇之不淑兮胡不問其所抱之猶嗟人說說以難  
喻兮神益迷替而未窺竟幽顯無可考鏡兮將憤劫  
而何為曉殺身未悟於世兮所以經旨於鳴夷固非  
皮骨之珍兮留精爽以待其自罷昔昌黎偃蹇兮閭  
已而靜俟於斯乃撫心而續六兮亦不必世人之我  
信我疑

采石山賦

巨吳楚之微際暨天壤之奇觀江流瀟洞秀挺為山  
采石標名中古以還余不暇仰視於斗野抑不必顯

溯於姑溪天門對劃牛渚並涯咫尺顧盼互作巖巖  
山若屹其鋒刃水如淬其陸離超而登巖壘嵒崿  
踏而羣岫塊塊頓支縹緲雲霧之彷彿晶瑩日星之  
掩映晴晝似沉而更浮闇晦疑通而翻變儼王女之  
佇立借停流以作鏡若巨靈之劈分限長波以為鉅  
黛挽挽其在山螺種種其列石顏而成朱壁乃得白  
色續絲不可執聲窅窅如堪索具崇閣之鉅安飛瘦  
透之妙跡渾璞天成不礪能澤瑩潔月皎厥骨挾格  
遂有修月之巧凸凹槩平移山之力岷嶴漸更入岷  
若其虛性出離番其多名日曰谷鑿個儻不以虧盈  
物物斷削捷獵依然抱縈仙洞鼎焚而未庸詞人芴  
拜而無增激礪方外之齒射沒行間之翎阿閣層階  
材斯任重斗量盤脫小亦併用雲根與靈壑以浸沉  
月魄隨奇姿以轉綜投斷流之鞭躡血驅其不忍碎  
激波之練菴鑿堆其絕縫稽茲山之異跡非片石之  
堪頌佛因金粟聖果青蓮千秋靈氣而有謫仙隱約  
汪洋之外宮錦燦燦相鮮遙遙船解之中綵鷁飄飄  
以前若夫嘯珠十詠此王諸篇倦倚峰而停彩管渴

飲渚以代酒泉靴尖踴乎突兀尚呼力士如顛硯潑  
潑為醺醺不隨天子登船陟高山而鳳牀枕流水而  
龍眠月團圓其對影三人今且拍有天朗朗其仰睨  
千盃夜仍扣舷脣鯨百丈條已杳然乃至人代升沉  
烟波轉幻清平之韻谷空供奉之名陵變目前芳為  
糟丘悅高深以曼衍耳汽潯為酒聲佗陰晴以染渲  
危驚破手空翠誤作玻璃之片矣莫出乎淥水似噴  
葡萄之繁燃摩殆屏其鯨吞忘指猶昭其月觀於是  
江潮隨客官都關今猶載崙之古渡西太白之遺津  
瘡石蘭以削玉孤峰表以轆塵如來散花想佛前身  
翰林寄酒憶仙有真縱輕舫以凌涉躡絕巖以逡巡  
巖峻峻之借姓思采采之方春餘舒舒窅窅拍天人  
授我丹訣飲我清醇慚駝李之不稱歎仙籍之難臻  
風流已遠峭蒼虎親惟山惟石以玉以取羨名標於  
奇紀將以續興公所云



四言古詩

紀驥

帝念恒陽流金焦上海低青齊頻年不雨壯若生散  
稚者野遺父子相食以肉為炊室也懸磬田無青稔  
不驅而殍則勉而能穫將不除開閭盡閉長吏倉皇  
臺官流涕一疏叩閭朝入夕行借金於閭借粟於倉  
繡衣皇華咨詎靡及萬人待哺千人已極淮海洶洶  
流民待招燕栖于木嚙飽其糗貞臣不遑漢組可免  
孔塞仕穢顧難慈大主牧有涯天救無窮祁祁之  
雨先被大東一雨回枯再雨競秀月畢滂沱消穰湯

北堂

瞻望北堂言樹之壹以日而煦或風則翻北堂之庭  
青青慈竹歲暮霜繁不保其發密邇北堂其林有烏  
無哺不送相毋及鷄北堂之僻昔羔而索跪以乳之  
宛其一膜歲誕北堂綠吐為裁日月不與達蒿實繁  
北堂之砌紛以析薪誰其克荷終無令人東山薇  
北堂綿巨中阻河流何溫何清東山鴻去北山鴻

之寒暄不知一本東山虎子北山豹兒生子為  
文成則離東山黃鶴北山白鶴白鶴習飛黃鶴象足

古樂府

天馬歌

天馬追風來西方土著市易自先皇千樹茗一旗香  
千里汗四蹄霜近日官茶私茶妨黠吏嚴馬不堪償  
使馬如羊茶如首霜長天家未許蹀躞強夜夜邀商  
蘇天房旁星掩掩一尺芒不如玉關閉封疆

艾如張

艾如張艾如張將之歸獵于平野羽毛垂文  
雞雄雞雄雞雄且肥山鷄常限輕薄兒可憎  
不上華蟲衣鳴銀鼓祖常禽隨南山睡北山睡  
夜露懸高枝

巫山高

巫山十二峰峰峰帶月寒雲既稀疎雨亦晴乾虹長  
千尺渴吸澗散作霞江山上迴瑤姬絕冶夢江滿曉  
夜瀾人生醜艷快心事都付襄王一夕看楚天漢漢  
清魂殘感風梳掠頭間水石相濺情未歇細腰猶似  
妬巫山

有所思

人所思在塵中我所思在中山中亦何有上有青  
峰下有清流晚嶺名何獨壓雪重高寒阻我目凜我  
心真鴻中間卧雲松雲著一洗炎蒸風雨容泐細尺  
書寄征鴻鴻遠未致青絲逢冥冥千里虛共弋戈兒  
不與弋鴻同鳬頸嚙嚙水中萍鴻儀在陸儵然耳塵  
中雲中有如此

臨高臺

高臺切雲霓登臨絕喧卑臺上碧空湛于水臺下清  
流澄徹底臺中林月兩姿姿洗人心目吹人耳夜曉  
盈盈白鶴高朝看白鶴逼層霄風不摧芳露不消天  
路非近亦非遠臺邊塵起能翳日莫向紛紛招羅羅

王明君吟

漢宮金白妍胡地絳宮起青塚至今秋蛾眉多見遠  
人生事事重黃金不必丹青發嘆嘆天家徵士如微  
闕間聲望影何相見滿庭雲霧常綰生相人只相輕  
肥面苦不在沙漠寃悲不在胡茄亂蓬迴駐武即山  
河由來食士仍多賤詩君莫唱明君吟琵琶淒淒已青  
衫減名官無媒抵自慙縱保綢繆恩早變

短歌行

日月如流不憂亦老仙路無憑禪天誰禱照攝入夢  
聲名骨槁任運所之而玄而鷄鳴出作各有兢心  
磨磚為鏡無孔而針小才志大終以不任途窮與盡  
水落沙沉四民之中士處其首胡服誰非儒冠亦病  
齒救古存尚厭其口著書成文天壤何有仕而隨  
無功無名農不逢年無苦無盈木既匪材鴈亦就烹  
外身身存斯言服膺

君寵禮其醕對酒君莫辭為君歌燕燕市知有客  
擊筑鼓慷慨死且不避避酒危復酌君酒前致詞荆  
卿任侯秦庭時殺身無補燕燕空將雄紅髮埋冤  
屈原行吟楚澤渚自沉忠魂招不return沅芷湘蘭費葉  
迷一身幾得九乾移海荆屈總自非阮家埋髮亦  
何為薄薄不盈危對酒當歌且盡之

紫駟馬

金瑋揚玉鞭飛控不停羈誰家紫駟馬長楸美少年

朝逐七貴飲夕散五侯烟意氣何躊躇不出劇驂連  
昨夜來軍檄遼陽虜時喧黃雲片片起燄火壓廣原  
選將多航繕徵兵盡卑冨同卿無匹馬折金金亦殫  
少年雄蹴踏朝不向塞垣上馬斬關支下馬礮達干  
歸來報天子汙血未及乾

折楊柳歌

陌頭楊柳枝枝向塞毒斜拂隴頭水低拂馬頭  
四環摩尼可知數無乃縹緲者珠璣隨  
山東大荒冠起讀錢中丞過侍御疏有述  
齊魯兗百六六郡早如掃去秋慳顆粒今春無寸  
麥當飽蝗蝻麥根掘盡蠅尸滿路傍屠刀集  
食死死數盡食生且且禍妻兒共夫夫割心吮其  
睛睛目未睜眈眈噬方好快者或不忍投綴屋梁  
不家泣已絕鬼錄登難了替活土作美亦刮木泥

扶藹散四方棄嬰死葬野壯丁圖草間賊倡山  
 一呼即有應飢虎飛而騰沂水城已陵俗峰竿復  
 掠庫金如沙殺入骨如膏掃地競稱王紅帛以為衣  
 與不敢前誰能撲此賊賊甲乙更張蜂衙雲  
 山憑作窠數月牢拒保泥血中丞蹶御史倍  
 速畫騰再三憫與勦為蛇將為虺除泉豈除  
 果二十萬大海一涸小雨霽固難多風雅者不  
 金泥爬梳亦空渺總有露青州溪心徒夢  
 有為感感易易為書邦  
 謝人有溪心能遊綠相逼以毫代為繚文成與  
 青丘壓湖頭烏河吸湖膺旁秀錦秋亭坡老湖心  
 昔漾蘇家藻今潑王氏墨霏滿子猷船陸武千頌  
 遙遙溯其入人文共吞吸  
 讀公孝典司成亡縣府  
 覽駭絕湘岸漢樂鑿房山安馬秀相顯鼓吹  
 枕為泣左肅繁羽無從宮甘涼乃八破風然

李杜變音格張王頗形容派宋元世詞曲關  
 皇朝挽岷流璇源竟未通北地豈厝下麟桓成  
 詞臣抉璣讀今古透瓏璈既非業龍倣又非魁  
 笛茄典鏡鼓風韻叶西鍾時才多揚誇調笈戲  
 得句不待音徒媒非情惊嘉然妙章解繫誰在  
 別易州官舍花卉  
 春第官舍中咄嗟怨辭去歲月狎宦遊花草  
 借問以相思緒有悲疎遠適舍來時飛  
 當此將去時乃覺固緣數念波後來人簇簇歡初聚  
 新人碧為朱陳人繼為素物藥一時中俗念雙改把  
 何地之春容遮莫處相遇  
 鄉園久荒忽聞霖雨  
 年來客異地故園頻苦曷要見燕颺起即思齊隴荒  
 薄田在濟北微生寄稻梁幸免符刀猶虞蠹賊窠  
 家書聞雨恨字字綠沈光既說永生耳又云蟹有匡  
 東歸無下可為美與佐觴早餘得雨足潦拍逾枯荒  
 莫學豚蹄祀復後汗邪望憎旱且情際小人厭波著

況余叨一命浮上好自量

行實人半書冊笑成一首

纒紳逾十餘非貪亦非廉束裝揀篋十七積書藏  
朱綠與青白燦爛如雕鏤素牀滿書癖垂老猶膠黏  
沉廩尚書省頗許給青練裁為積中快不減衣上綵  
改拾呼僮僕計遺費鉤鈐憶昔壯過籍千編偶寒炎  
年來繼薄祿鉛槧頭生嫌躊躇欲捐棄售虛不售恬  
但置青廂裏勿向紅塵拈校之鬱林石亦可資清談

東之逢中道家嬰女

余生四餘五膝下無壯丁屈指廿年內兒女器凋零  
逝者已死灰生者俱稚齡長男纔八歲長女五年盈  
攜來遊易水節食保嬰藥春風吹作痘一病長女傾  
父哭只悲老母哭倍憂生拙官他鄉淚收淚不勝情  
暫于東隙地權厝未銷形寒燠令已換官滿促王程  
朝思幼兒骨不忍天涯荷東裝衣才脫得細去鈴鐸  
孩愛宛如昨依依相伴行時無忘未乃無孩亦有靈  
我方北上急爾且東觀覽涕泣道別於爾弟及爾元  
依依循故土間道癢紅癢念慈人悲緣父子數年更

偶寄寺家息非穎亦非禁去去已埋正耿耿未吞聲  
不及見爾莖薄遊負香冥浮生亦可恨冠冕骨肉輕  
爾既結一世我猶莽微名泣怨空銷磨得失徒浪縈  
但將賦中句嘆逝興杜征

鄭州懷古

陽古鄭州城壘如土豈借問此中人誰知唐藩者  
江南衣帶水節使魯戎馬我明一陶埏郡邑無解瓦  
官路直於絃河流亦曲瀉頻年沐潢池于國亦于野  
何人解杞憂即在茲鷗社

涿州樓臺感賦

涿水當漢時樓臺如翠葆雄伏王孫遼蛟騰帝子早  
楓宸到錦城粉榆應合抱萬里綿雲精不向故鄉老  
鼎足昔時盛霸氣久已攜緬想大耳紀髀削秋吟棄  
桑村夕陽中誤作王孫草

秋日入都即事

屈指薄遊年七入天子都解薛虛館組華緩為郎需  
四十老五品流光隙迅駒壁壘漸無駭呼馬且呼鷄  
衣市中驅及此酒闌處寸舌爭使何雙負聞雄漢

寒燈變縹素色澤應自殊掩關更徘徊人事常相徂  
靈化物亦化朱鷄與紫狐不能逐世豔何以競其瑜

中秋生公孝典齋中小飲時孝與方病起其季

君宣子在焉

秋深月亦遽穿石仍透扶搖榻當庭下全收皓無涯  
引觴澆桂兔一色湛鬚眉為問月幾許能照華髮滋  
君今為老鳳我乃為鸞雌官曹判清濁丹丹再意俱遲  
況燕新病可覓友如覓醫破愁雖需酒醉心不在茲  
清光憶時音誰擊幽竊思哀樂中年累無令少者窳  
驚悸破新曲聲隨秋雲馳即此月中拍聊消客裡危  
交情出聲味如水映清暉

讀南少司寇宋可泉先生平原繹幕園詩奉詠

一章

司寇栖東山佳園娛晴野投鼻時微吟天倪暢不圓  
蘭亭激流觴宮商溢如許託醉在玉鄉閨裡杜春  
一後穿英鳩漸驚鴻羽山靈不留人清韻遺平楚  
北來謁閣閣東旋經濟澣念我同鄉園一編分玉塵  
新月朗秋暉霓裳翻其舞所司况白雲皎然絕塵俗

既月流水微且心高山矩欬和雪已孤有懷霜而旅  
絳幕邇平原開快悅烟雨

丁巳除夕

焚燄爆有聲洒洒排生味入耳復侵脾俱覺春光沸  
富貴幾為奇貧窮亦奢費似謂此三微不應讓羣丹  
新歲欲何除舊况能除未陽秋逾回多漸向春風悄  
故步轉嬰軀衰容難避諱始知羅綺工不在更衣衣  
三嘆問三尸倘許滌腸胃造化厭陳人恐亦移新異  
中夏送高茂才再遊劇

莫嘆在天涯相依憐爾我一盃再令快客心駸榴火  
人豈熱霞歡獨惜朱陽左五月芙蓉花早餘孤一朵  
佳節不盡觴漁陽走塵埋今日京華猶明宵成樓梁  
秀才非從軍干涸將無那念君昔在家無愁亦非靡  
貧束輕遠遊俠在忌坎壈昂截七尺軀去住俱難果  
都人不識別作客徒紛紛草色念玉孫相慰便難妥  
顧子夕將時悠悠尚丘軻馬上去追遠片心安駸駸  
都門送貴客於一內侍園時方澤普  
日日京塵內忽出止郊原小亭依密樹倚然綠蒸煩

市朝漸相邈車馬頗忘喧延客方未至披襟裛水痕  
送客旋已去猶戀澹芳樽可惜一片地清闊劇頗繡  
居者罕涉趣行矣徒消魂常侍以朝士遠適羨鶴猿  
雖能却暫著或來湖溪源寄與青雲客風塵難竟言

偶題

今日六月望望前三日多有客客燕市遊四發將瞻  
向老翻思往此日奈愁何所憶胡麻種舊昔夢成羅  
胡麻曾自花結子亦如那花折子併折離露不成歌  
縱有芙蓉蓋無奈秋水荷縱有楊柳絮無奈秋梧柯  
淚從眼易盡恨從心未磨強語更強嘆浮生且湯過  
無人可共惡以句代為我此意似自悼夜月影婆娑  
題閨中陸廣文先生卷陸計曹鍾陽尊人也  
龍山秀閣中刻出龍江水徑寸明現生活彩象比起  
雲間玉顯現彭蠡澄澤總是廣文清兩地一毡耳  
巖巖風節高不作掃門耻侃侃紛難解宛如蹈淩偉  
肯肯改松柏其色蒼而蒼沉為九原之結為千秋子  
儵然鶴雛奇雲霄振清綺晶瑩上露寒藏金莫美  
後轉映前芳世向江聲院

京師宵眠

騰騰夜夢熟不知客京華舊路鄉水照舊人款語嘉  
鷄犬與堂燕咸識栗里家暮熱一蓮醒星河低不遐  
細聽官漏迥參訝市塵諱抵筵移未穩如依騎且車  
未宵漸已過曉色尚然遮身暇心未競羸瘵餘嗟  
乃知四十老不似五更賒須史拂曙後風急已吹霞  
紛紛仍應接冠裳學蘭簪

思歸不遂悶成

斜陽鳥倦飛林樾堪為惜鴻翔及鷗羽還栖同所悅  
荏苒寄蘭曹久濶時賢列愧彼侍從臣賜沐軒駟接  
塞余郎署吏垂鞭風日快無援官下遷無例歸難帖  
曉赴尚書期泊晚未交腹妻兒語說說促整川途擇  
但知故土佳那解勞人業屈指暮風迴經風又已涉  
此身不自由婆娑憐落葉紛彼鷓鴣班詎少鳧與鴨  
放之烟奔還亦與態酬恰使羨冥冥者南飛天不狹  
頻得邸報早蝗相仍特官計曹書以志況  
一官在戶曹亦是念珠數月費太倉粟粒粒珠輓輸  
江北咤恒場江南亦不測飛章急足馳公車愁千行

洪飲酒流小清處開園蓄目漕臣言解肝云云

司徒編老苦仰坐空額京兵與通兵喙噬絕角  
么磨似杞人祝天莫未寤潢池恩不濡頗親荏得渡  
中消飽其奴尚存孤鼠處獨眺門河漢蒼蒼迷洲步  
和別民部丰舫四首

途中遇雨

春雨拂客衣寒色輕而緩平林與遠山值此翻如潄  
不妨一寨惟與柳舒青眼向來淩京塵偶爾塵為剗  
驛城雨詩片實催其限征途無實音冷冷扣翠巖

湖渠遇雪

湖水涵空翠遙遙微風生挑去匝湖畔春寒甚未蒙  
一雨忽凝雪忽見素色明三月花空震非因蝶粉輕  
燕都未已久穠郁過九城山中猶若此寒暄各自蒙  
清郎雖有句不及柳律聲

近山

行行何所往傍山以爲息雪後酒院之城寒未減色  
京與翠相叠併向夕烟纖舊著亦何勞寒中不能  
客路嚮為主山撐及花席真堪鳥語傾供

再雨

一雨滌征塵再雨瀟春水僕夫頗淖艱難歸亦陶然  
臨芳未吐重沾如淡洗惜之不能飲岩隈與樹底  
雨晴料花開客路難需耳且憑此霖鈴聊共相眼起  
卽事拈云韻

流光等於雲時分終相瀾向人易以移老與壯接踵  
閒居憶疇昔態去情猶冗韓彼春生蠶爾就翻為蛹  
歲月來無多縱多亦堪快一出小草羞衆羨名花寵  
綠綠浮生中持底堪自重文章救帶輕身名畏途  
時披齋物篇吾生酒間嫌

其二

少小藉家聲頗有清白字讀書統一官伏櫪銷遠志  
既于弓冶虛復此隨鄉愧塞遇時多艱邊烽火成契  
賤于無寸長勞人有掬淚淫淫已沾襟在心不在言  
紆積亦何心玉石俱焚累昔生當末時功缺名空衆  
稱詩續長楚茲言且云費

其三

繁思均不休登彼燕山轟涉岵已怙失陟屺念身獨



故園無足思倚門能莫祝况之用世姿更非諧俗曲  
不如登青山紅塵或勿辱悠悠來相勉去轍何其促  
長跼謙空虛以瓦非以玉白河城下流可為塵金沃  
仙舟雖名高漁舟亦顯足

奉使初抵家作

家山久別還秋色隨人至北堂近南院喜悲月中淡  
交親相勞苦頗訝客顏異徐詢山中田農業蕪與治  
然後理琴書蠹蝕且蛛織始覺四星霜人物幾華瘁  
不能逐鹿旋所以憑鳳膳杜門且杜機非關晴玄遠  
態澤况相輕肋弱應知避翻恐此理垂齏然任群意  
漸柳復媿孫徒倚斜陽視

十月十一日夜有白氣如練見東南又有彗星

東出長掃璇璣占曰兵荒且主 天子因賦

紀之

時事既多違方隅復報警慨此身逢危加之心惕肯  
象緯是何祥妖氣與星耿東南冀於間白練垂天影  
東止臥宿分蒼壁斗魁炳亮見不逾旬驚有訝且求  
司天奏咨嗟宗伯折悃惶兵應在四方危占迫秘省

况聞不測意宮廷或為梗朝紳各執云野處亦無業  
余時奉使出山中空引領似聞罪已言郵命徹里井  
遼禍尚然索援兵短于綆山東罹荒餘燼燭催科併  
人心休累恭天家虛畫餅穉穉似重玄塵流煩叩請  
玄造代為危乃垂此炯炯警史既非倫臣障自應靖  
莫談七豸幻浚祝一言鯁俯愧曠曩和仰嗟輸宋景  
瞻能劉妖星化為瑞曜奇

發冬屬指農計僅足自治因思遊宦已久遂成  
銀銙縮五品麥隴遜連阡殊風送羽翰所課在山川  
終歲陟茶積纔可供粥饘仕路非不久遙巡十五年  
既乏熱官焰亦鮮腴田殫愧茲拮据勞使燕哀懸  
遐思仕農業所授良有偏俱原根質異不獨遭逢緣  
朽木孤雨露敗草孤雲烟以此念止足日月甘遷延  
愚者增甕算有鬼箴為願勿縈溢分思逐貧亦惘然  
垂老不曉事亦以誦其玄

四品稿詩

濟北李若訥李重甫著

五言古

山居田薄兩勝不時感成

千家俱憂旱而我更瘠田昨夕狂飈崇摧毀且顛連  
將夏已無麥凌秋恐無綿管薄復如此野居應惘然  
感目乃怵心浮生各有天譬余賦才純身名苦不前  
固緣遭遇少良以趨步還農非不值兩仕非不覯還  
滿簷望屢左粘核事多延隲見兩無幸根絕似有偏  
東隣雲作稻一雨即芊芊

阿地固感耿弇故事

祝阿

漢感興敗灼灼耿將軍歷陽蓮奇邁

龍虎屬英雄風雲迅封拜征途顧夕陽升沉生感胃  
累世抑熙平開殺緩而蒯好時本儒生寒余發虛機  
婆娑齊魯間吊古當風酌

兖州晤司李呂公介孺因讀其所刻卷遊篇

所見符所聞標格與詩句風雅如斯人肯垂下里顧  
其人如其詩折節美無度既沃塵尾玉復飄藝林露

一字暢天倪阿龍自楚楚世人矜今後種種遠津路  
惟彼廣寒仙不煩脩月具詞場信有真學子驚失素  
孰如詠春遊天風無覓步東皇足文章靈物收拾去

南陵夜晤張明府慕二

今夕是何夕秋痕片月生此地是何地萬山匝江城  
逢故已深快况乃知己情少歲聚燕市相艷同聲名  
晚年過天門咨嗟兩無成君為一同出我慚一麾行  
風塵滿顏面江流浣未清酌此杯中物非麴非秕  
似因心共醉冷然又不醒與子共鄉井清濟有平生  
薄遊不如意鷄壇存昔盟冉冉吳峰雲渺渺江洲蘓  
流水人不聽青山世詎爭秋先在舊雨相暎亦相營  
此夕復此地明月燭幽誠

南陵青陽道中

朝夕萬山中馬首無窮碧雨脚應歸雲雲根故作石  
客程異陰晴山徑有通格最是夜屬陰徘徊似崩圻  
邛邛俱掩扉豈非厭塵陌明將欲應官一任征途劇  
千峰浮靄分俄吐東方白此夕華髮色染霜幾盈尺  
秋光非逼人宦拙懷遠窅射的映九華辜負青山恨

毘陵不及訪沈湛源太守湛源追余亦不及感

作

憶昔別君日余栖齊一丘今來毘陵路君住橫山頭  
行藏如江濟二水無定流我李君如郭不得共仙舟  
浮沉變咫尺雲駛樹空愁屈指九年夢以夕更悠悠  
掬以清冷月月隨碎波遭團圓亦形影未容人攬收  
但願保其素今秋即千秋爾我如二始一麾雅尚投  
春雨積寒自憐薄官

江南春暖早却因陰雨緩江南春潦惡殊苦霖鈴滿  
路無可人似可宜人懶踏官不達沉陰感  
滯情且滯時流光虛所算箇余半百春寸草根孝短  
元長托庭砌蕭疎竟野墮聲如積愁霖但濡不及膜  
願以一寸花易此青簪繁更以一日晴破此陰野  
造物有定數希異及為誕適然任陰晴綠沉甘慵談

七言古

易州積雪齋居

獨坐但覺寒氣縮不知寒容葉主木呼童為視曉陰  
晴白地空寒凍三宿擁絮微吹薄紙窻始覺尖風來  
促促遠巡官拙又書慵未留長腰鑄折足自炊自食  
消三餘寒氣寒安亦生煥傾將殘粒比珠璣共飽嚴  
冬是銀鹿閑居羸得雪中閒不似清魂擾膝六

春溪萱草偏生庭下因作

萱草萱草物春生如髮復知釵底事萱草多憂  
煥釵髮相索未倩開即使花開亦兒女紛紛豈宜  
士懷纖纖正自名為草庭除只慣風與埃不須忘憂  
憂亦可寂寂生涯似有諧榆錢柳金俱無用與爾忘  
憂似等哉人生虛名非一二以此春風重徘徊  
脾病多年未愈賦以此解

李家脾不如沈家半飲虛糜漿吸虛糜嚼蠅浮生四  
遠旬餘腥刺腹應無算世間縱有華鬢手胃腸能深  
不能換甘心老大謝方書七尺支離旦復旦齋然  
向黃婆兮不令托我作詩脾錦囊已流無在句繡

難工只憐盤可憐拙性仍多病莫喚詞壇李藥師

楊 龍定州約過易水書來不果因懷而述

寸雲君山稱知己玄亭一別俱老矣覆瓿中起醺

雞動向中山吸酸耳易水有酒燕趙香待君相遇醉

于此郵書訂約已明明爾我復如高興判醉歌有曲

仍有和筑裏無銘清且輕浮生贏得此聚晤臺上黃

金異主腥須知算人同算棄貪欲過想翻空夢一枝

驛使更巡馬斯易水波難輕人生會合真不偶念

爾窮途猶難共舍天如貴且如歡金臺銘銘恨無用

況余兩人又馬痛

偶觀佛印謂坡老胸中萬卷筆絕纖塵而未透

禪解坡老乃自命得禪聊成一章志之

眉山雄文復雄禪一生未剪門外綠檀越氣結篆

烟明悟前身落藤纏左拍案客右琴操阿難伽女迷

佛拳無乃才人悖達累偶間瓶錫似覺然熱心一片

藥王洗施檀甘露亦可煎王帶金蓮相春夢柳銘颺

賦吟秋蟬湯大餘魂寄陽羨自希佛慧且慈憐噫嘻

富貴文章俱已矣生天容易成佛難香烟檀越今更

細眉山又作却灰寒

燕都夜訪公孝典官詭既別途中感成

風塵別袂逾十春明月燕中訪故人乍見頭顱疑非

是促膝肝腸始諱真憶昔分歧宛楚路四月迎梅雨

破霧竭來桃燈京園客四月桐花影蟾兔天公知我

不災涼巧使離合纔春去一夕難竟十年言升沉生

死先浩嘆爾也九年棲魯望去歲纔回薊北看彭澤

江州堪憐我稍得東曹償埃壻官階祿食如星囊猶

前驚舊生安轉盼悲歡草草情東地蘇武來明

馬上青青烟絲柳一枝拂面如生肘萬里一呼呼

手難引昨宵半盃酒春明門外即塞垣無酒有酪春

相負路旁紛經南北殊對面居然越與胡他心誰知

余心托余心仍在十年餘陌上燈前相對無

良鄉放食偶見舍中鼻上有圓金

江遊西山峪臨流渾河因思黃河之險賴臣中許王

三公歟行紀事謬為慶之

翠華鼎子壽山隈雕雲齊擁萬峰迴山下渾河鯢桓

耳噴珠未敢濺天街重腫偶見圓波折嘆念黃河

九曲隨天語臣言相鄭重玄圭當屬濟川才彷彿  
頌聲逐岩響洒然千里通津涯此事如今世餘載  
谷春容組綠苔丹青點淡畫圖色詞章寂寞拂塵埃  
龍門箭波歲歲決今年荒盜梗洪淮一幅西山烟  
霧擲向風塵撲兩腮迴環細長讀終食為寄東南諸  
外臺若使檢圖併檢水應念構前衣帶涸

偶見舟姬

斜陽添疊蕩霞起繡帶隨風復隨水舟中有貌妬紅  
蓮雙露瑩纖趾芳明難識彷彿銀鰓憑欄盡  
波萍水仙不染被邊塵弄娥併素雲中似欲飛  
鮫宮愁鴛鴦誤認為香餌殷勤寄與可憐春掌上  
沉漠天子

元旦歌

萬曆紀年元旦徵臣壽東燕山研郎報驚傳日初  
安千官鵠立俄雲散闌入一夫氣如驛手持尺鐵重  
閣玩柱史家祀遠康爛血池端門決于軀齒薄續紛  
班行亂無人敢前但憤慨初臣抗疏嚙齒斷道路關  
之面如炭狐鼠中涓只相築兩造爰書差割紫重瞳

親作南山判沉寃稍吐兇獍寬解驄已向春明出駟  
鯉亦登鬼錄幻近日似逢皇初屯弱肉為紳強攬弁  
大海有龍不容鯢當陽詎復責而啓

夏旱

夏炎旱易水幾乾塵盆滿亦有層雲暮于空旋為疾  
颺吹浪散兒童苦搜蜥蜴多蜥蜴蛟龍有長短去年  
郡邑祈空煩今年零祀尤誣誕束手莫能問碧翁科  
頭弟詠夏炎旱

夏雨

夏陰雨旱後玄雲忽仰頰銀灣波流不及牧倒曳如  
繩亘如縷塔下喧愁蛙蟪生蒼前浪喜蛭鵲聲最嬌  
入戶更沾衣焚林似借傾盆補擁余何待栖鷄鳴新  
菴已就夏陰雨

夏晴

夏初晴凌晨漸啓午尤清微風不覺曠陽灼似合似  
分雲已輕小庭拂几書如翫遠墊除菜庵正鳴雨既  
可人晴不惡如酒宜醉又宜醒詠旱多愁詠雨喜喜  
興難定夏初晴

易鏡篇

燕山千里石如鈔英英銅質連雲鑿鑄作容成一片  
明披束金炯光如燦不獨森金發彩輝似因易水流  
昭礪挹白淬黃透骨清滴露珠塵不著水俱諱易  
金鑲燕許鑑裁同得駿樂鑒余薄遊向此中買取青  
銅如藥削縱然淘洗名山川人工真廣有參錯憶昔  
將鼎北方雄長劍倚天千與鎮刃銷鐸脫金委塵市  
不捨津復驅僕但知伎倆售銷錙誰惜光澤未寥廓  
惡何不改鑄虞黹鑰直與社門消鈴杵徒然一寸備  
誠映閨閣虛名艷說世俗人燕山易水真先利

乞錢人行

星軺驅驅過瀛水水畔黃白媼將子踞而嗟聲慘見  
聞開口乞錢塵不起但稱朝人暮作仄使君緩武須  
史死我為停車呼細詢俱是畿南殘生齒去年肥蠶  
千丈脩敗甲遺繅毒未已飢人飢肉飽吸吞留得老  
稚如飛泉聞言不覺生悲呼隸子錢無旋跬金銷  
石焚土欲焦滴滴何能濯膏肓自念方辭寒度來組

甲歟瘵愁庚癸只緣屯燕且帑虛三軍乞錢亦如此  
太平乞人相屬多將無更政荒且批歲荒尚有穰救  
人吏荒徒扣蒼蒼耳流氣真有毒于蛇啖余守官若  
播壘

河間道中候母同止

去年母氏別燕易八月秋颼吹雨移今年迎母瀛南  
色雲伏六月暑猶滋薄遊如鼓辭巢去慈烏自生反  
哺思母念慈心惟獨語兒思儕侶尚相知貪他碩珍  
桑出聖兒昭以富貴輸貧賤壯丹移植榆莢隨況是  
嗟蛇空老大應似柳花背樹飛仕未酬君親已負崔  
輿潘輿倘可追

初聞秋聲

夏暑炎炎未及清忽覺涼颼日夕飄拂蟬鳴驚寂  
寥水蓮風竹如動搖細聽颼颼仍款款去來非近亦  
非遙此聲何為工轉徙換人聽聞新人耳漸訝絳羅  
不耐吹千絲萬縷薄于紙非關聲裡有參差頭成秋  
字流光駭昔我家園涉北堂秋聲遙遙猶堪俟底事

風光迤址殊陡峭輕寒掠鵝尾始知近塞厲風偏七月齊飢且欲摘齊飢是我故鄉物感此鄉心更欲慰秋聲秋聲一何偏恨不掃盡刁調籟只留秋色淨輝

大

吳橋毛明府以桑梓曲加地主之厚感賦見情

千里登樓載南至薄宦如萍在水寄蓮房已老藕絲生借此便君纏綿義入座言言念粉榆曠昔歲中加

是木別來飛柳各一枝天緣重聚河間地欲將衛河

疎菜綵戲居停欲待板輿同借君卹厨與遽使不必香醪更飲人嗅滋蘭離心已醉行客猶沐潤河多居人應徵甘露瑞應休占我使星來福星如君良足燕

### 五更月

關情最是五更月恰及客夢正迴初夢迴分明如水諦省方知月色疏晶瑩在榻旋在戶組烟刺露五更餘疑疑嬋娟曉夜起蛾眉秀色空中舒雲作粉粧月作黛微掩寒光聲不如抱在掌中渾欲滴翻含清淚濕衾裾天上人間兩不見此時人為天紫紆只愁

光滅心未滅蕭得秋容似腊腊遙想免頽情堪寫或可天遂有寄書玄霜研畫也成虛

### 都中覓舊金鈿

舊日燕京居停主匆匆做宅不做金百錢直向燕人估龜下中郎溫如照燕金難倩為資斧化而成鐵分一鼓偶赴王程逐飛羽留與燕人免委玉糊口粥饘燕定宇復來長安學僮僕席未生溫炊已午舊金遂還仍記取覓之宛如故人親拂拭燼燭新烟縷米珠

匙片鐵幸未腐何須缸飲千金吐飴滌其中亦無補但令范氏不生魚尚蓄康家菜鍾乳

### 八京晤公孝與齋中劇談有作

初秋望前月已皎挑燈不為清光少只緣促膝款高齋一座蟾蜍復蟻繞縱然玉酒不開醉醉心拈語燕危了危語長安變奕棋了語青門人已稿未卸袈裟未盡緣闊浮影中分大小書生兩臂弱千蟬常將寸舌恣窮討羨汗飯落月痕中畢竟經綸非草草君今黃綺已成老慙余好道苦不早年年秋色度秋螢

問今宵月分曉

題王烈婦冊

夾谷山頭一片石，借比女心白而赤。二十夫君三歲  
竟移天，有恨同山積。占鳳不如占瓊靈，鏡裏悲看  
影。隻繡帶，攪與珠長拍。身畢竟黃壤，夕割愁枕，  
淚為難。玉骨不作瑤華，九原芳郁連枝陰。朝旌  
記垂千尺，莫云彤管始知心。只拚丹血留成碧。

演象篇

股紅絲為絲，如霜象奴。馴馴忌剔，剔絲色春。精錦  
衲襠，蕭鼓擁之。滋衡阿金吾，沒沒焜朱裳。頃吏士女  
簇與馬形，颺聲沸劇。驛亭就中者，老頗能憶此象。貢  
役百粵域，邕烟交霧。萬里避驚站蛇，紫溪洞黑不。解  
天家齊徽索，安得奇畜來京國。金曹出鏤舍曹牧，累  
朝海寶生色。噫嘻泰象，演象義習狗年年。麥鼓同  
露朽，點商估直。有為千，精耕支需手作口象。腹果然  
能幾何人，腹平吞八與九。昨夜問閨，蚤朝儀驚傳。馴  
象駭而走，侍臣朝班不可彈。但聞廐養，適若天街。

象隊枉如雲，九重仙色久氤氳。不惟演象成虛事，只  
看舞獸未能分。朝回粵西復有進，舊象新象迭紛紜。  
演場却比魚龍戲，象房刺負呈冗伎。

焦內侍貽鴛鴦菊

漢宮秋暮烟，亦暮內臣菊。帶天家露，佳名珍重稱鴛  
鴦。相愛相貽如瓊樹，上枝吐玉綴為珂。下枝連紺袖  
為絢，雖然披紫也含芬。翩翩晚節凌霜度，如何逸花  
不逸名。時無借表臣心固，固沅沅方賦。楚臣英栗里，猶  
思陶令舊。鼓動為謝落，牆花年年驚序入新故。

和馬仲良王亦房歌行三首

悲天安

乙卯秋虜虎熾，免惡入犯義州。乃襲大安守，將  
不設備而殲焉。

驕虜十萬遼西馳，潛兵夜度大安門。懦帥羸兵驚始  
起，更無一矢抗胡兒。風骨將驚仇卒肉，含痔軍從廣  
帥夷虜殺。漢兵併殺將所留，半特與羊豕。嗟哉虜首  
貴如寶，積級或贏二品犀。慚余將首賤如豕，白骨相  
委誰提携。血汗遊魂千百泣，豈知口稱仍冒別人衣。



孤山園

孤山為榆林支成虜入據之俘其帥以歸大略

獲免

賀蘭山接孤山氣成城四面結妖雲一夕將星纏枉  
矢縛向胡兒山壓蛟畏死弓生金不惜裹蹄麟趾幾  
千斤胡人斬將不足賞得金猶勝得級尊聞道俠歸  
弁甲盡不妨富家仍能溫羸得一生幾無價相傳只  
道作亡魂

燕燕詞

燕燕者雲中教坊伎色蕞殊絕某將軍挾之適  
將軍地復歸樂籍燕燕恒獨處第東於代藩

云

雲中女倡誰第一雙文迴盼無儔匹花憐輕媚月憐  
情水比柔神風比逸一身竟體但成芳工指工腰仍  
工筆生求樂部侍君王壯丹春日映紅粧垂手妙伎  
纏頭賞衆中時睇獨輝光承恩未必為知遇艷說都  
云可擅場蓬花陣有俠事將軍不減崑崙異夜半  
紅綃去似飛奔月娥城也堪顧金屋不羨斯嬌時墮

蕭那燕以火地人生但取深情合珊瑚亦從海底致

石作心腸自不痴天為緣分原相通生共將軍生死

恨將軍死燕樓已闕燕仍還月沒碧天花浮水從來

異遇不由人遂使窮途有妬鬼傾城雖在笑無聲鰓

泣珠痕沾羅綺竭來步步欠中蓮憶去翻翻水上鷺

址里春風酷作惡西園夜宴復生喧仍隨紅粉前歌

舞放口招腰多喜侶君王空憐昔日姿令作迴風勿

行雨一寸靈犀語自私蓮房露冷蓮心苦偶作將軍

妾終悔倡家女花飛不歸盡花落盡塵土可憐燕

與非烟武人俱作佳人主此生彼死差不同何如一

夜飽龍斧

正陽門坊歌

正陽門前坊插雲金攢碧擁龍文一夕狂飈勢如  
吼吹倒天衢駭耳聞縹緲村委如土似經風斧割  
紛紛遠近罷春復罷市爭趨爭訝是妖氣繡衣頓止  
青驄響皂囊纓纓發長唱占兵占餓數行書司天不  
避朝家忌若從造化似迷藏傳聞時事真生葉昨朝  
天語震如雷辣手英雄幾作哭甘陵未洗血玄黃西

壯方纖烟烽燧呼庚戌辛先甲時風聲似洒艱危淚  
白頭父老憶昔年彈指吞聲六紀前虜烽苦逼城闌  
下正值颶摧與柱顛日月方逾一甲子門坊兩度訃  
陪違句餘帖帖無微應已作街衢故事傳吾儕安能  
知天道大莫憐風小憐蚊終然一官也未安寸心或  
似杞人懸

都門東王枕崖

京塵日日埋頭苦暑有春風洗襟吐王郎不染世纖  
氛青樓仙才然從中驟着便覺忘寒暄細印鵲  
今古蜚視蛟龍鷄視鵬恬心齊物栩栩年未忠信  
涉波濤再見蜀中程堪介新裁史牘作奚囊不學嚴  
武學杜甫燕市即今憶蜀方絲屑雪改西山雨袖携  
一帙嵒瞻詩仍似清猿音楓樹人生壯遊不在多近  
到幽都遠益部南莊眼界廣輪胸騰有新奇不作腐  
愛君祝君寶其珠夜光但恐駭人觀

詠唐安顏宜人節壽

移天蚤棄未亡人寡鵠含哀鼓舍辛一門凋折危如  
綫百畝顛連半作糜幾寸猿腸數行淚蕭可繅兮血

可鉤夢燭光中螢囊吐化為鵬鳥摩空羽佳兒才凌  
十政官阿母恩存三歲乳七葉萱花五品尊銀鈔仍  
刻霜紋芳名郎舊跡洞庭旁寸珠尺瀾激射長緞向  
使地堂如月廣寒仙露裏濃濃不復水鄉嘆殿室祇  
應天路憲棠棠

丁巳京都夏日祈雨值雷雨殺人郊外

丙丁兩歲旱如燔冬無纖雪春雲霏五月恒陽日熯  
燭諸曹雪祀百靈索天子溪居嗟民瘼安得清涼  
洗滌約一洗忽驚霹靂狂狂風驟雨相續清涼  
情未嘗和君皇一祀先駭愕民瘼無端觸帝威弱逢  
雷震饑填壑仰視蒼蒼億萬萬不分為龍與為鰥溪  
宮威格總難知但說齊心仍如昨小臣豈能又度天  
青袍修省未協合風雷不為愚民作

苦熱篇

空昊覆如洪爐底陰陽熾炭隆隆啟浮生盡向裂焰  
中殘水刺水那能止日日相羈朝市喧營營不殊樵  
櫟子凌晨投刺候熱官亭午歸未竭茗滓揮執露頂  
苛禮指翻覺夏日苛子禮憶昨初迴京邸時西風遂

接北風起皺面削膚不耐寒醅望幽州一暖耳竭來  
隆暑劇都中五陵炙手皆如此鄒生嶼谷無勞吹蘇  
子慈新却欲徙莫游西郊一片閒閒亭閣圓石將水  
嚼來雪藕不連絲割破水桃即盈指但恃須臾凉心  
脾明朝炎氣仍肌理苦寒行改苦熱篇熱中亦似忘  
苦矣

王季木同飲宋先之齋中方濟者

驟降如霧忽挾月寸心如火忽雪怪底心脾不似  
寒交相建風味別生乎一宋復一王不謂須臾時

傾竭手挹一盃神成巡微然名飲不緣醇借此微酌

幾緩致餘瀟灑凝皆清真竟體恒憑洗寸心洒有神

洗胃似于酒洗心似在人王郎七載官未授宋子十

年黜郎宿加之事生老執戰兢半生白衣縹緲三人

鼎立酒釀旁相親相接不先後冷曹一種風蒼涼冷

然醒醉總相忘此中意斂此中事畢竟休吟壘塊腸

戶曹下樓公署有李獻吉先生種杏且題句在焉

計晉數椽蔽風日杏花一株結佳實咄咄亭中詩言

七霞飛珠吐空同筆讀竟偏憐公手植春風壯地生  
顏色葩可掇珍可食全因韵字五十六擲盡芳芳宜  
舍側漢家帝杏與仙杏詞人一樹堪相抵願將金賁  
百萬鏹輦與李公酬其荳杏兮人兮須道識

七夕燕都寓况

鳳曆方君七月七屈指清宵成十四將無織女異姬

娥不付秋光三五至明河難停鵲橋期此夕千金亦

容易却因析木下直燕燕姬不洒靈妃淚鈿含珠盒

容針猶未工後年年穿針處樓天孫只

恐無多昇燕都遊子更踉蹌隨俗也說針機事一拙

依然千巧違刺負手藐老嘆嘲嘲此身鵲不如溪

津兩翼應相棄只好從人數望弦絲奏時時猶足記

一自去秋客上國七夕經年愁此

題魏通冲太史先世三代

魏郡之魏大伾東地靈人傑清風氣一初繁水浴為

龍初九潛者素而封有冀如珠如珠如珠如珠如珠

鍾益父秀安其市兒乳融融仁里紛其舞鱗角疑然

別駕生經術玄辭政術清蒲鞭借化為仙杖持歸雲

雲青山紫淵殘雷滿三雄起大者直挾天空紫開府  
彌高司馬名清裂如香灑人耳最後一龍健且文堂  
為王芳閣為若有疏重披三世美三世婢聯一縉雲  
捧此如綸下風拜封之者并先鬼大九原透炳有聞  
孫五色簇鱗輝來代漳河繫滴更無涯名家登堂流  
芳誇還朝枚卜仍金筋楓陸應思舊易避人存易龍  
存骨骨峻棹霄笏柱閣看取明珠生片月

家報旱而且蝗秋苗半死因成愁吟

去歲四載家事艱辛頻年蝗應前郭年春夏

魁齊魯饒民盜披猖去歲在辰今在巳龍差有水蛇  
復荒吾家濟北彈丸地何堪肥蠶與商羊客子燕中  
嘆珠桂一日長如一歲長俸錢俸米五品例不真房  
租及煤囊刺促妻兒喧歸計那知無歲即無裝可笑  
官人十三稔猶逐秋鴻仰稻粱

### 月餉篇

初秋欲縱千里目蟾銀光玉一宵伏燕京萬家擊鑼  
聲聲聲似為姮娥祝明月須臾取不來廣寒翻似清  
魂哭又聞司天占語殊應在深宮有翻覆自憐作客

三五時恰值秋光也百六破鏡淒淒不復尋畫妝灰  
漸也難卜片心空向冥鴻驚

### 八月聖節記事

風飄露浣一倍爽決旬夜夜南極朗十二別宮習百  
官千三廣陌演羣象中秋望浚禁城光片月千燈搖  
蓋榜衛士傳呼爭殺鞭文武却止端門前中旨蚤免  
嵩高祝重腫穆穆醉而玄遠巡左貂與右錦蒲伏三  
叩未遽延相君溫諭昨頻下此時倉猝聊祝嘏一夢  
未醒但思只叩祝清門外者空覺天家月色殊永  
晶恍惚應難寫人間誤說仙界秋外庭稱闕內庭稱  
玉清也許塵凡供孝順中官勝士流傳聞月簡新傳  
辦又聞慶筵不暇脩兩袖西風翻且散但想五城十  
二樓

### 都門再晤馮元成先生感作

不羨再作燕都客酷羨再逢老詞伯京塵萬斛紅家  
愁萬斛石先生詞源萬斛珠曜余雙眼遠余魄一顆  
千金百顆億不與時爭日中易左拍吳郡有擔雄右  
挹新安袖光射柳州眉山兩波斯為他不惜淡煙碧

燕人全無阿堵神苦欲瀟客將淚滌以茲不入華穠  
中兩向幽州共秋夕秋月豈嫌鮫人濕似挹霓裳分  
的塵七十之年三品官奈阻仙籍猶論籍縱然按劍  
憎後人游戲脚憑時予直慚余徘徊柏木津但愁月  
夕無光珠胎惜

宋州曹携二鶴還里浪遊三年聞二鶴俱斃秋

日吟嗟志慨

雙胎禽來自睢陽河水陰翩翩千里歷涉溪澗陽不  
能陽音範食魚鮓寒濕飲溪流共月沉來時

尚數旋成翼一點朱霞凌雪色珠憐兩日至憐翎珍  
重奚童好收拾別來日日念清溪與竹平安與雲怡  
傳道始嫌舞更妍夢中如見霓裳隨昨向春鴻等數  
字幾呼大兒與小兒無端離合幻于冠已推四翼及  
雙尾不為少鯢魚不為少溪鴻真意離俗兼癖懶等  
閒養鶴如鴨危可惜矯矯冲天物又在土荳與泥塗  
及茲天涯警秋露惘然空憶山中素清魂如吸復如  
訴一聲恍惚阻層霧爾生不遇知音人爾死空復念  
清真昔日乘軒離徙者曾向君王制羽新照萍繁重

皆鶴夢溪家仙露虛盈甕

父不得嶼陽先生青齊近耗因奉懷一章

雲門山上雲如鏡下接康浪白石映就中學士焚其  
魚借水浮家借山姓縱是魚焚未焚鯉尺書千里時  
時訂一自先生隱德龍淵遠雲殘不病病世情蠅螟  
空為朝抱珠如月朗而淨長安冷語難水人猶向東  
山起清聽溜流流入蒼生耳及門响答尤相證秋風  
促促渾河生隴頭梅柳那堪贈天涯客鬢二毛侵也  
從扣角常思寧康浪及鯉渺無定或蟠或飛亦有命  
寧向山頭望僕令勝他僕令不能覓山徑

文太青以南禮曹主燕京寺中因別成句

雪滿渾河凍層累艱軒飛霞河邊止蕭寺楊枝酒作  
冰君來溪以建業水南宗如菴北宗配對酌禪心並  
無滓况是水廳名省郎談松亦復兼語詩我乃齊蘇  
本俗流憑君文髓滴佛體王程歸去三水鄉金泉濯  
盡世間昧安得從窺大家芬大家沆瀣世如洗  
題馮季韞所蓄馬遠山石竹鶴卷

馮子磊阿蒼蔚人劇談盡理得其神一夕携來綽半

幅云是馬遠墨而皴墨痕脫落如枯蚓皴法滿跡入  
晚筠盈盈山色纔可認資資研研似有因下無紫鳳  
惟白鶴雅向茅庵憩道民目中洗叢意中羨頃忘經  
素為浮渲此圖未必馬遠圖但取如警非萃研南宋  
殘山故有石若此殘山區蔥蒨一逢馮子賞以心再  
逢李子題其面而人宜置丘壑中得之鼎足巉岩岸  
顯君秘藏篋中勿示人畫師詞客誰真幻

京都做舍齋中庭下有四栢樹因為漫賦一章

石室御史府亦宜即署齋雖無寫集志頗與雲鶴齋  
亭亭增下四栢並含風冷然舍月淨碎影更重拘不  
來孤姿一片轉相映颯爾驟雨也摧枝葉徒經霜仍  
未病無乃托根僻地中避紫薛紅蒼爲刺栢芳勸汝  
酒一危不必揀梁萬自命也曾齊栢化為梧栖鳳却  
非凌雲性噫嘻爲既不集鳳亦道且拾蒼枝作談柄  
咄咄少陵回松行變子亦成四栢詠

詠蘇東劉明府治蹟明府爲五河令曾孫芳瀛

柱史叔父前令連江有聲家世平湖人

當湖東鄉人風擅名士譜家無譜縣劉鼎其政漢循

良連江茂宰清如練手提海上水犀兵汛掃南倭無  
再戰至今降屠峰前雲明府風猷在拔箭仙鳧復翔  
齊以東荒穀豐王名允舊甫值肥蠶十夫脩馬鬣二  
滴驅音曲饒民爭賣綠林刀盈室相呼秋杜燕使君  
衆美濤鼓湖只此泣民球可濺最憐兩地弦歌音王  
尺常調絲竹變南越東齊口作碑士流亮筆仍潤研  
秋風農扈連阡鳴似祝仁人宜遐算琅玕之對獎  
雖猶子雲膏方矯翰家有吳歛裂石聲衆共齊謳君

詠房山令木公公家陽丘木丞相後幼以才爲

王司空知後令房山以學使徵石爲替石答

監誣累成於音汶十里後詩雪浪其孫木君

及劉太史索賦

齊魯由來多奇節矯矯木公効子纖丞相家聲興鎔

尚司靈神鑒龍泉別孝廉小試埋公房山之石暎

氷雪此石寧琢泮宮文不與中消鞭成血管暗如虜

躡崇岩手破其怒詎爲所瑞言偏是吏言非孤臣有

如鳳被繼房山寬口石向穿其奈九關阻未徹奇齊

戎客過湘繫溜流更咽湘流潔稍從故里適餘生  
江之吟王為屑聖明雨露容朽枯翻覺驛人哀怨切  
身後猶稱主賜環生前不枉臣心缺長白山中太史  
墓與公聞孫蘭與結公心如松久而貞公名如水潮  
而激燕山齊山石為裂風流題作鶴邊碣

### 袁撫順

遠左撫順與夷連建夷忽爾瀕腥膻一日摧城如摧  
朽城車萬戶掃炊烟衣冠慚學胡兒服紅粉悲隨  
馬渡塞蒼涼猶似麻源河根碧血如泉壯采傳  
不傳燧奴因掩取幾成戲邊市為形兵為情衷甲伏  
刃點胡智夕看駟儂銳金錢朝看魁結攜鸞數載  
貽參羸一城中華翻魚夷翻餌即報虛浮尚掩塗那  
復交鋒與鼓袍道路津津頗得伏夷兵夷酋先後驅  
城內殺人已如草城外方傳且可俘首擁高牙入如  
虎天驕浪說好單于遊魂漠漠寒聲簇盜者猶矜仁  
義徒可憐危鎮無兵馬叩關或阻但嗟吁遊擊將軍  
方拳搗紅衫滿酌舞胡曲撫順俘人訝且悲昔時將  
屬今首屬寧向遼河飲馬通不向夷方斫牛肉全城

掠去正吞聲又報全軍沒而哭

### 大通橋看漕艘在濯纓亭上時葛朝池送別

白河流興潞河接水波粳粒登如雪眼底漕艘千  
環共說今年漕事缺幾經災處颺珠來緩過刺時  
善徵南漕俗儂已流通六軍為餐民為血長安但  
計臣勞南國翻祈催吏拙近時遼氛密如組拙者  
之勞者悅二子同在念珠曹此曹一珠一海鴻恨不  
腦髓化為喰免使膏脂吞而咽濯纓亭上水為珠  
首數人寂寂不語不必滄浪逐孺歌飽餉後  
我聽笛吟衝寒月君留烟篆擁香鑪去住不同俱  
馬岸塵可異邊塵無今日舟楫明日儲胥吳杭劉  
總憂胡潞然都門一片玉不與寧子濯塵祛安得天  
家洗甲且消抱析木之野髦頭徂

### 通州李卓翁墓

夕陽一水縈封斧云是禿翁人已古生時貴至擁朱  
轡今日無轡鹿猶僂禿翁作人不類俗為吏為僧納  
如組禿翁著書不屑文畫龍畫鬼幻可吐汗漫竟為  
潞水遊水畔依人作了語可憐一死死長安五侯不

鯖一杯土君心為名火裏蓮君舌為禍奇而腐當時  
交遊掉臂他通州馬子憚難去正如虞翻一人知何  
憎青蠅吊者苦巖濤于今行路子無人不羨生前塵  
晴知後人竟不知廣陵妙處應非譜堯翁之人人已  
古

通州河上作

郡城不遠帝城東泓然潞水吹秋風千舟鱗次晴光  
東積雨初收掛遠虹賈客危檣出林杪漕兵連稅入  
新秦使驛殘流跡塵未

薊州道中值張總戎家以其喪歸總戎殞遼全  
軍覆焉感嘆成章

漁陽遼陽阻千里歸途馬首續不止將軍一身骨塞  
垣將軍百口泣行李丁男少婦馬嘶盡說張家子  
遺耳後從撫順破夷鋒廣安飛檄促前攻黯黯將星  
纏枉矢壁幟未安已卷空大帥捐軀血洒碧甃丁殉  
命怨冲虹前時尚作遼東隊前于今哭無淚只堪  
送軍可得功大厦云傾小村東最憐紅粉兩梨花纖  
纖王駐征轡德夫祀慶前主死綏綏兒胎兒猶相系

予意氣婦人心不論繁華與憔悴將軍將軍宜傾  
少頃頃更金已磨哀魂孤魄知何處但有啼烏向  
路一彷彿稱前出塞烏啼如為哀王孫

運車行

健兒氣惡久未息燕京輪輓於茲一帶漁陽古北  
平車聲隆隆色黑昨運金錢百萬強今運硝黃且  
受億火鎗鈔方滿裝堅整練甲後相實馬駭不載  
載牛羸肝樞持撞驅而食前車未返後車催可聞  
面如長使慈無流馬能盤司恐有談虎色我研

計曹出使者于郊于邑又于野惜惜但知運道遲斤  
斤索苦車輪穿非款無車併無一下澤款段何從  
稍幸兵凶歲末荒汗邪惜矣田塍下富民既值折  
災軍子且憂貼載財無入無車即無歲行若詎能卷  
此東點因見出老師業為就江上造船中國事政  
夷舟健幾時烽火冷為灰可憐劍門一線路更無  
涇塞垣開

山海關澄海樓望海作

不涉海樓斜眼界豈識東視如此大斜陽千里慨氛



露滿項紫瀾蕩天外乍到森如瀟塵墟徐收渺爾入  
心肺晴飛清勢誤為雷怒卷虹形小于帶鎮日蒼茫  
在雨中何須更與長風會遙林近堦渾若室只有波  
聲急萬賴凭闌翻訝海為山目力已窮翠無奈殘元  
重重雪疊生彷彿蛟龍鼓其沫縱令鞭石與射潮一  
片雄流千古沛此水直通東蓬萊或許飛仙遊無害  
怪來東西萬里長不見片帆下于瀨浩浩竟成未濟  
悲悠悠轉簇臨流慨獨立移時睥睨陰山城不逐山  
勢若沉舟覆轍中遊人能詠援能繪非關百難  
敵層波自是東溟神力最却因鐵網絡珊瑚珍奇又  
與人間賴渣滓不盡亦精靈熱波積素供駟儉大海  
畢竟滄塵寰即今吟客凝征益始知古賦不及漁父  
益未必窮汪歲詞場從此其銳

七言古

戊午臘月逢春感作

底事流光迅如矢遂于殘臘驚春起舊年新歲暗推  
移但覺寒暄有如此家家剪綵遶芳妍不待門闌看  
漸耳城中豪富更鋪張急管清絲催羅綺年少誰家  
裙屐鮮相携粉黛與琉璃羯鼓聲聲震衆花一枝吟  
豔傳珂里夜半嬌歌尚遏雲春雲片片沾口指共說  
東皇不待期梅簪柳色如驅使衆裏潛羞貧賤身衣  
冠金採隨城市人謂春光發我醜寒光隨高才笑後  
塵時輩爭朝登自是陳人怯遇新猶向新人得不死  
戒珠寺僧揀藏色中士民布施口記其事

上剎瀟然善樹遮中有高僧到梵家行脚不嫌為住  
錫演迤大歲窮三車寒松認說捫談柄初披阿含竟  
法華有聞無聞亦無住貴必檀施始足助潮音時起  
塵凡聽宰官居士群來應指臂如土復如陵客易空  
門叩禪定高座轉為法衆論像法靈霏花雨刺權實  
實權互可參終然不為布金證也和天眼豈離人歟  
結冥緣非是佞坊頭市上乞兒貧欲施無錢且怯身

前生業報雖難執只是休迷果與因施亦為小果  
亦為漏因祖教宗傳俱托寄大地山河總作磨肩  
王帶虛勞掛畢竟如來門外人試倩金鏡扶俗目富  
貴寒酸空華逐更與山僧細翻覆

加派語

萬曆間遼東建夷之警軍不足餉乃有加派之  
舉余在里中作謠以寓喻民意

左軍書如火急建州夷氣似虎逼火執能撲虎孰  
無翻情援為力四方徵調日紛紛行者更需居

著食一年常稅租可完加派新徵驟難寒吏人傳說  
里胥呼一呼百面無色此時奉使在里中里中相  
向詢問同僻處未聞征騎過貧家早訝廩儲空回環  
為割朝家事中朝屢起寒垣攻金萬風蓄八百萬征  
播征倭半已窮兩家典禮多逾額不思盈帑只盈宮  
以此國儲損如洗却令臣計虛流涕東省奇荒念甫  
楚東遼大衆望猶復苦心應為荷戈征猶政惟祈惠  
靈替兵凶歲莫休游臻一祝國運一蒼吳小民競謂  
建陽九皇劫能無百六屯若教便作玄黃血那得仍

安舊白民

初春積雨

常年春淺雨亦淺不謂一雨流如行絲絲脈脈無絕  
聲近沈窓紗遠周峽堦前方愁初茁花鮮上復寒未  
成鮮梅花頗與春春豈猶如含淚花心泣是物俱紫  
兩裏情何人能耐雨中聲倘然雲卧亦未穩似向春  
霖萬感生一愁一愁不可斷寂寂心口記分明不情  
春日雨却情連雨若坐客層陰但隱囊耕農向夕迷  
雨比較差宜起卷公雨雨恰共縹緲伍無端春事  
不相關陰晴總付東皇主寂者宜雨宜宜晴聊向春  
初有竊取

風摧木棉不得植可二項內作

春風日日劈花柳山中木棉亦無有木棉活計一年  
需二項金錢已成莽再播以種再達殘卯田空作章  
皇走只因雨師不肯滋徒苦風伯來相蹂躪歲歲木棉  
未獲豐去年差好今更否空隨黃白祝豚蹄難與妻  
兒歌鼓岳市衢徵逐什一人不解愁綿只呼酒咄咄  
春風何劇酷偏與勞人慣相負胡不但劈花與柳

睢陽驛夜雨

徐州值雨宿州劇睢陽驛中夜猶亞驚雷迅電驟翻  
盆聲聲如傾復如織潏暑雖覺調煩神征車其耐阻  
水國見說居人苦恒賜一滴三尺喜不抑屋者自歡  
行者愁陌頭龍頭殊未息一片幽心句已成句成非  
為催雲黑

臨淮縣城四周荷花盈水此地相傳即莊子觀  
魚處

淮水柳不之蓮無如臨淮四面芙蓉滿水

色之上風色前水旁細柳梢始是蓮為人面柳眉妍  
遠巡似借流為鏡無限紅粧酒然映臨淮欲作河陽  
看河陽仍讓山鄉淨仙令朝朝不出城留與行人發  
遊詠馬肯看吟花未真彷彿憶是濠水濱依然翠荷  
荷茹下藏藏潏潏有游鱗莊生畢竟非傲吏觀魚千  
古存其神若使寸魚尺荷皆無有淮上清冷為臧否  
臨淮池蓮與吟柳向幽人供賞取

開原行

遼氣日日轉蕭煩忽傳一夕陷開原開原城壘堅且

厚如何蹴踏成枯朽將帥偏裨亦男子雄者幾為

頭鬼懦弱文臣不識兵秋風一騎連餘生城中主

多名家糖棧銀鈔逐磧砂今夕尚泣中華土明朝

笑胡兒乳天驕駝馬載金回烽烟塞地更喧喧慶

亦被西虜掠堡中有弧不及張風鶴伺疑遠近公

嶺滿陽窺苦辛又聞汎河與懿路空城已自先摧

唇齒安能保遼陽廣寧山海亦披猖廷臣束手無

策若年不信諸年少燕都三營盡市兒尚聞挑

與駐畧歲聞首鼠尤難度數萬黃金走帝都內委公

卿外縱胡多少明妃吞聲哭繁華衛律誇胡服開原

開原人斷腸不獨切蒿李永芳

閭門有作

薄遊偶到閭門下百貨星攢迷真假客東解裝買不

成紛紜高估裝錢寢姑執太守亦何貨幣金無義賄

錢捨有時欲需壘市物難抵衣冠與軒馬稍擇賤直

收些微把向衙齋亦傾瀉妻兒笑問價幾何魚稅已

自無酬者無乘徐應太守清室中聞之如聾啞北人

幾得遊姑蘇。惟是寶山虛。往也南有蘇。臺北燕臺年。  
來應鞍俱牽。擔駁骨何曾。千金償酒城。應怕百花春。  
燕吳萬狀。豪華事盡屬英雄。與艷冶如此。隨緣不必  
多。亦免寒酸。適土苴。雋爾妻兒也。自知聽我清吟。則  
為鴈澤生。缺欠良不少。猶有未涉燕吳老田野。

庚申太平元旦值春春劇頗威因為作歌

天下憐歲華。忽改江城邊。人可憐。江春含態新華年。  
金龜春亦好事。隨活喧繁。皆有致。倒舊例爭。  
痕二最憐玉趾。兩纖纖。不踏青郊芳草地。軒馬如流。  
復如壅角。鯢魚龍見者。練妖童。朱粉學眉粧。優戲衣。  
冠雜骨董。真真假假。始若人。併與葦茨春。一總豪華。  
何事為春忙。寄語東風。遊冶即費盡佳時。新伎倆。年  
年依舊此。青皇柳杏。非關羯鼓芳。

臨江府詩卷之二

齊北幸

五言律

寄同鄉諸城王肖乾民部

東顧蘭為省如君更聞香名宜萬作宿官豈病為坊

故道同珂里于今阻行故鄉秋自磨寄詩美如張

其

王世面空如龍等心不持

彭伯名遇易夜談有作

馬踏山痕濕燈挑夜色真推敲猶有月啼笑莫隨人

析木津非遠琪玳地更珍由來感客歌回酒偏親

春園偶步

亭下東風入園中嬌意生魏花滋千雨乞莊吐初晴

遠砌綠苔色依人偶鳥聲相看春不覺纔覺便多情

其二

何處無烟景園西看眼多雲疎須見影草淺未成窩

獨語心特口閑行去更過偶然成短句聊且為春賦

得南宮報中州周劉賈侯俱登進士侯又兄弟

並舉諸君皆於余謬稱知契

穠華飛杏苑淡墨洒天衢萬室雲生翼燕京駿過都

無聲非合拍有采畫為盧發向塵埃識松筠倘憶于

其二

文耀輝梁豫應從史奏賢章寮京洛鷗齊問孝廉船

沉澁天真合機雲物譽偏故人今白髮青鬢復翩然

得公孝與司成廟詩却寄

聯統故人寄索素見心知七字春風吹雙珠曉月窺

翰林珍子墨芳樹念如期不見張司業虎谷崇詩詞

其二

巧作寒暄語心看不慈看京塵輝為盡衣袖淡方圓

趣向吟髭苦情應便面難輕肥吾已愧怕爾詠長安

其三

驛梅憑遠寄花雨篋中開簾染流螢入風飄片玉同

宮商休徵羽憂喜或纏哀燕市堪相和猶憐候未灰

其四

此見雲霄意非于陌路標榜來雲五色寫作月盈西

水塔沾潤燕山欲拂嵐更同鴻鴈至春候獨應  
公最典中含以小東園詩集見寄因作

宋子龜象出新篇恭依空學人輩亦醜用我法尤  
麗水既清思吳鴻寄小東右丞諸秀句若借輞川

其二

應調金驅俗安居剩愛吟耽佳園僻性殊異金靈  
霜什騷無雅宮商律是音名園無秀語金谷也春

其三

似滿浮來岫難分汶水烟相思願攜手屬和未齊

其四

別墅驕春色詞人領略多山容非待刻風韻必生  
十畝憑詩譜三春不睡魔欲待尋好句先向問烟蘿

劉青岳繆西巖二太史許序拙稿盛寄

二妙琅玕重何來嚙玉頻逡巡焦尾賞惟傑投刀  
我跡同蠅驥君心比竹筠生平原自夙天報又從新

得黃計印豫蒙書問却寄

開關盡郁託空汗湧水意同為極書更各持

其二

玉自珠珉石櫟難吐肉芝東風新一月羨得上林桂  
別東今五載吳落近千週寒暖鴻應悲升沉月豈謀  
細詢眠食健粗答帛書愁只此綿袍惹眉目持面酬

銓部王憲岳賜沐卿已寄懷二章

暫輟東銓直春風濟北多水壺花潤漉土尺月嶮我  
色正分卿梓林惟聽里河斷余方易水寒窗吹蹉跎

其二

春城遠鐵塵得到無林驚新吉語花弱競先驅  
何日陪先霽經年想步趨只應清簡地相映已還珠

楚中楊修齡侍郎按貴竹經過定興有贈

花映青囊印三驛柳外半方為姑品星使暫徐徐  
著可征南備材非張楚楚龍陽緣心八風已共雲樞

其二

丹陸勤南顧誰能得使君綸巾披峒霧著月蕩瀛氣  
不必夜郎大椎消司馬文戈船珠懸臥仙鷗按三軍

偶與同鄉陳明府叙及耿省亭侍御耿華平丈

常二同年因作

談遠思故舊別久更天涯只此多岐路翻追共起家  
千冀因落月一鴈阻飛霞秋水萍踪聚春憐茂宰花

夏雨連夕

雨細偏能久風微不破晴夜衾雲共卧曉鏡霧難明  
客况遙陰積閒情到滯生休街無寄興但問笋和稊  
涿州值楊修齡侍御在城內余以宿城外未暇  
咫尺不相見君西我欲東漸令成老驥感昔謀青  
面滿風塵阻心從烟月通曉驅岐路遠燕客看飛

一片輪蹄簇相逢各不言仙肩容可拍野背微呈膺  
邂逅翻離索踟蛇想齊禽分綠腰一見且莫說閒梅  
夏夜月中情公署

暑氣夜來輕幽窓思欲清透肌蓮月色洗耳晚風聲  
避離身無侶貪涼夢未成雖然寄官舍雲卧世綠平

其二

流素如拖練凌丹不碍霞何來孤榻影原作滿庭華  
暑淨先含水城深韻入笳忽然思去住枕上星天涯  
歸夏鏡北司李內召夏松江人

薰風滿日畿上谷曜駟馳趙鐸城難抵燕京駁已歸  
漸余空雉伏羨爾正雄飛青瑣趨銀滿天家得月璣

其二

才是雲間秀清無末下益愛書金共失頭草水清來  
代馬難留結吳鉤久識銛送君青上案案上看香添  
寄別杜茂華參戎杜余同郡

天幕織塞上感別倍思君故國綈袍暖他鄉舊雨  
俱人來齊魯成客復燕雲一疋千山壯雞聲各自聞

班馬催驪唱心期水一方慙余非李白念爾似汾陽  
細柳營連月甘泉帳寢狼但祈功報速為作塞銘長  
贈白明府之長清任白楊州人

銅章分劇邑茂宰傍清河玉立水凝水霞明錦製梭  
東方荒穀重此日雲春和濟北依隣賤猶分咫尺波

其二

驚傳新令尹稔說舊交知去鴨梅花使迎隣竹馬兒  
湯歌入琴奏燕酒浣魚池春後蝗消雨傳來子薦詞  
偶成

仕宦十三年覓居與薄田處增慚太祝墳墓避原阡  
名涸牛將馬生安粥且饅莫矜文字業白僕豈青錢

其二

歲月中年後推移覺倍過青銅猶故物蒸陌劇新遊  
俠少輕鷄肋衰癯笑馬留不須人棄世原自少交遊

其三

眼中蒲柳色只是怯霜催調暖窮莊語疎慵阻好媒  
病因愚稍減愁到老堪裁不淨拋生事遂瀛亦誕哉

少披儒冠誤晚嗟初服遠欲尋益肆是未斷虜虜非  
家薄兒將大親衰宦尚依比門古賢詠未免責輕肥

積雨暑中

恒陽忽恒雨喜而復愁霖收羽輕簾蛙聲亂晚砧  
層雲欺暢入閃雷訝蒼沉夜卧頻思續朝興未咸吟

將東返有懷夏克封茂才

不是王程緩仍應拙宦歸炎涼吾已厭泣淚爾都揮  
殘客羞何郎心交扣蔣扉遲蒿興軒冕同病真非非

雨中憶鄉園卽舍

飯就幽念切大半寄山田蓂莢鋤雲外桑麻刈露前  
近隨同父老浮朴別山川客子思農樂將如行脚禪

其二

農事常乘雨客情多在陰七呼時點淡各寄歲浮沉  
車耳非禾耳清音在水音那堪遊章章猶向隴深深

歲之新城張明府相見語及舊鄉宛鄧事時余

將東行

幽燕思宛鄧屈指八陽秋水從新溯滿河阻肯流  
蒼皇真你老反成調秋問風浪事蘇無忍離舟

其二

乍見渾難識徐言倍可思少逢南桑梓重合此風塵  
歲月莫千葉心情桂半輪前程三五後回念又成陳

滴玉吾別駕過訪易水因懷張慕二孝廉

官滿憐無事軒車屢過予故鄉真羨水客信不煩魚  
張仲逢應老潘印髯易水宮交燕話舊啖燕豈能如

其二

易水思燕卽談文彼一時有心雖百煉共說更駢枝  
世路高才捷人情末路寬相憐成小草遠志也空期



通保定欲謁邢澤宇憲使前奴未果翁以膺

學名世

咫尺阻玄亭皈依是典刑天因太初契佛弟子才靈  
圭表知殊域乾文冠九經萍踪虛道侶龍隱少人登  
保定郊外僧居袁來鹿晚屏過訪

鹿苑人逢素蘭言味到禪使君如五柳入社復生蓮  
細剖升沉事都成去住緣宰官心共契疑義不煩籤  
寄邢素庵計部於易州公青州人

河間標榜正谷試勛名人是職齊懷心同海沃清  
如水軍扶鐵刺火著詞美自愧持籌拙馬君塞可謂  
河間崔別駕過訪公舊有中州之契

岐路心仍素他時頗憶紅流光梅柳上折盡各西東  
其二

報道交知至憑君浣肺腸情非涼燠態味是苦甘常  
入座談應切逢人淚也妨明朝陌頭水欲度幾防位  
阜城水中亭樹有作

一城如斗大貯有小湖天蘆滿青舒服達高白拍蒲

依然亭映水亦自棹迴船蘇鼻王程大激為撲面烟

其二

客路依幽舍和天和水孤清漸如驟涌平遠正堪園  
舟欲推青共源將漁父呼猶憂刻雪藕玉夢墨永壺  
其三

取次疑仙境滿然那得塵魚鮑猶未出鳥鼓已相親  
歎武雲徐染一萬水驟減難圖眼中景况可語誰人  
其四

蘇南非筆國翻水亦烟波寬客堪名驚裁筒恰借荷  
望前范未譜榜外月應教欲棄微官買拋擲不直菱  
其五

望見心微洗生來緣欲忘最憐漁父底史清蕩分行  
報安多青竹參幽少白草犯途空當筍曲折詎能詳  
其六

不必鄉園在天涯秀色留水心倚小葉月影復虛舟  
睥睨為塵限孤蘆待客遊若新池上同醉也小瀛舟  
寄贈終當時太史時太史將南歸

與君交似水復味水晶鹽壓角思文石詞頭羨御香

風波蓬蓬至水虞王壺嶺道韻休爭俗焚魚燈更恬

其二

長安逾二載拂袖出春明聞蟻有時變馴龍付世評  
燕金留駿直吳水玩蝦兵不碍歌驪別南天一鶴行  
途次買蓮

道旁憐綽約買泔水芳名似借金債玉猶看玉是瓊  
花安徒欲語人貌枉傾城吾更思清洛非關龍采榮

其二

買蓮無買子買蓮已秋初壓粉仍香在披心有苦餘

漁人持入市客子提盈裾魚共銀刀剖遠巡亦羨魚

送劉心統周二咸二進士假歸汝寧余方使返

曲江春宴後鄉路傍黃河日盡新瓊桂烟開舊薜蘿

初秋仍潑水別路已隨秋前到天中處幽都影未說

其二

君去吾方至文星岐使星心則雖沈澀仕學固藍青

馬前雲方駛遠心露久聚別離餐倍說不為飽魚鱗

送阮澹宇河西權稅

倚玉叨蘭臭香到水濱聞梁月來洗權使露凝新

博物分龍鮪談文觀玉塵但存青眼在不碍阮家貧

其二

秋花飛旖旎蓮卸藕絲生幙被為星使待籌策地卿  
蕭將逢近節蟻已報遙更且盡燕中酒荷香喚可醒

都中訪鍾伯敬大行未遇時候省臺之命且將

南還竟陵故里因作見懷

盈盈仙鶴近不見復騎鴈使節思英蕩清班卜簪車

燕金應抵駿污水豈無魚不必靈均醒刑卿酒正儲

不敢稱源水鍾期且遇君一鳴凡鳥避全樹上林分

獨步幽將並前吞夢與雲鴈橋知念我陸若寄三斤

楊琨臯官論為馮越衡工部作文見昭入都因

謝

鈴閣旣班管文心似有綠野王原德厚楊子史玄詮

不是蘭為介誰援玉作屑生花應已夢史祝夢松先

一字明珠泣鮫人似故人淵泉知獨遠寒月寄仍新

昔附燕臺駿今漸代馬塵計曾蘭絲拙願爾疵絕紛

燕都贈袁小倩進士君兄夢俱檀名

一片鄧中雲今為燕市音和歌因調合工瑟與靈溪  
騷客幽生蕙荆方艷共全自慚齊父較竿吹拍排爭

其二

父知和氏璧遲晚始陵陽右姓諸表職才名小陸香  
居然兩太史不是似中郎折木雖京國翰君九澤鄉  
武雲臺壯部秋日以詩集示因卷

其二

中歲慚無學長安枉杜門憑君吟玉露因友契金昆  
菊婢新秋色桐孫舊雨痕余心似增草除業不除根  
比部暮雅存召飲齋中暮浙人

京邸冬日有懷王季木

又值京華雪誰同對霰花君還俄四給我至但孤  
塵撲衣冠舊風施羽翰遲疑聲利塚豈得王

其二

蹉跎卽署老念爾後飛蓬莫謂天堪扣那能世盡同  
思遠水河濟君似讓西東近讀齊吟句何勞飯顆工

其三

日自追隨兄何人可代君此生惟危武不朽識揚  
夢覺魂疑蝶蝶寒眼繡拓故年束何事進應在嚴聲

其四

月夜懷遠和余栗欄然枯株仍與兩樊王狂吟  
月夜懷遠和余栗欄然枯株仍與兩樊王狂吟

其二

小飲見丰生悠揚盡一觥舊交原似水新識况為荆  
但得黃鑪在寧教白社醺冷冷猶解語齊客繼君卿  
訪都臣虎都門城下

地僻猶城市名高賸客車吳涇文舉刺齊扣子雲居  
語義談天秘心後暖律舒慚吾濁芋者未敢借吹嘘

送孫恒吾比部轉餉延綏固還梓里

上郡星轡急寒飈吹遠程  
因茹知塞耗與鴈度蘆聲  
驟已接延水人寧滯黑城  
故鄉如影月龍村復相驚

京邸雜居味懷

鳥鵲追隨倦偷然晚坐閒  
金花霜滅笑庭石雨生斑  
避客櫛厨解懷鄉飽野山  
長安少知已應請拙和慙

其二

偶與塵紛隔微心只自知  
借他書作癖真個學成癡  
松竹留神骨風霜托面皮  
欲拋嬰綬去耶為錦囊疲

其三

不瀕常下捷原肯閉關人  
菊膽重陽節梅開十月春  
因循生業舊取次世途新  
雞肋知無味非關史牒華

其四

竹歲鄉與我人世棄仍留  
侯佛因疎託同席不宦回  
寒覆求蟹瘦病愈買參休  
三雞常風味相投或素流

其五

中歲無偏嗜塵情慕道情  
腐藤尚妻子紹介少公卿  
客後花心糞人非酒味醒  
兒儻傳仕籍猶餘有餘名

其六

縱使多眠坐依然必歸腸  
貧非忘割肉憊更為吟囊  
筆研隨僑寄衣冠待束裝  
翻嫌不才句疲欲盪襄陽

其七

京華朝夕事投刺與延杯  
泛語俱蘭契深情未棘開  
誰擢揚家寔應斥賈馱推  
無虞練慵可逢人且願陪

其八

上林雖自美空向一枝漸  
分少佳除藉勞空冗吏甘  
終繁面投筆羨班領只此  
新翻曲猶羞舊日戲

送呂廉元計部轉餉密雲因還灘水

駟取檀山去曉歌燕市催  
客心惟爾六別緒更生開  
國計仍交詎玉程屬使才  
西風吹片月應指灘為涇

其二

畫省追隨熟同儕愛有真  
雲霧稱國士水芙蓉人  
爾感成名晚吾慚久宦貧  
孤山依海上去與

京郊外候毋暫止帶舍中

西風吹客袂露重近親與  
偶向憚閒止因聞  
花香分綠服菰水惜伊蒲  
不謂春明外依然法雨灑

其二

滿然方淨域佛福為親祈遠自天涯至新從日下依  
慈雲減五色甘露祝初晞似作開南庀休嗟陽春遠

正陽門風迤邐殿久登見因作

底事屬災見相聞訝九衢朝閣愁象魏夜端迫周廢  
占動天官表憂厘聖主廟內家頌供佛風火轉輪無

除夕入朝

九陌橫宵炬朝衣未破寒熱宸凌曉近青瑣拂燈看  
錦繡雞人唱微傳綵仗闌午門三叩畢間却致詞官

其二

龍龐疑拂曙參辨風聲珊雉尾雲深秘竈頭露遠精  
似聞天語香已見日光溥今歲饒春色先時風曆頒

燕京守歲

守歲他鄉夕猶憐是帝京色隨春作勝聲得爆先鳴  
又客惟添老逢人似減情如何斟酒美不解作朝醒

其二

退朝無一事寂：過春來寒借梅花盡愁折蠟燭反  
近天占太乙擇地避河魁事：求新吉行歲轉未裁

春日東薛對龍給諫

帝衢春似早先到近臣家雲換封章夜椒生諫署花  
猶憐素典梓不以鳳嫺鴉宮燭逢三五追隨夜正遐

其二

不是東風永如何對夕即恰因君畫鶴幸得裁舍香  
容翳羞蒼短春陰羨繡長輪將天府之應駭度文章

京都再逢田斗岳孝廉

雪裏去年逢今來春漸濃儒冠仍避難俠劍也藏鋒  
處：朱門閉時：白社從偶然線下榻塵論未從容

其二

底事適危劇才高易被冤子昂曾陷獄李布未終髡  
解脫當蛇害驚心見虎縛窮愁何所寄猶有著書存

送李仲穎之玉田邑丞

春霰應何比如君晚得官東裝壯短劍佐邑亦彈冠  
不遠燕山下猶疑漢苑看塞余曾五斗習得一斗餐

其二

屈指徘徊日徐無秀色披總然松蔭味其柰柳傷離  
陽伯珍難種田疇詎不賞漁陽相望處弔古住班驩

送民部王枕壘轉餉容雲因還陽信

白河飛使節，檀樹擁鳴騶。走徒名即富，明登戍客樓。  
出塞分渤海，過趙近齊州。春雨千絲柳，憑青莫綰愁。

其二

與君遊粉署，以是復同心。別後燕京酒，憑誰月夕斟。  
疏麻促驪曲，叱檄住紅陰。莫謂幽州遠，春鴻有遠音。

送賈心印之安陽令

何事堪相慰，新知即舊知。盟新看戴笠，憶舊聽吹篳。  
鄉下春懷古，燕中客棧離。休衙誰可語，移臥子昇碑。

其二

莫云為縣苦，來歲即做君。吏牘清漳水，仙鳧劇壯雲。  
風塵爭面合，朔月感懷分。買駿原矜骨，休隨衆馬論。

慰馬仲良

不必煩天問，惟應歎世途。高肩應早貴，惹賈故成誣。  
吟興君休減，羈心我使孤。斯離錯說在，終為軻悲乎。

其二

追隨方日，忽爾杜門。還有友能貽，向無人不肯青。  
難消俠客骨，易割逐臣心。却欲驚談虎，尤憐叱咤。

送內兄高茂才遊荊州遂化還還陵縣里中

山色豆漁陽，崆峒滌月光。獵纓人出塞，吹笛客思鄉。  
家在安陵僻，風回泐水長。前途楊柳外，更上戍樓望。

其二

我短曹郎髮，君雄使少腸。遊燕春雨過，入薊夏風颺。  
休作從軍曲，能催塞地霜。到家猶五月，及爾綠荷芳。

和方伯書民部送春之句

春不同愁去，人固作客來。珠曹將幙拔，香署但鑪灰。  
懶直官如贅，洪吟景是材。未須卻衍律，豈已遍燕臺。

其三

國慙無策逢人厭，說詩署中兩頰紅。當窗裁短伊  
儒常拙，設心佛不危。將吟移作偈，合掌且持頤。

其四

簡書消客况，孤負上林紅。隨地俱耽寂，何人解繪空。  
竟應終是短，惡亦早非工。除就閒居賦，為文更送窮。

其四

東風流歲月，花落感飛香。出世無仙訣，消時有勝方。  
迎梅甫春夏，過雨已炎涼。諸事俱慵誤，攤書也自忙。

送宮坊公孝與先生使秦藩回旋東蒙里

幽都錢聚首白水忽催程  
節節飄雲去星槎帶雨行  
秦風收太史晉賦續西征  
家過蒙山碧雖後學士名

其二

友誼兼師祖雲霄送使旌  
長安西共北都輔瀾和瀾  
月下因人遠建前並柳醒  
寒余心萬緒縷縷繫平生

其三

飛絲鷗淅瀝帶荷聲  
遠渡紛吹下孤心未叙明  
題柱傍漳當班荆  
遮莫咸陽漏同誰待五更

其四

屈指秦中逐懸思汶上情  
書郵猶未鴈鄉水正收旂  
送客成今昔恩朋即弟兄  
秋光等更羨為我一盃羹

送別同曹王鑑衡使永平還臨胸時梓梓官

已作盧龍使相依尚北平  
潞流鄉水冰隄地塞風聲  
鮮燕者新賜之蘭纔故情  
歲寒君在遠惟有松松苓

其二

六月荷香撲透心結已堅  
有箇仍醉客浮棹使登仙  
僕氣陰難盡羈愁訴更牽  
別餘楊柳色青眼似君情

送黃豫蒙民部分司甘固過光州里

朝領秦城節夕催燕水帆  
方歸弦蔭地已稅汝淮城  
綵服殊分色蘭心月共銜  
莫令貪子含君令快如醜

其二

驍駒方曉促代馬漸風尖  
不共金城去共如畫省淹  
鄉何名白雲塞海利紅藍  
君甚需籌畫權謀權終

其三

與爾通家誼憐余一寸心  
蘭秋溫塞地甘曲劇秋音  
秦山勁王程隴外暖瓜期  
輝更遠屈指幾沾襟

其四

秋方集秋初似尚聞暑多難  
乍減爽少訝新還  
年年慨逢心末路剛蕭然  
驚白髮愧說看紅顏

其二

看夏俱如此那能不歷秋  
燕霜猶耐嚴雪未成臨  
老去才宜盡時遠景亦通  
靈虛無純馬鄉水有閒鷗

其三

閑過喧繁景秋光故可人  
宦情閒處吟卿燕  
兩波烹茶水風生入膾  
事晚窗鐵月竟只怕泥京塵

其四

此夕知秋至西風客當家藥收蒼耳草食須綠沉瓜  
鄉思妻兒促名心髻髮嗟希俸淹旅館人似昔耶花  
送民部蔣德符分司代州

其二

畫省西風聞都固爾去遙遲人句注月送客白河枕  
後簷如沉石前途但隔綃洗參池上水寄我病坊餐

送周注之沁州司理過商城邑中

其二

營新片玉秋浦去流輝試看池陽鴈獨應剴壯依  
從仙掌沐霜向使軒飛法署清堪念遂峰有翠微

京邸獨居

僻性都甘寂燕京亦在門除教公署去只有某書存  
嘆蒼頭若晴乾赤子揮權情無俗事未改舊沉淪

其二

客倖為客懶不學務私門校刺隨常例埋踪幸見存  
斗心人競炙轡鼻自戴輝翻愧伐檀者脩然河水淪  
秋日敬與季木小集

其二

暑氣騰清曉秋初一遂歡殊材奈共墨同臭語如蘭  
醉亦關沽酒炎涼作好官莫愁霜候近吾意更憐寒

朝天官習儀

其二

俱成不速客原是若比隣月影着弦上荷筒帶藕新  
一聞應抵黃腸假總論真我自珍吾鴈何妨鴈是公  
情多怕景適欲去從扳留辭事爭花筆談祥點石頭  
三人緣不偶一日福無愁休羨蓬萊路天仙也憚偷  
五夜星含曉鳴珂破遠烟臺臣方廟勿列校已鳴鞭  
蕭管聲如洗旌旗色欲然宸軒輝不御乍可恭傳宣  
蕭辰逢永曆豫薦祝萬詞閣闔明應啓勾陳夜欲移  
殊方仍鐵掇夷使也犀咏如此看王會君王知不知



楊州李望海先生復以所藹朱賀 萬壽屈指

三秋內兩有此役亦以此兩贈

一去承明署參藩忽幾年屬臣秋復至桂子月應憐  
彩筆猶連吐金莖似露延天家鶴慶羅呼爾住登船

其二

薇省東旣遠萬呼忙極前文身休厭越買骨尚恩獎  
人似邳溝水官俸屬蕩湖風流渾不減竟走王清仙

以陪祀出都城西郊外見田圃成熟感作

秋祀西方肅籙遲露重時山家欣雨足野趣解人願

禾黍俱農望瓜蔬亦客資不因郊外去誰與問茅茨

其二

經年朝市裏曠覽屬蕭辰農尾飛壇影祠官待月輪  
公卿親報賽黃白共迎神忽憶鄉園暮秋容也淡真

粵西張泰藩七律以入賀至索及魚刻贈別二  
首

王程驅萬里文采擅諸公秋沈燕都月人鴉粵郡風  
驚州君自貴黍谷我猶窮收附談天侶仍雅烈士虹

其二

本於雲間秀今披繡水文日從聽影去天關佩聲聞  
露正乘煥結鴻如惜夜群清江多桂靈好向月輪分

家園無秋而上官有鷄稅之疏未得命下余時

正在計曹

東省奇覓後今秋似復絃索未悲失望飢至望命獨  
既是金將燠應無桂可煎計即使仰屋索圖在齊燕

公敬興以所作空門戲論見示是筆卷之

西來經律義得論可雙揮誰解空為戲應憑實作權  
知時忌指月寄虛着泥連綺語君休厭吾茲懺未全

其二

榻管當松柄風期暖生洗時香象淨喚起青龍醒  
試更思吾論非關道可名津梁今已倦方與說無明

其三

俱作宰官身依然現說真可嗤暑崇有不復語原人  
空色抽珠示根塵吹捧頓竿頭仍欲上慧可也逡巡

共四

老得空門論空中真誤華始因三昧戲驅浮萬魔和  
舒析負逢瑤清冷客到家若憑廣長舌不必辨才差

王季木除上沐簿折簡貽之

以爾魁南省新除及陸沉早猶五陵近間也二毛便  
似是才司馬偏令賦上林枕把與盧橘豈必向燕尋

其二

以爾詩名絕無官可寄負一杖聊暫借五斗亦權分  
破例唐天子殊曹鄭廣文清真堪此鶴何陋是難羣

其三

以爾名家子柄邊上苑夢始知王綰簿不是漢賢郎  
葉落秋聲沸根連月窟香凌雲猶可賞真學香大長

其四

以爾才經世官纔散暑題偶來疑小草不棄有家雞  
免遊仍侏守羊亡亦同構長安脩刺者牛屋詎云低

寄王蓮石於密雲分司

使君如朗月去作白河珠噙出秋為露曜持塞是蘆  
交蘭曾體竟扶續已心蘇莫以今春史仍愁暮雪枯

其二

盡戰檀山亡風生熱石稜縹腸威是風能哺驚看鷹  
返暖回燕地遙蒼走漢陵秋未成醒暇佳句啖良朋

重九朱五吉招飲同秦彬子公敬與

此日逢重九欣然付客醪黃花猶故例落帽恰開曹  
猶及主前的加之執左螯但能同一醉不必姓為陶

其二

五陵秋已過九日色尤深爽節飛霜露蕭晨落杵砧  
題新糕也句交晚菊同心更祝南征鴈令宵且緩音

送張生洲吏部予假宣城

王尺題才重芝眉悵別道卿閣餘繪鶴仙路駐行舟  
霜月心知洗風塵袂不留燕中一杯綠蓮花謝金樓

其二

祖餞春明外清通讀尚拔鄉心宛溪水客辰散事出  
秋去人風遠香留疏草剛七流需沅澧早復王清班

都門贈劉百世孝廉且謝賞梅之約

頻接片長塵欣然第一流銀灣融折木春香雙幽州  
自愧壓珠桂仍堪耐馬牛薊門梅似雪從前破寒眸

其二

一片京華地君家我旅遊酒人惟和軻賦客似依劉  
有舞因鉅奮無金為駿酬冬餘憐歲杪久滯繡吳鉤

送崔微初分司永平崔補天官家言

使節采花信長風滿劇驄盧龍催鳴手孤竹美施頌  
萬竄推牛遍屠關立馬援酷精天象緯儒略雅包函

其二

畫省如君少牙籌報國多嚴山尋溪羽涕海聽鏡歌  
以此投膠水疑分洗甲河北平連帝里別酒去仍酌

送馮起衡出守成都

朱輻明德載聲譽大馮罄心刺江流錦人占益部星

其二

檉蘭繞奏羅勝輔即惟開談問峨眉雪何如水郭梅  
霏談猶碣石風力已難堆吾意晚玄早德君訪故臺

送畢冲陽案定興

識爾綏傾蓋征人已促裝即因董竹望詎以友蘭忘  
此地今都會前途古范陽春風催塞北折柳玉河旁

其二

燕山分咫尺離思未能消皂化雲難定絃清水亦遙  
侯荆迨佳跡駢李愧仙梳易水吾曾客憑君味素交

送沈晴宇守定州且托以揚茂仁茂仁即定州

佐

春雨春明外五中思正濃鄉心同作客別席乍相逢  
柳為狂軺吐花生賜輔容滬流縈五馬應想化成龍

其二

前路中山近雙轄虎夾重同官分淥水戎友傍芙蓉  
沈帶離應緩揚亭弁未逢疏麻不須贈為爾東顧從

報國寺登毘盧閣同馮奉齋公教與孫懷北王

季木

遠可山嶽出幽疑雨嶺生縱然借宦侶頗得官情輕

其二

共倚危欄望嶺然遠近收慈雲開日力拂日破心愁  
只與京塵隔渾如天際浮斜陽庭下步始覺聲清遠

報國寺看松為有人送客松下逢好清興

禁闌方躋鼎孤松欲賞初似因清篇少翻使勝遊虛  
咫尺人相送遙想我不如若令摩頂問空寂總應除

陳海虞索句燕中因贈

人似清源水激來映玉河月分東省倭風迷計即珂  
聞漢喻靡色徐揮赤管歌相貽南海嬌心醉客建多

其二

折簡頻呼酒家珍採自閩況憑人似玉不必脯為麟  
僕筑非矜擊清絃自愛絃此中隣碣石再續衍談新  
送別楊茂仁時茂仁病將辭官且舊日公楊二

兄與余契交

三友曾相締為盟以歲寒東家猶晚遇沂海只卑官  
我跡淹滯君心覲井丹那堪憐客病滬水去汎瀾

其二

二十七年別重違重唱驕此生難更見有夢也分携  
秋字遲憑鴈春程幻卜此彈冠良已未免薦孝標題  
房海客武部遊西山迴因以句代東時房候省

臺

四月西山霧霞凌寸嵐乘間增遠興得友逢奇援  
石嫩如抽笋巖虛可扣簪冷然思羨春清思向片藍

其二

洗滌京塵盡休憊翠色繁山互香作蔬泉借主為名

靈鷲滿蹊色神魚寂寞聲若將纓衲校宦侶遜僧英

其三

招尋應數日展蠟遍山林雲紫輕榕袖水飄瑤玲音  
稍遲東掖責偶領一丘溪兄長倉曹者清遊隔滯滯  
內鄉李子田先生子雲鵠遠來京邸相訪且為

其專人圖祠于鄉因感成句

豈謂燕京裏得逢任昉兒君貧衣是為我客桂為炊  
不朽固前哲斯文惜後知中鄉滿浙水掬作潑痕滋

其二

燕酒心堪醉荆歌氣未平王孫前路草春作幾逢迎  
俗交情少相有念先生總年叨小友報德愧無名

夏日東朱五吉中舍

慨舍偏僻僻行吟不為豪槐疎憑門蟻松寂也成清  
其奈驚烽夕仍茲寄板曹歡微人在通頻與破蕭騷

其二

頗似君平肆斜陽已下簾影倚窗月滿聲故度風殘  
難助虛能惜熊蹯諒未無何人堪飲易利兄為君

夏日送同曹高印南守宋州

馬度渾河水渺然離思盈樽符分宋郡鶴肯去燕京  
風轉崇蘭色雲遙孤雁聲交情似兄弟不獨念平生

其二

夷爾旌飛動拔旌尚故人相憐松栢性已過李桃春  
酒別猶堪快琴隨未便貪計時應返梓所木有通津  
來陽伯民部招余集生武部及余同飲關中館  
夏雲含雨氣客至夕陽中瘦石供人賞疎枝補座空  
醉心聊借酒透骨更憐風晚燭燒燐繼燐花落握紅

其二

後海名流我願依王君志總行  
酒船收不碍相諧謹明童侑采歌  
散與中舍成博士元岳張武部存字及子同  
飲房海客書齊竟夕因作

其二

兩處誰教君家精舍中四人獲同調一夕盡深衷  
酒後荷綠燈花助采紅情多貪不去忽訝五更終  
只為良辰少兼之勝友多醉談休矣誕俱醉不嫌  
雨升為澆層雲空作寒三蕉余已過催得句堪吟

其三

便勝清齊表渾忘紫陌西送闌人各異賭壁與原齊  
坐久花鈴墮歸遲雨忽迷不困明赴省凌晨尚偏提  
連夜大雨

底事傾金縣連宵久更侵雨炊奴苦火雲卧客沾余  
翻怯挑笙冷仍愁玉笛沉京華隣塞地鄉耗信難尋  
雨中同公歌與來陽伯集何大瀛所觀梨園戲  
劇併家童度曲因同作

其二

天以憐人韻花仍起雨聲引玉聽樂部按譜問詞名  
調為照鈴改情從阿增生夜深貪不去一水任暮更  
為同曹許手廷題扇

其二

畫省同蘭室條然王樹依齊紈繞製素燕月正燈  
灑作花連石看成竹一圍欲微朋好句恰白片雪  
清芬時欲襲圍屏有風知出入空君袖飄搖動客思

休從塵裏亮，後起荷班。重看題處，交情五字詩。

宋陽伯招飲，齋中同岳。繼奉李為與併，二山人。

幸是朝參少，欣然晤對親。醉心寧待酒，同調更如醇。

花張憐香劇，歌來識曲新。不須投夜轄，清漏儘頻頻。

其二

一室懸千軸，憐君雅好文。銀牀生畫簾，蠹故辟書芳。

燒燭蘭心吐，移牀玉唾分。餘情猶有寄，深夜手談人。

劉百世招飲於其園中，且泛舟湖水，同公政典。

結樓當湖上，湖光曉未冥。酒為平水淨，蕩合遠下清。

霞似從盆挹，雲真度曲停。芙蓉猶可愛，一艇帶清陰。

其二

輕初穿荻去，深淺點遊鯉。隔岸疑花深，依林見火熒。

潛來無定月，暝得欲疎星。水畔神居近，微風且問鈴。

其三

只在都城內，清風遠近行。蘆蘆魚欲上，垂柳鳥堪聽。

時泊尋幽侶，相攜到野亭。桃源應即此，倘許客重經。

其四

野航何必纔，遇景任玲瓏。好借荷蕢醉，仍宜露氣醒。

清歌連款乃，雅譔得寧馨。歸去芳猶戀，蓮華水不腥。

送馬時良太史典文苑中

暫輟燃藜夜，遙分太乙輝。荆山無泣璞，楚水豈驚磯。

露鶴秋初至，氷紈暑未揮。危人在遠烟，柳武昌稀。

其二

才子英遊日，春明不盡觴。使星迎異軫，仙棹送沅湘。

去惜交蘭味，歸知採芷香。王程非久別，應白剡門霜。

寄許孟陽同李時公自安慶歸中鄉里

一自別嵩陽，殊風十次霜。何能堅柳質，或可老松肪。

曉月君猶憶，京塵我自嘗。竭來俱小輩，求省詎名郎。

其二

莫以交情淡，由來淡不忌。青山評出處，紅樹閱炎涼。

妬似多時態，慵應少瘳方。那能從許邁，竟足款馮唐。

寄許永壺孝廉

底事鴻書早，天涯不待秋。臨風嗟去住，帶月免沉浮。

舊緒歸袍念，新聞削杖愁。燕中無可寄，鉛筑倘同仇。

其二

間城忽成涕淚欲續吳鉤別久全消決時遠尚逐遊  
泣來珠不晦臺去鹿難求試校竹藏事山中勝一蕞

都下別葛朝池民部東還

與君蘭共嗅殊色一年餘忽訝人成別纔逢月正初  
唱驪知曲變浮白未起紆何物炎涼少狂鴻解寄書

其二

行行應漸遠鄉國故比隣只阻浮沉水相憐去住身  
紉袍愁裏舊華髮別餘新莫謂離將爲松心葆爾真  
燕都將東裝東還忽夢先府君及母恭人

生死一以離合感極而作

欲趁秋風返先鼓故園心椿悲曾難露堂憶在堂陰  
貧賤不相守存亡難獨禁曉雲無定影似違劉門深

其三

九載終天恨頻年將母恩蕉疑今夕夢疊耻古人詩  
佇立魂消度蕭條泣盡時家山因晚戀揭緒悔失離

通州飲致象風分司署中

主人留客住恰在署西幽一榻來爲下三蕉醉未休  
心因蘭味竟身恨水葦適願登儲亭午相攜語轉幽

其二

主人心一片耿耿是男兒慷慨今多難沉湎古自期  
穢形慚玉樹岐路逐羊悲不以王程劇使君住許時  
玉田弔陽雅伯

此地名存古爲田美到今王思賢者德水涵濟人心  
正渴王程遠猶陰夏木深施葉應自好不必好媒任  
玉田徐恒山明府招飲

茂宰連枝會斜陽聽笛時劉門橋有煙藍玉且持危  
水爲鄉心美風因塞路疑宦遊兼世處相戀去遊  
其二

一從分易水再遇在燕都豈謂無絲色依然劉壯遠  
情深傾白墮味舊比黃蘗明叢廳難別重來又悲孤  
豐潤李明宇招飲東郊園中

住馬花爲縣衙杯王倚山地幽仍向市近不離閑  
稱覺敬替難休今酒與熙坐中忽來宿寒火劇成駭  
晚宿沙河驛

河邊郵舍晚秋色想工程驛僻無傳人勞有慨聲  
不堪從劉塞猶去餉遼兵影相憐惜休故伴月生

撫寧王明府招飲書院中

仙令招尋處紅雲隔白雲鄉心仍好客吏蹟况能文  
雅賸錫絲竹清談賸霧氣欲題名姓去不敢剛夫君

山海關山下弔姜女石

見說孤山上仍留片石名心應清大海恨未塞長城  
玉碎偏憐死水堅不愛生祖龍亦何益胡虜尚縱橫

望長城作

沿山紆回望關路古城空遺恨思閣左額垣歎海東

至今氣欲歎在昔血猶紅謾應難耐英雄慨祖龍

自閩回過王田見禾為雨浚感作

往返無終路淹留積雨遙客心增寂寞農計但蕭條

禾黍愁生耳垂楊訝淺腰東夷方轉戰能不嘆頻登

過燕山在王田縣遙西

綿亘山城北紆迴帝里東長蛇渾未斷塞屬似難

通種得田為福吹來谷不窮前博炎漢季有士隱無  
終

自通州還京作

星軺當此夕莫序已逾旬作客稱歸客逢人代主人

一宵除襪襪萬斛尚風塵眷屬頻相慰王程莫苦辛

其二

白河東去水原與王河通秋近幽都外塵遠薊路中  
歸心先塞馬客况後南鴻明日仍將裴家山指岱宗

戊午秋裴都門作

清秋澹行色奉使即言歸如此入垂老將無水可依  
渾河前路是上苑久淹非當日垂楊小重來想已圓

張灣登舟

睽色開漁火征人認客船無心雄擊楫何處競先鞭  
淨洗潑潑水間和縹緲烟却憎舟子惡蕭鼓又喧然

舟發

白河開纜去望望指東晴計路將千里催帆第一程  
岸低侵水艸烟細熟炊糗誤聽舟人唱遂如農戽聲

宿舟中

水上似陰多幽眠欲掉歌星從曉裏見雲去渡頭說  
序晚驚蛩雁更緩卜夜罷鄉心和客况猶是畏風波

其二

甫去京塵雜方依潞水幽住真流可托行似宅偏尋



少作潺湲夢成汗漫遊總然蹊迥林樾隔間鷗

河上值雨

夜雨淙淙滴河流不覺生幽心渾欲恆客夢偶偏驚  
利涉寒中纔歸裝水上輕秋濤遲未起聊且試陰晴

其二

蓬窗飛漸瀝隔牖寂聞聲不礙篝燈處方停解纜行  
客心客稍暇鄉路尚多程沽酒漁歌裏尊意與解烹

其三

為愛潺湲韻何堪漠漠時夜來人定早晚起客餐蓬  
雲水無殊態風烟自遠吹客中難與卜河伯問霓師

其四

細雨斜風裏津程未可期垂楊蒼翠不勝疎草綠堪萎  
及此蕭條往誰同澤國思自家秋葉句只與阿菱知

河西務舊無宣尼廟先是阮濬字分司設位洲  
之亭中又為前分司李獻吉先生題詩掛焉

過之有作

不啻斯文色升堂一溯遐潏潏聞孔瑟徒收付詩罷  
改行筆字聖仍通與世家分司理縣者大雅思字公

過天津分司張履和招飲池上館中

高館饒秋色招攜縹緲中張憐新作米荷愛老猶篇  
宛轉橋橫水依稀屬入叢典君俱作客地主許過從

河舟無事頗得觀書卷快若少

休嘆河舟滯每羸風雨餘借流堪漫墨泮酒史沈書  
舫上搜芸草窓中辟蠹魚一篇可存物濠濮衆綠庄

其二

舟從河上濟無可伴輕舟舫本書為號川投十共流  
得同張泛宅不必鄰為接耦向銀刀羹魚經暇欲脩

出邑城秋色中感成

偶出城闌外殊光別覺新林經霜未韻花洗雨猶真  
收拾田家事攬看野舍人山石尚遠彷彿翠微隣

其三

出得東郊去方知野況多慵猶尋緩舳舻可緝衣荷  
未罷官猶繫休違俗共訶鄉園連泮水想像散漁詩

送李仲昌之燕京

初冬霰未散送別便來增欲此交情水尤憐客况氷  
余送依一壑君去近諸陵莫謂征人苦秋容有健鷹

其二

兩郊霜柳曉為爾折寒條却以談離別翻能破寂寥  
宦情秋共淡客路色堪搖前到陝都裡詩成借酒浇  
夜行內兄弟高家伯季同車

其二

畏寒聲遠平林有晚鴉同歸猶狎路各去不迷家  
彷彿移山影蒼茫失水涯前却知欲至可駐問茶瓜  
屢遊王葱岳園中小甘谷飲其家釀而作

其二

不遠東郊外名園境自幽種花惟愛菊携酒便登樓  
甘漱潺湲水清茹灝素秋漢臣勞驛寄千斛有臨流  
憐然依別墅秋色吐仍含剝穫休憊烈餘芳木已甘  
自饒鹽下酒人稀菊為深長是經霜後餐此未之嫌

其三

莫云甘谷小谷小菊偏多露帶黃花釀酒含綠醅和  
解憐因冷盞常飲已消病會向角觥探庭闈春尋過

其四

趣閑近日涉嶺略傍山城香經二月佳頗有百名  
園丁御遊履酒丈記籌觥醒醉憑芳嗅花間問總生  
雲夕同夏猶磨坐語併祝兒讀

其二

寒夜宜幽集心期雪不妨清言非起塵但勝勝連牀  
我友綈袍久兒師理殺長言不知紙筆聊與共點  
去城僅十里餘爾絕驚氣雖共儒冠寒應非奇裡文  
談心飲舊雨催句借新雲歸路斜陽裏盈盈憶君

其二

馬首山邨向停留暮靄中鄉園賓不遠家釀醉無窮  
欲別仍緩戀衝寒是淺業不同吟句穩持底敲失風  
料理書齋材木素誰為苦因作

己而感賦

欲因隙地上勉作數椽居虛拙無他物家貧也時書  
移將盤粒苦就淨坐獲餘炭過猶勞異頃史歲又徂  
冬日山居適值軒車之客屢過中不免感賦  
軒冕到山城山中亦送迎僻猶通姓字出不慕聲名

世有寒暄例吾非冷熱情未妨頻展屐應付了浮生

其二

輪蹄盡勝流五酒附同遊客態沙為飯吾身水泛舟  
四鄰徒氣色滿座秘陽秋明日追隨畢竟空庭片月留

即事

馬齒方臨艾蓬踪尚作郎偶聊聊一室不去是維素  
得意從車上謀身免道旁敢言漆園曠齊物似堯唐

其二

白伯聞新愁何堪老向人染髮降後輩哀吟吳前春  
寒窗點點枝龍鍾謝絕聲殘冬三五過明月也新陳

其三

獨坐似安居儒書共佛書愚將同懶有貧不與榮祛  
自愧歌非雪誰云和畫虛纔然逢里耳原是下工芋

其四

頗以吟供興何能酒破愁占梅隨古例點露記寒舊  
靈亦同芻狗痴甘應馬牛浮生只如此妄想可全休

其五

衣冠終日少渾似不為官除却攤書冗惟應力穡難

清言人惡厭拙計獨能安近野因蒼暝問雲更白看

其六

飛將前夕過休閑喜噴綠闌目翻增紫安心欲任禪  
龜筒亦難脫枝指正須捐白氏當垂老就空似酒然



五言律

東郊同李振翁王慈岳觀迎春劇

春色俄驚至山城一派新猶憐青甸日未作白頭人  
并本東皇主杯觴別墅賓相看頻屈指已過幾芳辰

其二

喧妍惟此日春事競初晴炫眼新爭伎愁心暫解醒  
不須論貴賤渾共感枯榮却外寒梅色談邊落葉生

有感

宦已逾十載年將及五旬活德田有龍名問水之濱

漸覺移山拙終慚刻鵠勤寸心灰欲盡四體尚隨人

其二

中材逢末世散局復空囊關口誰傾聽無心每徒忘  
敢稱聲是叟聊附漫為郎田野疎朝市相逢計稔荒

其三

杜戶身雖暇達時意恐災占爻多悔吝祈向羊驚開  
歲莫憐殘雪愁深托剝杯曲江鷹隼句未便免人猜

其四

老大心逾短規恢事轉難鶴栖羞結搆鷄卜費盤桓

也了浮生態休勞末路莫化工原有定臘盡自脞寒

除夕

除夕除何去愁心不可除舊緣纔應後新緒恰來初  
爆火驚蕉夢寒燂伴蠹書隨人占吉語猶自強追趨

其二

浮生無限事又感一年增臘盡猶餘雪春生已不冰  
故鄉欣夜聚闔室競晨興只此心仍雲逡巡貼彩

晨起閒坐

攬攬疎窗影萬齋早已閒梳方憐白髮昨故吟青山

塵襟無妨積苔增作斑微吟如得句深聽更須刪

其二

晨起心逾靜焚香坐駭鳥來窺几案盡去走書函  
乍定堪求佛迦喧也是几方知清趣近不必向虛巖

其三

危襟凝遠思不覺坐忘餐病似安摩詰殊真作懶殘  
難工為翰墨無興廢衣冠春早開商確辭寒亦戀寒

其四

以此幽居味無人且自評景非花草色烟借鼎爐香

捲卷言思聖耽詩致類狂未能捐素業料理在柴桑

盆菊春初芽茁兒童早置檐外幾為寒摧復置

室中

菊為春初吐春寒菊亦寒欲從風淡蕩俄被雪摧殘

簪月猶疑怯盆花可耐看兒童休取次應是獲持難

其二

淑氣雖貪向柔姿未狎知應多近暖意尚少傲寒枝

草色憑驕長花香愛緩滋東皇如重惜寸寸望葳蕤

春初逢催租人作

非關聞猛政不可勝幽居寒雨方裁句清齋未就書

國租催歲額生計苦春初檢籍無人買空探老蠹魚

寄贈趙慎初于燕京時慎初以邑令內召余有

守太平之命

春鶯流古語漢花占高枝已過都門色方傳故國知

絲蘿偏慰藉鯉素情思屈指人應到交親佇想時

其二

曉望雲霓影蒸成五色文因風華舊好向日薦明君

知已鶴駕重孤踪羽翮分風塵雨露不獨感離群

計營歷俸五載五月僅得守郡感作

已厭為郎老何嫌作郡卑朱轡驚驥貴白髮數多遲

賢者曾三輔才人亦一麾生平無可道薄此欲安之

其二

即俸如絲繭終抽浪作蟻功名吾自少歲月世空多

未了槐安夢難磨秀歌物情無更貽贏得老婆姿

園林偶作

物色春深日人情豔賞時牡丹原上格芍藥豈衰姿

達性鳴風鳥無情宿雨鷗野葵連未吐寒燠亦堪知

其二

不是回艸僻無才賸有閒吹花空泛水種木得依山

明日非憑洗清風豈待扳眼中諸秀麗名號任般般

三春苦旱小雨未足

酷想三春雨夜來仍未霑逡巡看日出取次得風恬

農賈猶論值豐凶且試占東皇俄已盡能不畏蒸炎

春晝逢雨

一雨驟飛濯春光應潤深丹田膏已徧遠樹機猶候

漠漠蒸黎晚依依戴笠陰鳴鳩如解意頗止喚聲音

房海客侍御徑過臨邑傾吐痰分有作

驄馬天風駛猶從舊雨停心澆杯酒語入感歲華經  
方睹卿為月曾占使有星交親憐此夕春草夢初醒  
李振白方伯王慈岳吏部送別郅中

猶是交知酒凄然向別斟無花能入目有柳解縈心  
按拍驪駒促飄塵紫陌深浪遊消意氣醉裏淚淫淫  
禹城郅龍洲孝廉劉氏伯仲同飲邵書舍中

五月全無暑山齋滌酒尾合來三友語閒却四愁思  
不獨潘楊好應憐管鮑知薛蘿舍雨淨冒暑愧牽絲

鄒縣謁孟廟

赫壁擁蒼松巖巖睹所宗遺經金石在追祀管絃從  
性訓先鄒俗王猷庇魯封客卿當日重竟未食千鍾  
充徐道中作

又作風塵吏征途事事非羞將人龍藏仍說宜金緋  
俯仰隨看面升沉儘相肥誰憐老為客在尊悅切衣  
其二

壯心真已盡猶愧未閒身所見都諸事偏成不解人  
拓跋虛舞袖綠水豔歌塵已分新陳異妍姝况有園

宿州夾溝驛舍大雨

客子衝炎暑俄飛驟雨涼火心潭似洗水色訝如甌  
縱此停官馬依然聞野塘征途應不惡亦勝語農桑

宿州城中公署又值大雨

雨來應未足次日頗成霖晴濶生枯望陰風重遠岑  
鳥飛濡不起苔積浹偏深坐對空庭水閉心與客心  
定遠縣萬山中偶成

萬山凌不盡片石突峻嶒歷歷無林陰深岩也日蒸  
田稀知積旱水遠暮空微掩映差堪快前邨一層

滁州山泉林卉忽抵城下因思醉翁故事

滁陽近城市水木映千山不覺覺蘿外俄來暉晚聞  
佳名思守醉勝臨見峰環塵耳復塵面憑誰領略還

和州江上阻風夜同友人宿舟中

江行無定日喜月與愁風未出園園外依然綠柳中  
鄉心惟舊識客况有人同漁晚收罾公孤帆浮不空

采石山謫仙樓上林明府昭明別駕胡司理二公

石嶽江月上依舊似蓮青人憶仙為籍天留酒作星

名花連宰邑淥水到賓庭  
醉向清冷問騎鯨未可憑

移席燃犀亭作

斜陽隨徙倚江色醉山亭  
不信中流怪猶存此地靈  
餘霞疑照火淨練妥楊舸  
或是燃犀後潛妖久已扁

池州大江望九華山

江逐池陽去中流見九華  
名因供奉改臨憶謫仙還  
香火紛相向雲烟只自嘉  
居人無吊古客裏閒愁又

郡貳方公招飲寄亭

松竹衙齋左隨情作寄亭  
客當秋更雨酒恨夜無星

雨後看松絲與管絃聲  
風中聽竹葉如金鼓聲

雷峰雨中胡天岳司理招飲

未雨上雷峰登峰雨便濃  
嵐深如潑墨寺遠欲藏鐘  
興爲同來勇情知獨去慵  
姑溪當晚駛疑爾是游龍

雷峰望龍山

亭敞峰猶迴龍山指下尖  
千章松漠漠萬壑水濺濺  
雨未妨登涉人難得並煎  
初秋連九日吹帽已風閒

道觀在雷峰之麓與胡天岳坐茗

百尺危峰下依然道院幽  
茗香疑玉液雲色果丹丘

白媿仙姿少相憐世路通  
一宵無俗絆此地且淹留  
雷峰頂上下瞰太平城中

兼暇宜舒目峰高俯見城  
歲將林去擁傑山水來迎  
古蹟固姑孰今遊出太平  
始知烟市裏未盡水鄉清

姑溪亭上招胡天岳飲

出郊無一里攜酒恰同來  
水色侵杯入秋聲共把回  
亭聽窓可憫客暇坐留甚  
更愛溪名古清冷儘雨催

飲姑溪亭館近瞻高峰

客懷餘山水臨流更望峰  
峯我在重霄雲脫俗清涼  
餘勝情方使重來事未逢  
但增一杯酒浮拍萬雨聲

宣城訪大司成湯嘉賓先生有述

人在古宣州雙溪屬勝流  
到門甘夜雪去同憶仙舟  
名威鴻翻弋身閒客三鷗  
自憐齊餞者宛上慕清遊

初秋過丰連夕大雨

悲秋何待雨况是夜聲中  
清到宵涼劇忍困宜薄蕙  
縱然櫻春屬猶是念節簡  
滴瀝鄉心碎鄉心似不同

丘長攜客戎自遶歸筵過  
太平未雨而從余覓

刊

暫報遼陽從常禁楚國思謀兵非趙括得句是丘遲  
逝水波為阻遠帆雨亦披相逢不相見原自共天涯

舉子命以小字感作

自慚樽朽久生事見三雛曉露秋桐引涼颺夕共呼  
薄遊吾已矣弱植爾之無虛譽今何味休名駘與酥

夜過虎立山

蕭然暝色外倏在懸陰中伏石猶真虎長河欲借風  
秋聲響越恨霸氣憶吳雄遙報無生業興亡潮已空

即事

徘徊離情興休眠即憶思羹金全得水竟句奏成詩

市裏人難避山前月未遲夜來渾不覺枕上越來溪

昆陵來謁少宗伯孫洪漢先生因請其所著書

七載違函丈江城叩草玄清真無雜客解悟有新詮  
賢國肱膺折儒宗口不傳貞心勞帶夢雲卧餽翻然

其二

秋光蘿薜裏向夕澹師門煙水來沾席芝蘭接笑言  
官卑甘葉幸顧重忍忘孫書帶齋頭草深溪雨露痕  
袁小脩還國博往返太平皆以母病未獲走貽

感作

憶別燕中月看迴江上舟總因鱣地遠不為涸錢留  
去也天家路悲哉水國秋廣文休上苑不似一麾愁

祝耀北招飲園中有作

渾是仙人境儵然有客通松雲無待携石月似相  
珠綴泉聲下蘭消燭影中醉心非醉面霜也帶霞紅

其二

秋色深仍淺江南似夏餘緒風吹竹密綺席著花疎  
酒作鎔鈇氣香為縹緲裾潛即堪逸品圖畫總難如

祝耀北以金橘水僊花冬日見貽因成各一首

霜寒寒若此結實自紛紜未及黃三寸猶存綠幾分  
憐安思小摘嗅味誤還薰莫以酸餘恨偏宜太守貧

其二

十月群葩盡何因落蕾披瘦應輸茉莉豈更讓酴醾  
似為霜淘色真成玉鍊肌翩翩江上佩清豔水雲知

送別馬仲良舟中

只恐征輶迅相留綠鷁遶河紆遙片月林密近多颺  
驚鼓忘離席峰巒淡客思垂楊疑欲暖怕折向南枝



其二

我亦同南客君今得北還  
易飛惟急棹仍住是孤山  
騷客許裝束征人酒面頰  
春程何第一采石曉淒淒  
姑孰從楊武部如捧及曾  
太學得朱蘭喁先生  
扇詩皆為不佞書因感奉懷

其二

夙昔登龍意于今唾玉情  
風流統翕向月霽石頭城  
鈴閣人原重鷄林趾更精  
六朝佳麗地俱讓謝公名  
學士焚魚後鍾山似碧山  
新詩清沆瀣餘韻寫潺湲  
筆是蘭亭妙燕方賭墅聞  
天人仍度世仙韻到塵寰

五言排

得王懷泉太僕先生書有感

客自青齊心從素轡傳東山名在望沂海意忘荃  
司取猶堪記登龍已有年蓬心翻自愧驥志復誰憐  
漚作升沉影蕉遠去住緣不因疑雪棹却為鸞牙絃  
木厲後人患覬鵬藉水響儵然安六月豈競羽毛先  
涿涿道中偶過山東流民

初夏曄時兩東人散滿途流微涿與涿路斷越將胡  
畿地猶青草郊原已黑鳥驚形相挽至黃口復隨呼  
跌脫是歲體微艱未潤膚思來朝一七愁就夜同株  
巢壘輸春燕涵濡羨水鳬言侵齊魯郡身作遊燕迹  
昔未逾城市今來類隸奴攢眉仍苦楚聞吻但需蚊  
故國遠生死他方卜有無我為鄉井侶宜在帝王  
都隨牒差能飽歸田正恐拈耳聞憔悴語心切亦窮  
夫擅施非閭佛慈悲可動屠依依顧京梓冉冉亦遙  
塵掉臂終難住驚心久未甦當年如鄭俠也止監門  
圖

偶爾書後

行年四十五已覺半生非名以微官少身雖薄祿肥  
行藏錄志和同興復時遠度骨雖空在胸腸似先稀  
稍知詩句不待契忘機巧鈍俱無可下況也有識  
萍應無可友鳥復向誰依內顧妻兒窮前庭鷄瓦析  
天親虛報距離態等攻闔眼閉凶羊過心悽敵帝微  
才思終驚誰狂行只漁磯欲去章藤蔓仍留困鼎戰  
逢迎神未肯刺促意安歸無辭燕無醢終然稍可幾

易州聞杜鵑

只在燕山裏如何蜀鳥鳴潯聞疑未似歸耳信聞情

入夜酸風另凌晨濕月并迴環渾云斷紆縷故難平  
血蓋綠愁鬼啼多本怨聲前身迷望空胡渡遊娥英  
兩靈沾濡是風烟迢遞更已流非易水南國改山城  
枝上悲成語花間訝爾名黍葉絲縷斷新木漢津索  
地氣占人代禽先感帝京莫投春恨哀啼老俠荆卿  
陵邑吳張二茂才高允又兄弟顧公吳橋固作  
薄宦誰相顧交親獨可收雨中聯騎時時從飲人愁  
為惜經年別仍詢遠道近如金同利斷若水不沉浮  
入座俱青眼重逢尚黑頭錦袍遊地荒荒一五遊

吳作寒暄語差為去就謀青毡君未誤小草我堪尤  
畢竟非夢遠巡歷是區人輕難助弱自比鼠肝休  
翻覆終難據情慘却易求改言欣促膝劇戲玩藏闔  
客坐荆方共征車輅亦留頻頻應卜夜款款更憐秋  
雲黯催成句波長稅寄郵和烟折梅柳朔月待源頭  
冀北灤南近相思應上樓

北上途中二十韻

去鄉猶未遠為客久思家不得尋三徑仍驚落片花  
王程秋颺迫驛路曉塵諱誰擲滿典果方週常僕旅  
一官遑整旅千里負心嬌愧說單車鶴差同八月槎  
柳青將半黯莎綠尚全遮溪水蓮飛鷺村林霞噴鴉  
漁相喧款乃檣自析查牙陌上垂楊老風前落絮迴  
亦時欣曠遠終是逐紛奢官子星輶過若人陸輓嗟  
咄呼黃白役喘息溫漿加昨歲飢流毒今秋蝗滿車  
流民折半粒寒命困三楸轉念悲哉氣應慚皇若華  
薄遊翻悔幾部分但爭壯取次驕無佛周旋耻說奢  
前途非無境往事是蜂衙寄與桃源者休教徑路賒  
過白溝河二十韻

河千征騎過雨後陌塵捐樹密如人簇疏青似玉賤  
郡亭却臂左容傳龐頭前據馬懷嘯肯停驂憶簡編  
重明原自劃靖難未忘燕龍起玄黃戰星驅羣李經  
南兵虛水助北陣蹴山蹇勝乃頃吏見奔亡指顧偏  
廣川蓋勁後津上畏聲先清宴分充繫厚熙湖地天  
求王九遠借謁帝八方綠白羽思如月黃龍記負船  
洲中無鐵覓水外有帆牽一勺波能沸千林木可鉅  
平陂愁往復時勢念屯連半世纓難濯今未洗更海  
書生勞飲馬漁父待鳴舷口腹叨郵傳肝腸欲洗瀦  
浪接衡州自利涉已年年不淖凌風舸臨流但惘然

送曹參兩吏部假還景州十一韻

暫輟仙班直方催梓里程字親綠賜沐擁傳有高旌  
寒助水盡色風生水鏡聲客驪因雪和卿月帶星行  
祖席傾燕薊前途指隊瀛到家畿近日戀闕寧持節  
故事鄉書題才月旦更真將義重遠使衆思輕  
風昔同同籍今來式盛名難持蛇附驥易指水為萍  
一寸心相許非君少送迎

贈光祿青州董葆元先生齋詒金陵督撫符十

三韻係韵書典南銓

勛御銜 帝命英蕩五雲開客去此都靈春迴北海  
孟軻軒龜鐵堯珩佩駐花臺水鏡曾沉覽牙籌狹借  
才外養催王食天府托盤梅登歲人如瑞也時象作  
雷憂今憑海黃帛古感金培已副三空畫兼搜八詠  
材心如吳地水跡自晉宮舊舊史迎帆至新遊帶節  
來看山京口過謁 帝孝陵回雲梁兩都色風清千  
里溪柳枝非足贈上苑折玫瑰

賦得月彩入蘭臺

彷彿秋光透天街夜倍明綺疏將露浥王樹似霜生  
風淅無纖翳苔微有遠清瑤堦當宿直銀漢及參橫  
乍惜圖書色全沉官漏聲晶英疑九畹浙滙到三更  
近對香輝袖堪披素履覺淋漓澤起草燦煜欲餐異  
如水臣心映同金友道瑩函濡因室化瑞彩上階平  
盈握據為疏齋心省是卿應通鵲觀原傍鳳凰城  
宮燭氣盈外浮烟已自輕

秋日送李明馨分司劉餉

寒柳猶堪折星軺詎緩行劉門仍北塞漁水遠東程

成渴梅傳驛館虛土未羹名郎堪借箸俠氣羨長纓  
摘有推牛腴蜂無牧馬驚鏡歌應指屈驪曲索魂索  
調促移銀甲愁深伏蟹兵文占知變豹吉語待聞鶯  
沒羽君家石秋風度北平

賦得明月耀清輝

盈盈方入夜皎皎越無颺是地皆照無天不素蒙  
桂清如散發冰堂似流漸未阻推誠戶偏啟寒腋扶  
入懷明欲洗對景澹含滋照你床頭寂傾為酒裏奇  
夜霞甯不翳帶露曉猶窺三五常如此京華知不知

送吏部張華翁典文兩浙十二韻

辭陞王程駁文星即使星璫閣風振玉綵鵲月揚鈴  
浙水丹鉛染吳山繡虎形直方依玉尺浮屠洋青萍  
孤絲秋鳴鳳羣葩夜護鈴鑒裁君阿堵賞譽去字聲  
鄉論俱成秀朝珍不聚騎名資除吏瞻勛為漢人銘  
竹箭南方擷驪駒北免倖明廷人揭璫才洋月開銅  
中外瞻符承和家佇典刑庶幾日嘉酬玉樹風香  
左掖回趨機臺躔照禁庭  
四品爲詩

五言排

掃雪

積素須妨徑疑華不厭除為宜朝霽後猶怯晚寒餘  
迎客風纔入呼童日正徐清分疑玉破緩解未冰儲  
砌淺留殘色堆高趣僻居來探袁氏卧去點謝家裾  
午茗烹方待春斲入漸舒松窓渾未擬蓬戶已全疏  
望裏山能辨分將月不虛行來猶畏踏收處也難如  
似為梅清路何嫌人喚書蘭階根故在玉樹色難祛  
但取閒堪狎非關長者車餘情憐淡宕佳賞在稀疎

更題應器雜詩後空齋獨來春雪調留作

主慈岳園中同李振白小飲時方春初白梅已  
已開座中

春來晴雪後酒屬綻花前佳主新開綠清遊乍生妍  
山城芳有待別墅素應憐入座猶疑霰浮香欲作烟  
一枝寒色破數朶秀娟聯挹向杯心潤洗為花面圓  
不須紅共羨誰與白爭先月會深情映風噓薄媚傳  
清魂應欲洗素影不輕減塵尾同看玉荷筒稍詞蓮  
細繡春事早深賞客情偏似厭佳人夢仍逾處士眠

初開愁纖手久對忘華顙淡宕心俱醉淹留態轉便  
松筠同挺拔柳杏讓催過不必羅浮遠花神叶酒仙

山城西隅買得數畝築牆爲園小園結構蕪植  
花疏因成一篇

似爲尋幽近應宜開玩新傷城無俗涸得地有清真  
卜築當晴雨初營已避人牆早風月入濠通水雲親  
碍徑荒纔剪爲亭舊可因小誅山地草深障市衢塵  
數武非憎狹三楹亦恰均稱心搜野趣借物綴園春  
東籬收實佳蔬且不貪蔬蔬作圃仍踏繡衣  
是時堪從漁父釣可作陶翁人漸老蘭若佛地論  
欲試新塋穩飛潛已自副

至姑孰遣人候李本寧先生于金陵值其已返  
京山故里

一片登龍志將酬及未鼎鳳臺人已去桂苑月空留  
草色迷芳澗山程別石頭吸殘建業水歸滿武昌秋  
六代繁華夢三湘滄蕩埋金遙鈇斃歟雪近江樓  
倡鄧昇新和鑿淮成昔遊雄文傳大泌佳韻憶昇州  
吳楚俱詞伯風騷豈俗儔已美虛往意應阻遠遊謀

好把桃根曲江村吊莫愁

姑孰春正二月俱積雨

江上春逾半如何雨久霖雲疑因水憑雷似迸龍吟  
弱草應難負初花亦苦侵松姑空倚笠樵阻滑峰岑  
太守祈晴拙休衙獨念深

四品稿詩卷之三

六言律

濟北李善人書

塞上

北塞遙連西塞居庸看接雲中桑乾水畔流月析木  
津邊度風撲面沙塵十里歸心邊馬三駿從軍老大  
無邊隨牒憑誰可推

河間以北水夾官路皆一河募延因感而作

官道直如引絃盈盈流水相映時看林下飛鷺日傍  
陌頭鳴犢千里一河迢遞經旬百折遙延冠纓塵滿  
思浣不愛蓬飛愛連

其二

客程隨水隨塵任作清渾向人煙出却流辨柳風吹  
驛騎開巔似將明鏡相照不得愁顏共新欲擬隴頭  
古句征夫情盡誰論

七言小律

任台休內兄願余途中

初秋倍葉共蟬聲引得交親尉客程指領山谷隣放  
土飲餐河色浣塵纒語未無限星夢意鷄鵲黃鸝也  
自更

免舟於德州不獲竟從陸行

王程六月倦馳驅欲上輕舟不厭紆一片陌塵迷彩  
鷁中流風味失烹醢蘭橈桂楫無消息猶說波濤在  
世途

其二

千里難尋一舸還望京不遠水雲間豈因踏得康莊  
路徒使慚余襍穢顏泛宅浮家非惡况桃源容易夏  
臺家

七言律

寄春馬計曹仲良仲良宛人以吳權還燕京余

方在揚分司

片玉遙分漢上妍  
挹來彩筆欲生煙  
芳因臭味曾貽  
札忝少炎涼已吹燕  
一署吾慚難舌泰  
千金君贈雁  
頭箋何時相把荆  
卿酒易水寒風也  
解憐

其二

書來鴻雁欲飛霜  
月沈新詩露幾行  
借去人風吳苑  
綠傳將客思  
蘄雲黃龍門奇癖  
全輸馬畫省閒慵  
漸  
老唐愛爾清吟不  
能和  
儵然白雪獨仙郎

送沂水楊茂仁之定州丞

手板婆娑老幕賓  
博陵風物借舒摯  
郡前流水遙堪  
寫  
看襄嘉山近入  
紱  
苔李笑予猶未棄  
閨楊憐爾莫  
辭春曹因辛苦  
拈針線聊向機頭  
也了貧

其二

曉聞易水唱驪駒  
一路關河凍始纔  
行李江州憐老  
婢  
交情涕北念愚夫  
休衛形影梁間月  
近寒寒燈雁  
下蘆為祝中山聊  
實拙莫緣世議改  
窮途

開萊州趙太守猶子登第因感今昔

春風海上鶴松知  
舊屨星辰老帝師  
嚙玉人寒成兩  
露隨風天路起  
塗泥於憐一雲中  
山篴陰庇重板上  
龍枝莫謂感思不  
如鳥揚環今吹趙環  
寶

春日奉寄趙嶼師宮諭

雲門遙指岱門東  
山色青青隱遠鴻  
難附仙班稱玉  
笋  
餐析冥福到紗籠  
蒼生算在恭邊壑  
素賞音為愛  
下桐物態如今增  
世變儵然閑罷竟  
誰工

其二

濃淡春光繪不如  
箇中領略得清虛  
稷門風味惟滿  
水  
瘠地烟波在望  
諸草就楊玄不詞  
賦聞來孔瑟有  
詩書塵埃無復親  
函丈但乞天人沉  
澗餘

李孝廉憲淳自燕都以前頭詩寄感作

燕京易水一帆開  
蚤向郵筒寄素箋  
飽吟得風梅共  
吐  
隨來如月玉相圓  
渾河縹緲翻情近  
春谷吹嘘已  
減寒與爾共為幽  
薊客花香雪結不  
同看

王常如有句見懷因答時帶如在寄武

故人塞上解寒衣  
春憶歸袍似我稀  
別後肝腸仍畏

是吟于口類未非非居延北去何沙磧磧石邊分爾  
翠微來引倚骨身不至卿心只和采薇歸

和呂九如先生米家燈詩即用其原唱一句其  
米家乃仲詔也

米家燈是米家園夜影金收物色繁似僧餘銷含滴  
憑真成火樹快翻翻瓊筵坐見花能語蠟炬燒疑履  
有痕何事輞川巧圖繪石丞不及此宵論

其一

米家園是米家燈悅惚峰霞片月凌堪抵夜遊因秉  
燭只疑烟色欲彈蟬寸嵐披淨煤為黛尺水飄如練  
作激況是南宮桐墨妙分明石畔謁峻嶒

先大夫忌日作

春色深溪雨裏痕東風吹世尚拾魂陶家有柳堪成  
傳任氏無交欲廣論莫道豚兒喪似治已飛燕子雀  
羅門浮生事事應難寫洒淚椒漿第六番

偶於客席得王立字侍御寄問之語因作

紅塵一別見應稀見說仙舟洛鶴飛傳得春風如坐  
暖思從夜月欲生暉彈冠敢以鵲方身持谷翻金縷

重緋名族何妨煩憲職僧虔人也妙共依

公孝典以少司成進官諭奉寄

鵲班清切重才賢半歲氷銜兩詔懸甲觀新參中廢  
秩橋門舊校少儀篇功名過晚益仍熱心事時違草  
亦玄我羨除書君漢道誰知朝市即神仙

其二

上林花色五雲多飛傍春宮切玉珂家令餘文除艷  
麗詞臣法酒沐陽和長翁猶游如陶節愛老何嫌為  
漢繡故舊于今俱已暮東風借爾破愁病

其三

見說龍樓頤問稀呼天疏草渡空煙藥樹松栢含秋  
實幸藉風雲到虎關謝傅蒼生現出處杜家古學愧  
輕肥重腫正問長安日爭似度湖火以飛

共四

幾年海上想山東今似鯢鵬九萬逢若此非熊猶早  
達不隨窮鳥翼客漢庭豫教應勞家客調和浮  
曲從來路功名時事異休除東閣拓陶鉞

春盡



疎風微雨報春歸夜傍東皇曉已非桃李無情看盡  
郵鶯蜂多事又他飛心中暗悲時寒暖眼底明分態  
瘠肥一任炎蒸方欲至穠朱密綠又成圍

其二

狀瑁梁頭燕久回綺筵夕戀殘盃柳如眉髮隨膏  
水霞作輕裾散月臺不待花王逐富貴已看名友早  
追陪少年快目渾無覺及覺俄然萬緒灰

其三

九十風光何處消青郊疑近投最遲夜為怨鴛鴦  
淫賤作芳魂蝶倦招花落春宮猶強活雲行楚女亦  
空飄似留風物無情况舊燕依稀認雀橋

傷劉生為亡女之婿

衰履翩翩十八齡蘭摧玉損惜家聲終然好物難常  
在只是蒼天未足靈哀樂中年頭已白追隨昔日眼  
曹青岡頭澤底門桐事春雨沉沉總墜瓶

慰劉孝廉下第孝廉名家子

柳作青絲霧作巾山容水態亦憐人只因駿馬慳金  
值豈為貂裘抵桂薪積致真長終第一心期叔度境

經旬燕臺况即依城市更引名流可醉春

孫太史愷陽請急歸高陽園贈

片玉條冰遠曉寒春程兩色帶漸看詞林潤自無枯  
筆宮允清非作熱官易水仙舟雖暫去金臺駁骨豈  
應殘場求故里鳴珂韻天籟何妨月裏珊

其二

聞道僊驕過沱陽條然心似塞鴻長即因賭墅名逾  
重尚有停枰味故香同籍遐遙他歲月茲遊咫尺爾  
家鄉甕頭攜得燕中釀或許春容聽筑聲

順義道中阻驟風雨棲宿野寺

風靈雨驟入招提僕森驟驚且避棲敢謂法雲依鹿  
苑差堪僧飯寄闍黎宰官倦客心全折燈火開宵句  
始題不是狂塵迷去路誰從清梵過前溪

轉計邵正郎有作

嬉子盤盤撲繡袍似將清秩卷年勞六官署裏負猶  
兄五品階中級漸高縱晚未教同駟老常貧却羨是  
珠曹婆娑欲賦閒居意笑髯蕭疎久二毛

過涿左崑樓聞飲郊外碧霞祠中

使君地主為相遇初夏芳庭客步酌涿水故人如濟水  
燕歌新調帶春歌祠邊雲物掩晴近陌上鶯聲入  
午和桑梓燕之蘭蕙木隴頭梅柳莫愁記

其二

芳鮮種種開輕霞何事繁頭綠未乾天恹閑曹無富  
艷客撫僻地少名花迢巡傾國難消受辜負良辰只  
歎嗟寄興紛紜蜂共蝶主人亦微粉脂奈

其二

三春凝望足芳香四月蕭疎成麗粧稍見含姿纔  
舊旋駕多葉太披猖書生勝賞非京洛官舍花王僅  
夜即欲借翩翩風裏翠一枝猶認舞衣長

易鎮因東省竊賦太多軍需盡不繼悶賦舍中  
亢勝為慘寇為氛國計民艱念總枝夏稅除多虛王  
粒春衣典盡嘆鴉半移空哭廢官仍笑塞上誰時朝  
不聞陽九適逢無善策持旂剪紙禱玄雲

其二

土流人沃土生藺租一疏淚痕盈滿池情說供吾  
爲塞帳地是家兵縱使膏肓何日愈終悲聚納有

時驚賤貧如此猶憂亂莫待烽烟夜滿城

其三

天崇東方未可祛輓飛六郡自成虛桂珠已絕燕山  
道粟粟空期易水居袖手山郎愁未出關心星使苦  
何如欲呼天上分龍雨不滯繁邊數滴餘

官舍自訓章兒句讀

老大因循寄薄遊日光倏指迅如流一經聊授豚兒  
繫萬卷難為治子裘官况星雲終幻夢書聲曉夜似  
覺悲浮生去住隨緣了共爾霜華已白頭

其二

燕巢春晚晚敲將飛學語聲聲透薄幃半世總缺存稚  
場全家久未具輕肥絳鬚點染羞前拙紙筆疎慵舍  
後微藏李多屯劉仲好為農却悔讀書非

即事偶書

眼中時序意中過為感鷓鴣已別柯猶草輕塵原不  
著以猿延木也相說才庸莫使泥添足分滿頭井鼠  
飲河萬事只留形影在蕭瑟度月寄安樂

持齋

粗茶淡飯少經營  
酌趣安居寡情歡  
水軍持固士  
傳言如松越憶前  
生隨緣猶自粘微  
絲避俗惟憑拜  
淨名況是維摩  
渾已病中何事費  
調烹

送黃賈居士紹澗之遼東

雨後應添易水流  
征帆渺渺古營州  
麴塵不浣征衣  
色燈柳能牽客舍  
愁塞上人遙隨船  
去軍中容見有  
點酬舊裝不可遺  
黃石忍到乾門借  
秘壽

過祖池故里

塞塵未遠范陽前  
烽火無驚剌北傳  
易水波平震擊  
楫金臺殿老愧先  
鞭中原豪俠仍聞  
述北史紛爭但  
憶燕向夜難聲  
渾似惡鏖陀難舞  
亦難眠

都門外晤黃豫蒙計部劉心統進士於佛舍時

予自揚州

帝城轍轡夏雲濃  
別有同心萍域逢  
金戈憑君俱作  
象空門愧我欲馴  
龍紫荊猶歷千峰  
去白社聊同二  
慧宗多事况憂皇  
劫厄相依火宅看  
蓮紅

夜宿都門外僧房

今夕依依九陌過  
蕭疎蘭若避鳴珂  
風傳上界潮音

合月向空城  
影多寂寞初成  
獨戀蟻夜燈已  
滅  
早城帝城此夕  
繁華事只限禪  
天一刹那

密雲道中

一河遙亘萬峰  
騫飛鳥穿雲練  
影翻峰接遼西  
天左  
臂峰拖古北地  
單轅蓼胡未浣  
腥風盡成客猶  
隨塞  
月當咫尺神京  
如阻絕黃沙白  
酒自寒溫

涿州遇中州學憲呂九如先生舊居中秘

新有米家燈詩

涿水盈盈旭露升  
繡帷繡服艷飛  
騰驄行琪樹關  
中

岳梓里紅雲憶五  
陵天韻嗟後燕  
谷秦人風頌得  
米

家燈相逢五月  
蛾生後別緒如  
絲總不勝

其二

黃河遙與碧空  
涵雨露猶芬舊  
賜棋呂相詞林  
曾五  
鳳梁園賦手抵  
雙南懷鉛學省  
如鈴閣攬轡中  
原潯  
劇縣前路若為  
河洛紀圖書今  
復有奇援

揚州將代移寓直指署中開生松下偶成

頻年聊向計曹  
栖一日移看柘  
府枌恰是巢居  
安燕  
崔潮疑食宿合  
東西行行且止  
應非分設謬生  
風枉

欲攜只好科頭松下自吟成句自標題

贈別揚州憲使解萬翁解閣中人

秉風破浪屬何人着帽旌幢易水新欲咲捐金廣買  
院誰如捫虱已空秦材官奉策封疆肅戎伍投醪僕  
射親二十名城猶戰下獨于函丈領清真

其二

朔時三風更奇矯千仞翔揮燧使軒入座談兵才管  
葛途人間姓世揚袁追陪醇味真先醉趁步桃蹊不  
費言麟閣他年名似王冷然猶雨倍知源

贈別揚州工部分司馮起衡馮浙人

署前峰色翠為螺水王雙清響佩珂不是山郎因沐  
出自綠水部占梅多金心欲割燕堂膏酒味猶衷荆  
客詩越箭齊竿原不類交情或附道情和

其二

桂作天龍鳳作笙天涯得友契于兄蓬萊仙路從東  
海箕尾星精仰北平容况近依河漢色談心遠映浙  
潮生別君應免諸馮傳銀筆思增大卜名

夏伏聞蟬

夏來俄聽柳外蟬山城浙浙水相濺巧因雨淩吟  
露散向風中韻晚泉聲女清魂難擬怨蜀花冶態推  
能捐洗心洗耳高春下忽引秋思便惘然

詠白鵬和公孝與太史韻時太史新階五品

太素非矜五色斑水衡相傍鳳池間翩躚亦受銀鑲  
束欲啄猶憎玉署閑祝草詞林麻比素名禽相府客  
應聞青蓮佳句真難繼那得吟成便贈還

得姚鳳梧上谷郡丞書却寄言別姚吳人與余

共事于燕余方以郎旋京舊亦丞宋郡

荒苑風流上谷分休衙圖史盡消芸曹困若風和明  
德能辨廢龍借傳聞司馬聲名傳白僕使君訊訊重  
郁雲不堪惜別相逢後又值燕山野欲焚

其二

年來交誼醉如醇酒趣歌聲易水春齊魯慚余真耳  
學孤蘆淖子有心人焚啼各帶江州淚離舍仍依代  
馬塵此去燕京應不遠鴻書為約素秋頻

謁楊忠愍公祠作公孫茂才有一日之知

祠宇雄分趙國偏悲歌奇節石為鵲啼鵲有血溪成

碧簪烏猶黛久微玄東咽門前孤易水烈摧風外幾  
蕪然雲孫不愛玉孫食月流星依伯起天

高陽孫宮兒卅白園小飲時見其五子

卅白園中暑氣無花香鳥欄入水盡近城綠竹調如  
掃避世墳荒也共呼家在燕山仍五桂人如王氏過  
三珠條然逢苑仙碁局且任長安競柳蘆

其二

燕中奇駿世知名太史占雲五色紫獨樂不隨洛園  
幾先憂堪繼范家聲入門小草真吾愧獻主姚花誤  
爾莫益酒巡巡仍惜別驪駒情甚勿歸情

過鏡河

畿南一派鏡河紫夾路分西左輔清縱照征人車騎  
色不隨駒從管絃聲抽來雪藕俱成綬割得銀刀解  
作羹自愧天涯隨隴水欲時琴箸換冠纓

春公歌典中舍京邸示作

一片京塵似水道重來猶未洗雙眸倉甯無用人為  
鼠客邸難憑事作聞羞澁錢囊猶亦盡蹉跎宦路久  
難迴感君佳句清如許正及飄蓬默灝秋

其二

燕中雲日儘吹噓獨老秋家不飲除憂處昨茶逢水  
厄年年做舍嘆鴉為同心金利難堪共竟體蘭芳我  
不如卜夜恰當空雲夜一盃猶勝十年書

丙辰入都感賦

為郎再踏帝京塵頻到趨朝亦覺煩不恨清時恩數  
薄似嗟晚歲物情新秋風飄飄金未夏序終終月  
已申白愧無家

其二

年來易水滯分司規向班行計省選中索雖虛仍志  
潛客程何樂有心知夫離失班還禽子骨董為羨避  
帝兒日夕漢宮煙欲驚不妨桂玉也分炊

其三

謁罷端門謝羅恩迤巡客舍做初溫彈冠未副經綸  
事策馬猶沾雨露痕張翰忘名饒適志殷侯作我贅  
清言秋風上苑聞蹤跡孤負朝家驚典錫

其四

東省重趨再見秋依人作吏不登樓無成盡老慚鄉

故欲去仍淹寄宦遊白傳擇官貧計省王家仕隱醉  
封侯苦吟有句猶憐杜解說長安似奕籌

至京兒女僕婢多病者室中皇戚自賦以解

薪樵御借客嘉家貧病休令婦子嘆讀易占黃思吉  
卦談詩憎黑避凶鴉一官雖患需和露萬態誰知草  
勝花莫信浮生拘忌理難占危卜總應差

得楊茂仁書却訊時茂仁為定州丞且父別世

餘年

又書來壯寒鴻從燕懷越而應中小吏方州隨五  
馬潛郎省署值三空人如玉璞誰堪鑒月判星河  
可同莫以青雲妨白眼任他伴侶後巖終

其二

故人羈宦在中山屈指相逢世路慳昔作書生俱白  
面今為俗吏不紅顏西風寂寞霜為信短札紛濃淚  
作斑我僅如斯君已矣寒窗虛托落間關

秋日送客報國寺

亭午秋颼未減暄衣冠盡出送征軒舉杯似遲高鴻  
影分手猶沾泥柳痕九陌聞人頰去住三生聚跡謗

原缺第十八卷

閣臣祝厝叩乾清內裏高秋穰佛靈禁地如今增福  
地客星何得犯前星御門坐熄妖人祟法署將寃懸  
吏刑不以宮詞擬王建閣從常侍視慈寧

陪祀帝王廟有述廟無元主

霜清露湛薦芬鄉明世祠宮古帝王乍見翠旌迎夜  
漏旋來貂珥代秋霖六帝常伯儀文廟五品郎官俎  
豆詳最是朝家珍典禮胡人別奠一盃漿

陪祀太廟恭紀

肅門西去奉先皇特遣通侯白玉璫禮有薦新因降  
露宮來一獻許登堂衣袂吹泉風生薄裡祀看成日  
映長忽睹紗籠雙引隊誤疑九五絳袍香

中秋夜作

素蟾流影照天涯此夕都門暫作家老去應難隨王  
杵貧來未便誤金簪一身閒似姮娥寡雙鬢衰同秋  
蒂華此夕燕中饒客席西山月屐幾餘鈎

其二

高齋屈指月三更鴈唳螢飛犬小聲初厭笙簫聞盛  
里渾忘香霧入神京幽思詔向金花足離緒何銀箔

柳生夜裏吟成不索管閒心閒吻亦神清

秋旅

秋氣如何更蕭索應緣晚歲薄遊中天偏塞北霜常  
駛客苦吟邊雪未工取次新遷箇去住因仍故步任  
窮通條然萬慮涼颼動不獨萊根避夏蟲

其二

西風正值高春後疎雨猶侵落照中一水蓮房消舊  
粉幾家機杼競新工藏身偏被秋尋至涉世猶類客  
為通腸對菊蟹休自苦笑予亦作可憐蟲

送尹靜初給諫使晉還齊

英蕩雲飛擁傳東春明祖餞蓋群公久傳疏草編朝  
史綫向蒲珪聽國風鄉水味渾忘鯉鱖藥龍材賤反  
芻蕘計程遙望云亭耗秋日盈盈定幾鴻

劉青岳太史請急歸長山以句代祖

翩翩虎觀正橫經一疏寧親出禁垣柳汁酒米沾絲  
戲花磚影去喚椿疊離觴猶染仙人露暮雨休迷太  
乙星前路秋深渾不惡菊黃更紫伴梧青

其二

相逢忽湧唱驪歌前度渾河接王河海抱瀛洲鄉即  
暑月輝長白里為珂森竿我愧官商少孔瑟君偏領  
略多擁傳仍應思戴笠雞埃舊傍鮑山阿

房蔚居以兵部郎候西臺選假歸青州因贈一

章

驛路猶嗟漢苑風秋霞如錦畫山東暫從司馬標蘭  
鐙已向埋輪睹身馳彩筆今來書劄上雄文昔擅關  
班中別離屈指還鷄列莫戀淄河碧繼翁

送米仲詔工部之臨清厥分司

清源持節水曹航書畫平分一柁裝著裡詠梅翻驛  
使行來拜石勝山即王程非吾東方近鄉思難還北  
極旁却憶歲星指齊野雙披戟王到吾鄉

贈董保元光祿先生

長安秋月照君清片霄飛煙冷鄉小案舊徵南月  
旦大官新寄北益焚焦勞王食慳腸雨節淡堂餐羅  
荀櫻鼎鉉方賓前著書猶厘倒屣念平生

包尚寶大瀛先生京邸隣舍因奉東高先生曾

在館前

清風掃落葉幸比降况英名高遠也親符璽依然開扇  
雖秘書曾得賜翔麟異時一疏堪同鳳終歲三遷不  
借人夜夜秋光清沉澗久知真氣淡金銀

宣城吳福生計部秋日以詩編見示賦謝時吳  
莞齋

粉署偷閒許賦詩更憐騷客解人順宛陵細和雙溪  
韻燕客清分一疏知如是翻為疊釋偶悲哉因作楚  
臣詞誰窺綺語俱禪品露却蓮心玉不泥

其二

朝回煙篆擁籬生辦取齋心答聖明露滿倉曹蘭吐  
奏風清使節月占卿燕中萬斛燈紅朽江上千艘緩  
稻稅此際見王如見帝誰從天看黑才名

中州侯若谷新第授官人初相晤京邸因賦見  
情

憶別黃河宋地春重逢薊北寒霜頻陵雲不必逢楊  
意片玉真堪比都說掌節分來燕蕩貴宣綸流畫副  
轅臺知君名在仙都籍猶向浮埃念故人

王立字桂史一再招飲

天衢秋月迥高澈入座如霜與露凝御史椒芬宜味  
酒金吾夜禁不妨燈燕歌韻筑人應舊越客盟雞事  
可憑知己眼中今漸少珠光偏減淚偏增

送王肖乾督餉宣府君魯疏言錢法

霜擁征袍向赤城炊烟萬竈為君盤鑄錢不枉金刀  
謀轉餉堪雄鴈字兵如火伏心噓寒令飲水使節蕩  
塵清自慚雌伏同即署聞讀莊生愧不鳴  
冬至計曾齋宿和馬仲良見貽之什

月明東省覽生霜齋坐氤氳有篆香王輩似沉醺  
影桂輪猶滢渥署中光句成刻燭知寒漏心與啼烏  
照陽憐爾才高官未稱漢宮前席問仙郎

雪夜飲熊兩亭計部所同二三寅友

西風攜雪醉君家如此寒深酒味賒入座人如豐歲  
玉開飛霰吐典刑花官聯計省心同慰瑞滿天街路  
不遑欲去何堪教且止司農明日放官衙

招周龍溪國博李雲許都卿飲是夜微雪因話  
舊懷

帝里招邀見所親况逢陽月似寒春筑詩和入荆卿



酒徑雪迎飄武仲宵興國似東道主中年莫厭後  
塵人歲寒謾設三良交君似松梅我絲筠

其二

談心一夕醉如醇離合思來各有因顏面久疎翻覺  
臃腫眉非舊不嫌新沽來京釀和滋意說到鄉風味  
此尊今日重逢忘作客他時歸去也為隣

公孝與官論先生齋中小坐招來星海民部不

至

憶懷煨火面微醺我值休衙爾臧病聚蟻長安偷  
則持藥省署暫懸河同心不為三人溫覓交如何二

仲說向曉瀟然麝雪月雙形雙影已嫌多

其二

雪後幽偕見晚晴停危遙交為平生爐煙離近難拘  
地林鶴因遙故有情跬步未能淡共笑頃史空龍屬  
同聲翻疑天妬朋儕會更謂清緣不夙成

寄趙慎初于滑邑

仙吏芬芳吐日畿截雲斐鳥似鳬飛人為白壁原高  
伍駿足黃金不相肥厭次家聲存縣譜滑河民衆捕

琴徽素頭饒有毆陽跡欲向清川質是非

送王亦房歸姑蘇

客中霜颯促驄駒官樹依稀尚帝都易姓我將吳市  
隱問程君到酒城無虛傳暖谷結生黍實傍寒山可  
結蒲重聚長安應未卜相思似月影孤蘆

何山人海若重晤却中夜談

今夕相逢有故人談書談畫舌津津他方薄宦吾衰  
至一歲離居爾病新筆法固憑諧雅契文心應謂帶  
前因喧喧車馬後相飽似覺長安護此真

京中買道書因作

欲借三清伴一病囊金漸少道書多為禪未忍空門  
苦學孔將成聖法魔丹鼎九還猶待火黃庭二景且  
龍驚開心似厭長安味不必蓬瀛便可過

歲晚偶成

幽居看菊續看梅雪後惟憑一舉杯縱然謝客仍為  
客始覺吟才是廢才琴書消時閒中插種木防他意  
外災回思流景吾將老總有長心可短裁

其二

宦郎何時允緒休朝隨人去夕隨得莫因輕世虛懷  
剽轉以思鄉怕上樓日月昏傳斯風曆姓名憐款舊  
純鈎浮生如意從來少浮水相安即勝籌

其三

漸老仍逢歲漸開未須開咲與興嘆後來有葉憑經  
識此去將心任佛安已遜千尋為德風休矜十步景  
幽蘭松筠幸在西風後似與閒曹共耐寒

其四

長至汎光似較遲京華正值杜門時無閒欲借為水  
氏有句何妨付雪兒辦取尊生憑薄分從他世態海  
先賢潛潛歲月應難檢只看青銅鬢已絲

寄懷王吏部愚岳時公在家園

春風吹霰濟河涯欲問流漸鯉素知銓署槐香初卜  
古帝城花信未嫌遲交情王貢傾蘭味世好潘楊吐  
鳶絲一片鶯聲催上苑莫貪鄉樹足黃鸝

其二

城隅別墅物華新青服翩翩杖屨輕暖迎春風春作  
勝晴開水鏡日為人朝川景入紺摩品青李書臨遠

少真聞道朝家需然事前賜已洒剝門塵

都下陪公平子時平子至自東蒙

一盃蕙釀代椒觴正及天涯南郢裝屈指冀飛因舊  
雨開顏堂後恰初陽境君大雅非殘客愧我閒曹是  
謫郎但得隱朝無隱市不煩逢思墨山鄉

其二

欲浣征塵借舉觴休悲短劍滯孤裝使才年少駒為  
血異國春初鴈待陽來自東蒙聞木客到逢南省愧  
山郎樽前特底堪為醉遮莫窮交當故鄉

歲杪兩淅趙岷師音書因懷近日升沉

自從暫輟鸞坡直欲識仙踪但尺書一鶴青山隨閱  
道連城白壁返相如賸慕未潤詞臣筆淥水仍新學  
士魚門下侯邑知已渡柳未偏寄子雲居

其二

年來世態不堪論風也熾聲雪忘痕終信平原能相  
士只慚毛遂未酬恩齊川自合沂將濟燕水空分白  
與渾鄉路悠悠征路望非關離索便消魂

贈錦衣許君松屋

奕葉衣揚漢上公金吾親典禁軍椎春風躍馬披鱗鬣  
弱夜月輝毫對盛戎結客千人名是伏貽詩五字韻  
尤工何從頻買燕中酒共吸西山百尺虹

都門和包參戎柱鄉送米仲詔分司臨清之章  
鳴騶前去度清河水色偏含水韻多雪後故人猶此  
素風前送客未消酴醾魂乍作春明夢曉影遙飄省  
署珂若向休門應憶舊石逢米帶句包何

張仲達孝廉謬送相贈燕京肅寺中因以舊  
日寺中唱和之篇示余感作

招提重聚晚風尖正值春初雪尚沾老似柘枝仍舊  
藝香為蘭草付腰鑰塵心愧佛花應著客况同僧絮  
亦粘二十年前曾有句碧紗不遺幾層櫺

其二

新吟未已舊吟休今昔長安二月遊塞戎難同京洛  
鷄憐君尚在孝廉舟相聞清琴飛運滿淚向殘梅攪  
箇愁一曲當窗猶自織燕姬澤潁已封侯

寄范侯公東昌司理范方典試回

春漸尺鯉衛河郵綠水芙蓉南興州見草夏書無鼠

伏魯論鄉秀有珍收雅名小范兵逾萬福曜全齊歲  
幾周辛若半來荒政最如今豐王注黃流

寄呂豫石兗州司理呂中州人

臨陽山色照行轡法署儵然影月通春雪有聲堪作  
律由庚存雅也觀風異時駿馬爲憑北千里琪花太  
室中河水濟流今在部使君簪紫玉冲融

贈同曹王鑑衡

金箸同堅王北清潛卽羊采省關生分司未習中消  
面列校都驚國士名春至友蘭新氣味客思鄉水舊  
交盟憐君何物堪相贈紉繡猶嫌是世情

贈包參戎時方司管捕用李陳王方伯餉

帝城鈴柝繞東西戌列星文騎月懸獨領南軍無右  
袒幾因上直有聞雞方新行馬門中肅依舊儲胥帳  
下齊暇理鏡歌成樂府酒家茶已共詩奚

其二

橫梨風流倚馬豪春風試隊狎弓刀邊塵似報收三  
箭夜淨惟聞讀六弢天子到門猶下鍵將軍不拜爲  
征袍周盧萬電駭更後諸校心寒一隊旄

送徐思諫以計郎奉使便道還廣川因之九江  
春明細雨散仙珂與蕩雲飛指白河暫駐藏南家綠  
服蚤分江右署青螺應情入向東林賦世路岐為九  
派多欲寄遙心憑字雁誰從幽致伴經鶯

寄高丘喬沈二茂才

春風一別四華年河上煙波渚似前舜莫梁園仍賦  
雪嗟蹤燕客不談天故人素札遙堪慰知己青眸晚  
倍憐惆悵夢魂同霧縠虛鴻梁月滿依然

送計部張象風分司通州治移君曾廷試高第

衆裏憐君迥不同忽從相別憶相通牙籌急借移  
上王尺清分指路東燕客欲行虹是侯湘靈曾試  
非工片雲馬首應催句浙瀝蓮花照節紅

咏常州陳太母奇節柱史陳公王母也

試倩荆溪寫淚痕順山風雨黯蘭蓀眼枯仍抱移天  
恨身化惟應羅石存鸞影向人拋歲月態九咽雪味  
兒孫竭來一字標千古彤管猶勝絳綰恩

咏常州陳懷古先生孝誼柱史陳公父也

家傍延陵都是舊清風拂拂更誰過一生未識廷椿

樹萬卷應憑夜杵梭豔說捐金俠骨少居然容駟義  
門多郎君驄馬飛霜月半幅青毡舉未磨

送計部盧如鹿奉使督粵監即還粵里

盈盈絳節下明河萬里盧敖海不波國計勞人猶轉  
餉鄉心向水亦生離月遙嶺南枝小雲近羊城五  
色多屈指到家將署盡秋光不共越中羅

送北都武雲臺守辰州武曾令黃邑

湘沅真謂渺天涯太守蘭心紉作嫵好古自應援小  
酉採真蕪淖味丹砂相憐俠骨仍燕客早續騷才到

宋家岩過靳春諸故老清風猶是折轅車

送袁滄孺以計部特簡參藩疏理淮監於楊州  
勸宸親分使節雄依然計相借淮東波文忽繡邦江  
色騁馭猶嘶冀北風捍海堰邊籌煮海謝公埭上政  
袁公滿城芍藥黃金郁似為名流松綺業

謝學羅吏部子假還陽丘奉贈一章

司列何人不讓公三銓二載一清通門閒竟夕惟風  
月鑑朗遙天別燕鴻此去雞山收曉霧向東黍谷盡  
冲融不材已分成溝斷也獲斤裁借國工

其二

清明花媚豔陽時水王激來向月安征棹前臨清濟  
水客程近在漢津涯春明蘭味芬于酒故里鶯聲嫩  
作絲自是人流思故事不緣思沐阻風期

京邸書懷

作客長安跡似蓬休將冠蓋擬嚴終消暑惟寬郎署  
假程勞敢竊簿書功萬事心驚成敗屢一生夢寓去  
來空眼底榴花典蓮葉羨他結子傲春叢

其二

井上疎桐沼上蓬此時伏暑未應終累身兒女俱  
病高足朋儕莫較功著論無能續崇有泰禪酷說得  
真空喜嗔若解相忘却除是如趺草一叢

送高鳳翥翁以兵部郎外次外還貴臬過里

一疏批鱗廿載名潛郎僅擢雁銜輕南黔宦地天迷  
霧東海鄉心水洗纓暫借似因炎微著又淹潮惜白  
河程苗夷已憚廷中燕銅柱何煩頌躬行

其二

題庭當日識通家涼燠憑添幾歲華留似雞栖仍辨

鶴去如鵲若不為鶴升沉更憫憂時淚生地偏存感  
舊嗟一路青餘秋艸色文無尤傍使君車

外別公季典先生

六月炎風暑路看仍憐標潤傍長安斜陽一水無回  
棹疎柳層烟有息翰稍似乘車和戴笠不須結綬復  
彈冠升沉離合俱如此外路闊情拭淚難

其二

末路閑情拭淚難非因作客便輕彈華軒奉使行堪  
羨粉署為郎計已殫跡寄正如將去厲心談猶有未  
枯蘭前途若聽清河水故國秋風落夕端

其三

故國秋風落夕端清河尚遠白河寬渡憑燕酒知難  
醉薄有凍魚對未餐別後北風迷戍馬愁來東省寄  
開官相思影響蒙山雨花影林聲滴瀝殘

送方伯書社丈分司昌平餞事

宦都山月早秋是影入榆河棹底勾銀筆調成橫額  
向黃沙却借揮蘭人鴉軍墨色投蹶起塵雲霜頰微  
露新詩策如君無傳雅寄來昌蘇沃龍鱗

燕京南郊園亭周氏招公敬與袁小脩王季平

及余並集

蓋酒城隅綠瀉缸小亭對映石雙雙輕榕雲舞渾如  
蓋便面風閣不借幃廊裡遊人忘塞地筵前立伎作  
吳腔最憐宣子乘登眺極目紆回限帝邦

其二

溽暑如何真氣沾危樓施檻不施簾花因酒裏香堪  
滴柳入歌長縷可拈携友夏雲生塵尾出城西翠撲  
山尖浮生半日間非偶好為因緣下幾簷

計署坐雨東葛朝池寅友

片雲拂拂滴輕寒風與飛來露與團人似新霖生藪  
玉容為舊雨透芝蘭禪心欲印應如洗鄉思猶侵故  
木乾坎添清卽方像直秋光誰共擲琅玕

禹歲山

西苑逶迤禹歲山高依玉斗遠銀灣春融大液波中  
見姝朗清虛府下環香輦稀遊閑草碧塵踪偶近暮  
雲散翻疑天上客入櫺石久蒸成五色斑

王河水

繞遍宮城不起波東流映徹玉為河通津咫尺紫蜺

圖太液依稀溜影娥一片隨風方折水數枝裏月夜  
舒荷都人若向璇源問仙路誰從析木過

北海子

一水汪洋似海縈北來不遠傍都城真疑大鰲移方  
域似訝星源落帝京匯合天街寒有色流通禁苑水  
堪名只愁塞路腥風陡消得津頭毒草生

西山峰

燕京西去萬峰齊曉暈晴雲晚帶霓山起太行靈氣  
屬天垂河漢宿壘低衣冠閒涉成佳例風物清分作  
妙題一片青嵐可憐色飄飛日日未能棲

香山石

秀色依然射五陵峰頭香篆碧烟蒼有石為礪疑化  
冶無人敲火助傳燈留得道場珠琅玕不妨剏剏  
翳僧王輦他時聞縹緲潮音餘岫幾層層

西湖水

一望湖光遠未真竭來應與玉泉隣青山雲霧俱含  
潤碧水荷菱也入皺名大欲思杭郡守地閒不倩越

漢人猶憐秋減熱都熱抱取潺湲浣客塵

王泉山

王泉山色王京偏岫月峰雲尺五天坐瞰湖心空影  
映望舒嵐黛遠容妍殿前遺迹尋苔蘚螭口飛流洗  
霧烟傳說金家曾住澤異時推據傍燕然

大通河

帝城一帶似虹長河水安流常可航東流京塵因美  
冷南迎漕楫有杭香時危漁唱疑籌唱歲餘沙量謀  
粟量計相河臣三歎息無端海運亦荒唐

南海子

九衢南去幾紆回鹹水茫茫綠似醅隔嶂舊存飛馬  
泊臨流今溯按鷹臺橋中魚藻如周舊草有江蘼詎  
楚東向若忽生瀛海思濯纓已遠帝京埃

蘆溝河

潭河咫尺落西南南北征人指劇駭天通都門濬作  
九地業織輔瀾連三桑乾到以偏成濁薊北于今總  
可涵一自浪遊無作指石橋馬上客程諳

與客坐談忽驚落葉

關袖單衫暑尚輕談邊蕭颯已魂驚報秋為白新司  
令飄夕餘黃故感情許史也應聞落木願吳難倩鶴  
屨聲儒生書柿僧家貝一任西風取次驚

其二

驟然一葉逐風輕恰值天涯客易驚欲殿斜陽如作  
意憑添逝水總無情月遲未見清踈影人淨偏蕪吟  
聲聲惟畏黃姑刀剪快自從七夕便飛驚

張華翁給諫有秋禡詩王季木和之余亦步韻

春禡何如秋禡佳月掛花榭爽中開但逢曲水心如  
澆不必和風興始諧鐸仰似從吟斷續魚親渾忘餌  
安排欲憑一片潺湲意袞盡長安客面塵

其二

春禡何如秋禡佳西風領略好朋儕放波入詠疑江  
練小艇宜遊作水鞋解滄清青絲竹伶勻成曲態李  
桃俳細將上已間分枝周鼎秦河往事哉

其三

春禡何如秋禡佳隨時匝池便相偕溪客忽作流觴  
曲林影堪籠畫舫齋可惜未親舒淡冶應嫌密贈入

遙望臨川杼恨清相共正是蘭香晚欲懷

其四

春楔何如秋楔佳翩翩涉澗復登崖三時舊事鐫金  
竟四美新情總未乖五底橫來渡竹葉風前綽約署  
花牌遊人杜燕俱隨令青帝差過白帝差

其五

春楔何如秋楔佳芙蓉落盡有芳萼蘭亭仍為五觴  
寫金谷俄看麴蘗埋雪客數行宜浴鷺鼓吹十部不  
驚蛙瀟然風日休憊暮只願霜枝緩拂塔

其六

春楔何如秋楔佳酒船浮拍酒為淮王紛仙露堪乘  
月金入流颺不作颺吹處情多移物色濯時塵少忘  
形骸樂遊原上重重九詎以秋深怯不來

寄候座師吳大京兆於莆田昔司理濟上

壺公山下瀨溪前身近少成意洒然一氣清真通沆  
瀣別傳教法脫人天荔枝繁處秋同老梅井甕寒病  
悉獨却憶當時標吏蹟餘風尚襲歷陽川

其二

萬里莆中踪跡幾幾年呼信音猶遠藏有水今難  
覓飛李逢人昔有蹤白髮梳殘月手背山翁罷但  
錦橋風塵滯阻聞天外酷想遙波曉可盼

中秋十七夕

中秋月夕快連三五從前並後參節序莫云最夜  
對天淫只是獨愁詩粉粧沈想覺裳隊香臂懶將桂  
子擔但向聞時消冷况他家殘客也堪談

蟹肥

燕中憂桂復憂珠官冷差憑蟹作胥欲取紅腮蟹脫  
後佐將白釀寬開初二釐入手常堪左一解相看漸  
不如恰到秋風催勝味勝他張翰憶鱸魚

秋日燕京書懷四首

蓮枯菊秀入清秋燕客徒喧酷愛幽老似蟹腸空郭  
索窮於脆枝尚夷由官慵翻使叨民部跡寄何能遠  
野謀京邸踰踰愁八月蘆溝秋水少閒鷗

其二

屈指霜飛十四華宦人寄旅漫為家漸來新米消陳  
粟已買輕羅換脆紗得句正思青玉案青苔下學鴛



雲獸隨時應付非諧俗一任人情變態除

其三

凌晨泊暮下驚寒似就滑卽避熱官風外客依惟代  
馬月中情素是齊統素衣緇盡歷於燕華髮蒼餘抱  
枉丹試問南鴻應度汗鄉園羞遣報平安

其四

雅栖也附上林枝三匝聊安八月颺故主絲傳災稷  
報京塵獨慨桂珠炊散惟自昔空憐骨肥相於今只  
見波咲殺瘼人諄不朽他家鍾鼎又豐碑

閩王慈岳鈺部於家園聚菊花百種秋風謦

遂成數章

竹林風物屬山公更綴秋容菊百業似爲題才憐逸  
品將無備藥已充籠摘來活色霜蕪露送到寒香月  
興風我在京華頻想望只因遲晚愛中融

其二

夢月紫霞吐幾枝主人藍菊日遠也若同杞菊堪充  
枕時向蘭階可薦危蝶去春曹無領略燕後秋杜顏  
栖邊似於驛路郵筒裏不及梅花寄隴時

其三

別墅依然馥晚烟拖陰淩霽正堪憐陶家不啻清盈  
把井谷疑將茂大年好事筆未成菊譜隨時種罷作  
花田與君同住烟霞里未待持螯拍酒船

其四

城隅種種劇雲生饒有幽姿透月明點檢山家無長  
物巖裂精舍得香名秋風漢主溪憐秀澤國騷人晚  
賦英柳浪君家雖自好當年曾待洛陽盈

後小倩以珂雪齋續集玄岳遊記見貽却贈

閩王慈岳鈺部於家園聚菊花百種秋風謦  
士如此才高就冷官王孟燕收溫李賦詩款自占雅  
騷壇秋容未及霜飛後酌酒于君更勸餐

其二

嵯峨玄岳爾家山雙屐孤筇正踏還文字渲成峰月  
秀姓名高與嶺星攀謝羅曠遠仍堪紀淨樂荒唐似  
可刪說與長安接接者也魯霜髯想烟鬟

秋楔詩後二首

春楔何如秋楔佳秋川有淑也無涯霜痕印作山陰

跡鴈影書成折股釵酷似當年依竹次猶勝三月到  
槐街清遊向夕應憑燭一任山扉半掩紫

其二

春機何如秋機佳殘荷盪楫復飛萍散分蟹綠芳辭  
甲素削蓮房尚戀楫野況初聞時九月征塵豪避路  
三义惜他浮白堪消累況是新詩已愈瘦

無題

水卜芳媒鳳卜家素思蛾粉綠思鴉已孤明月雙飛  
異誰見秋風雨結花好事何如生夢王鍾情猶欲隨  
朝麻垂絲蠟淚俱看盡只有愁城隱似紗

其二

梧葉柳悴共秋繁到秋銷魂念死生無地可通金盃  
贈前身虛憶玉蕭聲彩雲散處天俱瘦暮雨消時暎  
未晴若使氤氳逢使者鴛鴦有牒尚尋名

其三

武陵依舊可重詢無柰雲迷洞口津吹去楊花原不  
定折將柳色向誰新未如老大琵琶曲別作豪華百  
琲珍我自浪遊鄉已去可憐離合總風塵

其四

斜陽官道柳如絲猶傍春風憶一枝阿軟偶然逢白  
傳羅虬仍欲叱紅兒繁情鴈柱秦聲在別恨蘆花燕  
客知一覺幽州涼夜夢揚州花月並凄其

其五

蕭字精藍鴈字春蓮花曾照可憐人非關伽女將成  
障稍似鶯聲待會真銀燭刻傷心一寸蛾眉盡慙空  
雙顰居然老去消緣想欲向空門灑涕因

其六

寒元火樹帝城隅燦下脩職掌上珠春酒洗粧分  
小月華學步愛弓紉夢猶扶瑟誰催幽醉想當釭不  
再沾楊柳漸生花亦世細追芳春久成逋

其七

綺帷暖處暮雲寒繞欽芳筵商帶酹夜色粉消花裏  
微幽窓蝶落簾邊螺十絲欲作同心結一笑真逾踏  
臂謁舊地新遊翻際雲爲花不似楊枝柯

其八

日光風影共翩翩吹作蘼離午夢烟恍惚爲仙休訝

魅絲綸入夢未成眠門中不啻看梳面夜裏真將拍  
玉肩懊恨蜂衙猶有主東風塵幕撥芳鮮

松濤

坐迥亭間曉夜生瀟瀟謾謾使心驚莫使霜雪論寒  
色恰在江湖數遠聲流水方疑風裏操瑤林又共露  
時傾遼巡空落蒼然下遊冥濛洞萬里情

蝶粉

似為東皇撥春期分香帶雪競含姿影如殘月迷蟾  
影態入空梁拂燕泥彷彿醉花萬點翩跹楊柳玉  
蓮搖纖頭不必煩酬舞應化仙雲曳素飛

花影

紅妍紫嫩不曾殊日裏層層月裏虛稍向篩風疑去  
住更於破霧愛扶疎諧家於本難相寓三字詞場總  
未如恰是窺簾人磨治賣家香色共躊躇

燭淚

焚蘭泣玉染春痕正及芳筵客罷躡影裏何人同酒  
面畧中無夜不銷魂千珠似怨綫綃冷萬點非關暮  
雨墮落盡香帷都不管寸腸無奈此時燭

香塵

拂拂紛紛一望中只緣披霧與飄風樓頭播捺如聞  
馥騎上驅馳欲笑紅日與豪華添雜香時從縹緲滅  
空濛若將九斛羸風月輪却灑洲也未窮

雪花

陌上盈盈戶外過翩翩未定更安總侵密幃香姿  
少若比寒梅益辨多蝶已無緣仍欲舞笛雖有美不  
成歌祇應賦裏同珪璧爭向風前想王侯

苔錢

生適庭砌與水涯雨沉風起也應佳莫將榆莢輕相  
抵若到花茵賤未諧沾酒十千容醉踏賈隣百萬附  
清齋獨憐珠桂關人事寢寢偏淡客思乖

柳絮

因風去住定誰家影月清疎似不避忽作輕沾同雪  
色翩跹初有本楊花枝頭卻逐人離別馬上休尋路  
狹邪也入歌詞也諧舞裊心原未到恒沙

燕都雜詩同公王二文賦凡十九首

帝城曉月遠含暉正及蕭蕭真欲飛青鬢欲霜猶出

賦素花未霰謝莊衣幘無蘭秦披香署苦向楓宸阻  
瑣闌莫謂即潛塔市隱羊藩蟻陣事多非

其二

五陵秋色徧蒼然望裡西山撲冷烟半榻諸鄉庖欲  
廢久庖司諫癘猶憐金臺不買驛騎骨玉蝶都飛孝  
順錢漢室輪臺聞有詔西風萬壑已成田

其三

上林梧柳卸青葱寓目蕭條感慨中佛水未銷陰德  
火托天猶迅正陽風青衫鴉色饒脩眉白石霜安又  
僊玉斚食大宜無寸補遠貽東省亦司農

其四

夜月香爐篆影多牙籌握冷伴婆娑江南說蝗飛  
野淮上謠傳鼠度河百畝已荒無棟厦一官不及力  
田科自知遲暮心俱負俟盡仍存易水歌

其五

一片風塵九轉微絳綸猶似有人扶新閣豔說分門  
局故事標傳比後廚漢苑秋聲禽喚起薊門歸路草  
文無徘徊去住憑誰策欲過黃公老酒爐

其六

燕風朔氣透衣裳咫尺黃花戍路長遼地鵲碑胡反  
覆孤山催壘將披猖無才敢附羊頭爵嘆老真同盤  
脫卽有句猶容明世詠當年痴殺孟襄陽

其七

都人萬事似浮雲眼底流螢忽欲焚收得儒殘歸白  
僕競將妖侈逐黃裙除害紛香疑先武坐嘯雍容故  
右文黃菊自憐流品遠漸看脩竹亦欄君

其八

倚隸役人多冒廩名見說北邊煩客成猶聞武部急  
團營如雲鉛槧非蘭鐙總付蕭條一無聲

其九

金華畫閣默果恩甲撤秋深冷玉琴別有皂囊催講  
席蚤聞絳幘演朝儀樓邊未浣輝花色臺上休安抱  
憂詞欲咲書生無遠識君王辭趾亦何疑

其十

重簾阿閣似嵯峨巖納牖惟見有松函水炭未扶因水

火蘆梅難剗亦酸醎即看墨勒傳誰阻無索苗  
復絨王燭似仍憂盛世區區贅證楚和凡

其十一

璫光秋露帶鈞陳太史璫璫測不真競卜妖祥如說  
鬼相傳含吐更疑神畿南黃白愁聞架都下烟花戲  
卓親苦樂近來情事夥寵瑞不管整高負

其十二

年來奇詭似猗諧碣石談天未足才傳得西洋新象  
錦搜將南客古樽壘龍門此戶終相改野鴛家雞狂  
龍裁秋滿燕山看黍黍吹噓畢竟少根芽

其十三

處處紛紛奏牘勞纔聞兩露解弓刀送他未賊真烏  
合戒此山即似鼠鑿轉餉尚餘苗仲燭回空應避呂  
梁濤縱無奇策寶桑孔樂府差堪續董道

其十四

芙蓉老去繡吳鉤收帚誰能惜綢繡新桂未珠今寧  
子歌像舞亭北蘇州玉河綽約烟鬟洗金水綢繡難  
羽流莫以倚門方聽漏臣心豈逐市心謀

其十五

西省沉沉怨似蟠緒風已滅熱風  
碧抱得微心可鑒丹杆控空為龍彷彿鳴鳧暮管鳳  
汎瀾終欲臣罪遭明聖不必青蒲補遺殘

其十六

梵唄披緇道侶青客星去歲犯前星莫言慈酒楊枝  
水酷怕魔成毒兩腥處處衣冠迷法戒人人手口謬  
精靈異時彌勒曾妖亂莫使金輪復聰獎

其十七

清淺銀河曠遠鐘秋客吹露冷猶濃塵披殘客如  
續采微深更有雉逢七子從時麗嬰鏤三唐今代也  
龍鍾由來江上輕前浪若個山前拜下風

其十八

遼巡世態勝浮沉駒隙流光巧不絳京邸為郵人遞  
去朝衣解薛日追尋五悲自我仍憐病七發憫君  
有心豔道東家身手好鴛鴦不識繡從針

其十九

秋深逢客莫深談夢自知辛齊自甘門薄周旋漸飽

五篇章寤寤恰孫三吟魂已合山東向賈骨誰同墓  
北驂和就新詩官徵變一時落木點層嵐

送楊巨橋分司浙墅

王程如駛向胥門家在秦中不過軒黑水白山遠塞  
月石湖雪井覓江源今來擁事應如沈古有驪歌不  
耐翻只為故人孤係直秋蘭誰味後誰言

送職方陸東虛奉使金陵

蘭綺如雲領數年星軺今過秣陵天六曹武部周司  
馬再見名即陸象先去日臣心清建業向時國馬重  
幽燕與君曾得同門籍留滯珠曹價不前

秋日重過松江馮元成先生於燕京時有黔中

觀察之命

帝城煙雨上林秋再撥風塵曙勝流已向三江收滬  
瀆不將四部豔余州野王原雋諸馮請季札今華上  
國遊莫以南征嗟謫籍仙才聊借鬼方籌

其二

瘴烟巒峒指脩途訝報征苗采已虛表有雄文驅孟  
獲詩中險句笑姬隅漸安炎微非餐意未凍溪流正

接瀘誰識婆娑同仕隱黔中風日稍如吳

送祝耀北轉餉薊州因還當塗

送別秋聲沸遠郊竭來燕薊客如沱清心不縻山即  
被誅筆應傳塞曲饒片石北平尋沒羽屠臺南豫上  
凌歊君如太白會宮錦詎羨漁陽繡戰袍

送牟鳳區柱史按甘肅過南溪里

竭下花磚指玉關王程使節迅難扳南溪不必尋丹  
井岷嶓應憑鎮雪山名伶平昔胡斷臂故從失險婦  
無顏且看黑水通秦蜀題柱何言虞龍艱

慈谿馮茂才為其尊人求詩尊人九十以名儒

膚冠裳云

慈湖聖井鉤蛟門九恭著藻藻上尊明氏笥冠輪命  
服伏生經箭遜兒孫里標通德儒為政論授階夫理  
可存祝鯁未須誇寵遇即君糜飯也堪餐

都門得錢工部仲舉宜春新集奉贈舊曹同官

于宛

白水紫山同客興玉漢石乳獨仙蹤別來遠志俱成  
卓合得延津未改龍署裏官梅清水卸向中靈瑟韻

江峰只今燕谷寒猶淺聲律慙君一吹工

得內鄉許震書併文賦却寄

九載相思總似醒只應眉宇夢時明愁來忽寄蘭言  
莫老去猶知駿骨輕丹浦近秦疑塞燒菊潭流楚憶  
騷英我淹散局君難遇空負鍾陵舊酒鎗

寄高犀原于內鄉時君罷司理已久

一別萍踪付水泡美人清華浙流交初衣蚤愛收荷  
緝法杜時應向月敲書到孤鴻寒有耗情同失馬吉  
尋故人冷落憐宵直誰把江珠問室敲

晤鄭孝廉子待燕都時孝廉方謁選

憶別都門春正深重逢兩雪五陵侵鬢眉仍在驚  
貌談笑雖新維泣音遲晚病銷即署骨徘徊官冷選  
人心君看燕谷寒誰照不為再曹作大霖

送吳瞻城計卽餉密雲還來燕

花霰飛飛別恨繁且拔芝兮味蘭言嶺山使卽重關  
滿北口征輶不駐軒萬竄已懼髮繁至寸心獨帳一  
鴻塞君家淄汶分流水猶借燕關洗燒痕

同公敬與王季木橋具飲馮季軀卽中

雲中載酒借澆寒客况俄溫雪亦聚味是吾鄉芬似  
水言因同調喚爲蘭氣盈彩筆花生夢雋永朱絃瑟  
可彈二妙山東今更四桓臺魯望座相看

其二

至河略似峭湖千今昔燕齊便渺漫小草相慚非遠  
志寒松猶得作蒼官漸慙馬老休論齒頗喜人間共  
吐肝春色蚤來端亦蚤教誰留住伴闌珊

病

晤楊茂仁於燕都相別二十七年矣茂仁時大  
邇來只分海沉沉忽漫相逢淚洒襟臆照銀缸猶  
幻仍存流水但聲青陽秋廿七人俱老陌路東西鬼  
也侵憐病那堪君更甚祝君藥裏保參參

其二

憶別依然灤水秋薊門雪氣逐人道笑將黃纈私胆  
背苦向青衫共白頭花樣改時難復有蓬心除後易  
仍留此中雅有荆卿酒快晚如今可醉不

送魏通仲官贊于假還南樂里時因內喪送其

幼子

詞臣請急賦驪駒猶借仙風透玉壺塞笛俄喧為柳  
曲鳳簫雖冷有鷓鴣心懸青觀雲猶麗家傍黃圖日  
更朱漳水初融宮錦色雍容得似玉河無

送包大瀛先生撫江西

建牙前路到江卿瀑布春飛古豫章聖主新頒綽扇  
羨直臣曾譽瓊閣香紉池涵紫珍先櫛蛟井流丹崇  
已歲况是此中經水旱心精應共歲星長

送田平野計部便容雲因還安州

絳節翩翩出玉京檀山忽破寒烟清為即轉餉  
旆旋飛夢時鴈比聲諸將與雲遊國士同官折柳贈  
交情到家易水春如穀計日征袍卸葛城

春日戴大圓水部之什

握手燕中再改年似因同調倍相憐和成歌韻憑荆  
酒淅得談鋒是衍天樸出仍甘卽署被賜來虛忝大  
官錢余如蒲柳君如篠簹然東皇豔麗偏

和玉呂容賦方雨中閒雅

颯颯冥冥向客深近難領略遠難沉輕痕到水蘊傳  
字細寫流雲故托青別恨蘆花沾客路征人衣袖警

鄉心莫云玉塞無消息雙淚憑纖寄上林

其二

遠鴻無柰點雲何併作春聲一夕過半拂輕寒愁欲  
溢余迷孤影怕成詎未須晴霽添風月也共滿疎逗  
綺羅花外流鶯林外鶴相憐相慰校誰多

和姚策之尚寶出山別友

烟蘿休紫月絲綸仍是風流玉笋新起柳正看反漢  
死沿槐寧似避秦人不因遷次生啼哭一任時流作  
龍潭燕地猶然矜酌美攜來千里未盈尊

又和策之入朝志感

時事年來似有違名流得爾恰依峰鴻飛此夕來  
往馬失從前是不非暫借銜水無吏事時容敲月到  
樟扉朝回點檢西山勝不礙清遊賴晚暉

送程用貞還新安

與君纔遇便長征萬柳潭河萬縷情烟作氣氤迎曉  
色風為歷亂殿春聲家山白嶽名分楚仙客較潭姓  
是程若使未忘蘭可喚探將江上寄平生  
丘似林兄補長蘆運丞以句祖之



至河荷吐翠琅玕折得為筒飲米歡客棹如飛投海  
關官情偶來作監官非無鄉淚休輕洒已厭京塵况  
晚看我老僧伽君老俠心烈氣各相折

寄和公孝與先生山中之韻

受山迢遞碧痕微學士焚魚向此歸獨處應知心謝  
傳承恩豈必貌南威新貽織素非同嫌舊雅袍欲  
解衣我寄曹即如倦鳥好從海上息鷗機

其二

君從汶水到沂川花色芳驕鳥韻便鄉國買山依舊  
望故人孤劍愧然書絨鯉素纔三月曲憶驕驕隔  
一年戴笠乘車盟也贊貧交相贈在新篇

送計即宋先之督永平餉時有遼警

署裏綈袍係總股分襟參差塞垣雲才名及少休辭  
險時事談兵也藉文欲識予思望有月但祈爾去海  
無氛榆關沒羽猶存石俠氣應從李廣分

其二

帝城東去白河隄柳淺莎深綠未齊別酒似難澆壘  
堞征輶容易載分攜照人成火龍胡騎促客王程舞

或雖萬竈炊烟千障月蚤傳吉語過遼西

送王明弼計部使薊還鄆君新舊俱有寮誼

昔遊同縮汗中符今日相從計省趨老驥故鳴邊暮  
志壯年仍殘遠行淦漁陽蘆小猶難吹遼海烽多未  
可驅來使瓜期應屈指鄆州鄉水戀踟躕

送青州馮季韞之交河令

潯沱河水入高河君向河流潤更多交態方憐青眼  
柳離觴猶借碧筒荷人如皓月心堪沈時值悠陽德  
不瘥得藉日畿千里蔭應來于薦袂連歌

其二

再館通綸宓子堂人如春雨更如霜陶家世閭淵明  
重海上名流魯仲狂暫去仙鳬雲信近余是客鯉水  
郵長臨岐賸有寒松約不保紅塵但保香

聞母病國歸有作

消息春過總未明轉因檢雨遠懷生何處  
色仍訝驚風作樹聲末路只令憐客子寧親不獨為  
衰庚倚門正望楊花後忍學波濤九子萍

夏日即事

依然初夏續殘春地僻雖風頗不塵陌上輪將多事  
客雨中贏得暫閒人才庸莫厭為郎久官散仍緣儻  
舍貧五月庭榴密徑菊芳豈及豔芳辰

其二

署裏歸來未下春小窓不厭繡苔封若圖活計書千  
軸試說家門釋六宗風趣有聲無度影兩花含淚似  
爭容空齋無事閑人意閒澄胸臆寫淡濃

感東事作

軍書旬月驛如流遼左傳烽燧大愁投得秦鞭猶阻  
塞借將漢箭儘紆籌風塵饑戍休成嘯雨露恩頒恐  
未周將士驚心三岔水建夷蒿目五胡憂

其二

時平忽沸塞城茄流血成丹骨似膏  
算閨身南將起高牙諸方集旅  
留沙咫尺榆關誰守險靖康虛憶老神家

題朱仲詔先生四奇

朱家園

一壑依然大隱風青門不染白雲中  
烟含蘿薜俱成

碧霞裏芙蓉也愛紅時向潺湲詢水客更宜幽寂課  
鳬翁君家書畫常攜賞梓澤蘭亭興已窮

朱家燈

遠拂氤氳近吐光蘭膏流艷映霞觴誰將麗景心隨  
寫縱有輕烟色朱歲真作山遊宜夜燭似從月映到  
空梁丹青應借南宮妙一夕春姿燦滿堂

朱家石

叱羊煮芋幻為仙何似高齋供一拳到溉虛勞輸御  
苑仇池堪並出名川漱于清品雙冰玉補作佳園小  
洞天自是標題為瘦遠不須珍詡在貞堅

朱家童

莫言少小便風塵慧福生從有韻人隊裏歌繞按  
拍坐中不醉也沾唇酷如蝶使傳春耗若向桐君公  
弄臣海岳况稱驂雅主風流已矢報恩身

送同曹李性叅使永平因還吳橋里君家與余

家一舍

白河藻苻漾仙舟蓮葉飛花點別愁星向榆關俄奉  
使月分蘭省南僭遊懶于同姓為駝李念爾依家近

濟流六月輕帆隨片雨異時遠信望鄉郵

和來陽伯計却在鄭園同吳福生李為與二寅

友賞並帶芍藥陽伯又得四來檣蒲即次陽

伯之韻

鹽益雙閣復共房風前分韻月分光玉盤現出名相

錦帶圖來儻正當吐作座中連采勝嗅從酒裏含

歡香醉來幾欲稱紅友燒燭何須照海棠

其二

名園芳積剩看春活色生香總可人爭向牡丹誇近

侍總疑碧玉作前身筵花已賭雙紅貴宮蝶應隨二

黃親若使清樽渾不散一園麗影也成茵

送史諫張卓翁典文于閩

東掖梧陰插鳳簪覽輝南下九苞明閩山月照琅玕

出瀛海風吹鱗鬣生門下人流鄉論秀龍中藥物草

為英婦來上苑饒珍異漢賦曾標為子名

其二

六月南溟噴紫瀾似從鵬羽助飛降只因星使占牛

宿遂有天垣照晉安別眼已開相贈柳同心因識在

幽蘭秋風採擷瓊瑤樹仙路紛從節蕩看

色將軍夕佳樓上飲作

凭欄遙見夕陽還草色花香暮靄間玉笛因風知此

塞烟鬟當霽得西山書牀供客閒時日茗椀清人醉

後顏一片新聲頻按拍幽情絲竹未須刪

答別劉半舫民部余方使遼東還

春明相送奏驪歌陌柳繁繁客恨多星使未能仙棹

共嶼更其奈舞雞何留君看案猶烟篆許我青山早

翠纓纓綴馮唐人已老不堪離索倚殘蹤

其二

蘭味同心有贈言秋風十步已消魂別從燕市看鉛

迹還自遼陽似玉門終是天涯悲去住借為地主作

樂溫明年八月槎流影應望渾河一雁驚

送潘懷魯民部特遣督餉援遼

帝遣才臣餉海東離山為米伍為農河邊流馬紛如

水帳下椎牛不避烽家傍山西原紫塞軍行遼左過

黃龍鄒侯燕有地橋策帷幄應酬萬戶封

別來方倚子柳下燕亭仲子

底事離亭戀晚陰只緣同署復同心燕狂似詔悲歌  
氣卻雅猶存正始音秋入蓮房夢已老夜分烟水涉  
應深東裝賴有君家句共謂潛郎遊紫金

其二

朝參逢暇即相過一夕軒車向薜蘿總有西山同散  
少猶從路水獨情多片雲催就臨歧句急管停吹進  
酒歌念爾金昆成蝶夢蝶應憐似鹿應說

秋爽公教與房澹師立介子攜樽過余道別因

作

此夕秋聲浙瀝新火從別酒似遠巡蘭燈燒盡添心  
吐玉塵揮殘細語親同客北中頻醉意獨歸河上一  
思尊恰當逢左征途後無索明朝尚逢塵

其二

俱是東齊海作家諸君薊北送歸槎丈夫翻酒臨岐  
淚浮世休孤向夜花贈別清秋無芳紫感懷騷客有  
頭麻最憐欲去仍扳住析木偏應漢影斜

薊州飲李明賢分司署齋因懷宋先之時先之

將至永平分司子有遼海之後

兩後逢君在薊門空同山色把盈樽一生莫逆三人  
合彼客難同此酒論坐憶星簷如幻夢愁餘蘭蕙是  
真言不堪離合因烽火共送漁陽震戌魂

其二

招携昨夕復茲晨重理佳談可倍親世難如君堪重  
負情多伴我作閒人總驚晚葉蘆花嫩欲返寒鴻露  
羽新前到蘆龍旗似隼遼西應夢舊交頻

渡漯河

初秋小舸入漯河雨色絲絲向晚多一派細融燕合  
出片帆俄湧薊門過王程落日槎為影客况艱風荷  
有歌倏忽潺湲聲漸遠洲旁猶見翠為螺

絕廬峰口山至此漸高

蘆龍一帶映重重山色如圖淡後漲細雨欲携深谷  
氣層雲不辯遠嵐容偏從塞路添峰出難遣征塵向  
石封此夕遙看疑野燒戍人傳是建夷烽

永平吊李廣

片石猶存射虎名只疑沒羽憂為聲特賞英王終難  
過世有佳兒復未成燕薊草場堪止宿關山可斗莫

驚鳴書生柱與君同姓慚過西風古北平

永平吊夷齊

依然孤竹尚餘清山屹斜陽水劃城縱使生薇原不  
粟只應飲馬也迴矣白茅有土遺君父青史何人比  
弟兄濁世轉思公子遠山丘華屋盡虛名

山海關西過河河水頗迅

河流如矢激遙空人在秋雲滄鬱中繞入塞垣為薊  
北迴分關路是遼東壯夫擊楫激難重驕虜投鞭斷  
不窮却愧喧卑方陌路塵纓濯處未從容

遼西晤杜大帥鶴齡

旌旆斜陽向客過將軍雄氣日隨戈雅歌不必如征  
虜據時仍應勝伏波麾下健兒投作石竹間小隊陣  
成驚東夷素警西邊畧此去休矜戍落河

其二

幾載高名一乍逢披麟圖王嚴威容軍前若叱人如  
虎塞下相傳膽是龍彈指欲清三分水坐談不動兩  
胡烽招攜且醉遼西酒明日邊城飲酪醲

蘆龍侯明府招飲於南山上海臺寺閣中南山

有射虎石

使君地主故人情握手烟嵐閣上生峰作龍形雲有  
態石存虎跡羽無聲低昂遠堞着肥園出沒微流聞  
北平且向招提茶半偈君如蓮社醉湖明

抵京聞遼東清河城陷有作

東方警報不勝書悵恨清河事已孤留得天驕雄贊  
晉愁將草寇作單于清河內應人為鼠懿路援兵幕  
有烏多少佳參資勁虜中華狂藥自疎虞

其三

數番傳謀犯孤城一日摧枯不費兵新募健兒同盡  
鋒舊推宿將反懲羹山頭敗氣紛如壓海外妖星洗  
未清洒淚諸方徵檄後書生猶博上章聲

其四

數萬強胡逼塞誇浪言拓地欲為家山河寸寸金難  
抵鋒壘層層燧正遐偵得蹄林齊戰馬笑來惟嘆說  
兵車縱然文武饒名譽恐似漁陽只可樵

其四

撫安撫順已多斬復失清河恐不堪果是投鞭流有

幾何曾對壘敗俄三偏裨並逐秋風去總帥先悲雍  
露含盡道李陵臣力竭蕭條睢水戰

都門以東大通河畔葛朝池送別

斜陽一片傍歌驪秋色秋聲客路睽醉此杯中燕市  
酒醒千馬上白河隄君情去住梅將柳我意沈浮見  
與鷺莫作大通橋下水滌泗仍戀玉橋西

河舟作書致謝都中諸公感作

已隨菱老復荷枯猶向京塵苦寄書秋夜難同花欲  
語湘波翻訴食無魚空函有恨放侯拙紗札無媒谷  
子虛自此不關家國事枕流聊且遂吾初

舟上買魚

客舟何物飽行厨風味偏宜水族俱綠蟻沽來仍是  
薏銀刀膾出已知鱸柁樓晚飯需偏給箸箸秋光買  
不孤五色侯鯖今夕厭波飄雲涌伴雕胡

携家載舟一舟余併妻兒一冊蒼頭篋中書冊  
衣物俱焉

雙舸悠悠復渺然清公不礙疲鳴舷賤貧猶得攜家  
共去住惟應結水綠張氏樵漁為眷屬米家書畫代

裝錢宜遊莫以風塵絆已負秋光十五年

其二

奉使真隨八月槎支機何處漢津涯稍同少伯能行  
意欲倚張融好作家烟雨蕭條分柁載風波防護亞  
帆斜秋深荷菱方堪緝衣是穿雲飯是鰕

水程有感京邸事

回首燕京黯自憐積薪今日付流泉無才不擊中流  
楫拙宦真淹上水船客子稍將塵自浣王孫猶向草  
相濺歸來秋踏陶潛徑欲把菰田代秫田

其二

水籤似可課清真悔作長安熱渴人前過直沽尋海  
市中分兩路濶波臣莫云彈鋏香堪餌欲向裏龍浴  
有因筒裏書編將檢賣一官未了已成貧

其三

一層燕水一層陰欲買猶嫌駿骨金賈客朝官原涵  
俗潛即漁父可同心採菱不學燕姬曲折菱應奈遠  
杜林却笑風塵成底事枉從人步與人音

其四

火宅須臾沃水流都門殘夏潞川秋西風不顧臣如  
雁疲月惟憐客狎鷗仕路淹名纔計卸水鄉驟貴比  
河侯星昭使作漁舟去不必春明復比遊

過河西務何聖符民部分司招飲聖符兩蒞此

闌云

名郎水玉權河關飲我池亭綠一灣同畧入風疑粉  
色再來澤國是珠還恩波客棹名如佛妙翰清齋姓  
自顏老大臨流將漱石何山先爾覓峰巒

舟程一句有餘已迫中秋風雨滯之因感偶成

秋水難隨秋月槎縱然雨色未霽華綺羅乍覺輪蒼  
灝荷菱蓮猶保素婚使去明年知健否行來此夕占  
幽踪玄雲忽歛遙空霽人後平林欲返鵝

其二

川程事事感濡需恰與東行倦客俱逝水面思空解  
薛中流到處愧瞻清情知世外桃源少只是秋來拓  
曲孤熱眼無緣冷眼至汀洲已盡看田畝

老母七袞有四十月初度長兄勿侄及諸塔俱

集有述

浮生七十故應稀寒雪初飄不透闌救水却疑同鷗  
食冠裳只可當斑衣清無絲竹喧家醞賢似松蘿遠  
板扉日夕輕烟披片月北堂原傍晚山園

南村吊親同侄端乘車寒林泊暮

今朝容易衝寒出縹緲山邨舊識家雲東情深憑深  
酒風前路怯為乘車復携小阮貧相慰似覺痴王語  
可嘉向說林間無問者蕭疎空默欲栖鴉

遣訊公孝與言論先生前夕夢之而作

一別燕都欲斷鴻故鄉霜雨若為通人還兩載飛雲  
後夢托前宵似鏡中倍覺消魂無可語情知命駕也  
成空蒙山汶水原非遠山水盈盈只倚東

其二

相別生悲相見歡都從夢覺夜初闌宣情與子原同  
溪鄉路于今尚未安最是彈冠憐末歲依然戴笠在  
初壇欲尋此少氣語好向遙城想像看

雪中同夏茂才猶唐坐酌

一室交親促膝憺晚寒偎火澹無烟恰從雪至友人  
三顧得天全坐酒金半醉未埋阮家照獨醒憺憺楚

臣篇窮交拙宦仍相慰語次殷勤念秦田

其二

閒居最是雲中豆滿注偏提滿引危莫問夜來滕六  
夢相看座上廻生姿紛綸素抱惟憑酒領略清魂但  
有詩話又未能忘世故為君且止恰持顒

奉寄康驤漢侍御先生

厥次墜五咫尺中吾師漸羽仰儀鴻猶存一片男兒  
氣真見千秋國士風珥筆應還新裁檄菟裘仍繫舊  
青驄不才魯忝通門籍寒雲思板一瘦從

石新周兵部至臨邑同飲王葱岳銓部園中別

後寄以短什

杯酒相從睥睨東嶠然命駕破寒風松筠遇我叨三  
友文武于今仗兩公王塵頻停軍國慮花田未與市  
朝通竭來新釀併相醉歸去遙心憶不窮

一兒多病乞僧為名園作以紀

垂老偏縈兒女腸芝蘭一夕百迴防因法喜慙生  
短轉向伊蒲借姓長七佛祐來勝藥物前身記取似  
繡即若教弓冶粗能繼莫使陶家法社荒

送邑侯單公入觀

雪霽寒郊拂曙過征車綽作德音和誰同琴去清惟  
鶴恰及河漸潤有波滿縣生花因祖饒傳碑藉口不  
摩挲臨歧忽作驪駒曲到闕翻成千萬歌

王帶如以岳州太守入計過臨邑有贈

濟水輕水瑩客襟重逢雪後歲寒心一麾去楚憐孤  
鶴五馬來燕薄萬金鏡裏不延青髮色筵中猶耐煎  
膏音莫云吏事為塵事酷勝即曹堯陸沉

其二

落日山城掛晚陰不妨佳憶聽砧砧人惟旅宦  
徙語到鄉心似水深舊別長安花各夢新遊濟北月  
同尋明朝無物堪充贈稍見貧交是短吟

張華翁張卓翁俱以吏垣給諫典浙閩鄉試回

都過臨邑因賦短章

星度軫軒曙拂旌望中寒色促王程南來鄉校賢書  
重到關公車吏治清燕駿不須京國塵越珍應借上  
林名二公原妙山東地門下人流更請纓

過歲感成



小院寒深雪作叢自尋生事一年空常因局後翻思  
着復到登場總未工老去漸周天甲子咬來忽誤路  
西東鷄占瓦卜供閒事贏得霜華恨望中

其二

冗朝閒夕疊相過屈指其如歲晚何未了丹心因拙  
負何堪白髮向慵多譜年虛憶無成日寫景誰工欲  
逝波和霰和風纔可霽斜陽已傷遠山阿

其三

幽居偏與市人違不是輕將萬事揮心為耽閒輸畫  
線客因厭冷避宵扉羞言宦久家仍澁漫說才多  
悉非隣子緒蕭當永夕月明差足了寒衣

其四

使軒子舍遠吾初豈以征塵誤倚閒過去丁年虛作  
客把來卯酒懶澆書青山是福人多棄玄草雖工用  
也疎老大總非年少意且看兒輩競三餘

聞定州楊貳守茂仁訃

此日聞君客死音妻驚文哭總傷心年無下壽生貧  
賤才有窮途例古今驛路孤楊真共厄方州五馬枉

同臨難炫交誼應難負雄露聲中說斷金

七言律

戊午聞遼事有述

一從奉使驚寒箭猶說遼陽未進師  
幾路中丞分節制同時諸帥並  
旌麾徘徊莫作相州潰籜策誰標曲  
逆奇英滿傳來新賜劍更勤天語戒  
堯池

其二

徵調紛紛海內兵  
凌寒尚滯雪途程  
行間廢弁無軍律  
帳下家丁但籍名  
不待師過荆棘恨  
蚤悲人弓虎狼生  
關頭躍馬猶吞鐵  
關外降旗便血腥

其三

將多統轄吏操觚  
未練雙甄與兩孟  
更選時才雖偶儼  
或憂邊事復疎虞  
村家折氏俱無用  
房相放侯莫再孤  
三岔河流應凍合  
勒期又迫及春初

其四

遼陽沙磧苦耕耘  
徵餉諸方輓載殷  
况是健兒皆募市  
那能幕食便從軍  
登萊虛報商舡運  
宜大爭言鬻馬群  
事事借來勞耗脫  
東邊屯伍豈空文

其五

防虜休將小捷矜  
旋聞塞雪復侵陵  
去降似鼠方貽恨  
懸賞如綸亦未堪  
二十萬金雖驟出  
五千餘衆早

全崩北關浪奏批  
奴寨如沈金曹慮  
飲氷

其六

天子深宮念塞垣  
每逢邊訊即披綸  
匈奴嫚語休輕漢  
回紇渝盟可料渾  
指顧東西情未定  
遼巡和戰事難言  
最愁師老軍需少  
歲暮空憐燒草痕

其七

對酒日日達天家  
盡說憂先計復還  
一疏尚然孤諫路  
群卿蚤更奏公車  
陳陶洒作南兵淚  
姚帥驚疑過驛驛  
妖豈時時聞反側  
不堪稅額說頻加

其八

諸方催檄似先聲  
軍實將無愧浪名  
介胄行間多惜死  
縉紳筆底未嫻兵  
邊書恐匿沙場狀  
臣罪仍遺覆敗情  
艷說春來批摺事  
混同江外也難憑

新春感作

一入熙辰駛歲華  
寒衣忽欲換輕紗  
日因曉霧先融水  
風為春妍不待花  
綵勝逢人曾煥發  
茗旗延客試

清嘉去年此日燕京雪猶向爐前擁絮遮

元宵燈火

最憐鄉國遇元宵燈影疑從火樹飄市有清遊應借  
月家占豐歲不宜題一樽蟻共妻兒燈雙蟹煤從燭  
爐消夜夜如斯新物色未須柳色放春條

王肖乾夫以計即特擢遼東寧前兵憲饗建州

吳便道過家至臨邑有贈

羽旌如月度維燕驚破山中夢未詳應是九遷辭計  
省已知三捷報遼陽虎頭蕭卜封侯貴牙繡新飄憲  
卽光十五年來仍落莫羞將華髮縮潛卽

其二

與君同署復同鄉萬里應輸六翮翔杯酒相留春草  
綠干戈獨指塞雲黃危時洒落男兒志別路雄飛客  
子裝鄉水鄉瑯應不戀長風渤海旦吳方

禹城劉氏三茂才君遠來相顧留宿齋中感成

二章

故國交親總勝流祝阿烟月到犁丘但同此室休蘭  
誰可任他人喚馬牛語合不妨衷曲露情深偏感歲

時遭竭米三五纔過後疲色從容澹白頭

其二

客來疎雨點春霖三秀飛爲玉樹香坐惜寒燈忘早  
暮談傾夜飲夫炎涼山中新悔牽絲惡事後仍追戴  
笠長一夕東風隣曉月蓬蒿不得餐芬芳

城隅買園地數以築垣爲種植之計

山田數畝屬閑身薄業烟波也未貧近市猶無冠冕  
客謀生却作灌園人雲霞刺服非勞買花州留情亦  
似塵但祝城頭春水濶爲予淘洗素精神

其二

是處山川可遠情況從鄉土近經營爲家休勒平泉  
石作記何煩洛下名容易栽培惟菊婢安排清冷有  
梅兄園中事事探取只恐岩泉不入城

春日寄壽宮諭趙岷師時師事勸明有徵用之

命

渭水春流接下深天倪不與世塵侵京華旆旄玄柳  
色鄉國松寒岱岳心雲白東山因素望樽清北海伏  
孤吟探奇正憶玄亭過此日桓君更責青

其二

家隣海上竹蓬瀛太乙仙流不記庚分得青藜毒疾  
永著成白僕歲華更風波二月憑天洗心事千秋可  
露明大呂鏗然應入奏微材誰搗雙餘聲

送劉仲張得第八對

錦袍初解錦袍春映作長安幾許新烟破青山難駐  
彭雲生上苑總無塵深情卿水飄離曲款語堽難訂  
故人君到曲江池畔月何能得共綺花茵

送丘六區以工部出守汝寧經過濟南下邑

輕車來及麥風時雙鹿清邨麥兩岐卿水復因金  
含泛蘭借比塵談宜前臨汝漢纓如洗却望云亭月  
可思瀟灑天中仍水部休衙一樣詠梅詩

韓中丞鼎宇先生過臨邑將蒞真定談及遼事

敗壞因述

中丞盡戰去如輪應為夷情迅駕還海上烽將連易  
水遼方兵正調常山征途猶技關心映戍塞空憐戰  
血斑况是春流飛轉餉故卿濟水正潏潏

酬李仲昌送別之句

南行正值豔朱陽山纓輕籠水裏香伴我無名塵路  
草沾人不醉別時觴縱然同姓羞駢李莫以清冷學  
假唐德爾才情和韻設依希柳色星斜陽

齊河太清橋上別高允人王真常諸夫

山城咫尺濟流生水石通橋即大清故國烟波消暑  
氣薄游風日愧塵纓欲將水比交親意未可源尋父  
老名橋下舟中停買客征帆應也共南程

呂介孺先生家山斗園八詠

斗園西面引泉池湛水虛亭日弄颺攬櫺常珍三秀  
草精靈魯座五仙芝烟中領略何嫌癩風外商評不  
落唯好寄潺湲千里玉芙蓉簪紫日相隨

其二

斗園西面引泉池湛水虛亭日弄颺攬櫺常珍三秀  
草精靈魯座五仙芝烟中領略何嫌癩風外商評不  
落唯好寄潺湲千里玉芙蓉簪紫日相隨

其三

藟芝齋裏隱囊吟聲與芝泉響共侵斗室况栖峰窈  
窕松軒空灑月深沉客來酒潑山房墨入去流隨洞

口琴不信使君原沈澹露飛雉鶴故園陰

其四

藍筍依依山上過懷雲古寺即雲窩詩奴欲借僧敲  
穩木客休同鶴怨多計日可來憑屨履移時不改有  
堆螺縱然為吏仍仙籍不枉家山是爛柯

其五

為園底事依山水酷愛煙漁伴野居片石諸花互入  
諸層岩幽洞欲藏書擾雲不去貪深遠喜雨時飛沈  
港虛漸覺青山如蔗境君家一榻肯容餘

其六

山中事事儘堪清歎畝消除一世紫似彷彿古人先樹  
植不妨別園亦疏生葛天只寄柴桑紫蓮社堪忘栗  
里名異日主人來勝地松筠應與記星莢

其七

偃山亭榭聽疎鍾鍾聲遙度萬層峰蘭亭其地同多  
竹金谷無樓似俯茲頻揀魚腥餅養大細商茶品但  
嫌濃清幽種種成孤致喝道花間詎得從

其八

選地偏能依勝地誅茅引水似仙家東掖幽谷關頭  
月西胷王喬洞口霞栖處何人同縹緲行游作客亦  
清婚縱令洛下芳千種不獻姚黃宰相花

姑孰官舍春屬僕人以熱多病

南來驟作江鄉客暑雨炎風客病時拙宦誰憐無善  
地薄遊先辦有愁賢一家情笑官真贅滿目江山趣  
也痴自向山妻慚說舌猶煩酒餽報詩牌

聞遼東警報日迫感成

王師三敗塞氛騰連壁名城似土崩遼道兵糧應易  
斷虛名文武似無能胡塵六月輕交暑遼事群心未  
飲米處虞萬錢供一箸先幾枉殺似何曾

宣城道中沿山見江

敬亭山色染人裾吹入秋風拂曙初雲白似箋渾欲  
贈江清如練未堪書詞家癖在驚人句太守饒酒饌  
客魚咫尺峰尖懸古剎片心酷想問空虛

秋初太平郡中得公孝與太史青州書有作  
交情雖舊尺書新究向天涯握手真晚達如君終沈  
澹肯遊只我尚風塵攻大無用劉賓客暮佛難成白

舍人欲寄遙心終莫寄雙魚日日度江津

其二

奉使仍兼賜沐餘蒙山未似碧山居縱然老作東曹  
長絕勝新為郡守初吳地清貧惟贈紵江鄉狹瘠已  
燒畬外官曹美微之句今日官衙竟不如

江城憶昔

江上無塵亦有風休衙稍息月朧朧五年粉署常看  
鶴一夕萍踪便轉蓬休道危言仍可賞似因錢論未  
能通秋容忽動清齋夢不逐長門憶漢宮

舟過常州懷錢長公買田陽羨事

潏湖震澤野塘中有蘇家百畝滋田畔但逢春夢  
鳩旋還仍載澄輝姬官存玉帶償山值寵憶蓮花照  
炬時奎宿文章應不及高風陽羨是吾師

豔詞

纔撲蘭燈夜雨消暗香撲索燭珠交仙宮有主應非  
奔月戶無嫌不待畎未似泰奴花徹底却疑趙后燭  
曾巢金巡好避氤氲使珍重何煩恤悵膠

其二

嬉飛蛾撲夜蓮披正值叢烟積雨時款語鶯蜂俱口  
吻柔情楊柳作腰肢比娉買笑情猶悉似夢銷魂事  
可思鳳鳥驚鉞拋擲後却從閣下問塵見

姑蘇寄胡厚菴于吳興胡舊守姑孰

太守名流去更芬蟻磯牛渚結慈雲黑鬚半減脩河  
策青眼全開校士文燕市筑翻吳市和姑溪鴻向雪  
溪聞五噫應念梁家素秋月如弦寫似君

往返姑蘇閤門即事

風裏青幡月裏植江城日夕聞繁葩酒香洲發董承

棹柳津澄來漢舞家垂老心慚從獵還時往

三槓臨流指額寒山寺為向空門聽散花

采石驛得胡天岳之詩因酬

眼中雨色漁秋聲頭上雲濃侵句成繡谷青山爭惜  
姓畫師詞客兩知名問家原接桃源派作宦猶依采  
石行興極休令翻羽調清商已怕晚聽生

馬仲良之廣德郡丞經過太平感書見情

不謂天涯復得朋憶從京國去相仍官程未似江雲  
逸客興是同岫月澄南涉蹟猶存晚霞北還人故心

春水仙郎謫籍吾垂老采石青蓮讓爾登

遣問焦弱侯先生于白門

不遠江流號白門典刑咫尺歸然尊寒來縱雪入爭  
立春近臨風座欲溫鉛槧頻更焦氏易荀與方上謝  
公敬一麾姑孰誰憐取函丈清真倘共論

却寄程銓部于金陵

忽狂雙魚傳尺素蓬然如夢到天涯近聞吏部疑邀  
酒昔見河陽有種花月色偏新圓扇句霜安已舊美  
不紗莫將清淚揮離索幸我萍踪傍爾家

寄劉敬甫計部于京中

江城無夢到京華夢見人風覺後差開窗分明貽我  
句逢船遙過問君家烽烟見說煩前箸霜雪誰從對  
晚衙水滿東南水未阻雙魚為祝一餐加

贈當塗林明府存我

片玉分來重使君江山春簇助雄文琴聲暫操蘭盈  
喉錦色初添綠五紋舞雪有時登白兮飛鳬無跡瓦  
凌雲自慚遲暮姑溪守也得仙帆共掛懷

寄中卿李叔賓

一別端陽不記冀年年猶夢古穰城鶴袍依舊青生  
事負空新守名江有浮沉春不管梅無遠近客  
偷情留後異國尋消息先問行藏後問程

贈潘景升

前望風流是我師荀雲色似仙姿味因醇英聊憑  
酒音出清諧恰論詩牛渚無妖惟月在龍山攜客過  
秋期春來婪尾非開晚我也逢人漸染髭

欸司理黃公于姑溪岸上

姑溪繫王把山城杯底冷冷夜有聲佳興來收春遠  
近劇談坐見陰晴迎風急管遙吹帶雨新潮漲  
憑生江上層雲揮不去氤氲殊似使君情

南郊寺中送別司理黃公

日日追隨忽袂分出郊蕭寺戀初曛來乘花月江城  
識去似風幡法界開別酒未能春醉客看山猶欲曉  
留君僧雛戲茗求題記一句猷殘片月痕

元宵王黃二司理公方胡二寅友同飲太子卿

樓

層樓三五勝無隣簫鼓聲聲報采頻銀燭猶嫌春夜

短蘭燈更助月華新青烟散去休疑霧紅綃飄來不帶塵但翺筵前饒異劇就中年簫暗催人

花朝前夕兩直指周公公太平集賢樓張燈設劇二公俱楚人同潘景升作

三月燈宵致自殊風流猶似上元無官閒怕聽柝鳥曲坐狎疑披倦繡圖名並蘭臺從楚晚音諧字舞有吳飲青鸞也是同駒隙春債江樓晚未遲

黃山同胡天岳司李楊文弼民部遊

春風清淑人雅興地黃山云嘉秘邱千秋廬  
人字有花飛來如舞筆畫憶去家歡  
翰遊太白名流如可作峯頭笑問即仙家

七言排律

易州東萊東近又北上感作

瓜期已及去非遙恰得紫貂又使輶家口相攜應愧  
鶴衣冠休羨是鳴鑼趨來問姓慚關吏稍得還官附  
斗杓老大一身知駟拙疎庸半世謝龍超誤他握算  
虛前箸還我無田似締蕭客裏熏風庚尚伏烏頭暑  
兩午仍焦綠雖已遍蓮空葉青可全疎柳折條酷旱  
祈逢生潤澆方疲未得借扶搖前途差足三焦飲未  
容緩伸玉肘腰縱使藍車仍伏驄免教客舍更聞鴟  
逐逐識認鬚眉舊任路巡巡壘堞消歲歲與誰爭  
月言言只自付刁調故園旋探長安路應是銷魂陌  
上橋

京中贈田斗岳孝廉時斗岳避難

別君屈指幾千莫燕邸相逢露濕螢晚守鵲花猶愛  
白窮遭蠅語乍疑青杆投豈有曾參殺鬚髥差逃季  
布刑篋裏篇珍仍禁鸞袖中縑素不侯鯖一車莫謂  
途多鬼九烈終聞柳有靈况是俠腸原個儘來從學  
步夫鈴鐸樽前休誤相知劍難後猶有處士星金帶



幾臺固躍冶澤經東海脫零丁長安與上駱相贈  
野波頭飲獨醒留得金心與蘭契去從千里憶方馨

題秦太公七表冊太公為彬子禮曹君傳入家

在蒙陰

七表天和似淚滋偷然醇味自含飴源花欲作蒙山  
隱書草猶應鄭里披膝下青雲飛隼夢楚中仙露薦  
蘭危少微即宿光相屬太史賢星奏不遲已改金簾  
為腰笥旋成珠樹更孫枝策家錄服輪清貴明氏筠  
張讓德者公理誰能完四代福田不必覓三文名派

不為美陳風規偏可師

題吳明仲給諫母夫人壽圖

偷然仙掌露晶瑩月裏分明寶瑟星翥鳳御書包是  
裁呼龍隨馭鬣猶青上林秀色從茲擷慈竹飄音向  
楚聆法酒欲將霞作酌忠藹因借海祈齡霜運秋老  
留心苦雪竊仙開透骨聲容詠生綃珠浙漚母施髮  
淺繡精靈都綠瑣闥翩翩拜自吳君恩自顯名

王河秋曉

八月盈盈禁苑流輕寒拂曙水聲秋似分天上銀燭

冷別泣霜前桂露稠珂韻驟迎王會日霧姿徐沆帝  
城樓澄來太液風初定濯出深官月漸收縹緲金莖  
渾欲衰瀟疎雪竊未堪抽侍臣渴吻思蠲熱客子塵  
纓欲洗羞咫尺天家無綆到逶迤御苑少罽投曠陽  
畔影鷁方入霧色橋飛鴈尚留見說清時暘作祟那  
能散潤解人愁

四品稿詩卷之三

四品稿詩卷之四

濟北

重甫著

五言絕

雨中齋居

春雨萬絲絲，苔階知不知。獨居吾共汝，晚色是誰愁。

其二

春雨冷泠透疎牕，宵復畫花容。寂鳥聲風韻，吹蘭臭。

浣竹

綠竹無家竹，春寒未盡舒。欲憑君，不語水連雲。

其二

竹宜醉，日生更似浣方醒。一滴萬琅玕，倍增春色過。

夏雲

夏雲疑帶雨，拂拂窓前飛。可玩不可掬，依然碧滿歸。

其二

卧看雲如簾，立看雲如帆。似與人行止，相索不辭交。

其三

來從遠岫中，散向平林上。斜日正蕭疎，微風愛輕颺。

其四

忽作紅翠生，映山復涵水。盈盈幾何方，但見層陰起。

過都門作

二年不入都，記別正冬初。今向都門過，風餘夏雨餘。

其二

東過都門去，西過都門來。近天纔尺五，闔闔不輕開。

其三

自驪仍自駐，登暮康衢路。也是一朝官，無人詢出處。

夏夜苦熱

客裏夏炎多，牀頭眠不覺。盈盈似夢時，亦借微風送。

其二

熱到夜中休，夢于將曉作。怪他攪熱眠，半是蚊蠅惡。

久寓嘉州公宇

遷次三時久，王程逐日稽。幾將借官舍，又作戶曹題。

其二

天涯最無味，舊客待新官。氣色渾如朽，心情總不干。

其三

分司原穀局，欲去復還留。計和行計非，關難肋身。

姚邨道中

月夜郎難寂心知是方塘堯天風自迥古堯靈應餘

其二

五夜月輝輝不知行者苦姚郎郎中人早起已當戶

其三

雨後渡河遙蹕蹕下且上殘夢續征途不知與馬傍

其四

堂子亦何惡宵征六月時無人知散吏夜色照鵲

從端途中相別

我低星軺至爾當夜色來篝燈言未了分袂馬偏催

其二

薄遊習僮僕今纔骨肉同似歸仍未遂情盡戀西風

過古瓦橋關

雄州北望中猶識關門迤邐然界日幾千里如刀割

其二

遺碑標瓦橋一水如襟帶薄宦憂過情人與秋遠常

游沔河有感

瀛南有古河烟莽識潯沔早後河邊春誰餐藻帶多

其二

一片紫燕趙南來與漕通衛河水帶水萬舸仰司農

天寧寺惜顧余郎中

老僧別幾年頭刺盈如雪何事長安中叩門慰薄劣

其二

時寄寄僧家飽君香與茗京塵汨汨時念我心仍迥

枯菊

空齋有枯菊無花亦少枝穿寂何人至寒霜爾獨知

其二

菊花不厭枯留得月中影拂拂向殘枝齋房相伴冷

其三

蕭寂千葩盡雖枯仍是菊翻思芬馥時幾作黃金屋

其四

菊枯不作妍亦自不作嬾兩恨傲霜者無能敵雪時

歲除喜母至家郎而兒女俱病因作對章

今歲他鄉夕東風母子知依然諸病已自足萊衣

其二

萱草北堂舒休教為兒女停觴覓樂時未免慈顏沮

秋日

二鹿伏已盡殘暑雜新涼漸覺陽相惜客中廚簿蒙

秋風

拂拂吹巖末溪溪落篠餘披襟猶款對怨訝作蕭疎

秋雲

空昊宜續斷七月巧相催最憐三五夜流影逐鴻回

秋月

仍是嬋娟好如何似帶寒霓雲霜夜怯天上也愁卑

秋雨

漠漠復飛飛只向疎林滴俄未肯欲驚徐過心仍寂

秋露

入夜便相濡凌晨猶似洗比玉更同珠獨憐淚痕沁

秋霜

漁史匝地生晚菊將衰草王孫無駐青逸士偏憐縞

秋山

陰岫與晴嵐殊尚亦殊狀愛他明淨極恰及高秋望

秋水

洒洒如飛雨汪汪似濯河隴頭君試聽咽向晚程多

秋花

嫌好怨

莫以西郊晚蕞花一夕開就中惟菊好風薦暗香來

只此宮花色無人別自紅未當庭下賞詎必待西風

其二

草侵清夜露猶自欲成珠人在春宮裏雙眉向月孤

思君思

君思深似雨那得偏春叢九十春光夕虛于屈指中

其二

一入深宮後年年春事非共言天上好明月亦空歸

閨詞

繡帷風幕入颯颯似人行窸窣循階下春閒月自生

其二

無計消愁思金釵卜吉凶似聞傳好語旦夕可相逢

碰露歌

羣犀皆塵事山丘竟寂然英雄無計策漢武覓神仙

其二

去者日云多存者渾不覺城中錦滿衛城外霜滿塞

途次旅婆志別

離情雨氣侵清夢不妨曉彷彿裙裾猶記蓮花小

其二

別去未成旬魂縈似一春夢回仍續處雙黛幾含顰

其三

不似夢時真却真是肯似柔情語未終夜雨驚非是

其四

塞路夢為卿粧堂夢為我碧紗七月風不得蛛絲安

五言絕

夢中

栩栩渾如是深情相徙倚如是後如非春風花影裏

夢後

渺渺渾成非從何覓真處縱然芙蓉花也逐楊柳絮

又夢中

再來恍惚時記取分明似要曲盤餘情逡巡愁寸碧

又夢後

向月憶餘姿因風思密語月沉風也沉無奈消魂去

新春有人自濟上寄露酒鮮鮓豚鮓者因賦

冷冷來濟上名酒味堪嘉撲鼻流甘露運香尚似花

其二

韭味莫嫌貧新濯明湖雨應非負蚤春恰稱草鍾乳

其三

豚鮓勝魚昨筠筒故自佳裹之貽百里猶似涕淋漓

浪游數年奉使還里杜門養病以小什渾無

名仍牽仕籍心已厭塵容敢避山中友

其二

雖然綠春使却似為辭官知已休相訝青山無暖寒

其三

何事閉關人非憎應門者屬以不鳴烹已甘刀俎下

其四

逾四尚為即可潛亦可漫眼中已老吾世安非關玩

東作方興有作

麥秋復麥春田家頻苦辛玄雲看欲合青隴不禁新

其二

五行占歲應多是在春初不解農家事憑人問所如

六言絕

老至

老至龍鍾不覺依依塗抹隨人青銅忽嘆華髮始歎秋姿過春

其二

老至浮生逾四浮生事事仍需若令劉盡吾願兩倍加來未數

其三

老至漸知趣鄙少年態氣猶張西風桃李生並乍見終非吉祥

其四

老至萬緣俱負逢人只道緣慳然造物殊分不是無才可拔

吳橋公署中夜有感

此地瀛南濟北去鄉一舍非遙忽從夜半生思颺屏誰人共招

其二

年來奔走迨北此夕分明向東何事鷄鳴似惡聞聲

未是鄉風

其三

歸近家園未至譬如花隔綃繡可知有母白髮猶自  
懸思倚閭

其四

老大無成如此亦知小草依根經來春雨夏雨不改  
川痕月痕

聞故園有蝗

薄業遂巡可念故園咫尺生嗟傳聞蝗奪人食為客  
翻悲失家

其二

天運頻荒頻亂何因桑梓偏及東來驛上章疏俱是  
驅蝗滌苛

聞齊東有變

去歲青齊逐吏今年涉北戕官太平漸覺多故白刃  
仍探赤丸

其二

征路鄉書多異漢池兵在北隣貧夫賤子常耳底事

消遣亂入

姪端日書至固感亡兄身後二女一亡一寡

孫端學又未成

書及爾臨未度西風發與為鄰鴈行分已十載寄淚  
難予寄愁

其二

一自衰纏剝樹霜多樹上無花悲驚女哭何故為室  
更嘆為家

其三

吾兄又蕪汝父生前未竟儒剗蘭茝正習鵲鳥泣鵲  
方期振翰

謁閔子祠

不遠山城祠古依然遺像如生門前洲上蘆荻兩兩  
哺鳥有情

大柳驛在滁萬山中驛上有魏仲雪巖因次  
為客燕之為吏偏經無限高山踰踰樵子斜徑腰斧  
自行自還

其二

只是馳驅便苦何人不見青山嘆此勞形欲出憐他  
幽境應還

七言絕

送項彥甫之大同時自高邑至易

鄆城區馬絡秋霞三五團圓劇月華到此和歌鐙易  
水荆鄉村裏可為家

其二

君去千山繞白登詞鋒切破雁門冰東裝便得從軍  
賦寒滿葉別有健鷹

易水送別彭伯允

燕臺十丈築黃金鑄作芙蓉數尺鐔前路莫輕談劍  
術荆卿俠盡少知音

其二

一盃燕市酒溪深盃影微飄見遠岑軟飽春風惟恨  
別他人醉面不關心

宛中李叔賓計將北都托彭伯允問余因作

順陽一別八逾春二月緡緡以未真見說故人文已  
薦東風消得念交親

其二

聞君晚看上林花天馬遙銜到帝家莫道黃金根實



骨如今飛翬始發謫

其三

易水燕山咫尺交知舊雨化新虹分來流作荆鄉酒離合肝腸壘隗胸

其四

別後逢踪渺未諧寒暄鄭重喜春回慙余蒲柳無顏色桃李東呈儘意開

春日有懷佳端時正東省與葉監作

故鄉厭次淺東偏春杪懷人點柳烟佳僕憐依多事後天親道阻亂兵前

其二

春風不透萬山雲金作家書火作氣世難為官仍乏食居貧學劍倘從軍

遊仙曲

雲從三秀吐三山琪樹葱青香霧間猶覺秦樓簫曲艷只消綵樹鶴飛間

其二

丹丘片月帶霞生不比人間爛爛明曉微清霄尋不

到珊瑚應是依虛聲

其三

收來雲子與風華總在瑤池阿母家漢武空今逢夏情殿中只得見姚姚

其四

身到琳宮不借輪玄霜絳雪練為丸笑他龍虎相終永遮莫蟻中覓太丹

其五

一曲霓裳白雲羣真訪得幾家仙家樂莫謂凡界只隔層霄總不聞

其六

絳節遙遙捧彩虹星羅殿上為容天人亦有於沉恨摘樹波邊去叩龍

詠易州大慈山

郡城直北有危峯千里綿延十里崇我欲挹水凌晴驛莫令絕塞聞犬風

洪崖山

萬仞洪崖迫扶霄巖陽之始雲霞飄飄入丹竈虛存

一片寒光火盡消

窮獨山

僻地烟嵐刺眼長  
遙南棹攢蘿早  
章只緣勝國頭殘  
碣破霧穿雲覓幾行

奇峯嶺

巖頭迴合紫荆西  
猿欲愁緣老鶴低  
不獨探奇資眼  
界居然作障圍九泥

太寧山

層峰疊作翠屏尖  
上下招提淨不炎  
莫道灑王吟處

好清音豈為老頑拈

乳水洞

洞石陰森十二羅  
一年四序不多多  
居人試卜陽和  
雨果是山雷解物瘞

紫荊閣

西望危峰疊疊生  
雄閣相映與雲紫  
平時開却千屯  
甲軍力莫殘萬樹荆

玉峰石

巖岫中有秀肌膚  
玉色名欲借呼只恐割成溪石

質春風未便透冰壺

五公山

漢宗王氣間妖氛  
忍見承平改巨君  
今日五公山下  
跡殘碑不動美新文

郎山峰

望聯三十六峰奇  
屈指何峯更除藏  
鎮日難窮幽絕  
巖琤琤忽湧幾高枝

星月巖

峭壁玲瓏不借嵌  
疎星淡月透山巖  
方疑斷削天工  
巧或恐陰冥鬼斧爓

荆軻山

荆卿高館朔風寒  
山畔潭如倚柱看  
燕國黃金空突  
兀買來匕首便沈瀾

古易水

從來巨浸屬幽州  
南北分波復合流  
千載若無荆俠  
事蕭蕭只作等閒秋

雷溪水

五迴嶺下簇深湫  
潄雪奔雷戰太虛  
底事春流寒不

黃紙然方越塞垣孤

古長城

綿亘長城萬里回遠依紫塞近金臺書生解說秦皇  
唐今古邊疆未作灰

五華臺

候臺遺跡自燕家烟雨何年映五華一到芳時惟落  
照觀雲今日却觀霞

黃金臺

百尺裁裁出拋陰羨臺曾艷葉黃金休將名士同名  
為侯塞仍存踏海心

漸離里

村舍依然燕市春酒帘獨少和詩人壯夫雙眼能相  
識矐却仍宜向軻親

召公祠

易水方城簇故燕丹青祠宇夕陽前異時南國其棠  
地移傍幽都柝木天

四賢祠

破齋猶傳樂劇名談天鄒衍有同聲祠中伏臘堪相

共莫忘黃金買郭生

余自三十以來漸不食豚四十以來慶讀佛氏  
感作

飲啄前因定後因從來由分不由人王家飽啗燕豚  
美應笑拋刀是佛身

其二

屈指浮生福德粗也曾食肉也曾蔬中年頗解無生  
論吃飯穿衣已厭餘

其三

勝肩拂豆不盛匙約味醲甘欲羅時總為無才產  
海浮沉改作放生池

其四

衣冠却却本儒生章句今為念佛聲老禿到頭施去  
尾粗茶淡飯舊經營

得夏茂克封書

故人追逸一函書剛及春風已過餘教語惟言儒業  
苦天涯花雨也欽欽

其二

別來明月幾虛盈松老梅疎總繫情爾未成名吾拙  
宦逢人只是愛肥輕

其三

尺一寒窗憶各天憶來同學是初年蹉跎欲染龍邊  
雪已歎浮生等輩先

其四

千里離居夢未稀升沉蹤跡有心依書中細咀窮交  
味不說彈冠說解衣

李仲謨謁選潯縣佐過易州因為贈別

梅花香館老薰風區馬西停更欲東指大一官鬢白  
髮龍鍾雙袖繡青銅

其二

竭來面骨舊嶮峨一片肝腸尚自憑若問浮名都小  
草為郎豈必勝為丞

其三

五十窮途可自嗟闌珊野草也能花猶憐姘姆今纔  
嫁老老何須抹髻雅

其四

儒冠遮莫換青衫仕路堪同上水帆莫謂哦松清暑  
好難如磊砢在山巖

夜雨曉作

夜雨紛紛總不知晚年貪夢已多時綠舒紅吐千顏  
色任向西園曉盡滋

其二

陰陰客思有春知春更相窺欲曉時雨態嬾人如嬾  
酒醒中情猶醉半潏

公宣子茂才夜顧都門外佛庵因宿月中

故人棄我去春明酒冽茶香度暑輕坐久猶拈談麈  
刺僧居彷彿舌蓮生

其三

蕭疎蘭若帝城偏玉漏無聲月渺然客裏清光食不  
寐何勞風雨對床前

其三

此夕青門感歲華交親味勝卻平不憑君莫道長安  
事明月升沉隨李家

得張鍾石氏部書却寄時張奉使

憶別秋聽滿劍門于今易水浣春痕篋開統翦君如對鏤出青山映白雲

其二

風迴省署篆香吹三點烟飄字似伊欲識前身極越編詞為風焚畫為師

其三

書來五月吐芙蓉上苑風光賴子虛忽作四愁西望切張衡那復遜相如

其四

似聞蕤蕩廣川通玉尺南來夏不驚只恐儂回君已去燕山嵐翠共誰描

夜涼

六月炎炎是伏庚夜來一雨夏涼生翛然無限江湖思枕上閒拋世上名

其二

牀頭看月濕如水應為家鄉詩思凝忽作蕭疎心慮淨多愁不向桂輪增

贈別易川王長君茂才

家聲民譽豔諸王淮水今占易水旁恰是鷺鴻翩欲下風流猶引永和觴

其二

散局何人問冷官少年冰玉屢恒寒文心酷似來禽點別後氤氳紙上看

其三

君家銓錫總燕金繞指余消百煉心岐路休談荆刺劍也非鉛筑始知音

保定郊寺將雨

驟合玄雲四望陰驅與聊避梵宮深山僧一經微雨英客子初成喜雨吟

其二

冠纓堆沈舊塵緇一片花香淨地宜不必旃檀方白法瀟然麝香有清颺

寄邢素庵民部時方別後

恰正相逢即已分祖筵猶染喜遲雲城頭片月金波濕酷戀燕臺夜色紛

其二

涼教杯酒促驕駒未了心談尚似酥前路淒波千萬  
折紆愁誰醉月輪孤

河間郵舍和瓊英壁上句或疑非瓊英作者

自古才難情亦難郵亭春老夢應殘青鸞留得神仙  
字想像春蛾半掠髮

其二

風流真質辨應難花雨天涯六月殘不信蛾眉工染  
翰壁間浮瀣似雙鬟

新中驛壁

日鏡秋痕方過雨風篩午響傳聞郵亭一飯驅車  
去更報輕肥擁傳前

其二

驛舍喧飀能閱世前人題照後人題獨憐滿地青莎  
愁春去流鶯久不栖

送董丈之定襄令

蒹門秋色渺如烟簇簇遠分代馬羈莫謂哥昌壓鯉  
素桑乾水向白河濺

其二

燕京西去切骨關茂塞琴飄寒上山君到太行望驛  
樞條然折木望銀灣

答公賓王崇戎

燕中八月塞鴻還相見無特信也賒莫恨沙場多笛  
弄憑他吹到驛梅花

其二

尺素焚雲幾幾行怕成霜色悵春裳圍闌更拂齊旂  
扇猶似珠光濕夜光

其三

牙幢高擁建昌城誰識投壺即請纓佳句雲催成遠  
韻因風字字說平生

其四

蒹門人遠未天涯損輸分金詔不賞似念潛郎顏馬  
老一枝空復借羈雌

旬月之間往還河間者再於輿中漫得數章以

志瀛臺之勝

征人襟幘已逾旬來去瀛洲風物新臺畔千絲烟柳  
色羨他飛水不飛塵

其二

馬上翛然損滌塵近城五里水亭親初秋仍帶芙蓉  
粉七碧三朱也可入

其三

天涯涉處是通達如此風光知不知雲逐征大鞭影  
合月分遊者指迷互

其四

霧後偏宜陰也空河間秋色似湘期城中多少衣冠  
客讓與行途取次題

過寧店感昔

籠煙籠雨入雲林客子車聲雜夕砧老去王程虛壯  
志他時遊冶憶童心

其二

西風客鬢乍驚秋星火遙從野火流屈指廿餘霜月  
改紅塵應悔誤青樓

入都自嗟

中年薄宦尚經營自嘆無成似有成畢竟好龍仍畫  
虎風雲孤負數平生

其二

不是冠裳逐衆榮借他塗抹抵浮生東風已去西風  
至愁把秋容向客情

其三

一到京華臨便喧追隨徒復似騰霧終然九陌無滋  
草空見浮埃散雨痕

道中望天寧寺感作

浮屠十丈遠能分梵唄因風剎入雲幾上長安征路  
狎終慚色界與聲聞

其二

逡巡塵地有諸天尚憶登臨十載前今到匆匆車馬  
裏不知咫尺一燈然

其三

尋常客子經過處誰向蕭然動遠思茂雨招提京洛  
近天花飛盡未沾泥

其四

澹澹秋光入寺多就中簷簷即烟樹燕京未得真檀  
越縱施黃金也作魔

其五

不遠猶着上苑來露深如雨接香臺  
獨却向長安日欲扣禪關寐未開

其六

當日曾栖梵宇幽學人今作官人遊  
怕令相識開僧問三促空門莫住驕

移寓感成

浪隨仕宦十三年今日鍋廬似壁懸  
稍為兩餘遷徙去或離日炙與風煎

其二

半世浮沉苦海沿一家今泛帝城烟  
縱令旦夕永天日去住仍同上水船

其三

處處居停索饒錢虛論書棟復雲椽  
箇中贏得無多法容取閒身食且眠

其四

萬事由來如意少安居不必更參禪  
浮生取次原無定到處菩提到處緣

燕都中秋篇

去歲中秋易水湄今歲中秋燕地移  
一般折木天津色依舊娥泣柱枝

其二

明河應接玉河深天上人間渺未尋  
多少浮沉燕地客只爭秋色有晴陰

其三

秋思此夕浩無隣客榻憑他月似茵  
畢竟誰知蟾兔事居然烏鵲伴逡巡

其四

燕齊相與月間關鄉水東流澌舊山  
三徑輕莎今入夢幾行弱柳昔曾扳

詠鄧節婦詩節婦公太史女而婦於鄧  
鄧家舅姑及夫俱亡婦攜孤依其父家  
孤亡婦亦自

塲

黃鶴一聲淒入雲酸嘶離語夜離群  
無端霜冽存氷骨泣露悲風也不聞

其二



生來華屋綺羅香鳳去瓊樓獨怨風信是冲天霸物  
盡廣寒欽桂有清光

其三

兒存猶是未亡人兒死從今總絕春地下若生連理  
樹桺烏將子怨魂新

其四

脆蘭柔玉一時摧惟有貞心不作灰夫死無家復無  
子珠叢錦帳為誰開

秋日東宋先之

隨例朝隨例恭候秋草與傳柑秋廳不作相  
渴連蕭蕭疎露尚酣

其二

前年別去似南鴻霜雪還傍漢宮但問芝眉仍故  
否娟然姝月不爭容

東李明馨民部

同曹不散共爐香姝月微今篆影長老大憐余仍嘆  
被誰知東省剝潛郎

其二

向姓翰君趙郡名任從駝李笑平生如今免作王家  
秋甘苦差能減世情

其三

同鄉慚我似愚夫猶識清真是聖徒一別常思風味  
厚居然重飲向醅酬

燕鄒秋日陪侯若谷大行因懷仲木逸士

二沙雙鶴上花枝翩然全樹借英稊風前有賦俱成  
雪英前紫園唱和遲

其二

春風久已暗還鶯吹入鸛雛驚鶯聲急感秋廳落招  
葉憑君題句到原鴒

飲魏道冲齋中劇談花石器玩之致

京塵千丈到茲無得共清齋月不枯莫謂劇談如影  
事和人和酒共醅酬

其二

佛予一滴醉思眠縱復空杯亦洒然坐久沾花猶愧  
佛起來拜石未應顛

其三

書齋事合清流煨木宜審玉作散不待水衡題署  
好箇中擬喚小瀛洲

其四

架上書編連屋桁烟中篆影似燃藜此時却厭醲肥  
供陸羽清茶杜甫詩

燕都晤洪南池大叅先生

穰城曾在玉壺中別後江南與岱東忽向薊門秋月  
色遠心猶自目飛鴻

其二

為君故吏更知君世上金交枉自殷留取淡然常似  
水一杯挹酌重千斤

其三

檐帷來自汝南時袖裏清飈真北吹吹向名流爭附  
驥餘然月旦許誰私

其四

八載升沉不可言龍門依舊看高齋自慚雕伏仍即  
署反讓禽環解報恩

送劉環江民部轉餉薊州便道還淞州

輶隨星使度河過影入欵撻拂薊多塞上投醪歡誼  
吹軍中橫舉韻銑詩

其二

漁陽南望復東偏近塞無分薊與燕轉餉早隴滄海  
水故鄉益爾也堪煎

其三

畫省名郎夙擅文新篇艷說是從軍幽燕宿將俱迴  
席春色梅花醉使君

送袁滄菴民部奉使促益課因還楚中

表擊入風衆不如朝回春雪散水碓即今輶傳南天  
去去後含香署盡虛

其二

兵傳益莢數千言唐室有劉公有秦國計錙銖勉勵  
海臣心瀾滌潔湘沅

其三

使節南來為督鯨清河帆雨接淮河心雲杭稻仍憂  
少海上煎熬數尺波

其四

據蘭幾載識卽潛一疏堪令國課謬此去似開明主  
賜與君共味水晶盞

署中偶與同寅高印南談道家言

入關不信有冲飛得蘭玄印証微若說鼎爐丹火  
秘九還休向鍊師祈

其二

內藥難成外藥非參同指趣世知稀五陵縱欲求三

景神武門前若個婦

丁巳燕京四月始雷

一春冰融不驚雷底事俄聞四月逐龍德何嫌為序  
晚雲從應俟到今諧

其二

細雨輕風久已回如今纔有還雷催春明門外青青  
色暗負涼光九十來

王濟川使還安立以句祖之

相授鴈序復鷁行花裏征袍去路長留得蘭芬仍在  
室非闌畫省有金香

其二

四月燕中桐葉寬摘來欲寫淚痕難只緣鳳德翩跹  
香似訝秋聲滴瀝殘

其三

君因奉使返渠丘月共雲飄北海頭總是故鄉迎節  
觴那能勝友附仙丹

其四

清心如水映縹緲一鶴儵然與客隨不作熱官燕富  
豪即教多病也輕肌

王季木至京相晤以增屋詩讀李詩見示

一別驚心四稔多重逢肝膽竟無他吾儕不作寒暄  
語春雪殷勤索和歌

其二

年來聞道子猷船乘興常休惜水邊為愛浮家煙忘  
客况多佳句即同仙

其三

清心最慕謫仙詩長句山泉爾更奇讀罷新詩風洒  
洒蓮花五月洗芳姿

六月卽寓大雨

草來無計可消炎一雨如珠密織簾彷彿平林吹宿  
鳥隔窓驚去不相黏

其二

早來思潤如思食一雨群瓦不厭多向夕挑簷金遞  
氣儵然如擁素扶波

閒居即事

計署歸來感素餐應門客少復羞殘一年屈指閒居  
債坐也曾攤臥也攤

其二

莫嫌薄福與閒官遜莫吾生此已難若使晚年如一  
日浮屠即是合尖看

其三

科名仕宦總休嘆贏得青衫勝白襴故土生涯僅農  
事閒曹伎倆了儒冠

其四

倚閭救水憶親抱膝嬰嬰怕子寒病事眼前粗自  
足一名身後更誰拊

二兒一懶讀一多病書句遣志

人生如夢子擔一時痴病總難堪浮生未結無明  
業兒女因緣也是貪

其二

陶令都憑諸子愚鄧家可惜一身孤如今贏得成煩  
惱苦向藤緣計有無

史侍御盤石同集戴杜二內侍處小飲時史方  
候命

客夕寒深霰欲飛一杯相對破霜威知君縮骨明朝  
劃似為鄉心暫解衣

其二

桑梓芝蘭味更多青雲也自顧蹉跎內家法酒當筵  
醉帝里新聲選技歌

送來星海民部轉永平餉因還三原來為丙辰  
高第又其先職方曾權山海關

片玉英英瑞彩生如君豈減祁說名計弗纔作含香  
吏塞地俄聞美笛聲

其二

店王東顧念盧龍街分星輅度遠烽旂得戍人如續

暖春寒賜錦色猶濃

其三

榆關雲護壯平宜莫謂西風塞路歧  
欲覓當年司馬蹟  
葉編猶記過庭時

其四

送君重唱夕陽開前路  
秦川灞澗迴天馬不須肥首  
指上林今已足玫瑰

閩中方睇詔寅丈以家集見示因作為謝

鼎省東風欲吐葩  
相貽春雪六為花一門三作含香

更應詭名家是世家

其二

泉山得似玉山遊  
燕趙人風總勝流  
翻恨上林佳品少  
荔枝久說自閩州

其三

異時王謝有芳名家近清源  
玉瑟聲明世衣冠如晉  
世風流不羨五侯鯖

其四

一從京兆鬚輪袍  
遂有才名寄板曹  
容易明珠天府

借文鯨原秀海中胞

太平鼓曲

燕都之俗過歲除少長皆擊巫師鼓  
子獨曰太平鼓偶為作曲

摩聲敲破帝城寒  
沿巷沿街一簇歡  
盡說太平都不省箇中贏得歲華殘

其二

拊花爆竹報春遲  
似借頻催鷓鴣鼓  
時玉燭朝家應燮理  
那堪吉卜問衙推

燕中疫歲兒女俱疹憂作

今年疫癘滿樊中  
旬月諸兒一病同  
母訝妻憂無計可方書揀盡藥囊空

其二

前門巫覡後門醫  
變湯咒水總無奇  
盡言冷氣俱相染  
明德休云瘡不空

送馬仲良還新野

八月滿跡露痕飛  
淺瀼到行車杯中映  
橫天滙色半濕蘆溝水畔如

其二

去去前途曉渺流荷聲如訴客中愁  
水涼在幽州吟豫州

其三

騷人丰韻俠人心有淚休教便滴襟  
前到義陽襄鄧近香橙甘菊綴秋吟

其四

暑中影篆吐為烟留得青規嫩入蟬  
暮千絲猶遠祖生鞭

秋日憶家

朝朝客况惜離居又望鄉書又畏書  
兩地吉商秋未卜月從望後到弦初

其二

憶家應為憶萱花能保西風不到處  
遊子欲將雙淚寄將梅將柳與疏麻

秋日得家耗請於大司徒李公求歸

鄉書得到似愁輕頗悉門閭倚望情  
畢竟何如歸去稿尚書苦絆計即程

其二

一官星在念珠曹千縷何辭握筭勞  
畢竟歸時鄭未稔家愁活計國愁遭

夏堯封茂才遠至燕都感念今昔因就對篇

客裏秋容見故人儒冠驚自到京塵  
憐千留滯曹郎晚對蕭蕭條旅况真

其二

若從俠意添窮淚我似荆卿爾漸離  
變谷黍生燕市酒寒暗酤向醉中知

其三

高齋促膝對青燈一夕談心罄未能  
明日更宜深下捷從來秋色到諸陵

其四

屈指分岐四載多正逢疎柳與殘荷  
自慚小草生平負戴笠乘車事已訖

其五

黠然孤劍陌塵蒙似悔儒途不耐窮  
看我為郎如鴛脫世情只可付蒼通

其六

齊竿孔瑟總成羞贏得風塵兩鬢華不見青樓歌伎  
晚仍窺粧鏡學梳妝

李仲灝丞玉田四月被逐相見京邸惻然有贈  
一官已自數卑栖不道亡羊路更艱難後相逢賦市  
上風塵纔認舊鬚眉

其二

多少天曹謫選人黃金滿載尚言貧如何一席猶無  
煖遮莫天涯作逐臣

其三

珊瑚入袋似微官出袋無山可去安憐我仍淹郎署  
老仕途亦復愧結竿

其四

人間直道有誰憐仰面蒼茫莫問天徘徊四時饒仕  
宦青衫三月已連遷

兒病稍減

垂老牽情子女緣無端多病苦相煎蘭芽生在幽堦  
上一日探看十往還

其二

秋風減病更寬愁眉皺纔收笑語投庭下蒼髮清白  
尺也從弱筇細培脩

秋日賜百官看羅有述

詔下天家許着羅一時衣被主恩多自慚身寄珠曹  
直賈向花坊樣已訛

其二

涼風吹向九衢過畫省風前剪越羅隨例總無絲綫  
補山中緝繅好衣荷

為即及滿

三年荏苒鬢驚霜不是潛即是老郎敢向尚書書上  
考墨應模被去倉皇

其二

省闈日月似龍居忽報司農  
泰官如倉穀有開除  
歲余香無可

春宮曲

深沉不覺幾芳時但看冲融太液池鴻鴈飛來宮樹  
上春光占得最高枝

其二

輕暖盈玉砌生隔牆影散啼聲自從添綠知多少一縷何能繫早鶯

長信秋詞

袖誤飛雲鬢誤烟如今霜月獨娟娟一年常是成蕭索不待霜曉恨共捐

其二

愁極翻開夜燭灰已虛綠吐與紅開西風忽透倉琅入推却秋聲不肯回

少年行

博場空手賭千金旋入倡樓共酒斟不是狂來輕擲去到頭難擲使人心

其二

馬上相逢意氣飛座中一語死生歸男兒熱血刀頭吸哭殺儒生冷下帷

塞下曲

朝辨黃雲夜辨霜戍人死是沙場如何疲騎傳消息空擣胡巢出塞忙

其二

聯林祭罷晚氛濃莫道胡弓讓漢弓恰是太平誰挽石五千班戍只墻工

其三

來如疾颺去如焚人馬牛羊洗血奔處處猶稱清野後那知不戰已啼痕

其四

大將爭誇製虜奇三更間道返馬支也從親手芟胡級賣作他家報捷資

采蓮曲

冉冉風吹香透深若耶溪女度溪尋幽情豔性春相值花比紅顏千比心

其二

依稀翠帶與荷飛綠紗紅裙亂葢圓向夕人蓮俱不辨花香彷彿月痕微

楊柳枝詞

漢苑隋堤處處春春來驪曲戀佳人莫疑折盡渾無色青眼明朝與別新



其二

杜宇啼殘陌塵迷馬首亭前綠不齊  
莫逐斜暉流水去陽關西更塞垣西

其三

綠縷絲絲盡銷愁去于客路住粧樓  
分明記取臨歧處十里春烟翠自流

其四

一片東風萬柳過春晴不改隴頭和  
只緣閨恨添如線怕見流鶯慣織梭

其五

陌頭飛絮欲漫漫去逐邊聲笛裏寒  
但使相思人尚見也勝折向別人看

其六

紫烟蔓雨作春痕曉見晶燈晚見昏  
日水邊如解意只應不解酒離魂

閨怨

相依不解是相依別後方思未別時  
和雨到心俄有去風吹腸久堪疑

其二

眾裏忘愁獨處愁花方吹落月將流  
綺窓繡戶成何事蓬門常自倚

青樓曲

春風夜夜吹烟花夜月纔頭煙似霞  
收拾一春脂粉事餘情休更訴琵琶

其二

御道遙遙麗景遲風流也得綺羅資  
若令玉璫翻新曲未必長安遊冶知

漢怨行

瓊華瑤樹各翩翩苑裏春光苑外連  
信是東皇偏帝里柳能三起又三眠

其二

別館歲庭輦路青天家雨露濯清冷  
上林雖許相如賦漢主終憑狗監稱

送楊文弱轉餉遼東因旋武陵時倚御筵  
將還太翁在里

星雲不遠亦幽州只限神京與戍樓  
塞水經雷乃

綠隨君偏澹客程秋

其二

遼陽兵渴待枝酸恰得寒梅映使袍  
醉俠更深燕市酒醒愁休頓楚臣騷

其三

于今軍國寄君家  
令子乘軺父泛槎  
玄菟站蒿休訝苦  
主恩容憇武陵花

其四

聽笛雖淒是客過  
塞衙已晚近鄉多  
更憑商確楂梨味  
家果同齎上苑和

送周二成宰肥鄉

雙臺南指趙隄遙  
春度漳流柳萬條  
我向杯中繁作別人從馬首去相邀

其二

仙吏飛鳬倚廣平  
京塵忽遠列人城  
春明再向雲鳬識  
天韻惟憑馬履輕

其三

兩別都門倍黯然  
飄霞飛雨似因緣  
只應琴意懸山

水保得鍾期解七絃

其四

明朝客况渺渾河  
一片緋袍係戀多  
莫以染絲悲去路  
青豔不逐世人訛

送劉心統宰趙城

汾河紫向趙城隅  
姑射遙分秀色孤  
君到餐霞燕飲露  
應知仙令占水壺

其二

杯底潭河送去橈  
臨風折柳更蕭蕭  
俠心今醉荆卿酒  
吏臨前登豫讓橋

其三

東皇春為使君增  
花帶名香滿縣疑  
怪底錦成紋五色  
斜陽吊古有嬌陵

其四

屈指分岐路越千重  
來聚晤定何年  
太行峰外應為趙  
碣石宮中苦憶燕

送別王季木使關中還濟上

東風寒食晏溫天  
粧綴征軺是柳烟  
青眼那堪人欲

去紅塵誰更爾相憐

其二

渾河流射蘆花橋但見輪蹄不見橈恰得波濤方定  
後仙舟似讓使車還

其三

焚酒纔酺正和歌春咬忽訝羽聲訛已知移柱催絃  
急莫更將鉛入筑多

其四

中年哀樂倩誰遮對面看愁覺信賒不得綈袍常把  
臂人情虛艷漢宮紗

其五

起舞尊前拓曲狂升沉付與寸心評窮途實比分金  
厚拙官何須結綬長

其六

臨岐點檢兩平生欲借東風滅世情路上逢人休白  
眼妬春今更到倉庚

其七

恰到分途信友朋消魂却得焚心增君歸向明朝

水淨洗桃花似武陵

其八

王程只恐夕陽流驛路猶紫曉月愁此去不令關吏  
識十分紫氣也難囚

其九

署裏馮唐老滯淫送君岐路駛春陰竭來試問柳榆  
鬼去住應愁兩處侵

其十

都門一夕報郵籤別後油花為爾占四月朔方足風  
雨休需塞上結池鹽

都中贈成元岳

一夕逢君識勝流俠入心骨與人眸飛來兩色澆新  
醉喫得蘭香似舊遊

其二

銀燭燒殘未作煤深情軟語割成灰主人賸有燕中  
酒和得新歌亦壯哉

其三

君在曹南我隰陰誰圖兩地即知音應知孳瑟分今

古齊魯文心個裏深

其四

載笠乘車事有訖何如把臂隻相過將段凡王無  
色只好春風領略多

內弟高君母孫張君自遠至京夜話感成

異鄉異客不禁秋得爾相有一破愁若說離情彈似  
髮談邊細理縷無休

其二

炎風初減緒風微恰及天涯人未歸鄉國新聞言不  
竟如綃猶阻是仍非

過安河上高堂層樓望塞國感祿山事

樓臺矗起壓安河北眺黃雲入塞多此地曾經鞞鼓  
亂休云流水更無波

其二

獨向初秋望欲說青青草樹殘山阿開天異代興衰  
事悅在漁陽馬上過

其三

濕襟氣氣見翠螺山家簇簇在雲窠遶峰忽染層關

血節帥驚傳出塞歌

其四

河中秋水不生荷流向斜陽下峻坡此地今須仍李  
郭盧龍休比舊消磨

山海關海樓上觀海作題句感成

雄關屹立海濤中觀海休矜得句工今昔遊人題不  
盡依然斜日射殘虹

其二

樓下洪波巖上看吟時凭遍碧闌干太平一片闌前  
水不必為泥更作丸

其三

拂拭輕塵洗兩眸煙波萬頃付風流平居只作閒登  
涉今日胡鞭欲浪投

其四

南來大海北崇山曾作秦關復漢關一派升沉憑樓  
目東流不共夕陽還

舟行無題六十首

疲放孤舟未放時微風暫起不矜持隔橋漁火星星

見暝色偏應水宿宜

其二

畫舫帆檣刺眼新中流簫鼓聞聲頻冷冷別有傳清  
磬道是舟人供水神

其三

轉漕江南萬柁連過洪見說迅今年運官運卒爭交  
卸泝水分司正剗船

其四

朝官奉使樓船高秋水濛濛八月濤索稍索夫方解  
纜誰思驛路毒于蛟

其五

朝來焚褚酌船篷快說長流得順風舟子張帆仍握  
桴白河水淺也堪通

其六

岸草青青指顧間水鄉漁父不樵刪舟姬舵尾依芳  
色折得如簪壓髻鬟

其七

一灣秋水幾回波涉淺非關客載多鄆水縣花四十

里行來兩日倍蹉跎

其八

南人生狎水為家壯人也學葉漁人利楫危樞總閒  
事兒孫長大已呼翁

其九

風帆無柁淺膠來三老斤斤展纜開用盡斜陽何限  
力不如激浪一番催

其十

楊柳千絲帶水涯河流襟抱縣城佳鄙人曾作遼人  
伍不及延芳淀裏排

其十一

白河流與潞河長剩水其如滯野航朝去疎林夕仍  
見河西咫尺幾徬徨

其十二

坐看初曦立看暝舟中間數點分明如河漁網收殘  
照會逐蝦蟆與鱉兵

其十三

同涉波流幾處逢輕舟頗健巨舟慵江南人耐川程

緩情亂鄉思北客濃

其十四

試問河津盡去艤下流日片帆撞休憎過淺偏相  
滯客况應同宦况降

其十五

晚舟燈火亦寥寥猶與舟人照緯蕭兀坐船窓無個  
事細攤書帙逐涼宵

其十六

鎮日瀟瀟似水坳晚來僻港溢行庖北中菰稻仍應  
少願有魚羹助客糒

其十七

泊舟正值雨霏微片片川雲欲染衣疲聽霖鈴忘遠  
漏朝看靛黦辨高磯

其十八

奉使曹郎水上居晚呼鈴柝擾蔗漁別舟嘖火喧更  
鼓疑騎將軍沒不如

其十九

洛河河水雖菰蒲舟上激來多恍恍中冷惠山何處

竟也應毀得雲阮無

其二十

水鄉在北略如南鴨脚鷄頭市滿籃畢竟燕中多素  
粟呀頭買到與兒甘

其二十一

白雲綿邈呀頭迷裊裊蓬窓一望低秋色倚閨人共  
晚家山遙星樾陰西

其二十二

縹緲烟波溜夕曛扣舷歌似五噫聞伯鸞德耀雖難  
附畫張家翠黛痕

其二十三

兩舟先後度朝昏不廢奚囊與應門取次欲供清淺  
趣巧涸何必學崑崙

其二十四

河西桃柳護堤青八月尖風一葉零待仙卽心似  
水家山細說感云亭

其二十五

城下斜陽水上流招攜杯酒感沉浮使君惠露秋芳

湛況是同心蘭味接

其二十六

清舸商舡往返曾秋聲雨色暗算盤中憂恤稅憐津  
疲人畏面空慮疲永

其二十七

鳴鑼起鼓鬧相背人傍金牌似虎冠一自中涓稱稅  
使燕河水色半沈瀾

其二十八

楊村秋色裏盈襟到此河流覺漸深夾岸居人多厚  
殖浪言掬水可成金

其二十九

試問川程與水籤頗忻津闊遇風恬半旬纔渡重朝  
路今日堪將兩舍兼

其三十

沿岸行舟尾可衙一篙試水去攪攪欲拋骨肉和僮  
僕前覓秦人掛垂帆

其三十一

蓬窓屬耳水淙淙底事征帆滯幾重如此風濤淨永

歇淡衙烟柳豈從容

其三十二

日日妻兒競問津津程悠緩泛舟人寸心自借瀑湲  
水贏得遙遙且避塵

其三十三

初入行舟似滯滯徐移下水耐侵尋應知世路難由  
我盡宣箇綠帖客心

其三十四

天津拆木曉看潮南北盈盈不礙橈中有漕艘三兩  
桅遠巡後至白河橋

其三十五

白河衛河丁字沽流通海口尾銜艙近來截得南糧  
去直運遼陽備勒胡

其三十六

軍需轉輸帝畿東望盡瀛洲一水中呼癸呼庚愁且  
夕徵兵又報餉頻空

其三十七

四百萬糧河上收衛河沽水寄咽喉危時苦說元家

集築舍翻增海國愁

其三十八

海運艱舟役慮洋鹽船繞岸亦無妨昨傳女直烏龍  
耗五百胡艘已可航

其三十九

水到天津蟹味肥客中秋色露痕微青蚨買却招潮  
子醉看潮頭曉夜歸

其四十

分司別館近河隈池上殘荷尚作杯最惜相逢還是  
客斜陽獨逐客舟四

其四十一

天津組練去征遼近塞通波淚海鯨舟晚何能安水  
宿月明幾欲廢詩就

其四十二

海口幾過水漸生衛河如矢迅波聲舟人榜櫓渾聞  
却遙指清州靜海城

其四十三

河到獨流飛雨痕宋時遺寨猶存日來傳說饒蒲

蓊叢裏魚腥帶水渾

其四十四

河流遠接海流端大木千章簇水干昨夜天津渾裏  
險前途安德渡頭寬

其四十五

水程青縣縣前過盤古溝流到衛河夕照尚餘渾池  
色西來襟帶漢漳沱

其四十六

黃昏睥睨映人家興濟乾寧傍古楂掩老縣中梅老  
驛秋風不睹宋時花

其四十七

晚來一雨打篷窓風急雲流暗短紅忙殺舟人遮不  
盡五更蒲葦尚淙淙

其四十八

和雨和烟杭稻炊也無魚味可供饑河邊盡說潮頭  
至急水難為漁釣期

其四十九

古郡依稀渤海邊中流歷歷劃齊燕衛河濟水原相



傍寓目鄉心一倍憐

其五十

居人侵侮便知鹹頗有鹽艘快似颿正是軍需愛國  
計何臣能使更能監

其五十一

河中秋月映清虛天淨飛鴻水淨魚此夕不堪仍客  
棹烟波頗遺積愁舒

其五十二

夜色高澹照影低晶瑩只在柁樓西客中不廢中秋  
例坐到秋光上遠隄

其五十三

去歲清暉壯塞分此時孤影晚舟紛一輪新露渾如  
洗不見西山掛晚雲

其五十四

一鴈依然下遠阜寒暄尺素寫綿袍西風得此渾堪  
藉不必貽桃與報瑤

其五十五

夜月涵波似雪霽竭來訪戴為誰漣縱然一水不相

見脈脉應憑句裏拈

其五十六

飛蓬依听不依荇渾似天涯晤未諧為爾加餐聊遠  
念惱人鼓吹是寒蛙

其五十七

題書纔罷淚班班風裏蕭蕭水上潯付與去人行漸  
遠前程舍水更登山

其五十八

夕陽舟楫衛河經驛草溪花未及暝此去廣川應不  
遠瀟南秋色遍沙汀

其五十九

滄入星河秀入嵐鄉心水意恰相舍前途父老堪余  
慰總過桃源也不探

其六十

展盡川途客感增明朝悲喜故山憑猶憐不遠桑園  
水亦得移來濟北潏

王季木轉留京廷許自歷下有書見存却寄

十月紛紛歲未闌聞君奉使即還官前歸建業心如

洗不改清河水色寒

其二

歷下名泉子卜居波聲侵枕也侵書遠水激蕩將前  
別千佛山頭翠復滿

其三

少年同負一特名中歲疑蛇志未成爾愛泉流吾  
處也應今侶不妨研

其四

書來喜極淚仍沾蛾向寒燈鵲向檐昨夜鴻飛傳字  
去料君此夕益佳占

其五

忽于雪後報懸弧一夕欣欣盡室呼七袞慈顏應信  
慰寒門此日似昭蘇

其六

此堂松老爲孫枝一姓今升四世宜但使青燈常照  
在不妨添線送春遲

內兄任否休及夏猶唐同話時石休再過難  
寒雲相看各自憐如君失意更安知天容秋

茂不謂嚴霜兩度偏

其二

交親遲暮撫霜華此夕綈袍染霰加未記猶堪憐季  
布平生若個比朱家

仲冬八日爲亡兒士紱生日屈指已卅十年愴

然成句

雪滿寒郊草不青蒼舒久已闕玄扃浮生恍惚勞魂  
夢空念浮生十一齡

其三

倏成垂老鬢殊蒼生死于今感十霜自爾一埋蘭玉  
後升沉歲月記斜陽

其四

伯鸞獨憶孟光賢吳甫鍾情更惻然事事俱成陳跡  
去寸心說與阿淮憐

其五

拙宦依然作後塵流光不覺真前春忽從寒夕思當  
日忍把此魂擬別人

壬季木甫轉南評再被浮口方冬遠訊慰以數

章

九載魁名得一遷交親猶為慨連遭如何復按他人  
劍不是明珠不保妍

其二

冷眼誰看爾熱心絕絃久乏世知音只憐蘭草重遭  
刈依舊清芬滿素襟

其三

入門粲葉總應稀惟有群情足是非留取青氈存雅  
尚浮沉未改舊烏衣

其四

不必才名便可遭風塵無奈更波濤當時若減霜均  
醒豈得醺糟有古騷

冬日同李方伯公飲王氏青黛閣因登臺同觀

星夜半迥別

築閣凭闌晚迢寒更無林樾阻峰巒東來翠靄氣氤  
近微月真同黛色看

其二

青郊縹緲護蒼烟入檻浮為酒湛然談劇渾忘寒雪

夜醺翻風味醉中禪

其三

山城咫尺漏遙聲坐久寒星指顧明恰共談天窮十  
輝應憐卜夜到三更

其四

取次停杯想湛虛佳占遙在紫宸居江湖未忘朝家  
志不獨奇人與異書

其五

悠悠城柝逗遐心父味適于酒味深寒漏淺道人始  
去醉時猶記月沉沉

其六

歸路寒燈破夕幽徘徊仍似為君留深更甫入孤城  
去故園何嫌借燭遊

四山稿詩卷

七言絕

玉皇祠道士募緣及門作二絕嘲之

年來酷信道家書如見三清縹緲居底事人間尋布  
施須知天上本空虛

其二

龍虎真丹不可評度緣似比募緣長道人莫被黃金  
累未必莊嚴到玉皇

獨居口號

鎮日閒居似愛憚攤書已倦即安眠不堪牛馬人猶

變畢竟風塵事未捐

其二

底事山中癖獨居只同性懶更才諫浮生苦海一

塵無素憑人作毀譽

其三

應門稀闕杜門多雪裏殘苔自踏過淡薄生涯供老  
大幾將麻米似頭陀

其四

清晨漱齒便焚香坐至斜陽幾幾商明日吉凶渾未

卜閒來偷得舊行程

其五

半世行藏已自知閑關休道不便宜冷腸熱腹俱無  
可漸老浮生漸覺痴

其六

縱是幽居未絕人遠猶命駕近比隣相逢盡說相須  
意過眼東風不久親

其七

半世流光湯姓名熟思末路已無成情知世上能相  
負那得山中不獨行

其八

一從出得帝城南宦味諳時鄉味諳無客可言鱸膾  
好逢人只有錦衣慚

觀

初春得劉心統燕京之書心統時以趙城令入

山中終日應門踈千里俄聞有尺書一字一珠仍一  
淚不堪別後值春初

其二

鳬飛不必逃鴻飛分得雲函下翠微春色遙從仙吏  
去思君宛似落山暉

其三

去歲春深別薊門燕山雨合晉山痕如今瀛濟分流  
處爾向天家我故園

其四

奉使猶然戀一丘公車見說集諸侯浮生兩字如塵  
影去住翻同尺素愁

時粧絕句

閨中豔好是吳粧烏帕檀眉壓不妨却向濃鬟加義  
髻層雲浮渲到鴉黃

其二

玄髮攙攙接翠翹低垂潤滑浣衣綃似因映兩春情  
重染作燈前燕尾妖

其三

刺繡為花照眼新歲縫度袖迴腰身不須妙舞能拋  
錦已裹東風無限春

其四

羅裳織素約雲紋掩映波機色殷若使浮沉相逐  
水白裙無乃似黃裙

其五

貼翠鋪金未足奇珊瑚珠貝也非宜自從琬琰昭華  
美愛極雲堆玉一枝

其六

絳羅巧剪趁芳纖蓓蕾蓮花露尖新樣不誇弓樣  
好苔痕只畏齒痕沾

其七

濯出蘭湯艷比霞霞對三賦不勝情近來酷尚松綾  
色未惜裁雲一片紫

其八

簾間隱約砌間迴恰恰分明襯錦來應是畫裙遮不  
盡綺筵玉立軟香苔

邢玉衡以來禽館家集見惠余時南行

美人贈比雙南金鵲得文心感客心孤舫江東誰與  
共風流標韻小來禽

其二

河間酷愛來禽今古名流盡我師別去吳天尋好  
事君家使節肯陳詩

滕縣道中鮑叔牙墓

暑中經過古人肝鮑叔風微異代傳不必三黃薦薦  
士誰能累敗復相憐

滕縣孟嘗君墓

斜照蒼蒼古碣橫獨聞養客孟嘗名竊符脫穎驕勛  
伐不及田家樹德情

經黃河浮橋作

大河五月沸于湯截玉長虹百尺涼不必天涯尋貫  
月風濤客子得津梁

其二

超忽須臾無險巇橋邊指點伏叅知後人但繼浮舟  
事九曲崑崙源也不迷

過嶧山

邠邑環山是嶧山青青馬首欲躋攀秦皇功德殘碑  
蝕孟有淵源古廟空

自池州泛大江回太平

渺然秋浦合長江為送孤帆度客艤一片斜陽千片  
翠青山推不去蓬窓

其二

大江洗得客心清姑孰雖遙一棹輕怪是洪流舟楫  
少漁舫或傍使船行

客行憶母時在宦鄉

舛草如簪綴水雲天涯奉母憶羅裙家貧但守堂護  
老宜拙何須客路紛

其二

都來只為一官縈侍母應官雨不成夢裏猶驚尋藥  
餌江干休道足魚糈

舟經慧山寺泉泉為天下第一

盈盈一舸近層城山秀泉香第二名海內流傳今始  
到江村誰解吸清泠

蘇州運河接石湖經過有感

虹橋湖水與河通草茂流深不辨叢一自江南亂漕  
後扁舟去逐回空

姑蘇城外懷馮元成先生

絕代人流數大馬卜居今餉館娃宮漢文典雅吳音  
麗總寫江流似練中

其二

文字緣為師友緣燕都兩峯絳帷前君家只近寒山  
寺城外鐘聲狂到船

戴大圓工部舟過蕪湖遣人相聞感作

仙即賜沐出江津寄語如蘭臭更親不是一官羈郡  
內水雲日夜伴清新

其二

君從水上憶城邊我在官衙湖客船秋老鰯磯霜有  
色天涯總是長途緣

冬日送別夏堯封還里中時聞至中荒歉又

遼陽隣警徵發正殷

江南寒至尚無霜似為離人一葉黃世亂憐君還故  
國莫悲故國有兵荒

其二

五月南來恰共舟君今遶棹我仍留陶家三徑雖荒  
却送爾先為掃一丘

內弟高允文至太平衛齋致坐感成二首

生來從未經千里為我踰河復渡江蘆雪楓霜相對  
晚又憑烹鯉素雙雙

其二

交親促膝趣篝燈一片卿心似釋冰江水未如鄉水  
美情深也共飽尊羹

送內弟允文還里

一杯吳酒送君行頃刻逶迤說別情明日過江風氣  
冽寒衣重絮故霜程

楚中注聞英往迄姑孰因賦見情聞夫新魁卿

校乃翰林客菴家子

攜來九畹是蘭馨滌盡江流水不腥只有客舟舟似  
月依然一派是文星

其二

不為江山便遠遊江山到處有人留相逢總是如君  
少喚起青蓮采石流

春夕曹元甫席上得滿景升詩箋因作

春光輕染雨中花曲席雲深不辨霞消得殘杯沁好

句相酬應潑然茶

其二

西園春簇醉琅玕七步才人十步蘭忽向晚風梅破  
豔一篇如雲散齊紈

其三

堪憐活色復生香恰對花瓶倒玉漿莫謂詞林人已  
老河陽春盡也潘郎

送內兄高允文由金陵渡江還山東

折柳江春送遠行行舟遙待石頭城我從客裏猶為

主君縱停時竟獨征

其二

薄宦何人慰客情南來迢遞到江城樓華總有桃根  
曲紅雨紛飛別路聲

得冒伯廉金陵書併詩

犁丘一別廿餘霜尺素春流至建康客裏開城花數  
聲憐余藉訟亦江鄉

其二

細披紈扇細看詩眉字肝腸宛在斯聞道別來蒼鬢

改風霜不改是相思

其三

年來踪跡客金陵二水三山涉後登詞苑于今名已  
宿談鋒比首理猶增

其四

布機青鞋尚遠遊牽絲解綬亦淹留若教共把華年  
校只好金憑筆舌酬



文稿卷之五

濟北李善人父著

詔

擬災異罪已詔

萬曆肆拾伍年詔曰天警以災人應以懼其有奇過而後有奇警有殊災而必有殊懼譬如人情不善調攝怕心忠欲一切異症集於其身而又不戒止倉猝求拯一切苦藥迫於其口況一人大身即在天下天下亂始固係朕心乎朕自幼冲踐祚迄今已四十餘載夙夜兢兢斷所以保泰永休與海內偕升鄧種乃通年以來天變於上轉見殊尤山東之大荒幾成瓦解江西之大水不止陸沉二百年海廟燬於回祿數千里蝗災慳於甕師天鳴地震人病物怪殆無地不報其異無人不訝其祥而所最異者江淮湖漢蝗不及至之區今則種生飛食稻粱被殘至如田鼠萬數銜負而渡江江南江北之田為所害此往古少見於今有之乃三殿并燼之後箭樓妝焰之餘隆德怒火宮門城門忽風火延百楹咫尺朕御風摧築鑄

宵夜弛防災以漸逼蒙以漸迫天威顯赫海內警焉朕思此變可謂奇而且殊豈其無因而至無乃不德怙恣而以美疾成異症也爰自靜攝有年鴛鴦雖開於衷而百司或襲其理發之一字何所不醖醖之一字何所不漬如稅使之遺原需大工而該監失於奉行反肆虐狼之吻守令之連原屬過誤而該部不得震審反叢行桎之寬此朕雖近耳方令切務無過兵食而閱操久穢統帥布兒熙怡靡靈且至軍政之黜典延於二年邊餉久缺勝臣窮位那借支吾且有內用之惜資屢索數萬此朕忘遠矣進之大寮之多虛也人其謂朕惜官而妨政言路之多靳也人其謂朕厭言而廢人放於山林者終不得以賜環滯於仕籍者時或艱於賜袂朕之用人過也內降之謚恩外廷爭之而不能安乞之殊寵獨斷從之而不議朝講久不御習為故常享祀久不親玩為戲嬉章奏一線之不通而禁城陸武之往之寓發朕之主政又過也朕淵然惟其原本諒以中外臣民或疑官闕有嫌隙藩服有汰侈朕之一心實以王尺自平而形跡涉於膠

固不解向者匪夫之提已置之於法而孤臣之芻蕘  
稽而未還朕自求其過意者止此矣總之皆壅也舍  
不克謹釀成異症鼻方問詿苦藥昌辭緬致有唐奉  
天之變罪已之詞函書所到震海泣泗令朕病矣比  
之奉天未至顛隕凡百臣工以賢士庶詎忍棄予急  
則治標亦決其甚變者而可諸如絀詔璫裁纓弁重  
兵食慎人才檢治令勤召容嚴綱紀弭黃臺之端而  
釋白簡之犯愴在朕心勿復再阻天人之際有若水  
火水壅而濟集於上火壅而烟金於上人壅而疾逆  
於上天下人壅而變激於上通其壅者復其常也無  
奇過無奇災朕願與海內常懼之以免大身水火之  
患

文稿

濟北李若訥李重甫著

疏

請裁革二十四馬房驢頭疏

戶部疏為軍政空虛遵

旨從長計議請先裁積貶以佐邊儲萬一事廣西司  
官索呈據監督爛上馬房主事鹿喜繼呈馬房驢頭  
被經管人役隱匿倒死不報虛冒支銀欲行裁革接  
管主事王城申呈前事仍議裁革等因到司該司郎  
中李若訥會同貴州司山東司三郎中議前事巡  
科道已題本部宜題等因到部看詳國家虛耗之弊  
今日臨觴極矣臣為主計朝夕焦思務求由虛得實  
有補漏卮頃因遼事倥傯德軍需匱乏仰奉

明旨從長計議臣督臣屬以為國裁汰勿論巨細今  
主事王城力覈主事鹿喜繼虛冒之案又面廣各馬  
房監督主事吳伯興黃家其虛冒大率相同為照驢  
頭一節雖為制額而供億實處其鉅雖為小耗而虛  
還實作其備即如一驢一歲費銀一十七兩二十四

馬房驛八百餘頭費銀一萬餘兩倒死不報路餘無  
憑收享之秋毫無補中涓之訟經已滿焉用此糜潰  
為也以當空肆盡之時正怵駭脫巾之變以有  
用之資財養無用之塞技已為非算以紙上之虛數  
耗帑中之實積尤為可裁先朝嘉靖間曾因科道及  
國部疏裁革豹房比之驢頭其瑣濫又不俟言矣  
皇上固志在法祖者豈俟臣等之規規我伏乞速允  
巡視前疏勅下臣部行監督各官凡驢頭虛冒者盡  
行裁革見在者盡行變賣積年之蠹一朝頓剔亦牧  
政瑜怯之一端而邊餉供億之一助也其犯人劉國  
禎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管廠內官栗本仰候  
明旨處分再照臣部各項積弊多端沿而未獲窮而  
當變者非止驢頭容臣督臣屬臆剔另行補續而先  
自驢頭示節省之大意倘蒙垂覽施行軍國端賴  
矣

文稿

濟北李若訥季重父著

序

公歌與小東園詩集序

山以東文章名家者於明最盛和正之際遑尚書程  
太史諸公鼓吹風雅嘉隆彌以于唱而濟南牒上其  
鏗然者萬曆久道化成齊魯彬彬含竿而瑟孔鏘寸  
土與寸絲相屬也余所服膺無如東蒙公歌與氏歌  
與生萬山中而口頰心胸都為嵐翠泰岱毒盟當執  
牛耳嘗報訊余提提於小東結構不賦輞川日從鼻  
其間意不可一世乃頗以余為知音者寄余以小東  
園詩集若曰爾其肩踵蒙山洗耳天籟即余殆塵  
金滿不足辨其冷冷之響而幸猶記憶其小東論詩  
者也昔辛卯之歲偶見歌與與吾邑邢侍御尺一而  
談及有韻之言寧為真明勿為假唐蓋歌與於此道  
煥發沉澁前後二十餘年其匠心符契殆悉出於真  
明之片語余謂自漢以來文家無不摹者而摹不必  
其肖陸士衡江文通之倣古白江州者蘇州之學陶

詎云顛誤由人。伎倆非我有真故能假。而惟任其有  
為是疎之郭公傀儡大成鬼神假而假若若使綠珠  
步飛燕之紫舟何戲而依倚龜年樂府亦自別有其  
風韻之真者任真可也故敢與不為假而真又不為  
真而信真余向遇歌與祝阿道中得賭落後屬字諸  
篇則以七子無此調夫固自得其真既而盡覽其小  
東集英吐豪擡為雲為水如坐欲諸律南遊諸絕則  
以古人亦無此調余亦不能知其真之所至矣大抵  
不以摹而以真耳噫令歌與而工於假豈賊七子然  
其為假而工何如為真而工如此為真而二者任音  
之變而不失其常耳且妍而珍之心不為靡虛嫌而  
澤之必不為婉媚七子未及嫌也惟自忘其妍及為  
古人嫌之七子之鹽醢不已也又自忘其嫌強而塗  
抹為妍識者因假之流併斥其源乃其今日之為真  
者又不免過挽壯語以婉婉粗聲以喊喊而後以俚  
言調笑此固非真然即狂語亦非真蓋以真自謂又  
不能不摹遂似真假而失者變之害也必如歌與不  
為真而真乃工於真者競習諸律與獨調為永聲焉

之變真假首矣不則和正嘉隆今欲之恐萬曆而復  
識之奈何故以是序歌與集存其變之常者非曰  
知音也

### 彭君宣詩稿序

彭君宣宋州名士其詩篇奕奕播人耳忽自宋而燕  
過易水信宿出裝中近稿示余稿凡三曰倚馬編以  
其尊人侍御持蜀節歸聞建南之凱而附於鏡歌者  
也曰陸舫草從其尊人入都搖搖行與中宛如浮沉  
水上而紀其獨拍者也曰窮愁志則君宣文戰屢此  
慘慘不得意往還梁宋之間以自解達而寫其磊塊  
大半商羽之音已余促讀之諸體俱備致與詞符藻  
與情契其得心應手方圓速肖余安品之以還其方  
折圓折如珠之吐其英精以新其先澤余又安品之  
以奇總之彭君於有韻之言擅其天籟故讀其韻陰  
韻和韻悲靡不極綢繆而清遼脆者詩之仙品也乃  
志以窮愁若慨其倚馬不遭陸射不忠者為意此亦  
仙不離塵即太白仙才生平鬱泊悲以天倪發之奚  
如其仙者效太白所詠不滿六朝綺麗而續雅以臻

天騷固窮而怨者也騷即非詩古體及近體命之曰詩而唐四傑之作少陵詠其近騷然則詩以合騷也後世僅得可以怨之一節耳故詞人吟客每每題詞易好歡詞難工結習類然太白亦且不免彭君亦不必免即倚馬陸躬有窮愁之感何不可者詩流而騷也騷又轉而詩也天機所至任而極之其自賦之鳴固以不朽彭君為有韻之佳僱矣

8 彭氏山堂肆考序

余嘗妄論著述家與共成一家之言不如羣百家之成一家者竭其惛憊之意吐握所自得以詔來非致精不可而即不致傳不妨也羣百家者臚古人之各得為我得撫九滿一未懷心臆非致博難竟海底珊瑚而非致精將誰為波斯鑒別耶況百家萃而後一家成以心為手以心為口手口組織合以名家此之謂博雅博雅非資類書也而晉人尚博雅乃尚類書劉勰總羣書奏其七略類書始此南北六朝華淫之子微事相高類書浸盛唐初四部分曹而此堂抄勸學記白氏六帖諸書競富宋則崇文院刪益偏校

雖廣記元龜成於秘書事文類聚王儉諸書又士林之沈洋浩漭矣然類書者四部中之集家也經史子散見如金玉屑借集以羅之為用集家之功斯鉅故說者大抵以博屬類書而白氏世代錯雜祝氏本朝紛兒即李昉楊億輩奉命綜輯不免多取少裁至後欲大有裒記竟泛濫不就於是博者多不精而博雅難言之明興藝苑號稱摹古其經史子集鮮不搜取瑣瑣而類書一事反讓前代鄭若庸之類雋狹楊用脩之冊鉛渙王元美之弁山別集僅具本朝梗槩耳蓋前代以今存古故似博而遠雅我朝以古為余故似雅而遺博繼楊彭氏所以有山堂肆考也天壤間巨細之故如江瑤海月擬採殆盡古圖書之迹悉其網終如竭龍巖蛟室殆無所遺博手執夫類其事者博類其詞者雅彭氏標詞目然事源因實吐華固翻翻大雅也於若庸類雋相仿而彌大場於用脩鉛錄元美危言所攷訂者雖未如其屑之而時互見其斑斑精失雅矣其書為焦弱侯始好之遂以播於險內應彭氏羣百家者也而今後世知維揚有博通士噴

山堂之樂安見其不一家者且國家承平久文獻  
盛其文皇大典秘在內府學士不得漁獵其閒野而  
脩之山堂一書集家之粹不可不珍也宋當末季曹  
氏石倉竟脫兵火余將以彭氏書而鐵石固之乃若  
千一之慮則初學記未及唐山堂考未及明不免遺  
憾倘採其近者益于考中古今百家萃而成之寒山  
之石且五車而載等於岫嶠矣

送王帶如以計即擢守岳州序

唐白樂天家蘇子瞻先後守杭州而皆自侍從臣出  
守以文章飭吏治當時後世望之翩然若仙夫杭州  
江湖水吞吐吳山至今稱名郡而樂天胸次恬適  
子瞻襟吐朗暢又各人名守而稱焉王皇香吏劉處  
達瀛胡不仙也蓋入地以之然未有如吾帶如之岳  
州乃神仙窟宅自昔記焉而帶如清而直截然玉尺  
文心詞手海內無不知為琳瑯者則又仙品也以人  
拍挹白蘇以地乃洪崖浮丘之區而拍挹者更速矣  
帶如一至其郡長江廣瀆洞庭消泮君山之螺十二  
湖陰之摘艸千餐漱採拾無非名勝士民如美而好

大蘭濯珮清猶涵屈平之潔使君以義與文治之無  
非化氓而以其政暇履之舟之天籟睽發流峙若鏗  
而應岳陽樓中可與先臣張燕公范文正之守茲地  
者鼎立三席吁帶如入地之仙白蘇且將以岳秀杭  
州白蘇侍從仙班若稍勝於帶如然帶如適在東省  
香壺烟篆不愧名郎且樂天在憲宗之世令白擇官  
額得計曹明制不得自白擇官而

天子於計曹得帶如盛皆以鉛筆握牙籌固丈吏之  
劇職亦文士之清卷也由計郎而得岳郡簿書轉劇  
簿書不妨鉛筆轉清矣蓬萊三山豈減玉皇之案此  
尤入地之相同者也吾猶有說於此子瞻在杭興湖  
芝利而對不妄除積為蘇隱今楚中連歲苦校湖中  
青草恐其枯也善為疏衍草之所積可以王隄目之  
因人利物庸無非度世之丹帶如守岳茲其肯貽人  
以長久者乎九遷而上宸君日望其珊珊矣余重帶  
如帶如重岳竟以人矣

傳燈錄序

傳燈錄者宋景德間吳僧道原纂纂七佛諸祖以至

勿出法嗣所愿所言咸以佚倫末後澄之外道系之  
雜文而指猶著揚大年諸公奉佛法素有皈依又奉  
人主詔命汰蓋其間傳燈之書始不慚金鑑矣余讀  
之而西方鼻祖別宗聯絡井井不能復撫笙乾緒論  
轉其巔也即就其宗系略為洗滌夫以五十二世千  
七百人抵桑門緇流乃白香山裴公爰則富貴聲  
名者矣較龐居士且不同其蓋遠而左為雪山耳孫  
何以說焉竊嘗謂佛氏原有緇蓋工途而真室之指  
瞭然一燈無以異也裴白即稍殊素流而燈之所映  
未盡見諸篇什恐阿雅未至此耳嗣是蘓眉山亦津  
津於琴操而遂云得禪其於俞清老之生龜脫簡何  
以大異流風沿派至於今日士大夫以口為禪者其  
將不啻門外而野枳星之矣閨中模索自謂佛子恐  
燈焰且撲噫傳燈之指似尚涉於絢語耶金鑑導世  
為龐居士庶幾焉此道原楊億千一之慮也故因序  
而及之以求止於關士云

陳此編序

陟此編者先少恭大夫令隴而以先王母崔孺人孝  
不可遠得單車此取一時同籍贈言盛饗既而不肯  
訥廣乞名人碩品倍以韻其佳事蒙而題之曰陟此  
夫詩情府也此瞻惟母之念惟季情斯嚴者先大夫  
季也隴山陟為古人詩與今人詩不同調而同情故  
取古義標今編編成五年所矣先大夫久逝不肖官  
於四方而母氏亦時依時別杖輿之奉不常不肖又  
季也乃宜地在焉焉與隴皆萬山巖巖彌塞上險阻  
隴此易此豈殊陟耶於是取隴中編錄而更新憾然  
深思也凡子之憶親陟降以之陟高而思迫於其降  
在遠而陟迫於其近余思余父之陟正及余王母之  
遠其低回婉愉孺然三載思極情極自不能罵而人  
代寫之繪不能肖而韻故肖之夫代之胡能肖之也  
人則未有不思親者也以思寫思秦關桃塞誰必在  
遠擊曲之情如自陟此季子出諸其吻應諸其肝夫  
韻叶情也冷之而入人情抒韻也綴之而不可止也  
且古人與今人尚有同情蕭黃笛拍不介而契乃今  
人代今情睇睇漫漫有不惘惘商羽者哉盡入如季

也盡人言如陟此言也而是編固有情之鳴乎余不肖居然退阻不能仿先孝思孝躬之情漸成豚犬離聲無與適如山積矣弟聽其望然之音而莫解於此編之情者故序之如此

### 國語體析序

左氏為春秋傳而國語又別見說者謂國語稍麗祿而春秋傳復取其粹者裁之以附經然則國語裁割也春秋傳殺蓋也乃公呂兩先生為國語體析則攬裁割而殺蓋之所涵咀其間者為趣且倍余得而詳

論之哉左氏史而經者彼其欲於諸國之掌故而摯然有掛於一時之是非一揆二書俱稱富麗而其融通渾嫻之妙即計然夷光不過也得春秣之體而為時近致枯猶易公呂兩先生皆為史官而具史才者舉左氏國語挾其要旨標其真義校錙銖而汰脂粉人所略獨所悉人所浮獨所深傳左氏之體而為時遠致精雅失然古易而今雅昔古安深於經今安淺於經也古人非屑之以傳合經弟記其事實大業已與聖義相契而且散溢以為語意王素臣所表親也

今人屑慕古人詞篤知其義而稍勝者瞻舉其事耳隨析一書往披經理為雋永如所稱親遠言遠各引義以乘之至於序帛忘之為誤證周宣之未茂則又脗合乎錯經合義者余讀周魯二帙而已心析也而先生又可稱素臣之二故隨析之精雅矣哉夫隨之為言余又以禪證之禪隨不立文義者也胡隨而有析乃國語左傳其為春秋之體也傳則肇後世編年體而語則胎後世紀傳體皆不免析矣傳則諸國錯舉於經下語則分區割域廣輪灼然有傳不可無語乃宜析者而先生之因文以析因見以析絲々縷々或巾或席而隨更以析暢者夫春秋如左氏文珠而兩先生豈漸慧可取此析之精者也國語賈常諸家註說不乏而非之者非之之者柳宗諸公遂剔錙焉國語裁以腐矣而先生之為國語也謂為註則不屑瑣謂為論則不屑說左氏九原且為予肯故隨析有味乎其精言之况近日學士厭薄古義爭覓方言小說以為侯鯖雖助益人人語體而國語一書不惟不能致精方且不知撫粗也兩先生預沉浸煥



僕如此余不但以為臆折抑題以大雄醜酬矣因為序其所得以見洙泗素臣之徒似雪山關士之嗣手

### 王季木北湖圖詠序

湖之為勝水所鍾也大抵江南既有余山東雖海岱大觀而湖光既景不及江南十一以故自昔占湖之幽者必多出江南名士賀監之於鏡湖大白之於洞庭蘧公之於西湖皆其灼然水鄉洗發千古江北則寥寒矣北湖之名不著而新城王季木家於其近自舉南宮端嘗與羣從汎舟瀟瀟中一片空翠目昭

李

湖

上

心賞不能自已繪之為圖湖亦色筆之為記湖有文詠之為詩湖有韻湖亦何負於江北之名人耶據記文中所稱湖達濟南而小隋與時水俱相濶濶泥揚波靡非古蹟春秋之盟戰時皆以水上為斗耳至如中流綠帶李白泊魯連陂諸詩註轉固鎮王蠋故居景公青丘各各齊之故事顯名者而錦秋亭為最佳此亭乃元人取坡老詩綠錦雲秋之句為名坡曾過此水愛其風景酷似江南故抒為佳詠而更津津賞水中之鱸舉不咸松江也季木記文特於此加

澄梁而詩中云曰湖名不負錦為秋又曰非方議有回腮鱸猶寫佳勝懶憚洪而數文生不惟彷彿江南將江南移於北湖矣然坡老當宋新法之世不獲友用轍跡所至往往樓臺捉月而北湖鱸蓴得與金齏藍豉並顯非名人之好事固借以寄情院憂耳季木世家魁名而適時排擠寄院尤多北湖如在江南方且一棹以往況森森者即庭除物也而手櫬口飄棚棚然烏知南北耶余嘗以天下勝槩繪之不如叙之叙之不如詠之而能舉者亦屬勝世之為人若坡老

李

湖

上

者能盡能文復能詩者也北湖未得坡之畫與文而得其詩已為天幸足以滋益乃季木處我爭坡者而圖之記之詠之北湖又幸矣季木詩詠此奇絕如海底珊瑚而茲北湖詩更鍊鍊而後出遂計北湖烟波嫋嫋收於胸次即千叢翠篠內屏簾籠篴之安得不句中滴滴秀色也余謂季木已有三絕而湖適與觀足成四美北湖之名易以蘇王可美而此皆以入重皆以咨嗟感慨之人重我余為季木序其跋致如此季木得無曰浮柏湖舟四鯢之膾千里之羹即身

後名不以易也而又何哭名之義王若此則顧分我  
一盃而余序當巽而況之於波中

贈武年伯詰封刑部郎序

余同年友曹之武雲臺君個儼峻特風骨殊快而乃  
競於文口咀手組靡不醒藉風流其朝朝白雲之署  
競以都官艷之且謂法吏不軌儒而俠者及讀君所  
為敘述太翁之行蓋自太翁夙以俠聞於曹景山荷  
澤不翼而飛頓折節為儉約蕭然無所侈究抑何俠  
而能儒也噫雲臺君履於國牒固出其家譜耳譜太  
公之俠莫大乎存亡死生惜交報仇而又二事最著  
役弟為黠有力者斃眾讎齡而不敢發翁鳴其事於  
當道經六載卒得直其人伏法狹有榮且風靡偶虐  
他人幾死他人度無如何則不食待盡翁聞而孫之  
食兩人藉以完翁之誼聚雷穿統斷無石無餘耶以  
故演述吐露而雲臺君詮聚乃的見西省也今日西  
省頻值大獄提裁於禁庭木妖拉臣第伏下之鳴以  
拊揚而棄印之辟以駟對不快與皆君之喻廉亦管  
會衆而衡之者君歟獄其間而半神意氣溢於案畫

之外太翁聞之詎不曰吾為布衣義不苟里中爾從  
大吏義不苟官下乃翁仍不肉不粟下同臧獲可矣  
安在災以歸縶子躬也未嘗臺君為天子法曹太翁  
亦當法守畫一之世而守之為家法者即俠無所託  
張即儒無所駢贅仰蒙從縶賜止以章法耳而翁獨  
以俠而儒致顯於世殆其義也同臧獲非畜同死生  
非曉義在尋丈亦在咫尺達者隨而隨之而說所為  
鳴人寬解人卻曾有不附錄於法哉為天子守法者  
致義如此可失艷說其行曰俠曰儒莊語其理曰義  
義國聖明之世所急慕而急稱之陳遵投轄張鍊守  
親各執其儒俠如杳鑿不相通而漢法所首重者石  
蕭說曹隨之賢其以文墨定勳名二人似儒而俠者  
焉說於義矣雲臺君將不難為蕭鄧侯之法而其太  
翁已饒為之於家故官如其官以弟義方而可鼓為  
父者且可以鼓為子之義虛君親者然則誥置之榮  
八人三尺其喙而余第叙所以致之蓋義林也亦法  
林也

送王亦房歸姑蘇序

萬曆丙辰友人王亦房自燕都歸姑蘇而一時與交遊者引卮酒送之亦房一成均常布耳又值文戰不利之後世有相肥者將露燕金而趨知駿向曉知駿骨也乃縉紳纓綬或謁以就之而其內且多賢豪君子若以亦房不次燕金重自有重者亦房何以得此說者云亦房為百谷先生子驥雅之參過於紹珥一重亦房茂齡振文心之奇一試為辟雍冠司成折節一重亦房賴言工絕咳唾窮致不慚右丞秀語一重此三重皆亦房所自有也燕中爭欲得之而不可得千金何異高余之交亦房也獨後於燕中賢豪君迨其東裝言歸始與把臂一醉歡若平生因以信賢豪君子慕向不謬而恨其交遲而歸過不獲與燕中人士挽之也余不足重亦房而知其重耳亦房即歸姑蘇矣燕僑也芝蘭不以僑而疎吳鄉也朱墨尤以鄉而睚眦臺茂苑所為重之者猶前三重而且倍蓋謂百谷先生吾僑也而且得令子仍僑也在此在彼總之為重耶夫亦房冠吳士又冠燕士賴于燕又賴于吳吳親而燕未親燕不得有而吳固有之矣

吳江海之國也為龍窟燕廣其之野也為駿厓故駿者如龍燕急欲得而得其死骨與得其生機有間也至于龍者不啻于駿而以而致之與真而賞之更有間也亦房之才在燕國奇骨在吳尤神物乃好其真者譽之于天機者世亦眇矣亦房歸而重固自有重也人未能重亦房即皆百谷先生永陵之世北遊燕為乘相所倒屣竟未獲駿直迨其南而于吳乃以一代人龍躍于吳泉之溯其至今重之者似不關人亦房龍兮駿兮歸吳良重而茂齡盛譽將來燕金償之方為天廐上駟勝而自重又出而世重然總之非重以世也亦房自有重也故余送亦房號之爾之前過支公遺剎勿徒曰方外神駿耳要之湛然養所以重者

送采陽伯轉餉永平便道還三原序

三原采陽伯於萬曆丙辰成進士授戶部郎即奉詔轉永平餉遂歸三原展其先墓祖較之次都人士競稱蘇以華之有曰陽伯關中人傑又名家子也唾手句臘驟然高第以畫省之名即驅軺而入里何賦題柱

之賢即此以一官爲華耳陽伯入對萬言已擬爲天下冠詔選中秋又擬爲詞林冠如郝說片玉者而竟不果東曹繇被詎是以爲重親君而失之也有曰陽伯適丁國計之倥傯塞上錢穀期爲糞帑爲借鐵而擇使於盧龍之要害非燕有人秦有人也此以一事爲華耳陽伯哀然函蓋之字何用不效即使茲役如昌黎之矯謬青者抑未足以竟其向同志君而亦未得之也余與楊伯頌蓋如故竊窺其志在永乎之榆關矣榆關者宋職方先生魯以縉雲之書權於其地至今猶三原公遺愛焉是固君之先尊人也君志其先志而手此疆場之役以步趨之故曰志在云愚乎志志其時難而事難耳萬曆乎乎乃滋玩愒二十年以後患中涓之憑視而摘摘也益聞有飛而食人者也職方先生任之四十年以後患塞戍之乏餉而叫呼也盧龍有死不擇音者也計曹君使之任與使有間矣而任以刺其難使以嚆其難皆當危惘之衝副委畀之重陽伯遠邇量今之變慨然思先爲勞臣而茲惡諉其勞耶祈薪如阜負之而趨將以縣官爲太

行王屋以權閥轉餉之功不啻愚公父子感動碧翁者誠同而智倍之就其難以自見即不得云任使殊也彼盧龍之人以辨香廷陽伯謂前後拯其難皆閩中人傑一門相望幾如韓休之齊君韓悅之足國矣乃清鄭孟侯白鹿之開陽伯以辨香告職方又謂向者過北平塞地乎先勞臣之舊廢以永精誠之思且繼其先難者額比李陵國士不慚李廣射虎矣抑有進焉三原既至而君之松楸皆于治几遠即窆裘此其祈向獨真余以休浣故事此之猶于浼訊至如廣陵父子又未足道耳於是桐辭以華之者避席謂無當於志而第志永平三原之實即華於綺錦矣遂書以贈

公敦與乙丙稿序

敦與及余爲黠配交方在弱冠敦與已郁然起詞名而余尚不知篇什乃自是時二從敦與稱詩矣二十餘年以來踪跡離合雲飛無數兩人以蘭言抵之今敬與之業已鐫鐫海內其小東園集人郁藍心芬藹而後以乙丙稿示余余讀竟彌覺悲憤如食江瑤柱

數婉九竅俱香美不可言狀蓋小東集中自弱冠以  
暨今日所撰著具在乙丙稿則惟新篇續出者趨時  
之極合於大通余莫窺其域其端其指矣無已亦與  
歌與論時明之有韻之言說者以得唐唐初而明因  
不免以臨製為識說者又恒言之至於唐之初也多  
極雋未明之固也或返徑遂其以臨製失性情併失  
婉曲說者言而未盡也唐人李杜篇章詞家性情之  
府而杜為尤貞元元和以後元白張王孟吐益真開  
成以後諸家益真益纖其纖者見謂藻績其真者幾  
無餘情矣遂以胎宋人之鉅釘與理設矣然唐詩實  
至宋而益婉蓋詩言忘也暗運當此才人外有所仿  
倣內有所蓄積而其言乃更真真乃更覺其紆與入  
多為緣飾勞人多為敘致時極而詩極與其微雅也  
寧風明至萬曆以來亦貞元元和間矣近日名人韻  
語或以為中晚唐或以為宋或以為不唐宋而明大  
約似益真益纖世有虞其時者余亦取其風而婉也  
敬典稿中無一語不窮情殫致鏤肝之苦轉以妙妍  
而識子篇前無香山棗林省中諸什前無王建意謂

少陵為骨中晚為腴耶夫明值于今中外綴綴多事  
俗儼鬱積人情或類唐之中晚韓偓香奩鄭縈歌後  
依亦自拓於情而已敬典以今時頗嫌乎不必其有  
概於時而詩以之倍工余知敬典又風人中君子也  
因時稱詩時不足限之此其為乙丙稿者也

贈武清侯太夫人七哀序

三代而後帝王陰渭陽之恩遇至於奕世綿聯而所  
親後以奕世令德不凋蘭製者漢有諸馮諸馬唐有  
諸郭宋有諸曹此其最著然未聞其內美也令德而  
壽者漢則馬氏伏波唐則郭氏汾陽宋則曹氏彬瓊  
然未聞其內苗也地節之主尤鍾懿戚及於庭內所  
謂博平者若備榮有年至今豈稱王氏而壺譽亦不  
槩載也明興憲典蕃肅戚家寵鮮再世魏國徐氏  
號為黑鏢抑其先已以勛近耳居嘗謂中朝以來  
其駿惠親臣者無如今上武清紹珥三世稱芬此  
一代所僅見矣向者徐氏以及張氏不無嫌改革嫌  
威滿亦其持福未善耳又居嘗謂中朝親臣能以  
恭順保寵澤者無如武清即相以內母氏吳大夫人

琅琅翟希夫太夫人託跡金吾之世德齋翁以內則  
闡恭簡公以徽音藉源而璇手濟而珠朱夫以侯家  
世席縣官之賞兩為笏綵控樞貴絕等倫而母猶營  
珥於鷄鳴咸稱不驕世祿之室妾腰觀其並幕從觀  
其奪而母猶于嚙於樛木咸稱不妬諸子諸女諸孫  
諸侄輩暨及曾玄富貴穠郁極矣而母猶箴規於熊  
丸咸稱不侈噫嘻圓折之泣棠帶如茲要之璇珠所  
孕者溪也母今七袞矣其榮壽之大至於六蒙 聖  
母召見咳唾九天珠光逼斗手執愚竊有說於此帝  
玉加意潯陽愚由孝摯漢諸儒賢乃怪一御史大夫  
不予諸馬賢乃久始得廁中郎衛尉唐諸郭賢人主  
至抑其宗門宋諸曹賢人主第使為節使團練而已  
噫有武清之盛依日而先惟 聖天子拓其孝極  
慈寧者遂以接附通侯耶母氏休福皆錫類於 聖  
孝而武清亦以其令子之孝俾壽母之譽煜焉茲其  
一門之華如若木也而若木非近日昌以為華固當  
本孝之昭哲矣夫嗣母之內美以璇珠在淵揚侯之  
至行以若木依日繁母德壽以侯之孝倍宣而母歟

侯所為福與孝以 聖孝覆之倍周如海之驪且時  
吐如日之烏且時哺也古有借蘭薰桂馥以諧懿戚  
者備未也若一切松鶴之喻刺其瑣瑣更不待一詮  
矣

贈勅封御史韓太公暨韓太母雙壽序

嘗攷覽古紀載如史傳譜牒所稱名賢偉人皆本其  
生者之盛王瑩於田園護於晚而其本者有僊賢僊  
壽且僊福更以表名賢偉人之先契蓋呂榮公父正  
獻母申國曾壽而得令子陳堯咨父省華母燕國亦  
皆壽而得令子二家家訓古今豔羨而余獨拈其選  
算以拓其僊遐也丘里斷斷之見謂壽為浮生稀為  
百歲順緇紳沾沾之見謂壽為山也靜為松也勁粗  
樸壽數淺標壽理余以為壽乃兩間渾灝純綿之氣  
耳真氣儼然於穠淡之外而世之昭瞻熙熙無不耐  
而居之於成賅而融之于久即一身一家以迄天下  
必此綿存者竟之耳而善詮壽者特詮之以大道至  
於道家者流得其儼然以自達壽而為壽大道不乖  
也向者二家壽祉之盛數乎理乎抑間氣乎節盛持

盈則道不廢。奮手開氣鍾於異人大。適合於真人。古今懿跡。兩言盡之。乃爲曆間世道。廓清端士。有鼓儻之氣。稱名諫議者。無如淄之韓公。而韓公之族在齊州。爲右姓。亦希素封。相望其封。公獨陟心。氣好道家言。所爲儉於生義。於子厚。於鄉。悉道家淡寧指也。母夫人復操作以佐之。而降氣婉婉。又以喻其移天之好者。而尊人自布素。而纓紱自推髻。而翟婦冲然以道自式。猶一日焉。即今繡狀白首相莊也。鳴珂之望。望牀而拜執銷之朝。祝嘯而恭恭壽矣。壽而觀其子之搏挽揮斥。未有程也。合于天。眼毒而聽其子之砵鉤鏗鎔。未有歇也。合于天。穎彼而云。綠腫紺髮。名在瓊札者。似覺荒唐。未有如此真氣自然。膏而爲豐。豐而不失其膏也。然則韓公兩尊人。於呂陳兩尊人。稍遜其芬華珠勝。其環郁而韓公之譽業。視呂陳令子不啻過之。乃兩尊人夷猶以換其全歲者。惟生壽而克全耳。云亭若時河濟。若旋碾帶之長。借爲家祝。斯非間氣。孰庭內肅慈。膝前忠孝松筠之貞。默爲國庇。斯又非大道哉。韓公行以畫錦。養膝前於兩尊人。

前而桑梓。盡簪問言於余。我憐既不至。劫丘里。豈其殞數同於蓬蒿之祥。且勿爲効緡紳。撫其膏理直云。似伶僇之專疑者而已。向所叙耐歷。賤融於無不有。而致其儵然之真氣。可爲封公及太母一引危也。韓公徐曰。君之稱氣。稱道。循翔於用世。出世。津津不置。乃封公天倪醇暢。第以三景五鍊。爲寄况乎一切昭揭。而不遽廢之用。世出世。猶多方乎。即彈顯純綿。亦得其似。惟是倘倖容典。就其入理。以極其天年。所爲偕之壺內。而亦可涉乎域中者。手余聞而拜手曰。以太壽太公太母。不如太公太母自壽。然斯言慨乎。博太真入我書之以代如山之祝。

又贈勅封侍御韓太公暨太母偕壽序

夫人子厚。祝其親者以壽。而顯揭其壽者。以名壽。與名皆所云久成之義也。備齡予焉。而或祇不著修譽。予焉而母咸稱說其脩齡者。著親且著子矣。譽敬之石皆可不默。而壽無壽者。稱山石不足名。山足名也。澆澆之流。皆可勿錫。而壽增多者。稱海流不足名。海足名也。山以名顯壽。乃其欲爲雲鶴。爲泉嶧。爲奇花。

瑋村者山所生爾爾故名壽斯倍海以名兼壽乃其龍而霖緖而啓珠貝珊瑚而懷異者海所生爾爾故名壽亦倍此可以發明著親著子之理矣然親而壽子親不獲冲和之獨祿天職之親而壽而名子親不獲賢碩之獨茂天實由人付之即如葉綠潘與壽與名所著亦殊而千載論其子令併論其親微也壺庭之內詎不在人惟令子劉至一念不敢謗人不致忘天所渺渺非幾章者固曰玄昊所朗朗自豈遂者亦曰湛空舉人理不朽之名暨天道無涯之壽而聚之以匪人壽親天壽吾親耳雲泉龍寶托大造於山海之中耳而人子名親以壽親者厥不可誣我蓋韓公以名侍御權諫寺崇班而壽其太公暨太母於滯里也海內僉豔其壽以名也韓公予親以名也似人為之而親以壽延也似天為之憲聽之肅斟酌魁杓福曜之貞光芒扶履識者不斤斤天人割也謂人以叶天耶天之壽太公以儼冥也俾其親韓公主張世宙浣濯士林耳屬內討竣公且定衆正趨趨之路而慰當佇庶虞之托翩翩珂里持危酒奉二尊人太公得

勿聲謂公事君迨親也乃太公隱德于淵風有道氣處大姓名家之繼而有以厚祿其純者自有其名得公蓋秉其名黎耄之永思手溯其數蓋天攜壽名之兩美開而畀之人手名美以副壽美符而承之矣乃其家在潞而夾谷長白綿緼割穀以依岱門者最稱名山耶而般以達汶迤而入於滄溟者最稱名海耶壽不引融結之無涯以為太公暨太母祝也然齊滯山海勝匪而其間雲泉之磅礅珍貝之紛鏤孕而為人者求其名家偉器人入眼發如韓氏古今不多見蓋泰山之羊氏平原之明氏自續及格自像紹父克讓俱可稱名而彼二家者尚不足於祖若孫相聞於後方今橋梓賢也續之位頗適太公而令德無逾僧紹之荀冠有道臨似太公矣皆未聞其壽康何似也克讓勛名大不及韓公即枯之昭灼乎公且弗遜而過之矣湖公之所生以至太公乃壽乃名史牒未有其盛者故壽之久著也名是不朽也而天之久著也入是不朽也公第欣欣太公暨太母之遐年節芳名且冲然不有乃四方因公與太公之名灼者而得矣



公所為壽貞者併得公所為祝慶者即未獲從公後  
忤舞於岱林海堅手援醫無聞之鎮以仰其峻指析  
木之津以溯其源至於同籍儕輩知太公與公偕期  
名之而壽之信實倚曲學止而益窮經學海而博  
蓋漢莽者也壽公之西尊人皆則其澤澤天下名之  
是以人與天壽也

賀山東立指畢公為祝慶序

頃者以東乙卯奇荒其民則易骨而敵也其盜則  
竊文而弄也肥遺之備且名鱗甲於泥甕者摩蓋二  
百年未有至今歲之瘡而雖裂一瘡雖裂而識于  
新氓士聚而祝於野會 留守簡而將蓋指節往  
公即上祝壽其收瘡者思識而音既笑既至汰官盡  
債民隱諸九孽盡如倉為妙竟而其尤中者無如積  
穀公若曰彼之白骨如莽綠林若驚者以其無食提  
而求食耳乃身為諸司倡飲之為饒散之為耗一切  
守令胥以此程之必盈則進而耗度溢則却而盜於  
是吏莫不洒濯為荒年之穀民之去者返於哺亂者  
解于刃而東省安其餘又以作士公若曰彼之迫於

口遂不惜以身殉者大抵非士人皆士也有寧無食  
待上食之耳吾向者為士庀其廉別其區饑也不令  
士與民爭飽飽也乃令士與民爭俗乎文以為鼓善  
以為舞士彬彬移其向民亦固有所向而東省之安  
安者且永安也公所為蘭錦俎豆以改條合其疏條  
東省得公為藥師矣九載之奏酬以崇階煌煌乎宜  
今日哉翁以新安名家為名諫議生平素心亮節遠  
文達識無論知不知咸耳而志之其西臺南牀削牘  
是非以侃侃秉其斷斷井陵都伍戡於刁斗又識翁  
之議論其繡衣所歷燕而辨蕭而寬封疆多故知無  
不為要於針血箭鋒久識翁之政事自巡警穀廩  
倉廩秦隴花磚白筆駟馬朱帷以言以功調劑團圞  
灼灼矣今者方巡海岱海岱之人尤能述耳夫山以  
東在虞周為兗青二州在漢為泰山北海諸郡國在  
唐為河南北在宋為京東二路今日與 帝畿相切  
附為江北第一區故自古亂多由此起定亂亦由此  
起向者奇荒之值烏知非亂始幸公有以寧之衽席  
而息之談笑故今之議論如翁荒盜策治安要策也

今之政事如翁龔盜治安要盜也其報績三考遷  
於東省荒盜地而又荒盜消拜時國工妙驗詎不尤  
先虞周典制乎三年九年之考自虞及周其視漢唐  
宋一年六年者最為折衷乃明之考與正興三年九  
年相合揆其督方審脉大要本之數奏明試而御史  
在周時為柱下史為萬民治令之贊已兼言與功兩  
端漢之埋輪持斧唐之奏彈理隱宋之且言且察不  
免分曹競用驅改旋遷言與功並舉以矣乃明御  
既為言臣即可為功臣而自條方脉即自用之第  
此多事言者任者面與面異蹟與蹟違俞也端人  
人而又文人以言以功均劑如許歷久昭宣其議論  
政事之真才實效矣當茲九稔方以藉寰宇治安以  
比古昔治安寧直海岱固天下醫也乃叙其久而信  
者信於東省有事之日者如此固信天下多事不可  
不恒借斯人也

王季木嵒居詩序

余不敏之服膺吾季木也猶曩者七子中子與之尸  
祝子鱗也于鱗生濟上子與生吳興一日千秋不免

兩地乃季木及余俱濟郡人則其尸祝者斯夕以之  
季木頃避歲遶於歷下卜居買得于鱗白雪樓故址  
依明湖潏潏之泮嵒播風月批抹斯人而其秀句從  
湖心滌出命曰嵒居手以示余再四讀竟彌新彌工  
彌妙勿論于與自歛蘆和雪即于鱗華注雪色乎恐  
撒盜起絮韻亦是殊矣請為之喻于鱗如白雪孤高  
峻絕直難和耳季木如絳雪奇情巧肖將使鬼可為  
人難可入雲乃和之而益見其難于鱗不免後起者  
御輪之而季木方今無不津津豔異涎流饒功之  
米曰子無遜試為玉生品余終不能品季木第  
濟道其濟而已于鱗季木時不同好不同而其一片  
劉空修月之肝腸似不甚異于鱗擇古今而下風之  
然詩中絕佳者乃亦缺唐人之精華耳惟其時好自  
唐以下不願賸宋元而阿堵中應待妙手一點耳季  
木掃古今而下風之然絕佳之句抉唐精華併挾宋  
元精華盡龍及賸靡非雲電哉季木曰子之說似矣  
余又惟濟上益盛宋之子由于圓元之子昂嘗以其  
風韻淘洗之詎減唐于美嘯咏鵲湖也者更數百年

而子鱗居靖季木後居靖而季木且以宋元之韻韻  
唐夫以宋為唐彼其世代咫尺化腐而新斤削猶易  
以元為唐相距七朝化諧而雅穢之級之非易也索  
季木之解且若自得於能化元人者唐人化陳隋宋  
人化五代其始皆以近而遠既乃得遠而忘其為近  
季木非善化乎此實向宋未洩之霞而季木幻心出  
之非絳雲丹不能也季木曰子之說近真矣余入惟  
季木自為元自為宋且自為唐佛定中不知為水觀  
者認為水余猶以礫擲定水者焉季生妄和季木徐  
公慶祝于鱗耳季木與余相視而無言於是為靖居  
詩序

王季木李杜詩評序

詩莫盛於唐而李杜競與李之詩仙也杜之詩史也  
五尺童子能操說鈴進之則謂李杜樂府五七言古  
相頡頏而五七言律推杜五七言絕推李也縉紳士  
林能握談塵乃友人季木枕藉二家為之籤品語語  
抵掌篇篇捫心以成讀李讀杜二評為可謂而宋之  
蓋友藝苑之功人乎余愛兩讀茲其於李也擇其

什焉語矣且訂其真本與誤字其於杜也擇其精發  
精篇而亦稍稍正其說字與其贅解於季多矣其在  
體於杜多及其近體茲吐之季木指之世人遜心者  
易耳乃其指斥二家之疵類太抵李往往有得元杜  
往往有得陋或吹剛蘊就淨或欲遠篇悉則而尤摘  
播於杜恐世人見者咋舌操指乎噫此余所以謂其  
蓋友功人也季杜並生亦相譽杜稱季無敵而季似  
穎山頭之句似嫺戲杜者追宋人提樹大家則名飯  
係少陵元之虞趙明之獻吉亦各云少陵知己蓋更  
四五百年季杜皆尸祝而杜似偏靈殆矣然攻杜  
季雖自有之不進字比句極耳如季木於二家無  
偏袒而就其勝批其敗季似贏八杜似輸二竟主於  
求工者之宋工不惟識者肯首抑使死者心折詎不  
蓋詎不有功哉余因而論之季杜俱負不妄才而俱  
無大過季不屑屑爭寒燠饑飽曠然倚之於仙杜扼  
擊其貪賤無所試時時以吟咏抒經濟聲然隸之於  
史二公為仙為史總一不違志而季若自見其時不  
可為已亦不能為姑流霞叱石以洗浮耳所識較暇

至於青蓮擗管本期謝朓故語語烟霞不似入閒柳  
有偶用玄暉之句鼓舞華端不覺者少陵自詠便曰  
誰知二謝苦學陰何然則以二公自位置已猶軒輊  
矣惟是詩不遠致即非風雅而不真情也非風雅者  
連大槩近致少陵沾沾近情乎要以詩家得其風者  
居多取李以六取杜以四固無不可李木之評蓋曰  
李於古體不失漢魏杜於近體不失古夫謫仙尤近  
風耶有二人不可少此評而功益蓋在古人上云

公太史孝與先生詩稿序

詩自三百篇以後浸假而變而賦皆詩之流也乃其  
詩故並存惟是四言易為五言七言章易為解這乃  
易為儼句而詩變益靡耳求其變不失古者無如古  
樂府漢之鏡歌鼓吹猶鏗然者也唐之為調為破亦  
自以其音鳴而憶秦娥菩薩蠻諸作何妨宮明也大  
抵古詩廟朝市野諸體雖異總以人音被八音而為  
用在性情遠漢與唐此志此物存其十一故並房寶  
鼎漢元封之世詩用尚存即開元長慶間如王之渙  
於伎樓中豔聽其句以角詩名白樂天為女子能歌

其詩便索高價不必皆與府而得樂府意然其於詩  
之為用未廢耳自詩餘詞餘一切治調登場入拍而  
為詩者及雕章續句束韻為言以自標取長而止金  
石管絃索之不播於是第存詩體不復知有詩用夫  
騷賦於詩體括矣而九章與靈臺諸作可詠可奏也  
今之古體近體於詩體苞矣而求其供方響之時器  
忽雷之胡音抑且不叶也然詩用即無詩體為蓋詩  
與文如魚鳥花卉較然不同而求言為韻不能入耳  
則文為是矣何以詩為體用俱失詩亡於此以情取  
則興衰古諸家探其履歷以自貴竊編拊之口珠而  
其神不肖其光黯然近日矯之曰自為真耳而纖或  
出於譏俚或迫於笑野狐毒龍競為禪語其伎倆乃  
終於此蓋無復詩用且無復詩體矣詩亡於附會他  
人之性情又亡於徑遂自己之性情耶依求為聲成  
文為音之指未亂廟朝市野境而多端詩變至此益  
下乃關於世變將穆然向太史問之而深有所慨於公  
孝與先生為詩也先生沉沒世情四十餘年當其蘇  
秦弱冠琅琅枯韻已標妙解馮宗伯于大定興之上

下楊挖鄉秀無匹其流芬播發已自鄉園而海內晚  
而雋南宮遊鈴閣冠冕東曹補藻甲觀而一時靡不  
遊席米絃之賞益暢元聲於茲集出自關山曠遠  
之篇以至解薛春容之什解不萃義焉不肯受而讀  
之諸詩咸備諸體咸缺不屑屑舉古不沾沾足令菴  
涵泳其體而抒寫之用得焉即集中自序古與府之  
體謂李千鑄擬議以成變化而益之以不成變化固  
不足為擬議噫嘻其哀古今之妙者正在於是且先  
生謂樂府原為樂用而風雅之後有樂府唐詩之後  
有詞曲變有必趨長有又至能窮古今然後能象古  
今乎即此以自序諸體之缺有何不犁然桑林性情  
暢快哉余愿先生稱忘年交時時從西犬窺風雅一  
班而因以其意引之三百以後世無完詩人之性情  
不完耳山澤之癡枯而不遠廊廟之建華而不悖  
膏面忤寢臥皆病先生潛躍之致感溪而卷舒之理  
獨扶歷境屢變抒詞亦屢變要以極其風雅之用而  
風又不離手雅如樂府由朱鷺以迄五七九諸備具  
他詩可推也有完性完情故有完詩記徒安人割為

若或瑚璉狙焉先生之詩為體焉用倫然鳳儀矣且  
隨先生而睹其變世不直善於變詩也既先生退少  
進多得趣尤在晚年山居諸什此不必樂府而得樂  
府意余將浣性情而隨先生坐岩山以閱世向之斤斤  
變世者尤淺乎言之矣

### 賀道長韓公九年考績序

為曆開照洽蔚後端人奮庸言路雖處憂其誰實受  
其主持乾斷之用而功能最宏朗者無如韓公云藏  
盾丁已當京官舉吏前是辛亥天子有所懷重違而  
始舉隨舉又遷而始命公卿鑒從城陞御史大夫請  
召公於家詔司鉅典旋報可公至則徽徽臺端朝家  
顯魁而時復有從野處而挽之者人始與天氣相激  
風雷昭著宸威赫蕤中外漸定公乃與銓省掖省  
總諸曹而甲乙而燕鴻會天子復懷重遷舉其舉而  
牘列以上獨滑俞甚速蓋席志有當而一時快若豐  
蔀之撤矣察典告竣適值公九載公卿交吻其績特  
勞特重而諫寺之峻擢旦夕且因是自有感於臣之  
最芳隨事見功者儔侶也藥物也識時達化者俊杰

也藥師也御史雖與諸曹列而言事不關其長行法不避其權指斥黷廢動搖山岳故理藥石之效者不以事以世不以傳以主且從周時御史已以掌邦國之治令贊冢宰漢之鐵冠馳馬重矣於周官掌贊之指未替且備也六朝置檢校之臺樹指麾行馬外事而唐宋因以六察崇職無論其外察六而若內察六則比肩而折其角揖手而制其四支我明又推擇其久次有殊望者掌察而察六不限以六蓋更數千年方合於周官所云贊冢宰也御史醫於世者如此方今之世寇盜需圖手執銳者抵擊於敵日極其滿每借宋為喻而明之規模綱紀非茅冠宋比也顧宋誠於時世糾紛動以調停為甘草國老而不知其對症常以主持其滋毒常以調停癰疽於元符之建中而潰決於南渡慶元之建極乃自呂微仲劉莘老實始芽之而力決其非者臺臣蘇轍之力居多近日國事六頤浸淫一時當局君子抱失中之惕數敕時之戰儒式韓公以南牀久次之殊望介石而王尺之矻其表差剗其冗長如華佗之浣肺腑而扁鵲之飲

上池神氣杼變症寢識時維世豈僅僅子由三尺曝焉倚以千鈞力矣蓋為明不為宋老賢斯人賴公之久次世之長泰乎余且以言疏者重在故世而世即故於其言然明之臺臣以察為名以言為職今日藥之以言天聽彌高欽軀為替扶而不達激而益遠言不得效也藥之以察挈是鼎之公於幽明之大而立以賜俞察之所待詎臧於言也在宋范純仁劉摯諸公居言職即以其言動時主之聽趙氏稍稍藉所匡張但無蘇轍其六察老翔實何如伊時殿中監察分曹舉劾其用察今言職察職總而任之我儂以察之夫指即言之大指而其用藏相提而較庸渠不達耶范劉也昔人以御史為本草今余以韓公為國醫因病之藥識時之傑以言為枋以主持為針生薑晚梨俱不足辱公刀圭者國家行受其裨益無涯矣九載之哀褒為時酬功乎哉

河南鄉試錄序代作

萬曆戊午之秋天下復當論秀河南典校例以二臣上命臣某偕臣某往臣朝受命於就道過河而南

轉揖入關關以外御史先期申飭較往加添關以內  
三臣章思緒聞惟恐佚才益劾試之而得其狂義沉  
沉也若河之猶莫先天色再試之而得其特論麗詞  
查疊成綺也若河之演迤激射矣三試之而得其畫  
策入人各抱而注也若河之古今變換幾不可湊矣  
試竣凡取士若干人拔其文錄以獻臣之錄錄大河  
以內之秀者耳拜手而弁其端亦借河以爲言河者  
四潰之精所以流化在春秋婦言之河者下也隨下  
而通流在釋名言之蓋河張化則不能不下能下則  
能能不多濟決夫士風之雅化而取以波靡難挽  
說者譬之於河然河蕞蕞爲環而泓者有青河白河  
赤河黑河及曲而中者爲黃河黃乃衆川之合以  
爲色故黃河之匯於中者也天地有中以河爲旋  
千古流下亦千古流中譬士於河者亦潰而不失其  
中耶是以河百里一小曲士道亦時小有所曲河千  
里一大曲士道亦時大有所曲遠達而能遠者大河  
轉旋而能達者上士爾多士依河爲鄉此一家言也  
河略大利亦可賄大害即今增卑倍薄限去

曰無大害足矣蒿目流俗者莫不以爲然如堤水乃  
士而隄之亦幸無大害案察督撫何水失大  
利士失大用且縱不能太平河漢奈何遂以六斗  
之泥汨士心一石之水戕竊以有水性有土性當世  
之士爵祿以爲名譽以爲錫世之獲爵皆爲中而  
議論漫以奇辭華采漫以溢靡文之獲祿亦爲中而  
制義一技近日以雌雄之極博求空曠靈之極  
成失刻無論士性隄之蓋其潰即文性隄之蓋其潰  
矣文性趨而下士性隨而下矣然士性固自有行  
曲而致遠變而不失其中者徒手文以斷斷責之  
文即善士性未善抑何以濬無窮之源衍無涯之慨  
夫士有所偶曲不能不值靡靡之時也士有所遠就  
不能不以靡靡洵其耿耿也士有所漸而下有所  
而中不能不以頽波之趣開束於順流之經常也且  
如刻削之危言可久而不厭否競鶯之偉術可久而  
不敗否蠶藉之機議可久而不窮否矯虔之室名可  
久而不刻否操文罔以力却之彼且更端仍舊提其  
心以反覓之彼且醉而醒而迷矣故與其隄士不

如士之自隄焉而其大用乃豎河經慈嶺迤邐方迄  
底柱竹箭之波如省之括以山東水自然之性不潰  
也迨其徐寬以下平原曠墊箭之沒羽去而益遙無  
山以束水亦其自然之性能潰也治水者思其最上  
大利故河就故道俾其自由自直自東而不隄耳作  
士者思其最上大用亦如是哉愚又有說於此上古  
之士自隄中古之士為世所隄叔世之士隄之亦潰  
譬如禹珮在古積石之障大陸之流大抵皆依於此  
漢宋迄今河依平地徙患蒸醅求其依山之故臺幾  
雅之即攷爾卿古今士風伊洛盛時思皇灼然矣至  
漢之額汝為多賢豪奇節宋之洛上為多名儒碩案  
而遠識者尚認然虞其名高而未中正學而無濟於  
亂此兩朝士性卓然或不免於患徙其他若鄭衛之  
風靡十六國之陸沉抑又下矣士之自隄更難於水  
矣乃今日思皇洒濯豈其僅僅如隄河之無大害者  
遂止耶天下士而肯自隄也則良難之天下士而不  
無自隄者也則何可遽難之以示阻惟其不爭奇文  
斯為文章則不好恣論斯為論議絕不黨心於臆厚

斯其真淡泊不附耳於聲華斯其真恬憺大千之士  
而百十有之百十之士而十五有之要以令士自曲  
勿強其操令士自遠勿狃其慕令士自矩於中勿強  
其浮沉士而自隄者如此狂瀾可柱陽侯可擊安見  
下趨之流不可挽乎即如治河三策多穿漕渠以殺  
橫流亦水之自隄一端也水性土性脩之則隄多士  
勿使其渙然之文不如泓然之心而與校者且掬大  
河以相核濯厚望於萬里洪衍矣

周二成進士水月齋集齋序

二成周君與弟注瀛曾備業天中商邑之南襟淮  
帶汝心跡俱清類其齋曰水月而所為制義即題曰  
水月齋稿錫播都市冷然且以清人腹目余受而讀  
竟冲以瑩遽以潤組織若綃咳唾若珠余將亦游於  
水月而固妄窺其水月之諦夫水月佛氏觀也菩薩  
以慧佛氏以觀聞思修總之為觀而莫妙於水月水  
湛地乎月湛天乎水月天地俱湛乎圓明映徹觀則  
止觀此西來第一義二成天授芳嫻加以克粹久待  
公車恬然於得失譽讐之外而善抱其為年尼者於



聞思備三義。蓋龍悟水而忘指。見月淵。澈止矣。靡  
所不止。而不觀。故文綺語也。制義又綺語之隨世  
者也。而一以止觀觀之。洒洒朗朗。歸於澹清。成湛其  
肺腑。湛其意象。借水月以標其辭。文室諸天君之禪  
諦。超矣。余且勿論禪。而論文向者。中州之役。射覆君  
以文傾蓋。君以人如其文。惻理濬。采義為粹品。今十  
年所矣。粹精之蘊。校昔倍深。文中趣致。宛如蕙芝。想  
其肩宇。塵滓都盡。妙品不足彈。擬也。而其粹品者。亦  
猶在中。夫無微不肖文之觀。耶無室不消文之止。耶  
二威制義。抑水月象法者也。方今文日趨靡。而談  
幾遍天下。往者刪佛。吻為制義。吻近日似厭其瑣。論  
而就於冲婉。願語近夷。越近失大。抵禪室所浸假而  
反。不免於綺語之病。有如水月齋。義足以印證矣。宜  
萬南宮而懸國門。似彼牟尼。來耀震旦。於二威與其  
難弟。今且並踏天路。宰官住世。大闡象法。而題其文  
以水月。殆謂經綸濟度。吾自水月觀耳。然則其文又  
如其人。抑二威所居在天中。翩翩盤點。水月不移。精  
心應付。曰齋於此。撰於此。而安之。禪知住世。出世。

之序之尚多方於禪也夫

### 賀道長韓鼎翁榮陟大理丞序

國家建大理。與御史臺。額領相。望皆法署也。而亦皆  
法官。祖宗法裁。世宙鈞石。高懸重其。重其人。故  
一為廷尉。公卿避席。諸司避驕。而左右丞。時時由御  
史特望者。簡而昇。桓與馳止。班。檣仙竹。不惟臨於士  
流。且燦於掌故。頃者稍稍沿。而更御史。久次。或彥  
擢置為他卿。於累朝重法。陰指似未較。耦合也。  
公。綿。故。峻。節。裁。業。臺。瑞。屬。篋。內。計。方。竣。又。九。載。素。  
斯。所。積。聞。聞。蒸。崇。所。藉。擢。柱。基。鉅。而。眾。卿。暨。御。史。大。  
夫。交。疏。勞。伐。嘗。寧。遂。以。寵。俞。儼。然。自。栢。臺。丞。棘。寺。矣。  
是時。上意過惜名器。九列尊。臚。每如轉石。而竟眷  
用公。則慶在袂。過忌言官。其推拔卿寮者。楚令。托腕  
而於公。若欣欣則慶在瑱。余獨以過惜過忌。皆國  
家之法。不信也。公以法署過遷。以法官通重。乃可為  
信法慶耳。明興國體。肅清法。肅其治機。道憲當必  
相於法之信。疑而昔人為大理者。亦曰法為天下布  
信。不在一時喜怒。所發即御史。惠文一角。繡斧六條。

庸非扶其不法而止惟值法疑之世有人能力援以  
法世境於法無終疑而聖明亦漸破疑為信竊謂  
公之稱名諫又稱名卿者是也方今內外之法多干  
多端矣匹夫提發於內地外庭不與聞是官而疑紳  
兜弁聞入於交戰縉紳不獲佐議是朝而疑冕戚里  
驚九閭之下踈疎者幾不知三尺是途而疑崇士流  
遭一炬之氣點點者幾不白於天日廷野而疑燭四  
疑結其辭其斗乃惟大理得以駁疑覆疑公固有  
概於中乎先集公為御史幹留中之難要指日以  
破附戶之藩籬易蕭以肅披內降之奧寔是夜以  
促儲講之猶豫鮮環以斷於今可謂諫苑四信而  
安所阻於棘卿四疑也要之四信四疑不特關兩法  
署殆天下通塞胥視於其四而公嚴嚴七尺為法著  
蔡有限乎武竊考往牒理卿之佐治者皋呂而後于  
張為美彼兩親治朝今主大信小疑耳若隋文帝之  
雄猜於時有趙薛唐中朝之鉅網於時有徐杜以茲  
法令滋疑之季獨能首陽堅腕自信以法如其其制  
疑為信尤難乃漢西京拾遺廷尉咸陽為繁官至杜

六朝始脩大理員與臺司相權覆唐則理卿與中丞  
每更迭簡用蓋法官之尊重也自古廷尉南山之  
手必御史朝陽之口決之今日法疑乎而於閭閻衰  
唐固不相侔又不止如漢之小疑者輔公個懷昭曉  
縱以刀尺一世微索聲流無所不信惟信之於為大  
理抑信之於為御史也詎不適古昔數君子也余嘗  
以法信者無如漢與明漢法信而平浸假疑疎故其  
時為理者持以明怨遂為守法臣而理官之名似著  
於諫官明法信而公浸假疑察故其時為理者非宣  
以忠決不臣為守法臣而理官與諫官之名之重要  
著今日求臣如韓公其名似趙薛徐杜之難而又不  
啻似于張之過此其無所不信哉乃公之自信張為  
信之至者意莫逾金經之占折獄也利金而公所謂  
百鍊之剛又意莫逾石經之平民也嘉石而公所謂  
不朽之琬琰嘗見公於西火陸武間片語應吐琅琅  
係當世竅要他人若鑛必礪屑公則信為金石法言  
一事劈裁出人躊躇意想表他人若銘劖頑礪公則  
信為金石法行此其居臺重易壽寺重兩法署難

公以堅銳繼斷而公處之一信不疑如金之出昆池入荆水石之出仇池入華林其自信以法者爛爛寸心所歷耳余慨世尙多疑軼期所以信而大治未就大匠未程方龐雜是愧有如公之自信以法也世也所欲慶不止法署且灼灼祖宗治天下之鈞石而問言於余者翕然八音之二矣有餘義矣

賀前鎮協總江公晉京營副將序

我朝兵制其綜析京邊詳該矣而根本重者為京營肘腋切者為畿之鎮戍將兵之制其提挈京邊完肅

矣而營將有總副如雙彪雙之鎮將亦有總協如兩鶴蓋仿漢晉領軍及諸將軍之意而規唐人折衝府將及別將之法且唐倍悉於開輔明倍悉於京畿也天下承平久武略弛熊羆之杰或厭繡臥而羨哨壺乃視畿鎮為遠於邊鎮而京復遠於畿且曰彼自有總之者其協與副安所不遠漸乘其鈎悉落消其後勁矣邇來奴酋蒙起斷不免斷斷紛譁而京伍抗敵且休於庚戌之往際則遠將調為勞將非得真才者無能以勞將翻為遠將乃然後見祖宗倍悉之指豫

於勦業信於守戍武時為劍東之協我時際京營之副戎而大司馬牘而上曰江公 明天子褒而簡曰江公勿亦酌平陂之勢握勞逸之環今之內武備尤當悉今之內將尤當悉也乃江公固以自悉試悉其為前東者東路山如龍石如虎喜峰冷口交龍南靈溪海榆河相判淡賊是非夷區也而險區江公生長西陽世為西陽將以昔拮据邊塞較今摩劃近塞則今似逸矣顧朔方遼遼 國家猶謂蹀躞盧龍山海一瑕堂焉京師唇齒耳前東險於關西三衛眈眈之

前除於三衛帖然之時而公之為協者與士同甘苦可謂廉將折節容方略可謂禮將斬馘之捷上幕府可謂勇將算勝之智在惟中可謂謀將然非統綽踴躍所伴莫者總之稱將也人以畿鎮遠公以畿鎮勞所為肘腋之悉不啻西隄一肢矣安見其遠今且悉於為京營京營之有神樞也是則與開勦三營之一中朝聯於圍營之十一率乃復為三營之一者也程桓蘭錡三千實不啻一二用夷則夷矣忽而成險在勦求尚云唇齒而此幾膏之下育之上京師反險於

薊東亦平陂大數也公之能廉能禮能勇能謀其為副也且蒿目於輦轎下而不難為飲飛先勞將之勛名彌近且鉅計悉根本吾將不能窺其淵濶矣又安見其逸公居一路猶協之也內領五軍猶副之也不足以盡公雄畧而公已勞且悉如此然軍中之事主者要佐者詳平世主將或坐嘯畫諾反舉其紛拏投之於佐而任勞悉謀獨知其傳德之狀惶惶之情者即以古名將多赴偏裨抑即以偏將成名將功如鐵勒之役薛仁貴操三箭為副關內之役郭子儀收蕩衆為副負屬不減為龍霧豹尤助於虎公之協薊東有似鐵勒副京營有似關中為薛為郭詎不埒奇第兩公勞於天下既定偶有醜變而公勞於天下久安方習焉濡則公更勞人所不耐者大抵悉兵事於承平視悉兵事於搶攘必有間矣夫國家兵制之悉京伍薊旅咸以鐵省客兵蓄上之精神伎倆彼此相悉為投為楚皆燕薊之石距耳公自偏將屹然神樞焉地而兵未盡易以鎮之虎為京之輪豈更駕我世方急急悉兵公已自悉又不假他悉即大將通侯庭炳

漢母直發鈴中物余固有概於我明之京遇而幸其猶用真才也

### 劉心統四書近稿序

天中心統劉君以萬曆丙辰成進士戊午出索晉之趙邑將雜政而不忘其箇中禁據研為遂作臨岐示余余於劉君一日長蓋疇昔以文遇之君竟手文以質乎余即手文而還瓊君方在兩牛余益分投之使自謂生平不善文亦不善遇於兩分牘再三繕閱恐失士而遂遇君其時為文者奇犒而精奧也不謂壯齡深心如此及春官久不遇余輒以世豈無忍矣古者卒以獲遇其為文者淡雅而淵微嘉然膏禁不當而中矣余乃信君之深心而妙解又如此君其謂余言何似竊意文之為物以沉深入以犀利出古人文賦所以稱天機也近稿中諸篇具在目之無從炫燿耳之無從鏗鏘乃令人心開神快其天機耶棘猴之機死而不活玉齋之機活而竟死射機活矣妙至於貫虱或者此射以錢油之熟耳活以人未活以天夫天機惡乎倪之忘其所為活者而是第在深心妙解

矣君其又謂余言何似余以文遇君君以文遇世相  
遇有天機故相質於天機之淺顯邑釋文而政失天  
機一拘恐墮世紛而是邑相傳為造父之匠以彼御  
馬之妙也御者天機且與馬之天機忽為滅滅焉心  
統開識璋略抵掌世故輩如玉屑仿古之御焉者御  
氏月題星駕含法中微安所不遇於風昔淺心亦安  
肅加君固保其天機而止勿問文與政也

贈掌科儀與解公晉山東憲副序

鴻眉間拔壇名諫咸以解儀翁為鶴翁巖然吏垣論  
議氣節鳳之振警朝陽也會山以東需人督賦主辭  
者遂推毅翁以觀察參藩往鶴銜屬樹雙館而誰之  
而惟是鳴鳳之損漸以遐邇奈何余謂今之給諫猶  
稱省臣蓋六朝唐宋門下省之遺而稍遜其廣廣至  
於廷奏司封駁朝令下諸司古今同寄耳諫職之嚴  
繁吏諫之魁杓今猶重於古非翁之品與猷不副也  
今之藩司猶稍微省蓋唐宋節度諸使皆得以中書  
持節其行省之遺未盡湮沒而不及其隆峻至於度  
支營田以及轉運較之督儲者古今同寄耳輸駟之

練綸稽數之絲粟今猶崇於古非翁之識與略不克  
也然唐一遣一使宋一使一署宋如今儲集之決倘  
即我朝藩自為藩集自為集未有如近日青驄紫  
轡之兩覽者即以憲節督東省之稅尤肅於控柙周  
與綱紀非翁之由吏垣以出也又何能重茲付託者  
宜今日山以東非無事之國也頃者乙卯歲連二百  
年未有之奇荒賦額幾二百萬今歲稍稔而遼左猝  
然之劇調兵於萊運粟於海若雲雲拯溺然乃其事  
皆需督儲之目而扼腕于銓臣為國家求握算之才  
既求濟襄之才豈尋常無事指圖量者比翁在諫  
省重在儲省當尤重舉所素侃侃者得而恢恢用之  
葦大荒之缺而不以經費傷元氣處驟擊之危而不  
以調發瘠生靈翁之苦心知濟詎戚於慷慨環聞者  
所得也耶向者翁為名諫其於人才得失圖計盈虛  
蓋不啻牛渚犀并州剪大要理財正用人之真骨聲  
也韓愈論賦歛之使以焉觀察急於其賦不以情信  
乎州刺史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令藩司古之府  
也郡守以下所治古之州也若心和濟如翁者鈔登

於部下之撫字催科而善劑於息民裕國之術將東  
土用才咸得其裨益而藩之德兩集之德風雨有實  
效旬宣蔭棠登攬激波之日猶然言論耆龜之日耳  
余又以今之用人理財其在司農之臣計軍而忘民  
其在守土之吏計民而忘軍不但如昌黎所嗟者  
翁亦山以東守土者也能使軍民咸哺口所投醪即  
其心所飲醇茲且以身為中外倚毗之人乎惡計鵠  
序與繡帷哉且詩閨中名家其兄弟姪然如鸞鷟鵲  
鷄非三珠樹不栖其羽而次公為小司馬吐握綰雲  
之蘭鈞李公為方伯觀兵塞上藉其胸中甲兵翁獨  
視芻粟齊魯以蕭鄒虞寇河內為居中之灌注計其  
功名當在帷幄戎馬上蓋方今有事之日而翁兄弟  
皆以弘鉅當劇任軍民大策取諸同室所曜而足鐙  
然三鳳中於律呂詎直家翁之譽朝陽也銓御揆地  
旦夕首徵以安藩蒞茲泰然用人理財之業乎

張九苞句注山房集序

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業不朽之事其任世未必  
以文也文畎於經國精而咀華文判於經國華而佚

精精者不朽華附精以不朽抑以任世之文方之出  
世法精者譬年尼之授智珠華者像法如瓔珞繫  
而已文章必出大慧而後至非第綺語也故唐之四  
傑窮其啖豈勝昌黎柳州之渠繩而工部以詩史  
供奉以詩仙所得非高岑輩可及諸公才品雖殊要  
有進於文章者然則藝苑之宗可識也近日撰述精  
思奪於口吻調啖其文置弗論即有韻之作且與  
操縵手談古鼎奇歎相角於藝几鑿落閒而牙慧者  
便冷冷適上此而質以經國不朽是耶非耶藝文家  
與律家其聰明非智慧也同一窮耶余友張九苞氏  
始而耳其名會射策天下第五人遂稱國士殆竟體  
為蘭者殊於華焉既乃睹其人抵掌談塵纒繞古今  
雄於識而助於骨殆方折為鐔者殊於精焉九苞出  
其句注山房集示余余讀之竟一洗曩來之摹倣再  
洗近世之奇淫而詩則整栗宏渙情境復妙文則謔  
贍琦瑋神理幾綏至於駢偶之語靡不鉤玄而見奇  
借人以擬杜情李韻韓法蘇藻之中挾有張鷟李劉  
也然九苞實自作我亦我作古妙而通之居然智珠

之精華矣夫九苞高唱吟詠雄飛周府其才無所不可余以窺其精於文著作之中時理懜懜而西方崇肯扶取醍醐其學無所不入余以窺其文而禪然以較世之慕文者襲其斑管忘其采豹又以較大士之慕禪者襲其拈花忘其笑解彼皆聰明剽取而九苞經國者也夫大慧者也經國之心於萬有無不吐咀大慧之心於羣倫無不思備余然不能窺其際然九苞今在板曹分司漕輓昕夕星駕露處一切咄咄難臺臣統其有濟世略將以借之東勦夷難因以磨橫橫掣而文果經國此猶可窺其十之五九苞安骨挺特摩漢寬深乃其胸中淨盡絕無世人寫藤芥蒂一捐愛懜一捐得失慨然有以貯宇宙而大慧之悔此不可窺其十之一窺之不可幸有句注山房集在句注山房者九苞家於臨山下一吟一咏山靈動然應之今集出仍以是標若曰不忘家山一片石云余竊人以歎世人文而淺者薦紳孟酒學作如響謬附國華其風得家脩者殊少諱而淺者退食之暇曲席松栢謬附慧解其風俯諱寂者又殊少而九苞句注山房之

有味其言也自其席毡已然斯為真才真解乃其不朽之智也夫余與九苞別一稔偶奉使過其路河分司九苞手集詔余序余不敢辭余以句注山房而經國可以借名岫嶠而飯禪可以借名雪山而其自餘不朽將以借姓九苞其可序者爾爾其不可窺者副墨且窮矣惟以由華擷精賴公以砥世之聰明士則余所心折人亦不能不同為心折者也

許雨辰水花集序

統之中鄉有許仲子雨辰者其人名家子而夙絕世才含英吐藻語輒驚人家饒奇書悉所為手覓而目獵者又輒能出入所不見也故仲子有名襄鄧間已久向余令中鄉則心折其才既而余浪跡梁宋燕趙間蹉跎漸老猶以郎潛仲子隨其尊人遊皖又自遊楚吳間亦漸逾壯猶以士隱然其名乃更邵芬盈余耳丁巳余客都門仲子郵而寄其水花集且曰此余涉江左而為吳音楚音者也余讀再四其驚人語益勝其出人所不見者余不能復窺其畔涯惟是仲子以水花名集勿亦自匡廬而下漢浦之珠櫚諸小孤

而上建業之金波諸所見無非水忘其水也托之水  
花以志遠之亭亭蘭之馥馥若乎昔人謂文章多得  
江山之助謝靈運鮑山水至鏡石引流以帶其巖然  
之興而其詩詩故自斐郁元次山遇佳山水即駐無  
論儒之與家而其整湯之語亦傳於世仲子佛慧超  
僧又家世風雅不減康樂而所生之地崎行洞在焉  
即次山所卜築者天韻人風真兩公之伯仲而集中  
秀句如巖岫清波為毅為綺雲與巖霞與渙更覺入  
人不直驚人更覺人所欣見不直出人所不見然後  
乃知仲子能盡其才也近世文章盛盛才士以其長  
凌前人而上之有幾幾無介子如袁仲即婦七子之  
餘習而鍾伯敬又婦中郎之餘習大抵袁清其不  
而鍾得其近情其人皆生水鄉披於山水固庭除間  
物清而日出活潑映發而水為多圓折方折自擬珠  
王然王之在水校珠為少此諸公不免慮于一焉仙  
子所托處滿室琪花領畧必深即端漸之流未逾江  
漢而持其羨山補其缺水足以發諸公未獲之璞  
所以集中練不遺骨際不掩力也余嘗妄謂詩亡

中原而騷起於南國後世詩家咸本騷以為詩宗情  
貌韻辭綴言之南常近效幽志沉心慨慷言之北常  
近旨亦猶山水之兩勝珠玉之互光哉詞人為詩以  
南為韻而必以其韻盡其情非合南北不足盡詩才  
之變幻仲子以水花名篇而又江左山水之遊所厚  
且其家山家水饒得之將無與余言相視莫逆耶不  
揣叙敘如此或亦詞家商榷之滴涓云

### 徐文長袁中郎二集序

萬曆間詩文之體大變楚中袁中郎為倡其說主於  
辭訕七子自標其牙慧而所急推而表章者徐文長  
氏文長先進未甚着由中郎以薙齒類分派海內無  
不襲之不二十年又為後來齟齬其習類袁然一時  
翻尚自在即後來不為中郎者亦不為七子竊以此  
明詩文一大變耳詩文至明始沿勝國之道詩稍變  
而唐中晚文稍變而唐諸柳如劉誠意宋學士以遠  
楊文貞薛大史諸公足攷覽求大變也至成弘間李  
獻吉何仲默徐昌穀諸公一大變大約以摹古襲李  
子鱗王元美注伯玉諸公益加斤削時繪矣至



又一大變則大約以不摹古與不摹七子而李王  
正七子中領袖也中即貶其摹古而索一文長倚角  
焉後中郎者倚角中郎矣而亦若曰即摹古不摹七  
子之摹噫詩文總之為聲也李何李王先後一摹乃  
更數十年而始稍改其絃以求其調焉未有如近日  
為中郎不為中郎先後未二十年絃撥已非指法屢  
換也者何近日多變乎夫所謂古者以左史古以漢  
魏古以初盛唐古古而如是何嫌古亦自振其聲耳  
中朝諸家忘已誤人不免過當故李王操戈遂得神  
即改有中郎近攻又遂得後宋及嗟相報無已幾令  
詞場為冤業從古文章之變有之膚渠酷虐云爾哉  
碎琴之痛蓋以知音者鮮近日不須自碎人自碎之  
而又競云知音果其知之即過而存之何傷明之多  
變而好說無乃文章初厄為之乎且士有士黨文有  
文黨相說之用自古已然特以並時相說矜露所長  
耳至于彈射倚角之中掃滅口跡之後一變即模一  
說一說固成一變惟明始然而至近日尤然余以不  
七子可中郎可精神伎倆豈其在此李何奮飛其

前李王軒前其後固以摹古自雄今日試與國物諸  
家相提才具學殖自有定域向之摹不摹者其絃絃  
也非律呂也今何獨執不化而且促之說評我摩於  
歌曲不過詩之流溢不足與於聲之成文者其以南  
此音調而變尚需數十年若夫里巷俚音則轉盼已  
殊快其淫哇而止故變益瑣乃益多今勿乃顧以文  
黨而凌許甚士黨而餘競甚徵變者將安所趨撥今  
之變益邇遙趙漢後不離漢似亦唐人黃檮逐水之  
操耳後中郎者寧無忌憚之鐵原非但徒絃索而  
躍耶時不得不變顧其變者安出化初而運何有於  
七子中郎也余非知音姑存以俟即今合刻檢覈者  
以索為一大變而徐為索之所托其二家撰著中郎  
抒寫自法或雜而傷雅文長在彼時頗亦抒寫自法  
者而尚未雜此論世饒言之余特序以志變且略而  
不論云

贈趙嵒師太師母八哀序

萬曆己未余師趙嵒翁之母大夫人歸然八喪矣師  
門諸弟子遊于燕京及四方者稱詞相屬也豈其詳

此壽與鮮此名也余同舉房子自燕京過余犂丘詩  
余以故且曰於師為里中交親者稱祠相曜也乃以  
壽與名為自有不徒豔耳余於遊聖之門尤踴函丈  
知而於鳴珂之里又在咫尺將以鮮而豔稱乎將  
以有而曜稱乎夫海內慕說余師者則以其魁天下  
譽業頭頭第一而慕說余師之壽母者則以其子魁  
天下譽業頭頭第一青齋交親曜而悲者則以其不  
愧於名與壽耳余以有者自有豔者自豔有之以為  
得其常豔之以為得其非常而後名與壽之理始顯  
即以素齋論沂山之石與岳鎮不渝世稱青齊之  
久者獨也然石之與岳與岳雲挺姿世稱青齊之  
者獨也而生於沂習於沂謂是山川之凝久精秀嵐  
結間融耳望者以為非常毓常植也知者以為常毓  
常植也望不加拓知不加抑山石如果人亦宜然而  
余於師之茂實英聲於師母之歸而獨存翹而特異  
者乃又有一班之窺於世母夫人以師灼著即墜人  
總知焉師以母夫人灼著即聞人未稔知焉母顯於  
子甚名秀也時不採擷其表子顯於母其壽疑其名

亦有疑者之壽豈沉沒其中此之似也里中  
之豔且曜者夫且不以師之名其母為鮮為有夫且  
不以母壽之合其子名為鮮為有而常以太母之石  
象不助王儀不到彼豈惟是綿綿而存歲歲而燭後  
所為醇以葆和貞以抱永者閭閻之中不殊廟廟自  
有其壽自有其名矣青之完石以紫英揭不以紫英  
方可揭太母之完德以令子述不以令子方可述也  
若是則令子且亦有令母矣母自有以為名與壽者  
因其子之名而母之名壽益播于世因其母之壽與  
其名而子有所本以關於世此則得其大常而常  
非常之未悉乎故娓娓叙述以為知己之慶若津津  
於青筠懸竹鶴鳴子和以修其文字語言余慚寡短  
笑

遊姑溪雷峯詩序

李子來守太平常六月江南暑毒北人不能勝詩思  
乾枯每思覓一片清幽地稍蠲客煩併發吟趣而以  
初至應官理牘又罕暇七月過半緒風漸涼文書稍  
稍有次且此中吏事亦簡休閑頗覺地志太平

即姑孰其得名以姑溪舊在城中宋時郭備守此始  
限城外因慨然念官于姑孰尚未識姑溪狀泠泠咫  
尺詎不令山川嘆我風塵也值司理胡公將出歷郡  
邑余庀盃酒于南郊外姑溪水上君以贈行者酒在  
水上亭中後瞰萬岫前俯一泓殊覺秀發是日風頗  
劇設謾吹兩袂輕裾似欲隨山容水色以去南望高  
山松竹蒼密胡公抱危指示謂此亭為舊壩彼高為  
新壩彼之易以眺猶勝此之限于臨耳壩者居人所  
名江山無語由人標識今亦借以列其區畧不暇敘

李青蓮改易九華也顧視亭館類以龍山乃此地去  
龍山尚數里何以不近攬姑溪耶或類者欲乞山靈  
未屑河伯遂令潺湲一派不復流茲矣者待余兩人  
酒盃斟酌收清冷併沁心脾耳繫圍以吳歌侑之音  
娘娘入水雲中水聲曲拍嘉然若合而曉風轉迅乃  
輟席返郡城耳畔颼颼猶如坐溪水側就枕餘波未  
竟也宦人魂夢水國清之自喻其適以溪不以守固  
得詩數首以志次日胡公招余以昨臨流未遂登覽  
乃酒之姑溪遙南雷峯上雷峯之名不見志林然其

峰聳秀循麓而陟及峰之腰有道觀塑老子像黃冠  
奉之正值熙社社侶方去盃挽尚存余兩人取吹小  
坐吸茗一甌緣而上上有亭峙峰之頂四顧萬山層  
嵐環擁下瞰溪流宛如王巨舟柁時來漁父亦集就  
席數巡歷厓厓底可辨停盃又緣而躋亭之上復  
有亭在峰之頂類以太平一畫因前後瞻眺山色盡  
發林陰遶合郡城恰在山水之坳義秀蒼蒼殆非一  
狀南見青山懷想玄暉此見未石依稀太白而東之  
近峰為白紵山峭嶺多安郡城一隄勝殿佇久之

南之近密為龍山即姑溪亭館指類者上有茂林翠  
之翮翮未蔭人一畫之言殆亦實錄胡公云龍山石  
巧作蒲帽痕跡曾問客一撫之余笑應以如使古人  
落帽有痕則今日躡屐千秋以後痕應無數第痕無  
痕而帽有痕古人令人難索今人寧不愧死晚風甚  
駛雨且隨之迤坐峰之中亭後咀一危爽雨且急乃  
復從道觀以下抵城竟夜而回憶高峰阻在却楚幾  
如以塵凡想遂闕乃復紀之數詩云次月胡公走筆  
問余兩日之句余惟姑溪之遊意在乎水而風來襲

其句成以天籟乎當峰之遊意在乎山而雨至院  
之其句雲雉以成矣江山助人風雨端人助之與  
亦大不同而詞人以殢情為助邊則有人不知者  
夫亦序其江山風雨以為諸吟頭面而已胡公其謂  
之何

王忠止迂園詩集序

余向者得新城王季木迂園詩序而知迂園為王忠  
止行吟處也其詩則皆迂園主人所作以造其迂  
者有韻之致不雅而馳吳中董玄宰先生亦見而序  
之即以季木之旨序之會余遊吳偶攜茲集再四讀  
焉竊以思自鳴其迂而自齊至吳有共好其迂者  
勿忘思上非迂也故佳乎不然胡遠達也也大抵  
士流迂癡當巧與嶮巖歷落之人不膠而粘不縈而  
集蓋先民時中之子美其於經濟罕以癡其蜀中  
之句子厚迂於功名卒以癡其溪之句襄陽詩癡  
其迂以上忤明主長江詩癡其迂以不識君王願其  
所云迂且癡者猶以其一方之地偷然自逸未有思  
止一畝之園而且以迂千古癡太玄為意此思止所

以自成其致耳思止名家子久著諸生聞晚乃貢入  
大學經濟功名之迂似非其素而胸中未遂固有勃  
鬱以動點巖者不可謂不迂于夔州柳州其土木形  
骸據梧以暝有官不屑就竟為鼓篋常布之流茲殆  
長江襄陽間乎倘更有自為思止者肯不啻以山人  
小吏迂癡者乎夫唐之四公為詩雖品格頗殊然並  
與柳深淺各至其浮力在風神而杜之憂憂獨往以  
情骨絕千煉質之牢駢刻若允多端至之情余愛思  
止迂園詩風神雅逸自有剩韻乃其即題即事用自  
前口妙古人手篇中每審然而盎然余一味之諸味  
皆置此其情傳于風骨傳于神幾不能以韻盡矣有  
韻有味律呂醒酣然以之語向通人或睽而不合即  
以之語向詞客抑或賞而不深思止適然曰我國迂  
癡終保迂園自有之致以病病以不病病耳余計思  
止之迂奇其竟之將有古人癡方今人癡今者而近  
以季木同癡遠以玄宰同癡亦以兩人猶古人不拘  
拘古人耶揆玄宰季木耐迂頗似子美子厚生平而  
季木又幾似浪仙生平故知其癡衷其致者兩人已

是余從而更序之諺以古有四公今止三子以余鑒  
不諧世而好詩或可備其一癰也思止宜以我為狂  
藥勿以我為美疾則余之序不嫌與君同迂併不嫌  
與西君同迂矣因書之於姑孰齋中且以實玄案之  
言

新稿自序

余之於古文辭及詩非夙慧亦非逢工者也惜以讀  
此不忘待盡之日月耳然既有其借必有其真真者  
餘窮而不張無所懷紆曲積久又不能不以詩寄之  
借寫懣懣故紀其日月之感而情慘意緒皆呈本狀  
也人亦謂此無用於世為世窮策耳乃余生之為通  
策者即在此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又云窮愁著書  
彼有以窮賤通者乎况歎詞難愁言易此在詞匠咸  
以為然故郊廟朝陛紳纓笏綬有所揚厲即使出自  
穎人亦不得極其詩致有之必兼寫景及隱諷者也  
若彈情竟妙烟雲金石靡不叶合固幽窮之什為多  
制詰宏篇播於上下不過組緝之美潤發之善文致  
亦不得極有之必建議出畫者也乃或避而不甚盡

然叙述古今披抉情思令人讀而心折抑惟嚴極之  
為為多此兩物而意常與窮親耳至于以工以著被  
止自喻其遠人遠以樂此似適以憂也則與窮親又  
未與通仇故詩人文人之通策即在其致而致固真  
言乃其借若使不致直負窮耳世有不得于時學語  
為工構詞為著而不得于致遂擱然云我有道法不  
借世資恐世資既不惜世譽亦不惜矣余生齊之縣  
地勿承父訓蚤附鄉薦不知世故艱難妄意對立既  
而贈賂文場稍去為詩文借以寫其不懣懣之辭  
獲賤策復不自量仍妄意經濟文章或可益圖而僥  
塞淹遲久乃為即為守簿書奔走壯心灰漸已盡又  
稍求詩文之工以寫其終不懣者余蓋窮始為詩文  
而求通其窮中之致以錢不汶汶于世乃人或恠之  
以子雖窮亦已微一書四品金銀符免矣恐未必  
甚知窮且未必能知窮致余應之以余比常寔實焉  
諸公似窮未甚然方之張司業柳刺史余猶覺甚也  
諸公各大小窮而能借詩文之極致以寫其真自  
通于青雲外余窮在耕公間不遠其致不啻千百然

余之致尚未真而余之真懷固古今致府也不能策通而策窮倘有一語極致者似不以南面王易既太守錫助乎此可以妄附古人之自喻因不堪自序

逸年未回書程義序

通籍之後今舉子業已久制義日以新競戊午已未二歲值鄉校省校士之解額制義與主司之程式義傳刻充棟余時從曲席聞有漢書正義以快塵尾者而兒輩脫齟齬延同遊晏猶磨君為師訓之吾伊又時與諸君評議諸義若午者未者升祖點高將擇以樣存之家塾而遂序之制義沿時遞變期以三載既有改王為售者制義非古文也而古文亦多變各有其時耳制義之高若隨古文為尚云前代勿論明之為古文者自嘉隆間一切摹秦漢制義在陰之末萬之初亦錄以秦漢諱久乃子史道釋無不撫用併其指且浸敗之而後復返為恬吏古詞別指不復用若將仍成弘間者顧其文似恬而實似夷而巧雖不他索而不免以尖刻為醜澗夫亦因近世古文詞矯揉倣以自然不秦漢又不韓蘇非奇崛又非典雅故

文場亦翕然薰入其習也余謂猶唐此義何如余未暇論其時變之原委得失但即以余同遊者一生之態較之切時知識未紛允事模倣既成人睹世紛華不能不揚智索力以慕能者老而覺其無味不如何之未孩乎乃曉明伎倆都盡而精神無可為欲存冲樸父落稿枯余輩遊于時者若是且制義與古文皆人技也人之一生爾爾而文與義之時變又何言則亦隨時選擇令兒輩習從而已是為序

賀胡天翁長君新繕邑庠序

武陵胡天岳翁以南宮之片玉來司玉條于姑孰也一切爰書如蠅映而其長公鐘舛妙英冠玉從學于姑孰歸試于武陵遂嶄然振綺為武陵諸生魁於是翁之同游兄弟羨翁之家講如水鏡錦則謂此武陵盛事即姑孰盛事將挹采石之練引青山之黛以寫之乃翁與長公固武陵以為家也志補武陵王於錦繡夫已既有標目矣竊謂君家皆擅文舉以文文其史績而水鏡而山龍拓以彌有天下之文在官閣又以文文其家塾而鵷鵠而鸛別拓以常有天下之文

在世間抑其所宜遊所托跡皆文區也采石青山常波霞岫以文洗發而沅芷桃源玉潔虹霓以文茹蕞故姑孰之盛即借武陵之盛而君家之系如織羅執之聲如綴耳然姑孰不解常有翁也而長公充非姑孰有也稱其官遠不如稱其世即自長公論沅中之香芷至源中之桃花乎而常武之錦繡乎芷也初芬桃也初吐錦繡也初舒有姑孰之人但得其彰控而武陵之人實得其菁華者蓋文之為物欽於遠光朗於近照長公試而報舊彼固有以券於里中武券於里中長公以名士之文操其符券控庭中翁又以名卿之文握其劄矣且士於今為諸生於古為秀茂諸生漸以取科名秀茂即可陟卿相故以武陵城長公長公不能出其繡於鄉者以繡于世以武陵之文論長公雖依然繡于鄉乎名士名卿與翁接踵宇宙俱成五色郁然升點之曜輝不直姑孰不有即武陵亦不有姑孰遠而論之武陵近而瞻之皆其文所鬱勃耳然翁之為人識奇而骨勁其心精且嚴堂蔭八几長公之為人俊表而和衷其紉佩亦以十步之蘭士

村即鄉材更不可測也武陵在楚詎獨以文重君家即姑孰在吳詎獨以文慕君家哉但長公今日以文售而翁起家李官又方以文裁物遠光近照其不得以文相慶乎余因姑孰之盛而思武陵之盛遂刻其錦繡家譜如此

馬仲良妙遠堂詩序

仲良為詩其才道上其鋒不可當而取其詩咀之則婉曲雋永致勝也不以才勝也乃其致固刑才此以向世之口津津為詩舌者且不解即以向世之腹便便為詩笥者亦不解益嘗妄論不工于詩者以一篇不抵一句工于詩者以一句可抵一篇數與不致耳古人言詩有別才別趣趣即致乎若才而曰郭正仲良之不直以才勝者仲良言詩務去陳言而極之于虛秀夫陳則塵矣陳則樵矣虛秀反是其指與余之言婉曲雋永者亦似不殊余其詩具在大抵皆虛秀而能新獨得婉曲雋永之致人無不才仲良者其致鮮能窺之余又謂天下盡言耳譬言不陳南一翻則有生色譬之針繡其絲縷即拙巧辨用也而妙乎此

指者方以著名針絕直翻拙為巧耳翻雲為虛翻指為秀不翻則經率能翻則婉曲不翻則淺見能翻則雋永一字成句一句成篇其效在自知焉方人為詩常立于吟吟安雙字條髯為枯唐詩中如月照一江與半江爭幾何者乃至舟去後發必更後已宋詩大君子瞻青若魯直竟不及檢聖俞何脈之名按喜吟而蘇黃直能作也能作與喜吟非工于詩者不及辨仲良才絕致絕續即為鴛鴦亦不在繡袋索之蟬讀著又雖乎後矣余以古人言詩為詩合之仲良言詩為詩而知不惟工難即解亦難冲然有味乎妙遠愛詩也

潘景升青溪社草序

余自弱冠即耳新安潘景升名迄今二十餘年余客姑孰景升自白門來乃目其為人且目其為詩草文渾渾噩噩已為二而景升來此以已未余來此亦以已未青溪社草即以已未成者余志願蓋乃序後草且青溪在白門未甚著景升之遊以詩若文洗蕪之似為九曲七橋增其藻研然金陵佳麗地六朝錦繡

猶存其盛而景升為詩則深穩句遠雅有言外意為文則縝密舒徐間以冷豔其味醇而含釀也又似為九曲七橋飲其藻妍蓋景升與余談詩主于法勝余亦居恒讀古人詩如一切古體符朱融決妙如聲合即唐人近體抑語語串珠無復縫痕後人詩每操其勝語相調及至湊泊或有血脉不經之病詩者樂之響節而律之宮商也最為韻事詎徒誇其華警以向人即六朝詞家極其雕鍛而休文玄暉時時以纖麗吟自然浮散切響疊景殊意何遂無法詩誠如是文更可短景升得之以祭酒于青溪社中耶景升亦自不肯抹殺金陵佳麗其詩附以諸姬之句其文且為諸姬頌曲而一一標題此其藻妍不啻桃李桃根小妖備而已然景升殊不似冶遊態彼直寄焉以描寫金陵一片烟煤耳景升結構法固自不以青溪渥染者夫

題黃海序

新安之有黃山猶其有潘景升也得景升而黃山遂有黃海世傳黃帝為仙家鼻祖其與客成領袖此山



者情悅乎廉而跡竟而黃海一書乃不勝跡也非景  
升亦不能跡意山之為海如蓬萊方丈蓋幾大壑中  
其最標著者而隸于仙則黃山以仙黃海亦以仙乎  
景升才情學韞今無人古且無人擬其品倫然仙流  
而又生于黃山下丹陽大候純湛通舉不須板龍算  
也者故黃可以山遇亦可以海遇其書自紀初以至  
紀異且無不紀山靈海若左拍右提殆不似人間語  
抑不似人間事景升固以仙印仙乎耳食者知黃為  
帝不知黃為仙如帝適仙乎祖龍訪水苦於無翼即  
此以論景升黃海非筆研毫楮窺其真人博大矣余  
得比于海月以備掛席之一拾也幸甚

傳

光祿少卿霍公傳

明正德間劉道中貴之始最烈劉齊冠盜之禍亦最  
慘於時寇士隸入數獲以節皆老吏傳錄耳乃於步  
謂霍公為霍公名見字天錫易州人豪世衛千戶至  
公成進士為人慷慨尚氣誼初授山陽令又除安邑  
令俗悍公嚴以法士大夫有居間者惜平陽守劉公  
不徇也會逆瑾以私恨攜公去官人皆讎齡公怡然  
安之已薦起補上蔡令公為令三而守法如一值劉  
齊盜過其邑德屢勝且忽邑小公固將家子知兵乃  
增陴濠墮實廩繕甲為固守計賊勦公降公執其人  
戮之以徇于師曰又破賊死無二賊怒縱擊城陷公  
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因大呼賊眾以拒爾者我自  
分必死勿累百姓賊帥迫令屈膝公罵之屠割盈  
前神色不變賊異其果更好語相謂倘後我當推爾  
為主公罵之力賊猶不欲其死旬一晝夜竟不辱乃  
遇害及斷脰惟白氣一縷上數日而色如生而目尚  
作怒視云方公之決於死敢退與孺人劉氏訣追公

被執劉氏先繼以沒事聞

詔贈公光祿少卿劉氏宜人御製文選祭之俾揚州

為立祠賜額旌雙節二子汝愚進指揮汝魯入冑監

公之子汝當仍世萬戶而一弁以無賴沮其事今得

世千戶如當當道致力持之未定也

李子曰天下承平治久巧宦柔腸百練之剛千不一

見求如光祿守法勁特已自宦公喪然至持一身九

死誼貫虹雲則絕響矣公之死事難必力窮而死更

難萬春受去睢陽屬鬼彼符以功酬國不幸始表其

之姬十倍然則光祿一室皆聞氣也

### 二劉傳

劉溪者易州人少為諸生丁正統己巳虜變虜闖入

默剎居民扼頭窟深亦奔州之西南寨中虜攻寨急

有賊僧為黑和尚乘虜氣劫殺寨眾眾以深有奇姿

推為主溪選力士立約束逐執黑和尚斬之眾始安

虜退各持牛酒勞生而黑和尚家告溪擅殺於是村

民控理紛紛咸曰非溪萬人皆膏和南丹章籍溪生

如深不白眾百身贖之當道者義溪不問後以明經

零山西之陽曲以最遷河南府俸致政歸寨中人至

今稱其聚

劉嵩者溪之孫以明經司訓河南之歸德嘉靖庚戌

間大寇師尚詔臨郡絳駭城下門不敢捷嵩躍馬倡

眾捷而守之郡守尹公者嘆其氣嵩給民兵禦敵城

布荷以無懼時有董巡檢率兵拒戰沒於寇嵩敗而

徐令焉大中丞端肅葛公聞而褒嘉且齎予之後致

政歸余前遊宋得董巡檢死寇狀洒然壯之乃令遊

易而知倡守城者嵩也因紀之

野史氏曰風靡之流人鮮奇節遇急避匿如灰不燎

如僮不起而世又斤斤文法繩人轉使人逡巡億拒

若劉溪倉卒結守事若細而實雅乃隨構以擅殺幾

中之何也任事議事小以撓大乎嵩之守城恤死亦

奮不顧身之義而郡守以登中丞乃見稱許庶幾文

法拘牽矣二人才傑皆出易產又出一家則尤可觀

稱者應道多俠二人俠而能濟翩翩道挺荆鄉漸離

未足多也故紀之為傳而論其心跡如此

三李先生傳

向者余官於南陽之下邑而得謁李太史李比部二翁因得聞其先李孝廉翁之舉已去甚邑久矣而二翁亦相繼沒蓋三先生者皆以文名世焉乃跡而傳之

李孝廉先生者名宗本順陽人別號杏山先生自太常丞貴孝廉晚雖皆剝奪相繼而先生以高才能文薦於鄉上春官不第遂絕意仕進放浪江湖間以著述為業吳郡王元美來撫郡過其里贈之以詩有以名不作庸供奉之句且諱其門曰文苑著矣云先生蓋壽九袞而終所著有詩數卷亦工草書有墨石留于宛

李太史先生者名葵字子田別號黃谷杏山長子少稱風慧弱冠成進士為庶吉士檢討以時忌謫陽城丞遷廣平司理兩貳郡牧晉吳入為南禮曹即擢點中學使不就歸而卜築內鄉之郊著書數萬卷鉛槧丹墨不去手詩法王右丞而文亦有蘇歐之致書類王履吉所著有儀唐集又雜撰析蹟說鈴諸書多所

攷據其宋元藝圃集收稗詞家有幼文苑多矣先生亦幾八袞而終

李比部先生者名蔭字襲美別號宏譽杏山次子博而有文壯舉於鄉後仕為陽穀令擢京邑之宛平至刑曹主政以迂當路中之以考功法遂歸順陽不出為詩暢達不減其太史所著有詩賦集又雜著至百餘種而諸陽錦陽詩話該載元明詞家一佳事也生岳考亦足資綜覽云先生壽如其兄而子顯於世家

乳書成

李字曰宛有三李校排雷之三錄焉其詩太史

其博則父子兄弟皆慨然者也乃杏山以布衣不仕而黃谷榮榮仕未竟而即退想其一家沈潛安得不出為雲霞耶余故紀而論之以俟志藝文者

月瀨王大參公傳

大參王公名應別號月瀨濟南之臨邑人少為諸生即湛心瀛洛之學所為舉子業不斤斤帖括每徵中理解晉中楊褒毅公來視山以東學政降公試義急賞之以文卜其用遂舉嘉靖乙卯鄉薦再上公車

第以貪乞廣文官得歲之遷化與其厚大切劇性埋  
不置成尚寶鍾音超識淵詣偶俱忽之公快其嘗為  
俊傑後舉奉官第二人為名郎而鄉封云以廣文上  
春官復不第遷武學時楊襄毅公為冢案濟公才欲  
為疏令京學官得再試而不果已遷國學官少司成  
北山孫公負其經術獄獄不可一世公與之角辯相  
遷移疾歸已補原官遷銓部司務襄毅公尚在事折  
節下交襄毅有重名或乘快謚論公輒規之襄毅以  
為畏交遷兵部副郎正郎大抵重說不第出為湖廣  
德安太守時而有濟會張江陳相國奉旨論趙  
過督為供張甚盛公獨以素易嫌而進之江陵第曰  
取王太守素來諸玄資委去不顧自是心識其操及  
還朝值兩淮運使需人江陵擬特旨用公蓋中朝  
所未有公在淮揚理濟益茂以益加陝西大崇致政  
居家絕跡令長之庭牛車蔬食不殊布素先大夫筮  
仕時求與一勝公無所克其弟孟促膝第曰官守無  
他術吾儒誠正二字用之不盡先大夫嘆息而別公  
柩邊田畝稍仿許魯齋為學治生之指以儉制家所

著多心語而散佚不傳後以壽終里人至今稱其純  
野史氏曰士為知己者用王太恭公饒然結束而有  
韞有施足為清通之士而非張敬鑒之於微江陵拔  
之於獨公即抱玉人其意亦嗚呼自有一長以上必  
知已而後著安得不為奮發也惜青雲施後世子長  
之言似鄙然亦不虛耳

### 侯來保為氏傳

明靖難死事者大宗伯陳請獻公廸其事最烈已而  
請請獻家傳得其僕侯來保乳媪為氏事以請獻之  
烈為烈乃記其概

侯來保宣城陳請獻公蒼頭也公死革除時姻黨逮  
成且死者眾於是屏匿去無人敢收公骸來保奮不  
顧出抱之哭曰此吾主人忠骨安可安之塵壤遂潛  
負至計家橋行埂上葬焉後陳氏孤成立來保持遺  
像還之今即其葬地勅建大節祠祀焉  
為氏請獻公之遺孤乳媪也方請難兵至金陵公誓  
不屈管夫人與六子皆殉之時為氏抱五月孤華七  
在側泣夫人曰是兒嬰兒何罪以付汝善視之為氏

泣受命抱孤藏。漢中夜潛進。它所得免。嘗私親天。以  
此覲孤者。天幸憐而生之。孤八歲。萬氏多疾。慮先朝  
露孤。且不知所自。家語曰。汝陳伯伯也。孤以幼泄  
語。遂為怨家。許於上。謂必死。上憐赦之。成登州  
萬氏為將。宣城梅氏隨成所。孤稍長。偶於郊林。履金  
與萬氏置田廬。門閭漸昌。至今顯貴不絕。

李氏曰。天之報施善人。久而不昧。請獻公慷慨捐軀  
妻兒。駢戮姻友。彼輩此時身然。飽為議。商戰絕雲。仍  
矣。而侯僕任其寬安。為媼任其邪翼。嚆云。天道渺遠。

也。祠宇輝煌。衣冠綿亘。恭請公之名位。歸然相映於

五世間。天報良殷。而碩假手於侯。而人不照。陳氏  
且成。烏有而。又何以尚存九源之碧血。英世之青箱  
耶。故兩人中。萬氏誼尤高。功尤巨。不賦趙家之梓。曰  
李氏之王成。閨閣尤難。高至於來。保貞切一念。過於  
認。攝政哭彭越者。非弟為家中枯骨也。兩人微恐不  
錄於後世。故筆之以待良史。採綴云。

### 管張二孝子傳

高城劉太史子良。好稱人善。嘗述其邑中管張二孝

子事云。管名大。諱為。諸生父業儒。而貧。大諱指妻簪  
預得錢息。之以供膳。隨一毫不自私。尤謹于父疾。延  
醫求藥。憂而瘁。容父舌不能食。含哺哺之。額天請代  
如是者。竟歲。至為嘗糞。以辦其疾。父沒。衣衾寬安。廬  
不竭。誠應十餘年。春秋薦草涕淫。淫下出於哀。眾見  
者。感動云。張名學。詩農家子。其母遊玄岳。貧不能具  
輿。架木于肩。坐毋其上。柱及數千里。至再三不厭也。  
及其母沒。象毀有加。不減。常生為兩孝子。為劉太史  
敘述徵詩於同志。臺使者。遂据太史言。兩旌之。

劉太史之言曰。張之喪。未合禮。亦心足多。管蓋盡  
而不違禮。雖無非常。可喜。庶哉存孩提之良者。善乎

太史論說也。風靡波頽。士人每思華其親。慕所不如  
而親固鮮。所賴之細民。勉為刲股。廢墓以徵。官長之  
優。獨抑何裨于天性乎。總之名孝耳。非其真。彼含哺  
垂涕。府而奉之。豈以是為名也。吁。不名孝而孝。余  
於兩孝子。取其樸。嗜知樸之足存乃爾。

### 俞氏貞女節婦傳

姑執之子湖。係江置邑商賈。若流市。櫛繁。樓風尚。葉

冷而俞氏又邑右姓也高明之室慮其鮮禮乃有以女員以類節如兩氏者乃分紀而併論之

貞女名寶父現邑諸生諸兄弟以孝廉明經相繼仕版貞女生而淫慧父授內則孝經諸書兄弟間復多兩耳目每舉古今節義事辛十二字邑中潘生子譚既而生以疾殞貞女甫十六即欲往哭父兄止之泣不食欲以身殉父兄防之開諭以若未適者何退自苦貞女憤歎自經父兄知不能奪曰從汝志耳衣冠家有暴其賢而圖妻禽父兄將陰可為貞女覺之決死以防後不遂父兄遂其葬而婦父沒兄弟猶引先指以諷而貞女卒不動也謝鈔妻彼質素一切以禮自閤諸兄弟嫡戚母事之貞女亦訓之若婦時涉書史披櫛大義至於踰墨亦且精嫻但不自見如此者四十年老將過潘為求洞庶以真不負賴天者竟未逮年五十八而終先是督學侍御馮公耿公侍御劉公皆表其門貽金若稱禮問有加後侍御鮑公為文遣祭其墓立石焉因聞于朝得旌如制節婦趙氏父戡邑諸生幼而淑敏受女誡小學諸書

報似解殊有志操父沒母兄為擇俞生應孝字焉生即貞女伯兄司訓公之子既于歸姑已逃舅繼之遂事貞女如其姑俞生病亡節婦誓以死之夫勉以撫孤時年甫二十有二孤僅一歲乃泣與舅焉者相依以充夫志或勸以他則為嘔血自夫歿容茹苦不踰閭外惟與貞姑談書史評節誼姑步嬾趨如影之逐形貞姑沒携孤一室青燈熒熒相向或竟日不舉火蕭然甘之孤漸長而病出就醫不旋不食旦夕焚香以親如綫且願以身代兒孤病良已負笈從焦弱侯太史學于金陵遂補諸生有父譽而節婦乃為一縣寡處三十餘年頗沒有言及其節未旌者曰吾豈以國名哉年五十有五而終已候聞其事于上官方議旌之如貞女已事云

野史氏曰俞女俞婦何其誼也婦之從一不易心世客有之而婦有三難一以少壯節一以孤孀節一以貧無資能節眉或怯懦孤獨勇可作婦範至如女之猶一世之常而介於未見之天從容淡淨死而不死正李獻吉所稱節婦以合義者美譽舊常秋

江不怨視之吐華而存其房不尤泰難手不謂于湖  
麻有正氣且有間氣乃爾也

四品稿文卷之五終

四品稿文卷之六

記

蕭蕭亭記

風蕭蕭兮，易水寒。荆卿自燕徂秦，羽聲而歌者也。迄今數千年，響絕矣。而易州迤北，源泉稍西，孤亭獨峙。在山之麓，好事者以步攜而跡之也。亦不知其何時所入，而號焉乃蕭蕭之名。如新夫荆卿，捷也，首刎，可跡安據其源而源矣。易水通源矣。

蕭蕭者，風也。幻而不幻，往而如憶，其往風之襲人，抑有之。蕭蕭以人，亦以耶耶，彼共恍惚，泣涕決於九死，獵獵奮袂，宇宙為慘。如其人，也千載而寒生，即其滅矣。失矣，倚柱之英爽，和歌之酸悲，都付之恍惚夢寐。如其世也，千載而倍寒，坐人以世增感，而其感莫如風耳。風之噫，一雄一雌，壯士之風，毗於旌者，靡靡人世。風一喚而即衰，蕭蕭人世風百折而尤烈，雄風不逝，大抵以人美其人而不可見，惜茲亭以遇之，洵源泉。

溯易水於洹濟而頽，岬嶺漸離之筑，鏗然屬耳。賓客之縞素，鼎然獨目，風乎風乎，泱泱而颯，皆遊於其亭者。髮上指，骨且凍也。然其人竟不可見矣。當荆卿世，愛重其節，俠者不難捐千金，求一匕首以助其道。上之風氣，後世概慕節俠之遺，僅僅構茲數椽，皆壯士之寓一也。而剝蝕摧落，斜陽相愀，燕丹田光，將采笑人，吁亭猶記其世也。如吾世而有荆卿，吾將復倚天之劍，呼大鵬之風以資之。

易州候臺記

易州苦熱地，而其蹟之著者，有候臺。詢居人不習，候臺習五華臺耳。五華臺在城西，北隅積土，浮埃斷碣，尚遺摩娑，可辨凹凸。幾淪明志，稱候臺即五華也。相傳為周武王築，以占候。至燕昭王，建五樓其上，更名五華臺。取供遊賞云。州志又稱燕昭築樂臺，至遼聖宗御，其樓至元虛應，判州重修之，始別名。薛東曰：增明西曰晚翠，南曰觀月，北曰卧遊，中曰萃秀，以實古之五華。審爾，則候臺於周五華於燕，不第耳之源，燕國已邇之矣。裨然其傳信傳疑未甚灼然矣。攷唐



李太競記候臺叙述周武順天召公作伯宅燕地而  
朔之燕昭之季分至故典未大城裂似候臺建於武  
王時非武王建也記又叙述秦漢相沿此地荆榛祗  
祗湮廢唐作新臺共為空樂時未紀五華之目似  
五華臺非燕昭建也烟水谷弄誰為定論余翻覆證  
思竊以觀雲故禮通於康侯召公開候臺為燕望聚  
皆無疑者衛公記出唐葉仍曰候臺計五華稱名必  
在遼元之世慮應始實之哉夫天下不可知者占候  
不可常樂遊占候久而以幻置樂遊久而以願忘  
他機濛濛物悠悠情執層累之土閱轉徙之天與  
而塊然者失其柄况一區名目浸假不同若候若華  
間之水濱矣何論其不可知不可常也者幸而止之  
層累猶存其址余得而候之五華之茲以及後併其  
址非亦且安窮如第以臺可候天可願華則此臺釣  
臺當至今柱霄撐雲矣

### 遊大寧山記

春日遊紫荆關迺場當運龍華口而聞大寧山之勝  
思一遊覽沈開塞之虛金乃稍迂而南將至大寧十

里許峯巒兀巖岫梵牙不可以與易而騎雙珊勒  
穿珠苦之已而林木葱密泉石紆回微流澌衣袂上  
苑花盈盈飛墮水中飛而未墮者亦與衣袂染拂塵  
容頰開心骨若真從者不解輟舉蓋以障飛花笑却  
之第稍讓其技芳桐墨者知是可數里苑益紛水益  
清林中佳樹名目頗多而方春故苑獨盛間泉水何  
名塗入都不能舉亦不知何源余以武陵苑花其名  
為人知即有漁人鰲山中父老不知茲水但與苑花  
為緣事忽仰視空際而山峯峭起獨出萬山噴噴  
景似神戶削乃居居人稱登翠屏為大寧一山最勝  
噫水不能名山能名之正自以名故招人遊山靈將  
無厭俗耶翠屏且近而不可驟至倚樹夾石橋清波  
潏潏其下有聲蓋水較前覺駛而花則漸少於馬上  
望屏下但見松陰層秀梵宇深寂雪將嵐而經之隱  
約相誤徘徊斜陽中紺與碧合使種種實如繪而不  
繪不能得者退橋山僧來迎鍾磬俱作萬壑響答冷  
冷天籟也步至山門則有上寺下寺松陰如前雲嵐  
不見歷歷招提而華屏如佛髻招提如比丘髻者一

山耳遠則態生近則趣生蕭寺其態趣之類仰手上  
寺道屏覺更奇乃踞磴先遊其上至而凭一峰之萬  
諸峰皆羅幕不絕雙眼滿瞻猶入寺松棚蔽亭檻前  
日光不透飄飄如雨棚下旋坪白石砌玉各作紆曲  
狀泉潺潺自亭基碧隙而出分流紆曲中石榻列砌  
旁發簇始曲水流觴之致水上石坪宛然可以共奕  
樸之為一桀小憩亭中驛官具餐為奉七箸旋起碩  
旁僧舍乃蕭條數椽而已亭待遊故稍工舍止僧故  
深備櫛栢寒山拾得縱不自異而宰官方折節崇梵  
無焚宰何及遊下寺又疑宇器落惟屋後松風謖謖  
繹迦文珠且蔭叢之不暇而徒為遊者結構巖居也  
詢山僧以故山僧妄自菲薄翻訝余問余為憮然此  
寺繞及翠屏半腰曲水之流乃自屏後來者屏後山  
益峻望之不見其際僧曰此二十里有乳水洞洞有  
石槽十二視其潤潤以下十二月雨賜良驗余酷飲  
一至而僧謂可步不可騎逡巡而止余問龍華口去  
屏幾許僧與從者曰可東北十餘里流民雜錯時虞  
寇符那大寧比余曰乳水不涸龍華不危余與山僧

其巖屏之泉巖翠屏之松以竟歲月疏花流水笑而  
不答其領略多矣翠屏五代時馮瀛王吟其中有吟  
臺後改為寺瀛王品業未光詞采亦未著余遊以寺  
不以臺臺亦無復寸址故略之

#### 四賢祠記

易水之旁四賢祠為四賢昔郭隗樂毅刺辛鄒其  
人也祠建已久像出明國工劉鑒手碑文出元名臣  
郝經手二美競其四賢彌章余偶謁而觀之則像刻  
龕龕碑鏤損矣四賢祖豆幾付烏有又何論二美也  
然素樸尚在丹青猶入必有繼鑒而莊嚴者負茲  
於歲月而後世將不得知四賢所立祠意余不揣庸  
記之夫祠首郭隗而樂劇鄒三人次焉鑒取黃金致  
士之精且隗易水產也燕昭銘志賢豪武近暨遠臺  
上得駿骨臺下得駿足郭隗銘何以三人乃自可首  
隗燕人祀燕賢至今猶覓其駿骨於決北中而畏壘  
之刀視統畏壘所習者尤可首隗耳然四人才品故  
自差殊紆軫於魏燕趙之三國擇主而立功知難而  
達引不忘其柢枝不受其條縛謂毅於戰國為馬之

似龍自趙而無伐齊佐策七日之潛五里之耀謂辛  
為馬之似豹談天兄奇吹黍見異碣石可開秋霜可  
輒謂竹為鵲文之馬若隗者功名才技無以大表於  
世獨其片言悟主璞而得玉殆齊桓欲竹之智遂以  
如馬如馬耳總之有當於金臺之駿故不嫌亞祠哉  
善用入者相須以用而用自判善論入者相提以論  
而論自替燕昭可為伯樂而尚論宜如九方臯茲祠  
良有深意君曰無隗何以有數辛衍無毅辛衍安用  
隗為先出其下駟後出其上駟是祠也且有孫子焉  
取之理如第祠之耳無乃以祠為唐肆

### 大水峪觀塞外記

李子分司汾州餉隨例謁密雲之總督中丞返而望  
西北萬山叢脩曉嵐千里如雲屬眼界瑣竊自念  
生齊州四十餘年不半畦涉塞地不半曉見塞色今  
之涉見者寒耶詢與隸督曰此大水峪峪為燕東夷  
夏介其稍黠者又記憶某軒車過而躡峪觀塞外某  
冠裳駐而塞外夷望塵蓋作膜拜相向也使君亦有  
意耶李子技癢兩腋如有掖者促欲至峪將舍輿而

馬泉謂此去可三十里寅旅辰當至勿馬也李子曰  
驅車迅之將至則嵐若破去石蟲蟲見小如荀巨如  
箕迫之小乃如箕大乃如壁而視他山石特健特險  
其特也以塞也山下雄礮蜂蟬刺然門劈門外以阜  
為關門內以礮為徑牆之入官署署依山起几榻前  
亂石剝不盡借作屏立而石頑庖廚煨出石火食厭  
當庭眺峪上荀者笑者望者臺臺剩余目且盡余胸  
健與險倍乃不怵塞而林岵自山足紆縷一線而層  
累上是皆坦塞高不及肩依山則峻彌上頂峻呼荀  
與而躡之宛轉如刻夢延胃星不絕大約二三里許  
緣垣起臺臺有樓樓有牌牌各列火器其上縛而內  
以待不測而崇憑牌晚下瞰山底澗澗有聲聲潭即  
關壁足鑑巔巔無輪華巾夷辨至於波中潑水胡兒  
各各散步若沙洲之厲水外不半里又為崇山危巖  
許逾嶺又為潭湖又胡兒各各夫而第據目力所及  
者如此臺樓內武弁與列校環守之妻兒團聚以牌  
晚為扉而窺突雜槍栗間鉅甓代孟枕甓伐戍戍處  
夫羽代也著惟其暇者粒耳列校皆白幘春簪通鑰

縞雪余惟問之弁曰此南兵也噉昔戚太保鎮密雲定其幅以白蓋示畏必免狀倘垣外胡兒覲叢垣內南兵與孟著談笑嘻懷矣又上而二一里許處樓弁校諸態皆不殊凡如是者十餘重峪亦甚險矣塞外大凡可以驟見夫先是余自山足而登未幾至一營城城上石塲廣袤半里有臺三楹雄麗射目守備將軍滿余而進孟般具集櫓宇之下腥風鬱入則胡兒胡婦駢作盤礴之容余詢將軍應之曰此我中原秦胡也凡十家歲給金五百贖之將為我偵塞外梗胡者然察其狀猶縹緲雙眸常遙視口詭詭作胡語索余以馬以贈將軍代余折之而其相吻相肘者不賊也譬之毒蛇暫馴於篋野豕暫歇於牢耳既而予之以酒以脯以胡餅諸胡初不肯啖將軍緩頰逾時諸胡乃引匕庖快食頃更立盡後其勁骨不可操釜肉不可帖我特以是絳鍬之且虞其翼不止惡其眼也塞內之秦胡與塞外之秦胡弁服俱不異廣胡即向之沿水者將軍又語余曰塞外胡乃三衛燕夷其生夷尚阻五百里外焉然余聞燕者亦時時輸境焉

蔓為射樞實增而梟惡亦增其生者又可知大水一峪殆戎馬之衝稍夷而大險第恐以資胡人不以資我耳况是時莽思奴酋死落多倫哉彼秦胡果得力否也余幸不生塞而塞之一隅已廣廣而者南兵而縞惡其亦夫

### 依然林水亭記

亭烏在在易州分司之右官舍目屬吏人耳屬其壘應調詳之側烏得隱映清冷而翳之乃依然林水古人寄想濠上事耳甚幽致取以名亭將無對花啜茶倚松啜酒古人且為嘖嘖耶亭前牡丹海棠松梅菴杏頗蔥茂亭後竹枝娟娟亦不乏觀而水則無寸滴尺波以向人者依然林水烏依然水情適適中散或以風彭蠡湖或以帆李青蓮或以調趙師雄或以卧陶元亮王子猷或以漁而哺其孫子荆將枕不眠地夫不暇枕而烏有依者園丁向余曰向者亭之西南有池一即蓮吐其叢今遂園而敘焉有盤井存向者慨以此水固依然眉睫間物亭名志舊也余聞而悟向者池會者井向者既合者潤物變耳亭以寄趣

日涉成故亦趣也自可依然拒必其在前不然會  
心不遠何闊濠上栽林水即不侯濠濮林即亦不侯  
水花氣融融樹色淺淺松濤筠綠皆水趣也噫天下  
無非水也化而為春浩而為脉觸物換矣值人適矣  
溪適無水形有水情滿前浩渺不得以扶疎障之亭  
曰依然依然則如其水如其水抑使捐纓卸冕把臂  
入林即無水亦何虧余記其依然而已

### 徐淮流民記

萬曆己卯山以東荒歉死徙為明二百餘年所未聞  
賸其刻而警易而敵者剝刃於家委舛於路不能更  
僕矣黃白相携而為道上之黥此則瀛鄴南則梁豫  
乃徐淮為甚蓋山東莫饑於充青而充青去徐淮一  
水耳鱗屬而往如赴涇之蟻約不下三十萬彼中當  
事者懷然其聚而亂為嗚哺之就空廬各止以待哺  
而哺不盡者繫繫猶賈轉販以亡人為奇貨患子環  
婢不勝量載也彼中當事者又嚴為之禁可饑不可  
販則守而監待哺稍不如哺則沙中惡語且以休其  
長民者當事聞之乃計日計口嗚鳥送惜漕折幣金

至六萬兩流民稍稍全活既亦稍止渡不去而為監  
觀察使君袁大夫之濟變也已而山東兩臺使議額  
歲賦二百萬大司農總總思各遠乏餉而譁且亂焉  
首以徐淮漕折糧動為嚴獨得 旨宥之第杜其後  
耳夫入臣疆場之役一披一皿顧東省茅一徙於徐  
淮徐淮大吏亟責東省長吏不以哺還也徙於徐淮  
者極重難送東省調以諭之不顧不得已哺之司農  
大吏疏責徐淮以哺為智也將何違從焉身任疆場  
為東省難為徐淮倍難東省乃剝脉徐淮乃殃也  
乎而既誅其賊安辭其勞所為不謀於增大吏而偏  
小吏以急哺之有袁大夫耳司農摘其不自為救而  
惜帑為救非若汲長孺之經過發憤者夫徐淮則誠  
非經過矣而以總總之流民哺於區區之自恃恐句  
水曷以濡楚林也余傷流民異常之災而幸當事者  
不得已有出常之舉也况近日國家勢窮多變舊章  
幾格而此猶其變之善者記其繫焉

### 商邑陵邑亂民記

山東饑民之亂自萬曆己卯秋起至丙辰春稍熄而

臺臣既其禁於朝四方則而恫焉余家介商河陝縣而二邑各有盜禁然其事亦細商河之盜曰張玉本富人子與其兄攜資聚處而後其業少薄不及其兄兄素迹盜淵藪恣逞以加玉玉氣尤豪久盜憤乃結惡少倡為劇盜始掠其兄家僅不殺兄遂以寡害於武定濟陽諸郡邑馳馬揮刀先恫喝居人以貨財子女不予則屠汝家居人惕息如所欲且緣而灼之刺之者多也陝縣之盜曰程章少為諸生好誕妄為大冊惡曾以邑早求兩假檣蓋而行剽奪告發去其巾櫛蓋習誕妄自稱得青劍於其居側蓋井為有神力護呵惡少多信之私相部署且隱屏造介冒將以據德州截漕糧因赴瀛南諸山自固未果也其後王至畿輔之吳橋為邑令緝獲死於獄章為邑令覓即計擒于其家併其二子梟之據所聞王頗以膽智自植章特一妄得人耳王亦原無希冀不過邀於一日之醢齟齬纓而起若猶大於朕腹然杜赤白之尤猶有間矣章不自諒日為大言翼算之沾沾急以自持其愚與漢賊之得石繫肘太皇諸王自命者千古

相同而又未及其燒陣鋒衛矣夫二盜之亡皆其自取毒不及蔓又何虞尾但二盜非乘機歟之會洵洵紛紛彼固不能鼓其豹脚而搖其螳臂者母無事則智亦習愚世有事則愚亦習智金甌天下俄而下邑之民有二禁習之倘習者蓋新巢溫鮑鮑而出將無以鉞撓金乎國家素不脩備一旦民饑而誅則曰賊之辭之不則曰誅其已收者耳至于二盜之腹固果然也彼特以饑餓聚即殺而其將魂尚飽者此必威令足以先誓其所習何待敗誅之日者也金甌上

### 世恩堂記

李氏先世自萊徙儕家於牟丘世為農業自先少叅公成進士以令滿贈及先隴西公既而不肖成進士以令滿即滿少叅公再進一階絲綸之賞三世延烏摧數椽以度置其諸勅之文而題曰世恩堂援筆記之尚書有云賞延於世春秋安稱世顯而史記

列世家皆延世指也。彼其固生賜姓，因世賜族，葉葉之休，雲然相映。而思之所暨，遂以為世乎？蓋嘗以三代世官，九世承國，思常出於上授。大抵卿大夫家視後世倍重，漢以後不世官，惟飭成大臣通侯，以世他寥寥不聞。九世承國，思常出於下奮，而卿大夫家之重，漸不如古。魏舉九品中正之法，其選用多稽門閥，六朝因之，唐亦不渝。而國恩之世及者，以下奮亦以上授。五季至宋，取士不復拘家，乃任子之格，時溢往門蔭顯融，而國恩之世及者，類以下奮，乃上授之指。猶俾市二去卿，卷起家，在唐輕於漢魏，在宋又輕於唐，其大校也。迄我明憲紀森肅，前代世及之濫無復存，而門閥時時裁抑，於是累葉賢書始得以其世稱舉海內，出於自奮之途矣。世以上授，革胄之噓，不風而煽，思猶稍易，世以下奮，寒賤之價，不蹕而集，思且恭難，上授以恩，褒履藉家，不免有毗寵之身，驕語之吻，即至門宗蕭索，雀羅燕去，而人尚羨其先世之衰輔，拔其後裔之芬，雖不必肯堂可志也。下奮以恩，乃尺檢正之，駐武步趨之，軒冕繼而儒素靡忘，一旦

青箱不繼，朱帝歇焉，而齊民不從湖其先鬼，且等之於沉屨，竄誓下之蛙蟹也。在堂翟翟，當悚於其所以志者也。世恩之自奮，不惟難於人才，抑且難於事變。我余家駝李，偶於十室之色，忝大夫世恩，一介之士，亦可謂踰鵠極，過鵬欽，睹茲堂也，肯堂乎在堂乎？朝之息數有惟蓋之狗馬，而無饕餮之豚犬，正虞其青箱難繼也。故諄諄自記之，以示來茲，而不肖已慚先人厚矣。人才事變，詎斤斤析據丹腹金軸牙籤哉。

京都廣西司署中記

溯非從朝以東，屹然西向，廣西司列於堂皇之北，為北第二司門，南向進而東，折有廳，向西而南北為吏胥房，文案度置又北，為架閣庫，本司什物度置又北，為火房，署中燕居也。制度各不奢，而備國家熙平久曹務稀，雖隸錢谷，假如鈔票大卿肅而入羣司肅而揖司篆，即稍稍至署，粗了文書，不逾數點，署中各閑寂矣。夜挺更柝，俱成虛具，以數人竊聚代塞之，授牘者時發為萬曆間中州李公為大司徒，值計帑空乏，遭鉤諄呼，慨然詆責成七事，勸曹即共與勤覈，展入

酒出寒暄若一卽卽之夜直者亦令其戌亥入而嚴  
更爲詩司成廉潔奉而余適爲廣西司卽日在署中  
不輟竊嘆居然署耳背幾幾單令看劍駢非署中主  
木銀樞而署中之人移之廣西而在萬里時時若與  
瘴烟烟霧接乎然人移署也精神以爲人方今國計  
維艱軍事銳刀人人極具且牽之肘凱解之腕向者  
辰酉之卽自大書外袖手坐而己呼侶茗談而已戌  
亥之卽夜一至或不至而已庸渠精神臣爲利害所  
關未嘗極危而此見星而入時也且夫也精力主  
鑿乎盡精力主號乎錢法精力主廣鑄手精銳精力  
主覈度手微輸之通而精銳力主督責手卽以粵西  
一隅論沙磧不足池井不盤勿論而租稅叶于湖省  
者歲有佚也廉吏蓄於粵地者歲有虧也例金課金  
鑲金當輸京帑者歲不充萬能也文移甲乙墨敕朱  
渝幾於脫脫充額矣迄不足以力主之精神未屬也  
人亦未屬也人與人不屬而能移署移者無有事有  
奉一而震百發近而動與精神之屬而非明之以利  
害不能屬利害共則功罪共桂林灘水神繁署中展

酉戌亥皆然身入與我合爲入而所移多矣夫利害  
之歎可任而警警之言亦奪我不能移將受其移猶  
然日披於大書日勤於啓刻也署之塗蔬雕腹無用  
而署之人杉鏽失吾亦何用余以署爲唐肆乃知尚  
一者精神之府也又不待尚於粵也故記之以自戒  
其二三云

山東青州亂民記

萬曆乙卯山以東亢旱異常千里幾播糠加以蝗田  
塾焦枯而青州爲尤甚飢民始猶食糗繼則食土卒  
飢餓殍猶食其死者已食其生者至挖骨肉相噬腸  
身而餓之又以人肉爲羹膾又明明售肉於市擇其  
肥者得善直屠怯不忍追於空腹則投綴繫索相枕  
藉也稍有資斧者扶攜散去之果之楚之燕趙棄其  
嬰兒於途不顧而其間往往有綺羅其身乞丐其口  
行者悲之其衆如此於是饑民中禁煎者倡爲亂安  
丘縣民張國祥卽居好適賦曾爲里胥頗聚無賴少  
年爲惡黨縣令督其適且急國祥悍不應一日縣幕  
下卽中閱保甲國祥驚誤以爲捕已也忽率其黨



而起礮聲震野縣幕聞之倉猝上馬逸其黨追之幾  
斃刃下乃火其隣田生家剽取其財是夕薄城賊畢  
蟻上城中聞無覺者已擱然登陴矣向市肆買人索  
絳帛繫首為標國祥紅袍稱兵主市人咸閉戶裹魄  
縣令匿避國祥闖入縣庭擁座指揮令人傳於市不  
殺無罪之人不食無直之食市人乃又開戶復出國  
祥以其黨為天兵以從其黨者為順兵開獄縱囚囚  
皆左袒曰吾順也須臾徧市皆左袒曰吾皆順也  
衙役典史子婦發庫取金銀籍分之而獄囚有王灌  
蕭攝典歸合豈能隱潛營俘虜耳乃明順賊迎與  
胥劉建業皆秘為禦寇策會監司遣官兵至城外  
聲作准告國祥國祥索馬從二三騎急出城去一把  
總提兵數百懦不敢前國祥縱營棹執而依山為巢  
矣官兵進城與賊黨遇灌建業助之頗有殺獲城池  
幸不毀賊於山揭黃幟為仁義王惡氣虜及於蒙陰  
即墨之境錢中丞自省會續發兵至官兵與賊格鬪  
未解全勝遠近震聲臺省九卿愕眙交疏特盡調東  
省歲賦特遣過侍御賑以帑金且使便直多方救濟

錢中丞既告去命李中丞彈壓之而賊黨也結山中  
以殘冬無所掠亦因散漸次就縛久之國祥始獲而  
斃於濟南獄中其黨有劉神仙者為謀主逸去獲於  
廣川亦伏法云夫乙卯山東之饑明興二百餘年  
見者也死者十之三逆者十之五衣冠城市似猶苟  
完於烽火而村落蕭寂難大稀蹤按籍而索存者幾  
何烏合蜂駭事若微小至於殺人劫掠登山而招不  
為不制矣向非人有頭天有澤雨之歲頗逾於前  
燕起必無閑掩畝者穡亂也然青州南帖泰安齊東  
春免騷動踴而足之中丞之績不可誣焉顧全蜀之  
說於鐵民似便於遼餉未便而賑民以帑援遠又以  
帑瓊林不獲大需而碩民失軍顧軍失民天下事吾  
不知其落際何底矣

### 燕京燈市記

燕京輦轂下四方人踵相接而物筭相羅被郡人士  
亦好津社親侈於遊憚與四方人物相調也其最華  
競者曰燈市時以上元之三日夕地以東北隅四坊  
之衝至期九郡下萬貨皆移慶肆而往鼎太皆移軒

轡而往其題以售燈觀燈應佳辰之目而極燕市所  
攬顧無不規峰於火樹青熒中且標其為燈者以紗  
而績以革而屏以珠而弗以簫而惟以石而鐫斷以  
材而雕釵或懸層樓之檻或組繡幕之鉤風拂琮琤  
日麗霄煙至於月上星攢火明烟吐一切圓製之巧  
肖貌之真如燦如煜如裾如帶如奩如積如爵如杯  
方圓直橢千狀疊出而遊者紛綸錯立其嬉笑劇謔  
之聲與于喁響答之韻若自煤焰中幻而欲發焉快  
哉正光四境之燈乎燈而成市吾不能不竟其市而  
辨態之如雪母為犀犀鉤為狀流蘇為綴火齊為燄  
簌以大理之石錢以滇池之金錯以南交之象此借  
燈幕障者也沈檀為几楠梓為椅案而磁玉榻而燕  
雲揮施之間紺碧盃盤之集犀貝鑑朗秦銅茵陳蜀  
錦此借燈庀皮者也鍾鼎款以三代陶型出以二室  
恢奇服匿儲與鈔于粉本鈹法之溲渲畫沙折股之  
揮染桐有斷紋鱗生脉望此借燈披翫者也珠璣合  
滿之珍翡翠粵西之色番禹琬瑤藍田玉英珊瑚赤  
耀玻璃綠精片石透漏天成而五色蒸鬱霞變此借

燈環瑋者也吳之綾紵越之羅紵齊晉之織縠秦戎  
之氍毹錦濯江中紗浣漢出經緯機絕繡組絲絕此  
借燈絳綵者也潯陽江鮒鰕踏踞拓狼煙織扇之肯  
藝水母海蝦之併目若以松芥酒以燕吳酥以幽朔  
此借燈吐咀者也凡市所列不必皆為燈有而傾九  
衢之熙攘羅八方之徵逐畢力三五貿易萬千靡不  
為燈所借物誠如是人亦空然有冠裳之客易初服  
而徘徊者刈炬未返矣有翰墨之儒輟不律而諧笑  
喁響於相屬笑有揮毫之子丙夜較其售直有方外  
居士蘇易學其推狀以至閨閣淑質欲續樂於蘭膏  
成里親粧多照乘於油碧驅僕僮以如雲而憇子環  
婢形頤影也携歌聲以連夕而明童豔倡夜作畫也  
越之典燈為購者十之二三而固以為遊劇為斥買  
者十之六七借遊劇斥買之人不妨絳綴燈市佳話  
耳余覽市中大凡其筐篋而至雖有市心猶以其業  
競也至其稍芻蕘而後觀市氣撲鼻而加以浩唐  
手其踴躍極流連之賞市習儒首而儒邪浸假乎燕  
中古稱沉耽亦稱佳麗今茲為市沉耽之流

燕之監飾顧且噴珠屑玉豔流四國不墜而若趨彼燕中承平熙洽蓋自謂佳者乎抑古之蓋州以秦市楊州以花市皆傾錦水利濟之人與物駢而往乃燕中以燈市較秦市似遜其盛而若以工藝以時或賦起不殊較花市未及其催羯而脂粉之叢雜以鏹乃轟然多伎倆矣噫安得劇市中之蠶座而以上无千枝之火俾雅侶如簇筍醉心於青烟紫燭乎我清者以燈富者以市故記其林總不厭以俟君子之鑒裁

八二 恭使餉遊記

萬曆戊午建夷犯遼東摧大堡六侵地里二百廷臣紛紛議調兵募兵謀資餉措餉臺臣疏請舟十萬漕糧自京而山海又疏請舟五萬漕糧自天津而山海大抵由海運計部覆請發漕折六萬金至山海市其地所有糧俱得 旨先生肖匡謀用部曹官轉餉或以卽往不佞忝為卽得奉使齎漕金云拜 命卽陞辭以行秋七月二日也發都門晚抵通州分司為同曹卽者四咸出而勞余如張公督通漕王公理受漕

歲地二公皆號通度先後至若曰汝我各為餉出汝行裁若不得不勞汝其勉旃余感之為一簪盃酒贈張公鳳翼後至公時督漕之至者夜宿河上拮据無暇耳王公名從義為余述昔分司曹公維新功在完運河自密雲牛欄山至通倉挽之力未易更僕也而河始成漕不苦膠舟舟不苦回漕至今祖豆於河上稱昭代勞臣又公由三河令以能治河卽特擢為分司主政竟其事蓋稱知遇且不負云余與諸公嘆美久之矣張公招余後坐其署齋中促膝語移二十餘刻公姬媼為言措漕事狀頗耳聽之使人心折時遼孔亟臺臣疏公才可東掃其氛會且走推乃李大司徒以漕需公暫止余謂曹以治河張以治漕盈盈一水非兩君子幾成斷流不佞征軺雖追當與榜人共譌而去也公又出所撰句注集示余公晉人也故以晉山名其文若詩著你在句注勛蹟在潞河文淵盡發余將東流為一奏者瀕行聞新召劇都督經已至通且待其後至兵余未及見其人為惘然去歲日抵三河且晚餉車先入余入幕

及問七渡諸流矣是日抵薊州州即古薊門又漁陽  
地山漸見峰峰不絕但居人亦不悉何名空同廣成  
幾成亡是會兵使者高公他出分司李公乃蘭州守  
劉公某皆同桑梓來詢余寒暄切至李公尤雅契夜  
召余飲別緒縷縷如訴如慕次日公又促往署齋一  
樽款款如醉而不厭語次頗言近日轉餉煩費民車  
稀少派應為艱無術以甦之余為首肯時值未平分  
司督餉宋公繼登檄至將到未平李公雅善宋公且  
余同年交兩人屈指或可旦夕相晤以資餉事也延  
余不見別公獨驅是日抵玉田玉田山更多居舍不  
悉如薊而志稱為燕山然亦耳屬者縣令徐公廷松  
同桑梓而舊日同事易州彼我相惜良慰招赴盃酒  
逢餉車至漏下二鼓方至公為呼縣中車近十里許  
為當夜邑人銓部王公亦至署中勞余頗言運車滋  
苦且邑彼兩患戚然相向也次日抵豐潤諸山不城  
玉田抑亦燕山之經亘乎縣令李公文林同桑梓而  
昔在都門曾一見其人於計偕公車公勞慰余召飲  
城東隅園亭中殘暑未退錯風頗除亦自悠然會友

稍解餉瘁為一粲笑次日過榛子鎮鎮有巡檢官為  
獲餉意甚殷晚止沙河驛在灤州境內去州頗遠途  
次曠闊幾似睨脫且多陵阜所幸餉之無虞逐棚棚  
安枕矣次日過安河為安標山戎馬地有高墩層樓  
堞而四望居人以曾經虜掠至警其直指公遂峻陟  
為余驕而上弔古感今慨然於陸武大羊指碩岩險  
也是日祇永平諸山益峻灤河流其下繞郡城如微  
矢輕舟過之迅流倏忽方細雨淙淙滴水上望山皆  
雲層疊雲即出其山巔拂如一不可復別何為哉  
何為哉驛即入署郡太守頃公良梓曾識郡下郡丞  
左公之龍司理宗公君愚同桑梓有舊分司督餉張  
公士雅為同曹縣令侯公仇頑亦舊知於宋俱來勞  
余夜飲頃張二公所各及遼事不免舊目楓對也廣  
文尚公觀光余鄉同舉士久滯首翁徑往訪之不俟  
其至余先於即公老於杖屨彼輩比竟誰先者焉唐  
鄭愛種相低昂若從餉車中數宿刺刺乎餉車至此  
易處以牛攆擢山徑短艱苦人也余始將病而諸公  
為余言柴都督園柱携家丁二百至亦遯病且柴都

貫余山以東頗稱并州余幾為同病恨不速起其勿藥耳次日抵撫寧諸山多礫石枝以前山多層主者異有絕虜峯迫虜舊一牆歲久墜廢剝虜時時為掠居民急控修復方亦悉有精兵縣令王公臺同桑梓而為傾蓋之故公慨然以防虜為任計必致事余為服而祝之公招飲書院中邑士程於斯絃歌五悅錯然入也余亦慶關門一舍餉事可以就故因噴一危次日遂抵山海矣關以西多山山下湍流二處無舟而濟頗艱入關杜都督松新自陝至縱以家下千餘父新鎮撫兵亦有二三千至關陝之內有相與踵相接都督為余言健兒乏食急需餉且前兵幾盡余為心動次日謁督臺江少司馬述都督之言汪公亦以為然且曰先有援餉八萬金在方即酌散余因遂頃通通之援兵索於提運分司無以應借度核塞過葡萄之援兵索於督餉分司無以應借例金塞過過永永之援兵索於督餉分司無以應借例金塞過待客舍待主主為客賓客不飽而主益饑朋公亦贊然憂餉我分司之憂更大汪公抑亦以為然然援兵

踵至者益夥恐木函館外臺內計之虞耳關上分司為兵曹鄒公來頃余則侃侃方關上不宜稽杜永平不宜稽崇通州不宜稽劉彼以無餉為詞餉可續至彼以無兵為詞兵亦可續至九泥以地勝棄繻以入勝三宿將守旦夕宜飛揚出少司馬且促之矣然亦司馬將軍佩玦時乎余以勢不容已第當促餉不當緩將果爾兩難之計也區區清金數萬亦足為壯士一七者以金為粟不如直以余耳關上羣公亦多知是以為言是日督臺命別駕收金云余稍暇出關南十里許則見海與山亘海為大登海接望之方未至數里但見翠嵐涌起萬山長亘至而知其即海也層濤浩渺其中流作琉璃色如此道上而已目極不見際耳極惟門聲絕無片帆一柁往來其上雲壘之勢近居巨槌連若奔雷鎮日以為恒危關久之益不有此遊不知海難為水耶獨怪城堞屹立海波中長風若摧而百年無恙似有神斤鬼斧焉因思昔人謂木玄虎賊海不及遊豈令汪洋爾爾熱波周勦近日琉巖尚未底績則賊海者尤宜為通乎余之所由

得觀者以餉以放及此海以北孤山聳秀上有長城  
即秦所遺孟姜石在焉閭左之力竟能阻胡否也次  
日將旋新直指陳公星馳出關赴清河之急清河遼  
之要害唇亡齒寒岌岌矣直指公征報去余征報  
返大抵急遼遂不及迂而回是日抵撫寧縣令王公  
以修遼議授余當夜讀竟乃知絕虜峰之功果不難  
竣也公又言援遼將士雷急于之餉俾蚤出關詢急  
余聽之忘倦移時乃別次日過來平兵使者劉公濤  
溪語余城外慨言今日議遼者多任遼者尚未也  
餉為兵設兵不貴多貴精不精而糜胡為者且無論  
調募要於有實用余心雖其說不淺能易給諫白公  
家君亦來賸時議任公以遼公亦頗及遼事為蘆龍  
令侯公以昨未招余今席於南山寺中後閣即以祖  
之因留片時忻然道故招提清淨頓阻塞氣恨使車  
倉猝耳晚止沙河驛漏下二鼓次日過榛子鎮又過  
豐潤李公旋來余不能使佳晚止玉田漏下三鼓徐  
公夜至匆匆去兩公皆詢遼事頗為清河憂次日過  
薊州城下不餐而行李公亦不暇再晚止三河亦

漏下二鼓次日過通州張公使人止余且命余序其  
集語之當以餉遼之餘成晚抵都門以未復命不  
敢晤朝士問一語輒詢閨內閨外狀余不及覲縷乃  
稍稍次序之以為記

### 使還畿輔諸河行記

戊午仲秋餉遼還止都門外大司徒李公懿銓部饒  
其期余得借以親省畿二舟而竹一載妻兒一載衣  
篋是日抵通州之張灣河舟第一程也登舟已夕遼  
宿蓬窓下次日有所待未解纜又次日舟行舟中詢  
長年緒地志以資河梗概張灣乃白河下流滕國縣  
有張萬戶者家焉故名又沽次與鮑丘水合為潞河  
以併流也而人所給知者則以此為天津遼北下水  
而已水由來淺而善膠是日僅行三十里安流潏潏  
遠樹籠青覺十夫京塵頓洗亦似不厭其需者次日  
淺膠益甚二舟小者猶進大者推挽亦不前余正栖  
大舟頗不厭需昨需以漸至產境今不需以遠至佳  
境雖曰客况聊淡水觀耳是日僅行七八里次日乃  
移余於小舟內小舟先竹大舟從之先者稍述出過

鄆縣境之河流入白河旋折而東為泊望移時舟人恐淺歷淺道行是日亦僅三十里大舟且未至次日小舟不待而什可三十餘里晚抵河西關上關商在潮境後移在此乃武清境也關城依岸畔晚在腰有分司司舟稅且司利漕漕舟銜尾河上危檣看搶衆皆空其中時已赴通而京師聚舟以待之者也余憶佳歲南漕秋杪方至回空苦凍次春始脫今年以六月成集計九月可返近日僅見者因霽然一快次日分司何公應瑞來視余公為同業梓又同即署天有風雅招余飲關城內南蕩之亭館上有亭獻吉先生祠前分司阮公自華為記亦阮公初立焉飲間起眺洲上衰柳水中老荷點綴秋色蒼然動人恨不起此地九原一寫佳牒也席竟余歸舟何公送署少頃復招余飲署齋中沒有鏡池潏然五步遙西右開屹然二櫓耳而特相映發且臨夕陽西沒惟恐暝及而興不及迨坐齋中小飲前頗稱醺醺以益茲公之家僮張吳音按拍徐唱傾耳聽之如身在酒城矣公停盃為余言關稅以稅為重近日商舟之少復類

之溢緩病國急病商而刺之柄鑿難叶胡言斷輪手余因慨然乃為言國計之乏因於物力物力之絀本於稅需彼且釐材而妄割之乎公亦慨然夜分乃別入舟止宿蓬燈寂寂第有二三賈客連枕次日公復顧舟中話別移時乃成別舟行四首猶太息關門之外也後舟亦至遂並而往頃之後舟復還前舟獨上河流漸豁片帆悠然客况益覺灑濯是日即抵揚村此地居人頗盛壺瓦鱗次層樓雲屬夾岸不絕亦覺剗目次日稍待後舟亦至乃復並往因風阻僅三十里而泊次日丑刻即解纜卸刻過丁字沽乃與白河合流者辰刻抵直沽乃白河衛河與合流者遂抵天津天津即箕尾之間析木望也其衛與左右衛自文皇置蓋以防海扼遼東東南要害地而直沽徑入海倭犯登萊可以直達而若關白之警議造舟議增伍今河流似尚有沸聲目前遼東建夷之警議截漕議通海河流益憂然而沸矣從舟望海口舟駛未及諦視第汪洋一派心忪投鞭轉令人思勝國海運之利備一旦亂起塞衛河之一線南漕不至燕京坐累

察何城堞在眼居民密櫛自舟程以來無此勝寬使  
餉部榮載雙飛皆以控而鎮之然國計空虛輸餉少  
至不直策海且策河兵使者景公妨米顧余舟余謂  
之河上公語次及軍需之缺虞慶不免有叔儀呼度  
夫莫難於今日且遼事倥傯一切兵餉策辦不前數  
漕轉遼因廢知肉容嗟其言之也餉部張公度亦來  
顧余招余飲池館中笑荷蒼蔚盃酒冷然語次為言  
鎮軍約一萬歲用鎚六萬糧六萬歲出軍民所輸此  
他鎮仰年例金者稍稍易但運難督獎難快頃以建  
夷故徵兵一千去索幣為寄倘海有不測策應倉卒  
所患又不止邊用是倍難耳張公曹抗疏言張差狀  
入事官府凜然憚其人何濤聞非此人不可會當董  
者推公階江司即久不俞非上忌之殆留之耶二  
公言余曾為首肯矣釋舟感慨不已值茲多事悠悠  
吾其濟乎天津統轄胥呼僱買款十姑佐意離曉壘  
魂耳是日已晚僅竹數里次日放舟上流逆水而涉  
顧費牽說然水頗盛二舟頗不相遠是日行四十里  
中載已迫士女多泛舟去暇海神畫枕饒憐佳處有

之亦足破蒼然之色次日晝雷電作而風隨之卒不  
雨因放舟行過靜海縣城郭依河亦自聯帶可觀自  
此以上皆衛河水也縣令李公從譙來顧余謂以素  
擇故余到岍上蒼之遂行晚乃住泊次日晝行過流  
河驛此地古有蒲葦之利今尚不殊時值漕舟回空  
者頗多喜無守凍之憂固輸挽一大快事司計者借  
手不小批河流至此更綴波濤有聲江湖之興便自  
渺然夜宿帆檣下枕流憂憂頗驚客夢乃悟方寸未  
穩即飛花源外未免枕裡耳於是二舟乘流並往無  
復先後亦持客心頓適偶以蒼頭有役者遲延以前  
又水程一芥蒂也又行二十里泊宿次日行過青縣  
縣城傍岸居民亦盛南有盤古溝東流與衛河通獻  
縣之澤沱河亦東流與衛河通而居人不甚領略為  
徘徊久之乃行晚泊興濟縣之乾寧驛縣名自宋非  
遠驛名沿宋軋寧軍之遺正自相抵異代升沉綢起  
陳谷之嘆是夜大雨澆潄淋漓幾以櫓為雷多方補  
塞而後稍稍帖席淳家泛宅固不直泮渺乃在霖鈴  
矣次日行抵滄州泊宿州即渤海郡自昔燕齊相繼



一索今乃戲省分治自滄縣以南為余鄉濟上故舟  
流此地咫尺素持一片鄉心庶幾暢遂烟波千頃幾  
可為堂坳間物也州之東為鹽山有鹽利州之東南  
設驛司即古長蘆故地歲輸鹽引有額徵課有額而  
課金且為京師銅商所仰直國計之需在畿輔者無  
如滄當此三空四盡東事倥傯茲波黃素難儲本玄  
虛作賦未足擬其千一萬一耳余為感慨移時起眺  
郡城郁然壯麗塵市喧集更饒魚蝦蒲葦之屬解錢  
易之以佐枕樓炊秬為驛司張公邵守李公俱資饒  
余水鄉羹膾不當足矣次日乃竹抵磚河驛泊是日  
為中秋客舟聚拜即以昨所饋酒與所市蟹同室舉  
盃相向以了天涯景况次日竹晚抵交河之泊頭驛  
秋月寒流清人心骨不減昨夕客興交河令馬公珣  
余素梓且莫遠先使迓之津路將自色來晤余至是  
日以明旦萬壽節不果資紙與皂廐不具尺一縑  
縑不勝霜雨之感扇頰二絕句入風細來拂余篝燈  
裁卷一札匆匆不及屬和而觸彼故人盈盈一水索  
之雲卧清魂而已大日竹回前紆眺猶在高河渾茫

二流之際流迅帆輕遂過景州之蓮窩驛家人已概  
迓余者鄉心勃發林嵐在目是夕仍竹三十里五更  
即解纜次日辰刻遂抵吳橋之桑園驛邑令范公為  
鄉人遣與馬代舟余於是舍而陸矣屈指川程幾八  
百里始涉下水而苦淺後陸上水而流裕較其津途  
難易頗相等時與商船共泊時與宦人相酬時與漁  
父同憩時沿城郭之蕭索時入林樾之幽深惟中秋  
夜月瑩人客况復於水上舟中得之當為最曠而鮮  
佳客相與談酌不免稍稍孤負然親長安塵中之月  
固已什伯千萬與中同念萬斛烟雲遂呼墨卿毛顏  
志之

### 小萬卷樓記

濟北之古犁丘字子家焉少讀書頗慕李長源之萬  
卷將以萬卷顧其樓居未果已而仕於中外宰邑佐  
郡入次即署數年值部曹多滯還且垂老時倦而素  
病解加之母老思惟乃求奉使還里中將以立室娛  
浮生因念李長源出入巖廊理濟和遠潛躍之致不  
受爵祿非余可索習而為之而余亦羨其萬卷耳哉

遂以萬卷自顏不惟人笑其非倫余亦自笑者將顏以小萬卷或曰子小之為長源退舍子曰是非與長源較乃宋朱舉之所為稱也朱昂宋篤學士買書為亭二曰知止曰幽栖自號退叟人輒稱其字於世而小萬卷者以朱適度為萬卷以卷舉之為小萬卷云余之名地亦不敢並舉之而其知止幽栖婆娑引退以效舉之猶視長源稍劣耳或遂綴縷稱余為高為恬余避席曰向者余羨長源獨以萬卷今者余羨舉之抑以萬卷理濟固鳴磬高恬亦鴻陸區區棲貯而屑賤子病夫虎踞蟠踞斯夕與俱何冥冥之慕耶舉之於適度為小萬卷從其小之無不小者而乃至於余將國於詞場之蠻觸氏矣必若所稱非余萬卷肯也或乃謂余如子志即萬卷僅蠹魚耳且小之將沒在蠹魚下雖脉望不可幾亦安取此余曰世人不服讀書者則志其大見一讀書者則云取以資理濟之萬一不然取其高恬之流耳讀書者且以為我故乃爾也我以草茅之伏蟭蝨之剩無所用之幸不為主人不鳴之鴈而為天子不識之蟬顧從殘編斷簡中

欲與碩才鉅品爭褒然之大譽余向者自笑其非倫也小乎萬卷不必視古人而小之自惟無所用而營之於鉛槧繅紉之內屑爾棲居稱為小萬卷已矣或輒然曰爾之萬卷雖小亦佳將檢其書籍賣之於爾而來問爾棲之隣余笑其言之倫也次其語以記之

### 山居自記

李子家於濟北之臨邑少奉父訓讀書應舉即獲鄉薦已而久困計偕頗好文學壯年乃成進士由縣令被徵召不與選而外補郡貳于時蔡先大夫讀禮山中殆不復圖進已而擢起部甫一年獲內選計部郎需次且久奉使遠左假還山中南陔之養頗遂將以人倫家食副其不復圖進者而忽有守郡之命非所願也念以祿養且用雞肋領惟山居之況不能釋蓋余世農于壠丘而韋承先人衣冠之後亦不免貧余于先業無所受推與侄輩宦遊拮据十餘年所饘粥者山中薄田耳自使假以來茲歲頗稔木棉五谷稍有餘既完公租度入為出應酬稍簡而年漸及晚且有脾胃時時杜門其於邑大夫非公不見其

於交親非有故不聚晤早暮惟指麾家僮洒掃舍內  
及拮据隴畝而已度書架上暇即流覽經史子集信  
手近取無論甲乙次或時拈筆自適倦即臥枕或散  
步一日之內卧多于坐頗似王臨川之癖然邑中有  
人家吉凶當躬慶吊者令家僮謹慎以報必自往街  
前郵落不計即以故出城市外或與或馬因得緣目  
四壁之縹緲卉木之阡陌樵牧之餐慶門外清幽無  
以異于門內者又母氏且老茹素好佛為鳩材瓦構  
一堂于山居之後供養莊嚴定省之外即料理佛宇  
一室于山居之淺供養莊嚴定省之外即料理佛宇  
既史數武耳二兒幼穉其一縷通句讀延故人師之  
亦時時正其佔俾族人子有願學者令同家塾誦讀  
之聲可以相應俚輩更旬日來負課義為披引不厭  
此則門內天倫之事尤所自程自安矣至於聞邑中  
他故入耳即置聞邸報中朝廷四方消息入口亦無  
所解余之山居蓋依然疎濬不必沐水者也且晚舍  
之以去簿書業於軒馬紛論視今日山中不啻山之  
與市也而斤斤記之者抑以不忘吾杜戶之僻心林  
總而有餘然者耳已未之四月廿日手記

燕都火災記

萬曆間天子久道承泰盛災四方之報皆至而都中  
大災尤烈三殿久燬司空尼村鳩工十餘年未有尺  
寸基正陽門箭樓亦久燬司空焦鳴鼎之甥張縉之  
工役殆就惟上梁期不獲又將虛此尋丈積而歲丁  
巳忽隆德殿災咫尺宸居矣且旬月之內禁垣以大  
警者三何灼燦也脩省之旨降諸司躬躬如畏余為  
計曹郎偶入朝于端門常侍詢隆德殿災故曰內家  
供佛小暨燈燭之不謹而致火蓋焚燬易撲耳願延  
及殿宇且旁及百楹火積火入至是一時中外奔趨  
奔揭綆缶之不遑集營校組練之不及援而珍藏亦  
有銷鍊九五或隱惘之余聞常侍言謂災漸逼矣詎  
可竟以天道遠也古史所紀宮闕之災匪一余未暇  
枚舉然如今之門災殿災宮災頻劇更迭者罕矣求  
火之大指若洪範五行傳稱大抵太陽光之象入  
主聽斷無私用舍昭哲以順天氣其有白圭難探誤  
惑臬法官逆進之則間骨肉乖宗孽若也順不災而  
逆災噫此理數易見者詎云廟廊者邇不遑審比乎

以揆今日饒陞金華之塵滿矣一切革奏寢而不出  
聚議喧譁置而不剖大憲星希庶寮新積諫員之命  
河清而武臣之察局鎮其勢若烟而不火宮庭之靈  
根本之鉅非臣下所敢妄窺而公車之鱗批禁閣之  
挺發無乃實有加逼之嫌其勢若氣而不火烟矣氣  
矣終必一火蓋逆之則逼害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  
道厥妖火焚其宮凡人才是非議論賊否以至國家  
大本俱屬入主寸心芽而蔓焉心為庶政中宮為宸  
極中順逆之根而著龜之主乃今令德或以賄妨王  
度或以忌妨官禁或以溺妨紫柵於中烟氛勃矣終  
烏得不火蓋有意逆之而不自知則逼於害之而亦  
不自知杞憂耿耿寧不畏其逼哉語有之積油萬石  
必將自火今日之烟氣逆鼻而借小豎不謹于夜以  
燎天入火為火天火為灾端門常侍且若鰓鰓不敢  
致鞫栢梁建章之說況在廷紳笏而聞於司權內出  
之恒理耶記之以志異或不爰於載五行者

南行記

己未之夏有太平之役主者已定之期雖暑不敢稽

五月十六携家就道由禹城至齊河大半交親之離  
觴耳畧不記然清濟二水盈盈渺渺低回火之過長  
清肥城萬山斷續馬上青翠欲滴過寧陽兗州沃壤  
平曠清流時入前抵鄒縣山峯疊出望之知為靈秀  
大賢所以托跡因謁孟廟松茂千株鬱然深映乃拜  
庭下西廡拜萬章公孫丑以迄韓愈諸賢迤東拜邾  
國公又廟中有孟子真小像鑄以銅亦為瞻禮出而  
就西舍堦旁壁上留誄紛夥諦觀之亦少佳語惟徐  
武功有貞碩石差快已而過嶧山下不及登宮觀  
鳳丹靑灼然秦碑烟篆問之途人嚅不應前據勝  
過鮑叔牙襄孟嘗君墓及滕文井野叔孫綿墓之地  
然諸跡皆舊勝今隨今即消標石亦可稱好而各  
覽吊而去過滕縣之臨城即古互鄉所經也  
間鄒嶧文物之間今一不見其俗頽人汗何似常兒  
輪蹄熙攘應役繼繼而已已抵沁河河亘克徐介流  
波鼓潛近日所通以濟漕者黃危而加安此衣帶水  
利賴不淺而經行者為南中第一程矣次日過黃河  
河流較他處倍駛如激矢如奔馬因思余十五年

來凡為外吏無不渡大河者至是而七將無風波之  
民固爾耶河中聚舟為橋奔激不驚往來捷利大衆  
袁大夫之貽也坊議甚明遂抵徐州水迅山疊近江  
南風景而其地即古彭城劉項之跡渺然但存溪流  
林樾次日過黃壇橋河水澎湃遙山益峻抵宿州即  
占符離宋師金冠異時勝敗滔滔者流天以限南北  
乎連日驛舍及城中官署皆值大雨城中尤甚而此  
時自克以南方苦旱浮以濯沐居人征客翩翩俱快  
夜止宿睢陽驛又大雨自徐以南天日漸炎於北太  
雨疊至輕風拂拂頗與余故園氣候同次日發行驛  
濤在地農狎于野播種鋤耒男侶婦和征人見之更  
自怡然解順且數日行來路旁草樹多異河北柳少  
枳多茶薜紛紛槐榆鮮見不問知其為南過宿境山  
水絕無而風物人家乃迥不似北固其地殊耳睢陽  
有張許祠此非河上睢陽而居然鎮豆二忠者地名  
流沿之故夫人不可以無名景其人則勿論地矣次  
日抵靈璧之固鎮驛望中都蔥鬱如聚人裾以官程  
不敢遲而觀次日過滄河石橋號流其清如注遠山

隱翠又可眺見而驛名王庄豐鎬托始預而知之次  
日抵臨淮之濠梁淮流演迤亘邑郭外驛舍依水塵  
纓欲濯其河岸柳茂成衙頗似河北而市衢門巷則  
都似江南亦漸覺倩秀驛門之下標石曰莊子觀魚  
處彼時且寄以物外逍遙曠然懸解今日漕事倥傯  
淮與黃均難疏導安危且十倍勿論輶軒出卸不  
勝候人之勞而經國君子用以萬目今晉殊致幾不  
可詢之水濱矣此地又苦旱昨連雨未及一澗居民  
荷鋤而待淮之汪汪不能斟升斗奈何所可快者臨  
淮城外濠中盡開蓮花風飄水漾千頃成綺固居人  
之勝覽亦征客之佳遊也曉行翩翩萬慮悉清山岡  
上下隨興嵐生白雲相屬幾染而一昕夕撫邇在山  
在水領畧非淺山中稻禾借水灌之黃綠人曰江南  
近矣次日過池河河上石橋以度橋下河流一線欲  
絕橋西尚稍渾淺橋東低壤半植稻穀其地屬定遠  
稍前葛山峻崑中樹石標定遠界山更峻與馬厯其  
巔高者可三里次亦里許自余家抵此未有茲峭險  
者也詢其名居人謂磨盤山政志則無此名耳食

作口實云白曰所歷皆土山此山巖然石見岩破歷  
與夫著日中時時歇有僕役不能騎則曳馬盤珊  
其上抵滁之大柳驛舍樂委頓矣次日經關山峻如  
昨由山却過石橋者二流水細細用以裹輕嵐之萬  
一渠漸多稻漸繁水車輾轉不覺早過清流鋪即  
宋藝祖破南唐清流山下地孰知青肯之嚮為援援  
之場已抵滁水木蔥森城堞隱隱密棧望亂峯與馬  
轉以入不知其忽到市衢也滁亦南中佳境六一居  
士所為寄興山泉不辭出守乎公署屏間皆綠眉  
書豐樂醉翁二亭記第轉多轉轉耳欲尋二亭遺跡  
未果次日過金椒稻畦茂秀水車益夥塵肆如星  
物繁庶而恨縣城未具亦守土者負此生齒晚止後  
河鋪河水清劉餗舟待渡次早渡舟午饒香泉鄧金  
合連招提香泉一泓冬夏俱溫顧此塵縷未及一濯  
而去晚抵如州州以西渠故轉盛江汪若湖漸入澤  
國矣次早歲升渡江先行河中可二十里風遂且平  
竟日始達固宿舟中山高月白蘆荻紫颺心神頓爽  
但所應者官程恨不將郡守與榜子漁人相易已後

對客歎息風塵之人慕江山水月不啻以冰消裂在  
江山水月者反狎而不知其佳此世界缺陷若限滄  
生受福緣也次早放舟乘微風入江洋未幾而過二  
十里然江豚見為風占乃舟浪滯過洋震舟子桴楫  
不前望采石僅五里牽曳不至江風倍急不得已舍  
舟而陸登輿踰麟山中所謂牛渚燃犀采石醉月俱  
於輿中空豔涎生而未得乎口一印心腹相決晚抵  
太平郡城矣暮寮迎席士氓擁車紛紛都郁烏紗鮮  
彩之例應接不暇而昨夕江中仙僊之恨反勝盛  
一片喧囂也謝玄暉李太白必且笑此吏人伎倆併  
笑此郡守面目矣自念生四十餘年甫遊江南而以  
一麾之故驅而應官夜而聽鼓明且謁直指使者及  
疆成大吏江月山花如夢中捉喫恐冗且忘之遂撫  
記其概異日有人詢姑孰官遊則出篋中語語之聊  
以見襟懷中未敢忘却佳勝猶勝一老太守俯首同  
育史檢簿書使江鬼椰榆也

呂介孺翁斗園記

斗園者呂介孺翁之新安別墅也未述斗園先述余

攜我翁以茂年扶筇韻其稱詩一洗千古矜獲之句  
冷冷沈澹不似從人間詞苑仙才諒無它屬風靡之  
世何得若人殊絕者意必有名山川方生奇人有名  
山川之助方揆奇詩而斗園之名基新斗園乃借洛  
中之勝以為新東函谷關西爛柯山王喬洞皆古所  
稱異跡映炭遠近斗園得兼述之而非斗園所以名  
斗園因斗山名也園在斗山下又主人脩然近攬自  
以室大于斗故斗之斗山峰危巉峭萬木叢櫨豁舒  
窸窣不風而爽斗園遠當其坳冷冷如出世外遙照  
芝泉相傳有芝產之且下有千歲蟾蜍云主人引泉  
為池名曰芝池洒然靈秀可掬也池上為亭名曰芝  
亭且居且餐美北為紫芝齋枕簟草塵澤都盡而  
友人援山斗以類其中旁有精舍亦名曰斗室如斗  
芝如蓋芝不必有而斗者居然佳武主人若謂人以  
山斗位置我何遽位置以山斗知斗園斗室而已  
別有軒松環之名曰謾謾別有樓菴生其下名曰俯  
菴而晚鍾之樹隱約相間松風菴雨時恰與樓更連  
漏屬也其他梅為塢竹為堤蒹葭為門石為室種種景

物倚檻當檐可得其概又西北為澗水稍西南為奎  
峯澗與泉合而奎峯正與斗山相副斗山假懷雲寺  
雲澗涌與梵天屬僧徒之辨香烟篆且與斗射乃園  
牆以外哇疏籬次桃柳如梯乘園之際又典之為圃  
為路矣山川之致靡不括苞主人固曰余以粧綴其  
斗園斗室無削無拓自然映耳主人斗園中亦何  
所事坐石濯泉同志唱和排扉過後閤及山僧而牧  
兒梵老怡怡若鷗狎鳥語鶯音睨睨看賓彈緩若歌  
拍至于明窓淨几滿灑獨居有臨池為字拈髭為句  
山翠欲滴泉甘欲醉矣園之涉趣亦主人自得之而  
主人固介孺也翁出為名理方又為名銓不獲常栖  
斗園而其冷冷一洗者無不時時神在斗園也每泛  
塵尾舉以向人人津津若拍挹其內不佞未見斗園  
翁遂令不佞筆之不逮而心恐億之不肖肯號天下  
名勝非必目遇古人以遊要在得趣其新其奇正以  
跡外新奇也故述之以不必見之言夫洛下名園古  
有其記彼特以新以奇耳乃獨樂園不為外華一記  
蘭冊隆名至今所為新奇特出新奇外介孺斗園清

今似可穽洛下名跡而斗之斗之約其吻則以五亩  
猶多者然農圃鹿石咸偕淳朴又淳朴之樂與一世  
人熙怡世因以知其山川名併其圖名如此新奇自  
以介孺非世所云嵩以園墅美又奚必目而記之武  
陵桃源元亮捫管彼洞中之人何可不使世知而元  
亮于洞中境亦何常見乎不佞將以斗園外之桃李  
為仙流故實哉

遊采石牛渚記

守太平未旬日值江巡直指公將至同官者與余抵  
采石候謁偶以直指公江行阻風未至同官約為采  
石牛渚之遊而當塗令林君庀一孟于采石山上采  
石屹江流江以石為岸李謫仙樓在采石之腰遊人  
多題句徐子與刻詩存焉樓稍圯不堪席席在樓  
西以上別祠中祠去樓與詩隔咫尺時方溽暑驟望  
而登草樹蔥蘢江風颺之亦不覺爽至祠前眺江波  
滢如鼓起危峯疊疊可以代屏同席者咸以官別駕  
韓公司理胡公舉觴相屬江山吸銀蟾中裝閨子奏  
吳音飄振林木為停危一聽之坐久而復下恰過山

腰數武山下江流傳即太白捉月處時方斜陽月猶  
未上待之不至乃迤西而上至燃犀亭亭以后為柱  
上覆材瓦不類以燃犀而遊人以燃犀稱之林君亦  
設飲其間為爵三巡起沿而上為我肩亭亭平地遊  
人題詠亦多尚有元人留句披薛讀之司理謂余此  
亭稱戴眉者以江之南岸有山即天門太白之句所  
云天門中斷楚江開即此而天門一名戴眉故以名  
亭司理語夫竟采石天門之介若嘉然响應者數訝  
移時乃復稍下仍至燃犀亭小坐徙倚亭前俯瞰牛  
渚余謂客曰茲其中有憐耶江波微湧深不過二三  
丈許而遽云燃妖千百耶今昔之際雖未陵谷終屬  
渺茫太真之犀若可得者吾儕刻之作危偕江浣酌  
不能渡燃以迫江窟矣因相視而笑晚乃還過謫仙  
樓下余又謂客曰燃妖已無據騎鯨竟若何耶諸公  
以漁罾指示且云彼區區竿簪安所覓大鰲如山之  
鯨太白寄夢千古今亦將等之太真釣夢耳因悟江  
山之遊終成幻境遂以幻語終之是日江防直指竟  
不至



池州行記

七月初旬由太平陸行特謂寧國治兵憲使午過青  
山為謝曉遺址覽吊移時斜陽抵黃池此河與蕪水  
接自漢世之吳已然更臨流而羨聞憲使有句容之  
行遠巡將取他道謁池州治兵憲使發起竟登舟由  
蕪湖縣河行四十里抵縣東郊賈帆相引艙烟縷縷  
岸上樓居鱗次錯至如畫亦大半為賈肆泊舟一望  
幾于應接不暇蓋蕪邑固江南佳麗地也十姑孰不  
直一蕪湖當時胡以縣蕪而郡姑斯所未解其地有  
南水部分司權之分司郎遺述余辭以行迫暫止郭  
外須臾登輿上下稻隴中遙南漸覺山多峯岫不絕  
高稻多燥刈金春珠者家相屬也此時自蕪湖迤北  
隰稻率未秀猶憂旱因歎蕪之商狎市而民狎野如  
是萬山中繁昌蕪湖二邑壤相錯稻隴之外頗有麻  
菽木棉以其田高故而道旁竹木業雜樹名多不能  
辨詢居人亦有不盡知者若扣若鍊若錦青若水黃  
耳其名亦自不俗又其邑相距遠設巡徵官於河口  
層江樓岫防守特嚴巡徵官率兵而逐禾疇草樹亦

復險阻警人遙南萬山綿亘不絕晚抵南陵為寧國  
屬邑邑令張君為桑梓託託交當夜握手提盃談娓娓  
不已良久別而歸署漏下五鼓就枕即曙曉帶遂  
行竟日夕櫓櫓巖林中乃達青陽為池州屬邑九華  
山遙分眉睫自南陵至是其為稻麻叢綿竹木叢雜  
者陰阻而巡徵者大累不殊抑以邑距遠耳晚方欲  
止聞憲使將有安慶之役遂夜行不誤止亂峯疊嶺  
紆折為苦幸郵人列炬以火代目達曙不輟獲以登  
抵池州郡城之下水環空翠紅橋月榭宛若仙源齊  
山矗起巖秀四映相傳以唐齊映得名而潯潯者亦  
即名齊川橋上遊人亦不知其故云是日謁憲使晤  
太守司李諸公司李為汝之周公典余道故更覺款  
款晚宿署中已圖登陸而從者云江風順宜舟次早  
偕舟太守公解纜行矣舟初發虞為池口即所稱貴  
池之美郡得名以此秋浦相連屬目如玉恨不久把  
潺湲之上少頃入大江中兩岸空濶一帆縱之白雲  
翠嶺一瞬便過風蓬入耳水淺濤合之坐臥一聽幾  
忘誰風誰水回視昨夜躑躅萬山關關不能上下者

彼以應官之迫仰于鬼鄉此以官程之暇恬于蛟窟  
舟車之況異亦冗暇之慘分也江中望九華山峩峩  
道上比青陽所望更真令人西披風舉青蓮標目遂  
足千古何從起彩毫再寫之抵銅陵界衆河奔匯江  
益浩淼遠山幾與叢蘆等觀雲際茫茫僅能辨其上  
下抵荻港爲太平境乃江流險處瀟瀟澎湃不免望  
洋而迴微偏釋皆設于此以備出沒之警官兵亦撐  
小艇來相擁護時已晚照矣滿聲波激忽見一磯屹  
然流中頽欲凌之而上向夕未能耳遠眺則崇山灼  
灼大起如炬詢舟子以爲煉山江南大耕亦復不磨  
近視則晚江澄淨平波微風真如一幅練而霞紅雲  
翠相拂欲染山嵐水色與之映合又一幅江天圖也  
入夜不篝燈秋月新朗鑒我薄帷旋已就枕既而聞  
舟子篙聲櫓聲問之以江偶值淺故挽而之深移時  
又聞櫓聲復櫓聲欲起問睡思方濃不果竟入夢中  
不覺泊在何所夜過半而覺則舟駐江干星斗低垂  
幾可捫摘問其地乃近蕪湖矣計是日白辰至戌舟  
行幾三百里冷泠適也而夜起氣甚蒸閤中取警昌

梨笑之以解蚤風迅快爽人心脾殆不能支焉掩篷  
窗避之已而推窗遠顧紅霞翠靄水色山嵐不異于  
昨夕其雲之秀精玲瓏每每似嵌石隙峯之狀不知  
江上之雲何以獨巧致爾爾將曉乘風張帆駛去繁  
昌之三山巡徽官來逕其備護不減荻港蓋繁無之  
介江防要害也水國雲葉儘可眠餐而嚴警又復如  
是勿亦以榻之側不容他人耶且思江流一泓逸人  
以道違勞人以拮据官程匆遽未便是旅蘆桃源耳  
隨過魯港官兵亦迎余已而抵蕪湖分司矣猝然  
在望遙出水中孫夫人祠其上俗稱靈應因憶懷謙  
玄德不獲辨香夫人時響未歇何也志稱磯穴潛蛟  
詢之居人都不解勿亦與英雄俱沒耶分司即向所  
稱水部江上閩津解後如拂此項項者國計所需知  
今疆圉多故以牙籌資練甲固清郎首務抑澤國急  
策耳爲低回久之分司嚴署亦自宏麗市衢輻輳以  
擊以摩殆與蕪湖之勝相映偶也民漸修物力漸絀  
奈何過廠抵蘆邑郊外亦未入城登陸而逗太平矣  
是役也去來九六日去多由山來多由水爲記其山

行水行之曲折如此

姑蘓行記

姑孰距姑蘓六百里官於姑孰望姑蘓如在水雲深處而不可至屬有吳江之役以初秋自姑孰發遠達千山名白苎者以吳舞名石城者以楚封在島晚逢值雨宿道觀中次日蚤行山外一帶雨晴半之惺惺過蘓船山澗深泉清石橋天成隨抵深水深水姑孰以丹陽湖為界昔謫仙汎舟往來詩酒而偶以興馬經山畔潺湲咫尺不及濯即漂瀨之上伍胥投金俠韻涌飛而以邊路拍距稍遙亦未飽其毫末彷彿夜宿句容但曙色中烟嵐惺惺而已漂句兩令君以行迫不及飲談吹早謁督學直指公即行雨晴亦半山徑捫捫晚到丹陽郭外矣屈指向者所經三舍地咸從陸多山其目望者深之鶴山三潘以仙去句之茅山三茅以仙居丹陽丘亦有三仙人儵然寄跡今餘舒林壑猶然古昔無論樵子征夫不知為羽化靈區即風塵俗吏左把右拍憂難之矣不得于山時以水溯是夕上月即聞吹簫聲悠揚八人相送水

中吟出然在丹陽水畔耳且丹陽運河當六朝漕挽吳會避京江險而疏通者今則狹窄平波輕舟長索也五更放舟舟次間與長年枕藉徜徉曉起推蓬當頗興指顧今昔漕事廢興大槩娓娓千秋長年即不甚解然伊頤之余口之亦堪為此河領累百一馬是日晴霽昨草芊芊白雲低暝稻粳之隴林或麥之微風一帆殊覺愉快晨午餐杭佐之鮫菜堪為一飽晡抵常州郡城下屋瓦鱗次木薛栎比櫛櫓衝舟楫簇譁然勝聽其最妙夥者萬家夾兩河無暑自梅即此市塵中垂柳繫繫與酒常襟拂遊人俾翠汗而沾然樣之子弟知其華未知其遠志云秀麗簡醇今似不然者至於橫山震澤俱不相直延陵祠墓東坡菴裏不獲一物色睹此微逐場恨不借湖上之扁舟林間之掛飯田畔之萬斛文以洗穢羣疾也城堞漸遠草樹翳起稻稼兼生汪汪河流界之畔覓三君子所遭更不可識但于舫船危坐黯然低回人之攝常州郡守為鎮江司李安君將余鄉政遣一刺追停余舟舟已駛不能泊亦遣一刺以辭鼓櫓去夜乘初月行

數十里凌曉復解纜蓋自丹陽以來河岬峻深即有  
遠山未及見至此岬稍低始見遠山之嵐如別久燒  
觀面者翻々欲跨旭而上午過錫山及慧山二山相  
連在河岬東不峻不靡而特秀詢居人錫山無溪出  
錫慧山寺泉甘冽如古因隱昔樵者得銘有無錫世  
寧之語今山中腰鑱峇然不知正世寧而相忘耶惟  
龜蒙二泉之標目頗為士流資歷乃官艘汲取亦累  
名山彼軒冕者奈何以巖泉集作僧租也遂抵無錫  
邑外岬側市閭亦似民陞睥睨相參林樾相綴榜額  
相喧大抵華競之地不乏風韻而又得二山入目客  
襟若浣較毘陵有幸但雲澤羣洲未與相覲耳良久  
出郭舟行蘆葦中岬淺林疎雲霞時々入眼所見倍  
於岸深時而遠山亦淺不見轉曉夕陽片月又上舟  
子縱舟凌流以往宛然昨夕風物也夜燃燭踴覽所  
携書費吟吟比平時得趣鮮殆倍清波滌出倦即就  
枕枕上聞枕底水聲澆潏潏不已而舟行數十里  
矣兩腋輕激夢魂亦與漏下二更抵許墅閨向者木  
律舟揖蓋集于此以待部使者之權使者舊同曹郎

遭人勞余因念邊事倥傯急需牙籌灌輸何以俾吳  
人不絀于漕并不絀于權則又枕上長喟第以冥夕  
未及與視開梁何狀也未曙拭姑蘇城外問虎丘山  
何在已于夢中過之感慨吳越興衰之迹應屬烟莽  
舟演迤邐數里拂曙移閨門矣兩岬人家市肆如  
星織往往以樓檻相次百貨麋集而中流住泊青雀  
採鷄窮錦牌狀亦大半商賈舟橋石危岬舟從下過  
仍有三百九十之盛較毘陵更覺華郁一倍而魚菜  
珍羞稻粳權杖為買黍米數斗靡非適生資谷自互  
酒城之號向書肆問古籍珠少所貿俱舉子制義即  
覓越絕吳春秋翻揀胥臺纖橋故事亦不可得然孩  
誦之音靡非墨卿領畧自宜號為文苑以文以奢其  
斯為其實錄者移時解纜行良久始出郭閨之市岬  
淺埜曠時見遙山而河流自過無錫覺稍闊微風吹  
數驟雨噴珠舟中徒倚事可人前經寶帶橋屹然  
亘河湖之中橋內為河橋外為湖紅檐百丈計七十  
餘橋宛如連索亦一勝也湖即石湖接太湖范少伯  
扁舟所涉湖外為洞庭山攷志洞庭去郡尚遠此或

居人誤呼耳角里曾宅山中問之樵者不知也此山與支洞鉅而不斷隱約夕陽道林鶴栖亦不知定在何峯踰鴈榜舵回視閨門彷彿如去塵寰萬里然乃十里外耳晚流頗迅轉入黃昏汪汪有吸蕩聲初滿至蘊之吳江邑外夜泊岬下曉起見河流益濶而岬柳色秀蔭人家然市廛貿易減于毘陵姑蘇亦減于錫山矣入城謁大中丞公因見市廛附城內外者視河岬續紛倍之晤都丞公云有長橋在東郊跨松江上其長遶寶帶而巨麗過焉以不相值臨流翹首此松江即吳江又即笠澤吳越戰場汪波曾沸今承平久但波練橋虹相繫漁歌款乃亦安知不化為鼓鼙宣德也返舟中坐憶日來陸行每與山中仙跡近令人翩翩欲冲舉乃舟之所入塵纓當盪洗而毘陵錫山姑蘇吳江不獲尋一仙跡惟是季札少伯角里其人皆能彈阮塵埃之外世遂以角里為仙流茲得以吊其遺于烟波嵐閣間雖未若三茅三潘競上玄雀而彼之泉石膏肅何如此三公者咸有以暑勍表槩而卒以恬脩遠引也神龍仙鯉不徒在丹房覓訣其

勿乃不得干山者真得之于水余將捐姑孰太守如松岬甲耳復此圖歸竟不能舍水以往因迴舟仍指姑蘇之途風阻暫住風息即開岬外山色青蔥綿亘乃昨夜行時未暇起見者是夜過姑蘇閨門外一切華囂夢中去之馮元成先生居蘇往還以未晤為恨古人失之千秋今人失之咫尺奈何曉起虎丘在岬西浮圖屹立招提遠分前與船榜時就時却岬東綿延山巖覺益嶄然于曙光中旋抵泚墅樓柳叢蒼烟然奪目舟楫多於閨門而百貨列廛亦自不減一水中分映作激練風物之表携有標格諸凡姑蘇西皆昨以夢今以寤者也部使者李公以昨未領駕一舸來頗寒暄移晷而別行盡閨市岬東之山仍見翠疊不絕岬西亦成一見孤峯此悉昨夢今寤之餘既而山時見時不見但見雲林絳林相錯映則數十里間矣曉抵無錫城外別遣一力向慧山取山泉數斛僦舟載去將以銜齋煮茗借消江南餘暑且有長腰米遣人覓之不獲遂行夜徑數十里岸上遙山前來所見者今遠枕席晚起時見一二晴嵐遙起良久

抵常州城下入城謁少宗伯孫公余應南宮公為舉  
主相見一茗款語而別沈太守湛源亦家居急欲訪  
余舟中未能待迴舟遂行夕陽演迤夜經數十里曉  
推蓬窺高岬窈窕岬上殆不渡及日遂抵丹陽城下  
水程竟矣然向夕之笛不渡聞而岬邊市廛諸貨頗  
盛向夕冥中未睹者今乃睹之少間登輿從陸徑達  
山時時在望遂抵句容令君招飲夜半始分但句曲  
山竟未及一履以早行移時過絳岩山一名赤山下  
有湖狹甚志云丹陽縣以此名則當金溧水之丹陽  
湖亦當與此湖通也昨以夜行未悉其狀今烟嵐林  
木了了腹中矣中抵溧水令君挽余不駐駐是晚宿  
明覺寺中拓提幽閣窓翳和南一茗一燈瀟然空色  
可脫似帶旬日以來在山在水覓彼仙跡萬一者猶  
第二義况乎由姑溪慕姑蘊即使一輩千頃縵紳不  
置猶屬水因直取熏籠焙之耳次日還至姑孰郡中  
握管記之余意在由山入水水瀨湛其無住也故約  
之為姑蘇行記

思補堂記

罪斯由來矣黃堂及份自愧尺寸之未裨也此安得  
不退思乎過而以求有當進思之忠嘿嘿斧削徐徐  
塗墍補其進者之不足以不至傾履覆巢為章假余  
俯首縮步日為退避備苟幸無過以自解而於身計  
漸親於政謀疎忘其名實益無所底竟何補於短我  
幾於燕雀之忘林蟋蟀之忘寒矣夫人情服官於始  
其於世未教教常慮有進氣官成於終其於世局閱  
畫矣常慮有退氣而當別歷中外遭翔官守乃仕路  
之中世局之兩持進退躊躇巨宦人名業成敗閱也  
瞻一堂之進退可以慮而知之行而成之其在短才  
尤互長顧而補益忠猷者良不小矣抑余之於仕也  
上不能振奮于雲霄下不能策効于雄堅銖銖寸寸  
以至今官其於一堂之內辟如竹頭木屑攢攢具  
耳而快之以進退一揆將無為鵬之笑鶴飛僅榆枋  
然不與世之君子競位而與世之君子競心非與世  
競補有餘之過而與世競補不足之過以別于禽鳥  
虫象之在堂者也人其許我堂其許我不然三易地  
而三不思補何如辭堂以去思余役車之休者矣姑

記之以志余過

舍清園記

北客不狎于南當姑孰海暑時思得一片清冷地況其毒熯則官暇不可無園趣及沍寒霜雪侵入林木凋落此中花卉猶不減色得一二菟精足以點綴蕭條則官暇不可無園之刺趣而舍清園恰在休衙街左云園前狹而後拓自西入編竹為籬被以薔薇蘿之內窈窕濯水而出的的相映北為堂三楹前人題曰觀我軒軒之右節亭綽約前與籬接籠烟樓雪景可受月故軒不得亭便無風致亭不得軒愴然者覺無栖止其布置良有意軒後又有軒前人題曰靜觀處極前有簷為檻下施二盆倚簷翩翩此兩軒之左為太極洞洞不假石旒之斷之似軒而長遂以為洞取其遠耳諦思軒名洞名大抵括易老之趣以類之似與散客未稱然宜人冗瑣日逐俗事中倘得玄品素流握麈而譚名理安見花姿不骨無可奉詔者前人標題亦自會心非腐語也洞以北為町畦而疎管疎樹有野外意又北有壇壝中兩扉入而緣北轉

以車馬竹林茂密翠滿蒼橫微風拂之琤琤滿入耳樂至雪霰中娟娟猶秀不惟敵寒且作媚寒者故竹之然四時以節亦以韻可與趣解人言之又迤北有室三間空無人惟蒼葭與共室西間以橫杖之木如橫杖狀因空曠而籬籬之室東為土山可大許綠石磴以上樹出山椒依草亭旁陰森襲人亭中可回壘垣外溪流索遠如帶城外峰巒一一入視如排闥四時之青者綠者蒼者枯者活色冷艷都可憑而收之矣園至此為尾乃所覽眺益廣巖姑孰之六七蓮葉山於微際已寓其有餘不盡之趣耶余宿姑孰八月矣而至園中周覽者僅三四迴酌客于園中者僅一夕吏冗爾爾安所得園之趣然數迴一夕覺其清冷慰藉俗腸浣去快筆書之然免馳鵬落不可沒跡方揭管時吏忽白園之鑄有篋之者啓閉有時園之什物種種籍記之歲時新舊吏相代覽園也在官舍中亦非園之遇乎舍不狎園固不狎舍何減北客不狎南執吏記其園以鑄與籍余記其園以筆余所狎亦非人所狎也

重修采石山謫仙樓記

采石山上舊有謫仙樓正統間辦脩志太白遺跡也  
其西北有蛾眉亭渡轉而南有捉月亭皆宋時創  
脩捉月亦志太白蛾眉則或以兩山對峙如眉狀然  
亦似詠太白山月之句因采石而標之者蛾眉亭地  
甚狹月亭無恙改題以燃犀亭為其下即牛渚乃非  
其故時更三代名易跡類過者咨悅謫仙樓柱礎枅  
榑亦有損折以世近猶存丹堊之舊已未余來守姑  
孰先是攝郡者為司李胡公請于直柏圖重葺之先  
其近者余至而竟其役亦其近者損折以扶丹堊以  
增損復此樓舊觀上有太白像損新之猶有玻璃葡  
萄醉態其蛾眉亭亦以糾脩夫今之僞工蓋存名人  
跡耳跡實以其名存疑然者山突兀者磯向非青蓮  
倚寄手即采石之跡豈遂昭灼如是且烏自標樓以  
謫仙標亭以蛾眉捉月其映跡若斯耶有名人即有  
名跡人不朽跡亦將不朽與其過廢勿寧過存將以  
存之繼今而葺者不可以時記矣乃名人跡亦何俟  
人以存名自存也而好事者必沾以存跡存名自功

就其竭張以存之亦不免墓名姑以名論名之不朽  
者豈莫如仙謫仙起著居然天人陟其山登其樓宮  
錦在目彩雲亦在目而不可跡矣不可跡而跡亦以  
謫仙之故太白若騎龍以上後入若拔其華而恐墜  
名自存人自慕其名備之虛廢者遙相慕耳謫仙之  
名墓豈待我儕斤斤存之即蛾眉捉月盡復其故  
可不為青蓮罪人不可為青蓮功臣遂記以待來者

姑孰元旦元宵記

守姑孰值已未元日即立春日姑孰之春事大半借  
于湖以潤色于湖乃姑孰隸邑其地與人為江南繁  
縟觀故例凡春日微當塗之仗孟以于湖之仗為角  
觝諸戲自東郊達郡城不可一二舉其畧劇者諸倡  
炫飾諛媚的皪而綠珠于木敵慳于牀置倡于其中  
擇目如水其簪履如織玉光麗射人一郡迷惑郡人稱  
之曰亭伎聞伎漢宮繫裙唐宮仙戲未足埒其闢舉  
也其他如羣優塗抹市兒桂襦宵神貌鬼詭妖俊怪  
金鼓之喧毳毼之馳駛僞諸璫瑋目洞心矣然  
設酒于堂上築園以吳音緩度之繞梁遏雲傾聽神



清則亦于湖人伎倆姑執得而借之者也逾旬日為  
上元先後連三夕燈宵之事不必借于湖而姑執當  
淫自饒炫都其劇者曰龍燈剪紙為龍狀鱗鬣爪甲  
無不畢肖長可二丈篝火其龍之一身俾通體照映  
人競肩之以行蜿蜒飛動如憑江海而遁上其寂劇  
者曰仙子以美少年傳粉梳髻釵釧裙衩千絲百殆  
不妖麗不已手花枝以媚之口芬如典噓吸然仙子  
多乘馬多服素綳躑躅凌蹌宛若霓裳之隊命名良不  
虛耳餘如百戲珍禽不減春日而金鼓與烟火相雜  
千枝列炬騰絳無端是夕酒于樓上吳音與諸劇悉  
迫檻前而吳音亦出于湖人客主移席就之月燈之  
下必由諦觀比之春日或遠或近者眼境稍別乎姑  
孰江上小郡士民無溫富比歲頗儉米值日彌乃元  
旦元宵畢力誇詡觀者傾國非招之而集即揮之而  
香不去也熙攘之俗此亦何利者噫其以色乎色能  
盲人無論昕夕而春尤為之之所叢春色何與人事  
人見色則溺耳彼豈遂認東皇佳麗為北里遊冶哉  
若守有以運袂之聲掩郡國豔劇者宋守有以七

之燈為士人咨慨風流太過者青如以外必有評春  
釋火余姑屬為稗記以俟之

四品稿文卷之七

濟北

劉生墓誌銘

祝阿劉生墓誌銘

祝阿劉生余亡女之壻也生父為太史劉公與余  
向者同在公車雅相慕已而同舉進士相慕更殷一  
言訂秦晉是時余兩人皆客於燕聞劉生方脫嬰覲  
而特美秀已乃公官翰林余以縣令觀相晤於公邸  
中挑燈促膝公命生出侍生甫踰韶王立蘭茁嫻于  
容辭公命生誦所讀書生於燈下綰綾口吻不竭殆  
若石之誦從從諫者軍警自往太史有見余亦  
有境因時酒酣之餘與公別南北數年不相值云  
女從宦遊瑒于宛公聞寓書曰兒子亦知歡款相向  
余為慘然塊消也余歸里中公亦于告偶過公里問  
生津津少成矣生母孺人旋逝余弔之又問生續婚  
何人公應未也若念余家不忍遽徙珠改王者慘然  
乃倍未幾余宦于宋而公亦遯急走一介代絮絮慰  
撫生于宮廬余自宋返冀公靈凡生與其諸兄弟泣  
相向者久之問生乃為楊舍憲壻矣舍憲時亦遊敘  
述哽咽一股酸悲共之蓋余前渡三問余之懷腸幾

裂余別而歸里又入燕渡嶠里生而來視余扣其門  
學良有餘次索余詩文讀之為第甲乙黃魯直風瑟  
將無借謝家典刑耳然觀生體貌而神亦似未充頗  
憂之余遊易水幾及二載道視生生涯一札曰自太  
故以來內難外侮藉文人獲存活今一病殆不起哀  
哀若永訣語余讀而驚之且念太史身處里中子諱  
而起余為愆應諸同籍君子力持于當道輜軒者而  
諱以默處池上之蘭不為風颺當為露滋何以更憂  
其摧入不景天且景之耶居旬餘生之訃至矣拊膺  
兩涕天日默昏嗚呼太史之有德有文而不幸偕其  
內美以劫也余以膝下封胡不減銓錫天道有知留  
以竟其未竟今願併生之少穎而隨其先美盡美化  
工聞感為善者懼荒園之痛而王苟為之歎枯豈其  
荒者先失哉無以測天余悲其人理而已劉生名振  
王年十有八先聘余女淺婚楊氏無子誌而銘之  
銘曰胡其奪之空李約胡然適當棟之枕賦子有習  
教且教鳳鳥鵲鵲乃鳴嘯前堂喧于後堂吊相通而  
至原楊煥煥煥煥誰人解挽山東妙

鄉耆少泉馬翁配李丹合墓誌銘

濟南之臨邑有馬氏稱邑世科冠裳參襲詩書徽然聚族而居于邑中西北彷彿鳴珂里也余姑丈馬翁者以明經隄為大王父父以孝廉明府惇錫為大王父及王父以教授庭誼為父而翁獨以隱德著焉翁歸應選字伯泉號少泉少業儒不就亦不屑屑農之末耜商之錐刀有田百畝歲時舒耒取足而已無餘也稍稍以舍旁數椽為費子居停主無問其子母也為人豐肌美髯翩翩若仙襟吐宏朗時引火烹鄉里有競者待馬翁一言折之而又饒酒德醉多不亂生平洒然無罣罣蓋以酒全為天全者老乃為邑侯廼以鄉耆倬楔其居翁更以義重鄉社社人懷馬翁一言且倍三尺矣翁德合于量故獨能壽至八十餘猶面如丹渥行步不借筇扶余為令被公車徵過里翁聞而就晤時已失明然其健不減且握余手謂余善為之青瑣黃門君家故物益指余父也又一年翁遂逝猶得規翁疾劇時而翁之聲咳渺矣翁配余姑姑乃先大父贈公國楨女先大夫汝相之姊也

翁以勤儉佐其家而性獨直質無治澤余家世敦樸故近朱近墨點亦似之先翁十餘年卒夫翁既不求仕又不蒞業而跡其梗概頗以儒而兼俠殆隱于布衣者余姑隱居之服齋徵伯駟馬氏雖世貴綿延而翁嫻芳貞松心筠節典蘭桂葳蕤扶風絳帳慙其羣履哉翁生于某汶于某渟年八十有四姑生于某汶于某渟年七十八子曰漆曰浦曰沂邑庠生曰汶曰涇曰渭曰濬曰泮女一適宋汝松孫茂生邑庠

許山人墓誌銘

銘曰福莫大于長年壽莫快于長安醇醪養和不還丹藥門樂生不必慕鵲慶世孟中聖賢辭世初脫人天妻同其隱子守其玄片石巍然而德譽更延

許山人墓誌銘

墨池一派江北寥寥而齊魯之間乃稱邢氏其時又有許山人者山人名用敬字孟與臨邑人先世多以儒業父正樂久次諸生廩食竟不及一鄉貢而沒君襲父鉛槧苦攻不就因去而習書法既渟邢氏為師書遂大進出入晉唐諸名家其圖妙稱不及邢而鋒

與骨亦不賦指法歐陽信本草法王逸少子敬真行草行尤稱當家而最長乃在榜書生平所染翰愈大愈佳自一寸以至盈幅神采煥燁結構森吃謂非人力所至四方好事者靡不之字精盡之合山臺水榭淨壁明疏以不得許君寸點為恨君名既著亦雅好遊江南詞家如王百穀李本寧馮元成諸先生皆知其人一時名偶咸為佳客下一榻也君所為書多題邢氏亦時時自題向云圓妙鋒骨者自可辨而得之徐璫不能書亦不知書然時時以書君曰古今公書在神趣耳而神趣在用筆金嘗見君書披紙滿案令數人送以佳墨發視滿迨其灑灑舉筆信手洒然竟百葉而殊無墨瘠之態蓋虛掌實指之妙君獨靈契大物于邢氏得之向余見邢氏為書固然耳君晚年遊困余欲與偕入燕都而君介介曰余不工翰墨即輩輩下誰為久任居停者又陰陽之言占北上不利恐且報却之余老林莽矣是時君年方父已目若翳者顧大書轉通上焉又三年君沒于家素貧以書稿至溫亦僅足活耳未幾而墓書多散佚間有珍

而藏之鮮矣君壽五十娶某無子

銘曰伯喈飛白仲時懸榜得手許子幾為禹足而雄長布素非賤蔬蕘非貧邇五非天牖下非屯猶勝于獄中之骨如草與夫殿上之髻如銀馬鬣五尺題以明世逸民

### 鄧室公貞婦墓誌銘

萬曆丙辰余客燕都聞友人公太史公之女養寡而貞攜其孤稚依父宦邸心竊矜其志尚一夕從太史公坐明聞其孤曰病急召醫亟羅飲散其孤以是殤又竊矜其遭值越月餘忽聞女齋哀以沒太史公次君自鄉適至乃以其姊櫬婦將謀窆窆於其翁鄧氏之藏而余從太史公詢其生沒梗概慨然咨美此貞婦也兼以烈因為之誌誌曰貞婦公氏青之某陰人先世自中丞公以下世列簪紳家範冠于沂汶父公太史母彭恭人貞婦生而靜慧長嫻內則不踰寸跬適鄧孝廉之子鄧生孝廉家耕讀樸茂貞婦以華膚之質不辭稚髻操作孝廉家賢之貞婦且有子矣而鄧生以疾亡又孝廉翁嫗俱先沒門無當戶室無

移天一影寓頤一羽數風雨漂搖嘴不異念婦以靡  
他誓之而家計荒廢無以自活仍歸太史家忍死以  
待其孤之立孤且逾齡矣太史權田間列宮家婦從  
兩尊人入都意娶而借締維而借聚將借以報伯寬  
于九原且為陽元宅相地庶幾枯而萃者會惟孤病  
瘡百藥罔效而竟殤矣正余與太史共月時也伊時  
太史憊然憂負婦無所依泊已慮其必殉者乃婦無  
日不啼無淚不病或不入耳之言求相勸勉令其  
勿徒自苦婦泣矢曰我所以未即死者為鄧家而  
存耳今且安用未忘之腊為我終以死報所大不為  
屬離及同胞類值太史將入武闈試士又太史誕辰  
以在閨中未相見婦泣慰曰我必待父出闈從兄  
弟殊服耳蓋忍鄧氏之苦以佐公氏之甘不忍不見  
父而急殉之也太史校士竣婦病迫猶一強起已乃  
以泣獻醫藥少而泣多鼻吻血出殆腸寸斷矣而後  
絕嗚呼婦之介然從一無夫無家至于母子相携仰  
活于父保其如縷視尋常一守倍難矣此以志貞及  
其範焉之孤不存而父家墓于煙冢枯槁然且待父

以訣論父家以誣而冲天之物怨鶴竟摧從容慨  
兩有之視尋常一死百倍矣此以志烈誌其實錄也  
夫貞婦沒李二十有八生子一殤者是因銘之

銘曰哀哉婦志父貴不闕于賤父榮不闕于瘠父之  
策勛于廷不闕其齋恨于饋彼蒼輿施翁無唯類誰  
負析薪誰守在笥天壤離鄧子焉而何寄摩笄之山  
其石亦變化石石化碑身碑淚其不毀者哀哉維志

明邑庠生贈都指揮僉事曠泉翁公登元配韓

太淑人墓誌銘

犁丘齊屬邑明興文學彬彬固出士性而若惘然以  
武著且由科名歷顯職者自遊擊將軍竄公始竄公  
列蔡大梁余時守官宋郡一再過從公也餘余也塵  
余悉公武而併悉公文及余以民部郎奉使還里公  
已自梁拂衣亦在里公向余道其贈公久稽寤穿卜  
日襄事且娓娓敘述其贈公所為文而儒者余固以  
悉公之先世蓋文武如青藍矣竄氏本黃帝裔以地  
得姓春秋漢唐代有顯者明興始祖福祿自樂安遷  
臨邑家於邑南福祿生友友生紀為邑諸生乃以文

為業紀生崇仁有治德臨直隸里中崇仁生衛即贈公也贈公字際亨號牖泉生而溫文弱冠即補邑諸生父訓嚴猶夏楚不廢贈公壹意其槩里中咸羨以為鵷鵠千仞必且大奮氏遭時不利卒以儒老然其誼特著生平好施見義即往歲偶凶族多鬻產流亡贈公厚予其直及檢還復為之居處耕芸併前產歸之贈公以餘歲稱貸得粟未餐路值一婦入裸而乞即以前貸易裳給人多疫死無葬地葬者又為人追其直贈公捐地任瘞一切不問所居傍有安國寺乃古刹竇氏重葺未竟贈公承先志贖金僱功廡廡燦色僧徒嘗乞食贈公屢屢周之不怠必務待以舉火而又急于奉上獨其所私方器諸生為豪者挾以重役贈公亦不辭而李豹者索代役直濕數贈公亦不愠豹偶暴死竟不貽索贈公蓋已而能容神或免之奉邑檄為鄉約正里人有疑為理決之咸服堪輿家言其葬地狀為金章貴必將相且指公謂應在此子遂為易其所向以志于將來贈公亦識其子必貴遂豪貴樞樞者則曰君以財我以子耳蓋至公之以致

鈴致金紫轟如雲像如虎而贈公鵷鳳之文不妨炳蔚之變乎素無疾逾稀而沒斯又儒者所稱仁壽也元配為韓太淑人邑中韓公九章女婉婉有士行能佐贈公以孝方贈公侍其尊人寢疾時太淑人滿體以進異味必致至而尊人糞事相繼而衣食舍欲悉拮据以完之此女德之巨者所以能安夫子青毡而啓子于繡孤卒以令終也夫贈公生于嘉靖丙戌終于萬曆甲辰壽七十有九韓太淑人生于嘉靖辛卯終于萬曆癸丑壽八十有三子四長即公粹然戊戌會試武舉任河南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耿邑人趙公玠女次盛然娶邑人趙公鍊女次斐然娶邑人劉公尚廉女發亡次卓然娶邑人徐公穆壽女女二一適邑人馬邑縣倉官趙公齊民一適邑人王公詢發亡孫男八接武娶邑人庠生任公其泰女振武聘邑人太學生許公蓋女粹然出步武聘邑人張邑行女盛然出步武娶邑人王公棟才女紹武娶邑人張公薦嗣女繩武未聘斐然出揚武娶邑人王公三鑑女奮武聘邑人于公著女卓然出孫女六一字邑人

青州府學正邢公倬子王仁粹然出一適邑人劉公景元子廷訓一適邑人李公稼子顯成一適邑人劉公教子光盛然出一適邑人趙公梓子學典斐然出一字邑人徐公良金子流一字邑人張公慎行子元章卓然出曾孫一臘兒乘武出外孫二學典學聞齊民出戊午歲仲冬十一日贈公諡太淑人特葬于祖塋之梓余為誌之而續之以銘

銘曰龍德而潛脩然善闡標猷未竟巖泉自荅考方一鄉勿安半榻孝聞義聞不距而市舉案偶畔芳嫗以合約養其彩雉我繼嘗嚙作風雲飛于鉢輪班叔儒流虎頭騰踏生食其報反祀其臘煌々如倫光逾雕釵甯氏之肝流芬奕葉

墓表

勅封司理張公暨配吳孺人墓表

蘇魯間繁多節侯而自尼父揭西方聖人其間婦夫端十有以佛性覺其儒心者今澤之博州張公聖徒亦法侶乎且君子徘徊于倫物間而每得世法外意顯者如白香山潛者如龐居士代不乏人寧限齊魯張公潛于身顯于子抑又兼白公龐公所至者聖法之妙未易羨牆即其孝義叙致之可也張公之先自萊徙堂高祖榮以戰功官總旗始基之矣榮生達達生謹世有隱德謹駁吳太夫人而生公公以冢君吏部貴為封公而生平孝義特灼人不稱封而稱孝義公為孝義公諱道情字和夫別號臨泉居士生而剛果天性剴醇勿失怙恃攻苦自主家枕漕河以末養殖其本業產有贏收而不以贊自粘也聞釋氏指深所敬慕發之孝友彈其孺真童太夫人撫公以季公侍不出處者數年仲兄謂季忠信一切生計聽公公痺而仲遠歲時謁先祠檢地而呼究若嬰城之戀伯兄蚤沒葬廢以水失之伏臘東臧行路為之悲女兒

二皆寔而居之飲食之纖細仰給羣從婦嫁公悲不  
懷且慨然曰父母而上何人哉而尤好周人之急扶  
其所憫危故執史公為姪其家四十年不替孫子少  
而遠法從獄中以宅奉乞公公如其直追雪則還之  
任堽寡而子雅為豪叔據公相貲敕俾其母子完里  
大旱斗米千錢公出庾佐長民之拮据者野骨相枕  
藉公又資之棺槨平居施予無論指顧絪絪湯水康  
稍咸具又為里中建石橋還然不病涉及吏部公司  
李廣平罪人有以受賦求成者公咨嗟謂永成詎滅  
一抵也吏部君為多原宥自廣平還里憫里中兒失  
學以舍以席多出諸公入以是勸于教數公之大誼  
肺石而弦歌之矣將終猶念隣劉氏之餓鬼遺言于  
我葬僨吳史而家之遺金而不累九原噫佛子一念  
竟其髮膚乎當其至清源而異人睹其陰陽文見公  
蓋天牖故存沒以之云凡公節誼磊砢俠者有此方  
雅肝以自雄朱家劇孟其喙尺其光焰文而公乃又  
還然磐折不有也里豪常辱公于微及貴善遇如初  
壯有氣尚晚以道韞不用軒冕自異邑令往存公遜

不居宿主禮吏部君在銓公舉鄉先正李王二巨公  
印之屬鑄時且曰翔兒勤官翼兒勤學娓娓箴戒也  
公百鍊金乎千尋木乎而一指禪平生平於西米不  
獨辭諱且莊嚴之肅供大士像每晨誦其名號俾治  
觀音剎卒成仲允供養之托廣平官邸日漱讀彌陀  
金剛觀音諸經且手事丹點成帙至于病劇依依蘭  
若咨咨以菩提為清涼劑灌頂醍醐當使闍羅亦心  
醉耳公孝義人所豔服而知其神悅者罕矣公配馮  
繼配吳又配趙趙即生吏部兄弟者馮趙兩孺人俱  
先逝而吳母歸然浚公吳母以吳公迪為父成氏為  
母既以吏部君封為孺人不稱封而稱孝慈夫人亦  
猶稱孝義公嘗云望太夫人且老丘嫂蘇氏亦亡母  
躬家東而佐公于成盍即公孤而克家時也事太夫  
人於病白飯黃羹却去盥醫遂不盥醫者五十季與  
公之素心飯佛叶于靜瑟矣太夫人且沒張金以予  
母母與丘嫂葬之不自私既報于子取丘嫂于子之  
不育力勸公置貳卒得趙母饒有令子趙母遊吏部  
兄弟方稚母抱哺備情忘非兩出其責吏部兄弟讀



又以母為父從之廣平及京邸所為閭以內者凜凜  
子婦終日立侍其側勿論僕婢佐公以弟與仲公六  
世不分箸羣從咸稱慈和待偶夫人家了無先後念  
數勞周恤不已醇性至情詎臧公之為庭內者耶  
公一生大義在存亡生死于人以德而實母德德之  
抑力當補之公沒而廢襦棺髮周其迫急者無以異  
於公生時至於不以吏部君得第沾沾色吏部君  
進綺繞不御卜者無稽之言不信而剖其理以示家  
人即與公之退然不儻者真匹之矣若其臨沒不旋  
男子手笑談自如似遺脫者渥譽無餘乃不謂於閨  
閣中得此了辨也所稱孝慈更有進焉者哉余觀張  
孝義公士行靡不賅存而要以其無生忍春容而恢  
廓之况併其內美于子如也吏部君兄弟且益譽之  
以廣大孝義公為世教化主不止博州尸祝矣為之  
表其於珂里者於貞珉非敢以綺語加公西來意亦  
必不厭千初流傳也生卒子孫具誌中

行狀

明省祭官貞溪高公暨配徐母行狀

濟南迤北為陵為臨邑相距不一舍而以古勾盤河  
界之河上姓著而族著者稱高氏往余待公車時過  
而問焉得貞溪公之概蓋通德君子也已而余官四  
方耳公誼倍浹已而娶公之女與公情倍戚歲在丙  
辰公終於家余時客燕都公長君手其行實貽余曰  
若其狀之將以乞鉅公誌余自惟汗漫遊不及與公  
訣茲庶借手以鳴余湖風之哀局敢辭云高氏在洪  
武間奉平度籍來徙陵縣始祖文禮即居於向所謂  
勾盤者華路藍縷尚不能家及山及源力農漸殖至  
於雷乃称富室即公大父也雷生三子長景榮次奇  
次侗奇先天景榮即公父也生二子長桂次為公而  
高氏益隆隆起矣公諱權字異才別號貞溪先是公  
父沒於盜劉母方孕公倉皇不保盜乃俄見母育如  
斗身如表愕胎以為神遂舍之已而公生貌豐碩殊  
九兒齡而失母庶母楊子之楊姑公所與着都不堪  
而公以楊母存如錢之家即如錢之孤幸與一切安

之蓋嬰媿已有至性如此有相人者云此子口下黑  
子法當大富且多福有同邑許公者語其兄桂云若  
弟天性少成必大先業然耳食者多不信及稍長沉  
而有決過事不傲人往往器之而父與諸母皆逆惟  
公與叔個兄桂三孤當戶睥睨者環伺其墜隙里中  
馬氏豪而駟公有所貸馬貌公不予公嚙指誓自立  
弱冠與叔兄析家瞿然能讓田取贖畜取贏僕取駟  
者雅有薛包之義每扼臂曰不幸蚤失怙恃儒業不  
純而後令先產替焉既謝鍾郝又愧田彭古人一巴  
簪且能自殖况高氏孤耶人乃往往覘其志已而入  
貲為掾外周旋公家內勤儉其身以智計佐焦苦所  
算殆無遺筭而又天牖之耕田田稔營息息增出入  
之數貴賤之微悉無爽而加礪焉於是其產益饒家  
益厚且以掾次久得衣冠燁然于里矣兄桂亦拓其  
業而交廣用繁幾以不繼公儉蓄以資之里稱高氏  
二公克家以是更豔公云好行其德遠近依公為外  
府而最著者在故人子荒已亥大役人茹草木公捐  
其田與其植以哺之而擲不能起者別為廩之荒歲

米值騰入勸其倍稱之息公不肯乘人之急以自便  
且問廉給之而償則任之邑侯以公有証命之司賑  
粥公均其事無私而日夕拮据之其尤異者有惡少  
求賑贏不遂憾而火其薪火乃自戕少年咋舌以為  
福人不灾李氏孀乞賑於邑侯幕吻不能達却之歸  
而欲死公為請之得粟以活此其冥感顯助應歷足  
稱公素封手而品為荒穀豐王矣公又順於家睦於  
族與鄉兄桂暴終余繼未具解衣殮之衆止以不祥  
公弗預族叔賢老且寔解推不悛且資之田而誣抵  
貸金三十將死囑其子留產償公聞而不受真告以  
勿念前金徐茂吉為人構訟論城旦春時私斃之公  
捐貲左右卒獲全徐勝吉負且億每每周之及公沒  
其入感恫不已也文抵公為人能動能儉能忍以濟  
能謀以成捐忿爭絕鬻論急公家之役而恤里黨之  
私故陵邑無不慕說貞溪公云晚乃總家計大綱曰  
習其子以學長君茂才壯齡學詣已遠獲叔季以下  
若穎端令成攻文業公延師友以程之曰學之有域  
如農之有畛若幸無越備焉而翁以無越生推之三

隔矣公之善息而善貽又如此元配徐氏同邑庠生徐公明善女徐亦邑之大族而母自整及笄嫺于家訓既適公值家難外侮之沒窺公振奮雅志所操作以佐之者盡無虛陰夕無間漏而性獨嚴果諸凡壺政出口入手若斬網絲截然不假借蓋公盡心精確而或持不即撲每淨母片言而行始建鏡也公逾三十無子母力勸之置側室妮妮曰我而入勞悴以成之竟無付託即先入業僅餘于盜焚與仇瞞者謂何公降心相從而母及側室各舉令子芬于寶桂入以天報母德亦天佑積善乎哉此其士行之大者母先公沒十七季芳懿為子孫所載故併狀焉公生于嘉靖丁巳十月十八日沒于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母生于嘉靖己未九月二十七日沒于萬曆庚子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二公繼配郭氏齊河士產女側室畢氏男五一儒俊邑庠生娶同邑劉公乾女一儒傑藩司吏娶同邑省祭官魏公濱女一儒備娶同邑庠生王公曰誦女一儒芳娶平原魏公天威女一儒豪聘臨邑庠生李公生梯女俊芳徐出傑

倚豪舉出女三一適同邑吳公進登子邑庠生化鳳一適同邑張公籍子邑增生文先一適徐孫男四一璋聘臨邑庠生李君鴻勳女一瑞聘同邑庠生許君爾英子作霖女一瑾俱俊出一瑜彥出孫女五俱雅余讀司馬子長之言以居家千金埒之仕宦卿相非第豔阿堵也富貴皆有以自植不然烏稱布衣極乎高公之勤儉脂殖而偕其饒以相成子其後以益大之此詎不居然有道者余于公知家通於世矣鴻裁者其覽而潤之以光不朽

明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

前河南道御史見鶴楊公行狀

沂水楊茂仁公彥兄弟與余為素交蓋三十季如松栢之有心也因而稔知其尊人謬謬風舉向者公彥與余同上公車待燕中省試其尊人方官縉雲余以通家子進未得函丈已及公門矣及余牽絲翁乃漱石而時時從仲子季子得其起居儼然松脂餐吸若仙也及在江左忽聞其訃遣一力代生芻而茂仁時已先沒霜雪酷冽徂來新甫幾枯乃公彥以前之行

實來蒼然叙致其微先集余竟不獲見翁矣據所聞而狀之翁諱東野字啓明別號見鶴先世久籍沂水稱沂水右姓而十世以上杳然水濱溯以近世者自復新生雄雄仕為濰州臧蓋楊氏始有冠裳雄生儼以正統甲子鄉薦判懷慶府儼生光澤以成化己丑成進士累官山西憲副文譽政譽燦然足述而余豈得其梅花集誄讀之人風颯颯若花中典刑也楊氏顯融矣憲副之子一元司興濟教一元四子其少為世芳以翁封文林郎封翁時楊氏中衰至無尺寸之產糊口於四方而贅於相氏已而生翁猶在相氏然封公雖不仕有俠槩亦漸殖產以枯就養箸翁於膝期之起再世之類緒翁天性穎達十歲能文十六試于郡李太守公賞之弱冠廩于庠學使鄧公首拔之以母喪未與鄉校母即相孺人封公少贅其家者翁以故戚毀倍至難骨體支時翁配劉孺人亦遊翁與劉孺人兄少峯齊名諸生中少峯先翁舉於鄉及省翁上念封公之志未宅恐其如相孺人不見所成就下感劉孺人之共食貧而且戚不及劉氏兄行也蓋

勵學萬曆癸酉薦鄉書丁丑成進士乃蒼然於不愧憲副鳴珂至矣筮仕北畿之完縣風裁獨挺刺剗若龍劍完多通賦有郡判督道乃愈甚翁上議于中丞稱不便中丞為已之而完稅不符亦完為諸邑先完苦養馬按馬者一不式而往返吏易之費不貲翁與諸邑令謀因陳其狀于按馬者一從其指諸邑賴以安于牧於是完縣之政中三轉銓部選治劇者調南畿之華亭華亭賦重縉紳家暨豪強家詭隱以為常善訟者善鬪者免而窟豺而羣不可以芟夷挾剔漕糧甚多亦甚難集軍民易相凌競致稽運事蓋繁劇難理稱天下第一翁至提領窮源約下以不紛擾待士以無町畦其指歸之於振刷計里徵賦程之以期第治其後者三月賦完有直指之役攬賦而私漁之翁白其罪罪以成人人響無違時值行均田法翁獨早竣人人無隱于隴也華亭之田賦清凡謂公者一見後憶說其姓名不棄且胥隸呼呼不及于野民間雖犬若與仙吏相忘華亭之訟爭理又與弁之筦運者推赤相信嘗戢民之擾漕以濟軍漕運卒咸悅金

山卒諱片言定之華亭之輪灌奮乃灼灼大舉尤在  
清肅實至富抵無寸絲相點一切賦羨汰之如穢城  
柱之奸攬指不敢前故當事者如中丞孫公郡守閻  
公無不折節孫至檄全吳郡邑罷科皆以華亭為式  
閻至無巨細待翁以決吏抱牘拜次若信著蔡諸臺  
薦刻有治行無雙之語鄉紳名公如徐少師陸大  
宗伯咸服以為不可欺神君之稱薩耳傾心蓋五載  
如一日也及官滿就徵徐徐吾公來稱歎以為絕倫  
封公曾抵邑為破藜曰兒可謂不負所期於是封公  
孺人咸受 聖恩矣隨擢御史前故偉儀觀有羊裁  
至此益發舒見者肅欽侃侃正笏有真諫議之名一時  
國譽若南臯鄒公順衡李公皆與契合甲申移疾歸  
里杜門謝客惟侍封公杖屨與課兒輩佔俸而已海  
內方仰望其嶽嶽一出展竟底蘊丁亥內計以華亭  
之宿忌者所中從外補然翁不為意己丑注禹州判  
遷廬州司理俱不赴封公迫之乃行及抵官下株挹  
損無諱官態而陳于直指以不可私訪為有司憐府  
為奸民怨數也其論公而確暇則修先憲副公遺稿

若所謂極老翁翁丹點從容法署中焉庚寅遷南  
京戶部主政旋鳳陽餉入多視為閒事停金翁粉登  
給軍需入不溢出不縮組練咸歡于伍其在錢穀整  
理如此以封公喪歸而讀禮翁時善病加以哀甚幾  
委頓信于 孺人苦塊之日廬居不問戶外昕夕課  
兒學耳諸子籍甚名場翁幾忘仕進意甲午出補銓  
郎顧涇陽公才之注兵部職方翁緡斧未竟者將扞  
之蘭鐙多所建畫以還提三賜金帛以督工再賜一  
御食時倭寇朝鮮石大司馬意主和翁以主戰不合  
奉使還里大司馬被遣翁嶢然無所與丁酉轉武選  
副郎季子舉鄉校楊氏於茲葦盛戊戌轉武選郎郎  
主世甯之襲戚璫之陰襲者苦璫陰者苦璫翁一清  
之不異于富不遺于貧而賄賂之習璫掃有駢馬孫  
營都督已奏下翁持不肯署大司馬者璫之不應遂  
出為陝西少參雖用之而實以遠之翁覺其意過家  
不赴己亥遂復以內計請矣馮大宗伯琢菴公雅知  
翁為書慰之翁怡然不慍也蓋自翁再出其所至皆  
可欲還而卒以遠初服固成其向者移疾杜門之

偷然耳乃絕意仕進農園自適家在沂山沂水間密  
岫為垣澗溪為沼管簪蛙吹諺穗花苗攜鳴嗽于絲  
肉漁歌叶于簫鼓不暇園亭臺榭而藍與所至皆寓  
自然深致每逢春秋禊日青甸於墊子孫咸從就陰  
布席田夫與偕媿媿乘麻雖風雨不遽返老而感疾  
加餐熙怡備扶筇携奚適忘倦也有同舉陳方伯  
過而問於草堂詢以別業翁則追然曰天地山川吾  
卜築安不在遂不覺噴飯而起又語子孫此草堂者  
始藝跡終佚生與共寒燠幾六十季若輩勿忘草堂  
矣翁山居久無一字入長安亦無一字入公府蓋有  
栗里之風曾以 大慶恩進朝議大夫伯仲叔李或  
明經或孝廉各廁纓紱諸孫秀茂翩翩妙英踵武而  
翁直忘其華郁以助山林之瀟灑而已癸丑疾劇竟  
全已未感仲子之變未幾無疾而終翁別歷中外聲  
實昭灼而尤稱孝友母有遺女甫稚未聘為擇佳婿  
資奩甚厚教家以儉諸子田宅分箸戒以勿汰不然  
爾自貽悔值荒甚人相食捐金捐粟里中全活且多  
族里婚喪群以取給不自居德有忘其德者不計嘗

大病自道生平居官廉直與人誠恕不殖囊橐不矜  
治色不恣土木即死吾何憾其昭曠自信如此綜其  
潛曜之槩松栢磊砢貞應四時蓋以經濟才自期搏  
挽一世乃未竟而善歲之又若天全者可稱博大真  
人我為叙刻以待鴻筆潤色

碑文

召公祠碑文

召公封於燕燕得而祠之祠所由來已久而明遂湮  
圯萬曆間兵使張公惟恕者撤佛寺初構為祠門楹  
殿宇崇宏燁燁燕之盛事藉此始舉余惟召公聖而  
且仁跡著詩書不必更僕數也顧召公仁澤濯沐陝  
以西勿剪其棠焉至今婉孌童子能稱遺事而茅土  
之關易水之陽其所以治燕者當不賦而稅舍也  
今宿儒老師不能撫以為證司馬史記至以八傳世  
系幻之水濱且不詳其世惡自詳其事記者謂燕難  
夷貉隔絕上國會盟寥寥故事不概見然則召公一  
封燕地遂成遠邈耶召公之仁江漢泓渟周家展親  
序賢之典竟至易水渺渺者豈中原無一片豐區樂  
土詔之大常司勛酌其非常而置在與僻且戎狄寒  
產也勿亦以召公仁在無知之常況有知之貉化彼  
異族為我同類非公不可耶然非州之浸歷泚陳易  
周職方已紀之仁如召公固甚近者乃見召公大有  
造于燕人而周天子又大有造于燕之為國以意逆

之祠在北即棠在南也余又惟召公勤瘁以成其仁  
韓詩外傳稱公南巡人欲為營居公固安野處夫豈  
顧千秋後丹青塗腹以居之者生而羨愁不擇其棠  
侯而宗祐不擇其貉沒而祖豆人為擇地以祠焉其  
仁與沫易同流沫易涸公猶潤也蓋其不泯於燕者  
巨也思仁以紀聖乎既叙於碑系之以歌  
歌曰燕山高兮易水深兮高培棠木深洒棠枝蔽辟  
澆滌廟貌亘之歲時伏臘仰止庶虞既仁且永用夏  
變夷徵公德澤三拜其祠千楹已矣其燕風飛非借  
丹青人心儼威而誓而丹世且誦譏徘徊字下善歎  
攸歸

楊忠愍公祠碑文

明嘉靖之世楊兵部繼盛疏斥相嵩嵩黨文致以死  
久之朝憫其烈賜謚忠愍世莫不仰其龍比之儔也  
而公為保定之容城人保定為建祠俎豆丹青儼然  
備具鐫分安父子及其黨戀鄉望羅隱祠前一如宋  
仙鎮岳武穆祠賊檜事黨故事此其指蓋以楊方岳  
擬人于倫矣意公灼灼大節史且朔之茲不必記記

其所為彷彿武穆者耳武穆之死於檜黨以莫須有  
三字得售於桀驁之術而高宗屏主也彼其中警於  
勁虜似刺一武穆以陰謝金人者其死冤於主臣之  
交忌乃忠愍死於萬黨引二王以傳成之宛然莫須  
有而世廟英主固初無死公之意迫行刑猶且刁  
于會萬黨以他微謀進遂併論決其死冤於臣忌而  
君特一時未登耳武穆為貴益又為鉤蘭忠愍為錄  
金又為豐蔀然則二公所遇之厄同而公尤可扼擊  
者焉且武穆名將惻然握手指于沙場之上馬革裹  
尸視死疆死獄一彼一此第恨其功未就志未伸錢  
馬却步金牌掣肘黃龍之痛欲轉為臨安之洒淚而  
當時猶有以義不受詔功成請罪勸之闢外者忠愍  
文吏奮不顧身欲以寸喙回天叩墀折檻譬之斷韁  
之坑穿石之雷茲已難之而相為虎狼主為雷霆借  
擊譬以行擠潤湯火餘魂復有何策以脫公者夫人  
之疏代王史之求解適足速老鸛拳爪耳嗚呼公之  
以一言博一死似循難于以一功輕萬死矣人冤之  
公固甘之人難之公固易之要之二公以其甘且易

者慨慷于儲胥交戟之間含笑于桁楊刀鋸之酷人  
以其冤且難者吞聲而不忍掉臂咋舌而憤于同心  
蓋邦能害正每合黨以扼之然淺布為禍天之羅網  
觸趾罣罟而二公所為死至于正能伸正亦每叶類  
以昭揭之然淺雪為亘古之意氣分雖皮于逆雨事  
實共于見睨而謚而祠而吊古者歎歎二公所為死  
循生其稍異者人之遭天各厄其竟同者余卒以天  
定之世人艾吻而蕭心彼且私計二公與權黨朽矣  
廟貌土直聲名夢幻祠下鑄人以醜之而其生前赫  
赫已足矣若是則天遂無知乎天不可知而人之知  
二公者即泰岱無不曉見海波無不耳聞權黨泉下  
摸索不獲也噫人之祠公敬公即蒼蒼直簷也過公  
祠靡不偃僕不則辨香見祠前鑄人者兒童擲礮若  
委茲何招要耶即人不知其所以然耶余固記其入  
情以見天而二公所以竟同夫係之以歎  
歌曰燕趙之節介然蘭錯之署屹然一疏廟虎天闕  
九死甘鉛靡遠論定恩苑如山表章祠祀班班片石  
琬琰不刪幽沉血碧班班堂堂其英難扳門外奸雄



汗顏伏臘崇于主棘指規悚于司管靈神洒然一快  
流芳易水潺湲

### 重修易州學宮碑

易州學宮從來久遠丹而堊之材而甍之煥然一新  
瞻其尸焉恭蒲解大夫也解公蒞易靡所不沉而碩  
瞻芹藻思為洗發捐俸以倡餽贖佐之應時功成郡  
人加額競曰公為學宮一勞永佚哉余以此易知耳  
公之誼舉非但新易學宮也固以新易學士也易為  
才數明興以來士皆稱千里駿不以燕金遜人仕為

卿材登為國士相踵相襲而近乃駿者時時不齊迅  
至于賢良之科虛無人金臺之隄謂何士將有激而  
顧新者矣人情目不見陳跡則心不生陳念備腹以  
蕞朱借黜以漸墨借五色以抒五章學宮之跬步改  
趨指顧改貌而猶汶汶耳為陳人也非士所以自振  
吐也臺為隄築隄亦非舊隄矣況士有不啻隄者解  
公其以官代臺耶以新士氣耶余又以此易知耳公  
之政術炯然而朗味然而擴新成塹新康更新保甲  
民與兵皆易其積朽之色動以洒濯之神遂以新條

敷于學士而濯朽刮光也然則公之煥燦不獨庠校  
士之響應不獨文章黃金為招懸塊驥首今庸渠無  
涯注名產以應襄端之賜大著勛名者耶然伯樂相  
國馬登天機詎不稱鞞獲之新必置之天關而翦拂  
駉控以盡其用公與易士天機抖擻匪夷所思借學  
宮以開之移其郭及其骨而其用且不可知所為異  
革之道環且廣矣向云靡所不沉者也而學宮之新  
則甚著余記其可知者耳是役也非第伯樂之廐駉  
夫固召伯之棠陰余將續薇芾以獻焉

歌曰煌煌俎豆誕敎人文而宣自使君浩浩泮水乃  
漱青雲而疏自使君比屋之羣孔瑟音聞鏘然而和  
使君褒衣之倫升堂接論粲然而頌使君亦愛其棠  
亦采其芹不朽者使君

表

上恭幣金三十萬濟邊計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伏以天度含醇曲邇投祿之頒露滋為湛真成噬臍之恩積于不潤之倉王居大渙露于遐流之澤地道變盈食即為兵各充爾餉需其所迫永戴熙濡臣等稽首上言竊惟明興規九塞之屯祖德庇諸邊之餉且耕且戰荷戰盡以扶犁有粟有益舍田質之所鹵貌貅威能輓載無煩自爾絕跡於邊餓在蕞芒之無藉乃糧借充於課惠貽剪菑之有私何富與國家競張誰閭痛痒粒紅輿駭白兩恤但祝金錢中朝不奉例之增紛出根株枝葉外郡更民租之負病生棘理膏肓水旱互乘指調停為息壤糜侵並害馮徽入為漏卮紛紛百萬樓鴉惟張吻搔屑而待食噴噴二三某舍竟持矛攻盾而不前軍民殫域之殊觀獨使勞人仰屋緩急調停之無策何能大地生金寶器崇于征播征倭負藏舟于御用御馬平居汰侈既備此以辦獵獵有事倉皇乃貸彼而支抗檉項者齊魯惟非常之旱頻虧大半軍儲遠宣屢不測之憂難保萬

全國體沙中偶語疑鷹眼膝蓄殺機道上流傳恐狼心遂生逞節輦轂不逾咫尺九卿之譚虎色飛封榛何斬錙銖五帝之捐金詔在扣關而請子迫則呼其親倒篋而流上豐斯捐于下恭遇 皇帝陛下神明獨運衽席不忘邊陲精切萬幾奉寧常操綜數畧徵計大反柄鑿而忽捷轉圜在近思遐拓京垓而詎懼尺寸洞見諸司之仗倆已自無餘深思大內之殘歲原非自給况真純聖孝動求手澤口澤之貽珍重先儲可拓恩斯勤斯之賜言抽綸綍不惟扶鑿虛文惠溥江河故是回生法水此三十萬者積朽于深宮賤為臭腐施資于遠塞膏藉寵靈宣伍先需進及九邊之組練京儲若掃翻同滿載之輸將阿堵無心清分蝶玉如馨提臂暖編盧茹驟銷庚祭之呼易作饒歌而騎吹徐底戊丁之效終當竭鞠而投趨屈指分餐尚較後先之七箸寒棠柰厄亦殊標本之刀圭豈必求多雨露自天即涇猶有見少雲雷一口輒亨八人借箸之難嗚似聖明而躬籌算虞虞繁衆之報諒非介冑而隨豚魚即此塞上誠混豈異瓊林之藟但能

軍中競飽何如魚貫之私然則念披霜冒雪而居者  
將續命懼捨地呼天不已更與永圖者也臣等叨計  
重肩值空抗臂也田鹽策頻責四方冒餉增兵枉求  
列成時窮智拙無能量月夕之沙髮短心長何以經  
地官之野惟是君施臣受不煩聚米為山私積公頌  
似使多金同土身附以杓之地扼酌天漿率茲盤脫  
之即仰流露覓分軀利物佛力不如王心入口更生  
神休何以人報况免張皇于貸益真逾貧子之珠且  
補涼曠于臣隣若獲塞翁之駿藉道誤軍之罪矣俱  
緣湯網包羅寧殊在帑之藏儲何論楚弓得失敢不  
盟茲環章載主德以如山誓爾鬚膚竭臣心而若水  
惜寸陰于粉署先登念將士之發旅謹尺幅于牙籌  
失職恐曹郎之懷被熱改淮浙急疏存積之源掛製  
封疆實毀畝耕之力勿使名存人去鼠耗于菜傭勿  
使巧取拙徵危言于批啟最上追漢人之款塞休也  
無廢于東西不然蹈宋世之養兵饑餓猶昆于南北  
庶幾鎮兵自飽或不當責例金庫蓄有贏抑非常頌  
內帑伏願萬方無罪勢水旱之時報四海為家屏

絕錙銖之利念王食而幹窮荒之餓不以積地驕兵  
金甌而虞崩解之形但求常充固圉

擬

上命秋典東官講學閣臣賀表萬曆四十五年

伏以銅龍耀日高披四教之儀繪鶴迎風深肅三師  
之盛翼命孜孜于震器威震虞虞于乾潛君父穀貽  
臣隣萬祝臣等稽首頓首竊惟王者教先以豫尤重  
青宮儲君德蓄以時惟承素範曰禮備樂自恭迨秋  
既時清沙海之波服堪漂浣一夕顧養養之竹徐動  
嘒嘒不惟萬寶告成一歲之功足記抑且羣寮同德  
四方之本克端碩齒學久涇青蓋幾逢于俯降春華  
徒蔚黃離不切于旁詢歲月際駒窟章土宜加之  
踞五人之聲夜月潛埋甚有悲嗟三摘之爪西風抱  
憂前車可式高皇垂遇物之提撕淺撤咸由歷世  
重詞林之講貫祥開甲觀萬曆弥昌教始丁李元良  
夙著肆因聖心靜攝金華遂闕于如綸以鼓犀簪  
逾時銀榜空懸于切玉叩墀而諍士論難伸納牘以  
手臣心益短重觀海濶難易慨使為歌坐嘆河清反

移都之作，咈既金篇于荃宰，且影響于宮闈，詎意天  
高乃屢時敏恭遇。陛下清宴久臨，休明茂覽，手揮  
太岱名山，依作喬孫，胸貯九瀛，聖水分爲源派，損益  
關盛衰之始，溟居不弛，艱難平賊，蘊佳復之憂，豫備  
恒先，微隱漸成，否隔疏通，首及於龍淵，廣開型模，藻  
黼惟施於浴日，方夜八月，正祝重暉，千秣已摧，前星  
長琴社茂，萬壽旋斟，北斗少昊時成，睦彼伏庚，勿使  
後期陶鑄，省茲由已，總惟多士，擗挺揮濟，濟之官，依  
風收歆，實啟澤潭之殿，握務叶于中，免鑑聖言，決  
直友之義，步趨帝德，熱茲嚴肅之功，如尺璧于  
一刻，宜存琬琰，資小群于大畜，微塵亦助瑤山，文  
參詳若無需，此項屑精神，決洽詎可歇，手須更陋，轉  
燈丙夜之席，安念茲永漏，縱蘭殿丁寧之身，救遜以  
多賢，鶴立逾辰，既符履兌有成之日，瑾編注目，因勳  
乘時，執矩之心，廣萃臣工，汪汪露濯，傳聞禁地，朗朗  
雲開，兩宮不待調和，福在人心之俱屬，左史行將紀  
勒，昭茲世美之無慚，臣等撰列規司，勤思振陸王事  
無成，有代圖惟社稷之得人，嗣君慎始及終，托係春

秋之一統，履霜念切，卉木亦有本根，省月愆多，風  
聖作頌，此式之金玉，不虧鑄璞之精，濯若江河  
永渙，澄清之色，固惕天道于十寒一暴，君父為師，抑  
館人情于偃草隨風，子臣若交，聆承華而傾耳，灝灝  
知書望，資善以敏心，循循章教，散作儒生之章句，僅  
同蠶以驅芸，總為治術之筭，裴遜可川而資，海阮公  
車賸，滿久難拘，鑒之通遇，恭機未徹，破帷牆之阻，如  
環抱日，洗陽兔而夫龍，飛披霧見，天袪層氛，而疏曠  
覽，排獨片長，得展絲絲，合以綬絃，實惟象慶及時，垂  
種，聖千麓，蒙同心加額，快珠詠之靈長，合口矢詞，穩  
璇泓之盜溫，伐頌以人，實教尤本。聖躬主善為師，  
永圖久道，淵然若淵，更協玉燭之四時，審以允文，稱  
暢玄工之一氣，金甌不朽，銀漢常昭。

擬

上允廷議，以通州昌平州易州為三輔，各設經畧大  
臣，備禦虜患，廷臣謝表。嘉靖二十九年。

伏以：帝念股肱之郡，愆天陰于金湯，朝先根本之  
謀，脫日幾于烽燧，牖戶及茲，塞上苞桑，藉彼帷中，憂

切內寧備期無患臣等稽首頓首誠惶誠恐上言竊  
惟九畿基布維持八百之太平三輔星聯羽翼兩京  
之強盛材官騎士居然虎豹當關郡將尉丞似得犬  
牙相制至若京都之尹非搶攘以嵩功即加司隸之  
員未焦勞而特遣蓋定昂於關中洛下遠阻諸夷故  
通烽於細柳井泉方煩三帥李唐列府內張十道之  
名趙宋廂兵近重一畿之守彷彿周京以如砥未改朝  
宗遼漢輔以相羅有疎拱戴惟節使兼乎經畧一軍  
牙轟猶雄乃遠方各自規為千里符英尚遠至于汴  
河南渡遂分淮浙前茅文臣總管之名每皇皇而憂  
肘腋宰相督兵之命先擗擗而護腹心譬如嚙鎖長  
蛇已嘆芟除之太晚汲深短綆原因顛墮之相仍總  
之棄燕雲于累世之遠胡虜當茲方熾增金幣于積  
安之宋中原不免平沉英皇指顧以封椿急主疏連  
以花石即今薊北燕南之地曾作腥風苦霧之場勝  
國運終幽冀乃瞻天曰 熙朝祚祚封疆頃刻山河  
驅元孽于黃沙惟存喙息泰降夷于紫塞即取羈縻  
畿都當內外之上游 昭代禮聲靈之馭勝惟是九

刺諸王之後蠢動也先況乎朵顏三衛之中霍營女  
直關平興和俱徙黠胡為鹿為人河套東勝咸侵勁  
虜如蛇如豕乃大同有邊書之至藉染熟夷及古北  
乘要害之踈偏戈郿邑雖勤王集旅未悲荆棘銅駝  
然防寇重來務奮馳驅鐵馬狃以解嚴之日諒笑於  
議食議兵求其中肯之圖括括在有人有地鑒惟宋  
事勿待焦頭爛額之功固此漢基叠防瓦解士崩之  
慮 一人審斷羣策金同均爾今猷睦乎往代蓋  
伏遇 皇帝陛下神明天鏡湖湘耀圖冕之精正大  
魁樞幽冀幹璫光之柄才不世出業具有為懿懋  
頗孕心源為作用典隆郊廟根禮制為規恢肆惟萬  
目遙矚慨發躬巡之天語瑩精武庫獨裁會舉之夏  
卿疎虞之罪必別特嚴斧鉞補葺之功非晚注柔  
榆碩思千里之畿不免金甌偶隙密切五雲之地將  
析銀漢常清採謀臣隣漢代之關河有制酌圖利害  
燕京之疆域難防既失太宰遠宣中斷方強侮谷幽  
副旁窺犬羊即在門庭無事備資于盡守狼虎詎容  
蹴踏多難必亟于相維潞河東下通州一水慮投鞭

之斯大略北遼昌鎮諸陵非立馬之峯稍亘西南文  
流法界以內或可塞於九泥白石而還曾時鏡  
於線路雖擊數有順天之隸不殊索此長安然却折  
無信地之名未似扶風關輔宿兵重郡煥燾壤以新  
稱托險雄圖絕今邦以古索不改一終之兆姓居然  
三輔之規模先哲儒臣固有言而未用 明君睿算  
方因事而曲防復循唐宋之官名別崇經畧爰重軍  
戎之使秩殷托簡書擇得三人立金湯而萬足分於  
各路作羽翼以雄飛或起自田間倚韜鈴之風球  
後從庶職試使倘之通長俱聯司馬之階森然蘭鐔  
兼領中丞之節颯爾花廳當此騷動未寧正是顛危  
不測類垣敗堡若何補以亡羊募卒徵兵須與整其  
銀羽芻粟供于尊食勿至呼庚攻圍計于戎行常廛  
渡甲潮河川控其進勢羣虜之潛奸黃花鎮弭其  
近鋒峻神京之後勁並向蕭蕭易水東環轟轟燕山  
震迤而甯塞之聲鏡欲滄起淨直北烽烟之色壁幟  
高懸要使去而不敢再來惕息於風鳴鶴唳勞者獲  
其永逸森容於海鏐山鐔盡用武書文帷幄與干戈

是司以功績清寧與砲焚相乘比唐李季李之嵩  
在彼僅行間三將方宋李趙全之諸閫茲雄使節一  
時新賦山河左右錯而成鐵大收勦伐邦家擁以如  
若條清泰客之缸不必披圖於智亢競步臺臺之駿  
何勞評價於驕驕此惟計切邊疆坊先折句 昭代  
興炎精全盛與圖異世同符 皇靈與節鎮齊開方  
略殊途一致風規在遠非以小挫為憂雪恥不疑猶  
思萬全足備者也臣等朽樗材下誤托棟梁銳馬櫪  
中空勞駕馭煩者主憂臣辱漸無一割之鉛敵退國  
安悔不前薪之徒嘔心求議首策京畿借手前茅遂  
煩 簡命敢不人人碑其智勇望塞路以趁趕慶慶  
周其防維承天家以叢業屯聯伍接已唯二廣之未  
宏近守遠攻且笑連營之猶室若使 九重親勞當  
歎息於亞夫故知一國諸軍總遠巡於卻鼓用而不  
效瞻遊日月之明人稱其官勉策風雲之會倘彤秘  
計以攝三衛永挾根株出奇以擣北胡咸催承距佐  
邊臣所不逮怒如三虎之彪舒累世所風憂快比長  
風之浪蓋先任使不忝功勳凡在官寮睹新綸而登

慰因思國事期共效以勤施王上王臣行者既無辭  
於藉勦用人用策隣哉盡有感於捐糜拯里分疆內  
外方憑保障折衝禦侮安危尤祝勦勦不獨三面扶  
維有如甌之資蛭抑知諸司屬庇無臧枕之與師是  
誠英斷之機宜詎止微臣之欣幸伏願永思鞏固計  
悉黃牛徐養清和議消白馬君臣調於鼎鼐恒追西  
苑之遊邪正判比薰蕕漸刻玄壇之教款呼韓於塞  
下真稱日比聖人除突厥於幕前不修天高可汗則  
入坊有安瀾之福奕世垂磐石之宗矣

議

右春坊右贊善奏華張公議

萬曆壬子宮贊張公沒于京邸哲人修遊靈氣欽歎  
暨于丙辰卜塋輦丘之西隅將闕玄宮益悲雄露緋  
公天掖環珞人風跌宕雙眸炯炯顧盼而驅萬有片  
語罪罪揮披而終千機妙英風慧舞象空手熟厚至  
性少成弱冠襲然卿秀旋擢南宮之王遂聯東壁之  
珠庶常疊牙籤秘省翩翩鳳數一時先進咸于茲  
名鴻宗伯許領袖于後來純緣聚秀沈相國呼譽  
于小英辭蔭曲江東歸已泣南陔北返仍讀中秘既  
氷銜激于翰檢乃兩府萃于校讎仿著作之清班厯  
歲東觀翔司文之仙署瀟灑蓬瀛特注起居分史左  
右鰲頭離蹤雄尾步趨小省獨秉其尺裁大書猶光  
其方罔況此時父校司馬之士子闢署署之班追蹤  
克容杖屨省華璫美子瞻弓冶明允已而分闈試雋  
聲賦沒于天機得士同升通沆瀣于元氣賜沐而暫  
從家食請急而久圻國華還班之時宮寮微陟于帷  
橫經之席甲觀虛埃其編浸浸覆瓿之下煜煜漸著

之兆至于于嘯禁苑伯仲詞林丘黃諸公表而中舞  
則又黼黻之震席藻火之鋒削也乃腴病遂侵訃音  
驚播朝慙姚宋豹直若虛庭愴荀陳鵠文不永將珮  
樹俄收於海網豈玉樓倍急於金碑修對莫剛聲實  
已副雖伯道之數偶乏十步之蘭而嘉賓之才尤美  
一鳴之鳥鄙人既顧素梓滋附葭莖慚銀筆之能宣  
類蛟淵之有位故心絮炙拜手山歌據狀而誄之  
誄曰虛危之野載朗明星世德博彰玉瑤珠靈生為  
人傑神發于硯垂髮鬚堅弱冠麗形一試再試于鄉  
璧廷雉廬連采都塊無停藝金駿骨天廡豐鈴妙選  
閨華感鳴吉士握管皆珽脩詞成綺密切五雲去天  
而注元老折節士林豔美乃檢史書乃注朝紀木天  
萬間亲櫨樨梓楓陛萬幾步趨階凡況以檢梨上林  
連騎一銖琬琰一貯蘭綺武緯文經緝聯帝里南宮  
掄士桃李成蹊大者梁棟小而楣枅既經匠石絕尺  
咸馨得人酌國儒效非稽十稔青雲九陟丹梯東曹  
羽翼以命以提綺園桑榆讓美蚤躋春華荷簪揀也  
維茲計資揆聲槐廳徵響斗之魁機麗以兩兩不測

從蒼佑德或與雲然列缺失于頓仰朝悼紳寮士悲  
里黨胡新其年而胤不廣蘭樹無芬薤歌孟惻溯公  
之才卓犖雄奇惜餘詞苑嗣其穢機脩鳳未竟躍龍  
可知紀公之志分製芳貽瀛洲仙籍韞吐玉純精華  
曠比舊儀結儀豐公之過奎壘壁宿遠炬分夕鈴音  
微畫塵瑤凡流倜儻難追列公之業個儻世宙忠存  
于官孝克所投信友如簾簪欽叶奏鳴呼哀哉浮游  
急景不必彭殤殢悅榮膺不必昆銓霞拖萬份不必  
竟天梓珍千木不必根泉士聞于世何短何延聲  
騰星結為大李英逼上清而徒潛然羣情所悵泰位  
顏焉揮髮泣兩珠以倍妍滿憂成此雪不孤溼天圓  
數渺入感理全榮或代壽愛必借傳鳴呼哀哉



祭文

祭適王氏三侄女文

嗚呼靈所托陰余父余兄視余叔輩相毗以生而祖  
宅空而父莫撫逝者莫返存者吞聲兄有弱息王秀  
蘭清自羈而字令儀少成母及太母黃鵠翼贊將及  
莫屬一病幾傾亦既合瘞百藥而平佳兒佳婦琴瑟  
和鳴望資之勤未及歲再昆勉有無當食而懶蓄泉  
藥供簞犬營代用佐移天援機相對閨內咨嗟咸宜  
無得不志其家時思叔誨余自梁歸宛未環珮言  
言貧其音則救余為溫慰別以之燕忽兩怨雪驚訃  
遽傳聞其屬續慘念各天祖母祖父有淚及泉永訣  
之夕母弟猶前故園風總異國霜鶴一生一死心刺  
骨鶴鳴呼生而父表堂中未厝沒而魂子惟前落莫  
入非草木噓不悲作雪子如雲隨風易落雪子如桂  
及寒易擢好物不堅善人值雪被蒼萬仞尺寸難度  
既不及訣又不及藏悲兄悲侄鵠血猿腸區區一宦  
阻此來商未周爾生忍賜爾亡一詞代綿沒者或詳  
九原之下庶幾靡志

祭馬元介文

維靈名家驥子福地瑞芝自髫而慧既慧且熙舞象  
之歲舉業已推芹藻斐起如雲斯彼塾讓其席庠屈  
其師所為結撰敷致綱詞一再應論鄉校英莖九達  
稍俟五色固奇况乎備美靈粹先知年甫弱冠世故  
洞窺匪豹也斑乃鳳之儀家珍闕瑞疇不艷之余有  
侄息亡兄所遺早叶占吉欣逢結褵琴瑟機杆以絃  
以絲移天既善舉案且隨玉童之祥種德而滋君家  
弓冶余藉門楣一別逾歲忽聞疾危再更三月驚悼  
訃期靈之就瞑念我淒其余兄未娶佳壻仍虧而父  
洒泣今子先衰驚影欒悴簞穉連洒人非金石孰能  
堪茲詎獨傷浸沒者瓊枝詎獨悼才才者羅依詎獨  
摧折生者何毗詎獨痛憶逝者層悲嗚呼靈之未瞑  
九原孜孜虎變既紕視此彫兒嘉賓成孝上借親慈  
伯鸞遺志下付妻室生芻代致冥溟享孝風淒楚些  
露法總帷

祭石太孺人文

維靈坤輿之氣亘于結轡女貞玉栗婦順春怡移天

潛德儒也白眉稱鄉族以惠以夷禍而解遜克佐  
芳規潔彼萱堂芬此饒飽異耕樂學內美斯毗少微  
之彩寶婺映之輝然歎次瑞啓三芝同心和毓積善  
毓祈萱芳桂護堂下紛滋英蕤著膝周不見奇獨秀  
其文實惟季豹一鳴驚人習蛾遜敷南省鳴騶縉雲  
選單蘭錡之司兩軍諸校選將以材詰戎斯效舉合  
通蘭東銓望邵八座文昌佇以廊廟薦瀛銀青舞綵  
華要壽曜瞻然卿月同照綸璽煙來翟衣光綬謂宜  
奇齡海屋未涯駉馬青島遼爾霞挂冕之林黠若

祭毛太公文

維靈砌山挺異滄瀆激矣以流以峙相映其貞潛而  
脩德乃業令名卓伯之坦好賢心傾張昭之廣

遺榮古吳二士令代同聲鄉子梓敬家與陶型便使  
其腹經為子簾珠胎寓彩濯淵而明嗣君人傑南宮  
片玉豈而乘驄駿也為駉幾立花碑氣凌紫轡侃侃  
指陳有直匪曲物論方砥砥流俗持斧以驅義無  
才于于閑于真遐幽必燭海射幾長江為金浴乃昇  
節節三驕析木日幾之光光風謏謏臺端所應咸粟  
義方思其辟咎奉以裏行獨擊之鶴後勁斯張返哺  
之鳥前微可揚繡而杖屨輒勗勿忘 國恩及世臣  
節在常一門精美 家絳益昌椿李未艾拓憲擬備  
簡書之重內怙而康翩翮一鶴俄其雲霧仙路斯杳  
人寰蘆注矯矯一龍留為鱗羽沒者未克茲其畢樹  
翁所板輿燕京鸛鷺翁所履履酒城洲步翁所囑遺  
朝深兩露翁所垂芬名利竹素南園白白鮮香以赴  
北都薦紳望風而沂人有同悲神符父顧其結契若  
嗣倚王喚蘭拜牀或阻指固非難無干無風而得大  
端宛其而丈而親大觀今其已矣春風寒三江渺  
渺執紼未拊陳詞代酌念以沈瀾實與齊濟以鑒寸

丹

祭曹二守先生文

維靈龍山挺秀牛渚濔清托于華胃應期而生腹有  
經術口吐菁英觀光利用賢閭邇名薄為之試鋒帳  
在贊以文飭吏琴鶴韜行縣花如綳若製而成循良  
佳傳錯玉其聲遂脩名邦驥足斯展淥水芙蓉倫然  
游衍五馬五聽分其光顯江州比踪膠西並踐土門  
之裾風規自緬其體可陳有騁亦翦歷試勛多食報  
應腴嗜其克相內美斯同自彼望族以先僂鴻始依  
容臭終附花驄幽潛顯赫一德在官引機勸學結縷  
時叢耶錦喻政黼黻日崇移天之寵遂及厥躬翟衣  
輝輝錫被臺中功令有限福佑無涯燕天昌後接萼  
數葩一枝秀起煜電飛霞南宮翹宿璇斗光華為機  
為弼其兆伊遐胸羅世界識閔恒沙經綸唾手風馬  
雲車符而有采語則擅家然許李杜四美齊嘉子桂  
芳節孫枝榮茂玉笋蘭芽如簇如豆星聚荀陳其亡  
遠畫南極寶婺相輝福壽八百春秋仙輶亦就人數  
天玟順寧何疾翁為崑固流盛為河世嗣其潤靈派  
璇波母為若木陰照為柯世祭其彩玉綴瓊羅朝嘉

純懿沒而彌多治民可譜貽于可歌野散盛美去而  
不磨家有銀鏤士有菁莪聊之載移爭為執紼居於  
此邦其誠益拔今子蘭交襲閭閻躬至入山頽仰見  
蒼蔚閭苑瑤池天風旁拂悲而寫之心逾于物仙路  
無留人情則佛玄漢鑒之靈隨以歎

對

房山洞對

余客於易有向金言房山之介萬山崆峒蔓延中忽  
畧而鐫石行者指目以洞不知其名沿道而入數  
武漸以通朗久乃通然徑術曉暢與陌上不殊仰視  
天日俯視封豨難犬烟火宛同人世入者訝之謂此  
必燕易僻境耳問之都不知何許乃皆屬洞中出而  
與人詫異人益徃覓其境竟不知何許皆也余聞其  
言將涉而驗偶不果人有詢余者姑以臆對金薄  
南北時時關山中洞谷之異有各成形貌龍鳳佛仙  
不假雕甍然未聞道路人烟殆尚爾也則亦武陵漁  
人之所觀耳漁人洞中所遇尚得其為秦人避難茲  
罔然不知誰氏焉漁人歸述之官遣覓不復得茲則  
人趣而踏焉而寺不悉其何因者昔若隱而偶署今  
若署而終隱夫其著也而隱之為尤異哉勿亦秦人  
不能忘名猶以醇朴山川使喧澆之人耳而慕之戶  
山洞中併秦人之名亦忘不拒其至不杜其續至而  
無從之入無從攜之亦無從涸之官亦無索民亦無

輒乎而使秦人亦不自稱何必煩更人踪跡始迷其  
塗乎房山洞中所尤其乎余不能名為何如人而曉  
之如此則亦臆述為房山中人可也然攷之志燕  
地大房山有孔穴洞其狀頗與此類金太和中忽有  
桃花流出鮮如錢噫房山之洞無乃亦似桃花洞  
而其人竟不可攷矣

領

甘雨頌有序

歲在乙卯天災恒陽而易涑之介幾千里赤矣郡  
國枯萃軍民枵腹請藹請賑之疏驛鮮虛辰發吏發  
金之令廷無寧日勺水未懸於洞轍流金猶慘於  
晴天老穉四方饑寒竟歲路旁之木皮草子招掘若  
飢竈下之塵垢糝糠雜供七市毫盡掠門戶朝餓  
富牀夜半之歲舟甚且明明席捲貧越日中之奇貨  
抑或擾擾終屯況乎東省流移哀整載道望廬而止  
不如飛鳥人僻計日而炊豈有餘糧彼貸平糶煮粥  
畫餅王危極災恤隣長鞭短綆上下浩歎歷冬逾春  
訝五月之杓然如大益熱憂頻年之罹此時日偕亡  
所冀者天忽隨以雨沾濡徧于遐邇濯沐切于肌膚  
爰不勝欣作頌以紀

頌曰旱而滌滌易水燕山十雲漸拓暮野映巒初引  
如縷旋密如擗豐隆迅震列缺煜丹靈贄之內黑蜮  
若蟄傾盆不已馬鬣激湍須臾盈溢凸凹一湧巖飛  
瀑布河變安瀾炎蒸頓洗六月生寒衣輕思饒食擁

坐嘆匪徒沾浼以茲曠觀四境咸喜渴待梅酸千珍  
決入餒得酥團凌晨鹵所翹以待乾烟拂禾黍已若  
可餐傳聞市廛咸直匪難郡邑守長飛徹上官雄慈  
所藉膏澤隨軒摩醢首羅數滴不愆乘茲新霽湯以  
福田為雨為露不獨在天

銘

座右銘

激襟以牖月注目以擔雲月舒而隱雲住而紛圖史  
萬帙委之塵游之新屣履累日對以賓益以人林坐  
隨置靡喜靡嗔大室隨方何感何伸福謙禍盈世人  
存而不論爾其借之為地文謙不必福盈不必禍世  
人信而競云爾其勿傷之以卸斤大患緣身無身何  
也區區存之信之斲木而非斲輪惡乎肱無身吾以  
莊之身且任人之各身

雜文

釋異

易州之西北山中有乳水洞洞可四丈闊內有石槽  
十二山中人謂每歲以正月望之次日自西至東循  
次而占十二槽應十二月何漕涸則何月旱何漕水  
則何月雨占多奇中州西南山谷有坑大如輪坑中  
四穴以應四時之風春風出東穴夏風出南穴秋西  
冬北亦各風出嘗有僧法猛入其東穴見石堂石人  
屹然相向欲窮諸穴忽聞厲聲止之者猛遽巡返余  
謂二事皆異亦皆相似而屬聲出於穴尤異然以詢  
居人若有若無乳水洞之下旱潦也則乙卯歲州酷  
旱而聞有走占於洞者焉云七八槽皆水是年果於  
七八月多雨庶乎不虛第亦耳屬非目屬惡乎決之  
以臆四穴之風或偶有之而穴言讎斷不審人也神  
也非復可以理測矣余嘗以天壤之異事不可謂無  
而恨其每微於聞借使異者常常而見則亦非異正  
以不見為異也所可論者陰陽之變耳宇內靡非陰  
陽而變乃不勝窮風雨皆隸於天水穴皆隸於地天

陰地陽而十二干支以二十四時陰陽各錯其間槽耶  
穴耶易向而通推者亦陰陽自斷自竅耶槽兩穴風  
陰陽各叶造物之巧點羸者點羸之耶空穴之語譬  
之空谷之音絕無僅有然穴陰也陰極而陽若有人  
以詔之造物恢謫總之陰陽所清耶且天地之感榮  
亦多端麒麟應日方諸應月鯨出羣見鯢溢兩管此  
皆以地致天也大抵陰生陽陽生陰陰恒先之槽與  
穴其先者謠以天翁地媼翁若狗媼者耶惟地中有  
人終煩疑竇經之載載有也傳之載俞兒也皆不可  
信而管仲劉向見而識之則山溪果有其人穴中遂  
無其人耶茲不必過疑耳乃天下亦有偶然而後傳  
以為當然似是而確信以為真是象罔雖神玄妹竟  
幻甚至齊東無故丘至相訛此又變之不必徵者易  
州山中之異存之而已

墓疏

易州廠重脩北嶽祠墓疏

易州北山嶽峙居北嶽舊祠源泉之側歲年久歷  
頽圯實多惟部使者備工汲汲乃以需用浩夥捐俸  
未副其丹青施子率先論人遠彈其黃白夫千金之  
子或擅越于浮屠一介之士亦功德于橋路况茲北  
嶽鎮曰恒山視彼三公巖壑屹如衆命通於太乙精  
靈佑以洞天崇而奉之帝王之典禮也玄而祝之靈  
宇之皈依也既廟貌於渾源復辨香於易水前啓靈  
門後結雄宇以堂以廡備極宏深異時縹碧之觀方  
新紺赤之容猶肖伏臘傾手城市時饗挹手几筵蓋  
瞻崔嵬而不至則咫尺於一水之晶瑩祈福瑞而非  
遙則步趨于層檐之偉麗忍使黠黠斜陽之色越趨  
積鮮之塵耶環源泉而托慶者非縉紳衿帶即閭閻  
農氓也士習嶽降之理有尊而無褻民休嶽神之言  
有祈而無背睹茲剝落共切傍徨蚤立幟以為標衣  
袍鼓而倡舞旋依壇以為字隴畝歌而和言悠憑箕  
尾之津辰星占吉激揚渌易之浸德水皂靈聚鉢兩

以成京垓積縷絲而叶苞絡神將佑汝人其舍諸夫  
道在斯宗妙牖不言其利情均衆向誠投不必為私  
然以德以福總屬元氣之浸涵且信且徵益著神工  
之斤釐故告士迨人緣雅通俗不得不濡削疏詞披  
揮大義蟬緩疏指乞貸群情非同應劭之荒唐要令  
家曉其故妄附鄭僞之切近姑假史致其誠文不俟  
竟功已叢來燕易居人固具黃金之骨救貧精鏐不  
惜衆粟之貲圓成聖果特借吾言以為符節云爾

連珠

夫膏寸之雲帶馬繫而不吟澤盈尺之驛朗車乘而  
不銜光然有數五里以為霧猶稱人獄鑄片玉以為  
膏竟慚天巧雲霧皆數于清虛非雲嘯而霧組也驛  
膏皆生於博大非驛潤而膏枯也揠擊者化工為禽  
取豹養之潛而已懷驛者物華為發取鰕飲之虞而  
已

夫郭廓為用致謹于微瑕鋒鏑為用乘銛于大割故  
視之倍厚玉所以毓其至精酌之不竭泉所以澤其  
利物藏不固則腐草之光易消裁不敏則鉛刀之鋒  
易廢薄無取于雕釵潤無取于落際是以君子處蓄  
以立坊止而非止焉廣應以致效有而益有焉

四品稿文卷之七終



四品稱文卷之八

濟北李

故

薛青翁制臺考滿加御史大夫兼兵貳賀啟

伏以龍賁如給司憲與同我圉重望崇貫斗明威將  
明法變凝瞻自卿霄頌同峻岳恭惟台憲較門濟我  
砥柱嶙峋明時利見蔚千采於從龍儒藝用張揮  
敵於鏘虎鏡歌以佐天學咸仰大成王尺以符歲功

辰續究北閣而逾六載帝固幸此金揚

仍縮兵樞屹豹璞而散霧九卿高第方階漢室之大

夫六正崇勛惟藉周官之司馬士紳加額疆場級心

某久倚二天倍歡一旦竊比花之知笑未敢近輝僅

同藎之向陽極傾遠懷合詞代慶希垂鑒於大方獨

念酌知竊分輝於函丈

陽和制臺吳節翁候啟

伏以風雄紫塞凜斗幹於燕雲日麗朱輪煥旌飛於  
英蕩瞻屬門而切忤批虎使以遙申恭惟閣下濟河

萬頃恢襟宇之汪洋鉅野一泓涵神機之朗徹幾年

聽斧猶仰埋輪千里金湯特資堯鑰夷清合於尹任

望屹恒山杜斷加以房謀勛高獨石甲兵胸貯用隆

司馬之階綱紀手裁兼領中丞之節出魯齊而寄燕

代東西特相一身論德險而悉苦甘文武綿經萬品

卜免消其親望制以先聲居延奏其清寧還于獨座

某雖桑風附若木時遠頌緣比壤之悵懷二天方幸

茲仰中樞之蘭錡一介為虔負日成暄因人獻曝伏

祈願起鳥或垂分於粉榆高運泰銅得通忱於肝

胆

書牘

與高襄白太守

客秋仙騎過下里匆匆未盡東道之雅嗣後遂爾渺然頃接郵報知季兄移計署欲同曹之藉未久而淮安命丁矣霸東易水庾祭拮据倍於荒歲缺畧一介罪良不贖兄絕才異學不減王新建郡符之剖以賴兆耳不肖碌碌充全掾籌勦職將未知稅駕大巫足驅造物不甯肯提小巫門竈間否尺牒用申鄙懷兼致芟芟臨楮仰司南之示非筆可殫也悚切悚切

與少司成公孝與

頃聞成均之命旋知駒從已入長安料光蔭橋門有日矣仁兄宏鉅久切東山一朝崇陟鼎鉉仰止非私語也弟近日風會波流物情頽刻較之昔日頓似不同兄固遠識亦云然否昨聞軒車過敝里以里舍無人恐缺芹貢以饋從者易水薄遊咫尺都下又靡獲促膝奈何弟次坵瓦全倉曹分計局間寄重日切呼嗟既似為貧而仕又非抱閭可比弟之不善行藏如此一轉外吏會且拂衣無一可為兄道者嵩力代申

詞不竟懷惟有韞結

與宋先之民部

別後四奉大札其前三函未經裁答以來役未索也想仁兄雅亮之耶星冀如雨易飛難駐都門聚晤今已兩逾春矣人非木腸孰忘蘭味吾儕兄弟締交天緣而會合亦似天限陸武熊中不獲酒人和歌奈何仁兄雍容退食亦時時念及疆場之人否珂王如駭判多佳韻其示以除我俗癖也京洛仙舟日與何人聯鷁亦乞併示使弟得竊餘韻何如尺幅之忱交交用貢聊以當梅贈非敢云蘋采耳不盡不盡

荅公孝與司成

昨嵩一力薄貢易釀為斯想已達几下忽使來翰注殷殷且姑賤之賜比於授衣即綈袍未足道耳其別發釀薪之值不敢存乃更以釀薪若干付使者去吾兄札示風會波流且謂一出非本懷旋聞去就夫仕宦如棊枰亦在人置之也弟僂養倉曹困於牙籌呼庚之喧寂無常夫已之默養未定況中季緒紛兒女稚弱加之脾病羸瘵向者幾損右目近日面孔殊異

曠昔乃仕宦真爵璫耳惟保歲寒庶幾不讓臨諸局  
勝綬仰

與周劉二進士

易水得南宮捷音如獲麟也片玉剖光璞盾借權恨  
不翼而前且以躬睹盛事耳敬走短札以申遙賀五  
雲之多一芹之少乃故人寸心勿視為尋常梅柳也  
句牘在即洗耳更聽其煥萬言以續三捷

與劉太學兄弟

久別芝宇日切葵心忽聞令弟賢壻之變驚悼無措  
才而翻折蘭玉纏悲況下未血胤斃斃影上有亡  
親哀哀素帷手敬致一奠尚阻生芻其身後之事人  
賴金昆料銓錫友于素孚無俟鄙言耳惟是回想當  
日朱陳何其修望今竟如此而姓天淪彼蒼冥叩臨  
楮鳴咽春風並悽

與楊弱水柱史

自拜遠光儀仰邇之忱日切雲霄頃知騶從已返都  
門咫尺盈盈倍深依慕而鱗羽未附詎訊尚稽罪戾  
多也惟鴻猷撐柱碩畫駿發中外聳埋輪而同推轂

殆非一日芬馥流傳復以領袖風雅古人三不朽我  
翁兼之矣不肖僂蹇之人任切呼庚時當芳年每以  
溺職是懼不審司南肯一拂敗北否敬効箋爰用申  
款款倘蒙淵涵海茹無任叩結

與王靜初給諫

頃者不揣微勞為敝門生紹介方切踴躍詎期海濱  
也惟臺下春社茂明新猷彌駁龍門高峙玉唾雄飛  
在海內得其一字為采况榮梓而叨明昧者耶敬申  
短札用表長心深愧箋爰尤厘凜凜不肖拮据疆場  
萬未一效自分溝中之斷難附桐尾之焦縱洪鍾鄒  
然豈可免扣未審肯一番天韻驗此枯株否也臨啟  
無任耿仰之至

與民部王肖乾

日者易士菜色矣得玉成萬金之餉而投醪可知惟  
是按期而給饒了客歲之脩三春未有一也計此時  
京帑方匱東省擬錫吾儕適丁其會不惟榮梓陽九  
抑亦疆場百六同憂一體敢頻索之台階下乎乃以  
為士伍所覲又不得不就于知已者倘曲注焉大楮

慈悲浮圖萬仞矣易醺老境台丈憂時磊塊不敢具  
啟悚惕不宣

與孫愷陽宮允

客歲軒車駐珂里以知遲遲遲而台旌裴矣昨台從  
范陽近在咫尺勿勿遺致從者之稿寸心未展萬一  
茲計畫錦輝於眉睫而弟推衣阻於畦畝盈盈一水  
傾吐無從散走短幅用申積懷非敢附於蘊藻或可  
抒其霜雨耳弟拮据易水日切吁庚弱子弛擔方覲  
新命旦夕將以過從春風王屬依然於索不審計  
吏一尋聲否年允頃有意翩翩而來乃弟固有緣  
嫻而往也臨啟錄仰無任

春阮濬字計曹

灌耳香名啟心大雅何幸附於省廬而且分司依  
王也方擬走一介用表平日之仰止併丐咫尺之咳  
唾而珠隨風至露從月思此豈敢承於鉅公者時以  
相代未有其人稍需旬月當馳領司南肅茲奉渡乃  
冰壺王尺已睽透鄙人心骨矣不盡緒謝

與楊崑阜官諭

歲前一致訊音嗣後鄙簡寡然乃依之切靡時不  
在鈴閣也春風惠暢王明珠融襟吐舒卷非塵間所  
有自愧疆場之吏俗腸未滌有穢仙籍可以法水洒  
之否偶以易州兵使解公陟徐淮臬司其人才譽烜  
朗諒所素鑒不肖同事者浼大雅為一言贈之木天  
高手倘以脩鳳樓者脩吾雁塞增光不貲矣別具一  
芹殊慙輟藁不敢附于字緝相酬抑亦為野葵相向  
云爾倘不麾而存之下悰幸甚

與王孟字侍御

客歲尺一奉使方慇輻頤嗣是一介缺然春間之札  
為敕門生紹介而區區之悰未易也時已夏矣惟  
聽氣色暢以風雲水微王滋炎蒸自粟敢脩毫楮用  
訊于清嚴下竊念弱植瓦全握籌不效內計如霜恐  
小草先折所冀雅存不可言喻比望都門無任翹跂

與平山苗明府

恭惟花封再煢鷺序行還常山易水比壤非遐而口  
碑鏗於耳焉俄接翰札注念同胞感且莫喻惟是睽  
索已久晤對無期耳弟拮据荒鎮綿可弛擔自笑瓦

全獲同薪積每想浮沉維合又成崔嵬兄其何以誨  
此斤斤者別錫過腆拜受悚然所諭馬事已曲致之  
當事者肅復併以鳴謝

荅陸中虞庫部

向聞台驛已入都門咫尺懸仰綠拮据荒鎮以日為  
歲隨叨一命即當返轍乃一介尚未得也弟罪不可  
贖矣忽承翰注感而悚焉惟臺下望隆資優爵高卿  
材也弟僂蹇危全其於仕牒嚮零寄戶耳雅意不盡  
戒指示之俾勿迷謬則所藉同門之惠幸甚當即為  
人請誨先淺不盡

荅夏茂才充封

碌碌塞垣隨牒量移功名之念已交溫飽之圖非顧  
而宣髮解疎雅兄未立視一官真嚼蠟耳然又不厭  
即便拋除又如蛛絲尚星自笑自嗟仁兄煦溫將無  
世情相勉耶侄輩原擬虛席待師而會不果恃大慈  
能雅亮耳念仁兄齋居脩飾附具一片用佈螢火弟  
東歸亦不入里握手無時惘然蒐鉤

荅采芣之

還荒歲而撫驕兵如以物止兒啼啼竟不止幸得地  
瘠而去此亦弟庸才一快耳頭顧老大萬事無成又  
值世方憂亂自念溝中之斷直作無用朽焦兄素惠  
我無乃憐其晚而倦耶入都當不遠以歲前老母自  
易歸里今欲至東偏而候以同行亦不抵舍中老母  
自先大夫昔遊京華里今未得重遊故乘便稍附崔  
輿之意愿念故陳瑣瑣所諭二士即致之當事者肅  
復主臣

與姚都丞鳳吾

午日遠承豐貺遂令蒲艾俱分感出中心未及面叩  
竊思清署薰風芙蓉渌水政暇含咀靡非芳腴乃盈  
盈易水不得時親武庫蘭綈徒與數千疲伍日聞吻  
于索哺之事固知大方原其陋也郡試在即聞借馬  
重伯樂營於天機將燕駿必有應者偶得易州定興  
數士皆其駿足敢以薦之凡下試家收瓶抹中章甚  
臨啟悚悚

與公敬與中舍

近者訊頗稀然嘗扞霞吐時在眼中第未獲塵尾

耳千秋大業海內盛名吾兄得之不必以目前博局  
維盧介意亦無俟弟言也弟塞上碌碌纔可抱擔但  
耳遠不聞索糈之卒東歸途中時聞鴉噪亦可入都  
或在秋初先此訂連床之雨耳一芹聊代面觀幸嘆  
存之讀小東詩羨艷不已謬為一序以資盟塚此亦  
拋擔得王耶延仰延仰

答張鍾石計部

別來再易寒暑忽接翰札和獲尺璧而弟疏節之罪  
百喙莫解憶吾台文文心遠鼓冲慶豐襟當此視序  
獨適憲風弟局促易水總得釋庚癸之念背月吳牛  
可以不病又賴案頭尚有佳墨借以洵汰鄙俗  
為快台旌計不日將蒞向平原弟自易水返不審尚  
可及一晤否也總仰何如

奉大中丞王憲翁

伏惟閣下人龍利見德鳳翔輝建節常山流恩易水  
其撐柱則回天浴日其生成則豐玉荒穀也海內儀  
之況于燕趙所隸部下殷之況于繫屬尤殷者某以  
淺庸之人加以偃蹇之戾非借王尺裁正郢斤痛割

將安所施其手足而措其步趨乎隨牒一階捫心千  
罪局足涸大化之靈府而溫然注寸草之纖生欲躬  
謁堦墀奈羈阻尺寸敬申董沐用代匍匐仰之忱  
非韻可盡惟有祝衮黼之光登正台席牛馬之役永  
得樞趨而已臨啟無任屏營之至

荅桂參戎

叨役塞垣得吾卿丈同心共事真斷金莫蘭矣惟麾  
下雄拔大度自是萬里長城不肖庸儒握算無一善  
策總得抱擔罪已替竹韓王孫馮大樹勛名爾爾而  
無鄧寇為之轉輸也不肖真自愧矣東返指日忽損  
腴儀故人梅柳之思無以代別敬領三四用志寸心  
拙句二策聊荅未美臨楮視清不知所云

荅姚鳳梧郡丞

讀臺下之書知其為張茂先挹臺下之範知其為郭  
有道瞻前依後時邇風神則蔣公琰元紫芝合為一  
人當吾世而得之及此身而見之非天幸耶年餘光  
霽忽成萍梗不肖馬首且東夫方欲鼎中別懷而忽  
摩挲翰腴儀情文益郁頽何德以當之惟有望而九

頓再奉玄談未卜何日束裝尚可遲旬或得一俟備從于易水也先附訂約更容特展下悰臨楮緒仰無任

### 又與姚鳳吾

相距咫尺依倚歲時而馳駒忽唱萍跡靡恒不肯固惘然不堪臺下想同此別緒也思杜征南武庫蘭錡何時復連榻坐人惟有祝巫借南宮之署以飲函丈之教耳第恐不肖非能久作長安客者東西南北抑又未可知矣種種下忱敢托芹曝自美自臚願臺下茹納之別有二簞聊書拙句用見鄙念萬一非敢輕瀾大方臨楮血臣仍希暫晤不宣

### 荅王參戎

季東飲大雅而依雄瑗郤鼓丰神宛然在目愧無能為復耳馬首且東忽蒙緘貺何德以當之惟有九頓敬載三四以志隆情塞上將秋關山映月泳瀛道中一步一思睹折柳而不能不咽隴水也臨楮神馳伏希崇炤

### 與繆當時太史

不肖弟於仁兄真傾蓋如故者也荏苒易水已及欣矣滿擬入都大遂傾吐乃忽聞仁兄偶有意外橫言已出春明之外弟謂仁兄清粹端令含實吐華一時人流疇有先者風波之來直飄危耳曷損冰玉曷煩芥蒂惟是心交悵惘慙此良晤而扼臂不平更有甚焉又念弟素為人刀俎詎以病染仁兄耶願珍攝以慰故人易水盈盈未得折柳於駐武奈何別具寸芹併拙句扇頭用見萬一臨楮總祝不貺

### 荅袁東鹿曉屏

蘭心筠詒復得共事一方殆有天幸弟碌碌寒庾無一善狀隨牒一階便可抱轡乃荷仁兄注念翰貺雲屬何德以當之不敢冒受亦不敢都却有臨風九頓耳仁兄冰心松幹借鼎名邑諸凡救荒防盜俗極苦心而操履尤饒然不滓纖輔有此卓績何必漢循馮翊也當事者稔知其美自當旦夕償以高宿華署矣弟馬首且東阻于咫尺不獲與仁兄握手以了種種但願大雅時時好音弟雖庸劣甚然不敢妄自菲薄遠于君子倘分教誨藉以行循不至貽羞石交所感

不贊使旋勒謝翹致神馳不知所云

與馮起衡工部

叨隨駕履飲領珠璣自謂易水之緣殆出前定至于左提右攜披心置腹不減鴻原之義則尤不肖生平一遇合也勿勿拜別未及展情條於萬一由梓里入都門宛如梁月清光咫尺勿亦情之所注去而猶真冬初為期可以不虛息壤否易州復旋肅布萬一秋颺漸屬千乞珍重

答宋瀛渚司使

惟臺下宏材勁骨巖然紳佩一見傾心非因介紹徐沛之間何幸而得借大君子牙籌玉尺也易水方旋為霜為雨況言言經濟乎洒然鮫室之珠挹之可以盈掬臺下真一片有心人不肯弟仕途敗群無一足道不審尚可煩大君子游浣否率爾奉荅不盡仰瞻

寄宮諭趙嶼陽先生

春初一遭訊候詞是渺然夏秋之交由易水抵燕都而南鴻尚未有至每經過吾師舊邸低迴溯想當年

函丈之領受今日一方之離索見見聞聞寸心紆曲非可借毫楮寫盡者歸而取笥中所藏吾師之佳墨淋漓沾洒一幅鮫人綃也掬而成淚安能持寄千里耶計東山履屐飄然雪門諸峯之上旦夕公論愆愆恐山靈不能留乃物情如此私衷扼掣又用是介介耳別有所述不能竟諠臨故無任瞻仰之至

東劉青岳

惟世兄請急鳴騶將揆不肖弟初返京邸匆匆如蜩有情未致無念不深奮儀何敢溷世兄拙句一筆聊代驪駒乃通家若沆瀣而知己若蘭蕕則未竟萬分一也世兄其亮而赦之非久還朝勿稽珂王祝祝

荅公賓王

一朔如兩屈指歲華不可以彙計也曠自易鎮返燕邸正臨風思塞上之奇而緘脫加焉使客心損暢至讀扇頭佳句云玉屑霏霏再地大刻百琲叢矣因溯雄風正阮瑤軍書王粲詩子九損以謝元中亦謬成四絕奉酬來美可令奚官置之馬矢中臨楮惓惓

荅邢素庵分司



側聞風散振刷易水之上士伍級心不肖弟惟有如  
額達式而已司篆縛人日夕隨大司農展入兩出如  
童蒙之東塾師將來不知所稅舍台文知已幸有以  
教之狂風仆正陽坊占者以膜以兵春明門內烏睹  
畫諾之暇也對知已不覺綴綴如此馬符之賜感出  
五內臨風仰邇第祝加餐

答阮澹字分司

寶臺武庫羅胸化工在手明體達用居然人傑不肖  
弟自未通籍已知荊州之重乃不謂實家追隨獲觀  
警警也無奈函丈須史潞水旌幢往矣盈盈跼蹐  
若河山竊聞諸所規畫酌虛濟變竟然而中私心敏  
慕況署中前徵使不肖有所步趨惡見型模阻遠耶  
不肖弱植淺識加以資俸在諸篆郎之後囁嚅譏  
如喉含骨碌碌已逾數月寶臺不翔為教而滋詞相  
加孤鄙顧矣烈士知心形骸不間弟以僑札為祝彘  
既過渥不敢不受抑亦紵綉之附耳願謝不既

東王亦房

佳名謬人耳昨走使尚來觀面於馬仲良所澤寓

目佳篇其工致前無古人而愧不肖非知韻者耳承  
惠諸刻如獲百琲真珠先謝尚容面請但以不斥魚  
目為祝

東吳福生倉曹

署中不獲時飲教雅然片語霏霏亦領累多矣日來  
讀佳味如暖玉向人使霜雪不栗謬成歡韻袖凝三  
日未敢遽請斤削然廣大教主應不棄人教書之扇  
以請慈引未審可希枋果否也惶恐惶恐

寄答趙嶠陽師

復得師輪宛然函丈雲門也長安公論漸益明哲紛  
紜之局自當賴一吾師東山踏野竟為國工指畫矣  
矜俟之諸公俱致意訖門牆陶鑄思分獨深而不能  
効一臂之力真如弱子負二人作歎何言南望青齊  
弟有沾洒

荅徐嵩縣吉謙

棠梓之誼加以山斗之依曾于濟寧道中傾蓋心折  
今聲咳琅琅屬耳也燕都趨跂方殷台翰忽至如披  
雪見天况馬貺賁之又如瑞霧之洒矣至于撫刻遇

勞大雅垂寄千里不肖何以得於知己乎則又芝蘭之好或出夙因也九頓以復

寄王季木

客歲易州一得仁兄手翰至今夢寐矣公論久明東山將出料其為期必在春初弟於秋間已入都門碌碌郎署不止二毛老將至矣雞肋未捐自嘆自嗟遐思仁兄輞川之興多向北湖近聞遊遊濟川新篇玉屑益臻妙境而弟尚未獲一目則又自愧歲後行盡懷人轉切敬為一搥托立字年兄致之尺一雖往未知何日始達令人益為淒然大抵吾曹踪跡既多相阻所可必者情悰耳所可寄者言語耳情悰言語原與世殊故可必亦可寄若紛華得意則已久讓他人不勞更以相勉仁兄勿謂弟尚為腐鼠之赫也故里薄田稍增囊中枵然如故或二三季內決去簾裘其中生事訖矣酸子自愛其芹仁兄他日舉業就緒亦與同老濟水耶挈筆縷縷頌知已勿訝焉拙句肩頭畧見遠心

寄丁化字太宇

自庚戌以來屈指七載南北踪跡不相值也惟麟符借舄近在上谷每從燕都溯行都之光顧衣惟綦窈其可挹仁兄長才勁節萬里須臾即名郡之勛猶其小試也弟碌碌仕途垂老郎署服赤腰黃如跛千仞仁兄得勿囑之倘憐而指示畫甚金水把穩高君者儒而俠舊在易州曾識其人葦下可一喑植否知字下必有壘拔亦不待弟貽貽也

荅楊茂仁

初秋入都以來再奉來函再損清條感何如也弟碌碌計曹每念槍榆之弱至此亦可云飛之至者不敢復謂卑陋第從風露月霜之下思仁兄婆娑手板風而棲枳驥而伏櫪恨不欲辭之青雲乃自顧地位爾爾詎足為一臂之效幾成莫助徒有永矢旋肅此起居惟頌耐以頌之竟有出頭之日別論無不驚心頌首以復瞻戀何極

荅洪別駕

易鎮共事時時聆警咳而依丰采凡所為開拓逢心挽推鈍步者不能更僕數也別來羈東燕都一潮紫

荆金臺之地露冕行馳宛然在目而咫尺山河握手  
無時言之邑邑忽接華城誨導道故鄙心之望十慰  
其九況朱提見貽尤破格之渥耶台丈弘才朗識屈  
在題輿崇陟崑階方足展驥如不肖碌碌板曹短長  
勿論矣愛我何以教焉尺幅代叩不勝慕向

東方希詔民部

署中追隨時聆珠唾弟以東西旅寓寒廓不獲恒親  
函丈為恨頃承賜家集監誦迴環九竅之塵都為蘭  
露沈沈藏如世珍奉以師資非九頃能鳴其慙不揣  
妄成數韻需上請削極知瓦缶之音宮商不叶乃或  
以引蕭韶之荅未可知耳倘大雅不棄將洗耳以瑛

荅宋定州

未獲識荆久勿傾日頃在易州不揣以竿櫓圈記室  
万恐唐突乃大札隆儀斐然及之此之為施于格溫  
矣不肖有胸無心亦當銜結表揚君荷二天之庇真  
如泛芙蓉依綠水此君原為布衣交昨遂于尺一及  
之亦其綈袍不能已已而臺下不啻視以屋烏乃脫  
穎之知矣以泛以依不肖如身受之則以身代謝之

望風神往銘刻不忘

東荅方曉詔

九坐中忽得佳箋雅韻橫  
琅玕此等風調常貯之水甌當視不日弟塵襟自規  
無從求舊舊露盟手耳九頃以謝尚容登堂請益先  
此復

荅曹參兩銓部

都門過蒙二天之庇其引手層霄增色朽木真施恩  
不報矣台旌榮發以公冗未獲隨群公之後一祖素  
明方慙不恭乃遂輸婉婉念及公磨臺下之於故舊  
不獨倂之彈冠抑且煦之挾纊謹九頃以復至於永  
矢區區義士醫藥已事矣

東荅米仲詔工部

頃雖未奉函丈之教而時于他處孟酒獲挹丰儀  
心已久乃復蒙大雅錫之名篇揮毫噴工讀  
李杜鍾王苞於片楮不肖弟何幸叨茲奇瑤也歲以  
什襲恐其龍化塵俗人無福消受耳九頃先復尚容  
面誌

寄答楊脩齡柱史

自馳行貴竹遠望南天皈心舉業蓋武侯孟虜之心伏波序五谿之亂我翁續而昂足也尤可羨者以埋輪兼族幟以珥筆兼握籌屈指人流寧復多見以冲扎隆須致殷責及注念同籍又識台臺之德矣徵天之幸家器先生追隨盡省晤王時親每相淵默雲而不能縮地也統此悲謝無任環草之矢

答許孟昂司李

前歲遠蒙翰貺翩翩自皖城而至至今凡幾尚餘然潤也再入燕都頭顱漸老執戟非舊蒲盾非新任路蹉跎之况疇與倒囊而訴者中卿光霽當此春色宛如縮地時時營人懷抱竟付泡幻奈何偶中鄉人來因具尺一借為洪喬令弟諸郎並不及各裁南望端流以免浮沉為祝

寄李秋羽孝廉

一别如兩即梁月亦成黯黯外秋聞鹿鳴之音洒然似披霧雨下也春初自易水遣尺幅為訊而文旌南去矣順陽風月抒吐清芬願何能挹之以浣燕塵汨

汨也故人伎倆老婦柘杖東塗西抹都乏姿韻不足為大雅道者偶中鄉人便弟叙其離索如右情悰萬斛不能傾寫一二惟願勿忘息壤之言令諸弟併此致之

答尚輯裏廣文

離索之日屈指八辛回思都門握手昕夕傾抒彼時公車之吏疇有如我兄弟者不可再矣梁月驚心竟非真狀為之悵悵惟幸兄長才遠志頗首廣文鄭虔不遇李廣無功而弟碌碌閒曹不能推挽徒切愛助奈何所諭即與人言之但目前尚未敢必敬聞掌記損貺太豐愧無以報願以後勿復爾芝蘭之契豈必分金臨諸瞻戀歲寒為祝

答范廣公司理

一塵密邇未獲承榮戰之下似謂緣慳去歲淹止珂里想望風采久之乃豈期鉅公矜咳唾爾爾也况佳篇成帙下錫凡流猷牘讀冊亦為指誨大賢理濟名家抒吐一日兼得之旨披痼掃疇非藥王且自顧偃蹇措大分委溝中而應煦過予之色將無檀施不

嫌腐穢奈傷臺下知人之鑒何不揣遂以荒刻仰答  
來命別具拙音汗篋上請綢刻之鳴有憐風月惟化  
工璫之

荅喬沈二茂才

宋州握手而分修已四稔蓬跡不常池形屢易當日  
之事夢境而已客燕碌碌俄得手書真如遇故以不  
肖之叨一官無以為足下遺而乃費劖劂于拙藁且  
用未提脩函也風塵之子可損素脩者至此耶拙藁  
不得領乃畧儀即易牘以贈李公矣李公佳士遂  
養且有俠舉固知大賢必勝友耳渠東裝甚急草此  
奉謝兼使渺然大河一片水何日復駕一舸訪足下  
月露齋居也不盡區區

寄內鄉張明府

寅季一親光範嗣後遂成脩阻乃時時聞芳馨卓蹟  
溢宛鄧之間環聞驚車旦夕拭目既盼粉榆固應尸  
祝以之而私心更切則猥托芝蘭之說哉偶遇中鄉  
來役回思舊遊之區今得大賢以忻以感乃悟其私  
心猥托者心坐此也部下李少在先生者文獻宗工

與不肖弟忘年之契聞其二孤不善守家而構之訟  
倘蒙矧翼不殊弟身承之知大君子自有造姑道其  
風昔耳便中草草不盡曲折

荅劉方瀛侍御

臺下亮節盛名震瀛嶺袖登攬之烈茂在日畿况荒  
季斯艱獨抒收時不惟常山猶鎮漳水濯仁即計曹  
審理尤憑偉鉅蓋酌盈濟虛藥石梁肉臺下苞舉之  
矣不肖株守郎署收心大方奉教則石師蒙恩則履  
寵輸札寵領翩翩而下固知君子之不棄鄙人耶和  
猷之不遺細算也九頓下風無以為報惟有匡濟之  
仰竊責區區與濤而已

荅徐思諫民部

一署中惟我兩人稱世講耳仁兄肝膈相教而不肖  
弟支離無隱欣然相得莫逆也仁兄旌麾南發臺奉  
函書垂情於弟者至矣惟是光霽日遠形影自顧署  
中幾無人不加仁兄厚且真耳潯陽新蒞惟務一清  
便國便民必挾妙算如弟袖手郎署老無寸功塵塵  
太倉之米固無一足為仁兄道也倅旋九頓不盡耿

鼓

荅濟南太守吳公

敕郡藉台臺為荒穀豐王屬當泰最之期而以雅意不欲催科大司農故格其事不肖又不能共部民輓輓以成上考是重負賢使君也承台諭即從縉紳公函中以達之大司農且與山東同言之甚力於八分之外可得勿論矣緩輸則為救民務最則愧綿力純惟炤答是幸

荅保定張都閫

易州相值不過傾蓋之雅耳而辱門下垂令甚渥頻賜注存且大覲不已不肖何德以堪之中秋片月皎如易水索以兩地咫尺不獲共挹清光乃使札翩翩惠我客邸天涯孤夕不樂而溫望弦之感免頽可寫手九頽以承無物可荅區區鄙悃惟以長風冲舉為祝

寄吳霞翁大京兆座師

白中卿已酉一奉老師翰教嗣後門生以先人之制屏居數椽強顏復出崎嶇於郡貳番滯於計曹令其

逾三載矣仕路慚為小章門籍辱為敗群前途冀期後效無補然生成大德沒齒銜之惟是程門之雪周坐之風靡由再近塵初此身真成虛負一生矣頃者差竣回都獲晤同曹方林諸丈知吾師仙姿健骨逾七如強時福德壽康乃茲脩美料願養鳩杖之餘慨然念及孱子也要以負師陶鑄於生平負親格捲於波後負君十四季祿食之恩即大雄法水恐不能浣其恥矣敬勤尺幅上候殊守燕中一程見個仍乞不屑之教或令補涖陋材事就斤削無棄耳臨楮南望淚盡闕天

荅歸德翁別駕

前蒙遠翰重之寵頒感刻靡喻昨偶以郡試事上讀記室又承注憶曉諭大雅宛然宋州聚首時乎崇勛上考一介未時而大覲溫垣驚慚無措抑亦珠桂之恤太殷故是芝蘭之分素蒙不肖欲炙之色詎過於摘虞之心也沒身失之矣別具拙刻將意秋風忽屬冲翻必高弟際遠切念無由再抒臨放無任瞻跂

荅王肖乾餉部

上谷雄飛亂姿豹畧妙握牙籌頓新組甲中丞司馬  
可唾手而至故人碌碌株守署中積薪之嘆與頭顱  
俱脫惟有翹仰塞垣用祝勛伐正臨風間八行倏至  
宛若向者帝城之隔握手論心而曷脫繫貽則不免  
溢矣謹長跪以謝聚晤無期懷思轉劇萬里長風以  
賜且以雁是所盼夕耿耿者也

寄方伯書翰部

寅臺管綿山渝水之籌列隊皈心諸陵生色當竊倥  
惚尤藉駿宏以其暇不妨翰墨揮成塞上之什溯想  
丰采視不肖弟驗伏署中有如蛟龍與虫豕惟是叨  
附臭味忽作分岐鱸烟一縷恨不繞向塞垣雲霧耳  
秋深迎歧踰翰忽及宛如函大欽領大方殊用慰感  
而渥貺敍敍則過念于病坊人矣受而慙悚然故人  
藉珠桂猶不若式金玉幸勿怪誨以司南臨放渴望  
是更以心代面者也

答應天代巡李公

惟台臺以繡斧之重巖然三山二水間咳嗽經綸指  
麾福力荒穀豐王一身而兼項讀統稅江防二疏集

駭宏回天湛汪比兩者也過蒙遠翰更愿隆儀不惟  
未吏非所敢當而及門尤稱溢分惟是株守版曹辟  
如斗量益脫無一籌可補軍國更乞司南指示若聞  
迷途或免僕被臨楮無任三祝

與滑縣趙慎初

恭惟軍奏彤庭榮施紫壘自此青瑣花磚翩翩映色  
厚葭草而依珠玉所責無涯其為忤慰奚止尋常也  
夏間即擬為人展慶以渾暑偶恙遂稽時月茲者肅  
道又幅併布寸芹倘鑒其種種存此區區幸甚  
揆寧圖嶠嶠能既值軍國如洗無秋毫裨益又值鄉  
園如桀而隴畝計荒進退惟谷計將安之仁兄視後  
之鞭其忍無以策余蹇也臨楮無任瞻仰

答新津李海蛟

寅秋一別忽及四載竊聞季兄卓舉茂騰深用為慶  
惟是縮地未能燕蜀遠邇耳恭惟氣緒適上內徵通  
矣方以忤忤未布為歎而翰札注及隆儀載錫念我  
珠桂美此瓊瑤乃散局秋溫綈袍舊萬不減濯錦干  
江竟體皆繡也敬此九頌所論即與主者言之伴旋

附此代候我眉之雪漸凝弟將勅蜀道易以祝清政  
九還云

寄內鄉許襄

別久思馳如夢栩栩忽承輪札不勝情緒益喜而繼  
之以悲也前有中鄉簡掾裁臧附上尊翁想浮沉洪  
喬耳其與足下尺一張明經之寄同天靳其逢且慳  
其耗奈何兄瑋才未遇而僕拙宦仍淹出處不同似  
亦相敵把誦函書雖然義命而已至於太老夫人之  
變兩翁倚廬遠逾千里何從吊唁但願此道姓名轉  
秘玉璫別寄佳篇騷韻文心於冷蘭殺置之齋頭如  
金玉在側且琛鏘有聲矣藉茲慰幸不減縮地敬謝  
敬候世宙廣輪未知此生仍得一把臂否言之愴然  
荅李明馨

東郊一別銷魂到今忽承輪注宛如促膝塞上英猷  
郁然騰茂而弟踰伏郎署學與日積將來未知稅駕  
舍之使人心怖仁兄臺下其忍不終教之佳釀見惠  
心醉大雅肯以同心如蘭今以比之如醪更湛深耳  
惟是獻歲方新兄臺如方渙之水而弟不肖如已枯

之草物序雖均客情則異愿以响蟬反增愧報茲  
九頌但以長風頌祝

東公敬與

讀長安雜詩精華丰韻無不超著季永和之已足雙  
舞更索拙和乃以砥砭參乎弟嘗以兄為詩中文殊  
季木詩中達摩佛解無礙刺義弟求為寒山拾得且  
不可將為狹裨然孤且善點弟則又不肅而且屬和  
如數仁兄姑置之倘囑然一喝將勿令吟耳善聲也

秦宮九如先生

頃托公周老為千里之耗遂蒙師台涵鑒不鄙夷也  
感佩至今茲以師部下南陽之內鄉有已故陰省學  
憲季公名表者文行冠中州著述不朽但其子微且  
弱無人推挽之不肯感其生前垂青之雅自附于西  
州雙淚延陵一劍也者向令其邑曾為中呈當路求  
俎豆鄉賢之列而未遂今師台衡文舉豫風規在握  
真千載一遇倘慨然行縣查舉俾成令典抑閭幽之  
盛事宣文之懿舉矣事關名教予者不苟言者非私  
臨楮南跂無任願祝之至



答宋先之民部

署中握手時時傾盡蘭離之味久而猶爲台旌南指  
春明祖別勿勿未碑乃前途信宿即有輪札注及妮  
媿真至何念我之數也季兄才英特冠借急蘆龍萬  
軍之餉係于戟下屬望方切便道絲娛便可東蒞以  
慰飢伍至于冲挹之雅推藉于不肖弟弟何力之有  
第愚疎儼寒株守曹郎垂老無聞萬事灰冷而猶時  
時招署中形跡之嫌求還無嫌稅駕何所有母老而  
善病旦夕圖轉餉之差以遂東返耳捉筆述情不能  
竟臨楮惟有感結

答王季木

季春都門一別匆匆未盡衷曲嗣後每臨風月溯想  
先儀即夢寐以之也忤翰忽及詞情妮媿詢起厝得  
其梗概益慰故入之心仁兄由秦返齊夷猶故里如  
鳥之極飛依林而止縱使貪累詎至神驚戎札示蘭  
兆未叶然春秋亦尚富固可以俟勿爲悵悵弟拙生  
郎曹已及五載定省久疎將圖東返不審可以追履  
北湖之上否兄詩已刻竟併舊刻同印付使以往但

其刻中有數字仍須刊正之相別漸久轉盼及秋握  
手未期念之為癖

寄答許孟昂司李

遠承翰存妮媿道故且披且讀宛在滿陽之上與台  
臺曲席連袂時也流光如駛不肖弟昔猶壯齡今已  
垂老半百馮唐一生李廣其難索之思慨慷之恨有  
禿華難宣者臺下自謂不遇弟遂稱已遇否然措太  
得此已足旦夕東還以故水慍其山林且無心再瀕  
長安爲人竹頭木屑矣二載浮寄強半杜門如臺下  
所稱阮公者武庫之稿頗浮領畧此則牛馬走中差  
快意耳乃又自愧款故無常大雅若大行尚未識荆  
然耳其芳郁多矣捉管及此亦塵纓顧濯之想也何  
時對冰鑑共竟塵談乎佳貺不敢叨亦拜一二以識  
明德臨楮南望不盡神馳

寄答許兩辰

接大翰知兄文讀禮山中願節哀自玉以慰故人也  
大集見誨鮮華勁偉雄出詞壇讀之卒業固必折木  
雅不群矣承委不揣一言以效其素非敢云序也

覺而擲之不肖因以大集示二三相知無不津津  
美不肖為逢人說項他人為願詳識荆抑亦連城自  
重不待捧臂人耳惟是睽遠益久幾如隔世不肖垂  
老倦遊一切已矣第以門下騰鶩為祝萬里千秋光  
及舊好臨楮瞻慕不能殫心

寄荅高屏原司李

再奉手書情誼娓娓臺下念故如此第何德以堪之  
惟溯臺下稍試弘猷浙東已自昭灼而著刀之藏書  
然餘韻更在丹江白崖間弟雖欲從之塵鞅為絆且  
夕歸子舍濟北宛南尚阻千里奈何或一片白雲兩  
心共屬耳讀寄來翩翩篇雅致深情滌臆並至所拜  
逾于九鼎尚容圖和匆匆束裝未及也先此附叩致  
予南望不任魂消

與張九苞計郎分司

往還蕭遼之途愿兄臺之惠以金以餐不可枚舉也  
而弟不惟明德如朋錫尤幸同心如喚蕭錫以情蘭  
以誼政自鐫刻金石而為款識耳大集讀之益久芬  
留齒吻不去又不啻金之與蘭承委以序言勉成奉

上蠶測可鑒惟臺下海茹之弟已做舟東下蘆月荻  
烟秋聲秋色不得與知已同之奈何勛名彌鄒念以  
慰心臨楮悵仰而已

奉荅趙嶧陽先生

頃者愿師所托勉塞隆指敢屢罄措殊切屏營長安  
事局限于寡聞有所耳獲無不筆述西兄所需科題  
以門生帖括久離官曹更散素未留心偶為宣澤一  
二郵中欲附門生郎署已淹慈闈久隔秋間將圖未  
使東還雲門淄水之間當驅蹇一奉函文竊比坐風  
不直立雪先此肅函無任瞻溯之至

荅公孝與宮諭先生

都門再承說訊附荅未竟萬一奉使東還方擬走一  
力候興居于蒙山而于抵家之日即有盛使華棧翩  
然及之何相念之殷也神之所感兩地若符對使詢  
之更得仁兄近况為慰遠心弟即寄書求歸子舍  
山屋漸狎陌路已疎從此將無復纓綬之念而惟是  
念兄多病縮地良難願自寬以保健耳所陽楊茂仁  
兄投劾在即而仁兄及弟復值里居札示合併之意

深得我心明春當策蹇以往先此附候旋有端遣臨  
廖神馳感與淚并

又荅公孝與

前老伴旋裁荅匆匆方圖鼎訊而使命再至詞情倍  
切加之渥儀遙錫百過緇袍仁兄所施如此弟之為  
歎尤深讀札知茂仁兄歸途長逝不勝驚痛大凡吾  
儕交情至窮而見至窮死而益見正茂仁兄今日也  
前台札合併之說弟已訂之明春今擬三月間定走  
東蒙向仁兄叙此闊緒隨走沂陽與茂仁兄併唁其  
秋約如仁兄章待之序文暫留改竟為人奉覽別附  
以畧見紆縞之意提筆塊消不知所云即有荅頭往  
候更希鑒之

與孝與先生

昨再奉翰注再為裁荅書往而情餘筆殫而緒拓乃  
嵩一介上候仁兄而以芟芟前之纔一拜送便已情  
極蓋屋間則感慨益多歲晚則悲涼轉迫別久則紆  
縷倍亂老至則撫念頻增固知仁兄之同此種種也  
春二月間東遊已決將以班荆慰此繫月耳存此數

竟附上如其不可乞更削正長公次公季公書函幸  
指示去人投之臨楮涕零惟有遠溯

與王季木廷評

昨得手翰將有命駕之行弟恐下邑應酬煩冗裁弟  
乘便以往為歷下握手之晤耳聞邸報知兄已轉南  
評此雖尚未副翹翹之望而故人逐慶律冠矣惟是  
嵒湖風月方在襟袖而二水烟光即促軒車三千里  
之別使人更溯于渺渺耳向者寄跡長安一切事局  
限于寡聞非有所秘而不言也然以兄高識固應了  
了亦何俟弟縷縷乎暫寄陪京適養待時便是上看  
弟奉使寧親恰得相便京塵野樹已阻星河無渡可  
道也嵩人上候不盡寸心一芹聊見伏希矧存

荅葛朝池民部

惟親臺宏抱清猷卓識遠見值多事之日匠心擘畫  
疆場利賴踵君家端肅公之勛名而光大之固且資  
柱礎詎直慰芝蘭也仙騶迅發無能躬祖柁何乃愿  
運使鼓動已感雲霄之詔更加腴儀何德以堪之此  
則同心之臭味溫與窮那不有弟驚怯之才素分偃

塞加以滯淫今轉一官江左譬如不鳴之鴈一日尚  
延尚費主人粟豆他日投効猶得親大賢之竟所樹  
立耳拜賜一二以志明德肅茲代叩不盡區區

荅王季木南評

頃東蒙公仲兄文侯過敝邑北上云自貴邑來且述  
仁兄寄訊今何如也會不半月鼓輪復至惟仁兄念  
我之深耳腆儀種種倍徵雅愛不肖弟一十五季老  
甲科五季五月老計郎纔獲守江左一小郡不免江  
鬼揶揄然借以釋司篆之業債亦得小快惟是母老

且病一病經春微于五月南行尚未能決也頃公文  
侯語間及長安事似有未肯如兄指為豫解者有之  
否札中諄諄遺事借唐天寶進兵覆轍以為今鑒責  
我言乎兵行食需江上郡國又時大費輸輓而屏爾  
不知名之太守又不知何所置力也仁兄又何以延  
而振之俾旋勒此用謝來美盛儀拜領書翰索報者  
甚急匆匆不獲重忱容易致之臨楮情益

與公孝與先生

頃者令侄文侯北行過敝邑聞長公武子之變不勝

驚悼仁兄晚歲值此情之所鍾諒必難遣客冬尺素  
往來相訂原擬以今三四月間至東蒙握手聚晤既  
聞茲耗即欲累報速赴以言以真而時已有太平之  
命文侯以南行即可取道蒙山不為迂途遂爾稍待  
今為一介先代絮絮旋圖經過以踐風盟也弟五載  
有奇之計即僅一麾江左仕進淹蓄幾如嚼蠟便欲  
捐棄而既惟祿養之義古人所廢度為低回仁兄已  
陪大司成之推枚卜非運雲泥懸絕所可同者心耳  
蘭之芳芬遂忘蘭艾捉筆縷縷情極數言諸不能盡  
臨放總仰無任

寄公敬與工部

頃者仲君過犁丘北上匆匆附賤名未及展尺一為  
候也房海客兄過犁丘望青齊頗得仁兄見問之語  
轉思沈瀝當暑遠襲矣水部清華視江左冗吏真成  
壁障况此五月襁褓南征苦不可言半百淹淹不見  
向人長跪末路爾爾真足以一官為餌不如滿船空  
月而歸者翻佳事也乃所以猶作依依直以得脫計  
即握策之業債耳故役至此附以上使瑣瑣不盡尚

客續編

荅公孝與官論

里居時滿擬過東家與仁兄握手併真賓王且走易水弔茂仁兄也。品算其程頗迂又時方溽暑老母季高不堪統折遂負約而南幸遇使者肥城孟丈之家口傳數語乃心忤多矣倘兄尚緩北行則弟入計時決可取道珂里了此命駕相思也但弟未審能充全以需否計郎久淹方得一麾江左郡城狹小頗以魚米供太守貧饒惟是冲疲不免勞人采石青山螺磯牛渚頗一寓目未妨吟興實吾客懷眷屬僕人十病其五暑濕侵人幾于喘月秋風稍至餘烈未消用是出入縈紆姑自排遣一官鷄肋可憐可笑矣捉筆及此兄滯無咄其婆娑不已自取狼狽手鼎儀拜領小物仰醉亦紆綯之義當即寄遺不盡報結情極惘然

又寄孝與先生

頃者遠煩遽使匆匆裁答未竟萬一兄同鄭縞弟慚吳紆轉時濟弼已及秋深緒風雖威毒熱而卿思益感涼燠聞其公埋玉之期已決九月不獲能真往

尚人布以芟芟用代千里雞露之悲與秋賦並墮惟

乞達觀破除情累以慰交親仁兄長安之駕何日驅

前不肖弟蹉跎一官在蔀江上祿仕之况鷄肋不割

但恐水鄉浸淫為家口病者暫減終增耳昔韓昌黎

張文昌並不樂作江南官客屢屢見之詩文中青蓮

葬禮不知何以獨戀采石弟無古人之才而抱今人

之累言之啼哭相兼亦相妨也仁兄以為何如瓊瑣

附及北望東家雲樹縈懷相晤無期恍惚夢幻但祝

素心用保松竹

候焦弱矣先生

恭惟閣下冠冕人倫羽儀世宙雙標不朽維德與言獨得大常曰名與壽巨則收闊浮細則辨藻廉向者陰伏東鄙知秣陵有聖人焉茲以郡符之役近屬珂里之屋羈鼎未獲登龍仰止真同向日區區未學追尼步以後塵款款微忱願玄亭以北面敬尚又素秉布寸芹或比質于雉羔抑明心于蘊藻伏乞淵涵海如不斤門牆之外感銘無忘真與繫業並漱矣臨啟

冠首縑縑莫宣

寄劉敬仲倉曹

頃者別駕北行尺一附候匆匆未竟及得報札妮妮  
霜雨不忘緇袍又讀近作味新韻遠今固無之古亦  
鮮有而知牙籌之兼絲筆欣天籟之入空耳也又從  
邸報讀大疏乃詞苑中又自有名卿語不勝慰藉姑  
執江城斗大吏牘頗簡無索南中暑毒大非北客所  
宜眷屬多病寒深稍減乃按君駐節之地無一事可  
以自由軒車時過更費應醉心如老女賣入烟花極  
塗抹以供頑笑其實寒濕多矣未知何日拂衣依舊

本朝

兩卷八

五

山東一學究書生耳近欲刻四品稿續五品稿之後  
極知無當然恃有玄晏在奉教無由重陪末卜念以  
消寬忽忽若失捉筆叙致不盡寸心陳幕之役因貢  
菲薄扇頭拙句用寫二千里之懷臨敬瞻闕切切

荅南銓文太青

燕都獲睹芝宇兼領名篇至今什襲以藏焚香而讀  
蓋尸祝詞宗大業匪直之雅也一麾江郡咫尺  
金陵水鏡清瑩映晰心目以日酒牛馬未展寸函乃  
神往情縈無日不石城鉞覽矣仙札忽來靈霞若綺

俗吏心腸為之浣盡所寄五賦五天球况其来自仙  
都瓊閣也捧誦案頭若袍上林長楊之客不肖孱庸  
於文心無所解愚齒及四品可謂不棄對非尚容齋  
沐請正臨楮主臣

荅楊樂安

曩者叨貳宋州時觀光采嗣復天章兩藉孔適桓邑  
千乘皆樞陰也惟是詆訕未申乃葵藿時切矣上考  
寬然瓊閣在即錢谷冗曹復疎展賀而翰貺貴及何  
以載如山之重耶蘭味襲遐逢心掃盡靡依馴雉竊  
附啣環要以罄孺志之念而已統惟台鑒

本朝

兩卷八

五

原性

學不明性譬之種樹不尋其種性說之在經傳也猶種樹也靡不以其種示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似以善屬性孔子曰性相近也又似未明指其善孟子乃稱性善矣若荀言性惡為善在人佛氏言性似無善惡而宋儒義理氣質兼而論之自謂性學折衷乎夫種有稌有精精固種也稌亦種也然則性之本義理而兼氣質是矣孟子性善之說似又無此委折也宋儒宗邵魯乃可取諸家乎余嘗溯之本初求之變化惟性相近一言為性定論且易言善而又言繼言性而又言成似乎化治授受未遂而以善指而與相近之說非而也但相近不可謂惡又不可謂分善惡其所謂無善惡者似之而非蓋渾含苞籜似無善惡而必欲名之止可云善其無智無故善猶可言也惡不可言也則孟子與易孔又非而也性惡性有善惡之說似乎以事變故之求及其本初與易孔孟子為兩矣至若性無善惡之說似乎揣之本初

而本初渾渾也非冥冥也與易孔孟子非而而兩矣大抵諸家似以氣在理先故說新而指雜聖人似以理在氣中故其說猶純備宋儒似以理在氣先故其說純備而稍涉商確耳即如種之精稌非不二也總謂之種以氣在理先者見其稌則謂種之生有厚薄然種無厚薄皆可以生正可以為厚生而已以理在氣先者見其精則謂種厚生為而不能却其稌也蓋存厚薄之緒論不如聖人曰性相近精苞于膜厚薄停毓而要主於厚此語不真純博大耶蓋余諦觀之天地間一氣而理即氣之有條也理在氣中不分先後第可云相近耳以孔子之相近求之天德王道種種該決何也相近之指謂善與惡不相遠常怨其以惡遠善耳故學者辨此有筌鑰矣遂標原性

原仁

聖人之學必先求仁易言元亨利貞而曰元者善長遂以仁為萬品始孔門論學而即揭仁之本也仁非聖學提領乎近世王新建以萬物一體解仁直與宋人心德之說映發約透蓋學者於世必有一片相透

之真意乃可以真為天下事不厭則假歸之耳。凡  
物之種皆有仁為真生意方有真生意。性學寧不  
先仁易一之理也。而首崇乾坤乾坤即父母人之  
生理。除兩生者別無法。灑孔門本仁即在孝弟以至  
大學之明德天下即仁也。本之家與身而中庸之達  
德首仁也不出五達道。孟子論仁義禮智信亦首仁  
而事親敬長分詮仁義要亦孝弟為仁之本。拓其指  
趣耳。乃孔門言為仁又以禮仁親也。禮坤也。益見乾  
坤實洽父母賡存而禮以節文孝弟則為仁之本。務  
孝弟更無不醒快乎大學齊家卒以誠意中庸達  
卒以誠誠即仁之醒快真體乎大學中庸孔孟之  
仁也。又多以恕即求子求臣先自反焉。恕又仁之真  
體。所學乎大學終言致知中庸終言明善。孔子剖一  
貫之知而孟子遂以孩提之知索之。噫。知其一貫即  
萬物一體之仁。究不出孝弟哉。即如物各有仁。仁之  
一吐亦無不生。養者鬱茂似獲堅固似誠和。遂似起  
疏秀似知而枝枝葉葉依其根抵似孝弟物之仁者  
爾。爾人之為仁可對徹也。一物之生與萬物之生相

通而先自一物兩生一人之生與萬人之生相通而  
先自一人兩生學非仁不真為仁非孝弟不真王道  
聖備必由此不可粉飾者。決其素衷而後一世之決  
威衷而不貌霸者則天倫恐慚矣。乃不能明以不孝  
不弟示天下曲為之幅慶巧為之卸解亦其仁心不  
可昧耳。佛氏以其家為柱牯而時時言及其親不能  
舉此真根溟滓之也要之以孝弟言仁以仁言性始  
有真不昧恐又落諸家窠臼矣。學者切求之。



論

魯隱公攝位論

蘓子駁歐陽子之論隱公也。歐以非攝蘧以攝余為之衷曰。隱公之心攝乎我而人跡其身不以為攝也。歐陽子猶人見歟。蘧子心論也。併其身證焉。然其據攝主之禮則似之而非禮之言攝主也。為世子未生若惠公二子隱桓皆生矣。生何攝攝則駢隱桓皆非嫡而隱長長何攝攝則嫡鄭康成解攝以卿而攝其

三子俱攝攝則逼屢屢三攝皆難言之而以攝先君志也。隱公志也以志成志心苟不懈何恤于人言仲子之謂菟裘之營喟非洞洞屬屬者史信之而紀之噫嘻攝矣。心身符矣而當時或疑以未定後世則慮以難安總以其身也余謂隱公之攝於認為高於是事為變與其變而立不如變而不立其立也為國無君耳。胡不為周公攝政之舊而不為君蓋異日還珠不嫌改王金滕可賔何必菟裘已立而俟其長風風珠之有影鶴桐以兵比其長而復之菟裘可帖而無事。

續蘓子養生論

否必其菟裘也則於先君之沒三讓屏處可耳故不立則其變而忠為周公變而達為季子立則其變速而為魯隱變遲而為宋宣立則變之變即聖人不能辭免不立則變而不失常即賢人猶可三駕而趨耳隱桓無而立而有而傷輩之窺伺抵掌臺而刺之隱殆自媒矣蘧子曲為之衡以隱公誅輩而讓桓即夷齊不遠吁首陽詎待誅輩耶誅而乃讓其殂也不至鉅巫之早而已隱公所處為變之變而所以處者又必一執于常階哉其志也然子閔其志而力持之也

續蘧子養生論

養生家言約畧于胎息而該決于參同悟真藥括大指在元氣呼吸子午調攝而昂爐鉛汞娶姤黃婆媾媾詮次亦沈洋其寓言之耳抱朴子亦藻其詞至于立方考剡然其精者歸之吐納道家之說如此竊嘗以諸家論養生者所為乾坤卯酉五行之義皆依儒以暢其宗而所浸假昂中房中瑣譎浩蕪又似儒者食色為性之緒蘧子瞻晚暮養生續而論之大抵以水火相濟究于心正而腎不邪無惡念思同于草木

用合金丹之訣宛然儒家髓也然其細論閉息古賦  
懸雍謂之梓家向上一路復以戒定論閉息之指蓋  
采世道鼓吹甚盛而全真乃合道與佛一之子瞻  
似已蓓蕾矣此則佛家髓也故養生之理儒通之以  
應世道通之以涉世佛通之以出世不直養生也而  
養生者取其性命與矣耳余又竊嘗以性命治鑄于  
天壽天生死天實握算長生不說手而曰肉身中舉  
恐道家盛稱其教以歛塵埃之人曰出陽猶近之曰  
解則執以就其恢詭轉不可券矣養生之說冥求  
之九天九地無不玄珠同象初求之吾一身百骸之  
氣即謬詭離朱靡所用之脩短有定鳧續不長鶴縮  
不減而固握閉息嚔吸勿漏不忘以待盡耳但心言  
為順受玄言為若存或出陽而翩翩乎仙未可知也  
夫人第葆其元氣耳蓬萊方丈峙于絳宮黃宮而是  
不必河漢之也攷金丹之要有神室真鉛方流為汞  
子瞻亦津津于臍為生根水上火下成在其根斯二  
義者皆還元之指耳且養生家言以臍下三寸謂之  
天機天機即元氣融融而運向所云治鑄之

元氣天有盡天之元氣無間天亦為仙人有盡人之  
元氣若存人亦為仙勿亦出入於天機綿綿於元氣  
不能逃治不能限治可也此仙之實理也如必屑屑  
論關山之日神而不存何取其谷世之袖子安居有  
至千日者遂可西方極樂耶要以自身之氣不得驟  
固故諸家借地練心第無思之思至任之於天而止  
養生者亦安於其天之所生而止置長生於胸中是  
反生一魔也儒之養身養心蓋即道家養生正脉乎  
乃佛氏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可為養生懸解然則  
真之教實以佛慧作道慧而子瞻悟養生於禪者  
門之金鏡矣

邵子皇極經世論上

邵康節湛心於先天之易而著為皇極經世一書洋  
洋纚纚乎遙推始終而陰陽剛柔為太少者各二布  
為一元始終之數其視易之而數倍之矣程伯子拊  
邵子背而捨其要曰加一倍法邵子亦謂程子駁解  
然一倍之加易與邵似明哲非難知者即無程說亦  
可而世儒遂有病邵之數為死而不治殆即如倍之

說拘之乎余以天地間莫非數自一二百千以至萬億京垓積累無窮數死數也而惟數者則妙于活卻固先天之數也先天乾坤之內漸漬陰陽皆以一倍而往按圖可識邵子衍陰陽又衍剛柔配之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元會運世年月日時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大抵由大至細由隆至汙都所必至紫陽以易所見無非兩邵所見無非四此其加倍也以四者錯綜窮鼓互極其域互極其妙可第埒之衡權尺度銖銖寸寸乎否即其一元之數靡不包浹而以盡萬物之數靡不瑣諸其昭見無如聲音夫口吻之間輕重清濁嚙不死亦嚙不活危者嚙齒牙唇而活者氣必寂寞見抑又何疑于萬物何疑于天地哉乃邵子錯綜交之之變一日千古殊方徑寸鋪張照耀廣大精微矣而其學惟在即所始見所終即其數亦惟在即所始見所終始而倍之即得終芥子須彌成則死數始而終終而又始始中又有始終終中又有始終脫胎換骨生則活數邵子能前知者以此世之推背梅花皆附邵子而鮮窮其驗俗學能死不能活也且

一元六指天地萬物誠難倖測姑鏡之以人事曰皇帝王霸一元之樂睹矣而霸之下夷狄夷狄之下禽獸庶幾晚近安所不至甚有併世界而魑魅之邵子窮盡之以皇帝王霸耳彼意若以萬古惟有四途四途之中曲盡其世耳古今廣輪一數而數幾無古今廣輪自心為陰陽府至今有活伏羲者如第以加倍法拘之則司馬公之潛虛相似耳即求聲音之數司馬以三十六字為反切毋不如邵氏以開闢收閉該通絕俗也噫邵子之數不可以加一倍便解無施其若然口吻者也又人事之小而易見者也

皇極經世論下

皇極經世之數大抵本于先天方圓二圖圓為天行方為地生元會運世年月日辰惟以卦之陰陽剛柔者剖釋布勢經緯終亦也而其筭要之言即其內篇所云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是已蓋其圖說似仿京房分六十卦直日用事推時晦吉凶皆有驗而遂推之以竟宇宙更為瞭晰透映故一元始終即一日可灼然也日時刻分迭互紆直而呼吸嘯吟徃復顯

遠之態轉形頓殊就所為變數化數深而究之隸首  
大撓竭其伎倆惟于十二辰即以足終古邵子了然  
古今亦以一元即一日十二辰耳方圖之寅圖圖之  
泰方圖之中圓圖之否否泰如環千古為百刻而竟  
以成一元之否泰快哉几席六幕耶然吾以悟其七  
分之理一元自寅及申為數凡七一日亦然邵子論  
元運前為開闢後為閉塞則用僅七分之說也一日  
寅前亦小開闢申後亦小閉塞則亦用僅七分之說  
地不用者或苞而未吐或飲而蓄息以待其泰否之  
定用者剖所鬱勃之艱防所趨決之會而泰否藉以  
幹綰總之經世之學由方圓圖數以勘元會運世季  
月日辰而就人事之小實喻人事之大故一日為小  
元矣至其所論天開地闢人生皆遞更數萬季至於  
漸消亦各復然是或可疑未可拘者太極兩儀奇偶  
妙運而造化若是需乎余復以一日明之一日子丑  
也酉戌亥也點點涉穆耳而不可謂其空無所諫天  
地人依然完而存之且有昏暮操作昧爽營樞嚴丹  
鋪簾者特其跡狀未宜焉意一元始終亦天地人俱

始俱終也或天道地道人道各有大明大昧之候不  
免漸棄如是昭揭以來如是晦冥以往而非謂天地  
人之為物懸萬季而遠有無也不然則一日晦息之  
頃亦可付之渺茫否蓋終一大劫不過用與不用以  
苞其否泰之大數其中一切揮斥搏挽副墨洛誦所  
不能詰而要之用于開闢後閉塞前者爾爾其開闢  
閉塞之介特不用而非無有即如皇帝王霸邵子所  
用之七分殆不逾坎而皇之前若外紀稱盤古諸氏  
者伯之後若史稱夷狄者何嘗遠無世代遂無釋  
第經世七分之外不用也用之數常有慮慮其落際  
不用之數常有隱隱其迷藏乃一元之大全固如是  
始終執拓之為一元約之為一日一元終古如晝夜  
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之先天故曰一物觀萬物  
一世觀萬世二言賅之矣

堯舜之仁急親賢程論

聖人於天下非有隔而不相通也其道必出于仁聖  
人於治天下之人尤非有疑而不相信也其道必倚  
以共成其仁其間真為天下而急之然沒聖人與

天下精脈融而無間卒以成其至仁夫世主治天下  
多置之膜外漠不相關去仁遠甚即虛文粉之空言  
吻之而詎遂為仁哉樂其受病之故惟是賢者不親  
親者不賢所謂粉且吻未幾而盡辭如風而不隳兩  
而不灑與治天下之人隔即與天下隔挾其受病之  
微惟是若親若不親可有賢亦可無賢所謂粉且吻  
原無人以實為之譬如露而不責風伯喝而不借兩  
師視治天下之人緩即治天下亦緩以故仁治天下  
者務明於緩急之用急為仁而緩任賢緩者固不進  
不退之惑因而急者亦不行不止之弊術急任賢而  
漸為仁急者固不用不已之決志而漸者亦不被不  
休之膏澤矣總之以天下之人仁天下也仁道宏莫  
如堯舜堯舜之仁親賢之急聖人仁天下而以人成  
仁也試先論仁之義仁者天下之生氣所舍也一身  
含有仁一草一木亦含有仁草木無所不生而倍生  
于沃土物之仁亦似與沃土親者進之仁在一庭之  
內賢子慕親仁在投分之頃賢友慕親仁在萬夫之  
長賢貳蒼觀邇為周浹咸有所尤擊之人况堯舜乃

天下君乎進之一節之士而為仁湏其使交一功之  
任而為仁湏其善類一國之賢君而為仁湏其卿材  
邇為廣備又咸有所尤擊之人况堯舜聖人而天下  
君乎夫生生之理至于聖人為天下也觀止矣如天  
為仁生與天合如經所稱就日望雲者溫然愛兩然  
慈也好生為仁仁與性化如婦所稱極鍾懷珠者夷  
然平澗然澤也兩聖之生天下安所不固其生安所  
不固以為生一身皆元氣之至純耳此即自出其肝  
膽肺腑為天下之肝膽肺腑慮無不寰宇皆其靈靈  
植皆朱草者何取于唐虞之賢而擇忘以親之若恐  
其疑而不為用又尚精以急之若恐其自疑而不速  
得其為用然惟其以堯舜仁天下正不能不然耳欲  
以麟為聖性有仁也而周郊為親鳥以鳳為聖德合  
仁也而岡梧為親向使麟鳳之生與諸天喬喘息之  
生同亦無取班班翩翩者目之以仁堯舜聖而且仁  
無不可包而育之乃寡微而弋九嬰而刺大風而繳  
脩蛇封豕而殲物有不盡恤者窮奇混沌桀紂桀紂  
而放之四裔人有不盡恤者聖仁之所親且急有所

擇焉堯則舜也義叔也和中叔也舜則禹也  
華夷垂蓋也稷契家龍也及成虎熊也八元八愷也  
諸賢者當中天熙運而生豈僅僅如甘露朱章嘉禾  
蓬蒿之生者標其名神聖靈靈總統為賢舉其德純  
粹賅決各函為仁二聖仁而君天下元氣所苞諸賢  
仁而臣天下元氣所析而聖人廣獲一世必先于分  
仁一世之人說者第以明揚曠典溢於後世之弓旌  
岳牧旁咨超於後世之保任歷命咸讓之盛事過於  
後世之筋卜既覆耳而不知其聖明之諧于無言者  
其誼也以親夫二聖所親高辛慶都帝摯姚之屬離  
贅腹握登有界如之胞胥親莫親矣乃諸賢相遇一  
時交歡一堂委之幾不成身固不減于所親歟其親  
也又迫之以急夫二聖所急洪水十日姚世幾成流  
唐共工有苗如氏幾成漂虞急莫急矣乃親其諸賢  
以撲村患于涇洞之中宣文明于康農之際緩之幾  
以一身委于亂固增于衆之所急歟聖人所以急急  
親之者則以其急于耳聖人洞見乎天下有不通  
即痿痺非仁而天之仁不有賢以通其膝理暢其

血脉即終痿痺非仁而與天下之賢疑而却其藥  
石忽其位使我已自痿痺非仁矣故我視海內為一  
體而賢視我之海內亦其一體也我視羣生為一氣  
而賢視我之羣生亦其一氣也天下有血氣心知不  
能自覺惟治天下者與治天下之人靈炯惻注安瀾  
不急而親之故明其四目達其四聰親若耳目翕  
翕而俞而順吁唏而受親若心志契洽納麓而試之詢  
事而徵之親若四肢痛痒剝臂而沉之昭華而薦之  
親若精氣靈符為天下之急而標重惟急植之為柱  
礎急培之為根祇為天下之急而加親有應見其功  
能無不洞豁久信其德誼無不暢流而急急若手足  
扞元首肝胆附心竅也者因以敦睦九族平章百姓  
萬邦作庶績咸熙而唐虞之人以賢人仁因以體  
泉出山龍馬御甲急於永風食於膏火而唐虞之物  
亦以賢人仁要以必為我分仁之我用賢合仁之以  
輔弼庶職之脈通八方九州之脈而適以成其一身  
元氣之仁故所以稱堯舜者聖人天子古今幾無兩  
而益信賢之有裨于仁急則併急哉堯舜者勿論

後堯舜者如太甲成王以令德之爲爲仁者而其於伊周猶久而始聽或謗而後明待賢之道親之而未急矣下此漢高帝唐太宗一稱大度一稱治美以初始之功爲仁者功臣慨于鳥盡直臣疏于碑仆即其歡然相與之時已爲心有腹踵有機矣待賢之道急之而未親矣至如唐德宗宋神宗未遂爲不仁主者而堯舜終以翹斥李泌僅以智免富韓諸臣相繼稱善以去移其可任之賢於不可任之不肖或志不解矣待賢之道緩而非急疎而非親矣然後信堯舜之仁而爲能無汎用世主口爲仁則汎迹爲仁則汎彼其聖性苞之也堯舜之仁而爲能無失賢世主不營賢之爲仁則失疑人皆不賢而不仁則失彼其聖心悉之也一切紛紛制馭泄泄歎忽皆天子之勢以待賢非聖人之德以待賢堯舜不秀于霜雪而賢且生露寃不滋于枯株而崔錫爲瑞惟其味急仁遠昧急賢耳太平狎狎安所事賢其狀忽者緩之害也其制馭者急以爲緩之害也一身與天下元氣不相屬賈堯舜之仁豈乎遐哉不可追已特表其用天下之

人仁天下之人而道無以易此以俟入主之營精爲仁者辨所緩急耳然仁之爲義實有其仁凡物含實斯含仁仁主不實於仁也安見賢而急親之且有誤認其得仁以靜得仁以久而日與賢士疎日與治術遠其最失至宣和之季道而非道矣方術之言士登聖仁亦且稱堯求四子于姑射甯然喪其天下舜飯心于善卷之深山北人無擇之清冷而天下無足爲介介者其說雖玄而於任賢圖治之道謂何然則入主不急親賢正坐不實爲仁倘實仁也天下林總豈可憇憇以一身坐視噫嘻法堯舜者法其真精髓乎語曰堯舜至德身如膺胎固其仁而實者也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程論

入主奮然而圖安穩蓋爲天下非爲一已也獨以就其小智而功亦廢其以成其大智而功亦大大小惟辨于所用夫用者用之爲天下耳內計寧謐外求靈臺中國要荒疇非入主之功疇非天下之功功在天而下而用亦似在天下天下之功在已而用亦似自己出於是入主或急用人以爲功或急自用以爲功要

受不相入其成敗亦皆馳焉故用人與自用非可並  
立而互存者也既自別矣安所能用天下人既用人  
矣安所能自用乎天下提一用以觀治功之寡會而  
酌人與自以決等策之是非用分人已而君道即分  
明闇闇者見己不見人見天下皆己不見天下無己  
也而功不可以己獲明者見人不見己見天下無己  
見天下竟無非己也而功乃可以己收小用其明而  
竊竊自封雖智亦愚大用其明而恢恢賅備不智之  
智不可鉢奪寸較矣然則安攘大計必屬用人不自  
用之明主唐陸贄陳脩邊六弊于德宗之世彼時吐  
蕃累起矣而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  
于將多怨生于不均職失于違制摠一自用而不善  
用人非智也故歲德寧之自用而憂六弊之妨功耶  
宋儒范氏因論明君用人不當用恭己而成功此為  
邊事以引其健而允安攘之用為天下非為一己辨  
於所用者也不知用之廣狹先咎人已之辨人主之  
已與衆庶異耳自聰目自視而天下之耳目不能角  
心自慮志自徃而天下之心志不能競手自揮足自

蹈而天下之四肢不能扳面自個背自遠而天下之  
向背不能撓威福由我天下以霜以雨生殺由我天  
下以袞以弑予然之已似可以無不自用也彼天下  
之人覺者以賤侮之健者以卑抑之人與人智慮之  
分數可程其多少而君則忽人與人伎倆之表見可  
披其雄雌而君亦忽以羣品之情當南面之勢言而  
囁囁其吐抒者十之三矣行而趨超其展布者十之  
一矣彼即可用以佐安攘詎敢望人主虛席而待轉  
圜而從乎弊之易即功之難成如此猶未論其明闇  
耳闇主則獨立之形加以獨智之見而遂成其為自  
用察如淵疑如鉄幻如鬼狼如狼堅如墨然之石距  
如搢然之健大抵以世故之隱宵吾已盡能言之人  
情之變狀吾已悉能決之機出機入以治天下文事  
武備已不可勝用矣人即善論得失之故不啻說鈴  
也善處利害之肯不啻駢臂也而中外文武之臣復  
何可用即用之復有何功如溺前却竟以狹為自用  
而弊益滋總之惟不以天下疏觀入己而成其闇耳  
明君與闇主如贖者之以盤瞭者之以日也贖者已



與人皆不能洞見若以己之事非天下事而畛域之  
瞭者即己與人皆可以洞見而已之事乃天下事也  
其分別之見人視聽即我聰明所昭哲見人盡度即  
我智術所靈通見人議論施設即我強力所擔負文  
武不同才內外不同用方圓精粗之具若待用人者  
以各繩各肖也輪輻鍛煉之工若器可用者以均養  
均鼓也又何必斤斤自耳目自心思自待行自威福  
角之于羣愚而獨智條之于衆有而獨力乎蓋惟其  
視天下於天下而人固天下中品流非天下中浮迹  
也己固與人為主宰非與人為角勝也故桀紂飛廉  
此天下之堂陛君臣堯舜夔龍亦此天下之岡梧咸  
應而明之不明以智弊不明之明以就功由於知天  
下之莫非人用不若天下之以己用者也且用之為  
用自不以一身所需謂之用而以天下所給方謂之  
用譬如用物者用物之弘萬材斧斲况廊廟之用則  
有廊廟之人繩圍之用則有繩圍之人乎雖世之真  
材不得厭其皆棄物而屑屑焉遺物以自為雕琢譬  
如用器者器用之備萬使咸呈况經緯之計則就經

緯之器蘭錡之材則就蘭錡之器乎雖世乏成材不  
得置其無良器而了了焉捨器以自為排築是故有  
一用即有一用之功有百用即有百用之功橘棟枅  
櫨衆匠所剗鍛鍊飾衆冶所鎔收人之以成功  
于己功不能不憑人揮霍而用安能獨一己斤斤哉  
勿論古之帝王後之英詎即興元間撥亂之功內則  
陸贄李泌抗懷春容外則李晟渾瑊勦勦綏定茲勿  
乃曠然棄其六弊又成六善亦似有概于用之為用  
以人不以己耳顧用人必不自用矣然用人實由不  
自用以徵其根原蓋自用者不覺其自用而併疑人  
之自用若以臣下斷斷自足其有用之言紛紛自足  
其有用之獻皆無可用而自用者也乃獨善其君以  
自用耶主心疑惑至此蓋成其矜炫一念又益成其  
伎倆一念矣小明大闇端此之由夫非庶工羣技可  
用而一人及不可用也人君圖安棲於天下規以為  
方矩以為圓繩以為直型以為端方圓直端之用雖  
由之而規矩繩型實不自用遇物而後用與屬也即  
大圓若天大方若地直若自然之水端若自然之極

亦不自用而無所不用之物待之以各出交流也。明  
睿之主其不自用也亦如此。可矣。其用人也亦惟是  
不自用以培文武俞受之本。而人皆可用。以苞經緯  
吐露之華。可矣。共調寰宇。共靖邊陲。則不自用者  
用之之靈。奮而去弊。就功之振。旅不益信哉。用人之  
名易養。而不自用之體難融。即如帝王以下漢武唐  
玄宗。不遑奇難擇賢位而徑寸之病。至今剔其名根  
以為恨。非至明者也。至若興元所用諸賢人君子。迄  
不克終。而自用之病根為尤深。猶去明遠矣。然自用  
者竟不能不用人。第所用多屬之近習。之臆僥。以  
神多屬之邪說。之徒效。日以斗即德宗所用。不過竇  
文場。霍仙鳴。盧杞。裴延齡。比周變惑而已。韓非子所  
云亡國之廷。無人非無人也。無用世之人也。閣主自  
用。即用又非其人。其膏肓所蓄。以小智壞大功。如此  
哉。無論天下安攘。非一手一足所能為。而如所謂六  
弊者。疆場之間。已岌岌矣。所以獨異於明君。乃良臣  
之効用者。又非可屑越也。臣子迫於轉石。惟恐若心  
腹之難開。而通於納牖。不可不求已心之或有訥

者。蓋君自用非也。臣以可用激其不用亦非也。若  
百執第求其真可用。即齟而不用。方為無憾耳。陸贄  
謂奉天之亂。臣下當引以為過。必誠為論也。范氏以  
為明君用人不自用。余蓋之以為良臣必為真可用  
以待用。

### 黨人宦官論

古今亂之所生。靡不激于士人。之有黨宦寺之絀。其  
黨而尤甚于上之陽絀。而陰縱。蓋上漸地下。乃漸激。  
故有黨者有絀。黨者然人主或明知黨禍。而不能消  
其弛之漸也。以縱或不知黨禍。而以為不足消其弛  
之漸也。以操夫明知而明縱之。綽紳之憤。張與近習  
之操張。一切聽其自角。而亂生于不漸。不知而誤操  
之。競張于士論之異。同竊張于官府之舍。吐方自以  
為一切不什彼實。有以行之。而亂生于不明。漢唐宋  
往跡可覆說也。漢之傾尉俊。及日以陵厲宦豎。乘以  
錮之。至于陳寶一擊不勝。而乃擲于何進之決裂。暨  
時。蓋有君后不能自止者矣。唐之牛李。日以摠轄南  
北。亦浸成冰炭。至于訓注所謀。輒敗。而卒聘于崔胤

之機鉅蓋有天子黨為太息者矣故上下靡不知黨也靡不知有紂其黨者也士流既無奈於騎虎而左右又無奈於負鳴龍之失雲翻為條束不斷之害兩代同轍顧宋則頗異宋之蜀洛似漢而元祐紹聖邪已分于傳伍且不如唐宋之宦寺童貫師成不如漢唐而紹聖羣奸藉于刑餘亦漢唐所未有其士大夫之禍天下與漢唐則無以大異也哲微庸主不知章蔡邪黨而童貫輩與邪紂正豈非不明之害矣故漢唐之地也君高與士人稍毗宋季之地也君遠與左右宵小相溺漢唐黨之張也未必皆正而未隸于邪宋黨之張也多出于正而已判于邪然則黨錮清流雖為亂胎而實成以宦寺之過紂新法紹述雖為亂介而實成以士大夫之自相紂合于宦寺之借人主以紂故黨禍成于明知者惜在士上與士人而恨在宦堅成于不知者滿在士上與士人而恨在宦近日與不肖之士人然猶未有陽紂陰縱也夫我明近日黨禍則又稱異士大夫似漢黨之正而又似唐之互攻不已其與宋之邪正小曹偶雖不似而邪正亦未

定也蓋侃侃是非非陵牛李蜀洛合而有徽徽指斥破柱清流道學兼而用所同于漢唐宋三季矣一彼一此出入而極其變幻陽合陰離悅愜而又有原委所異于漢唐宋矣至于群察公憤高位不得從公卿酌裁內堅不得竟阻則且異且同于宋而漢唐又不盡然者大抵今日之黨固為隱憂今日之宦寺紂黨為已兆見乃宦堅終不及漢唐之雄行擬其究竟亦猶宋之鴟張陽相今且未至者也士大夫必無宋之奸邪但恐機務之地未必似漢唐明明與近侍相反而近侍知紂言路不知紂政府黨之為黨固可以強政府併強近侍于不知者也禍在漸張乎黼宸之上知嚴臣言而不知定其吟遠禁之中知防中璫而不知制其細辛未有曹節令妓之較沸又幸未有何進崔胤之瘦割猶恐有先朝振瑾之魑毒而密勿端揆不可染其惡氛萬一者漸弛之禍亦有不可知乎總之似紂實紂耳為縉紳規則顧其勿漢勿唐也尤願其勿宋以黨而抑宦寺之奸激世道之亂犹可言也以黨而成抑宦寺或不抑宦寺小臣嘵嘵大臣悠

應坐阻天下之人才釀成天下之大亂不可言也進而為當寧規則直顧其勿宋者士人之黨勿以為不足計恐國是益以淆奪宵小之士黨勿以為不足恤恐元氣益以殘削羣臣或捏大臣之是非勿以為不足區別或一登之大臣或同內臣之將順勿以為舉無可否或一覺之惟不執猜疑之心不狙忽畧之心不以姑置之見為獨見分其趣舍決其利弊紛囂自息播弄自無何至于地何至操而反縱以召亂何至令人惜士流與主權而并恨官豎與不肯士流焉夫黨與結黨成禍成亂吾故之以激明知而不斷不明即不斷吾故之以弛而激與弛又有不能盡言者明主固宜破其所為不明而士大夫詎可至成主上之不明也

議

官府議

善乎漢臣言之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然一體不一體亦自有邪正焉治世則府以正裁官而一衰世則官以邪牽府而亦一弊主則倚府之正矯官之邪而不一庸主則以官之邪混府之正而亦不一不一之跡若同而情固別也然視其事權所歸耳三代以下漢唐官臣之權時重而府臣之權亦重故各秉其重以通制之宋之官臣亦時有權而府臣借官臣之權為權故合操其重以制上下此又其一不一之可記者大抵官府一正即治一邪即亂邪正不一亦亂明明不一即激而階亂汶汶不一即釀而成亂非明明非汶汶亦釀而成亂夫維治體大約維以事權互在府不在官也余不能不慨于今之官府尤異矣國家初輩中書省而分六部府無不治也內監不得讀書識字而秩不過四品官無不治也此一正之券也官府相借也後以大學士參閣學府體漸顯以司禮監管文書官體漸重中朝劉馬前公猶與李榮輩叶

三正之際順瑾幾成翼虎而乙巳之變劉齊之變胎焉正固有資邪亦有毘官府屑矣則以府借官也夫漢唐之官府可以約束者官臣奪府臣之權府臣有藩臣之助而宋及明之官府每以詭隨者外不有藩臣而內必資官臣耳明之官臣殆似不如宋重明之府臣比漢唐不啻輕而事權與治體因矣邪正不一明明政汶亦不定矣故自稅監之出織監之繼人擁入戴而府不能持官監關於廷監辱乎吏搜人噬太而府不能持官至於宸衷自以詰世獨精御世獨妙而跡似以疑受嘗且以疑成阻獨慮臣之有權耳然內臣藉利津津而其外臣涉名憂憂而梗則權固不在府臣也欲謂一邪則內臣上不罷盡挾權下不罷盡紕議彼猶有憚而特窺其卻耳欲謂一正則外臣上不罷疎主聽下不罷渙內黨而斷斷懲德各自為計耳若一若不一者惟今日謂明不一則小臣明目張胆折角而奮似激而其臭味雖堅處分尚清又激中有釀謂暗不一則大臣引理商確寧處其鏘似釀而其迫于疾音倉皇拂袖又釀中有激若明不

一若暗不一者惟今日要歸于邪正不一而已浸假而官府必一邪哉求所以挽之皆曰府臣無權何以制官乃為杞憂發恤者以聖主未絕賢士大夫近習尚憚賢士大夫彼權未甚其權猶存而當其駕馭中外舍吐行止之會猶有肯竅可圖者也是在大臣因左右所可言以就人主所不忌稍稍誘而成焉其宸衷在羣臣之激務白之以心俾其自不諱其尤宸衷在大臣之釀務貞之以志出其不容已不釀不激矣臣無所詭于名而由左右以遡于主上又無所天跌于利而主上頗與臣下相安庶幾官府可一于正亂不成治不失耶祖宗之官府理絲也中興之官府割絲也今日之官府擇絲而覓緒也必如李長源事猜主而狄懷英幹尼運不攬權而默用其權以救世也舍此不為官府無復絲理天下焚如而大亂矣

### 文武議

用人致治文武兩途要在合操之而勿偏重前代文武猶合後代文武太分大抵世未定則武重世已定

則文重至于文軋武而治且稱武軋文而亂且激焉  
揆其必重必軋者大抵無實用也文武之用不同而  
實用之互成處用之互廢也當漢唐州郡皆得握兵  
義縱奔走尚未截然猶有貴實之意漢至宋世不思  
前茅後勁而以文臣判武壘久乃漸漬一出于文蓋  
宋末而郵武為粗幾糞土之於是武虛而文亦虛矣  
天下至于兵革銷寇震後文日緝武日詭譬之膏粱  
以獵戲也逐酒食而獲不充飾鷹犬而力不任鷹擊  
犬噬無所施脂且攫實客食食之向所謂軋而激激  
而亂者正如北惟其文武各虛故相廢而相爭總以  
文武之用不宜偏分以致重輕也我明 高皇濶一  
資韓公魏公諸將相之畧時武稍重矣未嘗絀文武  
皇創守張朱解黃踵足而奮文亦稍重矣竟未絀武  
宣成之間正嘉之季李文達郭大同楊文襄王新建  
諸公勛名相埒內外相維然已名勝其實文漸重而  
武漸輕至萬曆初戚繼馬帥尚矯奮而江陵亦慕振  
刷然名益勝實益微文益以重而武益以輕蓋明不  
免沿宋以文抑武之意文武事權相制不尚而文武

牽掣相沿偏重至于今日文者自居于公而有私即  
以武為卑文者自居于功而有罪即以武為數武在  
樞樞之外文在堂皇之上鸛印如斗不抵銅章文之  
軋武太輕矣浸尋而武安文下浸尋而武不安文下  
浸多變體人有捷途文臣顯揆中涓武臣濡首近習  
文之推遷得俞如韓石武之推遷得俞如韓園武挾  
其胃腸之雄而文受其影翳之短遂至一夫攘臂于  
禁廷一師反唇于西塞統統撓撓察典恭謹撓撓武  
之軋文已見矣其漸至警衛之弁能鼓伍士而譟帥  
柝之桀驁操文吏以吻識者慮軋之成激矣方文之  
軋武武不惟畏文且相習為文及武之軋文文雖不  
畏武將不能勝武其究或化為武弁官璫之世界朱  
可知也近已見弱遠更胎亂文武相軋無一可者第  
緣文無文用武無武用各就其虛遂各成其忿耳為  
今之計假使散文之虛而不察武之尤虛武將益驚  
文將益諱此亂罔也清流之繁竟供朱梁之桀亦何  
益焉惟來文者以實用披不能以文自饒而武亦不  
得絀其績且將用武之實求武者以實用披不能以

武自割而文亦不得絀其割且將亦用文之實而相資也互相效也武無所逞其點悍不破之習文無所激其排斥不已之言庶不至以此廢彼而既無亂將亦無亂伍天下可以長大平矣不然沿輕沿重必受其禍即如宋制之雜觀察多為武流而南渡之弱又多以文臣視兵馬竟舉宗拓委之海中一颺也明豈可與宋同以獵戲乎

### 備荒救荒議

戶部廣西司郎中李若訥伏蒙 臺諭憂災報之踵至慮獨折之約多一切借借總非長計欲以責成各省直寄托地方者講求備荒救荒之策將為具疏奏聞仰遵隆指俯効燕言分為各款安慶清覽固無奇畫第塞明開謹列于左

一曰脩荒在預脩常平之多蓄夫常平倉原以為民和糴預脩倉原以為民防急也今各處地方預脩倉尚有定額勉以塞責常平倉則以原無定額亦且寥寥矣至令省直自監司以至守令各干額空之贖穀務為增積各于不時之賦罰移為糴糶必二倉充

而又善用其出陳易新之法勿致朽腐劉義康所論積蓄糶貨常道權宜者要以平日庾廩石山有事積流若水此官為荒脩也

一曰脩荒在義倉之有實夫義倉原為民間貸息而稽之者有司也今各處地方非不聚有義倉乃典守外人虛藉徒沿暫借以塞稽查既而旋無顆粒矣至令省直監司督守令各將義倉之粟務從查確出放收息而又多方勸借舊數無拘慎選典守之人不入奸頑之手唐文皇所謂非係賦歛而能利人者要以平日社為外府災荒人若家儲此民自脩荒也

一曰脩荒在贖銀之併積夫贖贖以穀亦時以銀銀為糶脩而亦可無所不脩者也今各處地方所報積穀勉如其額而在庫贖銀問之水漬一值荒倫無從實其鉢而矣至令省直監司督守令自積穀之外仍將贖銀報積若干監司亦宜同之用以廣脩倉困憐備糊食皆可取之此管子所謂歲鏹既多耕耘亦賒者要以平日積之錙銖災荒遂成什伯矣官廣為脩也

一曰修荒在勸輸之有素夫輸粟原以救荒而實不待荒始舉也今各處地方樂輸之家大抵皆于荒餘而無事之時不聞勸旌升斗者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勸諭如有願輸粟得旌獎者勿論多少納之于官官為貯倉申請旌義使人所謂貴粟使民以粟為貴者要以平日粟為之名災荒粟為之利此官令民廣為備也

一曰救荒在賑粥之必速夫遇災議救惟粟與銀與煮粥耳而遲則無益也今各處地方一當賑濟文移往還粟未入口銀未入手流者已久死者已多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凡凶荒之歲勘災既真一切散粟散銀及煮粥等項取之倉庫布之飢民或馬上傳檄或刻期完報又移民得實惠然後垂范之民計日可食義職所謂救荒不必往復勘會者要以速得一逾于百後期不如鉢此官豈為救也

一曰救荒在市糶之欲平夫災民除賑濟外苦于荒穀價踊而便軍在官也今各處地方一值歉歲布司紛紛過隣糶監司汲汲禁踊值究之價迄不可平而

厚積之家杜而不發民益窘矣宜令省直監司督守令將倉中諸粟出以糶市平其價值俾價收官遇便復糶官之穀價既平民之得穀自易李悝所謂貴賤以時者要以賑濟代人求生乎糶聽人自生此官與民為救也

一曰救荒在賑粥之可繼夫散賑煮粥原以拯飢而飢非旬月屈指者也今各處地方賑粥之救粗塞目前苟且了辦其實春飢未已夏秋復飢而有限之施曠日持久難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特見在粟銀加之多方設處即如春飢之日覈允貧者計其存活秋若仍飢再為措置曾鞏所謂驟以粟銀濟之不如約而摠濟者要以計入則中多未覈計時則漫有均沾此官詳為救也

一曰救荒在勸輸之權宜夫凶歲官之所措有限不得勸之民而常例不必拘也今各處地方遇荒議輸允輸粟輸銀並得申請題奏旌異以示民而涓涓所供西江則渺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勸諭民間凡輸以救荒者或給散官或賜坊表即罪人自大肆以



下似可酌贖准輸公不為例漢人所謂入粟得以免罪今亦未為迂說者要以官之所假非名器民之所獲乃實用此官與民詳為救也

以上八款行之在守令覈之在監司覈而議點陟以上之在撫按得其人則責成不妨九陔非其人則懲創不妨三統甚至不肖之吏借荒賑以潤富囊若或私飾之人覷風旨以博上賞尤不可不嚴為綜覈力為主持者大抵賞罰不明備荒救荒之長計眇矣故愚衷惓惓望焉不審可俗採擇萬一否也惟 臺覽而教之事甚

### 遼事初起議

自遼有建夷之警中外動色岌岌寒震而拯之役兵募兵措餉貸餉擇經畧起時帥竭力于此闔朝鮮圖問于西虜諸部亦無幾群策舉矣今且半載而奴酋墮我撫順三堡之後又赴撫安三堡進赴清河失茲要害駸駸未已哉之募兵于遼南萬而無甲無械猶然市人徵兵四方幾十萬而僅餉保天津以數千餘至且數不經戰止市人直伯仲耳計帑如洗僅得十

萬金餘皆乞之水關寺及番都索之郡國技精况漢未盡甚至亦不日餉軍也經畧大臣久至遼而無可為計諸將帥輒望於途觀望不進借兵餉以為口實北關朝鮮不濟緩急西虜乃逞兵與夷戮我由斯以觀名曰塞宴實乃袖手官府之地間若無事始猶曲突焦頭之介今則積薪厝火而已當宁抑以是無大患直疥癬之而已羣策之舉終不敢以為然大抵稍矜誇者曰夷曷足慮以海內之大一統之盛直勦滅而後朝食無難也此據其形耳譬之大家已就銷滅而從旁指授如何如何以為計竟不思何人能辦即倚仗指授者辦之又不能則據形而且捉影抱慄慄者曰我之應敵爾爾夷憑其點悍由薊鎮犯京師將有不忍言者矣缺究其情耳譬之大家將衰為無賴所凌侮而弱子庸僕自分必敗特需時日竟不思彼亦人耳果出死力豈遂無鋸刀之割况勝負未定直自懼怯也則究情而且挽志總之中外咸以局外之策策而未以局內之策策矜誇者局外之徜徉慄慄者局外之嘆息慮無所關銳與退等今之似

有策乃無策其病以二曰在朝無法在邊無實耳上  
於言者不得禁其言而是非酌置真偽不分何以絀  
其絛張管其慷慨謂用言無法上於用者正當稽其  
用而功罪不明進止未決何以懲其推靡作其鋒穎  
謂用人無法下之言者易于為言而人人抒寫言者  
僂聽者厭即有奇特亦鮮確中謂言之待用無實下  
之用者難于為用而人人趨避用者譏使者聽即有  
蕪情亦鮮機謀謂人之待用無實上既無法而且有  
忽心蓋人主以天下莫非我兵莫非我餉緩司農司

馬之措置而使我為餉府為兵資則忽於吝況左右  
之說入邊疆之說格以平日偽無事例今日真有事  
則忽于蒙古且蒙古今日無法之病髓也下既無實  
而且有驕心蓋四方以遠人自可為戰自不能戰而  
索之于遠以佐近徵之于舊以易新則驕于恃況遠  
之禍福方岐利鈍將割不以他人之已聽者代為受  
可以他人之有緒者代為成則驕于窺且恃且窺今  
日無實之弊源也反無策為有策亦在局內之身必  
不為局外之見可矣而揣局內者揣衷情揣我情以

行其法而高其實針血箭鋒不必參連九孔惟在中  
背耳爽情之內犯也取遠也不可料吾即以夷形窮  
之語曰以中國攻中國夷狄之形也奴酋擱然較之  
晉五胡宋遼金狎中國者猶相懸耳夷東虜西既有  
福餘三衛間之徒能生吞薊鯁手夷與虜為婚姻人  
面獸心未必推置縱由薊犯我我不為虜斷乎然  
夷雖未狎中國而部下華人多所嚮慕且自其始受  
我封秩屬我羈縻已胎之以江河之滴至其僑身于  
遼人歸拓其夷壤已漸之以飽颺之鷹噫今日東夷

亦未必非阿保機初併八部時乎夷果取遼祗保其  
不內犯而遂大異蓋雲之失乎以夷情也我情亦不  
可料抑以我形窮之語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形  
耳今塞下恭養者鳩音已改鳩眼漸迷但可為夷夷  
而大非以用夷四方徵至者間有降夷稱為勁伍但  
僅存其胡服而盡靡以華俗且此固固中國所素睚  
者也一旦飛翻諸邊繚綖之虜能無劫其巢窟而又  
中國所竭力以從事者也一方騷動諸邊調戡之隙  
祗無復爭漢大況鎮兵素習于譟或偶譁于餉而小

為東陽大為朱此未創虜先自創者有之郡邑素苦于貧或偶畔于爭而外有南詔內有黃巢以民禍乘夷禍者有之縱使諸安幸不作而徵兵不已則疲徵餉不已則困將權不相下則寡兒緩之心經累不肅束則應殉國之氣勿論奴酋伎倆能為我難我之待奴酋者反足肆其獐獍矣此我情也然而今之法固不難伸惟群臣所言令主者明別其當否而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絀之如聚訟等干議禮者儒主之次且排與君之乾斷亦然耳惟邊臣待用嚴示以必然之期而將不得徇士大臣不得徇將如藩鎮禁兵易以倡亂者亂世之雄桀非平世之粗官能辦耳今之實固不難責惟言無盡效第可用者使言不可用者使不言而議自哀止如議論多於成功者哀國之塗飾非所語治國之鑒別耳惟用無盡效第使盡心于任不使分心于讓而人自精勇如敗軍沒世不沒者盡亡之覆轍非所云撥亂之大機耳總之逗遛有法諸將無後至之玩私闢有法介士無沿途之擾經累任之以法大臣無中制之虞將帥分之以法武臣無自

用之凶進戰有實行間無浪舉之兵固守有實壁下無不備之具此則以我情決夷情矣然要在朝有知人之相而後法行邊有知兵之將而後實著乃今且勿論駕馭約束試問其所用即拔置極一時之選而不敢遂謂更無人李綱起于庶寮岳飛奮于走卒猶足為危宋藉今天下之才豈遂遜宋第廣為之招募有應者不然奴酋所用獨非華人惟我因循不蒐剔耳故法者有衡有度之法非但能斬能縛之法也相責也今且勿論戰勝守完試問其所用即起距集時之銳而不敢遂謂能知兵老种徒能料金姚氏竟以亡敵誠為弱宋惜今邊圍之人豈遂勝宋必善為之應方有合者不然兵餉具備一奇莫展曠日持久竟何為耳故實者隨方隨應之實非但株杓膠柱之實也將責也惟今日不知人因不行法謂承平已久整頓非猝即以鉄鎖加之怯者有退死無進死然進亦徒死乎不知法豈不可行不得其人而枉法是

以羈勒之御馬者御牛已失吾法矣惟今日不知兵因不為實謂廢弛無窮智力有限即以肝膽圖之巧

者能為炊不能為米况炊亦不能乎不知實豈不可為不得其用兵之術而欲實之是以易狗之供死者供活已失吾實矣大抵用言用人之法昧者求之天下益疑明者以一人之情決之如符秦之兵果擇謝玄以勝而後可言兵用兵之實昧者索之天下益窮明者以一身之情決之如金人之寇果為宗澤能禦而後可蓋上下皆能自策相臣與邊臣尤能自策而局內之局思過半焉不然第執形以為言已猶大家之策不策其人竟將何補建夷取我犯我詎在晉宋後哉策東事者不必咎策之未合已咎其人之未行故以法與實贅之究其局內之說如此為九九局者且不合法舍實遠事恐不啻九九也幸再算焉

### 遠事再敗議

方遼左撫順既陷之後總帥全軍沒於塞外旋併清河失之此其初敗耳我亦調諸路之兵督各省之餉募遼人之兵措遼人之餉起宿將置行間勝負猶未甚分也及今四路進攻三路俱敗亡三大將及二文臣數萬兵馬委于一擲建夷且乘勝內薄竟莫旋而

遠去聲犯濬鉄與取北關勢岌岌矣渡議調兵而或謀不應募兵而或府不應朝廷之上以互守為言然且亦無以為守若是遂無策乎遂舉全遼界之于夷乎遼失而畿輔京師可仍保乎吾因慨遼臣之計不定而廷臣之言為害也徧其始不過曰防曰剿而方今承平救壞之日值勁黯積謀之寇互防不互剿一恒人能知之但無能畫以決耳迄其敗不言剿言防休于風聲鶴唳之餘而彷徨于爛額焦頭之難其防之一語又一恒人能道之而尤未見其決于決不還于環耳故今日遼左一事前後皆可云無策譬之有危症者及其未至底止庸醫構進方脈紛攪修以為危候以為否幸其未至終不免至耳而卒無有決其如何以緩死且可不死者謀國不定之害直令人永思而不能安咨嗟而不能已姑自其向之不定者言之蓋無一事不策也勿論北關之措置亦勿論撫順之被襲第言清河敗陷以來諸所圖者起經畧而不責其何以定畫俄而不兼撫俄而兼撫又俄而兼撫起大將而不責其何以崑閩俄而僉五府俄而駐

榆關俄而促出塞議募兵又議調兵兵之祿以市人未嘗覈也議搜餉議加餉餉之虛糜無實未嘗營也且調兵四出而過期之罪不行援兵縱害而騷民之誅不果况經臣撫臣意見牴牾大吏諸帥節制渙散至于夷情之詭毫無所得于偵諜陷城之久毫無所攻于空壘遷延歲月虛費金錢而朝廷不睹強弱之大校邊疆不思勝敗之肯綮內且促之使進外且不量而進促之者第虞師老財匱而不知不教之兵無能之將祇以予敵不量者第以事迫嘗試而不知謀家進止之機彼我主客之形一出不繼是自送死耳然邊臣亦曾言持重不泄廷臣亦曾言輕進非計而悠悠禁舍說說聞蟻卒以進兵誤天下大事誤宗社長策向者所云不定之計貽害之言也說者借唐楊國忠促哥舒翰之戰以為喻雖內外文武非國忠比而其事固相符非過論矣塞震號呼倉皇狼狽乃當事者不得已而議倉遣兵以其人守其地且募畿內及近省之兵亦調宣距之勁兵以助之不得已而議借金花之上供借各省之額稅文武亦爭捐俸錢以

充數十萬之餉乃調募既多不應方遠其領兵者于法而倉兵又恐其鳥獸奔也上供額稅既未可以徵之于 俞音而合升斗之捐亦未甞令其投膠挾縶也則正無策之慮也總之天下承平久積盜深議論即使可行行者猶難而況其心心喙喙徒為辭語乎抑即使得其人以行之行猶未必即效而况虛名盛氣臨事勃亂乎且所當之夷非他夷比也雖其國狹事微而每以詭行師以伏決勝華人曰為鏖鏖降臣曰為指鉤勝不驟進進不虛發又西虜與之婚媾北關從而觀望開缺之介竄逸幾空遼陽之境加危在即我尚無策以守之又安言戰論而至此勿云堂堂一統不為靖康之續也噫遼事幾不可為而不可任其不可為天下未潰裂人事太周章夷欲長驅而未決虜欲合兵而未決我尚有可為也勉定其所為者而已勉定所為何如竊料奴酋前沒詭計主于誘我誘之不得則攻我我竟不能舍守之一策而守之策在撫西虜在連北關借其虛勢而募兵調兵倉兵搜餉借餉加派之說亦竟不能舍之為實用要之愈

兵不如調兵募兵也調又不如募也加餉不如搜餉  
借餉也借又不如搜也金既未行矣即如忽然金之  
川驚魚潰恐即峻稽抗之誅不祇強天下而且貽以  
倖然之外患加則已行矣即如年年加之民詎戶怨  
恐即嚴通負之罪亦不能強天下而止激以偶起之  
內患故募之于近地猶可以厚而鼓之調之于塞上  
猶可以酌而輸之搜之于官帑猶可以實而輸之借  
之于上額猶可以公而予之但募且調于未大敗之  
先尚易而當此既大敗之後亦難乎募且調也然募  
金差為便也以五分募以五分調可耳搜且借于未  
大敗之先尚緩而當此既大敗之後尤急乎搜且借  
也然與加差為便也以七分搜借以三分加可耳竊  
以事已至今必明諭以募兵之為守不為戰或可以  
收拾于殘壞之餘即調兵亦如是必徐圖于募兵之  
守以為戰或可完固于枕裡之日即調兵亦如是若  
搜餉借餉不得已而加之則以守以戰無不可需耳  
大抵兵之為兵有利方可使赴有法方可使齊向者  
調之募之不過以小利為市人解法固未行也今迫

之而謀尚以法從事不惟文武怯而不敢任即天威  
亦制而未可屢厚之立而示之守猶不從者乃以各  
鎮加之然後兵可集矣餉之為餉有制方可使出有  
法方可使行向者加之搜之未見輓輸輻輳相連不  
絕也今倥傯不暇而仍無所短長不惟郡邑之奉令  
有時稽即天朝之握權亦有時阻公搜公借而量為  
稍加有不能措置徒擾民者乃以三統加之然後餉  
可出矣定其固守之議而天下庶不至搶攘為亂定  
其守兵之數與其餉兵之數而天下庶不至空虛為  
亂今既畫一人皆曉暢恩威方可並施而守戰方可  
互用然其大肯綮在得一知兵之將知兵之將不必  
在今日宿將也廣為之招而真為之揀或有岳飛其  
人在行伍中或有虞詡其人在下寮中未可逆世無  
才者惟勿以名用之而以實求之果得一知兵者授  
之以任用人為兵固地為糧必有方畧區畫即需之  
于援兵而援兵亦有所恃即需之于增餉而增餉亦  
有所用邊事固猶可為耳或以遼東固守非屯田不  
可以為兵為餉者夫屯田則固地固人之上計也但

遠之也無非一日矣佃者通不佃者齊雖有隴畝不可驟明忽而理之恐林林戟下者不仰田而仰金也此誠難矣乃使夷農且久可姑圖其一二否或又以遠且無糧可買冬春之後枵腹待敵非海運山東之粟不可以為餉者夫由旅順以至遼海洋既非滔天而販商亦且習水但風波不測初始非常恐二片大數未可便為枕席上過耳及今蚤為之圖猶不至作西江之活紙使國而不大效不妨一經始否然其事在知兵者酌為耳要惟不徒言之而必善用之其用必期于當而其言必不期于紛安見遠無可策耶正猶危症之人果診其脈明而出其方合尚可以支惟祈得一善知方脈者亦不必于屑屑醫肆中求也進而為杞天之憂今天下非難于兵難于餉餉足而兵可足方今太倉如洗吏橐如林所以議饒于在公如唐中葉墨吏之弊甚烈至盜借以為名固可鑒也內帑如海遼需如支所以議借于上用而併祈于多糈帑如唐之瓊林大盈之私卒為盜物歟鑒不尤炯炯哉古之增餉者小莫如唐之中季間架義餘紛紛日

益而反至君積與民積並盡故今日惓惓之望幸反此轍一旦發百萬以資遠不徒增之于百姓而遼固可守也世之將治有一言即求一言用世之將亂有千言不求一言用惟上既似新于二庫之浹而下又無子儀光弼之才且至不免為宋之危而奚啻唐之衰者噫天下不知所終矣危症之良醫又不自攝而委之于六運之淫可乎

辨

孟避禹子啟辨

孟子論舜禹之受禪皆述其避而後就蓋古聖人於天下大物惟煩以得之無逆以取之南河陽城直虛舟耳余備疑夫克舜之禪已灼然于群耳目非俟升遐以後覲訟輻輳而乃決丹商已安于不濕舜禹已忘于澤特以明其無利之心趨然遠引非斤斤焉必以三讓彌高也苟其借避以見志似乎舟之忘人而未忘水矣故舜禹而避達者夷若不屑乃孟之禪孟

水又忘于人也故為虛舟如其去人去水而為膠舟之虛亦非虛而任觸者矣或又曰益之心至公無物即其讓也亦無矯即其讓而卒以事啟也亦無抑較然徑寸天下信之啟亦信之斤斤為益求其不必讓者猶存乎見少也余又辯之曰古今遠邇事岐情殊誠不可以界域揆大觀然其理亦不甚遠明明知啟之賢矣縱使群情故我我猶可送往事居率裝奉一不出于事而出于讓事與讓有間也況羣情未下遽避之即非矯矣無乃隣于舜禹自待乎及其嗣子將立從而交事之啟即不疑而益自待者容有未安乎虛舟來往不免浮沉于水淺濤濤潞潞而入焉竟非人與水俱忘之虛矣蜀先主之待孔明也雖非禹益比而先主之終孔明猶矢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况益豈難孔明之忠者不出事而出讓乎噫孟子特以寫與賢與子之天所為援証不必其故實者也讀書尚論疏觀其志思過半矣如必以避子為確據乎細溯其中不無滯碍不惟益之箕山似為虎賁而舜禹之河南陽城亦似為紆折觀訟罪狀幾于晚世勸



進之變而舜禹傳讓幾于招人之進已者矣要以舜禹互讓益不必讓果若所引之說不惟聖非虛舟之應學士亦刻舟也夫

### 學術辨上

夫學之一言世人聞而厭之然其要所閱應不可不謂學術之一言世人聞而避之然其得多少而往往以其術敗此何以故嘗試索其病原彼誤認學以為載籍流覽者也以為興趣因仍者也審爾亦安用之而學不若是瑣且迂彼誤認術以為設械耳籠物耳審爾固有中而不中不免紆阻而術不若是險云而不達蓋學術非二義也學之有術其指甚深甚智故古昔聖哲無不言學更僕未盡而術智存乎操慮孟氏惓惓及之何嘗第以博綜稱以鑒轍拘以巧詐詡耶至哲司馬氏評博陸云不學無術張益州箴寇萊公亦云霍光傳不可不讀耳食者流遂以學為耳目之漁獵而沾沾于術者又遂任智而不學向之世人相誤者也乃儒者以教訓學又以覺訓學效為之說頗類宋人訓詁理障而費路之說又頗類近日良

知虛解宋似溺學今又似溺術其究與不學而任智者無以異也亦誤也天下之理不在日求其何以為學何以為術但更以觀之人不可不學而學自有其術如是足矣學術折衷于孔氏夫洙泗之間指而養平未見以其學與世相角以為世盡不學者盡學而不得其術者也即其性相近習相遠之理不遠距一世于教中而老氏且龍之公山且磨涅之向魑微服以解季桓不胥以避如有用我則為東周不薄乎魯也世莫宗子刪述以老不執乎魯春秋也大抵聖學一本乎易而孟氏猶知之以為聖之時蓋易之為道衍至易簡耳與時偕行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可以苞古可以通今千古之時詎廢春秋之時孔氏學術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宋人未能知易故慕孔而昧易之為孔慕時而昧其當世之時惘然自尊人已兩禍近日王氏之學醒快直捷則有之而易之為易未協其旨也時之為時亦未洽其用也不無惘然之過而特其惘頗甚于漸染之後未即甚于名譽之衝然濡首亦溺穿鼻亦驚矣竊以聖人之學術至易至變

性與命合理與氣數合無所不有故廣大之精微監跖亦有因應知機之造化獲麟亦有先覺天地古今總然渾然于所學之中而冥冥應磨術徑自在所以能時能不失心耳人不可以至聖而不可以聖學為鵠要自學得其術者也宋人斤斤學聖而反之又以聖學不以學學也則見夫宋之時為氣厄已之當宋時為數蹇是古非今是我非人以學術為舉世所不知而第而挺去安得天下之皆德皆人耶近世王氏又以其學為聖而亦非以學為學也若併理氣數處合無間而氣數不免忽理亦不免未透是無是非無非王氏能遠脫耶天下不獨以宋排之而亦有以致其排之耶夫以學學者學自有術亦不在聖亦不在易而理氣數靡不苞稽運用惟宋之邵康節幾之彼其學術以易而無所異于宋之時竟以學學而已所自道其無名者盡一方之情以至盡天下千古之情胸中之滓漸去以至無可去乃田夫孺子冠冕賢碩咸與之偕而不以其理自殊即知其時之不可為亦自聽時賢為之而不以氣數相阻當

世不以為殊也阻也邵氏之學術可謂人已幾乎者矣烏睹學術之過近日良知之學流溢觴已極得如邵氏者而其流可平也余以待後之君子姑存其辨

### 學術辨下

學術之指至今日而幾晦其不知學術者既以學術為迂謬其稍知學術者又不免以虛不事事之見誤之蓋天下人才不同揮霍馴謹方正圓通非可以一域域乃至于實任事者世固乏人而方且自屈以通也先正嘗論一代風俗流于鄉愿而近日若併狂狷亦化為鄉愿者如遂以此為學術無論非聖學即承學已失之誤矣誤矣余窺其由大抵似以佛氏之說惑而實為王氏良知之說惑方良知一倡猶訝其偏及浸漬移易人見良知之徑捷咸曰吾明此心耳已而遂視天下一切無足以繫吾心徑捷流為自便自便流為微巧是非心益真而益不肯判是非利病心益真而益不肯分利病其於世之間隙無不了於心曉其於已之怵快無不習於膏肓稍慕學術者既借性命之緒以飾其情偽之根而不知學術者亦不覺

入於悠悠漠漠之中以自幸其沾沾泄泄之隱虛而不實通而反窒蓋今天下知愚賢不肯悉並生並誘于竺乾之糟粕而醒醉均非醍醐其惑方大矣所最可憐者良知原以矯鄉愿而鄉愿之流弊乃正以良知之借而更深如慷慨即為逡巡執持即為觀望至凌兢莫如朋黨而似亦離合之無端至終露莫如議論而似亦陰陽之兩幻即昔為鄉愿者倘不足以槩今為鄉愿者也總之類劉邵所云依似而與其所云間雜者又相類邵分依似間雜為二今合為一邵分以人才今合以人意學術所盡殆有聖哲不足逆睹而其原乃知之一字貽其禍蔓耳以知解亦以知禍恐王氏不意其濫觴至是而學術之晦至今而亦極矣嘗以學之為學漢唐尚未教數也宋人酷言學而後乃說之為霸明人酷反宋學而今且亦說為霸且流以鄉愿又下管昔為鄉愿者然以此際學術之為妄則不可夫其為學術者非真學術也其知者非真知也乃攬不知以矜知其蔓又同於知以不知佛之見求知佛也非知也以不知聖之見求知聖也非知

也即如鄉愿一言安見不美而以愿寓之為鄉遂多一售世之聰明矣夫學之有術固其途而踐之跬武千里應落分明而又何以為害焉故以知為學術不免似而不真以學術為學術耳一真已却百偽矣曠覽六合遡肇千秋而不以一掬之靈自標也應大道于夷庚闢世界于榛莽而不以一掬之通自便也且知以為學術者與學術為學術者不過通與碍之分耳彼曰若是而學乃通於四通之衢然四通之衢即在學中何類更豁我譬通燕通粵者自以能知而南燕粵之途此知是矣豈若即之于所向之途而南北曉然平直若砥矢也蓋天下極樸不知有學聖人方以學示之天下聰智百出紛綸日勝乃又有為絕學之說者良知舍筏亦與絕學相似而指向往反昧聖人方且以學實之舉足即達自然理解學術灼灼可據而天下萬用囁非實際也乎此可破鄉愿之積習而吾道之真豈不著耶夫鄉愿亦私其學術者而非真以鄉井圓也如近日狂狷化鄉愿者又豈真以鄉井圓也誠量有限難世宙可以斥之為鄉跬武斤

斤千里憂憂勉行四海而其術亦居然不達也故曰  
知學術之為學術而更無蹊徑矣勿但厭薄宋學為  
迂而云明學之通不可厭薄也間襟依似劉氏之憂  
方大故又辨之如是



仙書

說

泉鳴說

李子向者過家於所居夜聞泉鳴已而數數聞之家  
人亦莫不聞之乃遂畫聞之李子心憎且懼蓋泉鳴  
非吉人有恒言而僕婢之佞者婉辭其說曰此居久  
閒而泉偶巢垣壁間驅之若蚤蚋何病焉一日與客  
談及客之稔古者緩頰而夸之曰泉鳴亦有兆吉仲  
華以之破敵率更以之改官子其需之安見惡者非  
吉語也余乃嘆曰人以泉為吉而泉亦不知為吉  
昔彼自夜鳴耳鳴者栩栩聽者遽遽吉凶人之所  
也窮其惡泉之故蓋以泉食其母與鏡同惡又泉午  
不見甲夜以後乃見而捕鼠暗中作惡于所不見故  
惡之乃泉誠惡其性耳彼亦何有惡心世之既有  
惡性且加惡心者視泉百也人不自惡而惡泉乎  
者亦不察矣噫吉凶以人言聽亦以人為聽為者勿  
論良試皆欲其吉及與高邁大抵自學者十八九而  
人情願以我斤斤自好此奚臣至固泉屬也審爾未  
聞泉而已有泉泉鳴鮮不凶者然則泉亦何闕于人

曾長沙之賦鵬也。實先有厄窮邑邑之念。卒以長沙  
城李鄴侯之逐斬而間鵠也。令坐客狎之而浮之酒。  
實寬然有以解脫而新之風。濤迄無恙。與其自砥不  
如自寧哉。乃天下有出于意外而象偶符之者。夫不  
媒而禍聖人方有之。聖人意外以理所遺。常人意外  
以情所遺。亦不可謂禍變之來皆象類也。然象果兆  
凶。吾不能豫。又不能避。斯亦委任耳。余第知其不為  
象夫。

西品稿文卷之九

濟北李

文卷

策九

九天下治亂之繇法與議幹握之法者惟上得制法而議者靡人不得議法毗于順議毗順而似逆其治也以法定議其亂也以議存法抑以議撓法法制之自明君或操之自雄主制固議臺操亦議臺治為可約而亂亦為可馭議倡于賢士大夫之口而附于紛紜歧錯之衆倡以護法附以托法即視亂以假假于矯厲而釀亂則淆于不可知夫法順易見也議順易見也至於以順而成逆其議為天下亂鋒此不直人以不可知彼亦不自知者然當其議之激也有明君或雄主引法而刀尺其幅可以帖無譏矣惟其議相尋無已時始而爭繼而黨卒乃涉而僭天府之法不足制士流之喧嘉猷鉞滑名為正而實以正為禍于是左右宵小之點者借上之法以播弄其間此以彼為竊彼以此為竊之黃之血祇供毒吻而海內將脊多事安得不亂也亂而未亂之頃亦第定其法而已

法非左右臣工之藉也上正行之則為法而借于下則非下正言之則為議而竊乎上則非法與議非兩也盛世未嘗無議衰世未嘗無法定與不定之分歟自昔為天下計者鮮不競競于法三代之世聖明為治適然曰法與天下公之其道環君臣而會于法採一世之末議以資之三代以下英主為治奮然曰法自一人操之其道尊君卑臣而綰結于法用一世議而示世以不輕議公法者及其治極而將亂臣得明借其法士議各操以佐之而亂成於遙相凌在周宋是也操法者及其治極而將亂臣得陰撓其法士議各伸以軌之而亂成於兩相急在漢唐之末是也乃君操法之盡反有不盡者及其治極而將亂外無強畔之臣內有覺諱之士宵人陰乘其法士疏陰絀其議而亂成於不可知之製在宋末是也總之法與議雖議與法抗維則福抗則禍而歷代之定不定者可以槩見夫漢唐之議南北清流已矣宋之議洛蜀尤已矣乃與禍會者法骹而議梗也故漢唐議窮何進崔胤至借法以勝之而亂宋議窮溫公至明法以勝

之而不勝卒以兆亂也。蓋漢唐之衰法猶行于下而議者得與左右爭衡宋之衰法似行于上而議者不得與左右爭竊均于不定耳。明之累朝為法也類周以公類漢唐以操近日又類宋之操而不盡者明之中朝為議也於周縱橫異於漢唐南北清流無大異於宋洛蜀無異而實異者門戶初起調停甚盛然矯門戶又不免營壘矣昔以大臣之岐路啟羣寮之分祖今以羣寮之殊塗操大臣之異品則非陳寶非牛李不中溫也昔以林泉之盛名制縉紳之與論今以縉紳之意氣收林泉之附和則似黨綱似朋黨又似黨籍也其間豈無正議而漸以撓法濫觴之極弁有角胥有筆青衿有脫黔首有吻郎報國疏樹衢叢登始於矯舉漸於倒置茲真不可知矣勢極而返中涓應之而驪珠之探恐其罄矣將何以定耶竊謂今之法不在臣也必不為進亂今之議固未定也亦不為章蔡蓋世所憂為黨者頗同漢之顧厨俊及公卿畏敬唐之牛李排擠互生而所憂為禍者頗同梁師成童貫之毒流朝士耳悠悠坐視將無黃巾宋江已

兆端而金狄之釁尚未決也借上法以播弄者羽翼將成抗下議以愷倫者麀糟未已不可云非亂萌矣計此時也惟以法之是非剖臣下之品流勿距之亦勿任之以法之操縱防內臣之窺伺勿絕之亦勿井之且內豎在今不及漢唐亦尚不及宋士大夫亦未至如漢唐之奇禍也者早為振頓勿使事事淪入人腹自內而外大浸稽天耳余又竊謂議之日覺小則近習得乘法以中之而以訕為魁大則英雄得潰法以決之而以狼資虎石勒之排夷甫朱溫之從李賊以士逆召寇逆未必其不至此也抑亦萬一之虞也噫臣不可召亂而君豈可養亂耶祖宗法程殆眾議之和鈞矣

又

凡天下漸成乎亂而不挽者無實事也漸廢乎實而不為者無一心也任天下之道振其糾飾先去其二三夫糾飾之以為掩實也糾飾既久而幾誤以為實事二三之以為難一也二三既習而幾誤以為一心意浸振之又惡沒去之乃欲振而去者必求其實事

與一心之要夫天下最不可粉飾者治兵與治食而最不可二三者治兵治食之心此兩端也莊語之為國威國計切語之為富強耳世世粉飾曰威以蘭錡笑曰計以粟銀矣此又曰如此彼又曰如彼紛紛不勝其二三然貧不可僞富弱不可僞強則市井飢餓且知笑之蓋士大夫好談天下大事以為名而富強似避諱之不言究乃舍此無所為天下之實亦無所為任天下之心然天下富強事皆自制心亦自悉天下治貧弱以無制為制以不悉為悉而其病惟在于一僭借他兵戰也借他食飽也無事不思及兵食而王危睚于虛具有事倖無可為兵食而貼肉終于不粘至此粉飾二三極矣乃遂習粉飾二三以為固然矣又借之害第以其所有者非未然而先有則當幾而設有又既過而悔圖其有庶乎可以挽粉飾二三之習不然借無已也古之兵食三代而後莫如漢內之兩軍外之騎士終漢未聞其悞朝有賜租遣有也粟終漢未聞其窘雖時有諸糞迭送權征易難而富強不減至于晚世三朝猶賑資以破寇却虜蓋

逃之亂特以兵食為豪雄藉耳故先有者漢近之唐之兵食府衛租庸初未嘗不盛玄宗財靡于女尤伍靡于驍騎而成祿山之亂德宗以身為積以譴鎮為漁而成朱泚之亂既乃講求兵食和羅府兵竟無大效至于黃朱移焉乃以資兵齎糧耳所謂設有闕有者唐似之若三有俱非而一無為害則莫如宋宋之禁兵廂兵鄉兵藩兵而封樁儲食益粟資食亦富強矣徽宗恃之浩費百出且馳遠畧卒以奢贖羅天下至于金人逼城飲其傾國之資不足飽敵金人渡江笑其無百人以扼險噫宋之兵極弱而食亦最絀借亦無可借矣總之三代之事漢唐兵食相異皆不至粉飾二三之甚而宋人義勇保甲青苗方田為說甚美錢若水感則粉飾二三為甚願我明今日似尤甚也明之兵制五軍諸衛犬牙相錯而連舍主酋馴德御而佐之食制酌為兩稅而諸課程鈔稅襍淮輸而資之其初政靡不實治事之心靡不一富強軼漢唐焉中朝以來兵浸虛冒急則募市人矣食浸虛冒急則括贖羨矣沿敝今日殆有粉飾不勝誅而二三不



勝慮者萬曆之初。臣以南兵用之而效。此已不貲。無借兵。猶有固人為用之意。京帑以二千餘萬而積。此已不能不借。義為食。猶有固財為用之意。自後一借無所不借。常兵為役占而消。而川中之役。借南兵。狼兵以及毛兵。常食為禮需而耗。而寧播之師。借帑。千萬諸省之叶輪。勿論此。雖俸以成事。然不免糈餉。其師老之失。二三其餽。糧之算。與乃尋常亦出于借。問伍則答以能練。而小有監警。遷委之兵。不足用。又問。則兵。問。餉。則答以稍充。而小病。遂委之食。無所出。又索別。答。俸者。粉飾無過。以去。而難者。二。兩。持以却。一謂可借。一謂不可借。痛痒稍隔。意見多岐。既以不可借。竟亦出于借。臨難無術。善後無法。明之兵弱如宋。而食乏。則自古所無也。食益乏。兵益弱。弱而益驕。且將有五代之兵禍。不直若宋之弱矣。余謂責兵食以實事實者。亦虛。非有一心。何以圖之一心之臣。其在今日。不必不借也。索借。苟先練其伍。伍復不足。而後借。先蓄其糧。糧復不足。而後借。應借者。分兵以助之。而制其自為。戰分食以予之。而裁其不。還。

不補索之心。與應之心。相為其吾。雖不得不借。而非為粉飾。二三。勿以便遣。不便勿以不便妨。便去不切身之見。激能同舟之誼。將出于悔圖之一策。而練兵。庶可用。策食。庶可支。且可以為有備。非任天下者。截然一之。亦竟盡餅哉。故今之最要。在其任事之心耳。

策

屯鹽策

今天下岌岌多事而其最急最難者軍餉計臣曰餉之始以屯耳屯無且隱而青京幣胡不修爾屯又曰餉之仰給鹽課居半鹽鹽課負而京幣無以應索胡不修爾鹽夫兵自兵餉自餉屯自屯鹽自鹽也說者靡不謂然而試語以兵固可為餉鹽固可為屯非悞貽而訝高則盟喙而笑腐矣吾亦不謂不然大抵鹽與餉屯鹽之合亦以其合者策之兵餉屯鹽之分亦以其分者策之合而有利軍國若澤五味之調分而有利軍國若嘗五味之異調者熟而進之異者稍待烹飪耳請論其合漢始權鹽而屯不資鹽唐孟稅鹽而屯不資鹽宋令商入粟于邊塞中鹽于江淮乃始以兵資鹽猶未以屯資鹽焉明入粟中鹽仿宋而開屯滿塞下商粟即塞下畔則屯鹽始合較宋倍善矣漢以兵屯而獨需餉唐以兵屯而亦需餉宋之屯迄不就而兵始全資餉焉明兵屯仿乎漢唐而屯借鹽開兵借商力則兵餉始合較唐宋倍善矣大抵屯鹽合

者乃兵餉合也請究其分漢唐屯鹽原不相資勿論如宋之折中轉般卒乃設為鹽鈔商不入粟而入錢屯鹽孟岐焉明亦商粟改銀邊無畔者而屯鹽非復初制矣漢唐兵餉資屯資運勿論如宋輸粟漕粟聚四方以供兵而兵餉孟岐焉明亦廢屯通屯仰資運以濟之而兵餉大非初制矣大抵屯鹽分者乃兵餉分也夫兵自為餉直需屯耳餉足于屯直需鹽商之粟耳必復其合者之善則惟改銀為粟改輸為耕邊軍得粟而後可屯邊屯得商而後可聚一如祖宗之舊乃有成功全庸可冀耶屯之沃土佃且占矣軍民互說矣屯之瘠土一望而養矣畔植無藉矣鹽之守支邊商賣于內商矣內商困于虧本矣鹽之越支餘鹽大包橫出矣私鹽矣帶惡行矣胥胥之資賈絕跡于塞隴欲復商粟以疏鹽是求舟于山也戰跡之資軍焉沽于傭貨欲復兵屯以代運是索羽于角也至此即屯且替于屯聽開屯之說如惘而何以使其資餉鹽且替于鹽聽疏鹽之說如戲而何以使其資屯余故以為姑使兵兵姑使餉餉而姑使屯知為屯鹽

知為益亦足矣就屯鹽之分者分策之屯難而鹽差  
易也何難開屯之牛種不從天降開屯之起料不能  
日需開矣而無實入入矣而復多通番錫之功幾同  
鑄盡鹽何易餘鹽之斤數可以斧裁私鹽之律行可  
以繩限豪有力者三尺在說自售者一隸耳律令之  
決惟憑剗割蓋承平之久興利不如除害開屯興利  
也疏鹽除害以興利也故難易爾也然也鹽皆有害  
就其害分策之與其開屯勿寧清屯與其疏鹽勿寧  
嚴鹽屯之古者不以勢奪射者不以奸奪舉其害  
還之于屯俾各以田入賦則額內之清屯之私墾者  
不容自肥逸租者不容詭報舉其實數收之于屯俾  
各以田出賦則額外之清清之即開耶大鹽行而不  
裁其夫帶當防酌而輕重咸之則額外可覈舊引積  
而不售其囤當當防酌而多寡行之則額外可覈嚴  
之即疏耶清且覈皆除屯鹽之害也屯不害始知為  
軍屯非強升富室之屯鹽不害始知為商鹽非勢家  
猾民之鹽假令人猶曉然有屯也曉然有鹽也軍縱  
不能畊而食畊者之入商縱不畊而獲售者之直

### 錢穀策

屯鹽即分安見不佳兵不知餉餉自至矣分策之在  
分理之分理之歸于分稽之余始終以除害之說進  
軍國之計莫病于以國資軍而不得已求資于國其  
策有二粟不足則莫如積穀是豐羅倫散之穀以佐  
倉曹之窮也金不足則莫如鑄錢是由本以蠹之錢  
以佐金曹之乏也今之萬目時艱者以為燃眉剝膚  
索粟而求錢不及矣陳陳而索穀益不及矣枵腹之  
士不能待鑿井之功築舍之議竟同于畫餅之美嗟  
嗟蓋以家喻國也家可旬月無金不可旦夕無錢錢  
之貫索非便於筐篋而市易則唾手即獲軍國之需  
錢猶是也家可郊野無田不可親擔無穀穀之買春  
非便于種植而待食則入口即給軍國之倍需穀猶  
是也然錢穀之用於古常多利於今常少利於創始  
常多利於承平常少利益白金之權重而錢穀之權  
輕司軍國者不能自制其重而聽之羣情所重陷溺  
江河遂不可挽非獨求之不及而併置矣且試述古  
今之為錢穀者漢羅三輔穀供京師以省漕運今遠

悉築倉增糴戒糴名曰常平唐之和糴祖其道意乃漢唐並未以糴穀大給軍國也宋則糴商糴民軍國需資矣漢鑄五銖為適中令民自鑄唐開元亦適中而禁民始嚴乃漢唐並未以鑄錢大資軍國也宋則禁銅益肅廣鑄益行軍國甚藉矣然糴之民而民出粟如出稅鑄之官而官市銅如征銅所謂管子孔悝重輕貴賤之指百不存一此近世庚申古也我明京腹有倉邊衛有倉制類宋始蓋庚辰可支而後乃訕其空廩實源有鑄郡國有遣鑄制亦類宋始蓋幣朽可恃而後乃絀于虛豪無屯穀併無買穀無鑄錢併無鑄銅庫藏之入不繼而貿易之資不充腹之官鉅斤以出粟商竊竊以盡錢邊之官與商並不覈粟而錢則久廢矣錢穀兩不就而軍國益不足此承平庚開創也夫豈錢穀果無利良由不求軍國之利卒為貪吏黠商之利且以利成害耳穀利在乎欲散今之欲不必豐散不必儉其入之也不積其積之也或無用說者曰出陳易新便然此法互施于民倉若軍倉則量出而為收又換陳以為故者更佳也錢利出乎

銅工今之銅多通入工多濫費其鑄也苦不完其支也難幾何說者曰廣收精鑄便然此法互行于贏時若絀時則入銅而即予直視工而方予直者更佳也蓋當幣儲懸罄之時營其實少猶勝其虛多穀果以所收為所放即粒粒皆實錢果以所估為所成即銖銖皆刀布況因金粟之不足于軍需也乃議及重錢又議及于穀假令錢之銅工俱不覈穀之欲散俱不權商日為蠹官日為漏國家已不堪空溢乃何堪落際耶夫不莊為國又何以資軍耶昔晁錯論貴粟在于民以粟為賞罰劉秩論貴銅在于禁民間之賒賈則不必糴粟不必收銅而天下之粟與銅皆利矣明之貴粟初猶行之貴銅似未有行者抑可一借前箸石故併及之

### 防亂策上

矯天下偏重之亂者必且偏輕然有直以御之即偏未害也至于受其偏之末流而御之不得其道偏重固成決裂偏輕尤以推委而決裂夫其偏重而偏輕者大抵在勢亦必緣人勢與人俱重勢既合人亦藉

之以推行勢與人俱輕勢既分人亦縛之以踟躕不  
過分合之介而已重者愈令愈專專胎亂形輕者愈  
分愈急急釀亂情所為御之之道合不令專分不令  
急即偏亦治不然分而偏合而偏皆足以為禍而偏  
輕之禍為更大救而防之道將安出不能驟及其大  
弊惟酌勢制人不為專與不為急思過半矣我明承  
勝國之積寬而監漢唐宋之得失及宋以強又元以  
蕭至漢唐以畫一蓋漢郡將藩鎮偏重之害絕而宋  
元政府節度偏輕之流則或沿其制置大權而重  
合天下之勢以為尊合天下之人以為用乃勢之在  
臣者常分而人之任職者亦常分綜其故不免襲宋  
耳實以千古君臣之際至于秦而上始偏重下始偏  
輕漢實因之而其積漸以往竟存偏重于下漢唐固  
皆有然者至宋而上更偏重下更偏輕勝國與我  
明亦因之而其抗救多端下一無可為而上且嗚然  
攬其無可為之虛具內則政地輕蓋漢惟一相唐即  
三省亦端任相宋以文武兩府對握機樞已分矣明  
去中書隸六部分之分矣內閣之設終非事權為屬

也外則封疆輕蓋漢之州牧唐之節使兵民由其總  
理宋以判監使已分矣明三司文武各異諸道軍民  
各隸分之分矣撫臣之設終非事權為由也其勢其  
人方不無左右之畫前後之掣在初始亦未見也祖  
宗有以御之也以承平久因仍顧忌才于夷猶皆選  
庸其官而廢然弛其任事之意故向猶有竊弄之相  
今則幾于備員至員且不備向猶有養兵之將今則  
浸成驕伍至伍且譟主矣相不得自為必待部院為  
之而部院又奉于言路之指斥即一事不知幾邊巡  
撫將不得自為必待督撫為之而督撫又怵于廷議  
之糾摘即一兵不知幾率曳為其分之分者密于絲  
縷而不能成扞周于權枘而不能庀材卒以就其相  
顧相詎誤天下之大幾壞天下之大策如向者遠左  
之攻勦一敗不可再振者其尤彰灼也豈非愈分愈  
急實生亂階乎安見偏輕之逾于偏重乎偏重之未  
雖跋扈強梁翩然不制而內之敗地或有獨畫外之  
疆圍或有勁兵偏輕之未當事者不能定一言用一  
人不能操一謀決一力有事則僉議議竟集金有議

則誘試試竟潰潰下無所措手而上亦無所取裁復  
議復試總成罔眩之象此無乃偏輕之甚勢清人絀  
而初窺漢唐近襲袁宋者也然為破格之說者又曰  
相權宜重以假之疆事宜重以付之不知事已至此  
恐渙散之久猝難整束界之重無以副其重將益滋  
世議之煩拏耳余以分不妨仍分也第令各分其當  
為者為之勿以言從旁奪而止其賢勿以事從相委  
而作其怯相東相體言之是非務俾別白六部理六  
部職事之利病務俾擔負將決將材兵之秘密務俾  
精知督撫任督撫寄邊之安危務俾堅主要以分其  
事任不分其精神分其言說不分其肯綮廷臣議之  
相與將審而行之大臣不得卸責小臣不得侵官庶  
於分之中不失合之意輕之中不失重之機懈弛之  
心既祛崑斷之氣又屏此天子有道以御之萬一哉  
天下道不足則言有餘宋之少成功多議論漢唐所  
未有之病也揆其故良以內外之事權既輕而旁觀  
之言柄遂重即其時或以奸邪在位妄有貶抑而言  
之重轉受其必至之會夫南宋恢復曠不以為心論

然以張浚為鵠而梁主戰以韓侂胄為戒而槩不主  
戰則議論紛之也一言救宋惟以恢復為實而顧其  
時之可為斯輕重之衡矣今天下議曰浩煩功日蹙  
墮邊左攻守亦自有定策而言者益重任者益輕恥  
忠實之心以國為戲衛輕衛重必不其然噫宋與我  
明之禍亂無乃以議論之重成其事任之輕而有異  
代同轍者乎此其由來者遠矣然一統金甌未敢遂  
謂以瓦礫缺也姑究其偏輕者之防云

### 防亂策下

凡亂之起於強臣強藩也必其天下不足于兵而兵  
在臣下至若兵已積弱而臣又無兵其亂非由盜  
賊則由夷狄矣蓋天下盜賊之亂或以苛政飢年乘  
虛而發所乘者郡邑之虛也未聞即關一世夷狄之  
亂恒以疆事廢弛伺隙而逞所乘者方隅之隙也亦  
未必即關一世然其據承平之形未究積弱之情耳  
惟夷狄乘積弱以驚方隅而盜賊且因之以鼓煽將  
不止郡邑而天下亂階未可知其底止也故自昔不  
憂盜賊夷狄而憂積弱之世不足當逆蕞之激共有

強臣而兼有敵寇者獨借虎狼以禦虺蜥時收一勝之功特恐暴易暴耳有敵寇之虺而無強臣之兵相支難久相距難勝廣徵兵而以羊抵虎多遣帥而以石障海加之羣待四生干戈震起既無以博一勝又無以守萬全強弱不敵之數不俟智者籌之矣所為防亂之計強臣不易防也有其主以制之則已耳夷狄盜賊雖曰遠在塞垣遠在方域即得兵主而無勁兵且鋸鋸其不可制蓋天下有強臣第遇弱主以成之而未必天下盡弱也漢唐之末是已天下有強夷伏與盜賊互至則天下無一不弱以與寇會晉宋之中葉是已然弱故在兵而不得不自其兵策之我明今日亦不幸類是明之太阿在上強臣強藩可置勿論徵經一統夷狄盜賊乃復有足虞者非明之兵遂若晉宋之兵也晉銷兵恬熙其初已失之靡乃徙戎之論不行而五胡腥擾迄無息期宋禁兵鄉兵表裏鉅鉞已非府兵之盡制乃遼復浸蔓十六州不復收而卒令金人一至數南朝之無所備明興強盛兵制曲防內則營兵外則衛兵實無敵于天下矣今日謂

之勝于晉宋又不可此何以故天抵漢唐以未兵即為民更番之制兵力不勞屯伍之法養兵不費自府兵不行而倉戍存其空名餽餉通于諸路明之屯兵未久旋廢與宋縣以大異而凡為兵者非怯于見敵即驕于索餉大抵節度觀察易以文臣之方面都司衛使悉付武臣之庸流有柄之臣不得有兵有兵之臣不得有柄而兵之無所憚無所程也沿襲靡敵非伊昕夕也始之建勑之意蓋以將不得私兵兵不得私將耳迨至于今兵不知其將將不知其兵何以鼓而驅之有立什耳一有違左之警即議募兵即議調兵而徵發紛紜人情騷動關陝之中已有潢池蠢蠢者夷狄盜賊之連生以無公也調者募者敗沒于夷而調募又未已兵且謀戍亦且戡夷狄盜賊之不可禦以無兵也宋蘓轍以其時料吏治持議論似猶可概而不足者兵耳今國異代而同符者天下安得不亂而亂亦何以防之向所云調兵無兵不得不策其兵者也調兵募兵唐之中葉是已諸名將亦且不廢第旁增帥之而敗李郭帥之而勝是在精其調募之

兵付之知兵之將乎然今且調之而謀募之而遣此  
不惟唐所未有宋亦所未有也不得已有即遼金兵  
之說夫除遼人老稚之外悉以為兵恐遼人亦市人  
耳無論其聞之而騷即不騷亦何濟焉且遼兵今安  
在也即泐于敵而未盡一兵有一兵之家屬何至今  
不覈而補也補之猶少擇其銳者食之不必盡食也  
金之猶少四方之兵健如延綏者可酌而調不必多  
調各路也調之恐其不以籍兵應而以途人應領兵  
之將可覈而以法從也兵必用甲冑用器械或于工  
部取之或于遼塞取之而火器為中國之長技博求  
善製善用者兵之要務也至于腹裏諸邑原自無兵  
以充今日之慮而鄉兵尤不可不為區畫也說者曰  
天下不足于兵因不足于食耳食果充然何人非兵  
以說良是大倉無蓄而憑借餉加餉以供之高且不  
至以兵與其有兵難矣然使有以供之不乏而積弱  
之兵能逐不虛糜無實用乎戰勇氣也彼其氣之不  
激亦徒飽于腹不飽于腕祇為果然之鬼而甚且恐  
狼籍在地怯夫掉臂不取者又何以置其防策也將

者兵之司命有才將然後能為兵所恃以守以戰夷  
狄可禦盜賊可降亂可以消亦可以救夫天下之策  
兵者尤在策將哉不然明之以無兵而亂且有甚於  
晉宋者也而何忍言也



四品稿文卷之九

濟北李若訥季重父著

策

程策

問昔三代有道之長在論教太子其設官秉時于今可攷者莫如周備而文武尤有身教蓋父子恭親身教恭真耳應漢唐宋所為教者兩漢非不有賓有師笑而不免博望之感與東海之軌唐建置宮僚視前代為善而反成承乾之釁宋之官制於官職獨缺畧至參以內臣武臣而卒以待調停之策其他不暇枚舉大抵論教之文頗為出其糟粕身教之精真渺矣可縷指其為鑒否 高皇文皇煌煌祖訓與寶鑑垂垂及援事觸物以為教者不一而足而官寮皆以廷臣兼孜孜講誦論說蓋廷臣即宮臣其制逾往代即肅皇屢以儲閣講讀昭示閣臣猶 祖宗制也能叙其為烈否 上篤愛 東宮灼然天下耳目而頃者講讀之負雖設講讀之時僅再至於廷臣合詞叩閣僅期以秋似論教之問有疑且阻者何以稱焉人教

身教皆以礪礪令德 天子疑於臣詎疑於身至情所屬自不能已試相與求其教之親而且真者雲長之助在茲矣

明王家天下斷衍治脉亦即斷衍德脉乃其訓諭以人尤以身也至于偶虞其難則以人心感之不如以天性聯之何也凡人一家父子相暱相染去不德而德去不治而治垂族之劇切易施而播種之精神亦易透人主一家父子相形相嫌德不德無所責屬治不治無所契操臣工之杌鑿難合而作述之規填亦難投故古昔為教莞於真晚世為教駢於文治治世之文者娓娓與庶職相鄭重而綴綴與繼體相矜莊雖非泱天性尚以安人心厭治世之文者憂憂與泰交相牴牾而悠悠與震位相倍僣甚至疑臣之遽有所屬矣疑子之遽為人屬矣既非教以人抑非教以身矣不惟感人心亦且妨天性此乃益難耳因文而覓實其道在交責于君臣使良臣効之為功因疑而覓通其道在還求于父子使聖父收之為德交責者任難常在上其說為轉圜還求者濟難亦常在上其

說為過魯卒之身教施臣教亦舉所以聖父聖子良臣相與共成德治者成其天下之家也溯而論之于古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之文亦何從改教制而三代始可知故實誼稱豫教太子斷自三代如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司過之史虧膳之宰見於大戴禮者問四方人民所好地土所生以及山川所有所無見于尚書大傳者此三代通義而又無如成周班班矣其設官之制三師三少樂正司成無不列之其乘時之制春夏禮樂秋冬詩書靡有闕之彼周盛明曷嘗不以八百郊鄒猶一家自愛之焉而周召以聖侶為易耳學士以聖徒為易趾乎然文武大聖蘊于周易丹書銘于緝熙執競且見于逸書所語德惠忠信不驕不滯括柱茅茨愛民愛費也不但神情喻之而且手口喻之蓋金玉其焉而尤自護其家珍焉愚以古今異互繁約殊變周之儲教而師保即取元臣則無嫌無貳千古可法其意人心如是安人主父子之心亦如是安周之儲教而蓋學不論崇高則近雖近倡千古不可泥其跡人心不如是乃安人主父子之心

亦不如是乃安至于身教則無古無今不出型范天性所牖又加人心百倍耳漢去周未遠彷彿尚習猶令其通賓迨友於是浸假而異端浸假而煽惑以至東湖之亂成于望恩之悔原其故官不肅而時不限也失周具官之意泥周之交之跡也東漢去周亦未甚遠彷彿國子猶令其隆禮拜師于是稽古黷其功儒臣豔其遇若夫南陽之對終軋東海之訂濯其故官徒具而時徒厯也逾西漢之無制而遜成周之預定也唐則去周遠矣兼周秦漢官寮之設而坊局之員綦脩師傳之任綦隆如六典所載諸職大抵燦然者乃太子承乾魏王泰相陵即魏徵金箴之直不肅匡焉官與時似不賊周而真摯之意固有間耳宋則去周甚遠矣兼周秦漢官寮之名而職司之重未明隆援之文相沿至用內臣武臣勾攝猶為嫌者乃英宗太后相熈即韓琦定策之忠且費調焉官與時不及周亦不及唐而闕略之跡有餘恨耳總而較之儲教在三季者冲挹之厚首推東漢維持之詳次及本唐而西漢疎脫未脩其防範宋因仍遂流為陋習以

古之視天下事與一家事同故親近師儒僚偶髦俊而夷然忘其山嶽之崇欲然同于谿谷之卑論教之意常實後之視天下事與一家事異故矜飾形貌隔絕精神而巍然臨于臣隣之上擗然鯁于階砌之下論教之跡常浮蓋人心且不相洽矣至所為身教者深宮益以胥越大庭不思燕貽惟唐之帝範賜及甲觀似有足采而文字覲縷可謂忘意組脩否惟東漢之勞于政事頗示儲官以樂不為疲似有足以疎聽而斯夕挾摘可謂綱領昭示否竊以後世身教者但肅即刑法治具粗為提醒已不勝稱賢稱聖嗜肅即心思義理深為印可而猶存其真脉真統乎天性未動身教徒文父子之間或有粉飾乃若併其天性而疑貳之卒併其天性而鏤薄之如巫蠱之覆轍又不足言矣總之私其家非公一家于天下也處難之法正未易也求其得周家備官之意而不泥且得周家身教者無如我二祖高皇帝有垂法大端焉其著祖訓錄也以為更歷世故勸業艱難厲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周至者又因彙鼎以論主器因讀書以

論教身而且娓娓于處事貴明處事貴斷也則身教者天性也文皇帝有繼世大端焉其著文華寶鑑也以為推廣儲鑑增以祖謨可垂子孫萬世法而守此即為賢君者又因監國以戒偏聽因覆因以諭得中而且諄諄于明朕聖物起罷體物也則身教者又天性矣至如一切宮寮咸擇廷臣以兼宋濂解縉諸學士握槩則為侍從曲席則為賓師而省臺諸長皆得介於宮端之列雖周漢唐宋亦時如此而彼或磨折于齊宮茲乃趨陪于銀榜彼或幻慕于黃綺茲乃出還于夔龍彼或襍進于蕃書茲乃壹志于丹黜彼或旁求于布素茲乃近足于鑲紳故其體倍肅其防倍至然前代或有儲官而後有宮寮即出廷臣之中猶嫌特設之迹我朝乃宮寮素設而儲講即用雖立官臣之號總為服采之常又其人心帖然盛典盡善者也無官不備無時不學應祖及宗守為懿矩肅皇帝值儲幼即促習講命輔臣萬讚查擬至當而灼灼嚴諭且曰朕不得不發言不發言臣下且必以君父未命耳又曰另有不必候而部臣俟實行之年

即具奏行禮耳。脩官及時詎後二祖乃言之自上  
不需自下足以想身教之大都矣。蓋二百餘年保世  
滋大胥本于茲海內望之謂神聖劍守求所以永  
保天下而神聖自視則謂凜凜了吾家事耳。一性  
孚合羣心効順猗與有道之長三代而四載至我  
皇上慈仁獨最論教獨周玉契之傳宣無阻瑾山之  
礪潤無瑕甲辰以前中外莫不仰而信之自是遂輟  
講矣。臣下累續以爭而始有兩辰秋講之一日又有  
丁巳秋講之一日自是復輟講矣。臣下叩關以請而  
春講之旨不副秋講之旨尚違官詹坊局非之嵩官  
禮曹諷擇非之穀旦而紫綉宵然銅龍閣久元老  
之寸心殆嘔庶工之尺喙幾救何惜承華一席地而  
不使濟蹙其間也。蓋值其難乎一時中外不免以向  
之信者為疑。疑在君臣則以龍德宏潛儒紳頻接恐  
成耳目之嫌而愚謂以亦過為浮揣耳。疑在父子則  
以黜黜方蒿朝講夕疎恐形動情之異而愚謂此尤  
過為深惑耳。以慈如彼以斷如彼御世間世無情不  
燭豈且妨且濡而示人以不廣也。即有疑者亦臣下

好為無病之呻而不知原無可虞不知仰承其美乎  
愚請以人教身教之說述而先論其資臣者方今  
青宮茂德已著明兩而詞臣與閣臣頌史鵠立不過  
染紙數行對偶片語也。夫日日而祈之歲歲而祝之  
及其舉行僅故事相沿耳。於是且厭臣之為教矣。抑  
使詞臣與閣臣有所更端將以人情世故相證治亂  
得失相嚴也。夫日日而廣之歲歲而益之或以為太  
衆計且不必然耳。於是亦厭臣之為教矣。不信臣  
之為言則誤教不信臣之為教則誤德併誤治而無  
所關其教無所關其言乎人心惶惑非細故也。紆迴  
于此不如姑勿以臣教迫之而且慙慙天子之身  
教夫責身教者又豈直諄諄于堂陛之隔絕非其教  
勤金錢之儲備非其教恬章奏之沉閣非其教疏枵  
楊之滯積非其教仁內侍之舍吐非其教肅言路之  
掃棄非其教虛如此又將併身教者自獻矣。不如姑  
以無過者奉之于上而即明以通蔽以其過者歸  
之于下而積誠以為補蓋闕然獨運本自以天下事  
際若一家事有縱有舍有明有晦即繼世而如缺英

況也足矣然迫之不得不然或借一二以繚籠一世而治世之術恐不可一二止惟勿令儲宮遂習見其不得不然為國是耳諒然獨殿本自以人主一家事無不若臣下一家事有急有緩有損有弊即保太而如紆徐也可矣然當之終且必然或持一二以先慰群疑而治世之善又恐不可一二止勿令儲宮違仰知其終且必然為家則耳夫迫而迫之以謂瑛助丘山則人心共戴之迹也重輪重潤日祝承華而未必其不獻順而匡之以模範歸陶鑄則天性自合之真也日月江河時作燕翼而未必其獻于是萬幾環決靡非則象片語詔諭靡非箴規即成周身教當亦可幾竟亦何難者上既真為身教下乃從而以人教進之以人教者果得廣陳今昔之善敗深挾利害之興除固為厚幸然或不蒙俞允也就于揮洒細故佔俾常工而忠心善道自有啟牖之術堂精之法如唐常綬教太子以書而依字去旁謂人主於此聽御臣子不至全書此一握管而忠孝之大義賅存今固可仿其指也如宋陳俊卿因太子自塾而進韓

愈諫文太子隨誦全文不遺一字此一啟吻而匡扶之深旨苞舉今固可拓其益也如是以為人教上示且安之耶抑又何難者通周家備官及時之意而不必拘拘強之於其跡父子君臣融決不二總如以天下為一家然教之親而且真無以逾此世德世治固有以精髓通融者哉抑不止此五粟之主即植上農五志之士即收次利而儲之教學亦在甄質粹精何如耳太子誠一切斧鑿實有其文不究而越不審而縮自完其性以副聖性之真尤為上計不然自性不啟黃馱之少師春華之家丞亦且以無益而有損勿謂長琴之奏不資于少海也此又德治之肯綮也

問治天下必有綱紀綱紀之義見于詩書自古聖哲咸稟以治而治之衰也乃始尋于論議論議綱紀豈相妨哉往往以綱紀凌夷借論議以維之而論議日勝或有綱紀之慮漢唐之治不同然綱紀皆立至于晚而召累大抵以論議晉未肅治宋亦肅治然綱紀皆不如漢唐而至其召累則論議之害為甚夫歷代

論議如崔寔江統杜氏蘇氏亦豈盡非然自道其意耳而以名流屈宦寺以外廷除內惡以崇有挽清言以祖宗之舊矯新法皆其在朝者嘗行之而卒以利不勝害又果論議盡非耶抑用論議者有未盡善耶我朝治體視前代恭肅綱紀明備灼然至今而承平暇豫天子不免有所採縱一時或有放玩敢奸者如諸曹多變例近習多借威輦轂多救民郡國多譟起且遼園太弛倫也綱紀可謂整整否而言者感慨時出其侃侃以爭之雖不見錄用而猶幸天下不以此論議耳所維者良多或以論議久不決而綱紀明可憂其說亦然乎否也今欲即論議以尋綱紀而綱紀得論議之用何術而可蓋權力行之利害鏡前代之得失若徒通其意也則易易矣

天下治亂之故上得操其權以行之下得盡其識以言之而其流為利害實相綰將治則上常行所當行之於言如水之順流相觸而聲也言皆叶行而天下不見其為言祇見其為行將亂則上鮮行所當行言之於行如水之逆流有激而聲也行多違言而天

下不見其為行祇見其為言此綱紀論議之說也善為綱紀者不阻論議採世之確然之言而斷為世之裁然之行權與識俱伸善為論議者不撓綱紀相世之決然之行而斷為世之諤然之言識與權不偏伸故順逆皆為一水叶違皆為同治焉惟論議期于偏伸則或識不無過也而權反有所不利於是論議有利又有害害乃及于綱紀綱紀期于偏伸則或權不無私也而識或有所盡絀於是綱紀有利又有害害乃及于論議蓋水性失而無所不逆治術失而無所不違矣總之上下各為利害也綱紀論議相仇而不入上下共為利害也綱紀論議相成而不乖其最要在上不有其權其次要在下不有其識而片言救治曰上行之而下言之耳意茲聖明治世如治水也請邇其源治天下非屑屑焉以天下治紛紛林總譬之魚亂而漁師不罷廢網率世不罷弛繩綱紀之喻取諸是矣詩稱綱紀文王所以挈周書稱綱紀五子所以警夏蓋綱紀之義縷煩不為絀出則治眾目也叢委不為涸收則治亂絲也有綱紀者治有綱紀而

為論議之挈衡者治綱紀之弛江河日下論議之昌風波日涌固衰世亂微耳求其解有曰坐而論之有曰庶人不議似乎論是而議非有曰存而不論有曰論而不議似乎論畧而議詳然其論之議之入心之知見漸多而治道之積漸盛矣嘗為之說綱紀論議皆古今不容潰散之精神血脉也一疏百屯而為綱紀百屯成其一疏而為論議當其若舍若吐固是無成而有所獲憤以寫其勃鬱為綱紀之論議當其益吐益盡群情相勝而有所趨舍以防其橫溢又為論議之綱紀合之兩美心得而主口得而宣歷代法制畫一之時集思廣益者是也離之而傷心心有主口有鳴歷代法制壅格之幸披肝吐膽者是也離之合之兩傷以為兩美整其約束之不及節其蕪扞之或過歷代可壅可一之頃平衡酌度者是也三代以後其治者莫如漢唐可以治而不祚治者晉治而有所未盡治者宋漢視秦立制唐視隋立制宋亦視五代立制而晉梁未有制也此其精神血脉悉在綱紀焉內丞相御史大夫糾刺史守令功令自上有序

殿嚴自下有式漢之綱紀闊而貫至于顧廚俊及之標目而諸生月旦之齟齬所謂論議者矯也始抗漢以為聖終止汙穢漢廷矣夫其抗者似猶任以綱紀而不虞其久乃已甚耶內三省諸司外諸府諸道六條叢察有法六師徵召有法唐之綱紀密而通至于牛李迭為甲乙而清流卒致淪胥所謂論議者軋也始以唐事相勝負終且坐視不為之所矣夫其勝負者似猶計綱紀之得失而久乃併論議亦索耶內而同姓偏處外而郡兵消解晉之綱紀徂而陋矣至于王何清談為鶴高張裴華質相高所謂論議者靡之積而成躁其時亦有綱紀無立之慨而究以不振內而珣府並設餘曹多寄外而節判分權兵制實疎宋之綱紀詳而虛矣至于瀟閩閩理學為標而若實介甫法令相反所謂論議者正之積而成激其時不乏綱紀之建白而究以萎蕤歷代綱紀皆以沒移于論議如彼東流亦自殊派漢以論議為氣節無裨人國而修士行唐以論議為功名于八國似裨而士行未飭宋亦以論議為氣節於士行似飭而八國無

秋毫之益晉之論議其功名氣節俱無相涉而八國  
士行亦俱無相裨故晉最可悲宋亦最可惜也茲皆  
論議之害也然論議又自有利而應代有自言其利  
者有為天下言其利者漢之崔寔晉之江統唐之杜  
牧宋之蘇氏父子也崔寔以為遠權救弊而漢賢以  
嚴致平蓋桓靈貽地甚矣寔要理以固之韃江統以  
為有道之于夷狄儻禦有常蓋與午防維缺矣扶禍  
本以斃之鑰杜牧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次圖河北蓋  
豪唐太阿倒矣剔病源以對之延壽氏以為強政弱  
勢相維而大患在無兵蓋宋季沿粗多矣持急務以  
起之踏其論議崇以時無綱紀而葉碩未肩其任未  
量其功焉而為智計卑而為文辭不可遂信以利世  
者惟夫以名流屈宦寺如竇武說者惜其輕易而矯  
駁失駘街之潰勢則繁忿切以外廷除內惡如崔胤  
說者諄其勃谿而痛羊藩蟻陣之危機則決策迅以  
崇有挽清言如裴頠說者病其玉危而傷鬼謀幽鬼  
之靡風則入理勝以祖宗之舊矯新法如同馬說者  
慨其吹蓋而挽沙門善神之狂藥則儒術得茲乃不

徒論議之而有位有政且綱紀之殆為天下言其利  
矣何崔相與駢亡裴氏竟致憂虞即君實之賢翻階  
黨蒙惠以非言之不善行之而有未善也夫漢唐之  
末患在內臣在強臣晉之中朝患在清談在夷虜宋  
之中朝患在拘儒在更制又在胡警無論朝野者同  
此西突之見漢之權臣至魏以崇用三公反之晉之  
般亂至隋竟以文法條教反之唐之凌偏至宋竟以  
抑內寺分節使反之宋之削弱紛擾至明竟以用  
夏變夷用嚴為治反之當時朝野先識者就其堅永  
之勢而所為行未盡善者何也天下有異世始終之  
事有一時始終之事區內權外勢以絕削而又沿為  
單孺救浮澆濁濶以法制而又底為刻薄振迂俗煩  
瑣以整肅而又漸為壅閼始始終終瞻見至遠此以  
異世利害畫一時利害也而人每見及一時不暇通  
以異世則前代利害之已試已大抵論議高下亦就  
其綱紀之變為之故漢唐之旗鼓差勝儀秦之波瀾  
關洛之且比差勝王何之塵尾而綱紀再振與否亦  
就其論議之變為之故漢唐之營蕭差勝商韓之殘



酷南渡之慨懷差勝江左之傑巧此又論議綱紀相  
為始終于一時者也既不免于上下相仇卒不能以  
！下相成精神血脉非隔則靡靡靡江河溢觴為慨  
乃以論議寬綱紀者未權其利害永圖哉肆惟明  
興掃勝國之類瀾賊前朝之源委而綱紀一主于肅  
軍中書而分都院置內閣而挈諸曹總五府而聽眾  
衛析畿省而叶三司屹九塞而屬夷蕃若提其領以  
純其綱既明且偉無逾盛美也者即有群工建白元  
老商確帝紘括之疇其滄焉二百餘年綱紀論議交  
資至理漢唐讓休况晉宋耶迨我 皇上席然恬于  
未久而或有滲遺運英睿于沉幾而或參猜惑若曰  
天下井井如也斷斷如也何必介吾意何必不介吾  
意若操若鋌而天下窺其無不洞購也也有所巧為避  
又窺其不屑譬斷也有有所巧為乘綱紀寢以就弛而  
不覺者縉紳職司微 俞旨不可得姑權宜以行旋  
變例以沿矣勿曰變不失正耳左右近習獲 俞旨  
無不易聊抵隙以試隨借便以逞矣勿曰併不妨體  
耳至如奸民恣犯于通衢不難以其手為翼而又不

難以其軀為料豪黨喧嘩于市井不難以其口為刃  
而又不難以其家為沼至如邊臣粉飾於疆場不難  
以其國為市而又不難以其身為縶綱紀仍肅耶抑  
地耶杞人之憂且以浸尋不已得有盜賊夷狄之大  
禍愚不敢贅為歷代之言如崔寔以下諸人而在位  
者已饒言之大抵以官府之釜鬻未通也是非之鑿  
觸未決也人才之薪積未疏也長貳之庖俎未嵩也  
中涓之狐虎未戢也武臣之窟營未決也 國計之  
鼠蠹未剗也邊事之危說未除也轉環不易集舍訪  
疑侃侃片言中外藉焉如此論議有漢之介而無其  
矯有宋之正而無其迂乎蓋今日壅鬱極矣空破之  
以瑛勿將之以瑛是一時始終之故焉我 朝嚴肅  
之積乃為壅鬱矣聽清議之耿耿猶本於肅而責實  
用之凜凜欲求其盡是一時之論議綱紀相為終始  
之故焉然今固有與古不同者古之綱紀就弛之世  
激而為論議尚且得上之聽用抑或強上之施行宛  
者小售機者大張而因有論議隨有綱紀今之綱紀  
漸移之世激而為論議不能得上之聽用抑或得上

之施行其鳴不乎其憤公正而即此論議便存網紀一語以回既倒之靡則不可限者論議也一語以識中流之柱則天下憚論議幾逾于憚網紀而不無可憂者又論議也望洋之若必有真源執事欲因論議以覓網紀而網紀得論議之用權力行之利害監前代之得失亦詎無說于此竊以今言之未必得上行之似視往代為因仍今言之而未必得上行之猶幸不至往代之潰決惟不以一時之利害畫之而上下之論議網紀尚可以相成而不相仇夫書利者從其多中外未清之波取域于原委之言此上所當防之以行也畫害者不略其少中外極壅之流取決於疏壅之說而猶有決而益壅之慮此所當覲行於上而難舉以必行也上之溺而不割者割之則有網紀乎而去癭之患又不以喉而以身譬如漸為消解上之距而不屬者屬之則有網紀乎而過下之患又不以腹而以命譬如漸為批導士風轉體以成醜惟矯而不過斯真網紀也世路驅豺以留虎惟奸而善馭斯真網紀也民情斯蕭不儲艾惟善而有濟斯真網紀

也邊計養癰必驟決惟飭而勿恢斯真網紀也總之上不可以自為猜疑下亦不可以自為扞禦予上以欲公行之機而予下以欲公言之理務使論議實網紀而不止以論議明網紀明之者正入之言如莫賢策不暇計利害資之者仁人之言如澠佳木其利固甚宏庶乎內消民亂外寢邊警所謂不以一時利害畫者如坎披于無窮入于無間上善若水坎治天下之真精脉也執事可以轉牖 天聰否

問易莫盛於泰又莫久於恒然其所以為泰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至于所以為恒者曰日月久照四時久變聖人久道而天下化成夫天地以萬物日月四時為用上下以志道為用神幹理縮非第任之運行之適者帝王不具論論漢唐近世如漢武唐玄皆當二季之泰其享國亦恒而卒也一以虛耗一以播遷泰而隍恒而浚無乃其志荒其道疵抑其聰明用事原于志道未有獲不必久而始見耶二朝遠見之臣已有以內多欲言浮實現於盛時者試剖其上下離合之微以證泰恒之指我 皇上

際泰持恒靈長綿固茲者 萬壽之祝屆期而同心  
之義稍顯或且鯉鯉虞上下弗交通化未叶者何也  
天地既以日月四時為用今勿乃值歲功之將成耶  
天子似用智以收志道之作用耶倘智而不戾于志  
道也烏見不泰交而恒久者易之為易元亨利貞觀  
變玩占無不以貞為辭其相與求貞之義以佐泰恒  
之美

治天下者其通塞久近之故宰於人主一心天下人  
萬心萬惟視上宰而導之視上常宰而導之故不令  
之主知有勢而已自庸主以上皆知有志與道志者  
一心所之于天下而之于智而不化則志有歧念道  
者一心所由以治天下而由于智而日驟則道有旁  
途君臣相與竄匿者也君有志臣見之志而馳于智  
慙臣避其忌而良臣患其迷君與天下相望竄遠者  
也君有道天下趨之道而滯于智奸人揣其疑而善  
人憂其紛且人君有智所以明其治世之志而聯其  
治世之道何嫌于聰明者但智以知臣非以臣不  
窺智以治下非以下不聯慎臣不聯窺之智兩值而

滿阻其機君以為通也不知其塞也下不聯慎之智  
久持而益成其滯君以為遠也不知其近也總之天  
下之流通雅化自有其神理不有其聰明神理御聰  
明以出天下無不見君上一心而古聖主聚精會神  
即至今猶旦暮遇聰明達神理以入天下無不失君  
上一心而晚近世相何相室即異代猶悲其冰炭水  
火矣天下大勢詎不思轉徙哉噫治莫備于易易之  
泰也又恒也泰者世之隆運易之禎符恒者世之常  
理易之確體皆治天下大概也泰主乎交而世之所  
謂交者膠漆水乳其小小耳交之公而且大無如天  
地故借以擬君臣恒主于久而世之所謂久者金石  
山川亦未至耳久之靡終而靡始無如天地之日月  
四時故借以擬君天下即天地萬物之交通而為君  
臣之志則其志非匹夫感奮亦非烈士捐糜直以共  
搏宇宙萃其靈罔即日月四時之久照久變而為聖  
人之道則其道非方術一切抑非坦途跬步直以無  
涯精脉衍其夷庚向使無萬物無日月四時彼天地  
特積氣積塊之渣滓無志以同無道以化彼君臣與

天下特堂陞冠履之名號而已故天地上下之用皆神理也法象之神理渺而奎室之神理實志乎道乎盛虛消息不地其貞豈在聰明用事哉蓋帝以之王以之王實徹一堂綿緼奕世咸心結其勢耳三代以降泰運少否時多恒德少淺效多漢唐盛時庶幾泰也亦恒也武帝當漢之泰而恒享至五十餘年玄宗當唐之泰而恒享至四十餘年二主才明幹畧同經應曠久同亦有志于治道者然武帝接文景之後因泰者易所為君臣之際招選才智待以不次亦不過六七年勵精耳元先以往黷兵寇犯紛然並作迄其末幸有千秋之悟輪臺之悔而其恒也悔無咎也玄宗乘中曆之沒闢泰者難所為君臣之際任用賢相各取所長殆三十年如一日耳天寶以往女治奸人乃相獎或迄其末徒有建南之行大內之威而其恒也吝而未悔也大抵二主于泰恒二義玄之前美逾于武而芟房之亭陳裴苑之勳崇有間武之沒美逾于玄而霖鈴之披猖蘭菊之豔侈又有間蓋皆聰明之用也用而得已有黷心用而失遂為覆轍志不

免岐道不免蹊所以泰而復隍恒而至沒千古以下以為口實而一時之人即有心睫焉汲黯漢社稷之臣也當建元世已侃然譏其內多欲外施仁義而好大喜功之主蚤有鯁阻于其忠言矣宋璟唐守正之相也當開元世已愀然憂其言浮于行至誠不在而情心佚志之主蚤有譏諫于其篤論矣君臣相與原自扞格不足為真泰抑不足為真恒故纂說其琦瑋若羨之以為英容嗟其禍亂若惜之以為選而總歸中微之論也受病之微在志與道浸假不覺哉以我自我而治自我而亂而溯泰恒之歎者尤怵心于實有也蓋易理為君子用即無君子亦固其數之用而漢唐二主其於易理未嘗其雋求其於易數則受其節限吾竊慨三代而下如漢唐猶可附于乾陽之世也如漢武唐玄其才猶可附于乾陽之君也而乃受不得不應之數如坎也且古之帝王湛于神理易道亦與神理俱涵而泰恒之義為之用後之帝王溢于聰明易道亦與聰明俱泄而泰恒之義亦幾不為之用矣當數之必賴而挽其理之不為用非入主徑寸

一心操于勢利何以綰其精焉則不能不仰異于今  
上夫 明賢極盛可謂陽德之運而 天子剛明可  
謂陽德之主四十餘年以來中外寧謐所履者泰矣  
又恒矣當此 萬祝華封應帝若響志通而化成非  
愚所能以一詞贊乎然似有未盡然者容舉其槩  
朝講久疎矣章奏積番矣大寮晨星矣諫職轉石矣  
推者不下代庖累累矣選者不侑侯河晏晏矣救  
促而益縷綸扉窮矣沉淪往而不返泉石錮矣岳牧  
之司無足徵一缺用矣臺使之代無恥及一瓜期矣  
至於累囚之滯犴狴卒成覆盆矣遭燒之需籌策猶  
私左藏矣凡茲可謂上下之交否可謂久道之成否  
故方今之日雖 堂簾楚楚置不復行而天地之義  
固肅如也惟是日月之光若有新而不盡宣四時之  
序若有沴而不盡調于是亦有泰隍浚恒之慮抱于  
杞人者詎 聖明志之或有所溺而道之或有所馳  
也意以 臨御既久而特謂天下莫及其智耶即如  
四時溫然赫然者春夏而仁禮以隸澹然肅然者秋  
冬而義智以隸萬品俱燭於何庸智正以宇宙之歷

適矣而高深之智始周今 上彌久彌智者謂以義  
萬用咸欽于何炫智正以覆載之韞固矣而蟠際之  
智始遠今 上彌久彌恃其智者謂非以義故 天  
子寸心與天地不相似而屑屑綴綴于俯仰間其志  
與臣默左其道與天下陰判臣以天下多事斷斷思  
勤其 上而且若以爾自多事者多亦何為 宸衷  
燭而歎之矣天下以久而事外有事焉思其  
上而且以爾即生事亦徒者究亦何害 宸衷策而  
置之矣贅疣之負土宜之說張皇之舉皆非其急即  
欲 明主內覓其志內覓其道以副羣下之丹赤不  
知志之精深道之高妙已綽有剩力矣無乃幾有恃  
勢心泰恒所以不可持與志道所以不能純者遽言  
之而疑誕直言之而似訐則不如以 天子之智自  
窺其有餘不盡乎試觀天地之春夏秋冬其陰陽苞  
孕如環君心之仁義禮智其陰陽含精如璞而易以  
元亨利貞總揭其陰陽之四德如方璧圓珠之互用  
然諸卦于四德有全舉者有分舉者有卑舉者而貞  
之一言無論吉凶皆有之豈非變化之樞紐占測之

堯鍵也以貞言智智非虛而實智非諂而正以貞為  
智而見品彙之俱真境久精之而見劈裁之  
俱沉幾 皇上天聰天明獨握獨運蓋謂智為百煉  
之金幾無餘蘊矣抑謂智為惟燈之火於貞亦曾深  
思耶自其冲而未剗壯而瑩精以至晚而脩靜非臣  
下所可蠡測然大約以聰明合也久而無不玄覽猶  
以聰明合也 聖性所披有濤蕩而少停毓 聖心  
所泮亦有研究而少警醒方且以從前施用或貞而  
未必得智而樂有獲者乎茲亦受病之微否倘從  
以往耶貞而智則請得而竟之貞者非絀智也智而  
絀之于志則貞智而叶之于道則貞君臣之間百損  
而百不中志有所距也距之以智也惟勿以智距而  
揮一志以迎衆志然後知君臣相與原有正脉即或  
不合不妨祛其偏必不可先自偏矣君與天下言呼  
而百不應道有所碍也碍之以智也惟勿以智碍而  
絀小道以從大道然後知天下相屬原有坦途即或  
不順不妨導其間必不可先自閑矣抑 皇上未嘗  
不智亦未嘗不貞用人之睽阻也時通其一二宵小

之藩斗也時挾其一二積貯之萬竈也時渙其一二  
方城之倉皇也時應其一二此一二沛然者安見不  
出于介石之貞乃一二姑塞者已其歧操于蔽闇之  
智友貞以為智女富權奸土木兵甲一切叫囂不靖  
而天下明被其聰明之癘痛若漢唐二主者固當以  
貞智之方對為湯砥借貞以為智宮闈庭序民事邊  
情一切含吐未朗而天下陰中其聰明之癘痺若今  
世所患者又當以貞智之用劑為參苓要之智運于  
淵淪之中使臣下服以為不可及貞操于 堂皇之  
上使臣下信以為無可疑烏觀上下不同道化不成  
哉惟以貞為智而妙天地日月四時之用著志道之  
美泰恒二義即王心無餘蘊矣然泰恒之爻各有君  
臣之義揆于今日 主道當以任智為危明而臣道  
亦恐有智累者蹇諤之議昭曠之名所為裨泰裨恒  
誠鉅矣非借貞以為智而智稍不及其貞獨切切焉  
砥 聖明則或益其韃于 上而未疏其臆于下奈  
何昔人云願為良臣勿為忠臣君子之志之道無以  
加諸諒亦弋獲之千一也

問古之治天下者其所用皆士未  
府也既而文武而途常矣時以  
以御之勿受其偏趨之勢而其受偏趨也  
內臣廷臣兩分原非可以互用而且受偏制之勢其  
受偏制也亦有漸大抵三代以下如世將治則文武  
二臣各為用 相軋內臣亦有內臣之常世將亂則  
文武太分武臣與內臣每每相合而文臣獨不得其  
用識漸偏之故者當何術以善挽之迨至漢末內臣  
太重文臣輕武臣以輕之唐末內臣太重武臣以重  
重而文臣獨抱其輕武臣內臣之志不得已亦借武  
臣者宋末內臣時重武臣亦時重文臣之輕武臣內  
臣也間有與內臣合者茲三李瞻為勝而尚可蚤杜  
其亂否總之亦在士君子否 明興初始以武先文  
亦無偏重內臣固甚輕也中朝正統如天順成化正  
德嘉靖間武臣與內臣時時偏重矣今日亦有二者  
偏重之漸否將遂有亂生于漸否御世者宜善自防  
其偏而世之士君子亦有以自為善處者否試究言  
之以鏡治術焉勿委于勢之將成也

天下惟士君子一脈不可不令其獨培亦不可令其  
獨勝長之養之元氣也神氣亦伸正氣行邪氣亦屏  
而苟其就于萎靡也安得不羶然以亂發之舒之元  
氣薄神氣亦脫正氣泄邪氣旋乘而苟其一千徑逐  
也又恐其勃然以亂即如人之一身之氣賁而存之  
其元神其正邪皆性情時運不能不至之勢者要在  
布置得所斯無結轉潰決之病而入主國醫也士君  
子藥石也因而泰其輕重善劑之術庶可以不亂耶  
新說而猶可以挽故經緯地撰錄其一則妨行治左  
右近習廢其常亦妨于治但以士君子為主而資其  
追逐之能為能資其供役之事為事蓋治者煩勢也  
至於勢之所趨靡焉而沉詭焉而格士君子與非士  
君子者各露其機而不相喻追逐之能偏於蔭縱供  
役之事撓於經綸一切不足以制其勢不得以刺  
世之術施之而後不受其偏盤之害故刺世之術入  
主得其半士君子得其半入主用天下以佐使加減  
之宜而常不使藥氣勝穀氣士君子待用以參苓薑  
桂之物而其穀氣亦自不為藥氣勝此其相得而術

蓋章夫亦有不得不然之勢非人逆料有不得不然之術非人強操者夫文武之用官府之防即勢與術之說也上古湯摶純樸勢未始有分術未始有用中古而還文武亦未有判然之徑官府亦未始有異類之人即司馬進士固一致也攜僕侍御皆正人也入則為卿出則為將大則為三事小則為近臣節其將變之勢韞其不盡之術於居之內寓亂之防猶非後世屑屑習習因翼而鍛因蹄而翦者耳春秋以降此意浸亡錯紳春容之器不足以臨矢石而舉凶器死官之事付之于介冑文武乃成兩途矣士子鉛槧之流不足以供禁御而舉順指將令之事委之于刀鋸內外乃成兩類矣文武有時絀時重文武有偏輕偏重者勢也外臣有時絀內臣內臣有時絀外臣者亦勢也文武之偏輕重必有所積而岐者漸也內外之偏絀必有所沿以暱者亦漸也勢之為言如東西南北凸凹陵谿指顧而可見漸之為言如舟舵水行車轂徑碾游移而若不知識勢者不必獨見之詰即庸流措品非能洗滌肝腸而頗覺症候之已至識漸者

必待玄覽之明即名士清流非不精求知而或忽膏肓之已深夫其漸也不徒在文武在官府而天下治亂茅之世之將治英主初畫文以經濟見長武以搜鋒決勝在朝各竭其伎倆而近習弟安其奔走如良平韓彭之佐漢房杜李靖之佐唐趙普曹濟之佐宋以才相成如丞相太尉之制於漢三省兩府諸衛之制於唐宋以官相列至於漢侍中常侍黃門長秋之秩往往參用士人唐宋內侍省雖全用宦豎而不立三品之階不易殿中之號以官為各守治朝善如此之善也世之將亂中主狐疑文以縹紳自貴武以介冑為慚糾糾者既不獲與於清議而卑卑者且甘心附於近習于是鄙猥之風既成正大之說反絀始也文士防武流而卒且任力以闢其口始也廷臣梗內黨而卒且披心以及其枝如漢以大將軍儕三公猶曰付託所致唐宋以節度使相猶曰勛勞所偏而武浸浸軋文矣漢以中書付之奄人遂變古制唐宋以監軍屬巨璫以三公加隱相遂移國權而內浸浸制外矣以致文臣不得伸其論行其志而武臣益



禁而不可馭內臣益叢而不可漸亂之萌也豈朝夕  
哉大抵天下之勢漸以凌遲而援理以救之理為勢  
窮明法以繩之法為勢撓入主習于然疑進止之祿  
志而士君子苦于貞衰是非之相途竊謂求濟夫變  
勢者當有術以道理與法之不及法人主所得操也  
因其漸微而斤斧之可矣而恐其驟而有變理士人  
所得任也因其漸述而耳目之可矣而恐其激而不  
措不惟劑之以術抑且出之以善善術者暗之于漸  
而不炫為之于漸而不驚即梁竇太盛當刺其焰也  
而不當借鄭孫之內策朱泚太猖當絕其流也而不  
當設神策護軍之旁實士良太恣當制其勢也而不  
當委訓注之險計內侍改易名號不必過為拘也而  
不當屑越以大夫之文階此其開鑿燭奏刀者然肯  
綦固自有不以偏濟偏而以變防變者善術之用思  
過半矣漸亂不能籌成亂不及籌而乃有漢唐宋之  
末也漢末節帝後而為虎遇蕃武如飛食內臣至是  
太重矣乃武臣猶與大臣相毘而何進遂借董卓之  
兵以掃內庭之蠹既也郡縣泉雄迄不可制漢祚因

之蓋以內臣之禍易武臣之禍者漢末君臣也唐末  
復恭令改蛇而為虺加以茂貞金忠如蛟沸內臣武  
臣至是俱太重矣乃文臣與武臣內臣俱不相容而  
崔胤故借金忠之援以絕君側之奸既也孫藩借蒙  
迄不可返唐祚因之蓋以內臣之禍加武臣之禍者  
唐末君臣也宋末童貫師成營而為大得導師如焰  
硝內臣武臣至是亦重矣乃文臣與武臣內臣不合  
而相激而王黼蔡京及童貫等之寵以竊政權之惡  
既也小召蒙迄不可收宋祚因之蓋以內臣武臣  
之禍參大臣之禍者宋末君臣也三季等亂耳唐之  
武臣漢唐之內臣尤烈而宋之內臣亦熾漢唐之文  
臣與之爭宋之文臣與之爭又自為爭所以召亂者  
頗亦等耳但其時漢不行何進之策唐不行崔胤之  
策猶可延數十年宋不行童貫之策猶可緩南渡數  
十年則亂未始不可杜也抑以士君子之昧尋之漢  
唐治癰快于一割宋人攻毒迅于一瀉而所云與之  
爭又自為爭者固千一之慮哉救亂之漸者亦曰不  
愛其偏乎 明與斟酌千古規恢奕世所為設文武

制官府者緣急輕重靡不合宜五府六部彷彿中書  
樞密之意而無其權兵曹京衛參伍太尉兩軍之法  
而分其事三司聯於省直兵馬錢穀以異局總鎮置  
於邊疆節制軍容以相維諸監諸局雖脩而四品之  
限偏嚴典兵預政有成而糾劾之防倍切蓋古今朕  
洞文臣偏重之害者莫如我明之革中書能洞武  
臣偏重之害者莫如我明分外使之任能洞內臣  
偏重之害者莫如我明之禁內侍讀書茲三事豈  
起繼代而不詘不沿而稍易也內臣如正統間之王  
振天順間之曹氏成化間之江直正德間之劉瑾  
矣武臣如天順間之石亨正德間之江彬嘉靖間之  
仇陸橫矣且武流非勛舊而躡公孤內侍由掃除而  
濫封廢中朝未免於偏重第亂胎不生耳今上  
英睿獨操威靈大暢萬無偏重之勢而近日軍政  
之考不下戚畹之請不裁廢弁肆兇于朝陛通侯計  
奏其家仇又如稅璫逮令長內使挾克祿康堅劾司  
空之屬守監行憲臣之法武臣內臣不可謂非重也  
司馬之叙遷升朝入而夕可世爵之披猖曠多覆而

朝俞仰類似有機緘禍福容或關鍵武臣內臣不可  
謂非台臺也惟是臺省之章枘鑿不叶部院之事竅  
閣不行即政府之言焦勞不入而文臣約結勦鬱失  
偏重之漸小則為汪劉江陸大則為王振竄石朱可  
知者亂之所生寧不漸見猶幸聖天子有所躊躇  
未行而宮庭之際有所堵燥不一耳勢已如以詎  
可無術以幹之竊謂正成德靖之世其武貽內偏尤  
甚於今而文臣不過暫絀其意氣方今之世其武賄  
內蠹稍遜于昔而文臣乃似久壅其機括故勢之所  
趨愈難回而術之所施愈難劑將有仲景叔和不能  
醫倉公扁鵲望而走者亦在病者自候之而或可為  
乎御世之術要惟善以防其偏善防其偏者不防之  
于文臣不防之于武臣亦不防之于內臣必善自防  
也兜鍪之士緣其積抑而欲以徐伸窺上之厭簪  
紱耳願勿示以厭貂璫之儔綠其風曜而欲以巧售  
探上之阻堂廡耳願勿示以阻翹翹子之衣裏  
緣其暗通而欲以明遂迎上之疑猜流涕刺密耳  
願勿示以疑貳上意非以共輩遂可絀文也亦或有

時神為第一取之而勿併以馭士類上意非以此  
整遠可薄文也亦或有時嚴為繩者第繩之而勿併  
以繩薦紳如是以自防其偏不至有偏重之漸矣余  
猶有望于士君子善處之術亦善自處耳處我于清  
處彼于濁彼且以濁濁我之清故青天白日之皎潔  
不以絕腐草秋螢之熒煌處我于介處彼于詭彼且  
以詭詭我之介故風雷霜雪之章明不以盡山澤龍  
蛇之狀曼以獨清獨介脩其臣渠以容濁容詭培其  
世網彼且以容病我之不容故坊表壇宇之磊落不  
以搜潤數窟穴之微暖總之還武臣以武臣而文臣  
不峻而高還內臣以內臣而文臣不沐而白我自處  
人亦自處而不以重先軋必不以重迭軋也庶其漸  
消者也治術應于明主而亦係于士君子不傷國  
之元氣而亦自營自培其元氣茲上池耶不然漸重  
不防而不以善防又善處浸淫潰裂至於激而為節  
甫卓操為復恭全忠讓而為董貫藥師勢已泥淖以  
一手足障之何益哉

問世之所用于士與士之所以用世者賢才術是藉

而才術非學術不成術之為言徑也君子不由其徑  
乃亦道不廢術與何修而才術學術苞舉與古之名  
卿至於託孤以副六尺却虜以計百年此亦為用鴻  
鉅矣而謂於學術樂未之聞也且若人者才術固自  
不允豈學術又自有異與名儒為治安策者為中興  
論者雖未獲用亦可卜其才術矣而或病其識或惜  
其器皆以學術求多二子何也至于留侯武彥呼樹  
才術加以學術庶幾善用矣韓琦亦近之而近世有  
謂三公皆其天資暗合于道者此無乃視學術為不  
可幾及與邵張二子才而卒以學鳴此未獲于用而  
用已具宋人咸有偏至之詞則學術必何如而可也  
今天下殆稱有事而常歎才難尤歎學敎用輟鮮效  
豈其術有闕疎耶或謂才須平學寧靜致遠則一善  
其用而才術學術俱信或謂忠信可學而權智不可  
學者則但才術為用矣意者以用揭之勿以用而始  
托之耶試合論才術學術之旨以為潛見之道  
天地間表見燦然者庸非用也而用之不見者即為  
體夫體用之說學士所難聞非附給知也舉體用而

莊語之曰此有道焉學士未必能涵其萬求而皆信之以為石師舉體用而靈詮之曰此有術焉學士未必能妙其微權而皆疑之以為岐見用不離體非浮說之用而理濟之用若辨此而忽彼策前而遺後其理繚不周即其苞蓄不到耳道不離術非執轍之道而疏通之道若驚遠而室近泥迂而棄捷其疏通不審即其夷平不顯耳故人之於用有善不善則謂用所差殊也而不質以體之完否於待用有善不善則亦謂待用所差殊也而不究以體之深否此以體用

濬者體用原無分岐人之規恢劈運於世遂直目之以用而抱持組修於己遂直目之以體用焉者偏隸於術而體焉者偏隸於道此以道術併體用濬者道術原無同異惟玄覽妙用之君子於用之中而不執之為用體在用中也於待用之中而不馳之必用體在待用中也即體即用惟茲道術道術合而斯體用合吾所以妄論稔聞體用者非稔知體用拘儒分道術而體用若有先後通儒合道術而體用原無畛吐也試論其用用有二端世之用士士之用世宇宙

辭說方寸掀揭皆用手哉用者才効用者亦才小才小用大才大用向所稱表見燦然莫非用者也然不徒曰才而曰才術才未易言矣才者用學者善其用學小以成小學大以成大向所稱用之不見即為體者也然不徒曰學而曰學術學又未易言矣才也學也總以術為筦籥茲其合體合用者耶欲知體用之解不可不諦於道術之解道者坦然劇驤之路也而不牀無紆曲捷徑之術由道以自至千里康莊哉需之說由術以道而至一舍徑度或致之要故術不背道道固從術道之坦夷其體而即以周流之術為其用體用非兩哉君子亦有道光明正大遠然無復厓隱者是也君子亦有術融通活潑蒼然不至阨隘者是也君子之才亦有術轉輾乾斷而第以濟變於難者是也君子之學亦有術達達挾摘而漸以審權於微者是也道與術叶為一致才與學練為一術大抵無才術即學術亦於何而韞如曲木難以引繩有才術其學術亦即此而精如鑛金允須待冶乃用之中有體而體之中即用惟操此術矣嘗攷于古其世用

士士用世者抑又有二端名卿之著用名儒之待用  
皆可尚論其才溯究其所學博陸萊公及晉族武侯  
與韓魏國用既灼矣賈誼陳亮及邵子張子不用亦  
素矣乃說者各有軒輊于其間託昭帝之孤海內寔  
然無事先蓋功在宗拓却澶淵之虜畫策決于百年  
準蓋功在疆圉才臣之用如此足矣史遷譏其不學  
無術而張益州以奇才惜之世人勸論遂以二公不  
善保其身名為學術之憾者茲則淺之為見也女為  
帝后妻扶宮寵而付託之業不免有戚畹之類天書  
附會再相紛華而助勦之勞不免勸景德之汰奇使  
學術益之必無此失哉誼策治安而漢事若列眉亮  
論中興而宋事若刺骨蓋二主咸可為不為二子有  
激乎言之才士之待用如此亦足矣韓子調賈之才  
不勝識宋史警陳之器不勝才世人亦遂以二子客  
舍之鵬僮僕之刃為其學術虧欠者茲亦淺之為見  
也表餌之謀與服朝之文似非中肯河汾之推許與  
錢塘之籌策似屬自媒若使學術淵沉必不徂此哉  
至于運籌決勝本之圯上所授集思廣益本之隆中

所養而朝定策本之筦庫自安留族武侯以及魏公  
其用世者庶幾才術與學術合也近世王新建第稱  
其暗合于道而太公兵法韓非刑名與不由孔鑄者  
亦似未純然其將相設施多著然而中即兵刑諸事  
皆可為學三公雖有差等實無岐異均之去道術近  
矣至于結客之俠志卒港深于訂頑遠遊之曠覽卒  
神解于皇極邵子張子即不用乎其才術與學術詎  
不有所獨合也彼時程朱顧謂其偏至而太虛一言  
若以氣為道元會運世諸數若以權為用者亦似與  
九流稍襍然其身心朗粹多前人所未獲即氣數諸  
說皆可為學二子雖有淺深實無背馳均之得道術  
多矣余竊以才術學術之在古今也人但睹其用而  
不睹其用而不用之即為體由漢以來偉人杰品咸  
為儒者才之而鮮許其學乃所謂學者輒歸于經術  
之章比道學之衣鉢與夫佛老之筌蹄而真學不免  
于晦即如良如亮如琦固自用其學如雍如載固自  
學其用亮之重準之敏性與學非遠而惜其拘于功  
誼之英亮之銳性與學亦非遠而惜其拘于名譽之

留侯武侯邵子曼矣夫知用之為用而未知用之不  
用寧獨霍冠無學世僅豔其琦現即晉侯而下亦遺  
其幹匠之製而撫其伎知待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  
用寧獨賈陳學疎世僅夸其綺麗即康節而下亦昧  
其鍼絕之神而據其巧故才可見學不可見才術可  
測學術不可測術悖于道其學尚淺術入于道其學  
益精總之體即不見之用用而有而不見者體之淵乎  
厚乎人必至此而後世用世而無負論人必至此  
而後世用世而兩有真也且有慨於今之為才為學  
者已方今中外亦皇皇多事國是紛而未定疆事  
急而未消非大猷之難夷則肯綮之難中詎不需才  
又需學哉顧一當筭舍求其盡缺之人一值復隍求  
其拯溺之人未始不憂憂也似乏才又勿論之學也  
余論其世用世之概如抵掌而談可否為目而蓋  
利害似屬斐亶之才應接不暇第未嘗用之而一當  
其用又或別為可否利害之說矣委蛇而商可中之  
否盤礴而計利外之害似屬沉漫之學鄙吝可消第  
亦未嘗用之而一當其用又或別為無可否無利害

之說矣才不能盡其才而世歎才之不可用學不能  
盡其學而世歎學之尤不可用世之真用于才士學  
主不減寒燠之水大才士學士之致用不殊起汲之  
影塵總之可為人流非可為世用矣蓋嘗索其故或  
人自有才而未曙才之有術或才自有學而未曙學  
之有術耶亦或人自有一身之才術而未究用世之  
才術才者自有一身之學術而未究用世之學術耶  
則之無實効而用之不用無潛蓄坐道術非耳譬之  
數百駘營駐蹕臨何非用也其用何非體也才術  
學術之疎者視聽將炫惑于無不至而忘其耳目之  
原有常思慮將擅擾于不必然而忘其心胆之原有  
城雖用障于駸馳乃體捷于駢贅耳說者之言用也  
亦自不一有謂才須乎學而寧靜致遠者武侯之論  
也試之天下之大用而才術學術確然可知武侯用  
世之器以身效之諒其如此符采也即所云合體用  
而稱之者也有謂忠信可學而權智不可學者蘇洵  
之言也試之天下之衆用而才術學術若有分得陶  
所立言之理託人論之諒其如此偏長也

體用而稱之者也。分其說則駑駘固不參于神駿而蹄鬣亦不求于翦拂。博陸洛陽諸人所以偏而未該。尋而未結。合其說則龍德圓益妙于變幻而鯨騰亦自伏于深渺。留侯邵子諸人所以詣而入理盡而入微。是故徵才術于其用可也。偏者矜諱托者非真。惟舉才術學術之相合以爲潛見相合之道。即用尋體即體運用可見者人所據之以爲實蹟不可見者已所握之以爲妙應。而才術學術所以合于古也。古之才術常以入國事爲一家事。設策苦功無不竟智。今則入國事與一家事殊觀。而及其迫急又以一家事揆入國事。非不肯爲。即不素習。縱有才術何從見之。高明之士必登其如何爲人國者而籌策若源于流矣。古之學術常以天下事理即一家事理竭才深致無不極精。今則天下事理與一家事理異較。而及其理。德又以一家事理盡天下事理。非不切已。即不諸世。擬以才術爲學術。何從而窺其不見高明達卷之士必研其如何善爲天下者。而底蘊若源于壑矣。政治之才術與仕進之才術相似而迥別。有解紛圖

大之眩然。後可與論學術之得失。經濟之學術與浮沉之學術。依是而大非必真有定識遠慮之實。然後可以學術定才術之利鈍。蓋一代風俗王新建曹有鄉愿之憂。而自良知之學既行。西方之指翻惑其不事事爲通也。故以才術合學術之義。反之其不事事而托事事爲任也。故又以學術合才術之義。正之體用爲一。可以用以待用。而惟其術之有當于道也。世用。用世。安愈之福。是在真儒矣。宋當末季。其主惡得辦事之才。而張斌以爲宜求曉事之才。勿亦才術學術即體即用者耶。此言倍切。故終援而詬之。問裕國安邊之計。有取尤有因。自則壞之外。莫如權益。莫如鑄錢。蓋與銅天地自然之利。雖不免成以人力。視他權稅懸矣。帝王之世。閭閻不暇詳經。亦偶言之。而至周齊始立其法。若管子諄諄。復羅車機。公頗侃侃。錢幣然成。謂近功之沮。濟急之需。似非可常行者何也。漢權益鑄錢利弊相等。其時猶有以爲非者。桓寬貢禹劉陶諸人各持爲是。亦果盡得與唐宋之世。非權益鑄錢者少矣。第示其權益。且鑄者何如耳。唐

宋權益之善無過一二人鑄錢之善亦時有之而未聞有人善其任至其末均不免弊可指其弊與我明初始即立益法錢法於天下既而鑄錢中止權益至今行之益法凡幾變而錢法或屢行屢止今日邊警倖聞司農甚置益與錢其法太地矣而頃者有疏通益法之役鑄錢亦有言之未見舉行其相與究所未盡以備因利之策

談國計者有古今之變有一代之變古今利害殊矣而猶欲委利于海捐利于山以用度之日繁而不廣其自有之殷阜不知變而土益者也一俄利掌珠矣而猶欲海不害煎山不害冶以經制之日弛而不索其積廢之根柢不善變而玉危者也即人國而計原以利之耳苟可以利何嫌於芟剔况天地間原有必利不過借人淘汰融液以通而利之變固不憚詳求矣即國之利而計原勿以害之耳苟至於害何嫌於補葺况山澤間有利無害不過因人私漁潛採以沮而害之變又不憚深決矣故自古無無事之國亦無無財之國利害所變不可勝窮因其山澤之利而取

即為利不因其山澤之利而取即為害於變之中得其善變之用而國可以有事而無事如益法錢法是已益也錢也昔人以為裕國安邊之計權之鑄之不足不用民而實即天地以用用以佐則壞常賦之不及制其自然之入似于善取濫其自然之出本于善因蓋嘗歎晚近世一切篤筭之營如算舟車告緡錢稅間架征關市權酒酤收經制瓊詭多端而較諸權利錢利因天地自有而取之者其猶清而不涸之物也然其變非一焉稽諸帝王禹貢有貢益之名唐虞夏商有泉貨之目或其始甚非常權之常鑄之也至周立國法而市貨通齊正益焚而食益通常常矣矣桓公問山海管子對以煮海鹽而糴之坐長十倍景王欲鑄大錢單穆公對以輕重子母不可廢輕而作重于其權鑄之制始備矣乃呂東萊謂齊之益焚為近功淺效奪民力以自豐而周之鑄幣非古者天災救民之指則二者特一時之權非經常之道乎噫以古之趨于變者也蓋自民而輸為民而制猶曰因字由為池因乾坤為治乃為



官錢貨入於官猶曰因水以取潤因山以取鑛乃利  
多而害少由漢以來益多變矣漢初未權鹽也海  
之利散于侯邦富賈千乘萬金不佐軍國迨武帝  
耗桑孔始以鬻鹽之說售官為牟盆私者欲趾而  
利蓋為國蠹漢初未獨鑄錢也鑄冶之利共於閭閻  
網民榆莢四銖爭修王公亦追武帝虛耗而上林  
官始以獨鑄之說行銷毀私錢大輸官銅而錢利盡  
為國貯利乃彌多而害尤彌多矣其時如桓寬鹽鐵  
議貢禹劉陶不鑄錢議蓋猶以古昔歲富于民之義  
斤斤乎其持之也要之常說固不可割而變說亦不  
可屏古今之日變每每一時以為奇政後世遂以  
為長策若漢武之權鹽鑄錢也吳主雄心厭挾天地  
所未盡泄之藏儒臣王論不勝挽帝王所不盡用之  
法大抵利源一啟惟有巧者因取以倍其術力者因  
取以倍其功而變卒不可遏然益之為法至霸者始  
詳其利國最廣其奸民之利亦最奢故後世旋止旋  
行而權制無不至善用之以佐治不善用之以召亂  
錢之為法至王者已見其利國頗使其奸民之利亦

頗瑣故後世頗行頻沮而銅指不獨需善用之以便  
公未必以佐治不善用之以便私未必以佐亂吳則  
變之中又有差殊者也自是唐初亦無鹽利之禁開  
天以後鹽稅乃煩旋為官幣而善其任者僅有劉晏  
大鑄糶于商或以糶于民仿桑弘之智而無其苛宋  
初亦少禁鹽之令雍熙以後方行鈔鹽令商納中而  
善其任者僅有范祥大概通于商而因以入其直取  
桑孔之策而去其私唐初五銖之錢為得其中嗣後  
莫及而其時未聞有善任鼓鑄之臣也特鹽鑄之憲  
與漢武時相師用耳宋初亦以開元之法為得其中  
嗣後莫及而其時亦未聞有善任鑄錢之才也特禁  
銅之刑與漢武時不甚懸耳鹽之經用既大條理亦  
多非用祿者因而取之無以擅澤國之富有故惟晏  
祥方著錢之流通雖廣奇贏則少但得有人因而取  
之已足以明泉府之物力故置其監吏焉可矣至于  
唐宋之末權鹽法應多為虛估利歸藩鎮而亂起鈔  
鹽法易多納商錢害及民間而亂起當十之法立私  
鑄盛行惡錢紛出遂起飛錢之名而弊當十之法再

立鐵錢參清盜鑄亦多遂生更會之制而弊至此則不知因之亦不肅取之益法錢法之變益失總之變之所趨利不啻秋毫害亦入骨髓而利害之法如蠅利害之說如麻漢益已稱海饑至唐全仰淮浙至宋亦全仰淮浙次仰解池漢錢已稱採冶至唐採冶于商洛至宋採冶于洛又及于號大抵就其利數而在而因時措之者易漢益已稱官煮至唐煮銀徵課至宋通課益多漢錢已稱官費至唐本浮于利一倍至宋本與利正相等大抵就其害端所萌而因時社之者難物力人情歲易而世不同而古今之變乃隨其世一代之變乃隨其法未有不變亦未有不求善其者也善制無如 昭代在開拓之始 聖祖鑒精國計即舉鹽法設運司六提舉司七令商中益咸入粟于邊支益于場而課額則入司農之庫海池井地之利無不因也即舉錢法設寶源局于京師設貨泉局于諸省令各鼓鑄仍禁民間私錢併行古錢而課數亦入司農之庫銅山阮治之利無不因也蓋三代以下兼舉鹽錢二法者惟我 明舉計焉然鑄錢未幾

即罷取權其本息之鮮贏鹽法至今常行固權其售直之不貲耳 聖祖酌歷代之變而用之 歷朝又酌一時之變而用之自永宣以暨隆萬如商益之中改粟而銀引益之丈通常股而存積正益餘益之并包與夫餘益之有課法遞新也如開鑄之多擇于數省開鑄之少品于一省或諸省之廣鑄而時盡罷以不立法遞易也通鹽每特達重臣大為清汰而鼓鑄除分局之外第責守臣人與法遞謹也然其益利先淮浙而銅利則或蜀滇耳浸至今日邊商有引而不得鹽內商買引而無其力舉而歸之國戶削引直而收鹽銀鹽法凌夷之甚惟商誦以貽國誦耳而商之局久廢京師之局僅存舉而聽之于銅商厚子直而膏入貨錢法鏤挺之無餘惟銅乏以成幣乏耳淮鹽久壅蜀銅亦久不致 祖宗之良法盡變美意亦盡變哉乃今日東夷之燧幾連井泉司農之籌殆無制置鹽法固未振其因循而錢法尤未理其湮沒徒索借于水衡開寺僧促于民輸市租天地之利反為屑越貧子有珠胡不因而自珍耶頃者疏通淮鹽之

法有成議有端官矣其大指行見引附行積引車套  
格而立綱法要以令固戶積引之利不能軌邊商新  
引之利主于利商利國耳然有千一之慮商人得行  
見引而見引之課未必即完附疏積引而積引之課  
需于何歲所為酌其輕重者勿一主于商而不維商  
之亦有虞也講求鑄錢之法有優疏有詳策矣其大  
指算銅並併算工直多少明而贏餘見要以買郡國  
山銅之利以為國家鹽冶之利主于致銅致錢耳然  
有千一之慮銅之為直隨地不同而此易或彼難錢  
之所用隨地亦不同而官便或民不便所為劑其通  
塞者勿一主于銅而不揆銅之或有滯也自古鹽法  
具悉而我朝悉前代之悉即今刻挾融通不過劉  
晏范祥通商遺指而減大塩禁私塩商人亦不免有  
闕閤之弊此皆通根而當接者併以佐其因取之窮  
而已自古錢法具悉而我朝似未悉前代之悉即  
今蒐銅廣鑄不過賈誼劉秩措銅興工遺指而依鑛  
鑄銅禁民用銅今日亦不免有闕畧未舉之事此皆  
貨源而當濬者併以弘其因取之用而已大凡法之

變無窮而最善者無如因隆平之世因利可以無害  
靡敵之世因利又防其害即淮鹽固戶之利當收于  
上而通商亦必惠民劉晏已有此法今固不可使其  
梗險而類唐末王重榮之轍第大指在商人有利也  
則可即蜀銅採鑄之利可資于上而鑄利不勝鑄害  
權萬紀又何足法今固不可使其搜掘而召元末毛  
穎蘆之禍第大指在收銅于民也則可如是庶幾善  
變之術哉蓋一代之變抑亦以古今之變通之云惟  
執事揀之

問人主治天下而取諸易其義莫大于臨莫公于渙  
然臨也而繼乎蠱渙也而先乎節義尤足深思者自  
昔聖王南面而治厥有四朝之臨王無私藏太府王  
府未嘗不渙焉後世三朝儀畧同于古詢事一朝未  
見舉行何也漢始有私奉矣而唐宋亦有之其主或  
不妨其賢時無渙之意未暇與漢武帝唐玄宗宋真  
宗俱稱倦勤于臨者其時亦當懲于蠱否漢宣帝唐  
德宗宋徽宗以私藏兆亂皆不得為渙者而節與不  
節似稍異宜辨其節之是非石要以三季或值中朝

或值未運其乖臨渙之義非一可悉之以爲鑒否  
昭代朝肅而周帑蕪而公至我 皇上睿覽弘猷克  
勤克廣蓋四十餘年所矣而或憂其不無歇怠且不  
無當心頃者東事倥偬中外震驚籌兵籌餉如寒裘  
之不遑而咸異 灼然一御親履疆場大策且多哉  
內帑急圖拯濟者願祖申其說以裨臨渙之用併合  
蠱節之指

聖主之圖治而防亂其道貴與天下無隔而已情易  
履於上而不下洎堂簾之際楚楚相對不能悉其十  
之一二況乎闕而不接也故聖主不以情隔爲天下  
必如是乃可周知耳財易隔於上而不下施出納之  
交介介自惜不暇施其千萬之十百況乎入而不出  
也故聖主不以財隔爲天下必如是乃可廣備耳天  
下無事之日無可疑而反府疑無可恠而反蓄恠人  
主自釋其清福以積醖其隱禍也而以無事處事者  
不隔於平世之人情與平世之物利同治而不亂  
天下有事之日不暇疑而疑不破不暇恠而恠不除  
人主自徂其玩志以忽其難端也而有以事處事

者不隔於危世之人情與危世之物利尤以將亂而  
逐治大抵易危者治易忘者亂易以因仍者廢弛之  
美疾易以溺執者纖細之香餌也治天下之道矯之  
以其所難難守者治難杜者亂難以昭見者宮庭之  
變伏難以疏通者內外之泉源也治天下之道入矯  
之以其所易夫不私親不私財聖明弘峻之烈不過  
以易道用之而有餘矣治天下之道殆備于易而悉  
取臨渙之二義臨者智臨之指爲大渙者渙居之指  
爲大蓋人主之臨非小小以宛裳順仰耳無所不臨  
必無所不智智以臨之而冕旒絃纒始無與豁之耳  
目人主之渙非沾沾以齒頰吻煥耳無所不渙必無  
所復居居且渙之而錙銖億萬始無弗貫之有無然  
臨之爲美以不振刷而益章不則亦一日萬幾君王  
成例乎故易之以蠱先臨也天所以開有爲者也渙  
之爲美以不廣大而益著不則亦天下一家君王常  
事乎故易之以節浚渙也人所以道有餘者也知蠱  
臨相乘之理不惟朗徹之后期于幹而中材之主亦  
勉爲扶固天意不得不迴而尤人所理絀勢窮之

舊知渙節相需之理不惟恭儉之肆酌其盈而僅守之君亦廓其藩國人心不得不恭儉尤神所極蓄必散之幾倘使盛而猶不臨節而意不散朝寧而疑之神將為解瓦之危帑藏而暇之思將為夜舟之負而以此却亂於治譬之索空者矣臨天下之盛者稱王為法而周之制有外朝有中門有內朝有詢事之朝以內外四朝也其中惟內朝一舉與臣寮倍瞻從容商確可以盡下而禪上如詢事一朝又與臣民俱親觀錢涓埃可以警通而見遠蓋以黼黻圭縹之崇嚴以執鐸技藝之決電于臨無遺義矣渙天下之盛者稱王為法而周之制有太府有內府有職內有玉府此在內諸府也其中太府掌貢賦之貳雖若取其贏餘以供玩好而歲終覈之甚明玉府司金玉之藏雖若儲其貨賄以祿王宮而好賜出之不吝蓋以則壞成賦之公平加以用物異物之斟酌於渙無背義矣嗣是漢有大會殿有前後宮雖朝制不可詳而三朝之遺循而未湮唐有含元殿有宣政紫宸二殿其朝制甚詳而三朝之遺較漢倍悉宋有文明殿有崇

德長春二殿後又有垂拱紫宸其朝制更政著詳而三朝之遺較唐畧同總之有廟之三朝而無其詢事之朝然唐宋皆有入閣一儀唐則百官隨伏宋則待制次對其舉縱未及于為難而猶洽于簪履似亦存詢事之萬一也臨之為義三世未嘗不替也嗣是漢初有湯沐之奉高方之需遂於國用外別為庀度而用之於好賜者浸少唐初有太府之數尚書之覆後於國用中不免汰溢而入之於內藏者浸多宋初有府庫之庫景福之儲亦于國用外別為充積而貸之於他費者浸虧總之似周之內府玉府之制而失其歲會之制然宋之內庫一儲原以豫備軍國不以更歛臨時舉縱未通于流水而非侍于丘山固無妨周官之懿美也渙之為義三世亦未嘗悉浚耳然漢唐宋之主有倦于臨者矣要以蠱之不思故有垂于渙者矣要以節之不善故武帝玄宗真宗始末嘗不瑩精擔荷也既乃以天下之太平而惘然有侈心宴游浚庭徜徉別館倦于驕朝廷付相邊疆付將倦于滯玄祠禱祀嶽鎮登封倦于徂其侈不一其濫之不

終則一焉茲三君者漢無憂可虞乎武功太贖漢林  
元氣不傷之漢邊敗屢漢唐非一統不擾之唐至如  
虞璽未固宋尤中外俱憂之宋而乃騁也蓋也扭也  
以總德反為洩洩昧于臨亦昧于蠱爭蠱帝德宗微  
宗始未嘗不承襲安寧也既乃以天下之物力而恤  
然有富志畢主嬉適西邸贖營積于食瓊林充侈進  
奉蠹餘積于怪幣藏豐奢局綱苛擾積于汰其富不  
一其渙之有慨則一焉茲三君者戎以節自詭平官  
爵太松漢卒為強寇渡秦之漢漁獵太苦唐卒為勁  
藩反側之唐乃若供用過騷宋尤為華夷侵削之宋  
而其貪也慳也汰也即纖纖總為高為昧于渙亦昧  
于節乎大抵三季之興也因蠱而有臨因節而寓渙  
初始者精神力量暗與易合三季之靡也照以暫而  
蠱以久渙以耗而節以壽守成者漸清銷鑠明與易  
悖朝儀在唐中葉疎廢不舉末季稍稍儉渙而未周  
宋中葉更定而亦竟未盡合唐開元之重要以文淳  
其實撫以為名則漢人頗為道貲耳府儲在漢中葉  
耗于兵戎與恩澤唐中葉亦然而其末皆為盜寶宋

中葉耗於邊費與賜賚而其末遂為狄人載之以去  
則三季無一得者也無乃情猶人之所勉瘵索之甚  
或通山澤財為人之所腫壅開之甚仍忽胼探耶所  
以三代而下治少亂多將亂無能挽而長治尤不可  
幾也謂互以我明為寢盛二祖以來如御奉  
天皇極諸殿及夫御門等制蓋苞漢唐宋三朝入  
關之儀而融成周四朝之意臨照弘矣如內承運  
等庫所入金花為最重蓋倣漢宋湯沐封椿之遺而  
兼成周內府王府之指渙頒多矣歷朝遵奉久而  
不渝猶通于堦閣後苑之從容而內用軍需之  
分析然其周肅公廉以隆其治者大概如故也皇  
上嘗覽倂神明弘猷倂震載動而益新廣而益裕四  
十餘年臨渙之美有光於前治衍寢矣乃或鯁然憂  
其不無歎志不無嗇心者則見夫三殿之僇工無  
日朝謁之廢祀有年而章奏復晉釜鬻倍阻此殆  
以天下事為可歎亦以歎之為自便耶則見夫課稅  
之徵入已多御用之於收不少而孝順雖集請糞  
輒艱此殆以治天下無如嗇亦以嗇之為自便耶最

而不已非所以揭日月之臨而戒且暗容其蠱也而  
而不已非所以沛河海之渙而戒且併熾其節也頃  
因遼陽有建夷之警全軍蹙而休無兵諸路微而迫  
無餉倥偬危疑伏焦極溺今日議增伍明日議借銀  
風影茫如土羹無濟中外倉皇之虞幾於不惑見聞  
而 皇上始猶頻咨樞臣之奏既且不克躊躇始猶  
稍捐 內帑之珍既且不克靳惜於是臣下日祝  
御門一舉面詢策應之方而不報笑日祝 帑金多  
募速濟邊兵之用而又不報笑愚以為此其間有呀  
以隔者也顧先去其所以隔而後可以臣下之說中  
所以隔者由 主心自謂能悉天下而謂臣子不能  
佐天下之計左右遂分能不能以時順之遂不覺其  
偏以成隔耳今宜就其偏而牖之 主心自謂天下  
未必即有事而謂臣下必過為天下多事之言左右  
遂持必不必以陰陽之遂不覺其忽以成隔耳今互  
就其忽而挽之策不足以採而資言徒足以煩而聽  
偏且忽矣然即不屑下之伎倆亦不可不示 上之  
精神况乎內臣乘而巧聞于邊臣也蠱于無形非臨

于有象何以徹窳窳之障蔽也計不足以著其處變  
徒足以索其有偏且忽矣然即可責下之籌算亦不  
可不酌 上之緩急况乎內臣乘而責適于守臣也  
節於無用非渙於有常何以通流衍之源流也要之  
即蠱之甚深足以動其臨之甚顯獨是未睹見蠱則  
精華果銳之氣猶靡靡不起必謂心內營具有迫於  
蠱之為蒙者雖欲不臨不得即節之至裕足以供其  
不深必大心外觀真有懈于節不可過者雖欲不渙  
不得一割堂陛之藩而救亂之策明盾之而自真一  
疏官府之鍵而濟亂之資廣圖之而自足然乃責臣  
工之是非課臣工之能否羣智以佐大智萬有以成  
大有久安長治豈在遠索哉顧 龍德之主三復臨  
虞之易  
問書稱無黨無偏為王道而魯論稱君子矜而不爭  
群而不黨然則黨者世道之偏而士君子之爭乎或  
以君子小人朋有真偽或以私且誣而為朋黨黨亦  
有辨手亦無辨手漢唐宋皆有黨皆于其季世其陵

之部王君與頭廚俊及之名其人咸稱君子與小人  
角勝而敗世通隨之牛李未遂為君子亦未遂為小  
人互以相軋而其中有小人為之陰陽者世道卒以  
流禍先為君子安石亦未為小人而小人附之互為  
相敵而君子亦自相權小人亦有陰陽以中之者世  
道卒以衰微可指其概否夫黨固君子之偏爭而小  
人之偏中亦黨乎世道而黨亦王霸遞降而治亂且  
分乎士君子互何如以不類也我朝蕩平實越往  
代近乃稟稟憂君子有黨矣始分為兩嗣且互為勝  
一代之習比往代竟何如今中外有事或思以自平  
其彥而其間果可以平否為君子者宜何以處之以  
有裨於王道願究論之

世道之變不可勝窮也以士習之變不可勝窮也其  
患要在於甚合合之而俱出于一氣甚合之而以其  
氣為必歸之勢則競其患要在於甚離離之而各稟  
于殊途甚離之而以其途為必判之形則益競甚合  
之患又在以爲甚離甚合者士之衆趨即世之衆趨  
猶未至靡士氣耳就中蔽其甚離之機士氣轉薄而

其競也益巧甚離之患又在以附甚合甚離者士之  
岐操即世之岐路猶未至枳世途耳就中售其甚合  
之詭世途轉紆而其競也益不可知矣故有變於古  
參者始以其正正世之邪易至於矯而當為士君子  
惜之既以其正與邪交爭於世易至於逼既又以其  
邪附正與世相淆卒至於險總當為士君子危之此  
古今離合之數也有變於一代之始以其正自立於  
世猶不失貞而當為士君子韋之既以其正為世邪  
所凌猶不失淑既又以其正為世邪為愚乃遂失防  
總當為士君子慮之此一代之離合之數也大抵世之  
有士黨也每以君子所持之稍過原求裨治不求裨  
亂而小人乘以持其短長且乘以默為播弄人情世  
變乃脊脊多事小為氷炭大為剝榛以士類之毀成  
世途之禍而幾于不可為然則士習善變在以君子  
防小人不在于以君子結小人乎且就世道之常溯而  
觀之三代聖王其世已變乎變矣變不離常猶以常  
論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範之言也夫四凶之惡已參  
帝世永清之治尚襟頑民烏見王者之世遂無偏黨



乎但其蚤見而防之去其尤以不受噬徐圖而化之消其類以不為氣我不偏彼亦不偏而黨于何有概而成其王道而已然亦在君子自處何如者仲尼稱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人情思爭黨之為害則流為老氏之和光同塵而儒者又以矜已擇群之說絀之不知君子何嘗不厚自矜惟不爭耳群而不黨去爭也非去矜也去爭則不以氣相高不以勢相藉而迫然人羣竟無町畦可指非去矜則削氣而存志刻勢而衡理而脫然人羣又無奸詭能中即如搆七十子之同聲以游于列國之殊俗堅白自矢涅磷咸捐洙泗有常之家法豈非士君子千古準繩哉此其善合善變者也惟世道沿以屢變而偏而為黨種種多方矣士習亦因以屢變而君子亦爭而為黨蓋日熾矣偏者原道所不涉義禮隨乎氣數乃偏而亦可為道爭者原君子所不屑而公義就乎成心乃爭而亦可為君子黨之起也君子之甚合以與世之非君子者甚離也然君子自謂君子之黨小人亦自謂君子之黨君子以其黨細小人黨小人亦以其黨廣入於君

子而清其黨如以君子為真朋小人為偽朋者歐陽脩之言也邪正分為犄角而操彼此之勝負雖流品未明猶然兩立之壘耳如以私而且誣謂之朋黨者司馬光之言也群邪巧為藤蔓而恣甲乙之雌黃雖是非自定不勝士流之焚耳兩黨偽以相貳甚合而甚離蕭父之難分其種自殊兩黨誣以相托甚離而甚合鷹鳩之互徙其神不與辨而至世道士習之變無復常理矣故古變為今而有黨一代之盛變為衰而有黨漢唐宋之黨也蓋皆于其季世世道之偏各有其病而士類之爭各不啻破漢末則甘陵二部始為敵抗乃三君之旗鼓顧嗣俊及之列隊日以驟馳矣其黨似君子而不免於過者時有節甫皆為小人而諸賢與之決於龍蛇卒以自刎漢因以大亂並其甚合甚離士習與世道邪正相左者也唐末則牛李二人始為讖切乃維州之集舍朝中之拔山日以廼沸矣其黨似無君子小人而主於互軋者時有敬中諸子多為小人而兩家為之持其鵠蚌卒以連傷唐因以大亂茲其甚合與甚離巧中士習與世道

正無準者也宋末則司馬光與王安石兩途衆徑始  
為弊熾乃元祐之改絃紹聖之習坎日以蔓引矣其  
黨亦似初非君子小人而成於兩敵者時有鄭雍楊  
畏諸子多為小人而君子為之入其坑墜卒以構禍  
宋固以大亂茲其甚合與甚離陰棄士習與世道邪  
正疎防者也且黨之在漢道德氣節標植甚高雖漸  
在亂之風猶為不群之鶴而唐乃功名富貴加以校  
慎宋亦道德氣節加以校慎不免鶴之嗜魚矣黨之  
爭於漢世勁骨剛腸觸忤不避雖通燃照之犀猶為  
亢悔之龍而唐乃聰明伎倆受人窺探宋亦勁骨剛  
腸受人窺探不免龍之潛鯁矣竄可惜者李德裕之  
奇才樹績不能不流涕於杜陵一官之廢呂大防之  
獨立不隨不能不條鋌於邢恕一書之疑離合之多  
變一至於此耶者夫黨黨再勝再敗即與亂亡連而  
唐黨迭勝者三四迨後付於濁流之一擲宋黨迭勝  
者亦三四迨後蔓於南渡其和戰偽學益紛不解至  
廣海之颶而後掃耳勿亦邪正轉迷葛藤轉不可絕  
執要之君子之偏而爭也固留而為黨小人之偏而

爭也亦樹而為黨偏於正偏於邪猶可言以偏邪附  
於偏正不可言也以正爭以邪爭猶可知以邪人之  
爭混入於正人之爭不可知也爭雖出於人疏而偏  
實關於世道世道之無黨乃王者之風而至於君子  
有黨似浸淫乎霸俗矣至以君子小人之黨玄黃其  
血而入鬼其狀霸且底乎強俗矣世道之無黨乃治  
世之象而至以君子有黨已萌芽乎亂世矣至以君  
子小人之黨雌雄其羽而剪易其音亂且滋為狂國  
矣世道即不可迴而士流又不可不善處上之為申  
屠蟠免於評論程伯淳自愧吾黨不為世固者也次  
之為陳寔之送葬自全常安氏之貽書弭禍固世為  
策者也不為世固者鴻飛約隱君子身在世外之事  
但能解脫而止乃若因世為策者蛟騰於波虜蟬蛻  
於風露君子身在世中之事非真能自以自善併善  
世者不可談何容易宜防其變防之何如防小  
人之巧於禍已又防小人之禍世防其禍已陳寔近  
之防其禍世常安民近之而善變之法思過半矣我  
明隆哲王之通熙知德之風蕩平不偏純恬無競士

大夫二百季未有黨也惟尤滿季以來矛盾遂攻營壘轉固而黨乃起始而門戶之說倡已而時局之說更兩途分矣始而門戶中時或參差已而時局中偶生形迹衆徑其此縱君子不能無黨而詎非君子之隱憂乎試與往代相提而論其述持正論以折邪璫之角頗類於漢而較之羣流之標目則彼同此異焉其互為表見以操赤幟之勝頗類於唐而較之兩人之齟齬則彼隨此殿焉其迭相可否以延宗派之流頗類於宋而較之前後之儔侶則彼以薰蕕此以芥木焉必求其似唐宋為近之乃若甲去而乙來繼乙者竄入於乙輕消而軒長同軒者復背手軒特為轍中楊畏之覆翻而又似歷傳燈之為腐特為杜悰曾布之調劑而又似移換骨之為神是尤今日變態之新士君子尤不嫌過慮者頃中外多事家國危疑賢豪觸目於亡羊明哲驚心於聞蟻謂宜乘此時以平之而形貌雖合肺腑各殊竊恐有邪正未定之情與甚合甚離之勢則士習尚清世道尚不可知耳為君子者詎無術以處於斯哉防禍於已防禍於世

二義未可忽也夫黨之為士流禍明競者易防而暗競者難防附我與負我皆暗以胎禍耳宜蚤洞其微其禍則調不可調則遠之勿至為噬臍之悔黨之為世路禍驟移者易防而徐移者難防相附與相負皆徐以釀禍耳宜蚤悉其弊可馭則馭不可馭則與世去之勿至為剝床之災調之以平其忿而遠之以孤其侶濟陳寔所未及之用若曰一出於條籠一出於排擯斯余嚙語也馭之以帖其心而去之以衰其焰善常安民所先見之用若曰一出於控揣一出於發隙斯伯徒轉也夫士習世道之變固小人而君子而起余雖不敢謂小人伏戎而實患君子養虎故以君子防小人以君子防小人之陰陽乎而必存自防溫公刻期行差役法他人皆病其迫而蔡京獨當其意如此深機非沉心何以營之故其道又在反劉摯數與章惇子游他人未售其詐而呂大防先成其隙如此孰見非虛何以化之故其道又在虛蓋不率而有君子之黨借令不幸而又或有小人以中君之黨誠非細故也邪正離合寧不悚然圖之耶

使君子竟以屑越處之事機不轉入流日紛滋縉紳之流毒就內豎之深嫌貽吟域之害源基官府之亂本世道凌夷端必由此而待其急而始悔悔而不及亦士君子不得諱其咎矣進而言之申屠蟠程伯子超然自適猶為上解況不爭之矜宣尼衣鉢故在素前云防之者亦因君子的濟變之方耳審于王霸治亂之原者必有變而不變之道

問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而古今非史不著古史非今史不徵然古史經千載之考訂粹諸家之摘確其史未必無失而多詳亦多實如歷代紀傳編年之書可攷論也乃若今史則此有所錄彼有所遺顯有所舉隱有所畧而恒不逮古史即如開國以來朝紳之珥筆以暨野處之操觚不之紀傳編年者然求其為今實錄而有當於古人意指亦有之否左編一書似以今意鑄古吾學編一書似以古法程今然左編繁而例明吾學編簡而義隱倘不泥於古不拘於今皆庶乎信史歟自古史家稱記稱書稱紀稱志稱史鮮有以編名者而二書獨以編名蓋昔人雜編長編

之義而我明始成夫編宜以年為例二書乃後記傳何歟今欲續左編所未及增吾學所析言化編為史亦有要歟史者綜百代不如綜一代其於世教人心尤切摯諸士揚扞以為國史架頭受益焉夫經濟而不贊之史勛名可以燁寰中而是非之心未帖博洽而不通乎史學識可以鏡品彙而奢吝之尺度未嫻維世維人胥史是賴史者三寸之管不奪萬夫一丸之螺不洗大海信史也非疑史也世局情形人生建立至於信而止而竄信者莫如今史者稷卨之善千秋色飛衝鑑之平九原心折通史也非偏史也世代鉅亘人事紛綸至於通而止而寂通者亦莫如今故古非獨成其古古之方為古固今耳彼時幸而載今者且信且金淺時得而攷古者遂無不確不該之類不韋而掛一漏萬撫跡遺神至於人與骨朽雖左史之伎倆能貌幻乎乃曩史之難肖如肖龍矣今非獨域其今今之既為今亦古耳茲時幸而作古者且信且全淡時得而稽今者遂無失跡失心之誣不幸而甲合乙離妍標惡匿至於世閱人往雖

夷由之真容可證乎乃漢史之難憑如憑水矣

錄古者以見教人心之肯綮軒輊已往繁非必歸歸  
慘非必鎮鎮而今口精神懷其身淺古而可信信以  
今耶善哉今者以世教人心之絕矩評騭一時執簡  
不畏殺改畫不畏勢而古人精神肅為見在今而可  
信信以今而古耶善萃古今者不第驅古以條鑑於  
今即以今事接古事非虎襲惟取其切于世教人心則  
即以此今事作古事非虎襲惟取其切于世教人心則  
無古無今總成為今可以著一代可以合百代合之  
俱美分之亦佳而借史以通史要之不泥史體而  
得史義斯取上諦也體與義在古今者難以更僕而  
不外於可徵可驗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此語非直  
為史發而於史稟然有當乎古之驗以史陳跡窺其  
深心能得古人之肺肝於異世之影响者今驗古也  
今之驗以史手被入其腹畫能得今人之情狀於往  
古之典刑者今驗今亦驗以古也總之驗古不如驗  
今今圖是即古圖是今物理即古物理拘者謂今不  
如古也僕而連者謂古不如今翔洽今人才即古人

才今士品即古士品沿者謂今不如古精粹而曠者  
謂古不如今朗切今不如古滄滄江河者變換之數  
也古不如今應應鬚眉者折衷之真也故史體不能  
易即璞朴偶殊不過易名而其常體竟無割裂諸家  
各見各稱耳史義不可易即矛盾互攻不過競義而  
其心義亦無齟齬諸家愈出愈新耳然古體古義亦  
難言之試言古史彼其越千載之上更與往復綜諸  
家之長更幾評騭其多詳少畧者以衆史為史其  
辭者以衆史之史論為史紀傳之體若史若  
若漢漢三國若若魏晉南北朝若唐五代以迄宋遼金元  
靡不由此成家而說者取史漢後漢新唐五代謂其  
有法三國不免於畧六朝不免於華宋益下矣乃其  
詳實者為多焉編年之體若左若荀若表若陳水通  
鑑若紫陽綱目千百年間而說者取左氏陳水通  
於荀表亦未稱矣乃其詳實者為多焉至於折衷之  
以不背大義首左氏紫陽陳水又次永封又次孟  
堅而其餘當存而不論乃其可以信古今而與者益  
可以通古今而幾觀大竟為不可及者惟以古而

之今也諸公生於其時疎水紫陽及求封皆撰述不  
及今而納其新見據其舊聞心目之力有得於沈獲  
左氏班氏撰述止今子長序古及今而明其目治雖  
其耳治形神之肖有得於據據大抵能為今故能為  
古也體無子長孟堅丘明君實而後倫義無丘明君  
實以至元晦而後正乃若今史則必不能矣固於時  
地有涯錄此遺彼若東西之易而不知限於世局有  
得揚少隱多若陰陽之拂而不定即自二祖以至  
近世其書之儒臣操觚之述士為紀傳編年者殆非  
一人也家法雖同而會今也存以數朝為史者其  
陳如薛如朱如王亦既繁然而視荀袁之飾尚為後  
塵況於如左如朱如王如王如王如王如王如王如  
為史者如真如如鴻猷如野記如陸袁諸人之撰述  
公卿紀傳亦既備具而視英雄耆舊之又尚為却步  
況於如史如漢甚且危言鈴詭耳大約求其錄則人  
人說龍門家家收難拓求其實錄則大為難哉夫小  
而借駭名受病之肯不外向者不詳不實而已安所  
得補以古人之信古人之通乎夫才屑於一支則苞

舉者為廓法岐於狄設則備組者為工理迫於簡趨  
則廣論者為勝無已而取唐通政之立編纂古史以  
為史其立例見旨大率以今意如冠之君相終之耀  
道古無此也殆本古史之本紀列傳而提其名以寓  
其等遂為新體耶取鄭端簡之吾學編年今史以為  
史其立例備九大率以古法如冠之大政終之北虜  
古亦有此也殆本古史之紀傳而變其類以酌其繁  
遂似初體耶然左編一書卷帙至于百餘蓋舉古史  
評記擬盡精華不嫌詳也而臆見奇特亭亭獨上如  
帝無六朝五季賊有莽堅金元偶於夷狄沈范堵控  
亡國裴封在佞幸之籍京翼入方使之科睢陽不與  
忠而與切夷甫不與死而與賣例義甚明不泥於古  
善以古為今者信以今也吾學編一書卷帙逾半  
百蓋舉弘讓瑣載洵洗望朗簡亦詳也而寄諷割切  
婉婉曲中如不厭遼國之遺跡不諱靖難之犯事稱  
韓公暴卒於星災隱中山敗北於王保廣孝僅置諸  
公之沒揚善祗列異姓之臣隋遠武巧譏其虛耗文  
貞實錄諷其革除東湖撫夫可紀以忠河西傳乞可

嘉以義例義時隱不拘於今以今為今者亦信以今也二家庶乎信史哉大抵古之為史紀傳編年雖各不同而其書鮮有以編名者二書獨以編稱校之司馬之為記班范之為書南北之為史東觀之為紀三國之為志標目不同無乃以其分綱挈領頗同攷緒遠摭近舉頗類會最故編者史體也亦集體也以集為史仿七畧之流覽抒三長之玄解不妨變易名稱以成一家不朽耳攷之唐人有為雜編者其書不啻史也史類也宋人有為長編者其書史也亦史林也至明人為儒盛而二家其變然者綜藝苑之成蹟挾士論之純腴他為碑玉此為合璧固一代僅見若惟是名之為編宜以年叙如故編年體而稽之編中大概猶如紀傳體抑亦以編為名以紀傳為實兼二體以表賅存乎然則即以體論唐鄭亦善為今體手而不無千一之慮唐之兩分例者皆以今衡古而今固未暇續僅僅及道釋焉彷彿疎水避舍龍門矣且其弁冕玄德於籙鎮引手孟頫於儒林諸如此類恐為古者未必無銖兩之責云鄭之所分例者皆以今

理今而今固未盡裁斤斤舉天地三禮併名賢馬魯陽秋遠巡撫抗矣且其究王襄欽之虜撻躡李文正之相業諸如此類理今者未必無絲縷之誤云以今衡古已難以今理今更難域外之觀雖炳習俗之破或嫌二家之信者固得其十之八通者或得其十之五六耳續唐之未及至莫如明矣援其例以例之而不死之芳馨若心體已灰之佞囑於肝胆并存一代雖貴可也就所例古者亦為稍稍更定一二務欲計理遜心藏藏悲擇至於應代典制之巨構偉觀杜君卿鳳麟臨之體採輯分臆且為評其隆污於字以統之然後衡古之義微增鄭之所及至倫於明矣廣其例以例之而莫贖之身速其寒骨已往之肉燂在刑書併存一代鑒戒可也就所例今者亦為稍稍商確一二務求當情存法餘譬勿匿至於一切車程之語猶當採范曄蔡邕之體補完畧闕且為別其梗概約一類以挈之然後理今之義完如是於千古為統會於一時為併觀合二家為一書可仍二家為二編亦可于以化編為史提要鉤玄信而不浮通

而不綺繁簡俱互隱顯兩叶所謂無古無今善為今  
史之法耶蓋史之為史綜百代者用力少而成功多  
易於因也其為世教人心之維猶曰古人不可及耳  
綜一代者用力多而成功少難於紉也其為世教人  
心之維則庭除阼畝吏符簞肩臂矣欲付之水濱澤手  
否總之今天下規度有足令古遜謨今人主明聖  
有足令古遜庸今士類賢才有足令古遜品今操翰  
繕辭有足令古遜能及今據二家之大端備一代之  
善美以副翻千載之意為史舊或新以定其  
亦用之終世固甚盛事也終編傳編年不必拘服義  
不必執善為今即善為古斷駭陋謹其為信為通庶  
無剩義矣



跋李季重四品稿

余少童角時則嘗落魄抵太  
平登采石謁謫仙樓山川清  
映宛然見騎鯨捉月趣思古  
人遺世之高而今人趨名之  
陋也從此數十年未嘗忘此  
懷淳淳今季重賦何言之婉  
嫵也今吾有卧游采石意太白  
稱詩仙蟬蛻塵外然觀所著作  
上規軒黃中苞莊列下襲屈宋

旁睨四豪蓋古今無不貫洞而  
後出詞乃爾季重亦嘗深入  
而窮搜之否季重傑材自少  
即工古詩文理學最剝心焉邇  
涉途久經濟益煉所籌當世  
利病筭畧茫洋浩大使吾怖  
其言若河漢無極其於造也可  
謂實矣余一生好坐深窓研理  
際而寡見眇聞即涉途齟齬何  
况古詩文不朽思夫天地大全

何昔直為此拘拘則虛而無實  
之故也夫虛而不實即灝風捕  
影而虛者為枯寔而不虛即  
搏沙蒸石而寔者為碍季重  
近談文章悵然自謂以有意  
矢之豈亦猛有游虛想乎萬  
里江波采石忽清懸空朗月淨  
練無塵是將謂之寔耶虛耶何  
時得與季重嗽石枕流濯胸腕  
于清江之涘

友人孫慎行撰



1  
賜餘堂集十卷年譜一卷

〔明〕錢士升撰 年譜  
〔明〕許重熙撰

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乾隆四年新年鐫

嘉善錢相國塞菴先生著

# 賜餘堂集

當湖陸太史陸堂先生論次

序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聖所稱爲大臣者不越兩言至孟子則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其旨更屬簡要顧求人於三代以下君相交孚一德一心者蓋寥寥無幾焉嘗閱崇禎五十補臣考內中若孫高陽程繩范吳橋步章閻李伯紀文宋瑞之匹儔也惜乎高陽經略於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吳橋見用已晚以其身爲殉難諸臣之倡當時信之專任之久者莫如烏程後其器小易盈機深莫測而欲與爲同寅協恭斯尤事之萬難者矣魏里葉菴錢公以翰撰起家游登揆席其勳名可謂極盛矣未能傾否而轉泰則由同官之齟齬爾當

賜餘堂集卷序

公爲諸生時即以錫山顧端文爲師高忠憲爲友而魏忠節廊廡則又同里之同年生也平居志學源於道南毫不染東林標榜氣習故大啟初年以養母告歸脫然於魏奄之禍迨思陵踐阼起南少詹歷宗伯雖國計民瘼時形章奏而素性恬淡本無望於枚卜秉鈞既膺特簡抗疏三辭不復命甫入閣辦事卽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蓋審時度勢竭忠盡誠乃爲此格心之論無如陽諾之而陰違之也吳縣文交起與烏程有隙未三月而罷去并及香山公亦默歎不得伸其志會武生李璉請括江南富戶票擬下刑部提問大忤旨烏程遂改輕擬公曰此亂本

也當以去就爭之嗟夫國恩深厚報稱良難讒言既興墮

何及然則公之引咎乞休洵有合於魯經不可則止之義而亦大易所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甲申變後遺跡空門原其深衷復何歉乎高陽吳橋之殉國也者子稱股有三人仁或去或奴或死所行不必一轍卽宋之文丞相亦有黃冠歸故鄉之語豈必殺身柴市始足爲千秋青史之榮乎哉公所著賜餘堂集辭達氣昌而散佚者多嗣君孝廉仲芳手爲編次述之又久四世孫佳乃雕板行世此足見象賢之有人而餘澤之未艾也予甲辰歲承乏明史館曾爲公作傳一通茲於文集刊成復爲之序非敢膺東阿定文之任亦聊以

賜餘堂集卷序

表維桑敬止之意云爾昔

乾隆四年己未冬月當湖後學陸奎勳拜撰

序

尚論古人之心當考古人之事要非讀其書不可崇禎六年九月召嘉善錢公謙士升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加宮保改文淵閣大學士偉哉相業彪炳兩開國脉民懷寸心若揭讀其書知公爲循纂慕君者明良喜起載在典謨及湯武誓諸作則一代爲盛爲衰人才輩出吁讀詩至板蕩而詩人傷之矣錢公爲萬曆四十四年狀頭官修撰天啟初以養母歸久之進中允不赴其時增補作東林人物蓋付濁流公之不爲波臣也幾希矣薄以黨禁錮賢士惟申屠蟠超然免於疑論後世皆爲申屠幸才特以申屠爲非也公蓋鑑於空言

賜餘堂集陳序

無補者徒自斃耳崇禎四年公著南京禮部尚書祭告鳳陽陵寢即披陳戶口流凶先宜軫恤湯沐以固邦本及入閣辦事隱然以翼爲明聽自許上寬簡虛平四箴資敢沃千秋金鑑不足過也魏闢荼毒之後國家陰氣盛流寇起公先事籌邊且賑卹行救荒之政濡手足焦毛髮力爲推挽值橫民李進橫議請括江南富戶輸官徵中首相溫體仁意天下將驚爲賈似道公田關子也公持疏斥璉創言造亂欲置璉於法體仁忌之當寧雖可其奏然大拂當寧意九年公引疾乞骸骨歸杜門註周易雖然公忍置理亂於不聞耶余讀明史崇禎甲申距建文壬午二百四十二年靖難詠戮元氣已喪及

增禍元氣喪盡賢人死天地閉滄桑變局或殉或隱各行其志托跡空門豈公志耶夏史官歷歷四十年以一成之旅爲少康復國胥餘奴矣乃爲勝國陳範演礪雲孫擁昱曷居臣門則宋不亡欲建中興第二碑此文丞相詩也公豈未之聞耶忠臣繫纆舊主大都如此耳余官嘉善得讀錢官保所著書昨官青田讀劉誠意伯書不禁穆然有感於讀名南兩知周之盛讀名晏而知周之衰人才輩出雖遇有不同輔引其君用心則一亦惟證之於古人之書而已天長陳以剛書

賜餘堂集陳序

繪屏奏草原序

我武塘公之去國也一妾男子叩關以橫民倡橫議伊新繁妖僭手實而吸東南之髓使鸞翹萌逆聚曜伺釁公憐子黎告瘁且疾在本根欲刺以苓木當看詳時擬以亂政歸司成獄而眠眠於烏喙者弗善也賴天子神聖燭其奸飭所司辯言止弗上會公別具疏微意公居鼎鏡地借吁咈爲名高者公疏疏引罪卒以病不任請具始終禮以去謂公以此去也不括愷是偏而凜焉杜垢常之適於幾先公之心也謂公不以此去也困於蒺藜矣而猶張弧射彤於奧窔焉公之遇也夫堯舜之孤勞也久矣豈無蟲龍伺矚而棲其心於至幽不

賜餘堂集徐序

公是恤日尋戈於意忌發若機括傳若詛盟殺若秋冬而公方履虎尾捫劒腹趣本驟也而形就之志實欺也而跡和之驚漏妬浪中欲稍湫沈以水乳寒暑再易心嘔聶枯挽波砥逝之功未必盡聊於在野而異已之嫌斷斷耽耽於威於陸感觸一陳不可則止公之遇也公之心也舍火於室而就日於庭公何隱焉公兩年中奏對疏揭具在大寧惟宜彰主眷以明臣無後言之善卽已事得失較若列符公每縣剋取禾馨心是誠乃腥唇屬饜有膳索錫矣公每擊鼓建林復手是慮乃刀筆鉤距驚及隱鱗矣公所進寬而虛平之箴動色以求溼察淵致戒上能虛已以受今魚潛鼠循旅倘而金銘矣

在公當日不敢爲子革之磨厲而惟同趙普之懷積不肯附谷永之規切而惟上希文之條對不得爲姚崇宋璟之相濟而惟從祖誨汝愚之斟酌時宜殷鑒柯則公之遇也公之心也亦大臣事君之道宜爾也屬巷釜鬲大爲之人爲之能無愾然於公之去就乎麒於公舊都寅清子部之屬受公知又謬附能知公者俯仰今昔得失之林是蹟在焉其能已於序夫其愾然於去就也愾然於天下安危之所繫也舊屬晚生徐石麒拜述

賜餘堂集徐序

原序

世稱燕許爲大手筆夫燕許唐體爾而當時亟稱之者豈非以其文章負日星雲漢之氣而開一代制作之盛也哉是故廟堂金石之業匪屯閭寒士所可望其皮毛況進燕許而上之者乎古之大儒備正學於身本不僅以文辭自見然而卽文辭亦自可觀一代之才之領袖與一主人主所以教化作興天亦遂生出類拔萃之才以應其運而鳴其盛故其鴻博爾雅自不同於餘子其大者政治得失人才進退更氏所考後王所鏡咸取衷焉次者一話一言游戲辭墨之間亦自是典刑具備是故大用之則爲伊訓爲說命小用之則爲關雎

賜餘堂集李序

一

燕鳴爲楊柳雨雪而其頭角夙成鋒銛早露則爲賦棋爲正其立身善世也進則爲卷阿之矢退則爲梁父之吟世治則爲天人之對爲治安之策世亂則爲討賊之檄爲出師之表甚者爲湘沅之離騷爲燕樓之正氣遭時有幸行不幸而其扶漢分章爭光日月卓然爲世所大則一也武塘相國錢公爲海內士林之望者數十年蓋衣服之有冠冕也公自其少時便已名重三吳一時貴公巨卿咸推廟堂之器以爲此頭頭第一者已而公果臚傳首唱矣則豈非日星雲漢之氣有以逼人眼光令相氣者望而自失哉日五色既奏天下羣誦圭璧之章想望其風承而公繼筵講讀賁儒先有張子

賜餘堂集李序

二

紹之規模制詔詞命洞中機宜有李文饒之精采詞林開地留都開曹公不以爲閒也而章疏屢上嘉謨數告先帝簡畀特召黃扉公既掌絲綸一以忠厚正直樹中流之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上下都無依倚吁嗟時事竟以此不盡其用矣急流勇退杜門却掃憂國之外日惟對青山讀書白社談禪筆墨所積較寒士爲尤多此豈名譽富貴之人所能同其枯寂哉未幾而普天大禍作矣公之子弟盡於魯陽之戈公之老身寄於雪庵一葉殆有所用其未足也於是易有揆莊有詮離騷有註楞嚴有解宋史有刪痛掃脫脫之蕪穢放情文之悲歌公之文章人則知之公之心事誰則知之哉嗚呼吾終不許夫世人之知公也且卽公之文章亦何可易知乎公學問該博才氣雄渾豐蔚而不靡典致而非琢此舉世所共賞者至其陶鍊性情之微一出之溫粹則有德之言古人之辭也森行筆墨之表無一非典章則聖學之精微王制之大端也若乃孤臣澤畔之行吟通客山中之獨語慷慨悲憤雖善聽者其孰從而知之乎嗚呼一代之文章至公而極盛亦至公而極不幸矣公子孝廉仲芳稟集公平生所著爲賜餘堂稿以序屬陳玉陳玉固公門下再傳弟子也昔授武塘大邑亦公所謬采明農而後朝夕奉教尤深猶記公旣陳玉手數數謂曰子入塾入細學古有獲時事紛紜屬望在子矣



子必勉之嗟乎子負公哉子負公哉撫公之遺編能不腹痛而有愧於知己之言哉膏餘有言欲哭則無聲欲泣爲其近於婦人請以此數行弁言代西州之慟可乎吉州門人李陳玉拜謨

賜餘堂集序

三

明史列傳

史官陸奎勳擬稿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啟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璫禍及江右同年生萬燦杖死追贓皆力爲營護且破產助之以是爲東林所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卽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有軫恤湯沐以固邦本一疏披陳戶口流亡之狀甚悉得奉俞旨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賊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士升見政尚操切中外默然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而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璉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溫體仁遂改輕振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流寇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憊吏治因陳啟新言事擺置省闕比來僭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誣肆如璉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

賜餘堂集傳

二

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糴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腹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富家轉服化爲窮民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其包藏禍念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雖已下法司提問乃降嚴旨且詰責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卽許之士升初入閣體仁久爲首輔帝信任之專力弗能抗踰年甚爲所忌遂萌去志士升先任南禮部撰有表忠記在籍復著周易揅南華詮賜餘堂集國變後病卒

賜餘堂集目錄

卷一

疏揭

卷二

序

卷三

序

壽序

卷四

記

卷五

策

賜餘堂集目錄  
論表

卷六

尺牘

卷七

尺牘

卷八

碑

卷九

墓誌銘

卷十

傳  
祭文  
引  
跋  
贊  
講語

南宋史論附

賜餘堂集目錄

跋

憶佳甫就塾先君子即抱沉疴遺書散逸及佳少知句

讀求讀高祖遺集不得訪諸通族皆以不知對乃詢諸

老僕王楊揚故相國侍書捧硯董潛焉泣曰先生著作

數篋偶革後盡付祝融佳用是悼遺文之不可得讀矣

不意丙戌夏過愛吾廬值曝書忽親遺集三十卷乃先

曾伯祖孝廉仲芳公所裒集蓋先高祖捐館舍時佳本

生曾王父孝廉公已前卒曾王父文部公又殉節在喪

次者惟本生王父中翰公暨王父茂才公又不六年而

繼謝世斯時先伯先君尚在襁褓相國一脈不絕如綫

遺編殘墨誰復爲之計及者仲芳公以猶子繼承按輶

成帙不忍先公憂世經國苦心湮沒不彰也拜誦之下

不勝欣幸即擬付之剞劂氏其知遺家多故先君竟偃

蹇牀禱先伯又苦食貧且仲季兩弟相繼淪喪因循冉

載而佳亦年逾六旬矣青鬚冷落既老且貧自分全集

無力開雕爰於戊午冬拜懇當潮太史陸陸堂先生擇

集中有關國計民生持身範俗者彙爲十卷先付叢棗

餘則編爲續集別集藏諸宗祠以俟來茲是刻也未知

有合於先公焚棄初心否亦少慰孝廉公哀軫苦心云

爾然而刼灰餘燼剝落良多其不盡於接羅者可勝計

故梓既成謹識始末於後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嘉平月元孫佳百拜謹識

年譜引

烈皇帝在位十七年執政者四十餘人其引君當道以票擬執爭去者武塘錢文貞公一人而已公生平進禮退義卓然古大臣風度晚遇滄桑流離顛踣始終完節爲海內宗仰重熙何贊連焉惟是謫劣辱公三十年遇知追隨几杖其於師友淵源立朝本末居鄉厚德竊獲識其大畧伏念公年來仲子棟旣殉節安澤從子梅又死事白門其他羣從飄零異地湘笠深山全家骨肉半爲國殤而同志若漳海虞山後先畢命寢門憂傷淚盡血枯徒存葵藿之心彌痛桑榆之迫於乎公之心事誰復知之不揣固陋追維義事擬拾遺文爲年譜

賜餘堂年譜

一

二卷昌言不諱共欽魏相之風裁小物克勤亦諗畢公之德德至其心事終莫得而罄書也君子表微其有得公志於熙論著之外也夫門下許重熙拜題

年譜

吳郡門下許重熙附

公姓錢氏諱士升字抑之號御冷又號寒菴晚自稱息閑老人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後裔始遷祖國馮元時爲嘉興鎮守萬戶因家焉四傳名璵始徙魏塘鎮之梅花里後所爲嘉善五傳名世華遂廩於善序六傳名夢精岐黃術撰醫林會海四十卷八傳名貞隆慶丁酉舉人令九溪有惠政歷汝寧郡丞祀名宦是爲公會祖九傳名吾仁號心亭以諸生入太學爲人倜儻以孝友聞郡國是爲公祖十傳名繼科號思所鴻臚寺丞文行兼至

賜餘堂年譜

一

里中有太邱彥方之目是爲公父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曾祖妣李氏繼吳氏祖妣曹氏妣陸氏俱一品夫人公舉萬曆丙辰廷試第一人歷仕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年七十八卒門人談遷等私謚公曰文貞先生

乙亥萬曆三年正月九日公生

母陸夫人任身七月而生公初生多異徵以誕不具述

鄉黨已卜其非常矣

丁丑五年公年三歲

是歲公弟士晉生

卯七年公年五歲出就外傳

公初就塾即善屬對一日公從祖寧州公吾德試之曰  
孺子幼而敏公對曰忠臣犯勿欺寧州喜顧公父曰此  
子必大我門其對語至今膾炙至整

未十一年公年九歲

公自就傳後日課萬言至是九經三史俱成誦忠所公  
復手抄諸子百氏書授之見公跋幼時居氏縣家讀本後公母陸太夫  
人善操家課公兄弟甚嚴有法忠所公嘗笑曰家果有  
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理逢掖埋沒螢枯老中哉自  
是遂絕意仕進

賜餘堂年譜

二

乙酉十三年公年十一粟學於梁谿顧涇陽先生之門

公承父命負笈梁谿忠所公訓之曰我願汝曹爲鬚眉  
丈夫不願爲肉食男子恨我老無能納弟子於乃公汝  
游涇里而猶然故我非夫也及謁見涇陽稱許倍至時  
公同里夏進士九昂先受業於涇陽稱高第涇陽胎之  
書曰抑之冲年而意甚廣賢之所以朝夕切劘者可知  
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悵悵其賞識如此涇陽先生  
撰忠所公墓志往歲武魁錢抑之垂髫以文贊余余迎  
曰子安從來曰父命也父嘗云鄉師易得人師難得滿  
子有志遠負及涇里別  
三年而抑之試輒第一

戊十六年公年十四補郡諸生

初試童子邑令蔡侯影青公文拔第一及院試督學紫  
溪蘇公潛復把文幣嘆遂以第一人補郡庠

甲午二十二年公年二十科試補廩

爲督學翁公雅所拔公少時文好以才勝出試必歷其  
儕偶涇陽先生每以變化氣質爲言乃深自陶鍊披華  
務根中年文字一歸渾成矣

娶夫人孫氏

爲同里順昌令孫公朝平女

冬之梁谿迎候涇陽先生

涇陽時以會推閣臣事歸公自後時時從之遊退益

賜餘堂年譜

三

講求理學經濟不徒思以科名顯嘗遭火厄室赫爐哥  
公怡然講論不輟涇陽稱吾弟志意翩翩絕不以此置  
胸臆間可謂卓矣

乙未二十三年公年二十一偕弟讀書於郡南湖包氏園中

與陳仲醇繼儒輩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舉業之暇撻取  
經史及儒先諸錄讀之反覆辨難至夜分不休公晚年  
每舉以示子弟謂得麗澤之益陳仲醇作忠所公行狀  
李包氏園中因得與抑之游又爲康侯而陸太若七十  
壽序云往與抑之兄弟讀書爲今南湖包氏園謝士城遠  
不從間城頭樹鼓聲便爲前其或避之文咸  
奏子子謬爲建乙間談經史以及掌故釋官家言彼此  
反覆送難無諱無常  
似猶有古道行焉

丁二十五年公年二十三科試拔貢

學使伍公袁萃把卷擊節曰博大淵涵苞孕宇宙異日必登公輔以第一人貢諸朝

成二十六年公年二十四春入都廷對

復定第一遂爲諸道貢士之冠

夏南遷遂入南雍肄業

時海上宋公平涵副南雍相得歡甚曰子我畏友也

己二十七年公年二十五顧涇陽先生延主講席

公時文譽翔溢問字者屢滿戶外名流推爲祭酒遠近薦紳家爭走求帛延訓其子弟而涇陽與弟主政季時

賜館堂集年譜

四

亦走幣延公家塾因日與高景逸先生輩講求濂洛關

閩之學

庚子二十八年公年二十六偕弟讀書於郡之天寧禪寺妙隱

房

是秋弟士晉領鄉薦

癸卯三十一年公年二十九

秋試南都仍抑副車

甲辰三十二年公年三十春侍忠所公疾

公日夜伏處幕中躬浣濯候聲響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累月每夜必搏頰頓天誓身代已而忠所公遂人以

爲孝感

冬從涇陽先生會講於東林

東林書院爲宋楊龜山先生講學地後廢爲僧舍涇陽

與景逸先生興復之是冬大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

鹿洞規爲教公因會講焉

丙午三十四年公年三十二讀書南雍

公志在顯揚忠所公家世官百三月中得課藝踰一百八

十首其勵志如此

戊申三十六年公年三十四春遭父忠所公喪

忠所公病復作公百方療治如晷時卒弗效公痛不欲

賜館堂集年譜

五

生居廬三月日食一溢米杖而後能起

己酉三十七年公年三十五輯家禮考証

居憂讀禮以朱子晚歲之論多與家禮不合而通解喪

祭二禮又成勉齋手乃取儀禮參考歷代體制諸儒同

異舉以孝慈錄爲考証一書又定宗廟四祭儀節

庚戌三十八年公年三十六十二月長子裕生

先是公艱於嗣孫夫人爲置腰者再公並覓其母家還

之日生子遲遲命也母恩乃公至是孫夫人始舉子

辛亥三十九年公年三十七讀書於清鑒堂

公自弱冠後歲以尋師友走四方至是念陸太夫人年

高乃與從叔爾先弟康侯就家園課業四方延主講席者俱不赴

十月葬忠所公於大雲里東之朱仙廬

乞顧涇陽先生爲之志

壬子四十年公年三十八五月之梁銘受顧涇陽先生

涇陽先生卒公聞喪即日奔赴爲行弟子之服比葬再會之

十二月遭王母曹太夫人喪

公以冢嫡持重哀毀如喪贈公

癸丑四十四年公年三十九葬涇陽十書

賜餘堂集年譜

本

涇陽所著創記藏稿及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俱行世尚存還經錄證性編及創記三之一存稿十之三未梓公感念師傳摺輯商訂合爲涇陽十書

冬葬曹太夫人

是歲公弟士晉成進士

乙卯四十四年公年四十有一春服闋入都

時弟士晉方官比部公往視之遂留就試

秋舉順天鄉試

座主宮諭龔公三益

入宮允楊公守勤慈谿人房師固原縣尹孫公許州人是歲公從叔繼登亦捷

浙勝

丙辰四十四年公年四十二二月會試中式

室主吳公名道南崇江人劉公名楚先江陵人房師錢公名龍錫華亭人從叔繼登亦登進士

三月廷試擢第一甲第一人

時上以會元沈同和事頗有疑於外廷廷試皆自爲位

置覽公對擢置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

公生平志不在溫飽登第後惟以不愧科名自砥礪貽

書家人曰吾以祖宗積德微倖一第今後吾家務益修

賜餘堂集年譜

七

德勿以我黃生事鄉黨至今傳誦焉

丁巳四十五年公年四十三在翰林

時海宇熙恬官輦下者惟歌咏太平爲樂公日討先朝

故實讀之自宮府以及諸曹自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

歷往來胸中辰辰令序間挾一二同志連蹕出平子門

宴安高梁淨業間領畧花香鳥語即舍間如門無雜賓

室無艷婢士林翕然宗之

戊午四十六年公年四十四在翰林初刻制舉義

公登第後坊人即以文稱謫公笑曰李憚有言令予復

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竟不得請久



之始問世楊公守動作制藝序云客歲微聞得錢與之  
近是比接其子詢其生平則詢其寡言者然其  
意亦殊得地而面不隨俗為慕尚而如其人亦真人也  
故其辭上春官首薦監唱而即之飲如予於  
柳之黃與湖其涯淡者夫非一與獨抱抱在內守而  
沈澁其以致於足貴與德焉勉將以謀合當世者較醇  
也與哉

己四十七年公年四十五在翰林二月分教南宮

受曲臺禮所得廿二人

三月請假歸省

公以母陸夫人年高禮闈事竣即請歸侍循陔御與  
極色養之樂平居杜門却掃嚴飭蒼頭不與戶外事至

勤勞次與革如編役清允蠲賦諸鉅務則與同里改亭

王公席園魏公輩悉心講求無少諉焉

十月次子豫生

庚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公年四十有六在籍夏築梅花庵祀元

高士吳仲圭

仲圭名鎮元末隱居魏塘臨沒自題墓碣曰梅花和尚  
之塋在寶閣間為市廛所窘公乃商之邑令吳旭如修  
其墓築以石又就其傍築室祀之董宗伯思白題曰梅  
花庵陳徵君仲醇為之記復勒其所講梅竹於石貯庵  
中又輯其遺集軼事為志林暇仰與四方名士及邑彥

講論其中視世榮進泊如也

辛天啟元年公年四十七春還京

公依候子舍闕歲無治裝意至是陸夫人以兩遺國

郵雖史館閣曹臣子難以私廢公趣就職

夏分纂顯皇帝實錄

編摩多暇時與名彥往來論學是冬景逸先生起光祿

丞公所撰先生墓碑言自為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

林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獻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

蓋指是時云

戊二年公年四十八在翰林

賜齋堂年譜

時衆正彙征昌言竟吐天下想望風采然初政即有加  
恩奉聖夫人切責王御史心一事而鄭公元標馮公從

吾又以講學被論去公以金稅廩豕為憂決志乞歸

冬請終養歸

癸三年公年四十九秋在籍築遜溪於北郊外

公蚤燭時艱蕭然有高隱之志與吳門文公洪持哲云

微聞朝端岐路漸生和東未協伏戎竟陸已見端倪消

長機括尚未可知時清流咸貽書致趨公高臥不起

甲四年公年五十在籍陞左中允不赴

與侯公恪書云弟循陔未久情難割裾且編纂已完兩

年或可稍追嚴遠或猶未有期也

乙丑五年公年五十一在籍

時黨焰鴟張流毒海宇公弟士晉官河南右布政方提  
開又列公名於東林同志錄公屹不爲動凡被難諸賢  
皆力營救同里魏公鵬圖就逮公奔走救護捐金錢爲  
首倡送之吳門戀戀不忍別工部萬公元白死廷杖懸  
賊無所出則貽書南昌守彭公期生代爲措置太宰趙  
公儁鶴提問當事承奄旨按驗甚急并及其子清衡外  
孫王鍾胤公又貽書門人真定守蔡君官治勉以千秋  
義問卒得葆保護力同時尚論錄載趙清衡王鍾胤與  
公子蔡書後曰痛自賊禍窮病

賜修室名譜

十

臣風廟金王高張正人同難大臣叔學妻于湯火不助  
冷者即實救望明日相救賴於友人唐室之而得錢  
以見仁人長者之用心其孤行於廟社之間者如此  
一時咸以砥礪及米爲慮公恬然順命與懼公稼軒書  
云微聞長安有以餘波相及者藉手一割如浹疣潰難  
殊用自快惟堅臥以聽其自至耳又與穆公西溪書有  
同文一獄不肖兄弟俱在箝網中不肖何以獨脫恥不  
與黨竊比古人云

十一月遭母陸太夫人喪

太夫人以中丞中增禍憂鬱成疾公迎陪調藥匝歲竟  
不起公哀毀一如贈公喪

丙寅六年公年五十二在籍

時忠賢權傾天下側目東林削奪逮問無虛日景逸先  
生暨吏部周公夢龍復先後死難公感慨時事作五君  
詠以悲之五君高景逸先生魏孔時同年周夢龍吏部  
楊大洪副院李仲達同年也平居杜門鍵戶不入省會  
不通長安書惟時過文湛持羅稼軒姚現問諸公攢省  
相對而已

丁卯七年公年五十三在籍

是歲八月逆奄伏誅正人之死難及削奪者贈卹錄用  
相繼公移書同年臧明遠極論魏都諫卹典復勸門生

賜修室名譜

十一

牛君翀京爲領涇陽及鄒南皋高景逸三先生並列三  
大儒請謚與李公懋明書云決離之後邪氣已盡不當  
復用攻毒之劑今日要著無大於明聖學定聖志使是  
非邪正炯然不爲宵小所眩又與姚公現問書云平恕  
二字正今日補中益氣劑前案已經抹殺者不必更提  
以茲多事而小人中之可備舉策者不妨收之以散其  
黨此泰之九三所稱包荒朋亡得尚於中行者也

冬葬陸太夫人

庚崇禎元年公年五十四在籍二月起南京少詹事掌南院  
九月起行十月抵任

公仕進素恬得南中閒曹意甚樂之與朱公平涵書有  
閒署寥寂雅懷素懷無車輪馬足之勞有狂勞看山之  
樂中庭紫薇亭亭百尺後庭松柏蒼翠鬱然婆娑嘯歌  
其下三百年流風餘韻宛焉可掬又有與李公懋明書  
不肖以冬初抵留署此中閒寂殊懷素懷且薛氣之交  
儘不落莫如司成文鏡卷臺長陳益吾部曹王中詒曾  
霖竟皆稱臭味時衆正方登留署間道公嘗言一生游  
宦之樂無如此時云

己巳年公年五十五春在南院補刻詞林志

留署曹務希簡地望清高居官者或傳舍視之公事

不敢假逸得張文毅劉雲鵬李本寧諸公舊牘因合

刻詞林志以備考鏡又博求遺書藏之院署

北山堂跋

翰林有廢園已鞠爲茂草公爲興復之攝北山堂讀書

擁笏其間有詩曰舊京官署對鍾山捲幔啣杯紫翠間

更喜容臺多隙地草堂初就好登攀其地遂爲瀛洲勝

境

冬晉正唐事充實錄副總裁

公雖處陪京而正直忠厚默爲世道主持書問往來多

所匡救時蒲州秉鈞華亭輔之力欲招公北公意愼勿

飲至是以詹尹名力辭未赴○是歲公弟士晉起山西  
右布政

庚午三年公年五十六春猶在南院夏請假歸

公既奉詹尹之名以省墓請假歸房師華亭相君因疾

崇煥新帥事連及爲御史史藻攻遣使逮問銀瑞肆出

禍將不測公感帥諒日侍轡車周旋患難無所回避送

至江干卽引疾歸

秋長子格後更舉浙江鄉試

主試爲漳浦黃公石齋聞報後公與子書曰陽明先生

云得志時能收飲非大勇不能若此心一放恣於輿馬

酒色以爲愉快識者窺其究竟矣石齋眞而師也

辛未四年公年五十七在籍起南京禮部右侍郎

旋攝尚書篆

十月祭告皇陵上軫湯沐以固邦本疏

公往返濠上目擊流亡坐臥不寧禮成回奏因上請軫

湯沐以固邦本疏畧云中都人鮮土著野爲脫脫不意

祖宗湯沐之鄉乃有竭澤露根之象夫國家之患莫大

於民流而上不恤夫流民之怨不遇調和寬負以守宰

安集而有餘及其亂也至選將調兵公草力勸諭而不

足泗毫迫近蕭楊夙爲盜藪急集飛鴻默消芽蘗此固

突從薪之計矣臣非不知當度支仰屋之時陳損上益下之計然必聚民而後生財必薄賦而後民聚今天下賦重政苛民窮財殫發政施仁宜先帝鄉疏入奉前旨重修表忠祠

祠建於萬曆四年祀建文死事諸臣歲久浸頽非復舊觀公至即日屬管總司郎中吳之京董成復勅考祀典

所未備者二十九人移劄應天府尹撰日奉主祀焉

申五年公年五十八在南禮部二月上賀陳璘掌疏

時奉旨查溫受武生吳國麟詞狀一案公遵旨回奏因信僧道樂等至昇且讓奪竊祠曹祖宗良有深意別衡

信僧道樂等至昇且讓奪竊祠曹祖宗良有深意別衡

西

閨不得徑提而向來法守升遷畧一牽累擅拘淹繫夫不獲是子之幸此獨非皇上之赤子而忍聽其流離失所也

三月又上清冒濫正士風疏

與前疏皆奉俞旨

序刻高子遺書

公素嚴事高子高子殉節後公與文公湛特論及謚法言景遠先生當以學問爲重至是高公門人陳中翰幾亭輯遺書成公一見欣悅序而梓之畱著畱言宋儒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

薛文清以從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瞭也又曰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入門淳公從戒慎恐懼入文公後學問思辨入先生兼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

輯五子近思錄

先是景遠先生取紫陽全書比近思錄類而纂之名朱子節要公以先生本旨不敢遽擬太備故兩行以俟後人之合乃與朱子所輯近思錄依類編入合刻之名五子近思錄

癸六年公年五十九在南禮部四月修皇明表忠紀成

表忠紀成

主

公既修表忠祠念諸忠取義成仁各有本末散在載記如遜國臣記簡而多漏朝禁彙編博而寡裁忠節錄取義未精拊膝錄魯魚或誤因摭輯諸家次爲列傳九卷先親臣次死難次死事次死戰次從亡次隱遁次後死以三不忠終焉

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公自離吏局徘徊南署金甌校下點墨不入長安廷推名列第二爰立之命忽由特簡蓋異數也

疏辭簡命不允

有簡命殊常懇乞聖明俯容辭免疏拜疏即歸家與弟

士晉書有聞命以來不音如新穿鞋襪初九日拜疏十三日東還二十日入里門恬靜之風無改時昔庶無愧古人亦門祚之幸也已而有旨卿資性端恪才學優醇政本重司特茲簡授宜上緊應召殫忠佐理不允辭十一月自家啟行

時簡命救追舊輔桐城何公如寵同被簡亦貽書勸駕南中諸君子俱以消長機括爲言乃於仲冬自家啟行由水路入一路所見民生利病詳譯爲當道言之十二月過徐州

與楊總漕一鴈論蠲賑畧言中都屬邑比屋逃亡地皆

賜餘堂年譜

主

脫調之土人有司非不招徠而牛種無資追呼迸集相戒裹足寧轉溝壑而死耳嗟乎此祖宗湯沐之地三百年生聚之民一旦至此哉聞鹽城睢陽荒殺尤劇鹽壁通稅至十餘萬非乞特恩蠲賑救此一方恐轉爲盜賊不俟寇警而腹心已岌岌矣○又與劉總河榮副書論開支河畧云弗駐徐四日見滄桑變換城無居人怪而問之土人云城中舊有支河以洩倍水歲久淤塞一遇雨潦平陸成渠以此緣岸益芽寧爲風波之民今河身猶在不難濬也以叩署州事徐二府亦力言宜濬第不斯河事原委而第據此中輿論則濬河洩水眞容民

蓄衆之永利鄉約一星奉覽一爲徐民請命一爲年翁造福耳又言歸仁一帶南高北窪將來隱憂有甚於運事者明主可與忠言必年翁上疏疾呼力請而後廟議可從旁贊決也

庚申七年公年六十正月入都再辭新命不允

有遵旨急起循分難進疏奉旨卿以才望簡佐機司奉命已久赴名既次近郊著卽趨朝輔理以副延佇慎勿再稽

疏讓名次

以香山何吾驄巴縣王應熊被命在後而入直在先也

賜餘堂年譜

主

奉旨不必揀選

二月入閣

謝恩疏云臣誦法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涼懷於忠得患失之戒臣自惟才能謏劣何能仰佐廟謨所藉以對揚皇上者獨此朴心耳但知事理有是非不知有親疎愛憎但知人才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事有提綱體無屑恭此臣願隨諸臣後不敢不勉者也若乃借法以行私比黨而醜正營篇以樹拔容悅以希寵此孔子所戒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距欠不敢出也疏上朝論聽之及後果以執爭去位○時上勵精求治文華日講

賜餘堂年譜

太

人地方自撥括之後府藏空虛並無存留可充起解且加派江南獨多民力已竭不堪再困上曰加派照田起科原不屬民只是有司加耗播虐所以民生不安公奏加派雖未必盡爲民厲但地方肥瘠處處不同大部江廣吳浙地方膏腴民居稠密重去其鄉卽加派不敢不竭力至江北淮鳳一帶臣自南都經過其地一望皆不毛之土臣聞鳳陽太守徐世蔭曰一路見訪青招徠荒田開墾荒田如何不行世蔭曰要行也題臣問其故世蔭曰業戶田荒卽挈妻子而逃稅糧無所出責令戶監賠累戶頭逃復責里長於是相率而逃田之禾荒者并荒

矣郡邑非不招徠民自愚牛種無出又恐田未及熟賠累者索負至門以是裹足不入總是地將民貧一遇荒歉無可保戀卽挈妻稚行乞四方所以加派不可一例論上爲動色而起蓋公之本意在收拾人心培國元氣故稱國者專事操切而公必剴以寬厚江南爲陵寢重地豐饒舊鄉尤力請寬卹明年流寇入鳳陽鍾饒震驚惜乎公言之不蚤用也

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大學士

行登城恢復之賞也公以事在去春未嘗參帷幄運籌

疏辭

賜餘堂年譜

太

三月上鑄錢揭

先是公在南禮稔知蕪湖一關兩樞及工曹錢局夾鑄之害被召時因購錢式藏之及入直適工部題蕪湖課額屬公擬進有戶關課額併歸工部之旨及兵部覆南兵會議鑄錢疏公又擬旨錢法係朝廷大權近聞留部鑄局除樣錢俸錢外帶鑄私鑄非銅非鉛純用僞物薄小輕脆如同鶩眼以致鑄息竟飽婪服民間絕少制錢增局雖多徒滋弊孔該部委任何官着查明具奏以便處分會查覆本上屬同官分擬鹿其座師公曰是欺君也因草揭具述情事并錢式上之

閏八月乞罷不允

奏為謀國無能懇立賜罷斥以明功罪以圖安攘事奉  
旨俞爾

九月貽書陳總督奇瑜論勦撫

流賊偽請就撫既出棧道攻掠轉熾秦中撫按俱連章  
告急政地繁華亭前事不發一策冀無後咎公諒不忍  
嘿乃貽陳書言聞入陝之後即解散一萬三千餘眾可  
謂勞苦功高而秦中復有危急之請豈前解散未盡脅  
從歟抑經過地方奉行不善歟竊聞盜賊平之非難絕  
之為難招降窮治各有其弊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最

賜餘堂年譜

辛

得弭亂之術今屢旨中所謂勦散正是此意定計而  
力行之陳不能用是歲公弟士晉擢雲南巡撫與公書  
言欲振兵威以靖逆孽公復言治以不治便可相安無  
事以諸葛公之才其治西南不過曰夷漢離安離之一  
字正御夷妙理蓋所急者腹心之疾也

乙亥八年公年六十一正月在直上疏自陳

是年計典例當自陳奉旨倚注方殷豈得引例求退不  
允所辭時年內多事問務殷繁入直至夜分不休公有  
詩云漢宮衡石程章妻綸問推轂費論思子夜辭漢纓  
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蓋故事日哺門官報申牌時分

同官一揖而出禁地以蚤出為常也

二月丁祭文廟受命行禮

三月請假五月又請假

公素有火症入直以後問務殷煩不時舉發再疏請假  
俱得旨在寓調理

六月上開河濟運揭

從來漕至通倉倉報車戶四人朋充一名殷實者營脫  
貧弱者力不能當往往自經公按通州至齊化門外俱  
有河形因請疏濬費止百金可歲省腳價鉅萬奉旨該  
部科會同總理詳查確議一時翕然以為可行而忌者

賜餘堂年譜

壬

有形家不利震方之說事遂中寢

七月

吳門文公震孟入相公喜得左右手先是上以春秋有  
俾治亂命擇人進講文公本春秋名家或慮其譏切時  
政且當上意受知隱不推列公力薦之因以名上果大  
稱旨遂有是命

進小學新序

時上令天下學校會誦習小學因以陳公選集莊繕寫  
進呈奉旨擬撰新序以進公具言海宇多故勸諭之才  
樸厥所繇士子幼學時父師之教不明即以利祿汨其

心術全不從德行立機譽之樹本先撥安望成棟梁之用奉旨刊行

八月請假至九月

以眩暈也

上擬諭南京操江回奏揭

上名對新操臣王道直於平臺還其承旨未悉命副臣擬諭以進公因奏而論所未及者謂城守江防軍民各有職掌而標營新江口營水兵營則文武操臣爲政亦兵所恃惟新江口營戰巡船一百六十二隻水兵營沙嘴沙船總百二十隻皆板薄丁稀不堪乘風破浪是

暇備軍軍書

三

今日文武操臣所急宜料理者又南都最苦各衙門濫受詞訟而操江所轄甚廣有牽累數百里外至拘提經年破產傾家而案終不結者則治刁息訟安江南之民心正以誦江北之流寇也揭上允行

十月復疏求斥不允

奏爲聖旨股憂獨至微臣佐理無能乞賜諡片以明臣諒事奉旨時艱方亟正賴協心佐理共圖蕩平何乃有此陳請着卽入直副朕眷倚至意。時流寇稀突蹂躪豫省尤甚陳公必謙爲豫撫公又予書言制寇之法不出鐵果省脅一言然處置分別事亦大難賦魁綽號皆

八寸四分帽子耳姓名籍貫不可知何從得其要領又古人多因問於敵使其自相疑忌以破散其黨前操票中有自相擒捕以開自拔之路業已奉旨而未見有行之者豈懲舊習誤撫乎舊習正誤在不分別別誤在不善撫耳至所散之黨安插何所衣食何出拊循安戒之法何縣管之橫流之水必有歸壑方能消散若不收拾得法仍縱橫流漫耳

十一月

吳門香山俱罷先是吳門與首接爭票吏部參許給諫舉卿亦有憤言爲所擄香山墜於室同日被逐公力救

暇備軍軍書

重

不得自是亦懷去志與從叔爾先書有吳門香山同日被逐姪處此千難萬難惟有早辨抽身一着而已明年亦去國此歸里文公已平公嬰之哀爲文以祭每歲以國儒子皮安身後勸不密害成之戒遠遊而卒不果公既去國當事者遂起益勵獨行之志雖之意而余遂引爲乞身雖兩載碌碌無所起長而抽身不俟終日以公耳

庚申陪祀南郊受命分獻

公有詩云萬乘親臨帝穆增齋宮肅穆饗金鑾夜闌分

獻祠官代恍惚精靈星斗寒

癸亥請假

以陪祀冒寒出直寒熱陡作遂請假踰旬乃入直



十二月上為起廢諸臣乞恩寬卹揭

先是祖陵告變條議寬卹及罪謫諸臣奉旨下刑部具各招情節列名疏請旨未下而太宰謝陞即欲疏請起用公謂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太宰不聽亟疏上臆列無遺貧人挑之上大怒下選郎獄而事不可為矣至是覆請凡一百六員適公獨在直因進此揭已而僅以數人了事蓋柄國者一手握定同官無所關其口矣太宰天賦將為逆素以清執為情鶴趙公所知又嘗貽書魏南樂論中旨不可輕出類著其掌楚也公推薦之受事以後執拘自用公因與友人書有六州鐵鑄不成一個錯之嘆

子兩九年公年六十三正月在直

○賜係堂年譜

音

先是首揆被言杜門閣員缺詔推在籍堪任者特召孫公慎行林公紆劉公宗周三人皆公臭味也至是入都而孫已卒及對文華殿劉又以奏語愷切忤旨命他用僅授工部侍郎公扼腕嘆息曰不相不足為念崇惜但此時不用此人如國事何已而晤劉公于長安會館相與反覆於君子小人喻義喻利之辨語具載全集○踰月劉公復上痛憤時艱疏力指斥時政上大怒命文書官口傳重聚公謂旨但謂論事須體國度時語中仍獎其梗直上發令改票首揆遂從重票擬進公密為挽救上亦手劉疏再閱竟得輕擬

二月請假聞弟中丞士晉滇南之計

中丞以去冬十二月初十日卒於滇至是計聞公以足疾在告驚痛委頓上為公弟節情疏屬有奸人吳鯤化訐奏中丞蓋為甚者所使卹典竟不行

三月上奏明心跡疏

辨吳鯤化事奉旨卿滑公輔政朕所鑒罕奏內開訊至情票擬日期心跡昭然何得割辨吳鯤化散員借端妄生疑揣不必介意閣務殷繁者即入佐理

上疏乞休不允

奉旨昨有旨諭卿何復有此請大臣公忠體國豈可輒

○賜餘堂年譜

章

思引避

疏辭四箴

時政益操切公挽救不得然自以受天子特達知冀一言悟主身雖去國事猶可為乃撰寬簡虛平四箴以獻疏言虞舜戒禹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幸遇聖明每奉宸謨一辭莫贊然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不免有疑而未安懷而未吐者若終於隱忍不敬莫大焉用是齋戒具陳以竊附欽鄰之義臣聞寬則得眾寬非一切縱舍之謂也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使羣生庶類遊於範圍而無有怵迫之謂今操切近於東瀝杖摘期於察

淵無乃不寬歟夫法固有蕭鞭示辱而人服者有殊死  
門誅而不服者道德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  
高皇帝感其言爲御註製序則嚴不如寬明矣臣又聞  
南面臨民道在敬簡敬則不偷簡則不投孟子曰當務  
之爲急皇上宵衣旰食居敬可謂至矣乃簿書案牘之  
勾稽曉曉猥雜之批答夫乃不簡歟夫堯舜何嘗不兢  
業而稱無爲而治者必歸焉若刺闔投籤太細似吏而  
卒不收勵精之效則行簡與嚴勝遠矣孔子繫咸曰天  
下何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爲賢蓋  
人心惟虛而後靜靜而後能慮若意必一起疑揣橫生

賜餘堂年譜

美

將使懷誠者畏嫌而自阻巧遁者乘隙以相蒙欺弊滋  
甚高皇帝諭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  
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是在皇上靜觀  
坐照耳洪範曰王道平平平之一言漢可玩味夫治天  
下莫患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卽矯枉少過而  
所矯之處遂爲不平之端漢矯秦弊而釀七國之憂宋  
矯熙豐而成紹聖之禍使當時損益得中未必至此是  
以善醫者投一藥恐發一病善治者救一弊慮伏一機  
因勢利導去甚而止今親疎貴賤用舍進退之間矯枉  
似已甚矣不可不防其漸也總括前義謹獻四箴疏上

奉旨所奏寬簡虛平有裨治理併獻四箴朕深嘉尚然  
帝雖優答之而同官恭渙矣

四月疏爭武生李璉請行首實籍沒法

時長安遊棍章滿公車有江南武生李璉上言致治在  
足國請修括巨室行首實籍沒法公惡之擬下刑部提  
問上命改票首撥以上欲通言路遂改輕擬公謂同官  
龍溪林公紆曰此亂本也職在代言當以去就爭乃秉  
燭草疏達旦不寐具言比來因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闕  
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璉者其曰縉紳  
豪右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收舉

賜餘堂年譜

三

臣不知其所指何就在就江南論之富來數畝以對百計  
者什六七子計者什三四萬計者什一二耳乃動稱敵  
國之富何誕妄也郡邑有富家亦小民之利貧者佃富  
家田因收其餘養入口稽事與富家貸母錢而商賈亦  
以質庫應民急且富家養生送死賓客遊觀百工力役  
皆仰給焉富家固貧民衣食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  
錢粟均糴濟飢寇警令助城堡捍禦近潁州士民李栩  
章謀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嚴著富家未嘗無補  
於國家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十今以兵荒之故歸罪  
富家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

賜餘堂手書

天

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江北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公命率與富家為難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為窮民不驅天下胥為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非直借端倖進望皇上亟屏絕毋使小人因改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者疏已具首揆聞之延公至中堂驚問曰老先生有疏祭李璣乎公出疏示之首揆以事屬可已公曰此雖小事關係民生安危國家元氣不小首揆指秦皇漢武二語大慙公曰血心已發不可復過得罪謫斥亦所甘心疏入而璣下法司提問翌日降旨切責公有密勿大臣即欲邀譽前疏已足政之毋庸汲汲語前疏指四箴也

己卯引疾乞休壬午再疏引疾戊子予致仕

公雖在政府未得一日操政果扼於同事多病數引疾請告輔政者二年立朝止三百有旬日居恒屏絕餽遺肅括僥倖票擬之際寬嚴得中便殿召對開陳心盡而輿交中尤在力護善類如孫文介慎行之予讀董宗伯其昌之晉階鄭司徒三俊之溫旨諭留劉京兆宗周之敦趨就道皆迎機立沛口不言功至如袁愈憲繼戚因參內侍辭不赴職則鼓輔前往內官張藝憲因總理戶

賜餘堂手書

天

工請官督徵新舊餉則慮其滋擾第責成撫按他若停事例息或鑄嚴賊吏之誅皆國是之大者方公初入直或以同事為海內側目公早自立與公以形跡一生便難補救每誦涇陽上申瑤海書云順而聽之吾懼其為隨究也兩相扶同以成壅蔽而國家之事壞逆而挽之吾懼其為激究也兩相矯異以成乖睨而國家之事亦壞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焉故故事婉解默化斡劫為和平與華亭相君書謂在直數月思欲連屬桑梓共做好事又言今日密勿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益用一賢朝廷致手廣受功無如事權不在轉移難其後

物情綱要毒手愈辣國是日非滄焉歸志然猶一疏再疏冀回天聽公心良苦矣○時詹御史爾選主輔臣以詰責詹廷辯不撓竟削籍去○御史詹爾選上輔臣以詰責詹廷辯不撓竟削籍去○明心國事因嫌一疏而詹爾選與諸輔臣並請大臣撥補不允詹情不言而激也乃近聞邸報大學士錢士升為詹臣惡分看詳等事一疏聖旨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補臣與李鴻章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肯不勞之勢也彼而輔臣引咎求斥依而還本同官調理之言矣明平輔臣之以票擬去以執事去也夫大臣所以不有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明主可責後問之清議感以去孰明廷惜此舉也蓋皇上所不滿於輔臣者為其以心督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詹爾有說焉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illegible]

操縱以謀非若是之運經聖恩冒則或疑才於分武守精與  
 縱使以武臣之不振也而又見賢其不買馬謝德而齊力  
 於數丈強寇逆於道途而上意在暫建民困臣亦以爲疑  
 事也而或疑朝之大義臣亦以爲疑費千金錢之發問或  
 千載之刑書能當萬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爲疑策之  
 心愧其小人也秋風噴噴感憤情有一切前言之政或猜  
 以言一事代天下而發猜無復言志矣大臣輔臣之去也  
 臣意無體其言失所口與皇上言者惟此奇則則爾不  
 識形迹觀朕心志而論耳以毀成法以靜簡率責天下事  
 尚忍言之義作官官敢諫之風疑心內閣部院大臣不得  
 以去諫士爲致君無惜口無思求聖明自衛家之施  
 帝席閉止下交格而志氣漸新於以視虛清平治之歎

成紀綱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爲揭其言坐隅及公遂初仲醇過公把臂曰久要不失尺寸今而後兩人面目相對無備矣

秋仲子棣舉浙江鄉試

冬息園成

園去宅數武頗具泉石公素無聲色與馬好歸里以後朝夕寢興其中輒變創述左右長鬚給役而已四方客至談經講德語及世道人材則愴然變形於色茗其室符云寶山空回漫說爲蒼生出故園投老還期與赤松遊又一聯云但能一念不生其中自樂惟願四方無事此外何求名所居室曰楚頌有息園諸咏

賜饒堂年譜

壹

丁十年公年六十三在籍春仲子棣成進士

棣時年甫十九觀政吏部掇掇時事嘗上疏陳寧攘數事雖留中不報而公甚喜之已又海之曰有犯無隱事君之義然亦須知信而後諫若專恃議論未免用罔之咎至於居官盡職折檻補牘所勿論也

四月請罷鄉兵

時練鄉兵里中騷擾殊甚公爲言之守道罷鄉兵復民壯

秋講求社倉法

是歲頗有秋公以四方多事備預不虞乃講求社倉法

陳公幾亭官秘垣公與書商畧行之

倡均里役

先是辛未大造紳袍優免之外例克官圖公以官圖悉居輕運便非克已濟物法行自貴之義其里長滿四五名以上應同民間殷戶食點重運而以中役輕役品搭均按庶官與民均蓋變通之義專廷編氓又以北解最苦多至破家請以一南一北肥瘠相間以卹其困陳幾亭所著均役議多載其說至是復商之邑令李公陳玉行焉

庚十一年公年六十四在籍縣今文類體成

賜饒堂年譜

壹

與友人書云歸田以後羸病日增杜門偃仰已不復知戶外事每山居寥寂縱覽往集先達遺轍宛焉在目因畧加書萃庶幾九原可作趙武知歸仰對古人俯候來世

五月上賓東宮出講疏

時綿竹劉公宇亮乘用公門下士也因貽書言東宮出講萬國歡騰向來註誤廢棄諸臣分量才使過嘉興維折子孫黎民尚亦有利言路中如徐夢菴孫魯山姚永言馮鄭仙章格非李洧盤諸君子皆僕所心儀而折節者想俱入來袋中聯絡東正以爲相業之光僕亦與有

榮施蓋公初入相意在推轂舉正其薦德州爲大宰亦以其在南中與正氣頗臭味故力引之以爲吏部得人而諸賢可相繼登用矣不意中變起廢之舉又成屯膏去國之後與盟公祿新書每以榮正未盡登爲歸家居聞一君子進則驟然喜聞一君子退則愀然不怡者累日故因令典倦倦及此其後仲子棟爲選郎上請廣起廢一竭力薦黃公石齋輩四十餘人皆海內人望承公志也○又言古之成大功者不出帷幄而於敵人隱謀陰事皆從諛刺得之故設間出奇鬼起憐落今所推邊材不過能帶小帽穿箭衣騎馬尾與老兵何異賊勢鴟張

賜餘堂年譜

音

邊疆破壞皆由於此僕在直時曾與同事屢言之今復三年前言益驗矣

己卯

十二年公年六十五在籍輯皇明經濟文編成

公好讀書子告後研悅不異諸生時流寇四起日擊時事或對案廢食答同年湯參予道衡書云流氛日惡東西交訌當事者和撫接括而外不聞道畧漆室私憂未知所底因取本朝名臣集中關經世大畧者分曹彙輯之名經濟文編

庚辰十三年公年六十六在籍春赴同善會講

公家居一意訓率鄉里先是辛未請假陳公幾亭商立

同善會公爲之記及公歸里幾亭又入秘垣公仍倡義舉行每會必躬至爲細民講說時四方兵荒相繼獨嘉禾頻歲有收是春忽米價歸貴公於會講時諄諄勸戒大畧謂比來天道人心可幸亦可懼可幸者處處兵荒嘉禾晏如可懼者米價騰貴比萬曆戊子己丑間連遭水旱價猶過之乃人情恬不知怪市肆酒肉盈門遊船權輿終日絕不像米珠薪桂光景災荒已見端倪飢饉就在眼前惜福莫如禁奢消孽莫如崇儉大禹克勤克儉何況我輩薄德又曰富厚人養其有餘以濟人則省一事之奢華便可作數楮之方便貧窮人節其有限以

賜餘堂年譜

量

自養則忍得一時口腹即可保一日之生涯其愛時惻俗畏天愛物之念藹然詳載同善會館諸語越歲果早蝗相繼兵戎遽起公實先憂之矣

秋行平糶

時南北大飢米價翔貴富民閉糶劫掠四起貧民攜錢入市竟日無從得米公落糶平糶值陳中翰幾亭南旋因與講求救荒之法復過衛諸當事大畧謂日前雖幸無事平糶原非長策竊意古人口法不越常平社倉而行之今日既難集事又恐擾民惟通商糶則米多面價自平今江廣上流率皆通糶非得有直各撫率呼吸

關通合力拯救不可云云詳見全集○是歲仲子棟補南京武選司主事

辛巳十四年公年六十七在籍大修荒政

是歲大旱蝗東南赤地千里死骸棄孩盈路有闔戶自毒自經者公惻然痛心與陳中翰設法約同志分坊認賑極貧者賑之次者平糶之又躬詣鄉城勸富戶各自平糶其鄉里有至往返數次者一時東南千里望武塘爲樂國飢民扶攜四集沿途求食多顛踣而斃者公爲設粥賑食之適有羣盜以施於道者公復倣行其法每晨挑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以次周給烈

賜餘堂年譜

美

日焦灼屏去輿蓋所至親督其旨否又分遣子姪朋友四出偵察不以任僮僕且移書撫臺熊公汝望勸其照南直蘇松剛隸官民田計畝輸米以供賑濟且勸其築示全浙庶幾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妮妮數百言淩於痛哭復勸鄰邑紳士共舉平糶同日煮粥更設義塚以收道殣與陳幾亭書有一朝收至四百餘具皆力疾檢察不知體之憊也又遣使糶和助賑時仲子棟官南吏部得給部批以免關津及彼地禁約而吏部君家書亦述見在煮粥賑飢涉江來者不知其數公固教以倡捐風勸及移會各州刻日舉行全活無算

壬十五年公年六十八在籍五月仲子棟擢粵憲歸省七月長子斌卒

先是黃公石齋下獄孝廉供案體惟謹及黃公買山大滌孝廉病初起寢憂往從流連凡杖爲風霧所侵竟以是殞黃公衆歎之憫

十月仲子棟疏請終養

十一月夫人孫氏卒

夫人相公五十年公少以盛名困場屋而弟中丞先顯達夫人處之恬然比通顯亦無驕色甲戌之歲再朝長秋命婦望爲女憲公在直感慨時事每懷去志夫人亦

賜餘堂年譜

圭

勒知幾蚤退及公以爭執李璉事草疏達旦不寐夫人知其故卽理歸裝以待其相成如此令甲大臣妻先卒者得請祭葬公以四方多事豈臣子邀榮之日不爲請

癸未十六年公年六十九在籍周易揆成

公爲諸生卽潛心易學老而彌篤閉戶覃思一卦作數日玩味一義未安或累夕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險因廣羅漢宋諸儒易解制其繁無衷以己意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兩說分舉先備氣與理象兼融而重攝之命之曰揆丹鉛砭砭稍數易而後成書猶藏弄篋中公沒始刻行世

正

右先公年譜一卷爲麓山許子治先生墓先生官詹石門  
許公從子熟於掌故好著述所輯五朝註畧一書時宰嘗  
嗾劉孔昭勅先生私撰國史將以連官詹官詹以其書進  
御者也方先公登第家居先生卽從遊先生師事公公以  
良友日先生先公晚年過荒修南宋書袁閣土室自一二  
行脚往來外至戚亦罕覯其面獨先生至一編相對或泣  
或歌有非左右所得知者公歿先生既爲誄又爲窆次年  
譜惜歲久簡脫末卷半缺又無從就先生家而求其全然  
於先公生平本末足以佐史書而翼家傳所未備敬重梓  
以登卷首乾隆五年庚申中秋前四日元孫佳百拜敬識



賜餘堂集卷之一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曾烜孫 家璧  
元孫 佳 編校

疏揭

祭告禮成回奏因陳目擊民瘼疏

題爲奉 旨祭告 皇陵禮成回奏因陳目擊民瘼仰祈

聖恩特軫湯沐以固邦本以廣 聖孝事竊惟鳳陽 皇陵

乃 聖祖發祥之基萬年王業此其根本我 皇上嗣續鴻

圖通追 祖德聿新寢園樓殿之工復崇黼帳流蘇之飾尤

禮既備肇舉明禋蓋三歲間特遣禮臣詣陵祭告者再焉穆

賜餘堂集卷之一

穆孝思與與清廟高山同昭假矣 臣猥叨卿貳暫署部事聞

命肅將馳至鳳陽則太常寺卿管少卿事蔡思充預遣協律

郎陳光先備物以特謹於十月十五日卯時恭謁 皇陵祭

告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是日也星河澄霽燄燄之式

臨夜氣肅清凜百神之呵護 臣齋心稽首敬薦黍稷之芬芬

昭告牲牷之肥腍而於時陳設則有守備內侍左輔政陪祭

則有鳳陽管倉南京戶部郎中楊汝桢潁州兵備副使吳道

昌留守司署副留守周國政等鳳陽府知府等官徐世蔭等

鳳陽中等八衛所掌印指揮等官初應官等鳳陽兩縣知縣

等官崔元嗣程期遠等奉祀劉開貴等與本部祠祭司郎中

沈正齊皆鵠立班行隨 臣顯相者也祠事孔明降福機穰可

以慰 皇上我將我享之孝思矣乃 臣竊從於役目擊民艱

有不敢不上聞以副 皇上推恩廣孝之念者鳳陽號稱帝

鄉猶漢之豐沛所爲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者也 臣入其境

見土地多荒廬舍寥落岡陵灌莽一望蕭然嗚呼其故皆言

鳳土稱瘠在江北諸郡爲下下民居皆塗茨一遇水旱乘如

敝屣挈妻攜子乞活四方而戶口旣以流亡逋賦因之歲積

催徵則絕其反顧招集又疑爲空言有司束於正額不得不

以逋戶之丁徂派徵於見在之賦長於是賠累愈多而見在

者又轉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戶口所以日耗正額所

賜餘堂集卷之一

以日虧宿逋所以日積也 臣聞有人斯有土斯有財今

中都人鮮土著野爲甌脫即國家日嚴考成之令而皮既盡

矣毛將安傳不意祖宗湯沐之鄉乃有竭澤索根之象心竊

傷之夫國家之患莫大於民流而上不恤昔李特之亂巴蜀

乘於驅逐流民劉弘之撫荊州在於大給田糧故流民之始

不過錫租寬貢以守宰安集而有餘及其亂也至於選將調

兵合羣力剿除而不足頃者秦晉流賊其始亦起於饑荒而

逃卒乘之遂至不易收拾今泗毫逼近蕭楊爲盜藪急集

飛鴻獸鎗牙孽此亦曲突徙薪之計矣 臣非不知當度支仰

屋之時陳損上益下之說殊爲不識時宜然稽之典訓參之

史冊必聚民而後生財必薄賦而後民聚即管仲足國惟是海王鹽筴以攬利權劉晏理財難連常平以救災沴若如賦以足用桑孔之徒猶諱言之今天下賦重政苛民窮財殫夫誰非祖宗生聚之遺黎皇上愛養之赤子而謂發政施仁宜先帝鄉即特為蠲減不過太倉之稊米爾而可以招流亡可以廣開墾固本生財舉積於此擴而充之以保四海皇上何難焉臣應官也告厥成事似可無言顧古者奉盛而告曰蕞爾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漢世上陵郡國吏當神軒告其郡穀價人所疾苦乃知孝子錫類之仁移乎深遠而臣仰承聖孝因茲芻蕘非敢越樽俎以瀆天

賜俞堂集卷之一

三

聽也伏乞皇上垂神采納奉旨覽奏祭告禮成知道了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屢旨該部知道崇禎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遵旨查奏并陳職掌疏

奏為遵旨查明具奏并實陳職掌仰祈聖旨申飭成規以一法守事崇禎四年十二月初四日接邸報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張延登一本為武生抗斷糾眾凌侮臺臣大干法紀事奉聖旨已有旨了近日南京各衙門濫准詞狀長奸害良殊非法紀本內說戶禮兵三司受告係何官俱着堂上官查明具奏不得隱徇該衙門知道欽此隨於十二月十六日南京都察院准都察院咨移咨國部即將咨內

奉旨事理及刑科抄參劾儀制等司查本部四司職掌應否准理詞狀其武生吳國麟所告何事於何年何月何日何司何官受告據實確覆以便回奏隨該儀制司案呈該儀制等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謝上選沈匡濟周鍾等查得本部四司除主各精膳無詞可受外其在儀制則有齊庶宗及科場婚姻之條在祠祭則有僧道教坊及人間墳墓之條皆載在職掌而來遵例准理重情參送法司輕者分別曲直發落不定罪不罰贖不追紙此歷來奉行故事也乃若武生吳國麟墳山之訟則崇禎四年二月十八日原任祠祭司郎中今陞雲南僉事告終養伍承載所准也本官旋於三月初十日陞

賜俞堂集卷之一

四

任未行卷案可查要之墳山所以隸於祠司者止因京城密邇陵山萬一妨礙龍脈故舉民間墳墓遷葬等事職掌得而問之爾實非不應受理而濫准者比也等因到部該臣看得南民之苦於訟訟極矣兩任留京劾觀目擊時向當事言之承乏禮部所司皆禮樂之事與各司官約事無大小奉行一視寧故毫不得諉於職內毫不得侵於職外而各司官亦幸彙彙受成焉及奉旨着臣查武生吳國麟一案係何官受告且驚且懼曰寅清之庭聞其無人久矣儼有濫准詞狀之司官而不及察職官之罪何能追焉隨嚴行及該司官案查據呈武生吳國麟於四年三月與周道貞爭墳山具

詞於原任副司郎中伍承載承載以事涉職掌受之旋以陞職離任原未審結此臣未到任以前事也然考之臣部事例未爲違礙且在巡城御史牽告之先或可追於罰乎實非敢隱徇也乃臣則因明旨之禁濫受而更得申明職掌之所隸矣夫受詞以懲奸庇良也所以濫而至於長奸害良者正困應受理衙門不克盡職聽局外之越俎爾臣在禮言禮亦自有應理之職掌在如近者齊庶一二比匪稔惡十餘年道路以目前任儀司主事沈正宗按法參題庶宗帖然成就約束非恃有屢旨責成在乎此其專職見奉部咨臚列條款非局外所能旁侵易知也乃若僧道與教坊樂戶其人最卑

賜鑒堂集卷之一

五

且賤專轄祠曹祖宗良有深意臣部職掌非不有別衙門不得徑提之例而向來法守弁髦畧一牽累擅拘淹繫往往有之僧道累債以至國初賜田不能贖香火非一朝矣年來先後任祠司者力爲振刷如朝天宮及靈谷報恩天界三大寺疑獄賴白侵占頓清比舊種種改觀獨教坊司四院蕭條已甚逃移未復而歲辦樂器各衙門差役繁若如故夫此獨非皇上赤子而忍其流亡失所也臣用是惻然正與司官沈匡濟商求蘇息之道莫如清訟清訟莫如各守職掌欲移文各衙門知會而遵奉查奏濫受詞訟之旨聖衷已灼見訟繁興之流弊矣故俯循職掌據實具奏總之兩言蔽

之毫不敢諉於職內毫不敢侵於職外而已伏惟聖明裁察中飭施行奉旨知道了以後司屬卽有應准狀詞呈明堂上官將參送發落事件按季奏報以憑查核南京各衙門一體遵行該部知道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

辭內閣疏

奏爲簡命殊常銜省增懼謹辭微悃懇乞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以重政本事臣待罪兩曹忽於崇禎六年十月初四日接得吏部一本欽奉聖旨事奉聖旨錢士升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同官輔何如寵等辦事差官行取未京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惶悚除焚香叩頭謝恩訖

賜鑒堂集卷之一

六

伏念臣章句豎儒濫等詞館學殖久已荒落才識曾無寸長自蒙皇祖神宗皇帝拔擢以來培養幾二十年家食強居其半恭遇皇上御極陞臣署掌南翰隨錄詹事叨貳留禮守官兩年兢兢夙夜已無辭於瘵曠之譴矣閣員會推別列臣名皇上穆然考慎海內喁喁靜候鑒裁而一旦寵命忽及於謫劣疎迷之臣始而驚既而慙終而凜然懼隕越之無日孔子於鼎之九四而繫之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禮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皇上之簡臣也雖察之通國之公而諸臣之知臣也臣不如臣自知之審若不量力於始進必至覆餗於將來此

臣之所爲慚懼交併踴躍萬厚也抑臣更有不安於心者會推員數濟濟多士或清標介節樹老成之典型或淳行修能貢公輔之偉望較才聚品百倍於臣而糠粃乃簸揚於前驚駭反起乘而上恐皇上慎簡至意本爲天下而難而反因臣以成易本示天下以重而反因臣以或輕非所以開賢路而光大典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別簡名賢容仍守原官勉盡職業則勞劣之位置得宜而輪扉之簡命不虛矣臣不勝披瀝悚懼之至奉旨卿性資端恪才學優醇政本重司特茲簡授宜上緊應召殫忠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賜餘堂集卷之一

七

辭內閣第二疏

奏爲遵旨懇趨循分難進再瀝悃誠仰祈聖鑒事該臣於崇禎六年十月初九日具疏辭免新命隨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吏部咨奉聖旨卿性資端恪才學優醇政本重司特茲簡授宜上緊應召殫忠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又先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行人司行人嚴學思奉命臨門行取臣入閣辦事臣恭設香案望闕謝恩訖臣一介豎儒荷蒙溫粹伏念君命不宿家義不俟駕而元輔何如寵亦貽臣書謂臣簡命力新趣臣早發以當先驅遂刻日就道而將道歲暮雨雪載途跋涉兩月始近國門瞻仰天顏不遑咫尺

豈敢不竭歷超朝更爲飾讓之辭仰瀆崇嚴之聽而恭釋裝綸俯循愚分有不敢不再申辭免者蓋聞臣所以僑顧問者學也而臣實無博古通今之學不過專門經義而已所以參機務者才也而臣實無救時應變之才不過謹守趨墨而已自省固陋之資豈堪鴻鉅之任況睿斷再頒名賢並進百闕既已備員規隨自足相濟如臣薄薄濫廁班行所謂雙鳬乘鴈何足有無與其覲顏就列徒貽侍食之譏不若量力懇辭終安懷守之分此臣所以瞻望闕廷徘徊道路欲前且却而不能已於陳實也伏乞皇上俯鑒愚忱特垂矜允造就就曲全之恩更有深於拔擢之外矣臣不勝惶懼待命之至奉

賜餘堂集卷之一

八

入閣謝恩疏

旨卿以才望簡佐接司奉命已久赴召既次近郊若即趨朝輔理以副延行慎勿再稽吏部知道崇禎七年正月二十一奏爲感激天恩恭承謝悃事臣於本月二十六日見朝二十九日謝恩臣謹於二月初一日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末品留署疎踪拜稽久隔於闕延論思未效於講幄而皇上拔之衆選之中衆以鼎足之任不耕而穫得之若驚真非常之知遇曠世之遭逢也大馬尚知主人義士不忘一飯況臣受皇上隆恩如此而不思砥節首公圖報萬一尚可比於人數乎即令八直之初正臣致身之始敢以生平所盟

心者披瀝於君父之前臣。爾法孔子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稟與於患得患失之戒及讀古名臣傳如丙吉春月間喘魏相脩奏故事諸葛亮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陸贄之却鞭靴裴均之疏人物呂蒙正之儲夾袋李沆之上言四方水旱以爲大臣之道固當如是心竊敬之慕之通籍以來東修株守一切營兢恥而不爲從不輕受人恩亦不與人有怨今聖明在上師濟在下雲龍鳳虎千載一時臣。自惟才能謏劣何能仰佐廟謨所藉以對揚皇上獨此朴心竊但知事理有是非不知有親疎愛憎但知人才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祖宗之良法美意何以修明海內之疾苦瘡痍何

賜像堂集卷之一

九

以蘇息必大法而後小廉必知人而後安民必足食而後足兵必內寧而後外攘事有網提體無屑瑟此臣願隨諸臣後仔細講求不敢不勉者也若乃借法以行私市權以納閹媚賢而醜正比匪而黨邪營窟以樹援容悅以希寵此正孔子所戒不可與事君者臣矢不敢出也至於才力有限智慮未周伏望皇上普天地之蓋涵廓山嶽之藏納鑒廣誠之盈缶垂下濟之光明俾寸長尺短得效其涓埃而吁弗郁俞親見於今日則微臣一時之奇遇實史冊千秋之美談臣惟有齋心被慮積勤動天而已臣自蒙皇祖神宗顯皇帝拔擢碌碌史局幾二十年茲蒙皇上召人綸扉仰報國恩實自

今日故因陳謝之餘敬瀝所以盟心者以爲先資之獻臣愚無任感激惶悚之至奉旨覽卿奏謝併陳忠悃朕知道了該部知道崇禎七年二月初二日

南工部鑄錢揭

適蒙發下南京工部尚書劉定國遵旨具奏事一本本內所遵旨乃於本年二月十六日擬進者也時因同官臣溫體仁吳宗達入闕供事臣初入直冒昧擬進伏蒙聖鑒御批非人係何官當即處分改票欽此緣臣官南中三載頗知鑄局之弊觸事感發不敢隱徇蓋南鑄輕重不等自操錢外種種不同操錢約重一錢倖錢約重九分此外搭放匠役

賜像堂集卷之一

十

與兌質錢戶漸薄漸輕皆屬帶鑄每千文價值七錢伍分較黃錢價少一錢八分所謂非銅非鉛用偽物者也以故民間苦之謂一二年後此錢化爲塵土今部疏中所謂都市閭傳者卽是夾鑄官錢蓋私錢不難禁而惟私錢卽在官鑄之中此私錢所以難禁也猶之私鹽不難禁而惟私鹽卽在官掣之中此私鹽所以難禁也劉定國洩任臣已離南中問今年自奉旨查處以後南鑄比前不同民間竊然稱便然據臣在南時目擊情弊實是如此緣前旨係擬進特具揭奏聞以明不欺之義併以夾鑄錢式進覽惟皇上鑒察施行

計典自陳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清政事該吏部遵奉欽原京

官考察四品以上例當自陳臣待罪政地敢不具列不職之

狀以俟幽黜臣自崇禎四年緣在籍轉佐留禱素餐三載固

已無辭於瘼癘矣不意荷蒙 聖明簡名陪列輪屏以從來

冀選之臣一旦入參心膺之任此豈尋常知遇哉夫受非常

之知必有非常之報今臣入直一年所矣碌碌件食求其一

論一議可以資政沃而禪高深無有也求其一籌一策可以

勤廟謨而分猷念無有也雖自守者獨此經經之節愴愴之

念而已夫時方無事中才坐鎮而有餘運被股憂才智馳騫

而不足試觀今日邊腹多虞共食交窘人才缺乏民生困窮

賜徐堂集卷之一

二

我 皇上宵旰焦勞圖維批答肯綮審算而臣徒抱空質以

從同官諸臣之後無所短長已見於此則將焉用彼貝員爲

哉不直此也臣少多疾疾未老早衰今年已踰者霜毛蓋種

種矣精神日枯一日筋骨日憊一日惟是僣直未久不敢不

暱勉支撐而力不從心旦暮必至顛蹶蓋蒲柳之資涉秋輒

萎驚駭之質未當先戒律以老疾之條臣實當之則臣之無

逃於幽黜也審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以爲輔臣不職者

之戒不惟政本肅清而法行自近於以示至公而儆庶位裨

益不淺鮮矣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奉 旨卿贊襄密勿公

忠端練神益弘多嘆臣注力殷立得引例求退宜益展嘉酬

弼成治道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開河濟運揭

臣等近日看詳章奏見運糧車戶食報紛擾奉有何策可以

濟運安民該部科會同總理確議來看之臣等不勝誦

服今早食場侍郎臣程註會臣士升於朝房臣士升因詢其

倉派紛擾之故據云戶部役色惟車戶最苦率四人朋充一

名凡京城殷實之家率投各衙門應投甚有報後營服者經

管官於是簡報隨送不及詳審其中委有貧難之人力不能

當往往自經以死臣聞其言不覺心惻仰見 皇上身處深

宮思周閭閻軫恤籌畫若斯之至也臣因思昔年里居時有

賜徐堂集卷之一

三

原任監督大通橋務主事臣湯道衡爲臣郡貳守臣偶聞及

倉糧臣道衡隨出一議示臣內一款畧云國家貢賦無如漕

粟爲多原額四百萬金錢之費四倍之於此中轉移節省動

手即得鉅萬他不具輪始就通州進倉一段情形言之自通

至橋四十里盤歷五關皆以舟運每石運價若干自橋入齊

化門以車運三里之程費至與四十里等則舟車勞逸之分

數較然矣此三里間皆有河形但爲居民所侵未深廣爾莫

若將此河疏濬仍設兩關而移橋務公署於齊化門外不過

費萬金而每歲省腳價不啻數萬兼以東城卑薄得此漕渠

可壯形勢亦一策也臣心識其言適奉 明旨因出前議示

同官臣 吾驕吾驕以為芻蕘之見可憐 聖明採擇 上升

實未身歷其地未知有當與否然既有懷於中義不敢隱謹

此合詞具揭恭進仰候 聖裁奉 旨覽卿等奏運糧進倉

事宜於濟運安民有裨朝陽門外河形尚存作何疏濬居民

所侵幾何是否稠密併設關移署等項着該部科會同總理

詳查確議具奏 崇禎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此揭初下部中翕然以為可行已而有形家不利方之

說事遂中寢蓋忌者陰阻之也

恭進小學新序案回揭

昨蒙發下臣等所進繕寫小學揭帖 御批小學較精精詳

允堪刊頒內中微誤處着改正其舊序既除宜冠新序併將

陳選註意畧入以存其善卿等撰擬數語求覽欽此 臣等恭

鐸再三仰見 皇上留神典學反覆精研而且聖不自聖采

及葑菲 臣等不勝頌服謹將內中繕寫句讀微誤處一一遵

照改正仍遵 旨撰擬數語以闡揚 皇上造士作人化民

成俗之意而先臣陳選註意仍畧入以存其善謹具蒙恭進

未知有當與否伏候 聖裁小學一併繳進 崇禎八年七月

擬諭南京操江回奏揭

適文書官褚憲章到闕恭奉 上傳昨召對平臺 面諭新

操臣王道直恐其承 旨一時未悉恐著擬諭來臣等欽遵

謹等釋 天語將江防事理擬諭恭進但資性遺忘不無疎

漏仰祈 聖明鑒定 臣等再查南京城守江防軍兵各有職

掌而標營新江口營水兵營則文武操臣為政水兵所恃惟

船前南中有疏稱新江口營見在戰巡船一百六十二隻水

兵營見在沙嘴沙船一百二十隻要皆板薄釘稀不堪乘風

破浪是今日文武操臣急宜料理者也又南都最苦在各衙

門盤受詞訟而操江所轄甚廣有一詞而牽累數十人於數

百里之外至拘提經年破產傾家而案終不結者則治刁棍

以息訟端速註第以杜詐累安江南之民心正以弭江北之

流寇也二款面諭未及 臣等不敢擅增然不敢不盡以備

聖明采擇統候鑒裁施行 崇禎八年九月十五日

實陳同官面商情事揭

日來為擬票原任工科都給事中今為民許憲卿一事首臣

溫體仁同官臣何吾驕文震孟先後各有疏揭已蒙 皇上

洞覽適又蒙發下吾驕為 聖明如日中天一本 臣與同官

臣張至發看詳蓋因前揭未奉 明旨復行補奏也內有

皇上一賜詢士升未有不以實告等語 臣不勝惶悚謹據實

上聞前月十六日早蒙發下吏部尚書謝陞奏許舉卿本

御批改票時諸臣皆在中堂體仁接本共商臣士升果有家

臣秦疏原重一語此同官所共聞也已復達同官之意於體

仁無非欲以兩端之說論體仁之酌擬爾亦同官所共聞

也當時面商情事實是如此今吾驛疏中有首臣謂私詢之同官士升之語查首臣疏並無私詢二字謂吾驛一時筆誤非出有意亦未可知然私之一字關係名節臣在直幾二載與首臣自中堂公見外絕無往來自擬票公言外絕無交語此吾驛朝夕所目擊亦聞中衆視所共知而突以私之一字相加臣不受也除吾驛原疏臣至發擬票臣謹據實具奏伏惟 聖明鑒察奉 旨覽卿奏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年十一月初四日

先是吏部請推清卿以歷俸深淺分南北蓋為工垣升轉地也時首領疏言杜門余亦請假調理吳門香山在直復云不必注定南北改票數四幸如部議及余入直工垣復有疏請告香山謂吳門云還他一箇太常卿不要去余意兩公必能得之太宰忽見奏疏相顧錯愕首於繼之於是吳門香山同日罷相而根由實在擬票時醞釀蓋月餘矣惟是吳門以關門特達之遭逢大拜才兩月未竟厭施惜哉

奏明心迹疏

奏為人言因疑波及微臣據實奏明仰祈 聖明亟賜罷斥以重政本事臣近蒙 聖恩賜假正調治間忽接邸報原任經歷吳鵬化一本奏為直指奸邪事奉 聖旨據奏錢士晉貪肆異常該按受過冤詞數百紙如何不行糾劾着李一鵬自行回奏仍將所收詞狀併張期文等俱革了職通行解京究問立嚴限與他本內大奸巨弊吳鵬化既稱深知不少併剿賊計策還着密切具奏前疏即與議覆該部知道欽此

讀未終心膽俱墮隨覓全疏觀之內有 疏進輔臣即喚漢吏楊應聘承差段錦繡細問驛倪大失休休之體等語此言似為臣而發故不據實奏明以祈 聖鑒臣自入直以來各省直擬按差承投公揭外從不私受一書臣近長安大街萬目共觀惟雲南巡撫為臣亡弟士晉每公差到京寄有便信臣時呼而問之此亦手足至情自不容已也去歲十一月十七日臣時因病告假適漢差段錦繡事竣回領臣家書因面問年來巡撫行事何如與地方相宜否答云築城復衙開河俱有益地方又問巡按何如答云都好又問司道府縣何如答云地方遼闊不能盡知臣又謂近聞近見吳鵬化

賜鑒堂集卷之十

去

所刻奏詳利弊疏揭內一款云滇中復見苛政將生亂萌你每如有所聞不妨直言答云其實沒有鵬化久客京師惟伊父在滇生理一時問答實是如此蓋鵬化疏揭中原泛論故臣亦從公差泛叩之隨貽書臣弟勗其每事詳慎務懷人心手足關懷如是而已臣於家庭骨肉間雖怡怡居多而相親相易意未嘗不切每見臣弟書來欲振兵威以靖逆孽臣謂制馭西南夷莫如諸葛孔明其言夷漢羣安深得治以不治之法今臣弟復臣手札猶在未敢襲陳 聖覽謹將原札二通送進閣中以見臣於兄弟間頗知相成之義如此至鵬化前疏所奉 明旨 皇上弟問同官臣溫體仁等當日擬票



果否出自臣手果否臣有一字推敵則臣之有無深巧有無黨與臣聖明自有洞鑒無俟臣置辯矣總之微臣德薄望輕起疑招侮反躬自咎於人何尤仰祈皇上立賜罷斥以爲輔臣負乘之戒臣不勝席藁待罪之至奉旨卿清公輔政朕素鑒孚奏內閣訟至情稟擬日期心迹昭然何待剖辨吳鯢化散員借端妄生疑揣不必介意閣務殷繁着卽入佐理以副眷倚該部知道崇禎九年三月初六日

乞休疏

奏爲微臣聞言漸懼病勢轉增懇乞聖恩垂憐允放以延餘生事臣昨以人言鼓噪稟奏明懇請溫綸事情心跡已蒙睿鑒感激天恩涕淚橫集卽頂踵捐糜安能仰報萬一顧臣展轉捫心有不勝慙懼之交併者臣才質駑下原無寸長獨此一念朴誠表裏如一庶可取信於天下而不虞疑者至以爲欺爲巧爲深機也夫中字可以格豚魚忠信可以行蠻貊今物情之疑揣若此自反之素念謂何以視古之大臣洛下同聲而手額遑使聞名而起敬者寧不愧死此臣之大慙也且臣今日差幸者前旨擬票不屬臣手臣得藉以自解爾萬一不幸而屬臣手臣卽據實分疏而言者必謂所疑果當載鬼張弧何所不至則是擬議代言之際字字皆護疑搆罪之罔咎漢高張不寒而慄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

負此懼慙心火上炎五內如灼因而津液銷鑠喉嚨乾枯胸膈煩懣飲食減半重以心神怔忡魂魄驚悸夜則呻吟達旦晝則昏昏低迷蓋向來之病猶在筋骨而今直入膏肓矣臣自付衰年內傷醫藥豈能奏效惟有乞骸罷職庶可苟延餘生伏祈皇上憐臣病苦特允放歸使兩年大馬得蒙惟蓋之仁覆載洪恩感戴無極矣臣不勝哀懇俟命之至奉旨昨有旨諭卿何復有此請大臣公忠體國豈可輒思引避時事方艱着卽入直佐理以慰延佇慎勿少稽該部知道崇禎九年三月初八日

恭獻四箴疏

奏爲微臣幸事堯舜之君不敢犯後言之戒敬抒積悃仰祈聖鑒事竊惟虞帝戒禹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大聖如舜忠知禹卽使有違何至面諛背毀而斷斷如是大亦以重華在上聖神莫及始將順以明敬共而徐議擬以圖補救則面從後言或所不免爾臣幸遇聖明每奉宸謨一辭莫贊皇上真今之堯舜也然臣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亦不免有疑而未安愾而未吐者轉輾迴環非一日矣猛思千載遭逢何忍孤負若終於隱忍以犯後言之戒不敢莫大焉是用齋被具陳以竊附欽鄰之義臣聞寬則得衆寬非一切縱舍之謂也不剛不柔從谷以和使羣生庶類蕩蕩乎遊於範

圖而無有林迫之謂也以今紀綱積弛貪敗成官救時權術誠不得不糾之以猛然操切近於東溟撻扶幾於察淵無乃不寬歟夫五刑五罰有虞不廢而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帝德所以罔愆也且法不期輕重期於服人固曰蒲鞭示辱而人服者亦有殊死門誅而人不服者道德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太祖高皇帝感其言爲御註製序則重法不足恃以制治而嚴不如寬明矣臣聞南面臨民道在敬簡敬則不偷簡則不擾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惡仁者無不愛也慈親賢之爲務我皇上勤政恤民宵衣旰食居敬可謂至矣乃簿書案牘之勾稽謔

賜像堂集卷之一

九

誕猥雜之批答無乃不簡歟夫一日二日萬幾堯舜何嘗不就業而稱無爲而治者必歸焉若刺閭投籤太細似吏而終不收勵精之效則行簡與叢脞相去遠矣孔子之警威也曰天下何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爲賢哉止水可以鑑須看容谷可以傳萬籟人心惟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若意必一起疑揣橫生將使誠者異端而自阻巧避者乘隙以相蒙心思愈勞欺弊轉甚我太祖高皇帝諭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又諭陳宗順曰人之信疑皆出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肉命諸臣撰疑信論以進

我皇上天聰天明同符聖祖靜觀坐照自無遁情又何欺蒙之足慮乎洪範曰王道平平本之一言深可玩味今有器於此置之平則安欹則必傾有舟於此操之平則穩仄則必覆治天下莫患於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即矯枉稍過面所矯之處還爲不平之端如秦亡於孤立漢矯之封三庶孽半天下而卒釀七國之憂宋亂於熙豐之私法元祐矯之併罷役自首之法俱罷而竟成紹聖之禍向使當時損益適中末流未必至此是以善醫者投一藥恐發一病善治者救一弊慮伏一機因勢而導去甚而止今親疎貴賤用舍進退之閒矯枉似已甚矣以皇上手握河魁操縱不測可

賜像堂集卷之一

辛

無過計然不可不防其漸也凡此皆臣所不敢後言者也總括前義因作四箴以獻一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併包功過在宥大絃毋急六轡毋警不競不祿世歸仁壽蕩蕩巍巍巍大哉我后一曰簡以臨民若網若綯要領獨宰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遠奸詳則荒程書舊不徒敵章光一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填胸卸缺市虎載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無觭哀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故辭矯偏參調詳審畏辛怖始圖或不深以上四箴非臣臆說不過撮誦讀之緒言備章絃之一助庶幾稍道向來後言

之罪以少副輔弼之責而已仰祈 皇上鑒宥而垂聽焉不勝懇切惶悚之至奉 旨覽卿奏寬簡虛平甚於治理有裨併獻四歲朕深嘉尚知道了該部知道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

看詳章奏糾參李進疏

奏為微臣職分看詳橫議理難緘默敬申不敢後言之義歷陳血禍仰祈 聖鑒早定人心以消亂萌事昨蒙發下武生李璉致治在足國一本 御批改票此票乃 臣所分擬愚昧內森無當 聖心臣不勝惶悚當即跪首 商酌另擬恭進矣乃 臣原票實出血惻有不致不為 聖主忠言者 臣惟是流寇蔓延所在蹂躪 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

賜餘堂集卷之一

三

因陳啟新直言擢置省闕豈真謂其言遂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礪精神動其愧懼爾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如李璉之誕肆者本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行首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不忍視者而敢陳於 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真所謂認說參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 臣不知其所指何在就江南論之士民富家數畝以對大率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一二兩江南如此他省可知而乃動稱千萬百萬叩敵國之富不應至此何誕妄

也且所惡於富家者為其兼併小民魚肉鄉里爾然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何以明之凡富家必有莊田有莊田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辦納糧稅而固收其餘以養入口至於糶事方與青黃不接之際則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厚賈者亦以質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游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源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徵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遇寇警則令集莊客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即今日因糧輸餉富家居多而潁州士民李相章謙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

賜餘堂集卷之一

五

家者非獨小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今乃以兵荒之故歸罪於富家之腹削議枯其財首實而籍沒之此秦皇所不行於巴寡婦漢武所不行於卜式者也理乎今天下自秦晉豫楚以及江北邵邑上寇竊發已無寧宇未蠢動者獨江南數郡爾即破寇地方所與有司共守孤城者僅一二縉紳及民之稍有身家者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也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為窮民也不寧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我 皇上圖治恤民方將比隆堯舜而小人違害乃欲與亂同事 臣竊

痛之且從來盜賊劫掠必借富家爲口實而後疾貧亂之人從而和之或疑此輩爲流寇心腹倡此橫議以搖動人心則其包藏禍念寧直借端倖進已哉 臣陪心忤似不必有言且又不宜獨言但此事關繫治亂不小苟有詳分局手故不敢不盡其愚以犯後言之戒伏望 皇上鑒 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則人心定而亂萌消實宗社生靈之至幸也 貴胃宸嚴席蒙待罪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 旨李璉之致可惡當駁改票原欲申飭通政內鈐抄錄前旨可見何相疑至是且密勿大臣進言與在外諸臣不同況值名對即應面奏何必退後又生議論

不勝堂集卷之一

章

即欲名譽前疏已足致之無庸汲汲該部知道 崇禎九年四月時長安辭罷通政公車甚有怨語 名對者橫議紛紜極矣通李璉通政之旨余謂首揭曰 聖意得無申飭乎首揭云上方欲通言路以所擬太重大故改擬無申飭不究余退而謂同官林公曰此疏本也重改擬以去就爭之出直仰衆屬草疏連日不獲請朝以草示當以去公綱善遂密令辨吏繕寫連日上傳名新陳陳無傳其入對閣閣臣與焉然直侍立而已至午出至閣陳傳其日然出疏示之首接云老先生四歲疏無所不該已奉溫旨此直一事倘屬可已余謂雖一事而開徐民生安危國家元氣不小首接云 皇上聖明必不允行余云固知聖明未允行然既有一邪說惑根株伏將來可虞吾輩亦須昌言極論以防微杜漸百復得非聽斥亦所甘心首接知余意不願回拱手而別余遂持本出閣余極門上之題即出直蓋初三日曉刻也及晚疏本批紅余疏稟稟同下首接同官出至余寓喜也相告曰老先

認罪求斥疏

不勝堂集卷之一

章

奏爲微臣恭奉嚴諭怖死謹席蒙認罪懇祈 聖恩寬宥事 臣前具微臣職分看詳一疏自惟賈冒宸嚴當即出直待罪昨聞有李璉刑部提問之 旨 益不勝惶悚蓋 皇上乾綱獨斷早已默定淵衷而微臣冒昧進言真無逃竄賈賂之罪矣正穀解候 旨聞早奉 聖旨李璉之疏可惡當駁改票原欲申飭通政內鈐抄錄前旨可見何相疑至是且密勿大臣進言與在外諸臣不同況值名對即應面奏何必退後又生議論即欲名譽前疏已足致之無庸汲汲該部知道 欽此 臣叩頭恭誦惶怖無地荷蒙 嚴諭未即誅斥敢不直認罪狀以祈寬宥當李璉之疏 御批改票 臣即隨首臣商酌疑原擬未安遂改擬恭進而不知 聖意原在中飭通政是臣之愚昧無識不能仰窺睿慮其罪一也及名對臣叨陪密勿自應面奏第以 天威咫尺不敢率陳而此疏實在初二日夜二鼓起草初三日早入直繕寫故當於是日叩門恭進是臣不即面奏以躬蹈退言之戒其罪二也至 臣品行下劣名利二根自勘應微委未淨盡但 臣前後二疏實出恣恣

之言行矣 主聖臣直千古盛舉余爲聖朝日 聖躬先定多此一着執事僕入直便會具揭請罪請明首接通余同入余以昨疏未下力辭之至午 御批切責固恐尚荷同爲害物大臣而違言類於沽名何所逃罪荷蒙寬宥有以矣放歸業其人而不廢其言 聖恩造就就踰於尋常萬萬

一念不容自已若謂借此要名則 聖明在上 先師在前

一有此心願甘願戮總之 臣近來疾病交侵神志憤亂以致

舉動乖舛孤負 聖恩懇祈 皇上原 臣認罪之實並無欲

奪之心寬其斧鉞 賜以矜全將 臣立行赦斥以爲大臣負

國之戒則 天地再生之恩 頂戴無極矣 臣不勝惶怖懇

祈之至奉 旨覽卿奏引咎求 斥具見恪慎該部知道 九年

四月初五日 陳謝乞休疏

奏爲欽奉 慈綸恭陳謝悃并瀝痼疾苦情懇乞 聖明俯

容退休以全恩造事 臣昨具疏認罪懇祈寬宥奉 聖旨覽

卿奏引咎求 斥具見恪慎該部知道 臣席藁叩頭伏念

臣心志憤亂舉動周章干冒 天威靜候嚴譴荷蒙 聖慈

不加覆斥而復諒其恪慎若天地不覆自傾之材父母猶憐

不肖之子者 頂戴 鴻恩感極涕下正切苟躬內訟豈敢

再有曠陳惟是老病沉痾日劇一日有不得不以哀苦實情

控籲於 聖明者 夙有火症不時舉發自冬迄春具揭請

假者非一次矣頻出頻入勉強支撐疾病呻吟之聲登降艱

澁之狀固同官諸臣所共聞見也近來陰血益耗焦火沸騰

頭目時作暈旋喉嚨了無滋潤重以心氣怔忡神寬驚悸起

居失度寤寐靡寧延醫診視咸謂衰年痼疾補瀉難施且火

今當權痊可莫必自惟鴻毛微命雖萬死不足深憐猶幸拘

馮餘生卽一息尚希大造既蒙寬之斧鉞之下放祈全之溝

壑之中蓋山藪善藏失疾汚惟雨露曲滋乎枯朽 臣用是伏

祝實涕叩首呼天冀憐苦情早容休退庶盡惟害恩於 聖

世而骸骨正首於故邱 臣無任感激哀控之至奉 旨卿輔

政勤勞何乃遽有引請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着

賜去該部知道 九年四月初五日

奏爲欽奉 慈綸恭陳謝悃事該 臣以痼疾日劇祈 賜道

察 臣昨具疏認罪懇祈寬宥奉 聖旨覽卿奏引咎求 斥具

見恪慎該部知道 臣席藁叩頭伏念 臣心志憤亂舉動周

章干冒 天威靜候嚴譴荷蒙 聖慈 臣不加覆斥而復諒其

恪慎若天地不覆自傾之材父母猶憐不肖之子者 頂戴

鴻恩感極涕下正切苟躬內訟豈敢再有曠陳惟是老病沉

痾日劇一日有不得不以哀苦實情控籲於 聖明者 夙有

火症不時舉發自冬迄春具揭請假者非一次矣頻出頻入

勉強支撐疾病呻吟之聲登降艱澁之狀固同官諸臣所共

聞見也近來陰血益耗焦火沸騰頭目時作暈旋喉嚨了無

滋潤重以心氣怔忡神寬驚悸起居失度寤寐靡寧延醫診

視咸謂衰年痼疾補瀉難施且火

任頂戴縫纈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九年四月十一日

辭朝疏

奏為辭朝事該臣以痼疾乞休伏蒙 聖恩特准免驛回籍除具疏陳謝外今樂車在道與疾將歸籍紱去身負擔已釋故乾坤之履青未報涓埃想雲日之昭回永遠瞻覲餘生無幾蒲委已落於岷嶺一息尚存其惘惘依乎斗極伏願 皇上敦崇體要默運神明道為治原先德禮而後刑罰民惟邦本思中國以接四方剿寇宜昭撫並行毋令師老靡不救之患募兵須土著兼用勿以烏合靡有限之財坐收采薇天保

賜餘堂集卷之一

卷一

之功安享垂拱拱之治臣不勝依依悲哽之至奉 旨覽卿奏辭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崇禎九年四月十九日

賜餘堂集卷之一終

賜餘堂集卷之一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桂孫

元孫

序一

五子近思錄序

近思錄集自紫陽舊稱四子高忠憲公復取紫陽全書比類而纂之名曰朱子節要於是濂洛關閩之微言並揭中天矣顧兩書同類異名弓裘各別原忠憲本旨直以不敢遽擬大儒故兩行以俟後人之合爾其合稱五子近思錄則自茲刻始差評學術之類久矣百世以前詆諆傳格物者比於楊墨

賜餘堂集卷之一

穢狄浸淫流風尚遂成初學小生未識之無便抹殺傳註識田中已無復有義理種子矣微獨傳註即孔孟仁義之說悍然發冢而操刀焉大膽放言擲狂相扇居今世而取諸儒皮閭飽蠶之陳言家諭而戶說是欲以井田封建之法行之叔季也不可謂大惑乎嗚呼其亦弗思而已試近取諸身反觀深省日何以視耳何以聽口何以言手足何以行天與人何以無間人與禽獸何以幾希原始要終何以知生知死則於五子之言必有憬然而悟粲然而悔爽然而解者矣洪範曰思作睿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高子曰思者思其無思也思之時義大矣哉雖然余非能思

者也今有膏粱於此不自食而號於人曰易不食食者飽矣已能無餒子然則余之大惑蓋在此而不在此也書此以志吾愧

高子遺書序

學有岐性無岐性命於天天性即天理也理至實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理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不實夫性一而已矣自性學不明立教滋弊篤行者諱言虛靈誠公者掃除事理諱言虛靈將等於不著之百姓掃除事理甚至為無忌憚之小人流弊不同其不識性均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道性善善者理之總名也至宋儒程朱出而鄒魯一脈

賜餘堂集卷之一

二

絕而復續淳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物之理嗚呼聖學與異端毫釐差而千里謬者其在斯與我明高忠憲公性學正傳也先生少而志學曰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寧海若而失司南也取其書細讀而精思之參求既久一旦貫通不必規撫成言而能盡發其蘊大指以見性為宗以明善為要以人生而靜不着意念者為繼善之真體以游志定業絕利一原不留毫髮疑似以為自欺之主者為格致之實際論心氣而曰聖人所養者道義之氣所存者仁義之心論理義而曰心為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為處物之義故一氣變化論性情而曰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情不發者萬古長寂之性論知

能而曰乾知太始如閃電無聲坤作成物如家宅可守此皆程朱以後學者久錮之疑網而先生剖而析之若剝絲牛毛之不可殺也錄兩累黍之不可易也乃若義關君父辯別必精道介長消扶抑必早以至酬物行遠之篇觸物陶情之什莫不因形賦象矢口成文蓋心精形著隨在現前而先生亦不自知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藉令見及之非身有之即言言透性比夫對壘說相輪爾誠於何有先生自三時晡後修持數十年靜則心氣俱寂動則事理交融惕乎其若冰淵粹乎其若珪璧肅乎其若簪餘萬乎其若春融具足萬行而心體不挂一絲蓋至致命遂志之時

賜餘堂集卷之二

三

身國不辱何其從容晝夜通知何其超脫而以一節名先生不得以孤忠名先生不得以二氏之尸解蟬蛻入定立化名先生亦不得而後知先生之真能後性也有物有則者還之於實無聲無臭者還之於虛所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先生吾誰與歸蒙嘗爲之說曰宋儒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或曰然則先生之與程朱奚似蒙謂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入門淳公從戒慎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辨入先生兼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坐知泥塑人接人潭是一團和氣有之似之矣先

生向有就正錄先生及門弟子從高長公伯珍傳寫詩中遺文若干篇陳後龍爲前之次之詳之反之尋味標宗獨出手眼名曰高子遺書較之入關東見洛陽諸錄傳述師說而滯焉不圓雖爲不精者相去遠矣余私淑有年竊謂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而先生此書實爲程朱心印遂與諸書詳粹之而簡引其端

表忠紀序

表忠者何表建文死難諸臣也表之者何神廟述二祖儲養忠義之志今天子述神祖下詔建祠之志特令議諡議恤以風厲天下者也南史錢士升曰至哉明德其過於武周乎夫

賜餘堂集卷之二

四

武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奭商客之閔命閔天封比子之墓而扣馬二義士第令左右扶去而已表章何寥寥也歷十二王至春秋孔子始舉其名曰民到於今稱之稱而曰民明乎其不出於薦紳先生之口矣以子頤之多學而入問衡事若不知爲何許人夫于亦僅曰古之賢人而有所不盡言不顯言者又何也太史公從百世之下觀軼詩制爲列傳而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微夫子終沒沒矣由是觀之當西土不靜猷告多方卽武周亦若夷義士於頑民凶德之列而諱其餓死之事者亦可想也我太祖創造區夏跨越漢唐至壬午之變而乾坤又一鼎革矣師稱靖難



迹若類於觀兵名托焚宮道實類於三讓而一時諸臣信心  
遠天集枯衡命較之扣馬之諫抑又甚焉而氣愈激節愈奇  
雷霆之所摧折亦愈酷當是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  
姓氏者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  
事爲忠臣不二百年而有建祠卹卹之詔至今天子益紹述  
而光大之命禮臣集議易名而一時奉揚德意者臚列上請  
章滿公車於是諸臣瀾漫布護之精英與鬼神護呵闕惜之  
簡冊一朝發皇光彩煜煜何其盛也夫夷齊不能得之武  
周而諸臣能得之於文皇之靈鑒與列聖之單恩夷齊僅得  
之於樵夫牧豎春曉扣點之餘而諸臣能得之於累朝之絲

賜餘堂集卷之二

五

綸學士大夫之論奏嗚呼明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士升  
備官留禮瞻拜祠下業與徐少司空良彥詹大京兆士龍謀  
所以繕堂廡廣俎豆者而又念諸忠取義成仁各有本末散  
在載記不無異同綜其大者如遜國臣記簡而多補朝野彙  
編博而寡裁忠節錄核矣而取義未精拊膝錄詳矣而魯魚  
或誤因搜輯諸家參以逸事商榷義例論次列傳凡九卷先  
親臣後殉難次死事次死戰次從亡次隱遯次後死以三不  
忠終焉於聖朝表忠風世之指庶有補乎若曰一筆一削則  
吾豈敢

經史全書序

余從雲陽顧先生游先生數稱鄉先哲邵文莊公已讀景逸  
高先生所爲諸具知公立朝居鄉之集與其著述之富有心  
嚮往之比得比部曹君所刻經史全書作而嘆曰其矣先生  
之深於學也接道南之的脈開東林之正傳其在茲乎夫大  
學從格物入朱子釋之曰窮理此孔門傳約教門也掃之曰  
理在心不在物求之心足矣夫心無內外萬物賤焉有外之  
心不足以合天心而岐心與物而二之何也且格物之說非  
昉自朱子也堯舜先之也危微精一不從念慮格乎言謀聽  
庸不從議論格乎豈惟堯舜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而  
爲八卦則而爲九疇又則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

賜餘堂集卷之二

木

曰有物必有則則即止善也以至三百篇盡君父之倫春秋  
定是非之準繇此言之六經皆格物也若程子所詞玩物喪  
志此正不能格物之弊而謂理在心不在物可乎旨哉先生  
言理卽物之所以爲物者也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要之於  
其實也一言破的矣其自命日格盡取伊川日格一物之義  
今讀其書析義理於毫芒窮是非之極致謹嚴精核字快風  
霜而尺度權衡總之以經爲主先生自序曰臣爲君謀子爲  
父謀禮也爲君子謀取之易爲中國謀取之春秋經耶史耶  
一以貫之矣人知先生立朝之大節居鄉之懿行而不知皆  
自格物中來故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致用安

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其矣先生之深於學也先生歿後六十餘年而涇陽景逸兩先生起而闢邪反經迦紫陽以接洙泗所修復東林書院亦先生素志也諸中戴嘉靖初吳清惠公撫吳以先生所著書聞於朝久而板刻漫漶流傳鮮少遂使學者有尚論無從之歎比部君廣搜舊本補其散佚重校之比部少年高第筮仕南曹閉戶却掃之餘表章先哲之學此其中之所存何如哉書成先生之孫澄馮子請序予智不足以知先生爲論述所聞於涇陽先生者以志私淑云

### 遜國逸書小序

自鄭端簡作遜國臣紀而諸忠始著然從亡之臣於王詒奇

### 賜儉堂集卷之一

七

秘錄中止得梁田玉等九人而所稱雪庵補錫塞馬河西館東湖樵欲尋其姓氏而不可得可嘆也至萬曆之末稍稍彪炳徵者以顯甚有托之乩筆累累萬言者於是奇聞逸事得未曾有爲千古大快如孔文舉眞誥作鬼官岳武穆冤會赴仙召精氣未散無足怪者而余復然思焉愚者何巨石壓筍芽蘗漸抽未穿縞縞氣力已薄懼忠義發皇之後乾坤將有變局也歲在甲申距建文壬午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滄桑之變言之可痛天道往復可不畏哉且靖難元動慘摧荼剪靡有子遺而豐鎬帶礪之盟又爲中興佐命之始安知諸忠在天精英不爲之陰騭其間也耶逸書凡三種致身錄乃焦弱

侯先生得之茅山道藏中幾亡拊膝二書則余得之江右徐若谷司空者并付之梓俟修國史者采焉

### 致身錄小序

嘗讀遜國臣傳至補錫雪庵諸人求其姓氏不可得輒掩卷嘆息想見其人又足野史載西內老佛事鑿鑿可據意四十年間牧圉之僕必不僅一程編修此段疑案遂爲胸中宿物晚而得史仲彬致身錄且驚且喜作而嘆曰高皇帝神靈至此哉鬼門忽開艤舟先待一門無蕭繹之兵威三讓有泰伯之至德而同時墮亡者二十二人或侍左右成資衣食或重跚於眞鶴鶴里或埋骨於窮谷深林肯定盟一朝周旋沒齒

### 賜儉堂集卷之一

八

有衰僂捫困之苦而反國無期有橫客劍頭之忠而從容更篤此揀薇以來未有之奇節而朱書紅篋實先啟之甚矣高皇之功德深而培植厚也已得徐司空幽忠紀及翁大人血影事皆耳目所未有合而梓之嗟乎諸公姓名湮沒二百三十餘年矣而乃今從名山泥濘之餘忽現光彩或降神於乩或示靈於夢一段精氣徹清虛貫金石久而不容其滅如此然致當時諸臣門誅者方則八百七十三人練則七百有六人狀則瓜藤之抄村里爲墟又不知幾千人其東官遷去者御史給舍四十餘人北平州縣二百九十人靈輦被執文武百五十人而知者寥寥則遽於紀載者多矣嗟乎諸臣亦何

知身後名哉忠憤激烈一息萬年卽或傳或不傳或初不傳而終傳或終不傳而其遊世不悔之精神一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夫名山大川在卽諸公在宇宙虛空在卽諸公在而豈以姓名之傳不傳爲存亡哉

### 從亡隨筆小序

從亡二十二人惟程編修與能賢朝夕隨侍始終周旋所記歲月往返歷歷在目與致身拊膺二錄間有矛盾而要之不離隨筆者近是故紀中多取準焉乃余竊有大疑自古受命帝王或階侯封或起徒步獨我高皇以皇覺爲初因陵碑中親自道破而率先殷所滅道舊牒具存焉若於再世有密印

### 賜餘堂集卷之二

九

者斯已不可測識矣讓皇出亡初苦病足乃自吳而楚而蜀而滇重跼萬里似行脚漢密著空山乞食咬菜似苦行僧若楞嚴疏作大士頌參悟又似老耆宿祖孫始末何相符也豈高皇以古佛現身聖王而讓皇又自王宮皈依雪嶺耶但文和尚胤已踰者追欲東歸四十年前習氣似猶未盡命根不斷流轉何窮或再來享人王之幸亦未可知試拂策而問編修恐不能復置一語矣

### 拊膺錄小序

玉海子劉琳不知爲何許人觀其敘拊膺止述二宗似永昭時所作而程濟云有解劄金線九方師命鵠於石玉海子曰

今猶存焉則玉海子豈與濟同時相與晤言者與錄首帝紀孝康尊諱不失微稱建文紀年仍崇帝號以草莽之臣竊取春秋之義志存故主功在天常矣諸臣傳中爵里子姓較諸書獨詳而屬事比類未盡精覈間有抵牾盡信不如無書存疑亦以徵信今欲搜軼補亡以成一代實錄則是書者亦野史之汲冢天祿之圖球也

### 忠義錄小序

自古忠義之士以身殉國猶曰食君之祿義不負託爾若宋季袁天與一咸淳進士未有民社邊圉之寄也當德祐丙子國事已去乃挺身罵敵茹刃如薊而子婦婢妾赴水死者十

### 賜餘堂集卷之七

十

七人嗟乎綱常名節不擇人而付豈必事任如必事任而可則孤竹讓封而後不復有叩馬之諫矣最可恨者趙謝二子趙放沿海遣使也乃旣市國更市友同面負心曾婢妾之不若豈無初心利害奪之爾今尚書宣慰亦復何在卽其毛髮猶爲飛塵冷風矣而天與生氣揭日月而行霄壤操民一綬至昭代遂復昌熾太常尚寶葉表章先德補國史邵志之闕而文學仲麟又購得草亭遺墨於剗蝕之餘煥然舊觀合爲琬琰夫非忠義英靈自有不容磨滅者耶然則是錄也豈直袁氏金石卽以扶植三綱激發千古可已

### 孝貞集序

孟子謂人少則慕父母而推極於大孝之終身則慕親而人子事矣夫爲人子爲人女同此父母也而女及笄則字謂嫁曰歸其稱孝則屬之舅姑而不屬之父母豈中輟之流出於空桑與觀李孝貞傳可異焉李女四歲喪母長而矢志養父里中有問字者女請於父曰世所稱賢媛何等也曰善事舅姑無違夫子爾女曰事人親執與事已親爲婦順孰與爲女願兒必不以彼易此遂以童黃老嗟乎李女此言何其直捷明快也吐露性真斬斷情念其孩提之天良大孝之元本子難者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使結褵可廢則詩不必賦標梅父不必繫歸妹而先王制禮皆虛設矣其可訓耶余曰于

賜餘堂集卷之二

七

未知禮意夫子之愛親性也不可解於心由性而之焉之謂情男女之欲是也情動而難遏橫流而不可禁聖人慮其難遏也而利導之慮其橫流而不可禁也而逆坊之故有六禮以敬其始有三從以要其終有無遂無成必敬必戒之訓以杜其漸凡禮所以綢繆煩重而斤斤於婦順者皆爲治情設爾不有居於未婚有婚之先者乎夫未始有情之初禮之大原也而習焉不察遂謂治情之外別無稱性其亦沿流而忘源矣李氏女貧家子非有詩書之素也非有鍾郝之範也又非數奇感槩計無復之也而天性篤厚自不容己以童子孝養四十七年如一日坦然平懷素履卒歲寧有現意奇行哉

古今孝女代不乏人獨齊北宮女嬰兒子撒其環瑱終身不嫁以養父母史冊稱之數千年而有李氏女之事識曰孝貞名豈虛附耶然吾聞女受生時父夢白衣大士授以玉鳳一枝則其所從來兜率耶梵天耶淨土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吳文恪公文集序

明興二百六十餘年享國長久者神廟最盛萬曆壬辰己丑間又最盛維時治道麗鴻人文滯鬱館閣名鉅應期而起者皆項相望而吾師吳文恪公其最著也師己丑對策擢一甲第二人出入承明登延綸閣生平結謀甚富歿九年而叔子工部君京晉其遺稿梓之屬升爲序升受而卒業竊嘆師之

賜餘堂集卷之二

主

文蓋有體有用而非綽章繪句之流所能及也夫文之道大矣其精以爲性命其實際以爲天下國家孔子尚辭達而文言之論修詞也本之立誠達其誠也誠乃仁仁乃公公乃合天下爲一已故立言若無與德功而匪德功則言無由立舍德功而稱修詞此餘食贅行速朽之業兩師初入詞林陳文憲公執政議修正史館局諸公分贊受簡師得河渠今所志南北漕河泉源以及海運郡國水利支分派折卽龍門之紀宣房道元之注水經無以過也署南宮時光廟在東朝輟講久請定講期補講官疏十餘上辭旨懇摯不減劉中壘李邕侯旣人綸扉亟請下章奏罷湖稅省官皆天下大計而忌

者尼之卷懷而歸著大政十二議凡邊疆之要害禦變之機宜應也之興廢兵政之弛張河漕之通塞宗祿之贏謂以及貢舉易名之典無不原本祖宗兼綜條貫正如聚米爲山開掌觀果而登世嫉邪之意寓於其間此師經國之大業也而其本得之於學師學有宗傳大要在識仁體達生機見赤子之心爲大人參不學不慮之知能爲聖解人我封畛渾然大同實由吁江以接金溪而事業經濟以及一切紀載聲律之文直本體中之緒餘爾所謂立誠居業合天下爲一已者非師其誰歸耶抑嘗因文論世神廟二十年間宇內無事士大夫雍容討論以鳴國家之盛於時師之又博瞻而精詳又二十年恬熙日久葉牙漸生近於山嵐之蠱日昃之離矣於時師之文明愷而切直鼎湖再泣繼事日非金甌幾裂於時師之文鬱伊而悲憤然歟歷三朝進退不失其正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蓋至師歿之後以福唐之才而不能不見其尾鳴呼豈不以時哉此余論世而重有感也嘗考江右入國朝閣學自吳公伯宗以下至師凡十九人而名臣無如楊文貞及彭費兩文憲安輻力正綱常銘山堅持護衛師斷斷賊掌觸忌不顧河海諸議更與潛滴殺黃之疏相類泰和總裁國史是非必徵其實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毫髮有私不論薄厚皆復罪神明以視師易名之議如合昇也然

則江右三公又豈得專美當代哉工部君紹聞衣德居官廉潔出其傳人以粹先集可謂孝子而小子升感山梁之不復仰日月之常鮮不辭爾爾敬識其大者如此

藏密齋集序

君子扶天常助國是獨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還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端亂也起於學術之不正而成於封畛之互觴今有事於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觴其是者百而真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一一說非者一觴其非者百而真非晦晦之極瞪瞪馳馳幾於長夜之不已而迨未霜降水落雲散天開向所謂真是真非者炯然昭揭於天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皇也耶吾友太常廓園魏公自爲秀才時卓然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都維時一陰孽牙堅冰將至公漸斷引繩力爭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旨非止與小人爭也且與世所號爲君子爭於是校者圖集外庭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爲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人合而公遊界之數中逮詔獄竟死矣當公抗顏廷議時失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公之據理必勝負育不能奪鋒鏑不能撓抑與同臭味者不無回客委蛇於其間而心不肯稍細其說公自諱不云乎有謂不隨地不應時者有謂不可得而疎不可得

而親者夫公方以是非俟之千餘里之外千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可得而親疎者耶余嘗貽公書述范忠宣同己異己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襖被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器之鼻觴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禍福不足驚其神爾夫千古是非必折衷於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於不顧斧鉞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於是有調停於是非者流爲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於戰國之捭闔茲二者即賢者或蹈焉而卒以自誤誤天下公

集庶後死者得附忠孝以終古也

茅庵集序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爲吾友孔時當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人敬能跪舉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凡提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遇辛酉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盡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生理欲擣登聞鼓上書自刎關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冤邈邈誰托於是削飲血扶輦而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却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於死歿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子廕賜諡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具疏上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猶子葵菴同斷金痛深絕錚錚爲銓次刻之其弟子一今再較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正襟讀之涕洟感嘆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

劃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首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處必事則裂臂唾罵斷斷不休觀其敘浙忠鼓短歌胸中之所有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羸軀出入乎鋒萬鎗中人疑不瘳死即瘳死傾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相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義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豔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花其能

賜餘堂集卷之二

七

久乎寄書孔時極稱閑居樂志以爲諷已孔時罷還向余舉憂曰豈不懷歸領勢不能獨潔爾嗟乎啞人吞藥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下氏珍好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讓樞歸墓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珍好而其議論文章踴絕奇偉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捐彼竭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稟藥生氣孤行於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爲綱常維一絛詎

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焚墓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集成余爲著其志如此

易疑序

鹽官陳則梁刻其王父東涯先生所著易疑而問序於余余不知易安能言易然竊窺先生序疑之旨矣以爲重卜筮推象數者朱子之易隨時易事隨事盡理者程子之易而通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爲孔子之易然則程朱於孔子將無有合而離離而合者乎錢子曰此陳先生所

賜餘堂集卷之二

太

以深於易也夫易者天地之藏萬物之粹五經之原也吾夫子四十而不惑及晚而好易章編三絕鐵鑽三折而猶不敢自信謂假我數年以學可無大過蓋易之難窺如此其說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通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象也變也占也辭也皆君子所觀而玩者也而後之學者就其見之所及暖曖昧昧以成一家之言不乃執一而廢百乎漢初言易者本田何立於學官者有施孟梁邱京氏之學嗣後王鄭兩家頗行於代其說各有詆諆獨之譏京也曰五體不足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喻彌善而談獨者復謂六爻變化羣象

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多所不關將泥大造李西祚云鄭參天象王釋人事易豈偏滯於天人哉至宋程氏傳邵氏說出而易義愈精矣乃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本義則又簡重卜筮夫作易以前民用固也而易豈止爲占設哉卽占亦豈必拂策布卦登龜食墨乃知吉凶哉由此觀之天人理象間卽諸大儒猶未能洞然而無疑也荆川先生之言曰易之爲書以象証理專言象者失之贅專言理者失之浮必象理合始有確據自先儒以易無典要象爻各自爲訓互相刺謬甚有六爻之中本爻爲君子他爻目爲小人者夫文王周公同繫一卦寧有

賜鶴堂集卷之十一

九

二平故必爻象合始爲定論近李卓吾疑大象與爻象不倫以及象專發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也大象專發明六十四位君子學人事也又若岐文王孔子之旨而二之者是或一也亦聞育人之模象乎異如箕股如柱尾如帚股如鼓風囊耳如倒垂葉樸者愈執而去全象愈遠然而全象未嘗不在也先生童而學易殫思勞摠筆注子疏二十年始成此書而猶以疑名意在斯乎故曰此先生所以深於易也昔士龍過輔嗣冢相與論易今先生往矣無從起九原而問之而則梁淵源家學需訟諸箋超超玄著不識余言果有當否也

天機秘鈴序

通天地人曰儒孔子惟本事親於知人以及知天而不言地地在中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懸象著明莫大日月魏葬有坎離二用之文虞翻繼日月爲易之義明晦相求八卦相盪鬼神乃行吉凶乃生機簫緯算之法立焉故世間一切象數皆易之流遞也知易則知天知天而地與人皆舉矣玄易先生樊山圖者身通六藝辨黜百家與余結締耄耋交三十年所矣比來白門出其所論著凡星曆十支壬奇占候黃赤推步青烏狐首之學卽中郎藏書平子制器未足相方而天機秘鈴其一也山圖爲余言周禮太卜掌三易之占考千寶註天地定位云者伏義先天小成之易也文王因之周得天統

賜鶴堂集卷之十一

十

建子首乾帝出乎震云者列山中天中成之易也夏人因之夏得人統建寅首艮初乾初坤初艮初兌初勢初離初暨初巽黃帝後天大成歸藏之易也商人因之商得地統建丑首坤乃知三易之旨無不以乾首者先天從乾起乾天口一周故曰周易中天之乾乃先天之艮從艮起乾天山相連故曰連山後天之乾乃先天之坤中天之坎乾起坎坤坎歸坤藏故曰歸藏玩而成圖卽旁蠶之二十四位也蓋殷人尚鬼故其易主天氣歸而藏於地中後世書亡而器存旁羅日月星辰從來遠矣此天機一書所緣作也其法針盤舍鐵用景透地用日氣穿山準天心而以虛六七度之間爲萬古無改移



賜餘堂集卷之二

手

之樞極駁正俗盤手製精器極則以赤道爲外運以先天勻度定十二宮界限而畫八宮於內坎必當天度之正子樞則以黃道爲外運以梟景盈縮折中戊子勾十二宮界限而畫八位於內坎必當日景之正子亦黃道軌綱目畢張要其所授術一得之董公素書一得之廖公心法與唐傳仁鈞所論命辰子午命度虛中無不脗合故非杜撰鑿空者好學深思旁通曲證此亦精神之極也不寧惟是山陰有至性膏間關萬里從尊人太常公於蠻煙瘴雨之鄉及太常公賜環考終復重跡走嶺外匍匐祠下歸而擇壤揆日自天祐之季方鵠起荀龍繩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所謂知天知人以事親者

庶物異名疏序

賜餘堂集卷之二

手

愛小機者不知龍宮無價之珠服褱褐者罔識天衣五銖之麗見有所狃智有所域也宇宙內外號物之數有萬環奇倣詭不可殫記而學人拘牽習俗不能曠視流覽以類萬物之情駿駿殊殊得少爲足此何異夏蟲疑冰狗犬吠雲河伯見笑於海若耶吾友陳無功博物君子也疏庶物異名凡三十卷旁蒐互討類聚區分自天地人物以及禮樂兵農日用鬼神之事無所不該曰經史稗說方輿圖志以及叢簡所載具葉所翻介葛盧之所譯無所不涉焚膏繼晷塗乙點定凡不易業暑正易叢本而書始就可謂取精多而用力勤矣余嘗謂讀書有三難性喜涉獵惟貪速盡如雲烟掠目轉眼即忘即日讀一尺終枵然爾則難在多識注疏之家義多穿鑿矛盾紛起紕繆相仍自非烹鑒在心妙析疑義安能辨復槍淡句之誤著孤筆偏漏之失乎則難在精覈尚方無鱗角之筆札青衣無誦詩之風雅補綴蓄幸必藉手疏夫富人積財計簿填案錢兒絹孫未有不親自會計者況積學乎而虛願囑於鮮終腕力倦於遲暮則難在健記此三難者學人之通患也無功性資過人心眼雙慧而敏手足以副之隨得隨記隨摩不停研果尾不輟弄行年七十神明炯然挑燈夜讀猶能作蠅頭細書人難獨易其得於天者全矣篋中之藏日積月累

行世者茲編而外有泉南雜記年號韻編藕居士詩話十餘種亦九鼎一鑄爾非好學不僥能富有日新如是乎不寧惟是無功始爲郡幕嶠然自將及罷歸筆耕四方修處子之行一介必稟案裝悉以買書故其家瓶無儲粟而貯書不減惠子環堵之室不被風雨飲食幾處於二酉四部中而日陶陶然即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歎可又能讀父書好深湛之思著補庵葦述發明三易皇極之秘家庭師友閉門合轍了不知人世營營爲何事若無功者即置之古人高隱獨行間殆無憾德寧直文苑談余與無功結歲寒之盟廿年所矣茲來問序余愧非玄晏而信無功之書之必傳也爲序其簡端如此

李給諫疏草序

我祖宗朝廣設言官直節名臣背項相望即時有通塞而忠憤孤鳴環召旋錫未有棄其言并愜其官者至今日而尋常通塞之外創爲一局明操不進不退之權陰消欲鳴欲躍之氣此其鬱結等於防川而耗磨甚於摧折即較數年前又一變矣蓋吾讀給諫李公疏草而有感于癸之際也公以治行高等召入內補需次踰年始拜兵垣之命當是時一朝而進八十餘人意氣發抒言滿朝聽而公所上封事纔纔數萬餘言指切時政譬畫事宜皆以明白曉暢之詞發憤款款切切之意鑒然若越人洞垣養由破的直聲殷殷朝中問乃首發者

國憲封疆一疏疏出相顧昨舌謂公穩入班行遂試露臺手爾爾由今觀之藉寇釀禍公蓋踰度逆計於七年之前而豈待偶然犯順乃倉皇無策哉向使公疏得見施行文武大吏亟亟所爲伸國體而伐狡謀者則邊事雖壞必不決裂至此也嗟乎苟卿之言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顧邊境之臣處則疆陲不喪汲汲長孺一主爵都尉爾而淮南逆謀徇畏忌而不敢發則其直節守義難惑以非有以警其奸而折其萌也公此疏義正詞嚴寔於鉅鉞即不報聞亦足蔽奸邪之魄寒趙襄之膽矣謂公爲今之長孺非耶顧公守垣不滿三載予告還里茲僕仰瞻下海內想望風節以爲旦晚簪筆必更有番精米而竟無可據其忠款視襄者一朝而進八十餘人幾成異數即公所上封事亦若朝陽之鳴不可復聞矣此余所以讀公疏草而有感于癸之際也雖然今上明主也豈有畢世而黜言官夫亦甥壻涕羹精漸成厭爾有知公諸理直而氣和事核而謀老安有不可與忠言者今邊事孔棘拊髀正殷聖心轉圜祇在片念一日召公法廷問兵食便計吾知公靜觀已久必有石畫壯猷一吐胸中之奇者矣昔尹恭簡論宣廟以來省中人物推葉與中爲第一夷考文莊爲兵垣時當虜變搶攘疏請明賞罰備邊關中機宜已而杖鉞秉銓勛名爛焉史冊今公經世大略即疏草已見一斑異日旂

常鍾鼎之業方軌文莊可卜也不佞敬拭目以俟

### 秘垣奏草序

國家設中書舍人列署禁掖掌勅符冊文誥勅之事以進士高等者任之累朝名臣如蔡忠定黃文簡高文義楊文襄皆錄此起故其官號爲華選然職務簡率雍容都雅飽食太官處於無事無咎之地鮮有以建明發聾者幾亭陳公守中書五年數上封事言揆職言生財用人言平寇籌邊累數萬言屢被溫旨聲實隆隆起而忌者目攝之矣考選屆期偕分房舊案爲難端公竟以是尼且錫秩茲刻其守官之本末也或曰以公之才旦晚省掖卽意有所發抒何不稍爲選養

### 賜餘堂集卷之二

重

以候時至而汲汲鳴躍無乃見彈求矣未非時夜乎予曰否否夫未可言而言者必其時以言爲諱也不然則地處疎遠也又不然則雷同剿說躍治不詳也今國事多艱明主宵旰方廣合宮之聽采噴室之議而公以文學侍從臣應詔陳言抒吐幅臆誰曰不可且公自爲諸生究心當世之務凡古今將相猷畧六曹典故洞悉如觀掌果選會來時言皆鏗鑿亦以素所蓄積者濟時艱報君父爾寧以區區齒祿入其心哉使爵祿先入其心姑爲隱忍徐侯之計此謂懷利事君忠得患失之種子公恥弗爲也先是公引疾請致仕不許遂巡而入無競心及風波忽起處之晏然無忤心已而左遷園于先

生以歸無悔心非深於學問者能乎哉雖然不可謂不遇矣此者考慎揆地倚毗重於往時造膝商榷皆得舉知以盡人才之用而京東河北輿屯壘荒至起罪網而專課其成卽公身不用言已概見諸施行矣夫臣忠無過於嘉猷君恩莫重於言聽官之伸詘易足論乎然則謂公諸疏卽與塞楊諸公大業相類頌可也

### 綸扉奏草自序

余以甲戌春入佐機司代言之暇粵稽六十年來絲綸藁藹暨起居注所載閱揭其間繁簡懸殊不啻倍蓰大約揆局凡歷變云萬曆初冲聖委襄重臣柄國其時政地精神內與帝

### 賜餘堂集卷之一

重

座親通外與六朝相繼遠與邊鎮文武將吏相呼應指擲所注疾於風霆令重君尊議論少而成功博此一局也晚年海內無事封章十九不報於是太倉歸德山陰福清諸公爭國本爭殲稅爭起廢爭考選補入寮日無虛牘甚且大聲疾呼不少忌諱而神祖從淵默中迫而後應故其時王言少而奏牘多又一局也嘉廟之季婦寺爲政矯命夷於駟詞獻頌擬於勸進無議矣聖明御極綸綸粹渙頒天下翕然誦堯舜焉十年來厲精幹蠱絲竅名實而當國者亦鞠躬竭慮以稱上指凡題請奏報以及錢穀刑名之靡碎斷斷無稍縱舍收旨輒下輒喜色卽不當駁改至再則惶怖請罪更端射覆盡喪其

所懷來矣。改比來詔令嚴密較舊厯間日當月月當歲而還  
詔補牘之風遜如此。又一局也。嗟乎王官自少而多則主上  
之親萬幾甚勞。奏牘自多而少則天下之責相臣愈重。漢人  
有言人臣嫻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非社稷之福已事  
得失大較可觀。已余職屬分擬率多取裁心所謂危亦以忠  
告而終不能信其說適有感觸一吐僭臆庶幾得以引伸而  
精薄心蠱旋卽去國。追惟兩年間欲言不言者數矣。竊義俟  
時竟成小草孤負明主可勝嘆哉。病中箇微篋得疏揭若干  
首出處本末聲在直時日具在焉。蓋亦寥寥矣。以視前輩奏  
草至數十卷慙愧何似。而況如董晉所云宰相賢否視天下

賜餘堂集卷之十一

七

矣。危拜進於謀議者乎。彼等時此一時姑存之以俟論世者

賜餘堂集卷之三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姪孫

觀  
綢校

序

叢篠園集序

往者文章之權原在館閣後稍旁落正嘉以前諸曹大夫暨草澤布衣之雄能文章登壇坫者好發出詞林上顯皇帝時化休而融昌士大夫讀中秘書者麟翔鳳凰集前唱後唱文摹兩京詩宗初盛而文章之權於是後歸館閣矣昔中古帝王都土厚水深風氣完固鍾爲鉅人其在館閣者文清尚矣以

賜餘堂集卷之三

予所聞隆萬間如張文毅王文端太原傅祭酒蒲州韓少師其立朝大節與經世鉅文班班耳目者實足嗣響河汾而是時更有晉醇孟公爲最著公起家詞林身負爰立之望者三十年僅以大宗伯老不及柄用如文毅文端蒲州三相君天下莫不惜之然高文典冊所以藏名山而俟其人者匪徒成一家言已也夫館閣之文與諸作者不同彼寄情山水極命庶物以自雄放而此視草代言黼黻宸藻則其體格殊彼奔軼橫驚不嫌斯跑之駕以見其才而此鳴鑾清奏飽我馳驅則其步武殊彼漁政所及山珍海錯鳥羽羽胎皆足緣飾其奇而此則大官法膳非牢醴不登尚方被服非龍藻不御則

其色澤殊故館閣之文不與他途競而常操其勝公生道義

之鄉鍾英淑之氣涵養醞釀於秘館者數十且其時邊鄙不寧中外寧謐士大夫優游著作之庭相與考究藝文覃思述作故凡金匱之所披陳翰軒之所紀載鉛槧之所著述富有日新與山川相映發今取叢篠園集讀之其峻拔而方整則龍門砥柱之屹立也磅礴而周至則千里一曲之河流也起伏婉孌首尾皆應則五臺三關太行中條之連亘也或繁富如真北之上或樸茂如唐檜之俗或英挺如霍山之多珠玉或綽約如姑射之具冰肌縱經綸之蘊未竟厥施而不朽大業足爲館閣盛事與文毅諸公何多讓焉余晚入史局不

賜餘堂集卷之三

及侍公朝夕一究著作大指然幸出機山先生門於公有私淑之誼今得讀其遺文而尚論其世遭逢盛代出入金馬提攀燕許之流鼓吹休明之業豈不盛哉余故三復遺編而不勝時代之感也因不辭裨陋僭弁數言以復次公進士之請

懷謝軒詩草序

孔子謂詩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歸于事父事君故詩三百篇大都忠臣孝子感懷之所爲作也太史公敘述殷商之際於麥秀之歌深致意焉其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類婦人傷哉言乎屈左徒之作離騷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畧其行芳可與日月爭光故詩非苟而已也含悲情無詩矣舍忠孝無

性情矣余是以讀傷庵詩而輒爲三嘆也梅庵幼孤事母至孝母天年終席蓆泥土淚痕爲漬方其登賢書時都人士夢天榜放第二人爲孝子已而榜發則梅庵也以是傷庵之孝名天下迨釋褐成進士請假歸葬適當甲申之變卽棄家獨身走越踰延一絲之陽不可得卽變姓名栖於東山之某寺從惟岑禪師刺梁受其山荒歲饑掘菜和糜不嘗醬豉者三年所歲已丑渡江於墓足不入城訪余於南郭之僧舍葛衣芒鞋瞠然老僧也相對勞苦泫然久之不數日感疾勢遂亟屏醫藥不入口曰吾欲得死所久矣何生爲遂卒嗟乎人誰不死梅庵不死矣梅庵爲人柔和醇至與之處醉義忘歸似

亦敘公所以傳詩者而已

寬園集序

鹽官有陳東涯先生舉嘉靖丁酉與余曾大父柏峰公稱同籍云先生學有本原五經各有論著而尤剴心於易研幾析理字比句櫛者三十年而成易疑謂易非聖人卜筮之書卜筮以聖人之書爾其言甚辯而數深得辭象變占之旨而先生之孫則梁嶠古好奇有寬園集就中所載易注序及需訟諸義大指淵源家學而更自出新意玄理清言直奪輔嗣之席合之可稱陳氏易矣夫易易也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自漢而下箋疏無慮數百家言人人殊要各就其見之所至而易亦隨其所見而卽在若程正叔易傳朱元晦本義兩先生之書揭若日月然一以事銓理一以占示用意指不盡符合而總之皆易也正如牟尼寶珠五色互視而總之皆珠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今陳氏之易象數義理齊攝交融不言卜筮而玩占利用之義未嘗不備其於易理盡幾得其全矣然東涯先生厄於一第未獲竟其用以歿於卦爲蠱之上九而則梁才力方懋德業日新浸假而鴻飛浸假而龍見則東涯先生所爲不食心惻者汲之而令土明並受其福其在則梁故余與則梁有世誼因述其家學師承如此要之箋易不足盡是集

即是集不足盡則榮也

日涉園詩序

大有高門鎮寬宅主人到老不會歸此樂天履道居詩也若自喜其林泉之適而以乞身為違者然考樂天致政之年已開七袞乃始退居東都鑿離疏沼以自樂即秉燭夜遊不亦晚乎千載而上獨有淵明作令八十餘日即賦歸田園飲酒彈琴悠然高寄所云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不知視履道何若要不如淵明之抽身早而得趣多也乃今得受所王先生云先生余同年水部君直卿之王父也讀書中條夙負高尚已官寺署不久免去退居渚之西澗闢地構亭栽花種竹

賜餘堂集卷之三

五

偏其園曰日涉而時與驢入韻士載酒嘯歌其間所為詩盡寫性情歸於自得幽興開通諸篇與悠然南山之句千古廣和蓋先生于淵明早脫簪冕其息機同葺宇家林其奇趣同高酣清謠嘯傲容與其真率同以日涉名園以日涉園名詩不亦宜乎若先生之異于淵明者更自有在淵明驅饑乞食叩門拙辭即求數斛濁醪豈可長得而先生家住滄江有酒如澠當不至空坐菊叢中淵明五男兒不好紙筆即進盃中物不能無情以視先生七子十四孫蘭玉滿塔極詩書冠冕之盛又何如也則淵明所喻於天者先生殆奢取之而況香山乎哉敬因直卿之請書此以質於先生

長溪文編序

沈襄石先生吾友也憶燕邸併席時為萬曆乙卯俯仰幾三十年余既得請歸休而先生墓宿草矣山陽之感云如之何今仲子開憲以所輯長溪文編畱余余亦言曰人生具形七尺自非狂易失志未有不於水木低徊者乃晚茲末流克念厥紹又何難也環堵之子根鮮繁遺閭閻之裔阿懷柳沐為之祖福者不亦難乎若夫熱勉顯揚詩書藉澤亦云優矣然始未嘗不奔奔而後乃漸陵夷甚焉者艱難稼穡雪牖冰簷積累數世而燕安佚樂一朝而墮之者往往也豈其先世君子無嘉言懿行以昭示來茲抑後人渺忽舊聞任其與日月

賜餘堂集卷之三

六

祖邁耶然則顯赫厥初作求世德誠孝子之分其先哲所禱祠而求矣今沈氏潛修自庭芝公而下皆名世自石雲而下鴻猷駿伐炳天章而熙志乘者不可更僕而為子孫者於以繹思庶乎可矣念夫沐浴澤詠勤苦以持滿起衰吾子孫若何而元宗念夫先民淳樸孝友家風吾子孫若何而為行念夫交偏賢豪輟多長者文章氣誼籠蓋一時吾子孫若何而令名念夫叱馭驅輜輻厚視草岡非國恤民依也吾子孫若何而紹厥賢勞念夫綸綍於昭穆絳世彼數百年椒聊蕃衍累朝之所滋培也吾子孫若何而答天休之福移孝作忠得若而人可以砥礪支厦矣此開憲文編所繇賴而余嘉其志

趣高而孝思弘遠也語云不知其鑛賦其金金粹而鑛必良不知其璞賦其玉玉瑩而璞必完卜長溪福澤以其先世而卜其福澤綿綿未艾者又以子孫賢知之也是爲序

### 葉雁仙詩序

語云詩以窮而工非窮而工也不窮於窮乃工也淵明環堵蕭然瓶無儲粟甚爲饑驅去扣門拙辭可謂窮矣乃飲酒諸篇浩浩落落曾有一物入其胸中哉惟無一物入其胸中而真詩出焉故詩者妙性情而爲言者也性情不治則茅塞之矣惡乎詩吾友葉雁仙所謂不窮於窮者非耶雁仙生而貴介豪舉自喜不問家人生計以故產日落宵讀書率園有堂

### 賜餘堂集卷之三

七

名采游而自顏其旁曰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一任風吹日晒此其寄托高曠匪夷所思矣登第後偃蹇一官浮沉幾二十載申西間折腰闕幕於役兵戈或馬間慨然曰吾亦爲饑驅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遂拂衣歸歸而橐中如洗徒四壁立采遊堂展轉寶質獨片瓦立錐尚存爾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人不堪其憂而雁仙笑傲自如卽北門交謫處之夷然惟飲酒賦詩以自娛而力又不能致一斗虛留座者數矣同人招之輒引滿極歡雜以詠諧足當世說排調而浩浩落落之趣一寄之於詩旨遠辭文思靈境曠若夫比物連類取青妃白以爲詩者雁仙不屑也嗟乎使雁仙位高金多持籌挈

柵何暇爲詩又使爲境遇所動不空其心於風雨寒暑之外必不能詩卽詩亦必不工然則窮何足窮雁仙哉余與雁仙有世誼長同研席爲爾汝之交今余年及耄雁仙亦已稱耆嘗過余南園看花浮白以詩贈余余次韻酬之有追論舊事知交道近對花叢照醉顏亦歲寒佳話也爲之敘

### 同門稿序

自宋龍詞賦用經義而國家因其法得士爲盛說者謂經義詮理譯聖可以束人流追之志而降其傲驕故法爲甚善詞賦一道足窮寒庖味腹者然取境寬而用物廣不若經義有常儀的不失秋毫也故其道爲甚微二百年來鴻生鉅儒率

### 賜餘堂集卷之三

八

由斯軌乃至今日而浸靡浸薄不無風流波落之感豈法久而敝耶王荆公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然則帖括之弊固已逆料於數百年之前矣不佞謂文章盛衰之候於其氣占之有生氣有腐氣沉研義味消發性靈擬議熟而變化成典會超而奔詣倘若者生氣也棄衣間之寶珠拾釜底之殘瀋黯然無光靡然無骨若者腐氣也故草腐則萎魚腐則爛文腐則衰元和衰矣昌黎氏創之而盛西崑衰矣歐陽氏創之而盛以觀今日盛耶衰耶余生也晚不及知成弘間長老言四十年前學人耳目無所探雜慧業之士湛思深詣卓然成一家言而耄耋者亦無從緣飾以覆其拙



故其時名價甲乙射覆不失一二比來行卷充棟汗牛無問  
智愚奉爲信貨轉相簿摺第以誦記爲捷徑言之溫賊文體  
破壞蓋由於此夫士不能顧精一意自操其心思才力之所  
至而欲獵人腳汗以希世資卽未遇時有偷心矣有偷心必  
有脆骨有脆骨必有媚態此所謂奄奄餘息腐腐腐氣也腐  
氣中於文淺腐氣中於人深今欲轉腐氣爲生氣以復國初  
得士之盛南宮其嘴笑予余不佞代置分校所受一百四十  
餘牘大半持僭時語甚厭苦之披揀之餘得十有二人已各  
以課執相質言人人殊總之以試牘相質爲循故事選若干  
首付之梓蓋諸士之受知於余與余之厚期於諸士者亦可  
見其微矣

賜餘堂集卷之三

丸

黃履素稿序

此道有獨至有嫡傳獨至者父子不能以相爲而其嫡傳一  
派燈燈相印惟家庭被服耳目濡染者爲尤肖記曰良工之  
子必善爲其良治之子必善爲其技爾猶習高曾之規矩  
而況於文乎制舉義稱大家者率曰王唐程薛四先生皆吳  
人片語隻字奉爲模楷而我楊李葵陽黃先生當隆萬間以  
精嚴爾雅之文式天下學士家誦法不衰直與震澤毘陵相  
伯仲今四先生代有文人世其家學而余同年黃履素爲葵  
陽先生仲子與伯兄後先成進士大非豚胎前光得於式穀

賜餘堂集卷之三

者素耶當黃先生歸田時四方之士橫經負牘者咸滿戶外  
每集藝先生手自甲乙余時尚與同社有老友之目履素齒  
與余埒然文心靜秀尋脈選聲居然作家卽社中尊宿未嘗  
不心折也履素少善病若不勝衣已而神益旺氣益銳涵養  
益深湛己酉獲僞讀書白門著作日富客冬上公車轍舍去  
余半里許傳酒論文一如曩集社時蓋吾兩人同研席同臭  
味同浮沉者二十年而及其逢年也亦復相同相與啞然一  
笑今履素有稿有世余讀之調如穆如若紀瀟養鵲絕去虛  
矯之氣而一歸於馴雅昔義獻父子以書名謝安謂獻之曰  
君書何如君家君獻之曰故自不同倘所謂嫡傳亦各有獨  
至耶今以履素文視先生其同不同又何如也然先生之文  
又不盡於制義在館閣時內而鑒坡外而輶軒春容大篇以  
鳴國家之盛業已副在名山藏之不朽履素倘托志千秋紹  
修中壘之業故有碧山集在則是刻亦劍首一唎矣

周開鴻制義序

論戰者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吾嘗收以衡文少年輕  
銳才鋒勃發當其口門徑吐腕下直書常有覆壓不顧萬物  
不睨之意此用朝氣者也服三折技五窮謀譽利鈍交亂於  
胸中向之衡口橫筆而出者遽趨焉選聲擇步之不暇夫文  
生氣也生氣已盡寧復有文乎惟善養氣者持之易竭之餘

使其常盛無衰而後乃收戰勝之效噫難言矣辰之後吾邑得傷者五人大半皆積學宿名之士而開鴻爲尤乃開鴻攻苦沉鬱取精多而結象異則余知之頗深開鴻早成孝廉數不利於南宮退而棲迹僧寮掩關下捷紙窗篝燈刻厲揣摩去秋先計吏挾策至長安此何異持三日糧示士卒無還心哉當是時新傷於鄉者鱗集關下方淬之鋒人多旁睨引避而余察開鴻習字間絕無頽然衰頹之色此其氣有過人者矣聯社課藝富有日新毋讀一義淵然鬱然沉鬱可以開弓五石鐮刻可以入木八分眞所謂用刀十九年而芒刃不頓者此非鈍氣內守能如是乎韓子言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

賜餘堂集卷之三

士

物之巨細畢浮夫寧獨文字宙內事總一氣所鼓盪吾輩養氣不厚令排疊利鈍亂其胸中有涸焉立盡爾開鴻聞世既久動忍益深養其全力百折不回名世之業恢恢有餘地矣豈與聲價爲工爭一日之得失者同乎哉余不佞困頓場屋甚於開鴻此中消息冷煖自知故序開鴻文而述養氣之說非但爲三鼓者張後勁也

毛修之稿序

文之有法猶工人之有規矩也規矩之外似無他技巧乃工倕旋蓋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匠石斲漫連斤成風盡望而彈不傷此寧復有成法橫於胸中哉善用兵者稱韓淮陰今

觀其囊沙背水因變出奇不立常局岳鵬舉生平不學陣圖自言以陣爲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由是觀之與法離者偏錯而多岐爲法縛者桎梏而多得皆非能用法者也制義一道抽自性靈神奇臭腐思息還流纔落口門已成宿物卽自取自心了不可得而況前人之糟粕與時語之窠臼乎今每遇一題前塵影事宛似見成排當此死法非活法也死法而可爲文則習高曾者皆工僅讀父書者皆孫吳矣吾友毛修之早建旗鼓和主盤敦其於脈絡腠理之微扶徐甘苦之節蓋三折肱焉今讀其寶日新執心手相調巧力俱到無之非法而未始爲法縛殆近於成風之技矣憶乙卯秋

賜餘堂集卷之三

主

余與修之同舉於鄉是時頗厭結習思得解脫而生熟二境互相凌奪層層披剝憂乎其難未及深嘗商弃收復修之才力十倍於余而六月之息又復極其擬議變化之所至造化寧無意乎過此以往富有日新則是編亦修之陣圖也夫

趙叔初稿序

萃海內文士之橫射覆而甲乙之當不至河漢凡爲沉雄爲紆誦古色駁罕望之間然者必尊宿也凡爲標悍爲英鮮生韻飛動芳艷照人者必韶茂也尊宿以法韶茂以才尊宿如八門五花之陣出入合離皆具與理韶茂如驪姚偏師直搗絕塞羣庭又如定遠應變出奇探穴得子兩者各極其力之

所至而利鈍淹速分焉此何故也哉造物大美皆氣欲以取之春夏氣多者鶉鷃條敷秋冬氣多者水落石出即操觚者與持衡者相號相吸於一氣中而不自知也余在閩中得趙君馭初卷逆知爲少年才士薦爲舉首發牘果然已見其行卷與歷試諸作皆然蓋馭初方弱冠爲吾友呂巨原所賞識三試冠軍名噪海上連擢高第捷若承蜩試評其文奇矯則俊雋摩天靈變則神龍戲海光焰陸離則周孔之背練機神習伏則丈人之累九暗中摸索知爲英物固宜新礪一發千里不留行也然馭初之文故非純才者六轡在手如組如縈聲控縱送無不合度其老於法則又居然尊宿也至其人恂恂處下絕去少年跳浪僥倖之習夫有才而不爲用建樹詎可量哉吾有以下馭初矣

賜餘堂集卷之三

幸

壽序

壽瞿稼軒同年序

嘉隆之代海虞瞿氏以文章德業世有懿聞至我稼軒公更用直節顯公筮仕爲令即名令擢拜諫議即名旂漢摩切當世指陳得失負義聲於天下爲忌者所側目尋罷歸歸而計芝訪桂優游壑澤復擢細夫之議幾陷不測賴上明聖雪其誣得歸隱東阜適當五十攬揆諸交知戚里咸慶公之獲脫於險而介福方來爲未可量也

賜餘堂集卷之三

幸

子整身專主秉義不迴然或言出而禍踵或才高而矢集鴻儀時鍛鳳翽翽間推得失之際難以究詰是以蕭遠于玄孝標彥和原本天人著論感慨若乃問道之士榮悴無改色風雨不輟音在亂能整幼安之榻不下蒙難正心夏甫之室常築豈非超然遐颺有闕於窮通得喪之表者乎夫宣尼一生進禮退義得之不得咸曰有命奚待五十後知且命亦有不可知者進退存亡確然不失其正此制之於我所可知者也富貴福澤倘然而來倘然而往此制之於天所不可知者也古之君子守其可知而以不可知者聽諸天故曰居易俟命俟之爲言未可必之辭也不然以宣尼之聖雖百世以下興亡

損益如觀掌果寧一身夷險禍福之數尚質質若妄庸人乎然必待臨河而回趨輟粒而歎道窮者豈非以天之所制不可力衡與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聖之所爲愚而神也又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夫易者憂患之書其於天行人事之故備矣學易知命理固可參觀也今稼軒挺岸特之才負英剛之氣立朝嶽嶽義聲載張無論識與不識咸以公輔目之乃未幾而用言事罷及夫狩青則帥徵深密山水怡情詩賦寄懷海外方占其出處爲世道休否之機乃未幾而狂發難誦青蠅之什痛深貝錦傷微吏之尊望切山頭同志爲之雪涕識者莫不寒心乃又未幾而晚清日見復返

賜餘堂集卷之三

五

初服由今觀之當其事幾未起或始吉而終凶或先咍而後笑誰復有能知之者及夫禍福相仍枯榮互變始與真然悟曰此命爲之也然使俯張滿滿之徒常之則必憂虞並作滑其天和公乃處闕不悔處險不驚履患若無事事平若無患樂天守志一以不可知者任諸造物此有以見公學力之擎而將來富貴壽考所受之大也夫春秋時嬰向倫凡皆與孔子交而最莫逆者莫如蘧氏孔子五十知命蘧氏五十知非知非者盡已之學知命者達天之學盡已則能信達天則能安無二義也海虞山川名勝足以延賞寄懷而稼軒又多園林之樂并憫煙樹自寓經綸名諸法書咸資靜悅李鷹興洽

尊鑪司馬園名獨樂時投竿而執衽或采藥以灌花陶陶其中亦何必九列三公之足快哉比者稼軒訪余田間微令道舊氣益加恬神益加穆無幾微不平之色見於顏而非達天知命能如是乎今天下郊壘未平需才若渴求夫知險知阻能柔能剛萬夫之望無踰稼軒然余不欲以不可知者視稼軒而竊願與稼軒觀天人消息之微也是爲序

宋景文書序

歲在庚辛間來陽宋公以臬臺臨我浙右值比歲不登公私交虞中外震惶懼輪輓之不疾共以爲主上憂而民適益困也且流氛充斥風鶴驚驚大江南北研究生心所在而有惟

賜餘堂集卷之三

六

公秉憲貞度以厲百職風欽卓峻無訐不諫無弊不卹用能使江海鑠鑠晏然全湯東南半壁咸拜仁壽之賜矣一時官師士民皆思所以祝公幸惜覽揆令辰以中興誦郡大夫齊河王公乞言於余余惟古者成周盛時侯伯之長靈雨而即田功襁褓之子肅霜而祝景福何難雖也蓋上下有畢達之志而君臣多相倚之文豈非老成國望用之能盡其才也哉後世監司之設昉於周禮天子使大夫爲監監於諸侯之國故其詩曰每懷靡及周爰咨諏言彈厥職也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言獲厥祉也漢以六條問事唐宋而後觀察廉訪猶得專制自爲有若陸敬輿所陳請令監陟使度何等以五

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四賦經財費六德保罷察者一時舉而措之亦既裕如矣國家內外臺並建體至優也復以藩臬之良飭兵外郡權寄又至重顧臨其上者有撫軍有直指使者憲臣中立於上下之間一切便宜不得自專居其職者率藏鐔處錚坐糜歲月需遷除爾公負中外之望二十餘年猶翺翔藩臬間得無游淮陽爲不足理乎公顧毅然曰治亂已紛譬之療病緩療癘本急療癘標善於其方則參苓烏喙咸可奏効夫浙以西乃吳越與交湖海鎔鑄之所會稻梁絲帛魚鹽果窠之所出也江以南外府視之稱雄鎮矣比歲連饑斗米數百錢民嗷嗷半填溝壑不逞之徒譁張爲幻亂萌將作苟非補伐兼投庸有濟乎公乃振綱肅紀討官方而訓之諸郡邑長莫不肅然如奉嚴師儼然如行白日而吏治端矣於是簡軍實飭樓櫓千楸畢具譏察非常而海禁肅矣於是鋤市虎釐城狐諸不法豪橫者有犯卽縛置於法不少假而奸宄清矣於是設法勸賑戡擒首亂其賑饑民也如范文正之鎮青社懲亂民也如張忠定之撫益州而民乃有更生大盜者小盜之積小亂者大亂之竿也於是申保甲之法峻盜賊之誅嚴謫言之令始之以文告繼之以單車市無偶語夜無吠犬而民乃有固志若夫夷人則峰岸皆夷遇事則山嶽不回才識所至又豈鐘鼎所能更僕哉夫國家之有江南五

郡猶人生之有倉腑也倉腑強則強倉腑弱則弱今郊壘遍天下股肱肩背所在呻吟猶幸倉腑尚強爾乃雲漢爲災飛蝗遍野賦重民餒亂形日見幸我公以文武屏翰屹然率南服而四維之囊則治兵於吳今則保釐於越大江以南猶獲悉索敵賦仰佐公家之急則我公仁壽之賜豈惟數郡以之將國家實貲賴焉昔周之隆也奄維淮徐四方亦匪無事卽其中葉徽猷不闕入乎蠻荆不逆我顏行乎流民不告哀鴻屬乎不早寇爲虐令圭璧既卒乎不曰散無友紀靡有了遺乎時事艱危未有甚於此者幸方叔召虎諸臣袂掌風塵而瞻星望漢之人主始釋焦勞有車政吉日之樂夫方叔卿士

壽輿體泉年伯序

有一身之壽有一鄉之壽有國與天下之壽壽一也考偃仰練形啞吸實下此卽以久特聞世豈有賴也乃若濡淫而飽沐急病而讓夷使比閭族黨間被潤澤而承休莊則壽漸廣矣煦以陽和解以雷雨靈長之慶君國默受之而我居無事

而功不尸則壽壽廣矣莊生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以不佞所聞體泉壘翁殆不以一身壽而以一鄉壽且以天下壽者耶翁天性孝友內行淳儉少孤事五母備色養撫與弟妹情篤篤整同堂救苦食推先人之愛制達授德沒而經紀其窀穸外母無依迎養終其身其敦倫重誼如此而最鉅者濟荒一事事竣成子聞江南大疫道殣以澤量翁督輸粟助賑又遍走鄉井勸富家之慕義者重貲助賑忘其勞視一時里中爭相感動曰吾儕何忍負壘翁吾何得粟幾萬石全活甚多至其居恒緩急慷慨好施笑待而黔黔待而室偶待而樽樽更未可更復數也嗟乎俗之澆漓奈矣誠微

自封肥瘠不顧卒遇災稔米價昂貴倉庾之積局銷而藏之惟恐微賤也而翁慨然勸分一鄉之人藉以起骨而肉可不謂河潤九里哉昔趙清獻知越州歲饑召富民畢集勸以賑濟司馬旦因邑中乏食刲尊且起乃以福禍開示富民於是爭減粟直境內以安翁以布衣倡義使環百里內無浮粟之慘無攻剽之憂此之造福亦何減兩公也且翁伯子比部君與仲子孝廉君才名競與海內擬之雲間二陸而比部君初習城旦書廉平明允稱文無害有不疑于公之風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又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蓋法旨懌舒關於君國命脈如此比部業有淑順旦暮矣

成上壽乃續曰誰哉有子知必以翁對曰是孝友於兄弟者也是能好行其德令一鄉儼而不害者也邇流知源繁惟式毅則赫赫綠言繼蘇公而書史冊者翁即不尸其功而摠以成翁之壽其為大年豈第如莊生之椿八千歲為春秋也哉余又聞翁近治黃老冥心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道家貴壽與翁生平好施旨似相盤不知乾坤有全功而無定位當其坎離用事退藏幽閑則化生之權全付之六子而獨處於漠漠靜深之地今翁有比部兄弟此亦退藏時已故以不壽者垂裕而還以壽者葆光然則謂翁以一鄉壽且以天下壽者乃麻以壽一身可也於是翁年七袞矣某月某日為

賀陽亨賀年伯雙壽樂封序

丙辰春江宴賀克由對策大廷上擢為一甲第二人臚傳之日士大夫皆以制科得士賀楚之薦紳先生曰是吾鄉積學閣修篤行君子也其宦於楚者曰是為諸生孝廉時修介介處子之行邦君大夫不一識其面者也則又有習克由者曰其尊公陽亨先生固稱理學宿儒父子間自相師友者也於是心儀克由者無不仰止先生而先生是袞暨太儒人就養京邸先生固謝客不佞特振衣進謁見先生德充貌粹飲人

以和談說名理勃幸遽滿乃始爽然意消知家庭師友之說尤信己未克由滿考詔封先生暨太孺人如其官赫赫絲言簡在帝心矣顧以不佞所聞先生懿行未易更僕請一數之以揚天子之休命可乎先生少爲諸生試數冠曹偶名與郭美俞先生相伯仲竟以數奇僥倖得免失晚遂棄去鷄肋研精性命之學宿爲諸生時江漢間橫經問業者絳帷常滿以資斧之贏置書屋一區負郭田一頃而弟弟有耽耽芻蕘者先生整產畀之了無愆意季緣手盡餬口四方先生念之未嘗不雪涕也太孺人爲婦故居麗譙及叔娶婦讓居旁廡久之無還意太孺人束身斗室中上穿下溼炊爨薰蒸終無違言

賜餘堂集卷之三

主

是時君姑在堂顧獨安太孺人牀第相對曰我樂與賢婦俱也蓋間以內孝友相成如此先生既捐產家壁立戊己間大饑饉無煙者數矣先生處之晏如詠歌不輟癸卯克由舉孝廉久之始疎金復季向所轉鬻者未幾隨質他氏亦貧如初而終不改其業及克由登上第官詞林以大官之偉蹕而進之先生先生深居邱舍讀書課孫不異爲諸生邵講時也蓋不佞奉教於先生矣先生之言曰物不經酷寒暑者必不堅疾人不歷極困苦者必不諳錙羅景輪不云乎今人所患正在不饑不寒然則先生與克由其得力於勸忍者何如也克由嘗爲余言士必有道不變而後稱強亦必先自爲塞而後

可語不變有如未遇而波變於何有夫龍德利見天下文明雲行雨施德博而化而當其勿用之初獨確乎其不可拔易之確卽庸之塞也今先生與克由砥礪數十年可謂潛藏允塞之極矣而克由名位望實浸浸貴顯行且爲文明爲雲雨以贊國家有道之盛以副明主特達之知則先生之學豈直在一家且在天下卽先生與太孺人之弗祿祺祉亦自董董以暨於無窮詎不可操券受輸哉不佞幸與克由同舉同官且同臭味每聞克由稱述庭訓軼心形俱服茲者國慶家慶駢集一堂敬操不律以揚厲萬一又何足以窺先生之藩

壽金太安人序

賜餘堂集卷之三

主

銓部金公雙南余同年也崇禎癸酉冬公特起典劇海內想望風采明年春余亦入佐綸扉上以吏道穢難切責銓曹及公蒞選事登進才能杜絕徑實清譽藉藉輦下以爲巨源故事修仁正色無以過也而公念太安人春秋高不能就養又獨子遠違憂思成疾以不任執掌請告疏再上卽子休沐未易數數也公既歸太安人勞苦慰藉盤桓子舍煥侍太安人凡七年今春詔起正人之在籍者以公望實久著補官南雍而太安人春秋益高年八十矣初度之日里中諸大夫饌金稱賀而徵文於余余竊嘆造物之誚太安人者綦厚而成公忠孝之志更深遠也當公家居時太安人年七十公考鐘鼓

賜歸堂集卷之三

壽

具珍錯率內外子姓拜舞而進之太安人樂矣顧公抱尚未  
展天下引領東山之望未副邪正消長世道不泰之關未定  
公能悠然於心乎公不能悠然於心而謂太安人服冠帔食  
甘藷長享膝下之奉而令公耽泉石付天下理亂不問又豈  
太安人意哉今公暫起舊京助疏教鐸行將有大畀以展生  
平而株陵距家鄉一衣帶水樓船迎致如枕席上過出擁鼻  
比入御板與國恩家慶一時會合以視嚮者七十時考鐘鼓  
具珍錯拜舞膝下而進之其樂更何如哉吾故曰造物所以  
祚太安人與所以成忠孝者厚且遠也吾聞封翁為諸生時  
故儒素太安人質簪珥佐讀有鷄鳴微戒之風其教公也慈

賀撫臺汝望熊公晉秩序

大中丞汝望熊公始為諫議忠藹植節自謫籍存陟卿丞秉

賜餘堂集卷之三

壽

鉞撫浙文武憲式填伐弘多底績三年勒勅明府上賜望書  
褒美服命加銜一時簪臬都聞諸大夫榮熟釜之銘快彤弓  
之雅飲御稱賀介憲長同年銘而曾公授簡不佞修酌者之  
言不佞加額而起曰濯哉公功上所寵命臨之者戎儕所昭  
灑被之者也微諸大夫命敢志揚托夫浙為列省之首撫化  
稱難而撫浙於今日稱尤難蒸民利蠹官吏臧否戎行整罷  
財賦盈絀幾於都察浙與列省所同也若島夷之向背海鯨  
之散聚澤菴之動靜鹽菜之出沒伏莽耽耽則列省所無而  
獨遺浙撫憂者故曰撫浙為難習尚右文軍和君子浙之武  
服非若邊鎮精悍可以充調集簡折衝自榆關匪如烽火徵  
兵狂寇蔓延焉梓鄰震而繁嚴境內者時欲兼管域外且也  
龍蛇厄歲鴻鴈哀荒誅求束手於傷葵漕輓督炊於無米叫  
呼稍不應而功令及之調劑稍失宜而地方之豐孽又乘之  
矣語時艱者譬之漏舟遇風波惟此時為然故曰今日尤難  
此非英鋒八面鉞鼓四應暇梓俱整非常不帶者曷克勝任  
而愉快乎公牙蘇蒞止威惠卓詵民風吏治反素見休海波  
不揚武益有竭越絕嚴險帥鐵屹為金湯詩稱仲山甫召穆  
公保躬式辟並獻庸功余謂公壯猶似之己卯都門告急公  
聞警暫師履及闕外劍及燕雲之燧寇氛未突聲犯漆泗公  
簡旅戍守陵震賴以無恐史稱郭汾陽裴中令身任安危更



赴國難余謂公忠略似之浙西儲粟申諸藩漕卒挾功令迫脅官民所在脫巾告變公稜威退厲彈壓平兌一路戴爲福星史稱韓首公劉士安策勳轉運朝野咸賴余謂公經濟似之浙墟人稠土狹仰粟江廣近因備寇追糧商販絕根本境又迫連穀早蝗食稼感霜殺禾粒米不登道殣相望饑寒所驅憂方叵測公爲招來估客平亭穀價勸賑施糜全活無算史稱富文忠趙清獻招撫流移增糴致粟余謂公荒政似之蓋公器量弘遠才識敏練故人所棘手稱難公皆恢刃有餘語曰在廟堂爲批鱗議論之士在疆場爲屏翰禦侮之臣公兼擅其美矣生撫髯思賢冀擬銚鋒車分陝用公今又喪輪焉

賜餘堂集卷之三

章

秩任公上知公矣北門鎖鑰轍豈久淹旦夕者錫命師中卜厥登翼公將不難撫天下而難撫浙乎哉諸大夫曰善爲賦九張之章以爲公序

賜餘堂集卷之三終

賜餘堂集卷之四

嘉善錢士升墓卷若

元孫 成鑑  
元姪孫 鑒 編校

記

重修表忠祠碑記

表忠祠建於萬曆四年蓋顯皇帝覃恩詔書特令所司指祠歲時祀建文死事諸臣者也越五十餘年今天子御極復詔禮臣集議予諡海內臣庶無不手額頌聖祖神孫後先一揆而諸臣精誠益發皇賜奕於天下乎未冬臣士升叨貳留鑾肅謁祠下創堂無愛頽廢非復舊觀矣周垣盡圯羊豕外來

賜餘堂集卷之四

一

陳陳陵夷廣除寔爲坎窞爲低徊久之嘆曰是舉也一代之綱常繫焉局可不飭謀之工部右侍郎臣徐良彥叩下令禁闢入者屬管攝司郎中臣吳之京憲茂材鳩工匝月事竣於是類者新圯者完葺者平夷者增而變更翼以兩廡校枝輩輩而臣士升復剪收祀典所未備者得二十九人移剝應天府府尹臣詹士龍撰日奉主爲置醴斝賦辭濯而祀典咸秩矣臣士升竊惟諸臣之死文皇死之也藉令文皇不死諸臣諸臣能獨生乎大諸臣事建文君周內泰惟嶮外捍羈囹者也主父之策不宜趙括之薦再誤而且射鈞積毀誅錯有名諸臣不死何以成諸臣文皇不殺諸臣何以成諸臣之死故

諸臣之死文皇之死諸臣必也第十族秦夷不無過惜然皆

陳陳修郅成之非文皇意也何以明之瑛召還壬午被誅在永樂九年滅族之慘亦復不減所號爲奸惡者夫帝何嫌

於瑛而凶終至此蓋重誅之餘威彈勢極還思始念夫亦悔於厥心觀其解黨崇釋袞習禮且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可知已矣故始而名瑛者文式之封子密也卒而誅瑛者高帝之斬丁公也文赦李布獎堯君素贈韓通勝國

之臣且然而死一姓繼統爲祖宗儲養忠臣義士乎然則兩朝之表章正所謂善繼善述同符列祖而諸臣既成殺身之

仁復崇廟食之報血胤猶延於奕世易名且炳於千秋亦可

賜餘堂集卷之四

二

以無遺憾矣抑所憾者成實以後壬午以前之天下誰君之孝康之帝號誰尊之今年號雖復而尊諡久懸祧祔未稱以天下所尊養之微稱而同於若放之餒諸臣而降降於斯也寧無恫焉欲食而鳴咽乎方今天子神聖莫及修舉盛典此其一時記云非天子不議禮待其人而後行人哉行哉行人哉敬執簡以俟

新建太倉冊庫記

國家財賦領於戶部而灌輸於太倉凡上供官廩軍務商榷諸經費取給焉任綦重事綦煩而庫籍傾缺焉未備主事賈公受事期年綜理振刷風蠹一洗乃上牒大司農言度支出

納歲有成額今本庫惡以收支者制狀爾而所入某省幾何  
所出某項幾何茫無可考登耗難覈虛實無憑其何以嚴下  
漏而防中飽請移會各司憲辦送庫因建室貯之而官司其  
鑰一如大官冊庫便大司農上其議制曰可乃慮材鳩工構  
室三楹於庫之東南閣室內列架以度冊制之屬垂成而賈  
公及瓜去代者爲劉公閣前之法加甚焉冊庫不可無記  
則以屬不佞余惟理財之法莫備於周官之職太府以頒貨  
賄玉府以共好賜內府外府以待邦用而會計則司會聽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百物出入之數則司書掌之乃掌賦入  
以遵職歲則職內在掌賦出以贊道會則職歲在振掌事者

賜餘堂集卷之四

三

之餘財而貪其錄則職將在其詳於鈎考如此迨其季也而  
班祿之制僅存什一蓋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所由來漸矣唐  
之善理財者柳劉士安乃其檢勑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  
文書宋至道中欲三司命官總判勾院磨勘理欠惡由支收  
等司而陳仲言以爲關防要切不可廢除典掌專而檢轄密  
蓋其慎也我祖宗設官制用規摹成周稅以大司農隸以十  
三司大司農得自達其屬以筭倉庫內受輸而外受把可謂  
綱目畢張源委各理矣今上御極之初元宰柄政銳意富麗  
誅逋負剔浮淫不十年太倉金錢積至數百萬斯非綜核之  
明效耶當時庫籍有無不可知然大都二十年前政體嚴肅

諸司職掌互相開通據史稟粟無敢以身試法出內之數可  
覆而核邇來法紀凌夷職業耗廢黠吏乘爲奸利窟穴其中  
不有簿書將何底止故至今日而庫籍不得不備者勢也夫  
歲入有籍則可以周知郡國之式歲出有籍則可以參合京  
邊之需歲入有籍則可以贊逆諸司之權且歲貯有所屬鑰  
自採檢閱可以身親高下無所措手此正周官職內職歲之  
遺意士安見錢流地上仲言稱真鹽錢皆此法也然則庫籍  
所關豈淺渺哉抑聞鄰國僑之滯子皮也人心不同如其面  
焉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新故相乘人各一意或爲頽廢或  
爲更張卽有良法陳芻蕘之畫一何有寇患愍代陳晉公爲

賜餘堂集卷之四

四

討使卽檢尋前後典革事類以爲冊又以所出榜別用新板  
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押之古人奉公體國規勸  
一心如此是役也賈公始之劉公終之且爲伐石樹碑以永  
之兩賢合志善作善成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嗟乎今天下  
事難言之矣白遼左與師轉餉不給計臣議提括議加賦不  
遺餘力而讓能矣乃入者錫積出者波逝新餉一年費至三  
百五十餘萬而竟無從核實展轉支吾可異也百爾君子羔  
羊素絲視國如家惜財如波豈憂積貯哉吾於二公有感矣  
賈公名鴻來字憲仲清苑人到公名榮嗣字敬仲曲周人皆  
與不佞士升同舉丙辰進士

防城城記

欽州古象郡地也其南曰防城與交趾接壤當舟車之會商賈輻湊而舊無城郭歲苦夷患韓襄毅治兩廣設營兵百人守之終莫能禦萬曆甲辰乙巳間翁莫餘黨數闖入殺尚官虜人畜督府議大創之業調兵徵餉矣而五寧方先生時治兵海北經畫防城甚悉乃以文抵當事曰裔夷匪茹不剿無以示威第密善便於深藏毒霧苦於久駐我往鳥窠我歸家突非完策也孰與設嶮建堡爲百年長計乎且估費不過三千金今括帑濬捐糜精約得其半無難舉廢也督府以爲便下令裁悉如先生議嘗取之公竹灰木石取之山夫取之防

賜餘堂集卷之四

五

兵翁梓登登四間而先生以迂稅瑞竟拂衣歸期年而告成城週若干丈高若干丈崇墉言言雄堞翼翼而督府更爲設守備增官兵屹然稱雄鎮矣於是樂成事者咸謂非常之原實惟先生經始宜有記以垂不朽余惟周之盛時獫狁孔棘赫赫南仲出車伐之然第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已爾而於襄之功爛焉千古豈非因城爲守則守易固因守爲戰則戰易克耶當徵武徵創二女子寇客嶺外六十餘城馬伏波將樓船戰士二萬人深入共阻斬獲無算至立銅柱於分茅嶺下以勒其盛然自言在浪泊西里間下涂主霧步氣薰蒸仰視飛鳶點點墮水及振旅凱旋土馬物故十已四五又安

在爲全利也藉令是時當事者必減此朝食爲快執訊獲醜卽未可知直幾幸一勝爾今設重關如金如漆外萌逆銷內大靡賂賈安市俚安野蠻安業崗安俗卒有警登埤人保野無鹵掠不戰氣盡以視勞師靡餉於蠻烟瘴雨之鄉效相萬也哲人成城謂先生爲今日之南仲非耶志稱宋徐的爲欽軍事推官苦煩鬱從城瀕水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嗣後陶砌修櫓浚濠郡治愈固夫欽之有防城猶室奧之藩籬也藩籬外撤役焉我心實逼處此無論珠官驛驛卽大厭以南未高枕臥也然則是城所繫豈淺小哉綠陵之役春秋不書其人有闕也爲艾獵城沂慮事量功三句而成不愆於素君

賜餘堂集卷之四

六

子美之是役也處始成終匪疾匪棘公侯干城先生有焉先生名某吳縣人備兵時探珠李瑋橫甚先生盡轉其翼虎者置之法中貴奪氣專賴以安他如理冤獄建海忠介祠大節拳拳而茲第紀其城事如此者率作受成則督府戴公名耀而知州張應宿副總兵楊應春指揮黨弘漢皆後先協力無俾城壞者併勒之石

重修嘉善儒學記

天目之水迢遞二百餘里灑於太湖沿滄東注而吾邑兩受之儒學故居邑兌隅砂水環合如紫匹練如夾明鏡海上潮汐復挾松江諸水逆流而西幾三百里適及澤宮之趾形家

以爲風氣所鍾嘉生碑隱故比來人文甲第冠冕郡國乃建  
置既久殿堂櫺舍摧圯日甚于矣間宜興徐侯撤堂而新之  
他尚未遑繼之者爲今吳侯三年有成百廢具舉開視學宮  
嘆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今祠廟頽  
隳不能庇俎豆且蒞諠無所生徒輟業其何以安聖靈而崇  
教化乃首捐俸佐以贖銀慮材鳩備量功命曰廉治民沈某  
有心討使重成焉民大和會登登而作建敬聖祠三楹齊舍  
楹會膳堂五楹戟門雲衢門樞星門三重而文廟堂廡則  
因其舊而丹雘之更創二亭一在會膳堂之北以興賢碑一  
在獻山之巔名仰高以供遊眺諸凡題榮案栢鑿滅除唐閣

賜餘堂集卷之四

七

不堅好蓋經始庚申之秋閱月而告竣向之所爲悲朽墨亂  
首喲然稱偉觀矣博士嵇先生蓋謂是役不可無記則以請  
不佞余敬次其事而以吳侯新學之旨申告多士曰夫學之  
設也豈崇先師之廟貌已乎所謂新又豈規撫宏偉愉與翁  
施已乎夫學孔子之學也大學曰自新曰作新曰新命非欲  
合一世之民盡耀光明耶然此出諸者先王以爲不能家喻  
而戶說也而披其中之秀者翹然而命曰士於是上序下庠  
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之異其制禮樂詩書操縱博  
依維服典藝之異其成選士俊士進士之異其等而及  
其老於鄉也大夫爲父師坐右塾士爲少師坐左塾以教餘

子蓋學明於上而俗以成於下矣故新民必從士始古有諸  
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我國家以六事察吏治崇學爲先  
而今天子當正位凝命之初嘉興與海內共臻王路則新士必  
從今日始吾邑俗故淳茂君子循禮而矜名小人勤力而節  
膏蓋先民崇廉德讓之風至今使人興起風台波流駸駸不  
古慧者近繼捷者近踪城闕之議蓋不免焉吳侯以文學節  
吏治簿領之暇進諸生而程試之提獎大雅敦崇流競更爲  
興起學宮以發皇其耳目所期我多士詎淺鮮哉多士試入  
孔門登孔堂宮廟百官儼乎在目四壁絲竹之聲恍乎在耳  
皮弁而祭則思何以移本鼓篋而陳則思何以孫業憑高而

賜餘堂集卷之四

八

眺則思何以上達言有坊表行有壇宇灑然盡易其儼僊而  
醇然澤於道德處爲民鵠出爲國楨於以仰副我侯作新之  
意而應新天子啓運之期則學且以多士重多士尚勉勵哉  
春秋重工作煩民不時不義必書以示戒至魯侯作泮無譏  
焉而復載其頌於詩其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則進士事也其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則士事也今侯是舉遠光於魯侯矣多士倘不能廣  
德心以從色笑使人謂我邑僅僅以文章科目駕游內是河  
海無池蓋而深山大澤不生龍蛇也其必不能稱先生聞而  
听然曰史氏之言深而厚頌而非調遂勒之麗牲之石侯名

道昌江陵人萬曆丙辰進士學博裕相期歸安入徐良儒楚人瞿河斗學人

新建鶴湖書院記

吉陽李侯治我邑三年清賦字畛綏良鋤厯維時百穀用成民氣歡樂侯乃周覽形勢慨然於伍塘之直瀉也邑治之單寒也作而曰茲邑二百年來守土者代有規畫乃風氣猶未完固其以待後人乎若傳舍其人苟幸無事而不為百姓興百世之利古之發渠富民營廟備庠者何人哉自著改水建閣議其言根本之厚薄方位之吉凶以及砂水之明暗遠近辨甚嚴即會屢無以易也以示諸大夫國人皆曰便於是南

賜餘堂集卷之四

九

自漏斗港北自劉公墩二壩並與障分流之水遠城遙運以去而北壩正當縣治後培土築基建書院一區榜曰鶴湖志地也入門為觀易堂義取諸鄉再進為德行教事之堂義取諸坎所以教國人育髦士也左達天門右入聖門循左而登為五雲閣宣綸綉而集冠裳於是乎在焉上為鳴鶴樓入窗玲瓏敞胸浹背桑麻烟火一望可收觀民者所有事也循右而登為小學前曰明德齋後曰新民堂堂之上曰大學樓蓋以示學者由小而大繇本而末而至善善終焉其間帶以修廊暢以廣除值以密簷線以高甍言翼翼環匝於邑治虛危之位向所謂直瀉單寒者至是尾闈固天樞奠若負庥而

居列障而獲重關密鑰而守屹然柳金湯矣閭後引水疏渠錫名謙河壩旁因池結樓題曰水鏡斯所為崇阿點綴盡善盡美者乎凡木石之材匠夫之精費若干稱侯三年中節省俸贖之贏不以絲粟累民間也後始於丁丑孟冬至明年春季厥功告成請余記之夫廩儒局於聞見俗吏困於管籥一有興作輒云滋擾夫所謂擾民者作無益害有益爾若城邑形勢萬家榮粹關焉截成輔相以左右民豈異人任不因雖勢不怨乎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當是役初起時亦有以黔首見猜者矣而侯計之豫見之確行之果彼而功成四境父老子弟扶攜而觀者趾錯於道相

賜餘堂集卷之四

十

與歡呼嗟詫曰壯哉何其規模宏遠結構孔碩也則又曰異哉何其費省而功倍期致而事集也則侯之經營學畫穆然於發徵期會之先者有不可以限量測矣且夫嘗九則者於其一獨觀休儒者於其一節是以客饌不辦策其必敗更鼓分明知為好官而被百萬之衆咸再造之功者亦視之於履屐各得其任而已侯之於是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脈中稽人情審補洩之宜酌調變之用可以徵議成竹在胸聚米在手興大事如無事役大眾如使寡可以徵才持議堅於金石下令沛於流水道旁不能搖小辯不能奪可以徵氣馳寥廓之觀樹籠罩之槩重門洞開萬人亦見可以徵量本之以無

欲矢之以勿欺運之於人民社稷垂之於百世千秋可以徵  
誠夫議微則慮精才敏則事起氣剛則義立量大則業廣誠  
至則績悠彙傑所以入蠶入細稱經綸妙手者此數物也今  
天下邊腹交紅兵餉兩誦廟堂之上拊髀而思固圉戡亂之  
臣未見有窺左足以應者侯殆其人也與吾於是役徵焉爾  
侯名陳玉號謙菴崇禎甲戌進士

同善會館碑記

善邑之同善會自中翰陳公始其有會館亦自陳公始公素  
志聖賢之學毘陵舉同善會欣然曰此吾志也即倡議舉行  
其法每季一會每會主者蔭金以賑邑民之節孝而貧窶者

賜餘堂集卷之四

十一

暨矜寡孤獨之無告者稽覈有稽欽散有紀照驗有單自辛  
未迄辛巳閱十年而前唱後於鼓舞不倦可謂得人心之同  
矣當肇舉時散給不滿百人後漸推廣至數倍蔭金不給則  
主者捐粟佐之公曰是不可繼莫若置產便於是自捐莊田  
八頃歲收其租入之贏以供會事凡在籍者養生送死皆取  
給焉寬然有餘資矣先是舉會假館僧寮未有寧宇會治東  
有思賢書院故基鞠為茂草僅存數椽公謂地足集衆且租  
豆可共舉也請於當事得報允撤而新之構二堂曰仁方曰  
和義而顏其門曰同善會館東偏仍祠五賢餘址以建倉廩  
言言翼翼煥然成鉅觀矣已冬工竣公約紳衿耆老聚而落

賜餘堂集卷之四

十二

發立而條理節文之妙舉攝是矣故曰元為善長善無人我  
無聖凡天地不為大六合不為廣亘古亘今不為遠大舜會  
己從人此善也顏淵天下歸仁此善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出  
一揆此善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善也洪  
鈞鼓動以息相吹而區萌畢達伏蟄咸蘇亦此善也使善機  
一處不到則乾坤幾於息矣君子體仁亦如是故曰善與人  
同百爾君子登斯堂釋斯義藹然勗其同思之懷曠然融其  
膜膈之見利生濟物日有孜孜使茲附魏塘比於君實之夏  
縣晦翁之開耀則召和消沴寶式賴之而陳公徇始之意永  
永不朽矣館基延袤若干步堂廡若干楹前後房舍若干間

馬蹟垣牆若干丈土木瓦石之費若干納公名能正統癸亥  
本邑人甲戌進士

邑令林侯去思碑記

國家三載計吏黜陟幽明典素重法亦恭嚴而於人心之眞  
是非或未能盡隱甚者若夷蜚黔哲之相反於是匹夫匹婦  
之公憤而不得伸則相與感慨咨嗟思自致其不忍昧之情  
而輿前口碑遂若與朝典爭重此罔薦紳先生所不能操養  
交修郵所不能參而八枋六計九遷三覆所不能司其榮辱  
者也若我邑循唐林侯之有去思是矣侯自乙丑冬來莅我  
邑束身如處子馭吏如神明課子矜如嚴師撫解憫如慈母  
而不茹不吐訖富訖威則又如山嶽之難移江河之難犯健

賜餘堂集卷之四

圭

卒不至鄉狙獫不入市陽矯望門而却步虎冠嚙指以戢心  
其大者溝兌一事先是魏忠節公爲戶垣釐正漕規顯若畫  
一及同文獄起逆黨竟潛將借旗弁之譴以爲阱人心皇皇  
侯處之晏然勺合不加軍民安堵其正骨深心保全善類功  
尤鉅薦剡屢上紫輦過奔歸裝垂垂清風兩袖卽投香留饋  
無以過也已巳大計忽中考功法至以重誦永鋼士民聞之  
惶惑狂駭義憤填臆時臺長協計者華亭沈中丞爲余言深  
知林令治行發訪時並無間言及期主者袖中忽出片紙竟  
莫知所從來榜出公論豁然而格於功令莫敢言者微聞素

卿侯者搆造飛文賄一金吾用事者緣徑竄進其秘未易明  
也嗟乎好生毛羽翬成瘡痂自古嘆之然不意夷由爲蹄撤  
蘭不芳顛倒抹殺至此極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余爲留禮

時與大宰德州謝公語及已計因具言侯寬謝故以少宰例  
計者亦深悔之及余召入綸扉見主上綜覈吏治痛繩貪  
墨因竊嘆明主勵世磨鈍亦既曉然示以擢方而懲者未必  
貪或未必大貪卽重法厚誅終不足以服天下輒思萊間昌  
言爲一二覆盆者明白滴洗而卒未有路負此耿耿歸田以  
來里中父老過從頃侯遺愛不去口曰侯家居無恙乎四壁  
立乎脫粟飯能果腹乎相與走沅豐問訊起居而侯故有飯  
廬三楹聚徒講藝其中蕭然一學究也看字栩栩有自得之  
色則又相與慰藉嘆息謂我儕卽不能伏闕上書訟侯冤狀  
詎可無一言以志永思竟令侯卽載德政沒沒於千古乎乃  
勝金伐石請文於余夫我邑賢令故不乏人其以循卓徵入  
致通顯戶視至今者有矣未有名挂朝察身錮清時而案陰  
不拜覲碑如新如林侯者也是舉也可以表微可以存直可  
以使廉吏有所持可以使嚮人者有所愧且有所畏而爲國  
家採黜陟之權者亦有鑒戒毋輕寄耳目於宵小枉公道而  
輕大典關係寧渺淺哉侯名先春閩清人天啟乙丑進士

賜餘堂集卷之四

南

吳侯漕規德政碑記



國家轉漕東南以實塞下民出粟軍出力法至善也積久蠹生其弊有六在外者三焚弁也悍卒也剽而備也在內者猶有也狡差也役而代也弁卒與備合其勢張必先賄以入膏差胥差利多予民畏與狡聽代者應之代者亦利多予輒以金抵粟謂可贏縮其間以相給也而民所耗無算吏裁以法弊之使不得行吏往往陽東而陰縱之卽有神明之長奮然而起然上曰意國吏曰急民勢必不勝軍民之間視分左右所從來匪一日矣吾邑漕事自壬戌災後間積蠹已甚余友魏忠節出佐當事克復舊章二十年來稍稍賴之近且日敝歲已卯冬宜興吳侯以當湖令來視篆侯江左望族年更詔且攝也得無薄我淮陽而侯則秉素絲之心持大車之體當其操執介然雖極勢力機利之衆不能奪也勿恒勿緩靈良槩樁微猷之賸巫史難宣至於漕法之變民枯魚也軍猶爭賄之而侯能燭以慧察持以堅定且精誠排側舉上不恒有之異澤隱以灑之下而不尸其勞士民休然獲蘇其稿莫不思紀侯績以式將來爰請之撫臺熊公曰可遂以言屬余余進父老而告之曰若不忘侯之嘉惠我土耶吾爲若誦言之夫漕政之蠹大約前所云六者盡之矣而侯以欲徃外蠹先掃內殃且弁卒所以藉口難吾民者不過嫌裨雜也庾額空也侯閱實精粒預期以待豈爲條約嚴節苛差而復禁代

之詭籍者虛數與私折者中飽既清外搆亦斷隙無由作亦旋止若是者其侯績歟皆曰然余曰此侯之慧察也而未盡其堅定也頃者變作毀城劫巷白格如雨驚塵四飛至胥丞以去侯曰是且爲寇吾急之則強絕矣密諭邏卒嚴爲備而以暇示之答一夜差繫之獄餘究怵息遣使輩往折其喙懼而歸承追諸道使者至侯上下叅議屹然如山旬日竣兌民獲以安而弁旗寧未襲也則且以遺精脂價爲請曉曉曰是且奉明旨民其如何侯嚴緝而斟酌之圖溢錫粒所省十之七若是者其侯績歟皆曰然余曰此侯之堅定也而未盡其精誠排側也吾邑僻陋小民噴噴一寸地上語爾今總漕有疏撫按有疏帝怒赫然弁卒之首禍有業實重典嚴霜之下必無橫草自此以往決無敢矯制以行恣其饕餮者此諸大吏力也而不知皆侯使之侯流涕陳情爲民請命以致泉長顧公勤色星駕來相彈壓復疏其事以告當道展轉呼籲遂達九關向非侯之精誠排側實足以感破天人則雲之油油安能遽覆我無極若此乎此侯之績所謂十世猶賴者也語未竟父老蹶然而興曰今而後知侯之嘉惠吾土也請勒峴首以識不忘迺明經丁君持侯當湖漕規俾來示則侯之所以治頌川者猶河南也次公風烈再見於今於是鸚湖之民歌之曰實獲我所而鵲湖之民歌之曰惠吾無私余次

其語而文之以附魯密之福

賜餘堂集卷之四終

賜餘堂集卷之四

七

賜餘堂集卷之五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孫 廷錦 編校  
五世孫 源來

策論表

殿試策 諸藩所及科

臣封臣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輅之經制而後有備無患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銳業之精神而後居安慮危可以握順治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綱繆其牖戶傾固其藩籬虞虞焉振防在邊圉封守之外而罔取玩愒者是已何謂精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穆穆焉提挈在赫聲濯靈之先

賜餘堂集卷之五

一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可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長試則玩玩則驕是爲不戢自焚而天下受騷騷虛耗之害兵而無備則弛弛則廢是爲以安忘戰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夫惟以兵衛民無耀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材官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眞若子弟之捍父兄矣惟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子粒皆節練名募之資一有發發眞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帝王所以垂衣恭己而屑國祚於泰山之安哉羽舞干而奠疆圉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以緯武乃所

賜餘堂集卷之五

二

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壯國之神氣收安攘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聰明膺知文武聖神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止孝止慈惇千古之彝常建其有極得名得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厥庶民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生救四十四載之昇平獨握魁權而建威銷萌鞏固億萬斯年之根本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軫民艱則興發內帑渙居望慰於甘霖蓋歌雅咏勺德澤已濫觴於堤垓而臥鼓櫓弓威靈直禦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卽伸捷仗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進臣等於廷議以安攘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究及於情竇之微端實效之終渺思所以振積衰而操長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茅書生有習鎗鈴而嫻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養食之謀久矣仰承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古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以無食者昔有虞誕敷文德辛格三苗說者以爲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兩階干羽正當用兵於不用之內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兵制莫詳於成周嘗致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若教振旅振旅鼓鐸鐃鈜之用中夏教茆舍旃號

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生作進退之法無事則蒐苗獮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卽爲卒乘故其時兵卽爲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卽爲兵而有練兵之實至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詰則曰張皇惻然若有意外不測之慮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及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朔元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初釋甲櫜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諄諄焉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三犁庭屢以爭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已已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烽徹大內而虜旋悔禍耳乞盟至隆慶間俺酋以猘情之愛爲

賜餘堂集卷之五

三

鴞音之懷納款貢市至今不絕我皇上親揚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梯航狎至亶荒樂浪之境天戈指而卽平白草紅花之奸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真足媲美二祖覽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地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遠近之邊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趨距之勇有幾嗷呼在肘腋之近而庚癸之絕時聞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聖制所言者臣伏而思之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歲歲入不下四百萬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且兵以徵餉餉以繫兵兵減則餉宜濫餉賈則兵宜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而莫爲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

蠹在內扈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於兵之外愈強於兵之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兵則蠹與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諸兩足之術臣以爲兵不期多期於常用而已餉不期省期於濫實而已今京營除占役實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倚緩急者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縠力不能勝匹雛鷄鳴而駕未日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場類角觝之劇戲卒有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錢爲羸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

賜餘堂集卷之五

四

選精銳爲十營命將閫練而歸其老弱於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振今誠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應伍市兒應黜者法無赦而清汰之缺卽以補四方之召募者總之額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冗兵五而兵自強餉一兵卽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倘帥家丁歲可省冒濫百萬兩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餉臣以爲莫如屯田便夫屯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渠祗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矩行之河北皆足以裕軍儲而省輸輓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諒守邊

策設法屯布守關士卒外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聖書褒諭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粟易戰馬修城堡其收利何溥也迨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害與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失債師攘奪之害與於是私其腹區委其饑瘠而無屯之地矣邊險凌夷之害與於是虜騎縱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忼惻之害與於是筦屯者不見阡陌之巡督屯者不謀倉粟之實而無屯之積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儲蓄安得而不窘輓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大司農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同寺以支吾旦夕之急亦提襟見肘矣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即多隱占而既脫遙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大臣久任而責成之沿邊曠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至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陲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以遠望構塹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巡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士飽於伍內省饋餉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臣猶有芻蕘之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廟廟是以命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必先

有問兼問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皇上法天行之健繼離照之明從退藏擎欽之後時恐以風雷常煥怡玩惕之時先提其志氣時御平臺煖閣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猷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緯雖與唐虞三代並隆可也草茅無識千冒宸嚴不勝戰慄

天主人供一代之用論 己未會試擬程

人主不可以不知天能知天乃能知人能知人乃能用而後人才不窮於用夫人才誰生之天生之也天生人才誰與之與人主也人主而不知天將謂雲泥虎鼠權實在我則或屑越棄擲之而可以用者盡之無用即知天而不知類聚羣分栽培傾覆之天又或昧目流品藉口包荒以不可用者爲可用而可用者卒歸於無用至於可用者不用而委棄之餘日就銷落一旦有事乃始躊躇徬徨復拊髀嘆息思欲借才於異代則不特人才窮而生才者亦窮夫孰知一人才才天不勝生人主不勝用也人主不勝用天亦不勝供也特在知其可用不可用而不負天生才之意爾惟與之謂天生人才足供一代之用而要其辨君子小人請申論之嘗觀天之生物矣號物之數有萬莫不各具一用而四靈爲尤龍用之以躍淵麟用之以瑞世鳳用之以儀庭龜用之以神道設教而次

則爲鴻之漸遠鶴之鳴舉又次則爲馬之行地牛之服賈即微而載陽之羽候秋之蟲亦用之以點綴景光發舒真穎而獨於虎狼鴟鵂則必遂放於幽深闊習之地不令與萬物爭則以不祥之物不欲以不可用反害可用也天之生人亦若是焉已矣夫天豈不欲人阜蔭而戶曾史哉然而不能也有陽必有陰陽之數三陰之數亦三互相敵應天地不能易聖人不能遷也舜之時九官命矣十二牧咨矣十六族登矣而未嘗無四凶文武之時有疏附矣有先後矣有奔走與禦侮矣而未嘗無三叔夫四凶與三叔此亦麟鳳之虎狼鴟鵂也然雖有四凶而元愷足供虞之用雖有三叔而亂臣足供周

賜儲堂集卷之五

七

之用千古而下修談才盛者必歸焉此其故可知矣凡才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有之以濟其美小人有之以濟其惡君子有之則篤實輝光其象爲良馬之逐大車之載而國受棟隆之福小人有之則謫字鬼瑱其象爲伏莽之戎乘嵬之隼而國受鼎折之凶故方鳩僇功其修能非臧亮工若采也方命圯族其強力非遜於喬庸熙載也惟其才可爲禹皋之才而心必不肯爲禹皋之心故舜初卽位而竄流誅殛斷然去之而不疑向使不辨所爲君子小人而令靜言象恭之輩並立於寅恭師濟之朝則翩翩其鄰衆君子將畏避不暇而望其畢才請以供吾用得乎故用才者必先辨君子小人

之才凡忠實而有才者必君子也卽才不高而亦不失爲君子也凡陰狡而有才者必小人也卽才愈高而愈成其爲小人也而君子小人於何辨之曰以天主人主之子也其心天心也天心虛一念實焉而虛者翳天心平一念翳焉而平者傾天心公一念私焉而公者僻天心正一念褻焉而正者側褻光於蟻伏密藏之內而發竅於神明戶牖之間懸衡於低昂輕重之微而微照於肺肝夢寐之隱其爲君子之才耶知之其爲小人之才耶知之其爲君子之才而上焉者耶知之其爲君子之才而次焉者耶知之知君子之才則必舉必先不以可用爲無用知小人之才則必退必遠不以不可用

賜儲堂集卷之五

八

害可用知上焉者之才則以寄股肱以托心膺以任黃耳金銓不以大用枉小用知次焉者之才則以效一官以守一職以備竹頭木屑不以小用誤大用若用藥然烏喙去而參苓薑桂無不可調若庀材然曲木削而薄櫨桀桀無不可任隨生隨用隨用隨供而君若之表喜可知也曰是真吾子已是其心恰肖吾虛平公正之心而不孤吾生才意已於是精華靈異之氣畢輸瀉以恣人主之挹取或發之夢以養之或托之下以告之或命之純祐以質之而才之用益不勝窮抑何天之厚人主也則人主能以天心辨才默迎靈現於不窮爾故人主之患莫大於不知人不知則積暗積暗則府疑夫

曝餘堂集卷之五

九

積暗者鬼所伏而府疑者蛇所影也陰風慘澹則虎狼怒號於山林白日靈光則鵲鶴橫噴於庭宇夫且疑君子爲小人必至負塗張弧而元夫有大剿之傷夫且疑小人爲君子必至豐沛見沐而碩果有剝膚之害甚者京黃之戰不已則主調停以平之夫陰陽一內一外而欲參和於亦內亦外之間無是理也又甚者世觸之爭已厭則堅密壘以持之夫陰陽有消有長而欲禁烟以不消不長之局尤無是理也調停之末必乘而爲偏勝堅持之久必極而爲耗磨此即人才若鄧林曾不足當野火之燎而搖落蕭條之景尚忍言哉故人才主知人即以一代之才留爲數世之用而無不足詩云文王孫子本友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是也

不知人即以目前之用取給於一代之才而常不足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應仕言不足也昔東漢之季陳蕃李膺爲君子張汎牢修爲小人而桓不辨也故寺獄起而漢之人才盡會昌之時贊皇爲君子靖安敏中爲小人而武不辨也故崖州行而唐之人才盡元祐紹述之際司馬呂范爲君子惠卿惇卞爲小人而哲不辨也故黨碑立而宋之人才盡嗟乎此豈非千古用人之炯鑒哉乃辨之不可不早辨焉蓋當反覆於夫婦之際矣夫以五陽說一陰至易也而曰惕庭曰惕號至艱陸而猶虞其未光始以一陰遇五陽至微也而曰女壯

白繫柅至包瓜而後幸其有隕夫夫之五近於六則武周之於三叔是也婦之五制於初則舜之於四凶是也人知虞周之際純陽周事而抑知聖人之爲一陰慮若是其深遠乎雖然人主當知天以辨才君子亦當奉天以自愛其才今有千金之璧於此不琢磨之什襲之以儲琬琰瑚璉之用而卒遇市儈一爭立碎則亦棄天篤生意矣宋人有言大輅不與衆軍統逐而鏽不與瓦缶爭鳴中國不與夷狄鬪力君子不與小人角勝又言新法之行吾黨與有責焉此又君子自愛其才以供一代之用者也

曝餘堂集卷之五

十

擬上命皇太子誥君子小人和同意詳論用人之道喜學

此問有進因論審坊官黃淮楊士奇盡心輔導謝表

伏以帝垂式穀傳經裕燕翼之謨天啟敬承辨品懋龍潛之德發微言於象表懸朗照於意中共仰前曜之光明復命細流之裨益慶貽宗社喜溢臣鄰

臣等誠欣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國家之本在太子帝王之學異經生天開青石碧鍊之宮易著蒼震黃離之象震者動而動則生陽生陰乃吉凶晦吝之介離者麗而麗則或邪或正固安危治亂所分惟幸震之初爻剛而近正離之中偶虛則生明故濟儲王之靈知人最急而握羣倫之鑒學古爲先緊惟和同兩言洵是賢疇定端

和爲和德鼎實之甘苦互調同爲同聲琴瑟之專一誰聽執兩端而用卽相爭如韓范不異推車莫三人而迷彼唯諾若梁邱何取濟水淑慝關乎世道薰蕕辨自主心倘蒙養不端夫先認非爲是認是爲非旁局之品題已眩則比匪一啟必至奸人所惡惡人所好當筵之鑑別一迷蛾術多疎齊言衆咻中車作傳孰知壘成奸博望通寶竟至倭壬搆毀韓非賜於首帝刻薄徒滋論語講於露門筌蹄未脫乃若綬綰饒五稱之辨長壽流一察之名頌喜洞簫抵學雕蟲腹技賦稱典論設誇樞虎浮華總非玉裕金聲安見星輝海潤孰有探義味於注疏之非告往知來澄品流於會悟之餘衡平鑑明

秦之二能拔茅茹而大包荒此內陽外陰之微權亦漢軫合異之妙用在皇上更端而問正期大叩則大鳴在元子應聲以陳不徒知二而知十敏而好學足通掩夫漢莊弱而徇齊且遜陵帝周簡重華協帝允慶主器之神明故迪後人更勵官僚之輔翼蓋括而羽錄而砥正以斧藻令儀玉者錯刀者礪益可琢磨至德自此新而又新洵哉照以繼照矣臣准士奇等慚非孔鯨祗奉堯言居調護之司敢忘褚記中贊諭之美綸茲臨徵學猶殫然不殫則落務期日就月將經其述也是述非履豈云字比句櫛苟可助重明之麗法擬抗禽要恩垂青藜之規經先訓鯉伏願懋端身範還衍心傳以陽德

治法策已未會試擬程

國不可以一日無法國無法與無國同法不可一日不強法不強與無法同夫法之強也弱也非一日之積也蓋當立國之初而規模固已定矣立國疆者歷數十世而不失爲獨立國弱者歷數十世而浸成其弱何也一代之法乃一代之人心風俗所搏挽而不知範圍而不過者也顧法強矣而習故之久乘而爲類靡則疆也而轉流爲弱法弱矣而愆忘之時



乘而爲遲應則弱也而反述於強夫強而流於弱則筋緩肉  
驚病若痿痺之不起不可言也弱而述於強則外強中乾病  
若結轡之不化尤不可言也故善立法者在無失開其弱端  
而善守法者在常用操其強勢上下千古可覆說已今夫執  
玄化馳非有虞耶乃甫卽位而擊天下之大族又立爲考績  
黜陟之法而身蓋諸臣於國失法度愼憲自成更斷斷致戒  
焉則謂有虞爲尚法嚆矢可也表記謂夏道先賞後罰親而  
不尊商人先罰後賞尊而不親周人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蘇欒城尚論商周以爲商人之詩駿發殷厲不若周之寬緩  
而和柔其書簡深明肅不若周之委曲而繁重故剛強之俗

賜餘堂集卷之五

主

有以自振於衰微此論蓋典表記相發大抵三代立法莫強  
於商故三代國勢亦莫強於商周卽多歷年所其全盛不及  
也嗣是而降法之備嚴無如漢而確守制度者爲宣帝法之  
文弱無如宋而優柔寬裕者爲仁宗嘗攷漢自建元以後虛  
耗極矣宣帝承之風精綜嚴當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故愷實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良非激論向使嗣匪元  
成中興茂烈必不奄奄中絕也宋自景德以後侈大見矣仁  
宗承之純用寬厚當時吏多偷刑法多縱故范仲淹條十事  
司馬光進五規幾於動色向使濟以明作再傳而後豈至紛  
紛改革耶繇斯以觀法度有強弱而國勢因之三代而下若

一轍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獨闢乾坤重新日月鑒百王之  
全儼創勝國之積弛律令成於手更官制定於晚歲綏綏  
綏綱目謹嚴於時上無骯骯之習下無偏錯之愆法較往代  
爲最嚴革除之際弱矣文皇帝起而省定之而益強正德之  
季又弱矣肅皇帝起而振刷之而復強此固二聖天縱神武  
聲靈赫濯要亦立法之初強勢先定也皇上繼承列聖獨執  
河魁權璫必誅違命必剪督靈震疊蓋四十七年於茲矣願  
自靜攝日久章光內發營壘外觀紀綱漸解疊疊養生祀人  
蒿目妄臆祖宗之法簡嚴過漢而未流之弊文弱類宋萬曆  
初年之治綜核信必類漢宣而深居玄默以求縱弛抗弊類

賜餘堂集卷之五

四

崇仁試詒言之凡有四害而總由皇上之一心失廉選地則  
堂高近則堂卑所以肅朝廷也今鶴人無句臚之唱虎賁無  
警蹕之儀閭閻無千版之防禁廷無馳驟之忌甚則觸怒發  
闕震驚七咎矣是謂上夷上使下如身使臂下從上如草從  
風所以正邦國也今奸胥可以傾長吏亂民可以啗紳紳悍  
卒可以倡謠言推埋可以結死黨甚則劍吏奪金橫行並轂  
矣是謂下斂官府城杜檢括公嚴以懲積固爾今監局出納  
計臣不得問有無內供侵牟外府不得稽虛實甚則貂蟬而  
參清黃之任鎮撫而奪棘寺之權矣是謂旁竊條例簿書勾  
校必慎以吏弊多則今六曹選徒若傳舍而胥吏長子孫以

賜餘堂集卷之五

五

藏奸諸司職掌若捕風而點鬚舞文法以罔上甚則竊符而沒水衡之金贖牒而需司銓之爵矣是謂中飽夫上夷則跋羊游於千仞下盤則六絲委於權奸窮則並神枯於恒思中飽則蠹蝨成於皿蠹幾有此四害而法不敏者而未也疆場債事竟通馬腹之誅當宁捐軀孰叱王尊之駁事方殷也爭鋒雖而乞身聞未行也乃掩收以適賞嘆惜之將驕蹇而不前野心之狼業師而市國上下相蒙無動爲大殆不止宋臣所稱磨勘僥倖之弊采名多裁之害矣此無前祖宗朝無此紀綱卽皇上初政威不貸錯抑何糜廩而今竟陵夷至此則以皇上躬於行法反強於行意積漸致然爾夫意似便於人主而實天下所竊以自便者也法似不便於人主而實天下所束於不便者也人主自重其法則天下誰敢輕法人主自輕其法則天下誰復重法今皇上所挾以操天下者何法乎意有所勅則朝廟可以不親意有所疑則經緯可以久輟意有所緩則桐封踰期始達而顛倒之刺典意有所堅則棘斧及瓜不代而激揚之典廢印可刻薪可積而成近思澤不難破格予之彼爲意憐此爲意濫也旁可容網可漏而顛直疊臣必借曲法網之彼爲意縱此爲意復也上若曰喪操顛倒疑玄之術愚天下以若謂若露罔天下以不痛不癢籠天下以半明半暗天下以自塞自通安用此一成之法使人

賜餘堂集卷之五

五

控撫爲而不知藏舟於壑夜半有力已有負之而走者則無乃倒持利器而反于天下以自便乎譬之主人治家嚴局月督勸課則耕奴織婢各共其職而不敢越藉令自撤其牆垣自毀其室構則亞旅放尤而先業立盡矣是故奉法強者衡簡而愈嚴奉法弱者權操而實縱愚謂今有四害而總由皇上之一心者此也雖然正不足爲皇上難也含光之匣也塵封芒掩不能比鉛刀一發而拭以華陰之土則風霜襲人矣繁弱之施也筋柔絃解不能繁爲縞一張而鐵以剋梁之羽則射疏洞札矣今國家法守嚴在訓誨會典頗若畫一特如軍劄弛弓久而抗弊爾愚以爲欲重法守先行賞罰奉法者疎賤踰時而舉排法者貴近不待與而廢惠無溢於國法威不分於出羣則法守何患不重欲行賞罰先明功罪以勸諫分殿最不得托徑於時趣以顯自定是非不得嗾聲於曖昧議論無取調停國是之不得則賞罰何患不行欲明功罪先嚴名實裁衆瘼像而慶儀羹羹不可以果枵腹丹楨利洗而膠版土楫不可以濟江河論事必究利害之歸程能必極初終之變則功罪何患不明欲核名實先分職掌衣冠尸視各有典守之司錢穀刑名本無越代之紐以一事隸六官不得謝責於事內以十官辦一事不得端畔於事外則名實何患不核行此四者則國家之章程令甲盡爲我整頓提挈而

不敢弛而天下之積習夙垢盡惟我剔浹爬極而靡不灑濯  
上夷者暗下盤者順秀霸者憊中飽者滑將高皇法制二百  
餘年如一日而萬曆之治若朝曦之浴咸池頓還舊觀矣皇  
上何難焉而不爲此夫皇上千古英主也卽如題者慈寧召  
對立解驚疑遠警一聞忽開震耀乃知淵變固藏之地原有  
風雨鼓動之機轉弱爲強只在一念卽漢事可置勿論而況  
文弱之宋乎昔人有沒淵得千金之珠者其父謂其子曰夫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遺其  
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夫法亦人主之驪珠也  
濃寐而寤此其時矣愚生蓋拭目銘焉

賜餘堂集卷之六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姪孫

金輿  
金殿編校  
金華

尺牘

上朱師平瀾

吾鄉故稱仕國自昔鉅公偉人背項相望閭部名臣遠如謝文正商文毅近如陳恭介陸莊簡皆爲海內正人所宗固未嘗分南北別門戶也不知何時遂有浙脈之號而西北諸君子亦若以吾鄉別有臭味自外於名教者互相水火竟成敵國錢唐山川幾於黯然無色矣吾師此出行秉國成定國是

賜餘堂集卷之六

所爲化異爲同轉邪爲正全在吾師一搏捥問升綱以爲欲成天下之務必通天下之志欲通天下之志先轉吾鄉之心示以儀的鼓以功名斬盡葛藤共臻王路使東南而北渾融於吾師坏冶中以佑冲主中興之治則相業與正文文殺爭光而浙人亦得吐氣伸眉不至爲海內正人所吐弃豈惟世道是賴桑梓與有光焉吾師以爲何如敝同年魏廓園推服吾師發自肝膈而述若白達於咫尺者慮耳目之易屬竹聲氣之滑通也

與侯木庵

別來隔歲不勝落月屋梁之思緬想年兄繕經金華橐筆玉

署守官盡職可謂獨賢聞主上學有緝熙謂筵不數年兄從晝接問仰窺聖質當必有日就而月將者可使弟一開爲手額乎編摩已完幾年近聞有內書堂之命此事殊有關係邇來以故事應之弟謂祖宗立法欲使若輩識詩書知義理而董之以詞臣所謂官中府中相爲一體也竊以爲古來宦豎可爲法戒者宜彙爲一書令小童而習之積久之牙尤易爲力年兄以爲何如衙門乞歸者近奉旨督趣弟循陔未久情難割裾且編纂已完兩年或可少追嚴譴戒塗尚未有期也豈事已平大年兄瓜期將代可以酌酒相賀矣

與高景逸

賜餘堂集卷之六

都門時承德誨奉違以來典刑日遠鄙吝復生比從廓園處得老先生所撰諸記讀困學使人豁然目明復矍然汗下讀三時使人心怡神曠如在春風沂水之濱讀泰交則又感慨低徊於陰陽夫婦之際也老先生之啓迪後學者多矣聞道駕南還未及造謁容齋心順風以承指教惟大君子不棄而納之鑑鍾幸甚幸甚

與文湛持

台臺文章風節巋然禁林高臥以來望實益重弟幸托蘭味欣願執鞭而奉違經年間問都闕兼設之思徒形夢寐比者宮府清明奸罔竄逐向來交關營營者踣破技窮此固來玉

廓清之功而大疏實爲嚆矢天崩聖明雪消日現台臺之精忠亮節固已簡在帝心金華細柳側席以候矣微聞朝端岐路漸生和衷未洽伏戎莧陸已見端倪而大端以裁革倖恩與政府相持王馮諸老啓事遂至中格消長機括尚未可知所幸宗社有靈可無煩杞憂爾

#### 與魏席園年兄

深哉年兄之爲世道慮也君子小人塗徑不同而要作官要錢等無有二此言絕痛豈世道江河滔滔皆是耶小人無論矣爲君子者豈忘射鉤時而遂授人以柄耶少宰畢竟乞身蕭饒諸公聯翩高尚此正人提掇之力救得一分便是世道

#### 賜餘堂集卷之六

三

云分裨益知年兄於此倍有苦心比來變異種種客歲冬廿一日酉刻地震屋瓦有聲江南數百里皆然有自江北來者云亦然酉日變尤可駭二月朔旦弟忽聞人語如沸急出仰視見日色如血目睛可敝內有黑光摩盪大如鏡狀隨有圓暈數百千深青類葡萄色者自東而起紛飛擊逐亘於西北聯而爲臂環而爲鈞漸作淡紅色而散弟疑爲日曆成勢空中妄相及臨水際觀之歷歷分明有從鄉間來者云墮地皆成黑氣至晚復然此史冊所不經見恐占應不僅在水早關係不獨在東南也至於家鄉自長興盜變之後謠言孔將有投文書於馮司理內稱金大元帥十五日討攻郡邑流傳相

顧錯愕城門盡閉鈴柝宵驚如此景象豈太平所宜有耶吳野樵乃葉朗生餘黨其謂族人報仇此地方掩飾謊以傳謠耳杞網日壤吏治日頽那教日昌民生日蹙治兵使者不談武備而談文章直指繡衣不問激揚而問詩酒甚且達旦酣歌風流自命連宵燈火日費數金又何怪手食墨長吏橫行無忌也麗李兩兄風采嶽嶽所抨擊大快人意政府爲卿寺調停可謂平章手段弟謂愛惜人才者在保其名節全其末路若徒以窮蘇秦之養虎頑鈍無恥之習是壞之非愛之也況今何等時可以朝廷官爵陪人情面耶人主之權只有威福而人臣每竊之以行私竊威者如烈火燎原人不敢犯然

#### 賜餘堂集卷之六

四

忿激之極必有真金躍出於其間如江陵時廷杖諸君子是也竊福者如甘飴入口人不能吐不獨年龍小人兼可消靡君子所謂百鍊之剛化爲繞指是也竊威之弊還中於其身竊福之弊人才與國家受之而已不與焉故人臣莫愚於竊威莫巧於竊福年兄以爲然乎否耶

#### 答姚孟常

捧讀鼎札知老先生憂時至念實獲我心自劉琨去後竊幸官府清明太平可待不謂大奸雖除線索猶在近且假竊中目齟齬正人且聞主上臨御漸稀日與諸璫爲驍馳擊射之樂聰明塞蔽大權密移此之隱憂真有甚於寇盜充斥者重

以災肯頻仍種種賊目而二月朔旦之變尤異恐占應不獨在水旱也如何如何弟早衰多病無意出山重辱齒存感愧兼并老先生文章經術領袖藝林彙筆衡文咸藉鉅手驅車之期不宜更緩以虛延佇俟脂牽有日當過候干旄一罄所欲吐也

### 與謝鳳舉

方今朝論清明正人布列凡屬氣類翹首歧足以望明公之出久矣頃邑中差役自北還具述干旄已入國門而道貌加腴神觀益偉不肖聞之喜氣溢滿幾滿大宅仰惟明公挺百鍊之剛澄四虛之鑒靜觀既久定力彌堅持世教時實賴柱

### 賜儼堂集卷之六

五

石廷推在右帝簡方隆領中臺而肅霜威握統均而懸水鏡具瞻事業旦暮遇之欣忭欣忭魏廓閣吾黨畏友也曾貽書不肖發憤於涓涓者於聖主窮民了無關切其言絕痛居恒推服明公以爲目中不復有二今同朝共事前呼後囑高節清風興起頑懦海內夙習庶幾其一變乎不肖因老親在堂乞身侍養且敝鄉自盜變後謠言孔將地震日書災異頻告將來叵測恐貽白頭之憂以此益不能離子舍出山之期正未卜也

### 答金雙南

捧讀年兄手劄陰陽消長之際穆乎有憂患焉統均大業始

基之矣弟頃從會城歸始悉朝中近事真可駭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莫黑匪烏使人短氣雖正論方昌而一陰已蘖將來必有翻翻其來者恐二三君子不能久安於朝廷之上也最可怪者蒙宰欲用一賢者而不得主上欲留一餘臣而不得使人不敢愛君父畏明旨而惟諂諛訛訛之口之是避不至空賢才以空國家不止如此景象能無亂乎年兄澹泊寧靜舉望方隆而所處在湛然鏡清穆然杓運之地且貴衙門以大典劇此時正不妨居晦以御明守靜以觀動深藏密儲默用其扶抑之權而厚養異日之大受此弟所手額以祝者李敏肅爲餘屬日以搜揚側陋爲務巨冊

### 賜儼堂集卷之六

六

中人才臧否種種皆具黃文毅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不肖者之不退如是十有五年始終不變而吾鄉莊簡恭介兩太宰以能用人持正號爲名臣夫名臣事業未有不豫於數十年之前而能應猝者也是在年兄優爲之矣

### 答陳君公

承手教邊事部事呼應相反可謂至論以高邑之公忠任事毅然有爲而噂沓之口日昌食墨之風未息豈人心風習至此卽賢者無如之何耶河水瀾漫荒形已見郡邑業以全災報而兩臺尚未具題蓋因雨霖之後人情便幸無事而不知

水勢不消嘉苗不長窮民瓶罄罄於版築筋骨竭於枯桿碎有潰堤前功盡弃其害更甚於初時之淹沒也平價閉糴最為荒政之害庚申吳門可為股鑒獨賑一節恐此時加派方疎未易得之司農而郡縣常平義倉之積變為逋餉脚價無復存者一旦有急惟有手忙脚亂耳讀先生手劄病乎仁者之心佩服佩服聞敝座師南還不久便當趨賀請教不出秋初矣

### 與廊園

近來是非多憑愛憎乃愛憎又多不憑已而憑人議論混淆功罪倒置如家鄉湖中之事其著者也前歲狂人謀逆實煩

### 賜餘堂集卷之六

七

有徒賴杜楊梁公祖先發早擒不終朝而底定此其功在地方誰得掩之乃是時長與公意欲有所縱舍力請於府而後得遂以所縱舍者置之肘腋倚為腹心而內應之難作矣蓋長與公故有深心以為以賊攻賊可以夠得餘黨而機泄害成還以自禍此弟聞之陳司李公祖之口最真確者與杜公有何干涉而誣以嫁禍不同莫須有三字乎即如報仇之說初起時信者過半杜公祖逢人力辯弟前晤撫臺云初聞此說發自該道心甚訝之及入境叩其談論絕不然始知人言之妄此亦足明憎口之不足信矣今杜公祖已解任去兩臺疏至時下部議覆主持滿雪全在年兄無沒曲突徙薪之功

以灰後來任事之氣關係桑梓不小弟謂人情匪測為言易生地方有事必有真見聞真是非而後可以定功罪行賞罰蓋不獨家鄉一事也

### 與姚孟常

今歲衡文需次貴勝而台翁過遲其行遂使海內不得大雅之文以為式良是欠事茲聞榮發有期旌旆冉冉北矣中朝得一正人即不動聲色而世道隱然特以為重固不獨史局編摩仰藉鴻敷已也近事可驚可涕以舉朝之力爭一罪瑣竟不可得而且微溫旨杖言官胆益橫予益辣流毒益不可測前星忽隕冰雹告災主上孤危稽紳重足國是至此岌岌

### 賜餘堂集卷之六

八

乎殆矣弟因是而還惜諸君子發之太早且太盡也夫採果於已熟與未落不過早晚旬日之間而難易美惡相去甚遠古今閹宦之禍如宋申錫之去王守澄採於未落者也楊文襄之去劉瑾採於已熟者也今此瑞根柢方深瑕釁未動外無文襄為之密謀內無張永為之抵隙而諸君子不勝忠憤逞於一擊不稍留餘地以為後繼今決裂已極計無可為惟有奉身而退而善類既盡邪黨高張豈國家之福哉台翁時時念切與湛持夢洲兩兄相對愁嘆必有甚於接婦之恤者如何如何

### 與廊園

偉哉副院之疏真氣塞天地功著社稷矣發端之後章滿公車憑社者口噴蜚語者騰落幾幾以望明聖之一怒而盤據愈固微旨益溫豈外無楊文襄內無張永不能當機奏手耶今騎虎之勢已成困獸之鬪未已將來盜無顧忌流毒中外將有甚於今日者惜乎發之太早又且太盡不稍留餘地以爲後繼也卽諸君子一官可弄六尺可拊如國是何哉言之欲裂南昌與撫州合而與正人爲難此公心術趣向早已窺破然不意敢爲嚙矢乃爾聞其臭味質頗有徒特以中旨礙手戢而未動耳年兄前疏以直道明告君父真肝胆質言而醜正崇邪者見之側目若不容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賜餘堂集卷之六

九

道之將廢且奈之何哉張何老謂近日疏論發縱自年兄蓋因其鄉光祿公危言痛哭遂不免爲投杼之聽弟謂年兄是是非非非隨人者而此老疑終不解要之此老直腸快口取憎鄉人事誠有之乃其多讀書長風讓故本色也

與李懋明司馬

自老公祖入朝筦樞大慰海內仰望今勛名日重倚毗方殷慨然有世道之慮而深服祖臺與總憲能以和平調劑爲諸君子之所不及頃見邸報知果有借晉撫以逐善類者陽明方盛陰邪已生自是消長倚伏之勢但正人摧殘國是混淆可爲長太息耳更垣旣去全局都攝紙糠及米必且爲一網

打盡之計微聞南中議論鬱勃欲發直須時耳祖臺大機大用密用潛調將何以解宜黃之戰養清寧之福乎不肖竊謂易之一書主於扶陽抑陰乃三陽用事未嘗無陰而於卦爲泰則以一內一外各得其所耳進而四陽則有用剛之戒又進而五陽則有暮夜之惕聖人於君子方盛時虞虞焉惟恐過剛失正面而投小人以隙如此今名賢滿朝業自壯而老矣所爲字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者非大君子誰屬哉

與唐宜之

千鈞之弩爲慮鼠發機直可謂拙於用大然古人謂一命之吏存心愛物必有所濟朱齊夫一小吏耳而自謂子孫奉嘗

賜餘堂集卷之六

十

我者及柳鄉民精神透入隨處不朽何必擇官哉每從南中來者稔聞壽州治行家尸戶祝有龍圖復出之號此非兄一片婆心隨順方便何以得此頃承手書及所刻額上民隱恫乎仁者之言爲感嘆不已比來吏道日污催科日迫視百姓疾苦如秦越肥瘠誰復有過而問者使人人如是豈復有立槁之牛羊叱離之鴻鴈哉黎民壘田萬曆丁丑間曾行之淮鳳其法甚備弟於編纂實錄中具載之今民窮賦重逃亡之產俱成阡陌安得有趙營平其人者領此事乎童見老實心任事極苦極清弟往歲過劇時曾與促膝細論更爲調停所與抵牾者蓋深望其廣益集思爲國家共成此偉績耳比聞



其法乃以官帑買民田募人耕而收其粒與屯田之指不同而所種皆北地高粱又非徐蒲東水利道意得無畢得難行徒勞鮮益乎孔時歸矣逐輟聯翩遂至空國黨人之禍未知所底但有長嘆耳

### 與程起田

時事驚心不寒而慄正欲與年兄晤對一吐悲憤而承領時竟以他行失此良會悵悵可言鄉閭兄一貧徹骨罹此奇禍被逮之日合邑士民號呼奔走於郡中者幾百人縱騎問之亦爲泣下誰謂人心之良今日盡死哉吾曹須置暇於千百年後青史數行問寧論目前禍福黨人碑千佛名經舊本具

### 賜餘堂集卷之六

士

在今特臨摹宋榻耳弟出山一念已久灰冷微聞長安有以餘波相及者藉手一制正如決癰潰疽殊用自快惟堅臥以聽其自至耳年兄居處暫息冷眼淨觀卽此便占福力如新吝貴人轉喉觸譁笑俱難孰與企鄆北窗飲酒讀騷之爲樂耶

### 與繆西溪

初得台翁請告之旨錯愕嘆詫以爲怪事自謂亦足殺其怒矣不意愈奇愈酷一至此也舉海內正人君子斥逐之連繫之不足而以一職字羅織而誣讒之嗟乎是尚有天日哉所幸初招情節於諸君子無甚指實而台翁更脫然不着一語

且事屬撫按移文之後彼此觀望累月經年方可結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人心未必盡死則台翁亦可以自信自慰矣獨被逮六君子當此酷熱踉蹌就訊性命真如一絲懸天下白不乏有心人至此萬難着力推跌顛彼若叩心搏額而已歸園兄受逮之日敵邑士民奔走號哭於庭者數百人

從時見之亦爲泣下而縣閭處之泰然神色不動真鐵石男子哉官校亦稔聞其貧無甚需索所費止四百金獨此後牽館正須料理耳魏公子隨行得副麥洲卒文遣幹護持可謂千古高誼聞此時長安邇幸四布覆巢之下恐無完卵廓園亦深以爲危定議藏身郊外不復入城就中呼吸亦有一線

### 賜餘堂集卷之六

三

可無壓台翁苦心也不肖任逸已久榮進轉頽況常鉤黨翹天之時披髮入山猶恐其晚棄棄而就愚者不爲比者同文一獄不肖兄弟俱在箝網中不知不肖何以獨脫脫不與黨竊比古人知台翁不以門外漢闕我也

### 上錢老師

時事日異使人寒心老師紆迴數月而後入朝深服相時之識聞收卜不遠以老師望實降步武尚銘第此時耳目交注略筭俱難潛機密用立於不傾之地游乎衆虎之間知老師綽然有餘裕矣升絕迹長安已閱四載自謂可幸無罪過者同文一案欲并愚兄弟羅織於中舍弟抵家具述令親家

徐癯老救援甚力否者俱不免虎口矣瑤海兄新簡簡命大可喜慰此兄天資篤實是君子路上人今當此擔子關係良鉅無已甚以培養元氣此今日救急良方亦異時青史美事故昔人謂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不能無望於瑤海尤不能無望於老師之提掇也舍弟既惟鈞黨風波未息消弭全賴瑤海望老師賜言一重托之至於升榮進一念久已頽落視此鷄肋了無回味惟有堅臥一着憑天降下而已廓園旦晚將入詔獄性命真如懸絲間時人待之殊深必故剝刀而後快此不過一痴心認真人耳何怨毒乃爾猶憶往歲考選時廓園於瑤海推挽之力不淺瑤海當不昧此意老師使問以已意微及之何如

賜徐堂集卷之六

主

答朱師平翁

每閱一番邸報輒有一番摧殘卽詞林間冷從來號爲無咎無舉者亦且斤逐相繼今桐城前輩無唯類矣使心廓園者必且引繩批根餘波相及升其不免乎然升視一官如鷄肋了無芥蒂彼其之子能奪我進賢冠能奪我山中日月耶頃自北來者云新榜貴人稱頌功德者不可勝數憶江陵柄國時權傾天下起復一事諸賢於血肉狼籍中接踵抗疏之死靡悔庚辰一榜二三君子所上政府書至今讀之凜凜生氣不意近日士氣頹靡名節斯盡一至於此豈世道江河日趨

日下不可復返耶見老師復孝若書字字肝膽此着之外委無措手今心力已窮惟恃蒼蒼歎佑絕處逢生而已來書檢入仁宣英憲四朝實錄共八套附上掌記餘容續奉

與翁元白年兄公手

尊翁年兄之受杖闕下也聞羣毒毆實先之以冠然辱軀而飽百千虎狼之噬安得不奄奄就斃也此時光景長安目擊者無不咋舌至今思之悲憤交集不覺涕之無從矣傷哉舍弟自泮門寄書具言門下扶掖南還時哭泣之哀却饒之節可謂忠孝萃於一門令先君爲不亡矣哀誄一章寫我心曲惟門下於几筵前奏之輒輒靈旒當鑒此意也臨風遠將可勝哽咽

賜徐堂集卷之六

南

與劉相公是庵

去歲敝門生吳長吉奉老先生手書至開緘盡讀具悉感慙深情方以衰鳥日休鋒車不違爲世道慶幸而時局忽變羣陰翻翻自壯而妬而極於糾固自消長恒數然不虞倒翻決裂若是速且酷也摘瓜抱蔓既無碩果之留取子覆巢更密編天之網舉累朝耆碩海內正人削之逮之且以賊爲弁雜織而鍛鍊之於此辣手毒腸一至大都時人作川——與紹述崇寧間事相符似若極意摹倣者夫司馬相公之忠誠中國四夷兒童婦女皆知之而舉朝目爲黨魁至奪謚撲碑刻

石端禮迄今溫國之名與日月爭光而此輩兒頑醜態千秋尚猶有臭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則目前禍福真如鵲雀蛇蛇之過於前不足當老先生一瞬矣當同文獄起時徵開林連欲逮者甚多以大瑞不肯擔承邪議始息乃知此輩猶有顧忌而外之停下尤甚於內之振瑾也升寧親三載戀戀南陔無意小草頃聞時情有見猜者以餘波相及幾入箝網中暫脫危機未忘矰繳亦靜以聽之而已

答將澤巖同年

年臺書縉珂里想旦晚便當還朝此時氣類欲相安於林泉正恐不得況交戰之下乎而在年臺處不得不進之勢重陰已極孤陽潛回蓬萊時晦以需大來於年臺有厚望矣弟每謂時人作用似步步模倣宋季然建中靖國諸人猶於儕偶中自立門戶未有明明擁戴一璫流毒縉紳若今日之酷烈者以此號爲邪正兩途不待千秋青史而較然明白於天下則時人之成就諸賢者良不薄矣麻園兄被逮時神色晏然可謂鎮石男子縉騎亦知其清貧不甚需索由水路入濟寧而北計此時應抵京師聞北司內外隔絕家館難通盛夏嚴訊性命危於累卵頃見第二招情賊私原無指實而恭語中硬坐以數千之賄計其家貲且不給數口不知將來作何措置念此不覺悲涕之橫集也如何如何弟榮進久顏已無世

楊餘堂集卷之六

五

念兼以時事驚心雖處林阜如坐針刺遇者同文一案已織舍弟於中而又欲以餘波及弟虞羅方張耽耽未已弟視一官如未決之難正以割截爲快惟靜聽其至而已

與門生蔡正庵

門下剖符雄郡此千里芻蕘之始而微指以地方時情爲嫌洵然傾自來無不變之局有不變之理所貴有識之士持其不變者以轉其變者而已太守權重而體尊自撫道以至長吏威倚賴焉蒞事之初大獄未結或彼中有大力宿憾欲得而甘心者或有奸阻小人乘機下石肆爲惡陵者而高邑生平負氣不耐窘辱卒有非常大非美事惟門下鎮之以靜持

楊餘堂集卷之六

末

之以淫緩急重輕默爲調護一以存國家大臣之體一以培善類如綫之脈卽門下千秋之名在此舉矣隆慶初高新鄭柄國修鄭於華卒舊相時吳中兵使蔡國熙承望風旨窮治文貞之家告許遽起至三子論戍居無何新鄭去獄亦遂解而蔡爲公論所弃終身不振此所謂徇其至變爲局所轉者也卒至身名俱敗亦何益矣門下道味清深當此地此時正硬豎脊梁之日而僕所期於門下者甚遠且大敗妮妮以此言爲贈惟門下存之

與高景逸

三君子相繼而薨詔獄自劉忠愍公以後未有若斯之酷者

也嗟乎人誰無死弟患無死所耳三君子求仁得仁一瞑而萬世不視亦復何憾弟國運至此將有滔滔不返之勢如何如何追賊一節復奉嚴旨雖還行撫按時日可需而無產可完將何了局倘承望風旨之徒爲此呼督責之事則忠臣義士之子孫無類矣老先生何以策之書院碎碑絕與宋李相類不知時賢何意欲一一刻畫之又聞吏垣關防爲大瑞所收新選人俱仰鼻息此二百年來未有事也

答瞿起田

時事至此言之痛心以今日人事參之天道徵之史冊萬無不亂者誰爭出視耳弟已決意入山舉妻子爲鹿門之隱但得茅屋數椽山田數畝莊僕數人躬耕卒歲以苟免性命於願足矣年兄卽吉已久似宜脂車赴闕以膺新命願以弟計之年兄夙負重望而所處之地恐不免爲時人所猜且一入長安觸目驚心轉喉抵諱不知費多少躊躇多少隱忍何如笑傲東園使浩然之氣完養充塞以待大用耶弟見如此惟年兄教之要典已行時賢之爲千秋計亦深遠矣年兄試看熙寧紹述間朱墨吏不知幾變今萬世而下司馬諸公果是小人否章蔡諸人果是君子否則當年黨籍之碑不亦勢而無益愚而可憐歟席園懸坐之金幸已完局具題得旨可徵旦夕安枕矣住房轉賣他人今僦居西郭焚焚一孤衾食尚

賜餘堂集卷之六

七

苦不給讀年兄手到倦倦懇懇此誼豈今人所有故感仰感仰仲宇餘生皆年兄再造而又借以一技之棲則其數口之食果感恩頂頌以爲捐糜莫報與弟言灌園種蔬之法整整可聽居然老圃不意其一經患難學問便有受用渠言曩在獄時孤憤不平死後願爲獄神弟笑謂今當改爲求園土地尸祝於瓜瓞菜畦之間弟較初願殊減減風耳附聞以發年兄一噱

與李慈明公祖

自津門晤對距今不過四年而世局推移波濤翻覆可驚可涕有不忍言當黨禍之未發也葉臺翁致政歸道經敝里感額相對謂校機已動不可復回而獨推重老公祖以爲持論寬平識見在一時諸賢之表未幾而黨禍果作老公祖解組拂衣不俟終日如冥鴻之不可得而弋翔鳳之不可得而致深用嘆服由今而觀福清其殆聖乎向使當時諸賢持論能如祖臺稍留餘地卽有小人不至驅而與內璫合也明道新法之行引爲吾黨之過其然乎又聞高邑初爲統均朝野相慶而祖臺獨以爲憂謂不若先用開中可以持久如此遠識匪夷所思不孝竊謂經世之學全在知人而知君子更難於知小人知才局更難於知品操以司馬公之忠誠明道嫌其規模尚小故役法之更不免爲蔡京所欺則知人二字卽大

賜餘堂集卷之六

八

賢未易承當今日人偷水鏡非祖臺其誰歸耶適逢時際以需平治是所至願黃中老遠成邊微想已成行清聲之竹意堪跋涉念之潛然

### 與彭親民

日郡中相聚意謂借此機緣可以朝夕快論而陰雨之餘往還又復相左同一良晤竟不可得離合之感能無慨然年臺望實素隆循良特簡江州要地借重專城渤海頴川行將再見異日以治行第一徵入爲九卿黃金璽書必在章江松門之間矣弟請執左捭俟之昨閱報知萬元白年兄已坐臧三百金聞其家甚貧諸子皆孱弱不知將來何以完局年兄古人之誼高薄雲天悼往卹居無待弟娓娓也

### 賜餘堂集卷之六

元

### 與胡蘅山

七年之中兩遭國服天之降割何其促也乘此鼎革旋乾轉坤眞千載一時昨見大行遺詔較從前屢旨頓覺淡漠就中優括似有轉變但羽翼已成騎虎難下且新用私人分執兵柄殆有甚於漢之監南北軍者而舉朝求一周太尉未見其人新主孤危未知所屆意者若輩中別生反側互爲乘除亦未可知要之大權一落不可復收拒虎進狼憂方大耳發婦私恤敢爲知己布之

### 與姚孟常

憶客冬造噀禮虛拱者相對嗣後獨居深念正恐滄海橫流日暮宵禱不圖兩朝鼎革日月重朗妖氛廓却追惟往事轉覺心悸向使逆熵怙寵至今不知作何景象又使丑寅間無皇子之變則負泉居攝復見今日矣乃知天祚聖明啓祐曲至萬年靈長之運正未有艾也主上沉機英斷穆然不動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眞天縱聖明古今罕儼罔思肅皇議禮尚有永嘉贊翼神廟初年終藉江陵輔導而今則宸衷獨斷大號親煩不惟德意莫能仰承甚且比周敢爲阻遏有君無臣可爲長嘆卹錄起用已奉旨分別第欲分別而不先清分別人之人恐將來黨穢雜進翻爲宵小脫身營窟之地意者聖志已定或姑徐徐以窮在庭之情態手開蒲州相公有復出意若得司馬入洛衆正連翩中興之治企足可待王安卹典發自內廷更覺親切要典一書費盡苦心自謂金科玉條萬世不易而今移宮一案早已掀翻豈皇上乃東林奸黨首耶爲發一笑

### 賜餘堂集卷之六

手

### 答同年臧明達

蓋至今日我輩始知清平之樂追惟乙丑間事眞欲使人感慨唏噓不能自己也向非九廟神靈則滄海橫流不知所稅駕矣主上沉機密斷穆然不動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堯舜復出然唐虞之朝猶有旱魃贊贊而今日四罪咸服乃

出宸斷獨裁由此觀之賢於堯舜遠矣中興之運方熾未艾豈獨吾黨彈冠之私慶耶年茲出處晦密藏衆正藉爲領袖頌奉新旨益行考選正得時則駕之期旦晚荷蒙佩襲斤邪指佞爲中興第一名臣於年臺有厚望矣日者乾慶兄榮召弟與雙南兄屈指同籍首推年臺非獨爲世道喜亦爲維桑喜爲詩誼喜也廓爾兄父子忠孝贈恤必當首及而邪人尚猶其梓論王瞻泉一事弟謂瞻泉疏護李端大節表表於出脫楊李直糾何嘗不是曾與乾慶具言之年臺高誼遠古得於子一之口甚詳今入而主持清議涵雪孤忠此種邪議自無所容矣向歲承年臺枉顧正弟侍疾調七之時有失晤

賜餘堂集卷之六

辛

對及先慈見背滿伏草土兼之世局驚心風波滿眼交知問問一切闊疎乃承年臺記存榮食賁及筵几瓣香而外槩不敢當惟有中心叩戴而已佳刻并領以爲詞壇鴻寶

與許霞城

比來正氣漸壯久鬱稍抒向非聖志先定則卹錄環召停閣至今矣最快人意者在奉旨簡閱端黨諸疏此小人真正賊讎千古是非定案而若輩日夜刺心惟恐一發其覆故先倡爲不得已之說以解嘲及正論出而其說愧絀則又借題生端近疏中所謂風影爲對案荷帳爲葛藤同市井之白賴頗左右而言他眞確論也敝座師端別時意欲獨提此案爲主

而其他姑置不論可謂頂門一針今又得年兄入朝欲振風采領袖衆正倡朝陽之鳴射高牆之隼夫波羣陰匡扶泰運以佐聖天子中興之治弟盡手願望之矣

與門生牛鵬洲

同門諸君尚未有在言路者今得門下破此天荒欣藉曷可云喻臺中初上封事是一生根柢最宜慎重趨嚮欲端梓論欲確一或失之馴追無及特在界誼敢以相勗僕入山數年習嬾成性雖復廢之期已久而叩壑之癖難廖所幸衙門亦未以資序見惟不至提鼻相苦爾

答李懋明

賜餘堂集卷之六

辛

奉手教娓娓數百言洞中窠卻今時政日新業已施毒藥注大癰痛快無餘憾矣弟新鄉與北楊同類共迷得無阻天下自新之路而反爲小人樹黨乎泰卦三陰三陽不過曰內君子外小人而已至進而壯而史陽盛極矣則曰用罔曰告邑曰惕號其凜凜於倚伏消長之機如此竊謂決難之後邪氣已盡斷不宜復用攻毒之劑來教云前人之病局而太隘覆車不遠可謂寒心今日要將無大於明聖學定聖志使是非邪正炯然不爲宵小所蒙而百爾君子各辦實心幹實事將邊防國計吏治士風徹底整頓一切官爲寧慎無倖持之以寧靜養之以寬和小人苟非悍然無忌怙終稔惡者如有才

諸可用不妨開功名之路以散其黨第以君子用小人而無反爲小人用則既可消熙寧紹述之否刻又不爲建中靖國之調停宗社生靈實嘉賴之來教云君子小人之岐只在爭官修名之別痛哉言乎使君子盡不爭官則小人亦且內愧何至搶攘成風闔閭開陳使小人乘之而貽千載未有之禍哉今諸君子從猛火中煅煉一番死生關頭業已打過勘忍增益此天所以厚名世而開中興也頃得姚現老書憂深慮遠與鄙見不謀而合包荒明亡尚於中行不能無望於大君子矣特在道義布其狂率惟老公祖教之

與姚現聞

彭會堂集卷之六

壹

自虎邱別後時勢夢思正欲專价走臥而台教適至披讀再三憂深慮遠正不肖意中所欲商者台翁可謂先得此心之同矣新鄉誠善幻而能識先着與護局者不同別識調用已經處分而必逐之爲快則已甚矣來教平恕二字正今日補中益氣良劑弟謂學人通病在不自治而治人而當君子道長之時致戒尤甚易之丈曰不利即成而先之以告自也蓋唯恐君子疎於自治而小人得乘其暇也今草際已浹惕號此其時矣爲君子者急宜厚集同類精白一心以上報明主其前案已經抹殺者不必更提以滋多事而小人之庸人可倚騙策者不妨收之以散其黨此泰之九三所稱包荒朋

亡尚於中行者也吉州來書意主寬大欲不惜高爵以用小人之有才者第用小入如用毒藥稍不善用則反爲小人所用而禍隨之矣善乎司馬溫公之言凡小人之有才者必須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惟不爲已甚亦不爲調停於并包寬大之中而聖寓內陽外陰之意斯泰運可長保爾台翁以爲然乎方今講輕宏開作臺台翁一出以資啓沃令人越裝恐不宜幾第未審於令母舅同行抑有後先也如弟頗散成癖南中聞署正與郎性相宜俟秋家當圖小草但得簪下諸賢同心一德共濟太平而舊京散吏徇待於三山二水間受賜多矣

與文湛持

語

比來時事日快一日可謂太陽中天陰霾迅掃矣古來君子小人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勝常少即勝亦不知費幾氣力未有乾剛獨斷爲君子發憤而又神機密運爲君子苦心如今上者也有君如此何以圖報夫諸君子年來鬱勃欲舒之事幾幸萬一而不可得者主上既先爲之矣若夫國計邊防吏治士習此皆主上家事爲君子者可泄泄焉視其破壞不相與整頓以盡報塞乎比者平臺召對宵旰咨詢凡有心知莫不感動竊謂自今以後百爾君子各宜辦實心做實事靖共厥職始茲一人以和衷集氣類以推讓化爭端而至於小人

亦不必絕之太甚。鵲聲可恨。則用泰之包荒。以徵其黨。應服可畏。則用史之惕號。以杜其奸。此今日臣子仰報知遇之職分也。台翁以爲然乎。今海內正人。首推台翁爲領袖。講極橫經。正需欣沃。豈得久臥東山。以虛延佇耶。題裝有期。幸示以慰。歸園已得全卹。大足吐氣。子一來月。入都謝恩。并爲其兄請祠。至易名一事。獨景逸先生宜以學問爲重。且其死生之際。超然解脫。亦與蒙難者不同。諒當事者必有定議。也。蓼洲世建特祠。所豈逆祠遂爲五義士墓。眞千古快事。恨不令上疏者見之爾。

與錢牧齋

賜餘堂集卷之六

章

比來主上銳意有爲。屢行名對。以邊事切責大臣。人心赫然震動。而一時造膝之談。亦未見有確然石畫。能寬宵旰者。豈有若竟無臣乎。翁臺夙抱經綸。正膺帝簡。一出而啟沃聖心。動國是如姚崇之陳十事。司馬之進五規。蓋引領俟之矣。瑞筆盡落。爲鬼遂空。不意鄭清如許。迅速弟其間。識先著與護收局者。本末各自不同。而比類其逐將無已。甚似反不如調用處分之爲恰當也。翁臺以爲然乎。起田垣中。諸疏無一不當。六不平義正氣和足。爲萬世定論。此眞不負師承矣。廓園已得全卹。良慰忠魂。子一來月入都。上疏并爲其兄陳請。若得合祠。此千古盛事。易名大典。諒當事者自有定議。惟景逸

先生學問純粹。精微直接。程朱眞脈。死生之際。一絲不挂。匪夷所思。自非靜力堅定。何超然解脫。乃爾至涇陽。師首倡正學。繼往開來。而身後之諸命。未還千秋之俎豆。未定此吾黨之責。今得台翁入朝。爲二先生了此大事。吾道幸甚。

與牛繩洲

賜餘堂集卷之六

美

涇陽先生仲子僕。昔年讀書涇里。受教最深。先師自吏部歸田。首倡正學。獨得濂洛眞傳。所刻商語。削記字字全備也。鄒南老當事時。曾具疏請。益下部未覆。自邪黨猖披。爲石三畏疏論。至被追奪。今公道大明。羣賢皆得昭雪。孝廉蒞闕。自陳一爲請。給恩綸。一爲請。賜贈。益僕愈易名大典。主持在大老。會議在公評。如先師忤權抗節。明道淑人。此眞理學名臣足。以表儀一代。今總憲曹眞字先生。海內清議所宗也。門下就而質焉。必先獲我心者矣。得借重大疏。爲一昭揭。或并鄒南老高景老並列三大儒。以請何如。

與顧起田



自年兄拜官項國昌言正論嶽嶽朝端而六不平疏直抒忠憤尤稱千古是非定案此非向來靜觀道眼清徹安能一出而主持清議作世道砥柱哉比者國是昭揭邪黨離披可謂太陽中天靈暗頓掃矣但大難腐潰之後必須十分培養使正氣充盈而後邪氣無所乘而入今海內名碩未盡登庸伏莽大奸尚思伺釁秦丈二卦皆陽長陰消之時而一曰彙征一曰惕號蓋惟恐君子之交不集而小人乘其間也宋之諸君子不明此義始而洛蜀分岐既而調停互混卒於小人用盡而君子一空譬之一家之中主伯亞旅不能同心無侮而反招納奸盜爲解紛釋怨之計適授之柄而厚其毒耳故元祐變而爲紹述者在君子防小人太疏而特論者謂爲甚所激此矮人觀場非實事也今端緒紅本在御前者尚未見處豈欲占下已容待其引退耶內訌在邇所關消長最爲喫緊弟以此番事體與往者不同若拘定舊額恐澄汰未必盡清而以考功法律之亦不足明正端子之罪似不如筆定題目竟底一清爲明白痛快也年兄以爲然否詔獄諸賢其慘中之慘已被年兄大疏昭雪足樹負冤於九原矣獨高景老得正而斃生死之際超然解脫匪夷所思讀遺表及所刻說語書揭一生功夫真無時不學無事不學其涵養之粹學脈之正在晦翁明道伊川先生之間易名大典恐不宜以名

節掩其學問弟曾已言之令師牧老若得同志共申此議與涇陽先生並列以請特諡此斯道之幸也

與沈炎洲同年

猶記壬戌之春與年臺聚首都門距今凡七年而中間離合死生之感說不能盡惟有客壁太息蘇蘇賁涕而已天祚國家爲生竟舛禍龍麗賜雲霧消披而剝落未盡之碩果復得回微陽而覩白日初聞年臺環召還朝在吽欲舞已見持平一疏發行忠憤不覺植髮拊膺悲感交集年來爲諸君訟冤者大都請贈蔭請祭壘而當事亦僅借之以弭衆口此何異殺人者不問抵命而多給金錢爲了局計仁人孝子其甘之乎自大疏出而諸君子九原稱快諸君子世世子孫稱快凡宇宙間血性男子亦無不稱快乃奉旨會議尚檣部覆而王心一卹典近復中格豈爲諸兇護局者猶持和平寬大之論耶大疏謂仇人相見自是眼明誠然誠然弟諸家子弟恐不必盡得根株且衆喙爭鳴葛藤易起弟謂當日原疏供狀具在婦人殺人實繁有徒有不止於大疏所臚列者若據此定案以命抵命報施甚平處分甚易較之旁觀之風聞究對之爭執似更爲明白直徹親年姪已入都門其疏中情事淋漓痛切亦與年臺指相合至長公殉父大節並祠可得侑旨否當處煢燾天時一時承望風旨破格推殘者大疏之外正自

不少然其間亦有砥柱狂瀾獻施保護者如延平兄之調停民變曾一雲兄之力抗官旂敝邑令林先春之山指官帑吳下諸賢與廓園兄之家得免追呼鼎鑊之苦者皆其力也使郡邑盡如黃州江陰諸賢寧有喉類哉至於此番內計一切獻靖助逆者原在考功常法之外若如唐肅宗以六等治罪分別輕重另榜朝堂以示人臣二心之戒亦清朝快事也弟承乏南署殊覺開通又得文鏡藉陳益吾曾大雲臧止菴王中初李廣賓諸君子朝夕過從更承令兄愛懷年丈推愛綢繆濃至此亦一時聲氣之樂也

上錢老師

賜餘堂集卷之六

五

恭惟老師稱一个臣爲天下宰濬泊寧靜風聲久重於築巖正大直方勛業聿隆於人洛自升入南中竊聞士論無不頌老師力持國是愛惜人才有謂凡調旨愜人心皆出華亭相君者有因今日相業而益知向來之遵晦密藏者精誠鼓動不戒以孚升聞之不覺手額忤舞五體欲狂而至於門風清慈閭閻懷仁所得於接壤之流傳者則兩世兄克承庭訓不愧范家忠宣尤爲老師處世德於無疆下福澤於方至也比閱邸報知王上名對屢行屬精圖治而情習難除奉行不速似有獨憂社稷之意宋李忠定謂高宗曰人主在進賢退不肖不然雖衡石程書無益也升妄意今日意務全在知人用

人莫若慎選六曹之長官而文武二途尤爲弊繁絕苞苴之路嚴舉主之法重督撫之選行久任之規大破情面徹底澄清君相一德閭部同心亦何事不可爲而直爲此舉舉也至於目前計典乃消長大關凡媚瑯助逆之徒似宜徹肅肅宗時以六等治罪另榜朝堂不宜混入考功法中所謂明其爲賊賊乃可服亦以立臣子防閑留忠孝種子惟老師教之魏廓園父子忠孝仰藉主持已奉明旨非獨魏氏九原之感實天下萬世所共快也南署開寂正愜素心且先輩流風老師模範儼然在焉惟有奉爲步趨是訓是行而已

與李懋明司馬

賜餘堂集卷之六

五

晤胡蝶山公祖聞前驛將過敝省顯侯紫氣久之及得陞兒報知履聲入朝樞庭正席不勝手額願以祖臺神識洞徹別羣流局度包荒含茹萬有海內喁喁以望鼎司而絕均猶需後命豈封疆事棘暫借折衝之畧耶方今東西交訌兵食兩誦至尊宵旰拊髀興思蠱壞已深極重難逃竊意救弊者必窮其源更化者請循其本自非幾樞大臣慎簡乃徐絕憤帥之門開異才之路令督撫將帥各換肺腑而徒欲以尺一之令勾稽於虛實多寡之間恐積弊未除他變復出寧遠之事見其端矣至於君子小人從來難定乃至今日而小人自定之何者小人能指君子爲小人不能以忤瑯受稱者爲小

人也能指小人爲君子不能以助逆頌瑞者爲君子也其  
天之巧於簸弄小人而深於成就君子也今番計典實數十  
年邪正結局以不肯愚見似宜奉定主腦將上書頌德明犯  
無將者陷人投人以求婚者建祠撰文者過祠拜跪者議列  
爵賜券者銜緣與變職驛秩者一如唐乾元以六等治罪  
榜示朝堂不混入考功法中以爲萬世亂賊之戒此亦明白  
直截寬平正大之論也前者台論小人有才不妨大用此必  
大豪傑具十二分膽者能之然嘗思驍兇正卯亦何嘗無才  
第其才斷不爲君子用而反與君子角故聖人必誅之而不  
以聽耳盧毓有言才所以爲善也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  
材器中器也王文成亦云但使此心既良其才自爲吾用古  
今人才不甚相遠且有過於古人者只是心術不同事業遂  
霄壤耳愚謂世道大患在調停君子大病在護短既經一番  
痛割深雖又有一番動心忍性史稱自邑壯戒用罔顧化功  
名爲道德無認富貴爲功名百爾君子先獲我心特在道義  
布其狂率以補前札所未盡惟祖臺教之不肯以冬初抵留  
署此中閒寂殊慙素懷且聲氣之交儘不落窠臼司成文錢  
菴臺長陳益吾部曹王中初曾霖寰李廣霞皆稱吳味而兵  
垣錢抱拙識力超然尤敵鄉挺出之傑此皆祖臺題才錄中  
人物也

賜餘堂集卷之六

聖

與倪鴻寶

憶壬戌之歲得從館下復接光塵嗣後不肖蒲伏慈慮遙欽  
風問客秋讀江右錄文墨塊正氣倍切心儀今春逆黨護局  
壁壘甚堅忽得大疏拔其幟幟政如九里黑霧披以風速千  
年暗室燭以龍燭而一時魑魅罔兩辟易奪魄遂使鈞機快  
破世道斬新中興名臣台臺其嚆矢矣不肖嘗謂吾鄉先結  
夙爲海內冠冕不知何自分爲浙版遂與理學名節相齟齬  
植流傳詬病日甚今得台臺一灑雪之自此反邪歸正合異  
爲同以復平康正直之路豈惟世道之幸亦錢塘天目之光  
也不肖承乏兩中聊以藏拙惟從邸報知聖明天縱名碩畢  
登輶作數日喜太平之業釐上君子耕之炊之而閒著生食  
其福亦大便秘計已

賜餘堂集卷之六

聖

復二弟

報代人來知弟已於閏秋入滇受事遠懷得慰此地雖越在  
天表而風土洵美無異江南何必以道遠介介耶近見鎮按  
撫局善後疏云普福達母子遵禁守諭墮城毀禁退還原占  
田地且有銃馬盛甲之獻阿迷一州已復漢官威儀則此復  
治以不治便可相安於無事矣以諸葛公之才而其治西南  
夷也不過曰夷漢歲安而已歲之一字正是御夷妙理前所  
寄張江陵諸牘皆是物也惟沙如玉所忌獨沙如圻如圻號

勇絕倫可以制玉近爲烏氏所斃沙普既合戎心可虞總之  
漢過不先結以恩信靡以約束區區孤雛可折筵使也所懸  
懸者病體初復全要葆攝精神調治藥餌無爲無益之思無  
害瑣屑之務顧養天和永接福祿是白首兄弟所屬祠而求  
有爾衛靈隨侍不可無姪輩寄到札子卽轉寄彥林姪趣其  
趨侍矣

賜餘堂集卷之七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五世孫

瀨編校

次續二

答祁虎子

治臺學術得自家傳經濟由於夙儲每從大疏窺見一斑言  
言憂瘼救時之石畫也心儀神往非一日矣生在南中特聞  
衛斧所車風采震動卽有表章正學之舉賈生有言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  
於遷延期會而不大體台臺此舉關係世道人心非淺淺

賜餘堂集卷之七

徐兵使大指謂憤民與亂民不同不治豪奴無以平憤怒  
不治亂民無以肅紀綱而台臺先得我心所同然矣昔張昭  
陳之平浙變也先亂民而後亂兵今台臺之定宜變也先豪  
奴而後立禁古今豪傑作手只在先後者爾至末謂亂民自  
有罪不因豪奴而掩亂民之罪豪奴終當禁不因亂民而寬  
豪奴之禁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敬服敬服

答鄭撫潛菴

讀手教娓娓數百言道義至愛溢於楮墨具感彈冠之誼年  
來政尚申韓如用人承氣湯以爲續命之膏誠救時爲論不

肖謂申韓卽刻礪少恩而實必當功罰必當罪亦足收一時  
捷效今正恐借申韓之術行愛憎之私未能攻邪徒傷元氣  
爾秦晉流寇蔓延貴省大河以北勢如燎原會勦則脅從可  
憐招撫則安集無策門下感周桑梓必有成畫於胸中幸一  
教之樂補之報願俟已久何尚遲遲其出敝門生馮弓聞放  
事具在也何時命駕得侍同朝望之望之令親衆大老起居  
何似當四方多事之日而使韓范開置林中斷送日月可嘆  
也幸致嚮往

答祁虎子

幸識龍光猷猷玉府民瘼吏弊洞晰秋毫方今功令日嚴談  
及撫字便爲不識時宜安得仁人之言而稱之細讀潛菴大  
揭一腔惻怛淋漓滿楮而末言徵兌之法則熊璽老令長興  
時所行者至今便之糧長收糧入倉一如收銀之法尤爲無  
弊弟恐一人而董一區之糧人情憚於獨勞難於感始耳凡  
立法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如此法有全利無少害倘得  
允行台丈所以造吳者不減周文襄之平賦矣近聞吳民將  
有叩關借寇之議此繡斧從來未有勝事但中朝乏人吾鄉  
尤爲落落顛望逗朝左提右挈私心尤切切爾

賜餘堂集卷之七

二

答楊總漕昆本

捧教練兵借餉真固圍弭亂石畫可勝敬仰憶不肖十年前

過徐詢知寧伍卑弱與當事者言此形勢要害之地而城上不宿重兵何以控制南北因循至今日灾民遍野流寇震鄰蓄艾微桑時不容緩而翁憂乘此流離挑選精壯土著以充寧伍寓勞來於招募藏消弭於簡練卽遣買復生無以易此矣乃不肖更有請者中都屬邑比屋逃亡地皆甌脫詢之土人云業戶逃則累戶頭逃則累里長里長逃則以積荒賄稅攤派於熟戶而無民不窮矣其逃亡者有司非不下令招徠而牛種無資追呼迭集相戒裹足寧轉溝壑而死耳嗟乎此聖祖湯沐之地三百年來生聚休養之民而一旦流離殫尾至此哉聞鹽減雖陽荒稂尤劇鹽鹽遺稅至十餘鹽

賜餘堂集卷之十

三

與總河劉半舫

弟於季冬就道歲暮抵徐意欲取途濟上與年翁一敘闊懷而郵人以爲非便求由縮地但切翹瞻弟駐徐四日見滄桑變換城無居人怪而問之土人云城中舊有支河以洩積水歲久淤塞一遇雨潦平陸成渠以此裹足不入惟緣岸蓋茅寧爲風波之民今河身猶存不難濬也以叩署州事徐二府亦力言宜濬弟不晰河事靡委而弟據此中輿論則濬河洩

水宜容民畜衆之永利也獨約一呈奉覽一爲徐民請命安爲年翁道福爾徐二府老成詳練留心民瘼暑事未幾頌聲載道又淮安管河姚同知青年明敏卽以河事瞭然指掌并奉聞以爲年翁荒度之功

徐太守來書

河伯不但漕道爲梗蓋自加河開後見目前者遂置黃流於度外惟以節省爲名冀旦夕遷去而河事因而大壞年翁上著若水太智不爭因勢利導學子宜房何難庠黉昨聆雷鐘海濶濶勢高下利害甚顯以爲治決必先治淤治淤必從邳

賜餘堂集卷之十

四

邳歸位一帶南高於城北窪於沿河身日高河性就下將來隱憂更有甚於運事者不大費不能大省不一勢不能永遏明主可與忠言必年翁上疏疾呼力請而後廟議可從勞贊茂也

與陳益吾

客冬承老年丈手教拳拳以善下相勗道義至愛中心藏之二月朔日始入直辦事隨兩公有南宮之役弟未能操刀遠代匠斷幸所條旨輒報可得香山同心每事劑以寬厚卽向所疑爲鱗甲者亦非深阻難測大約露才好語喜爲刻核以逢時趨而弟一以瀟灑處之今共事亦無形迹此皆老年丈

指示弟所奉爲周行者也事東老之轉差快人意安得使南中二三君子聯驥接軫而入春明共圖平治之業乎

答南司農鄧玄恭

去冬奉別遂隔光儀一入長安邈焉聞問昨讀大疏兼捧大教具知翁臺爲留京百姓籲天請命之意此事不肖年來所稔悉卽向僚長訟言之條旨下部及覆奏遂蒙俞允爲手額稱慶聖明軫念民瘼痼痼乃身如此要亦翁臺一段精誠所感動也至蕪稅歸并不肖適從邵主事虧額疏及之而朝上奏祗疾於轉圜自此豐邑之民得被堯舜之澤而不肖適逢亦可少慰并州一念不至冀山空回矣害馬旣去生理初回嗅休而安養之惟翁臺是賴近聞爲流寇奔突選募張皇恐根本重地不宜輕動也

答陳總督玉鉉

自流寇燎原蔓延五省年臺特奉簡命錄延入鄧驅馳數千里督師撙勦斬獲無數遂使楚寇蕩平可謂勞苦功高矣及入陝之後卽解散一萬三子餘衆且票發牌遣曲中機宜益用欣劇乃頃者秦中諸公復有全秦萬分危急之疏豈前解散者未盡苟從歟抑經過地方奉行不善歟竊聞盜賊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其弊有二曰招降曰窮治蓋盜賊之起必有巢穴而難制者爲之巢穴若招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負罪

賜徐堂集卷之七

五

賜徐堂集卷之七

六

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僥倖下氣以甘饑餓之辱孰若剽擄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則是誘民爲亂者招降之說也盜魁既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復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自知其不免也則將曰與其束手而受斃孰若逃竄以求生則是驅民爲亂者窮治之說也惟鐵厥渠魁苟從罔治兩言最得彈亂之術今屢旨中所謂勦散正是此意年臺與督撫諸公定計而力行之以結累年不了之局勒名景鍾在是役矣幸附諸誼不勝翫望弟自入直來四方公揭而外不納一書而於年臺不敢引嫌者實歡效款款之愚備幕府運籌之萬一爾至發緘得別刺驚視却走青陸宜公不受方鎮鞭靴本朝

答李懋明

不肖自仲春赴闕入直已歷三時自惟被茲殊遇矢欲精白靖共圖報萬一而力綿識淺無補涓埃正所謂鮑老當延轉覺舞袖郎當爾承教須於紀綱風俗處著力內責臺憲外責撫按以張四維真枚時薦論愚謂今天下大患在縉紳廉恥少士干學術壞欲勵廉恥當獎清恬欲正學術在嚴師範前月召對亦曾以入告而益益慨然於公臺之先得我心也安得天開平治俾公臺出爲中朝士大夫作一榜樣而不肖亦

藉有將伯之助乎念之但有莞結因敝邑新令公南還附候起居并謝德愛令公壽宇虛懷望而占爲福星且特有高門政譜在甘棠餘蔭正未艾也

### 與陳省公

別來踰歲聞問杳然想先生道履益勝頗轉而丹墮變而方骨易而飄飄遐舉矣不肖自仲春入直夙夜靡遑近爲宣大羽書旁午率漏下三鼓方得抵寓未及濃睡而寢晨已趣入矣回思兩年南中閒適之樂真是神仙何可復得然亦頗得向來靜觀之力受事以來必誠必直惟公惟平未嘗接一私書收一私餽交一私人以是上頗見知於明主下亦見信於

### 賜餘堂集卷之七

七

寮友憊日釋擔而歸故我面目相對無愧則恃有先生臨別教言在爾流寇復入秦隴預將陷城勦不成勦撫不成撫未知何時結局邊陲復享清寧之樂也端遣小伶南還奉候起居一片將意大官常祿亦欲與三十年故人共分之耳小兒在家每貽書勉以寧靜欲其不見要人不談朝事不落近日名士氣習幸在門牆望時以德言誨之

### 與鄭玄敬

公臺爲海內山斗而迴翔舊都而不肖素叨德愛殊愧彈結之誼然兩中多賢業已入奏頃者清執之褒簡在帝心旦晚間其將有大界乎不肖人直數月碌碌因人惟是消長開懷頗

費苦心竊意氣類聯屬在精神不在形迹不知者輒相疑阻東南游客又捏成一種誇張變幻之說獲弄其間不風而波眞可怪嘆流水止於陶史所特知我心者有公臺及益吾在爾因敝通家領主政赴任之便附訊起居主政乃端文先生次子不肯青年負笈遠里與主政爲筆研石交今屬在下風以大賢爲皈依實通家之至幸也

### 復龍門叔

遽得叔手書及細釋勦寇諸方畧抑何知人之明料事之審思微眼亮動中肯綮至此也乃如山中之靜觀勝於當局多矣方畧中如滅賊以淨盡爲期不許零報功殺及自相擒斬

### 賜餘堂集卷之七

八

開其歸路設立野營襄糧爭利姪卽於擬票中請旨皆蒙賜允次第施行有聞必告非敢掠美也小人影附君子君子雖近小人至哉斯言姪謂盛世有是非衰世有愛憎今皆無之雖仇必舉大義滅親此真是非也一飯必離厓毗必報此眞憎愛也若望氣占風呼朋引類隨衆附和衆口雷同卽愛憎根因了不可得況是非乎大學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姪請轉一語曰好人所好惡人所惡是謂拂己之性舉似以發一噓問像爲舊工垣大相水火不終日而吳門香山被旨俱逐姪處此眞千難萬難無可告語今惟急急斂袖身一着而已峯陽之禍種毒已久而猝發於一旦有迅雷



不及掩之勢其間機發難言難言所謂六州鐵騎不成錯然吳中月旦亦無爲此兄訟冤者此大不可解也起廢事兩奉旨下部速議目下東山將開列得罪緣絲以請至於年力才品決當公同推核爲明主忠言而此老平時既無底蘊臨事又少瞻容且同朝嫌隙已開各思引避誰與共襄盛舉所恃聖明必無反汗石齋元孺念生已見端倪雲上於天西郊之雨定自有日也光祿勳無骨人也長安中與之者甚多而長垣尤甚南樑之推出自面簡然擢子甚重行時聞殊忙亂且姑俟之

與徐考功

賜餘堂集卷之六

九

榮推命下喜動符字目下料理計事正慎密訪諮之時故知門下胸中鑑衡早已審定僕謂黜幽大典惟公惟平乃能服人若參一私心執一偏見則此時瞻重之端即將來翻局之漸古人謂我心如秤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改爲門下誦之昔年南州公堂計聲色不動而去一同事之大貪至今雖爲美談今又得門下後先媿休爲計請盛事此世道之幸非獨梓里知交之光寵也

答河南巡撫陳益吾

自節下建旆以來未嘗通一字於左右者以軍書旁午不欲騷擾紆籌爾屢見翁兄報捷疏具知執訊獲醜漸有次第而

近日寇雠太和賊夥分台之勢及調遣分布輕重緩急機宜大疏中已有成竹且總理源陽之捷軍聲大振今與翁兄前後夾擊力而殲諸原此其特矣憶弟往歲出門時曾以寇警卜之詹尹得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今賊踪踰豫境至再至三面適當翁兄行師順動之日與蓋簪之占若相符昇磨磨鼻作露布不出旦晚然則干戈戎馬正豪傑所蘇見其文武允宜之才而前之位置翁兄者卽謂之真相知可矣至弟年來心事斗墨難罄人情如茹荼蜜味如嚼蠟調劑無術抽身未能向承手教云真有意人才世道者不必我先見其心弟惟奉爲司南仰對古人俯俟來世而已蓄積許久才得吐其百一至於別東驚不放觀豈所謂君不知故人耶附還記室諸惟努力懸建以慰牽牽

又

從來勦寇之法不出殲渠脅脅四字然欲分別渠脅處分布置亦大難向來所報賊魁綽號不知其幾大率皆八寸四分帽子耳卽渠魁姓名籍貫不可得何從知其要領設法出奇乎古人用兵未有不以少擊衆者以爾朱兆之才止可將三千過此卽亂今動須數萬何韓淮陰之多也又古人多因間於敵使其自相疑忌以彼散其衆散在史冊難更僕數前擬票中有自相擒斬以開自拔之路業已奉旨而未見有行之

者豈懲舊習誤困因噬廢食乎哉。正不知分別處分之法誤在不善撫爾更有當豫商者。梁魁職安。勢從散矣。而所散之黨安插何所。衣食何出。拊循安哉。之法何經營之。橫流之水必有歸壑。方能消歇。若不收拾得法。仍縱橫流漫耳。此亦翁兄與總理公宜滿盤打算以結此局也。近來政地與封疆之臣絕無往來商榷。蓋亦有鑒前車。冀無後咎。餘貴耳弟侍翁兄道義肝膽之愛。責其幹言。倘有一得足衛幕府勝算。望采而行之。諒切同舟不覺娓娓。

### 與一弟

朝廷以吏治貪殘臣工蒙飾欲兼聽旁收察知四方利弊於

賜餘堂集卷之七

上

是難流游棍官得伏禍上書朝進封事夕奉俞旨。鉅蠹如有停駁即被切責。長安縉紳人人自危。又是一番世界矣。武舉陳啓新號門三日上萬言書痛言縉紳之貪以爲國家之財不在官不在民而在進賢之私橐。至請罷科目。幸廉蔣推知考選奉旨直言可嘉。特授吏科給事中。已到任交事矣。此途一開。將來聞風而至者。思口舌得官何所。底止身在多懼之地。日思抽身早退。而苦未易得。然必不能終一年淹矣。至於撫馭事宜。累書已盡。惟百凡安靜不擾是。囑長安功令森嚴。公差萬里跋涉。以後郵筒輕裝爲便。于忠肅詩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闖闔話短長。併爲誦之。大姪何時東還。

若留之衙舍一以侍養代勞一以專精學業亦兩便也

### 與錢牧齋

不肖自去春奉啓後爲此事繫懷者經年不意草草了局竟成虛願。應是機候未到。尚須天定耳。不肖在直二載。種種心事。惟宮庶知之。向承益老手教云。實欲有爲於天下者。不可使人先見其迹。真有意於人才世道者。亦不必我先見其心。不肖謹書諸紳以是未嘗開口語人。卽聲氣不無猜阻。亦以知罪聽之。而老先生乃於語言形跡之外。獨垂鑒亮。仲翔謂海內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不肖得見知於老先生。足千古矣。尚何言哉。惟是地如履虎。味如茹荼。而政體事機又如江河。

賜餘堂集卷之七

上

應不可迴。磐石之不可轉。惟有急流勇退。庶可不失晚香。若大教所云雲蒸雨霑。海內丕變。終不免慙負厚期矣。貴門生張玉老跋涉風濤。戎馬備嘗勞苦。頃者江浦解圍。尤稱保障。偉績長安。絕無異論。不知何所聞而此中賢士大夫。橫眉過慮。如此不肖。曾叩之宋令申云。惟兵都似有嫌。嫌其意亦可想見。此外別無他聞。至益老驅馳行間。屢報斬獲。不肖日夜望其克成大功。其中委曲。宮庶尤悉。叨在政地。封疆賢撫。凡可維護。真如頭目。隨之是愛。又鄰見義在場。大有聲績。已爲誦言於諸公間。冲宇此來。殊出意外。今見所見而去。爲之廢然。自此不復作妄想矣。起田處不及另啓。併望道意。

與劉念慈

聖學不明舉世不知義利之辨久矣讀老先生大疏卽破家  
徇國亦利等語與足針砭沉痾故沃聖心爲蒼溟羽翼非獨  
切劘貴近已也愧服愧服不肯近爲李進一事具疏執爭有  
力止不宜頻責者不肯答云出自血誠不容中過卽犯寔怒  
亦所甘心今已奉旨切責惟認罪以聽譴斥而已

答徐處求

僕宦情久淡適見橫議披猖國是日亂叨在輔弼義難將順  
連上二疏忤旨切責遂引疾乞休蒙恩允放雖兩年碌碌幾  
同伴食而黃花晚香不至墮落異時青史幸不與鄙夫同傳

賜俞堂集卷之七

三

爲知已辱從此一邱一壑長爲我有不復有意人間世矣門  
下榮命纔下貧不酬勞當事前言畢竟不爽欲蓋彌章可發  
一笑目下長安光景未卜稅駕南園雖冷焉知非塞翁之失  
馬耶錢職方事遂不可解已奉旨議處得手教始悉借題洩  
憤根絲無惑乎不能釋憾也僕去國之身無從愛助適相知  
宋兵垣過存以台札示之囑其護持職方以爲其日典芭緩  
急之地未知能濟事否也又趙無咎兄直糾撫寧一案至今  
未結當事者謂不擬罪不能了局僕向吾鄉朱少司寇力爭  
之以爲當得何罪臨行時獨此一念芥蒂貽書朱廣老起其  
速結雖我躬不閱不足重輕而三代直道自有所不容已也

答唐宜之

不肯方子告放歸匆匆束裝而芳訊適至前來枚裏幾饑荒  
情狀一字一淚至不忍竟今日之患不在邊疆而在流寇併  
不在流寇而在人心乃督撫諸公諱言解散日請兵請餉以  
盡寇爲務恐寇必不能盡而民胥化而爲寇大亂之形將自  
此始不肯憂心悵悵連上二疏實由血誠辭制疏中三致意  
爲去國之人已矣無能爲矣至仁兄憫世悲心濟時大用正  
當以方州相處展其驥足若賂道人欲爲救饑計暫時曳裾  
王門以待拔擢亦並行不悖併屬相知爲地矣疏藁一通奉  
覽

賜俞堂集卷之七

南

答程起田

弟觸暑雨還舟行七十餘日毒熱薰灼波浪拍浮險阻艱虞  
無不備嘗及抵舍病體支離日事藥物未嘗出見一客惟是  
二三知己時時往來於懷渴思搢笑一吐胸臆茲承年翁不  
我遐遺以手札見訊迴環捧讀若深亮弟之所處而曲爲解  
嘲者且慚且感弟迂拙人也直時竊慕李文靖薦士不令  
人知謂恩若歸已怨將誰歸以爲密勿之臣獲上信友道當  
如是故不見不聞之地維持調護未嘗敢以告人而長安諸  
公未免以形跡落落爲疑讒謔之口百端蹂弄然弟終我且  
我法不能效喜鵲兒行徑也去歲秋冬間物情愈激毒手愈

辣達迎愈固天聽愈高弟自度萬無可爲遂決意求去微罪  
蒙放正慙本懷所聊自慰者不滿一考不轉一階不乞一廛  
不叨一銀幣去國禮教與王山陰若合符節則弟於進退大  
閑自幸無隔而朝廷所以待弟亦不薄矣至衆正未盡登華  
措未盡協邊腹未盡清寧人民未盡安阜種種皆負國罪案  
寶山空回惟有慙恨而已

### 與賀對揚

弟南還道中復聞老年翁官廡之報爲舉手加額雀躍不已  
此九廟神靈膺我聖明而爲天下得人也夫有堯舜之君必  
有皋夔之臣年翁之爲皋夔也幽獨盟之朝野信之卽兒童

### 賜徐堂集卷之七

幸

婦女與墓走卒莫不知之此番特簡正所謂大夫國人皆曰  
賢察焉而後用者從此陳謨納誨引道志仁以致明主於助  
華之上千秋相業卽茶陵江陵不足爲年翁數矣至弟碌碌  
兩載了無建豎僅引泣自裁奉身而退以成辟支小果可勝  
慚負特年翁將來大業傳之史冊謂丙辰榜中得一名相弟  
亦與有榮施焉敬因奏謝之役詣勒申賀不盡題企

### 答南大司馬范質公

伏審翁臺人倫漢鏡社稷下城抒文武之壯猷資慶京於磐  
石生卽未嘗復接光塵而執鞭之願匪朝伊夕矣憶江北寇  
警時敏親徐璽卿書來具述翁臺調遣方畧與將士敵愾死

劉感刻

### 賜徐堂集卷之七

幸

### 與陳幾亭

小力回奉親翁手書訊知近祉爲慰又聞入關取士皆名流  
奇才更可爲國家樹人慶也弟比來苦病強半偃臥不復聞  
戶外事一切桑梓利弊無從知其詳惟鄉兵一事里中殊苦  
其擾適守道下領因而及之道尊亦虛懷采納已罷鄉兵復  
民壯矣至社倉古來良法必須講求處置行之始有利無弊  
今不知將糴穀以備賑乎抑助銀以待糴乎糴穀必須建倉  
建倉必須募役是多一常平添數斗級也若助銀待糴無推  
陳致新之勞無興作看守之擾似乎甚便而此銀輸之公帑

保無耗蠹否仍歸各戶能有生息否卽生息而積累合算一時取用能如數應手否作事謀始不嫌周詳親翁垂注維桑意甚真懇望有以教之弟雖衰病不敢不勉以副雅念也今歲秋成二十年來所未有應是歲星在吳分爾弟聞巡漕檄下有催船民運之說果爾江南事不可知矣奈何奈何棟兒來卻仰仗卯翼不淺此兒饒有資性而於學問本領文章義味實未會夢見其篤信親翁不減七十子望教誨而玉成之

與門生劉達玄

恭喜閣下運應昌期才字帝簡沙堤新築海宇騰歡會謂救時大業當屬西川行將與楊文忠趙文肅兩公後先媲美卽

影餘堂集卷之七

七

勝言憶僕在直時外廷以桑梓見疑而僕又難顯自表繼以示同異默調劑冷煖自知及乎擢激勢成奔姪無術僕意圖抽身寧冒微罪而去用心良亦苦矣今閣下夙爲羣情信賴而共事又皆同心同德之侶猜疑無隙謀斷和成較之僕所遇會難易更別自此內外和衷開誠廣益以佐太平之業僕惟從田野閒領手歌舞以樂餘生而已遙觀敝家夏進士謁選之便勒布謝悰進士才名滿天下諒閣下所稔知至其聲氣應求東南諸君子推爲領袖閣下進而與之品騰入才其能爲李贊皇之裴垫無疑也

與賀對揚

泰道日開陽和四布編惟年翁老先生誕膺帝眷選集天庥瞻仰台垣六符燦爛易勝欣慰弟伏處葦蕕不復知長安變態忽聞有悠悠之口求多於年翁者且疑且影實內端猶有耳乃不知有社稷臣耶弟嘗嘆密勿之地不獨多懼兼易叢疑不聞不見有難陽以自明者影響揣摩何所不至昔人謂作相須吸三斗醖醋近來前輩上比於窮人無告非親歷其地不能深知此種苦味惟有一等昧心說謊之人巧爲市恩陰爲嫁怨而無眼無識者亦遂爲其所愚至死不悟然誠爲巧拙不能相爲所謂輪樞分定鳬鵠難移也吾輩亦就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安而已偶感舉似以發一嘆

影餘堂集卷之七

八

與劉達玄

相知自北還道及近事極推服閣下以爲胸中豈盡傑出一時將來匡定屬鉅手此其言非漫然者僕聞之不勝欣仰貴鄉流寇消息何似想閣下痛心桑梓倍爲繫懷彼中督撫既縱之出復任其入乎僕嘗謂用兵全在機畧古之成大功者不出帷幄而敵人之隱謀陰事皆從調劑得之以故設間出奇鬼起鶴落今所推邊材能將將者不過曰能戴小帽穿箭衣騎馬尾與士卒同食蟲糧已爾如是則與老兵何異而亦安用高牙大纛虎鈴豹舄爲也賊勢猖獗邊疆破壞皆繇

於此僕憶在直時曾與同事屢言之今又復三年前言益驗如此誠賊恐未有期如何如何春仲東官出講大典雖開舊臣疏賀正欲一詢故事而適聞在籍諸老疏皆已至則僕爲後時矣特此齋奏先具墓奉覽諸惟崇照不盡

### 復質對揚

客春因樸兒入都奉有小故未幾忽得年翁老先生去國之報弟不勝驚嘆以年翁誠心健行不愧屋漏凡有血氣所共感孚而猶不免於今之世豈忠信可行蠻貊中字能格豚魚徒虛語耶辰榜三人後先登庸乃弟碌碌兩載一去解嘲文穆兄大用力來漁焉長逝所望致君竟舜俾皇業相業彪炳

### 賜餘堂集卷之七

九

未松獨年翁爾詎意泰岳霖雨曾不崇朝而膏澤猶屯神功忽歛抑何蒼生無福至此耶嗣後江右又復抽身官家別用一番人開首次覬覬甚且攘臂闢堂無復國體亦三百年政地一變局也弟妄謂世道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靜則治動則亂故先王必謹守成法無或紛更以顛天下之心今自綸菲庶府以至海內士民無處不驚凌無人不跳躍動已極矣而望內順外寧伏戎珍寇其可得乎昔論出處之際不失光明可行可藏何加何損但願天下太平長爲耕田鑿井之逸民未知有此福分否爾

### 與瞿起用

年來日望年翁還南之信幾欲眼穿及樸兒歸始悉近狀比

得報爲舉手加額頌聖主神明世道猶留碩果也追憶客春發難時黑風蔽天便欲飄飄墮羅刹今雲開日霽大力羣魔俱

已形銷影滅而綠樹青山依然無恙天定勝人豈虛語耶益吾石門諸君子急難之誼真同披髮纓冠今與年翁相對勞

苦當必有且悲且喜且歌且泣者惟弟衰病久廢未復趨候一吐積愆爲耿耿爾竊想東臯泉石不失舊觀主人杖履重

遊正堪作忘世想一切冤對直須以平等空之盡宿業難逃來因莫作此受用安樂法門白香山不云乎髮斷絛上肯輝

游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聊老日一彈指頃報恩懺散

爲年翁誦之

賜餘堂集卷之七

三

### 與蔡正庵

知旌麾榮發不獲握別萍踪聚散不勝黯然昨得北來一信乃南直任直指宋兵使家郵中來者云濟南破後兵分二支一從滄州往北取道出口一從青萊往登想是覓船渡海其信似的則東省會城當虛無人矣兵燹之餘綢繆綬輯正難措手開濟城之破縣城中潰亂乘之而入自古未有入心不固而能城守者若官府與吏民合精神大家與細民合并力協心隨機應禦即數萬強敵亦何能爲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正須門下叱馭而前使東土子黎快瞻福曜爾

與陳幾亭

奉別以來忽歷三夏屈指台旌已抵閩門此時想朝見矣條陳邊計者章滿公車自增兵措餉外未有言及用人者獨熊銓部一疏頗得要領而謂用人之法使人自言其才恐非通論我輩則克夫子自道則可准陰即多多益善不遇漢高蕭相亦必不肯移口向人今世無具眼若聽人自言則騙官之徒人人自以爲大將遠則鄧京近則申甫可爲股鑒親翁留意人才久矣矣袋中有可入告以慰捐俸之思者乎家鄉薪米翔貴蝗蝻自北漸入吳淞大爲可憂至漕兌一事獨吾邑晏然安堵秀水官戶加二民戶倍之又因故官米多旗卒糶

賜條臺集卷之七

主

擁入城常關釘檄文司李爲盡改民戶以殺其勢海鹽則毆擊縣官幾於殞命湖州則剽劫公行事間直指檄衛弁杖殺十餘人立梟二人而後定松江亦然城外居民持械擊柝每夜輒六七驚此弟所目擊者傳聞江洋大盜竄入漕艘貴伏夜劫莫敢誰何此從來未有事且此番米多乾折包藏禍心更爲巨測若不及今整頓將來漕事必至決裂江南自此不得安枕矣親翁爲桑梓造福千萬留神

答李謙菴

昨荷仁人之賜叨冒過遲至今愧悚辱手教以過續行止下詢仰窺老父母胸中自有定裁無煩不肖饒舌大都今人言

救荒不出過錘平價而二說實爲荒亂之嚆矢庚申已事其炳鑒也敝邑連歲豐稔民多蓋藏春間無舉債者不知米價何以翔貴聞往時估客自吳門來今多從吳門上杭城萬家仰給嘉湖兩郡頃聞當事者嚴抑市價以徇小民之意估客裹足米價愈騰騰此之敢豈東南塊上年來安享太平爲天之驕子而今氣數人事交逢其厄邪猶憶昔年論及救荒事一前輩云救則愈荒不救庶得中策此正爲過錘平價而發今過錘既不可行而愚民又難戶說或姑爲之禁聽其私自往來而嚴懲土棍之勒索者或亦不可使知之一道也承垂問取布其愚然布鼓雷門愧悞矣

賜條臺集卷之七

主

與龔對揚

某於四月望日獲接年翁兄所賜碑文爲肅容下拜焚香盟手而後敢發細讀大篇錄節則抽揚靡遺感時則嗟嘆獨至原本天道之報施維挽世風之流失鴻文鉅議直與天章並垂焉奔先王父母隱德遠行不至沒沒終古者皆年翁表章之恩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惟是弟升謫陋庸劣慙負君親而過蒙年翁中行光大之褒顧影捫心益增汗顏在年翁片言華袞不啻蘇文忠制詞而以司馬見擬則弟愧死矣及讀別幅所記夢中老嫗乞言之事使人心形肅然不寒而慄來教謂綱常倫理之際果有一段維持其精氣自不可磨滅深哉

言乎非年翁至德貫幽明志氣通晝夜何能深知情狀如此  
敬服敬服

又

載敬邸襄寇孽撫而復叛甚至殺彼州縣慘辱職官捐軀未  
有底止此非獨貴鄉創膚之災實東南半壁之隱憂也風聞  
賊渠向有窺蜀之志所造巨艦數百計近爲官兵燒燬此賊  
復逃入山中九營從之有連鷄之勢唯手否耶向來當事者  
原用非其人小憤憤輟亦無足怪今督師輔臣社稷是毗倉  
注甚隆付託甚重而又措五百餘萬之餉爲滅此朝食之計  
戒敗安危在此一舉想金城方畧或先剿或先撫或撫剿互

賜餘堂集卷之七

章

取必有成竹於胸中矣倘寇患日復一日則加餉年復一年  
今東南田賦每畝約增至半石獨辛年來有秋差足枝吾爾  
一旦水旱降災饑饉立至恐今日殫力終事之民不化爲溝  
瘠則聚爲萑苻莫謂江南長可安枕也又敵鄉及吳會兩年  
米價翔貴憶萬曆戊子歲大殺死者澤量石米價至一兩三  
錢今未遇凶荒價反過之而人情夷然不以爲怪此真大可  
異可憂之事儲眾備荒恐不宜緩易偶作一對聯云但能一  
念不生其中自樂惟願四方無事此外何求未始年翁以爲  
然否漆室私憂不覺饒舌統惟台照惠我德音

答黃黃石

邦藩暗對條幅三年瞻懷高情時勢夢寐承教天人報施之  
理宜憂以天下深荷誠助至意敢不敬職不肖所懇鯁杞憂  
者江南現土號爲乾淨亦既殫慮所入以供縣官矣而議者  
搜求督責不遺餘力李運枚其端諸公揚其焰剿練各預照  
糧派征約每畝加四分而贏矣豈議者妬江南獨不受兵又  
恐其不速爲流寇而欲戢脅及溺乎連年有秋猶可飽飽一  
遇水旱餉將焉出漆室過計惟有仰屋長嘆已耳知翁文憂  
時念切不覺饒舌

與李懋明司馬

蘇下諸賢久稽環召朝野喁喁望聖明舉動久矣忽聞老公  
賜餘堂集卷之七

壽

福榮命有隕自天中外輿情手額稱慶而猶以借重舊京未  
得入正統均立躋鼎銓爲嫌乃升所深喜與恒情異以祖臺  
之不遽北而南者正造物妙於位置而先爲之兆也大都正  
人氣脈舒緩則引而愈長過壯則致極而返故花莫盛於蓓  
蕾而爛熳爲衰丹莫圓於震庚而既望爲缺自來君子道長  
方或而即敗者正以性太急念太熟苟太緊耳祖臺今日所  
處於時爲初陽來復於象爲或躍在淵可以默消人迫之忌  
可以潛幹策征之機迨夫繇余而臨而後彭彭大車按轡徐  
行以進平治事業舍公其誰南中武備久弛開柙府初開日  
以訓定綱繆爲事壁壘旌旗赫然改觀但寇氛逼近皖城法



當備之上游而新營水兵向隸操江每多掣肘和州已事可  
爲殷鑒所待尊組折衝有元老壯猶在耳

答顧松霞公祖

漕軍發難敵邑幾同燎原幸憲前蒞臨立說在愧即今總漕  
撫院入告奉旨皆祖臺先聲討罪之力也遠辱台函迴環捧  
讀可憂不在歲事而在人心不在眼前而在來歲真救時深  
心經國遠識當軒民初遇時敵邑亦所在見告賴吳父母密  
擒其魁立加大創而人心始定隨復多方勸難使愚出自整  
宋至倒持今幸目前無事矣第平糶原非良策消弭正宜講  
求竊意古以良法不越常平社倉而行之今日既難集事及  
者而吟江廣土流率皆過糶非得省直各撫軍呼吸關通益  
力拯救不可老公祖何以教之至敵郡近日盜賊公行而總  
巡船尤甚此船以巡捕私鹽爲名而白日剽劫莫敢誰何若  
得嚴檄禁革除此巨蠹固一方萬姓所手額也知祖臺垂念  
地方敢爲饒舌

與詹一菴御史

不肯之議荆門下也蓋在遣祭文廟拊版進御之日先師實  
鑒臨之及不肯乞身去國自分庸劣負恩慙愧殊甚而忽傳  
聞聖有大疏隨奉召問之肯不肯益復心悸已而同時諸若

出遇敵萬與遠門下應對安詳氣和色正明主爲之震感或  
謂鎮石男子不肯爲舉手加額與主聖臣直真千載盛事而  
以避遠嫌疑不敢相聞遂於某日稜彼出國門迄今歷四載

矣每讀犬疏法義兼至如謂善疑其君莫若舉發此段議論  
卽陸敬輿復生無以過此未嘗不正襟莊誦如對芝眉而容  
風議也惟是衰病餘生日就頽落守株息影百事疎慵以致  
海內知己闊焉聞問形骸之內真無以自解者愧負可勝  
耶不肯猶憶往在南中與貴同年楊澹餘兄三兄便乘興來  
偶訊及人才澹餘卽首舉門下曰此吾榜中領袖也問君子  
得君乎於今益信澹餘遂成古人兩江山悠細訪戴朱絲

謝辭數行用拉積情

謝辭數行用拉積情

老父母甫下車而劇盜就擒獲符頓息神君之令行禁止真  
粟於霜雪迅於風雲矣昨承教認積一事凡積數積法與積  
要認積之人臨時散積之法已周悉無復漏義而謂好名者  
亦不可任此段議論尤爲康濟真學問安靜方可和衆平實  
方可及物舉而措之天下廓如矣豈直認積一事哉自惟管  
窺蠡測無稽高深而既承下問不敢不盡其愚以副德意云  
議認積之數多多益善而弊繁全在發耀悉照時價便合縣  
洞然知認積原非屬己自然樂從頃聞一二富家云既不減

價多積何難太上因民正此開也一議認積之法惟以田畝爲準先儘官戶優免者官屬充里者與民戶充里之獨名者其法每畝積一升官戶官屬不妨倍之知認數不足然後及民里之零星朋充者若天花分詭寄以俟大造稽察此時姑置不論如此則米自多而民亦不擾矣一議稽核認積之人在城十五坊夏秋間曾經推擇且有沿門底簿余酌稽直爲力頗易餘三市區必每區擇有身家行誼爲一方所信服者三人一正一副以司該區認積之數但期得人即布衣村老亦可如其猶疑有法地方無難則給扁優獎以爲好義之勸并議散積之法畝之六字恐愚民易生驚疑不若易以發糶

縣志卷之五

志

其法城中居民糶於城市近城居民糶於市稍各區鄉農糶於各村鎮聚落使各就近赴糶庶免擾擾奔走之苦而發糶之米分委所擇各區之司數者隨鋪行來糶發與一票使至某家對糶先儘認積之多者其餘以次發糶司數者將逐日發糶細數彙開報縣知認積之家留難短欠不以實應併着報縣以憑追究以上諸款大都因勢利導無失安靜平實之旨而己卽里胥見統惟採擇

與熊撫臺公啟

連年米貴民愁而今春尤甚舊秋蝗潦兼災高下歉收而下三郡尤甚餐糶批剝草樹無民不苦而鄉農尤甚生等爲維

桑拮据亦既竭心力矣然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婉轉籌度有惠出於不費而可以普濟饑黎者惟在當事大君子一揆蓋間訪得南直蘇松二郡樂官民戶田每畝輸白米一升五合里長總輸公所以備賑濟之用衆擎易舉積少成多就較邑計之約可得七八千石再益以鄉紳富民之義輸而愷悌父母善爲劑量其免耕夫織婦於溝瘠不難矣此以一方救一方正與近須聖諭各自救本里本戶之貧民允相符合者也聞聖祖聖祖推此復意屢示全浙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猶求春間惠風秋來靈雨衆戴其及時之利而亦和安於旬然之施保富救貧似無便於此遞誠同願懇惟慈如

縣志卷之五

志

卷之五

漕兌近奉明旨赫如雷霆聞老父母儲米催船蚤已齊辦第聞漕艘不能擾濟民船將直抵通潯不惟腳價不敷抑且洪河難涉事勢棘手可奈何至地方米價騰貴餓草載途聞春麥秋未熟益難支吾者粥似不可已然必須各邑同舉一城中四門分散庶無餓民屯聚奸民搶攘之患今所推修能俾望爲列城冠冕者惟老父母耳倡率舉行俾遠近聞風粟以爲式仁君造福豈有既哉大都救荒之策莫善於流通莫不善于平糶而捐賑則官府發倉或募民好義萬不可開抑價退糶之門以致匿米不出價益踴騰亂民乘之爲禍區區鄙

見如此敢質之高明或亦千慮之弋獲也

### 上錢老師

前月施笠老過舍道及北來消息望心轉圜更絃而鼓此九廟神靈所默啟也升昔年芻蕘之言雖若枘鑿而今幸見諸施行可勝感激惟是邊腹交訐開封歸德所屬州縣大半殘破外擺交并正當意圖內寧而傳聞輦下人情一脫秋荼便如賜酺晏然娛享太平又聞內樞諸瑤撤後安置未定人懷洶洶厝火積薪殊爲可虞杞人過計老師以爲然乎董公祖推誠下濟蕭然飲和率奉於造船佐漕一事欲爲東南大家預弭自運之害慮甚深遠弟未審錢糧將何所出至禾之樂德者之德清流民餓莩幾無子遺而有司逼於漕糧橫派強奪使貧富俱盡而後已竊謂此時決當人告業已懼之董公祖而其餘未敢深言也

### 與蔡正菴

昨承車駕枉臨光映四壁以叱馭屆期不敢久淹慢去爲歉門下文武具宜新牌簡命正壯猶肢布之秋從此紀績太常盟勒熟釜皆男兒分內事業僕惟拭目經綸嶽藉分榮而已訓御悍將收拾逃兵是日下要着而作料全在物色將材古來名將如郭汾陽岳鵬舉皆起自行伍今卽乏才不敢謂秦無人特在上留心訪求具眼識別爾若夫旌旄圍玉之流富

貴已極惟思保全身軀以法裁之便復驕蹇若得於行伍中拔數人漸貴之以策其功名之路亦足以制嘖啗將之氣而鋤其傲何如孫總督昔年在代州乘城輯衆皆有法想亦能辦事者金直指當是老成煥密人門下與兩公共事一方必有相成共濟之益更可喜也

### 與陳幾亭

遠承親翁手札慰諭備至至以清惠公昔年事爲譬弟今日所遭大畧似之而自勘京薄不及清惠萬一但得天假數年以俟婚嫁纔畢卽爲厚幸其敢望比期願乎感愧感愧親翁德業日新名望蔚懋屯田大議已見施行爲國家與百世無

二都御史果極一時之選否道廳中不少才名而弟所聞貪墨著聲黃緣闖入者亦復有之所謂養一蠹蠶滿筐皆壞始而騙官卒乎騙錢迷其事無效而歸咎於法之不可行則承無興復之期矣竊意廟堂之上只宜遴選二都御史次及司道數人而其他僚屬聽其自便或舉所知或舉所屬如陽明先生擒濠時用將之法而朝廷但專委任明賞罰以責其成功較之目前騙局開宵小之門掣任事之肘者效相遠也又來教平寇自求賢督師而外須陶成百十良有司此真救時本論顧陶成之術不過舉錯而今所號爲治行卓異哀然清

華者大率誅求刻剝甚有攫奪類樂人於國門之外而顛越之陽幹辨以收名而陰飽索以收實如此風尚而欲求良有司得乎由今之道不驅中人而爲盜賊不止可爲痛愛者此也總之救時要領掌上錄盡之第在悅其言者能行其事爾退休老農久不謀政以觀翁下牧不覺饒舌緩緩可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矣兄棣陳情疏想此時已滿入都門下部後得卽題覆爲望此兄世味原澹歸養乃其素志且其資性近耿邪能與俗委蛇濁世官途必多齟齬得借此還鄉養恬和光挂鏡未始非進德保身之助儻蒙恩俞允父子相依盤桓林壑之張荷延性命之期私願足矣

與黃石齋

幸

先聖有喪予之慟季子有麻傳之悲情之所鍾父子師弟其致一也日承老先生垂閔亡兄枉駕臨喪無棺慟哭而又贈以誄詞題其遺像在亡兄德慚子淵而老先生恩同尼父矣九泉有知死且不朽不肯飯仰老先生匪朝伊夕天借石尤周旋竟日胥峰河漢獲領深談仰見老先生憂國之心經時之累如玉經烈火三日不變又如入觀武庫五兵縱橫而精光煜煜如帷燈室劍時注射於數百步之外將來助名勒鍾銘金正未有艾此不肯稿爲社稷慶爲世道慶也溫綸敦趣巨晚當下幸惟星言就道以報明主若蠱之上九非所望於

幹父之子也舟次言別缺焉未展前遺小力馳候行旌不廣漢毛聊申一瓣所以寧微寧簡者知翁生平不欲有長物也

與劉念堂

追憶丙子春奉教於長安會館中無幾何不肖遂去國雖兩年碌碌無所建明而以禮進退不至與患失之大同傳則老先生之明誨實教之也歸田以來衰病自廢久疎問訊然聞翁臺之處而出也則爲之躍然而喜以手加額及出而復處也則爲愀然以嘆頓足較著而不容已豈直道事人如圖積勞鑒必不相容耶然消長之機不肖早已卜之蓋今之用君

與黃石齋

幸

維組羅列而卓席撤去久矣然則今之用君子者乃其巧於用小人蔡京之聘龜山亦正此術而無識者入其牢籠而不覺亦已愚矣不肖嘗謂今日所患全在君子小人之不明夫君子小人莫辨於論語曰爭於曰羣黨曰和同曰求人求己而大關俗在義利故喻義喻利者君子小人辨全之礪石也今則不然收之結納之中卽爲君子不問其喻義也喻利也甚且曰君子何妨喻利也又甚且曰喻利正見大君子作用也此說一倡如風斯靡舉人心士習胥趨於貨祿走捷鬻官騙錢之一途而禮義廉恥漸滅欲盡於是朝綱濁亂吏治貪

殘民不聊生盜賊多有則君子小人之不辨流禍至此極也  
孟氏於枉尺直尋之說斷斷不可而懷利相援直以爲亡徵  
先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復爲之說曰凡無爲而爲者  
義也有爲而爲者利也可謂深切著明矣竊謂今日頂門針  
刺惟從義利關頭分別人品則君子小人判然不混世道庶  
有砥平老先生正學之準鵠也閑先聖以正人心非異人何  
辟有以教之

雙啓黃跨千撫臺

竊嘗衡衡時事夫抵四方多虞繇於人心不固人心不固繇  
於吏治不精吏治不精繇於激揚失實敝鄉比來吏道食殘  
無賴無平遺此昔年荒賦重橫欲嚴誅之貽禍也卽如東義  
之變聞亦貪吏激之而反飾功掩罪至妄殺無辜以快其欲  
向非祖臺主持鎮定烏傷尚有道種乎竊謂目今要者只在  
收拾民心凡災傷凋敝地方必得賢長吏拊循休養而貪殘  
者急鋤之昏懦闇茸者急更之此在祖臺一甄別而百城羣  
吏望風灑濯矣吏治既清人心自固綢繆保障舉在於此若  
扼要害以固藩籬簡良將以嚴節制練鄉勇以弭內寇備火  
藥以壯神機皆宜豫爲講求而不肯以爲稍支節也承祖臺  
下詢不敢不盡然以微塵添泰岳以涓滴注全潮愧矣愧矣

章

謹復

與蔡姪

將來人體處仍舊稿

康寧好德之福切骨切肉至哉斯言身生不作類赫想頗  
討便宜然白惟薄德而享清福所取於造物過奢正恐無以  
消受爲懼爾母人拮据於役心甚念之邸報滑臺尚在制  
運恐回空之期當在十月屢移書囑其卸擔寧就開局無貪  
熱官祿亦以我言爲然也新刻高先生集及五子近思錄二  
種寄覽近爲遜國諸忠修祠補紀并護輯遺書遺事以傳信  
史并刊二種工尚未竣端文十書註次亦未竟容再寄

改

賜徐臺集卷之七

壽

近最新試讀大可駭非經非史非子非禪杜撰胡談正如狂  
嗔此由人心不正故發爲惑世誣民之言毫無忌憚至此何  
怪乎海內之無寧宇也疑心每謂欲天下太平先正人心欲  
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先慎師儒而提其衡於宗伯操  
繩墨而殿最之庶乎聖賢真種子將可復生而力未之逮也  
聞者得無笑爲迂乎我姪切勿爲所惑寧守老生常談力田  
逢年終當自至一毫嬌強不得任其勉旃

又

身十年不入春明路墨不通朝貴收卜消息久已度外置之  
而非常之命有願自天聞報拊心如墜淵谷不知何以仰答

聖明三疏懇辭不獲收回成命則歸家之期當在仲冬日下  
家無主張恐奴輩不能鎮靜惟我姓素知我心用以相托如  
意檢括寧冷毋熱寧舊毋侈一切親友俱爲我道此意

示格兒 後改行試

廿八日午後得報且喜且驚以我涼德何以堪此厚福此眷  
我祖父積累所致不可自恃而忘厥本也陽明先生云得意  
時能依然收斂非大勇不能一分收斂即有一分發越受用  
若此心一放恣意於典服酒色以爲愉快所謂斗筭之器識  
者窺其究竟矣滌泊明志寧靜致遠兩言當謹識之座師道  
酒齋與而師也房師何人見座師後即當見宗師謝其指教  
矣哉事卷尊俎兩座師行後方歸此外同年應酬可省則肯  
以待入都中款洽亦未爲晚望而竣事還家爲妙

又

抵署後跡覺閒適無車馬足之苦有焚香拄笏之娛鍾山  
紫色落照簾前古木濃陰陰映硯席兼以陂池相屬菜畦成  
行都市之中曠若郊垌所云欲界仙都朝市大隱庶幾近之  
又得交錢菴陳益吾曾大雲融止菴王中初李廣霞諸君子  
朝夕過從談論爲樂汝母亦喜清寧不必榮懷也汝在家只  
宜杜門讀書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人之立品須自小做起比

之匪人聖賢垂戒慎之勉之

又

區區生平只信得一命字以此衆人搶攘之際自覺一種閒  
冷殊討便宜入直以來神疲心瘁肺氣焦灼回念留署兩年  
閒適真不易得也四方問遺一榮謝却即素所相知者亦矢  
不敢承各督撫公揭外不通一札毋以蕭相國益趨損智之  
誠諸葛武侯桑八百株之語教書諸紳恐上懸古人俯況來  
世爾兒輩在家只管閉戶讀書勿見要人勿談朝事勿落近  
印名士氣習嚴以律已謙以下人至於奴僕務須約束毋得  
放恣庶幾那玷高曾清白家風切囑切囑

昨晤陳獻可具知兒從石師於洞霄山房談道唱和爲樂喜  
不可言家中最易埋沒人學問識趣不覺日就早近今在山  
中與諸同學追隨講論不獨造就德業兼可收攝精神較之  
家中獨坐死死所見所聞不出帷牆几案之間如蠅觸窗如  
蚋鼓甕真不啻天淵之遠絕矣附到家刻三種靖政石翁可  
爲我致之

示揀兒

我家自柏峰公以來姓名五代而汝獨蚤獨逸又得聯鶴真  
是人生難遇趁此時急急收斂精神打疊向上何難若精神

一放倒便不可支矣勉之勉之

又

接信極言兵餉缺乏呼庚可虞及內守備掣肘凌厲之狀聞之益加焦躁南中爲祖宗湯沐之邦我求禮時已爲陳請在直官對又諄諄三致意焉故今在兵言兵當與察案共商廟戶計勿以位卑推諉貽誚曠豫大司馬李公有經濟自學問人也當奉爲指南者家鄉苦旱雲漢昭回河流如線青苗稿枯近者蝗蝻自北而來救挽莫能我在病中雖坐臥不寧但目擊如此何忍膜視勉出步禱而體已告憊矣今除懸賞捕蝗近無別法奈倉米有限大槩田主又未必齊心開支實額恐難應手正想糴糶以濟不意乃岳翁意不謀而合今當煩會各紳行之姑盡人事以聽天命爾

賜餘堂集卷之七

易餘堂集卷之八

嘉善錢士升塞巷著

五世從孫 沫 編校  
五世孫 源來

碑

固安縣重建關帝祠碑

皇上垂洪四十餘年清和咸理諸福臻茲凡所爲對越神祇  
報答休嘉之禮罔不備至漢關壯繆侯向封王號於是勅  
協天大帝像設衰冕以尊崇之一時中外翬觀赫然改觀  
輔以內奉明德而安帝靈者尤爲密邇固安縣治西舊有  
祠歲久傾圯茂草豐蕪頽垣廢礎間僅存一無梁殿若魯靈

易餘堂集卷之八

一

歲而己我太素孫師令其地三年而政成典除畢舉惟仰  
祠隕越獲辰是懼亟議所以更新之爰庀材慮工集役計食  
共捐公資二百餘金贖教百五十餘石擇三老張國鉞等四  
人董焉匝月而建大殿一配殿二儀門三楹馬殿三楹經堂  
一屏牆一又側方丈五楹壘土高五尺餘繚以周垣計百餘  
丈盡飾備規言翼翼中宵神像環遶封冕旒采圭日月  
繡藻四壁繪侯生平奇勛偉節勇戰州人將軍像焉向所謂  
茂草豐蕪頽垣廢礎者俄而丹雘燦爛羣鳥雀鬼矣師謂是  
宜勒石以垂永承而走書命余紀其事余惟古來忠臣義士  
代不乏人其材業盡棄未嘗不在宇宙間然時隱時現即現

易餘堂集卷之八

二

良不能及周遠求其聘聘職職終已不磨近而帝闕遠而邊  
徵上而王公大人細而販夫賈豎計重野鄉無不聞之神殊  
竭麗祇承者則惟侯獨也何侯之取精用物宏達于是子輿  
氏之論氣也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人養氣不直  
百年猶奄奄耳一委蛇而化爲飛塵湯爲冷風則氣先散也  
侯以貌虎之姿感慨奮發終老於時雖困厄中義憤所激  
百折不回當其爲曹破袁時明告以報效而去矢不負懸  
老膽心折意沮此其氣非所謂至剛至大浩然常伸者哉氣  
所流浸如水海地氣所煇耀如日行空自晉漢至今千有餘  
年孰非吹息於侯之一氣中而況赤縣青丘神靈降宅侯寧  
不鍾鼓式靈其間也耶國家災沴燕京倍候呵護今正陽門  
位當太微營室侯實鎮之固安去神京僅百里更風雲旌往  
來翺翔所以宜陽威靈屏翰章報者恭重事侯其可不虔宣  
師之亟於陽新也先是桑乾河爲邑患師爲築堤五百餘丈  
沉竹隄障洪濶使一城有磐石之固嗣又修學宮凡殿殿門  
廡鐘簾組豆燦然咸秩茲者莊嚴侯像以鎮撫一方使瞻禮  
者永賴神庥復有碑字無逢其害且也有叩必應擬於龜  
卜用以阻折姦謀佑勸忠義而助刑政教化所不及是役也  
直與築堤興學稱三大績寧弟曰寢廟奕奕邑中偉觀也哉  
然則師之功與侯祠俱不朽矣師名其許州人庚戌進士乙



即分枝順天余即所舉士也嶺承師命而爲之銘曰

精忠浩氣赤日駁天神之曰漢千有餘年風車電掣摧襟決  
川撐柱八極噫喻九玄爰赫其號赫然而帝啓我聖明受神  
弗替首邑邦畿祠靈顯顯經於崇極其則厥計於惟神君愷  
悌與謠撫字既洽振芳崇崇河堤石奠崇序雲標通燦神宇  
彩映丹青山龍攢蔽冕服冠裳遐邇觀於神有光奏鼓簡  
簡降福穰穰幽贊明德永綏四方

丁清惠公祠碑

猗歟此大司空丁清惠公之特祠也祠創於癸未成於甲申  
距公歿之癸酉蓋十有二年而民之慨以思齋陸而出節者

賜餘堂集卷之八

三

不少衰謂公祠於官後土自爲婦耳社於校諸士衆有典刑  
耳其何以慰夫扶杖者稚耆者各且汲者鳩車載者植且襪  
以行路者是安特祠然何以遲之至今遲之至今而益知公  
之明德遠也公自郎官至八座爲德於鄉者未易更僕數識  
其大者萬曆戊子己丑間旱潦沴糶米價翔踊民開搏撻脣  
榆以食道殣澤量公發先世藏粟悉以賑之於是四境遠近  
鳩形鵠面之民扶老攜幼而至者環集公所綿亘數里公計  
口有籍部署有法受粟者予以月量坐糜者貶其餽飽躬親  
喫冰所全活無算已歲再發公賑如初不惜貶家將民而邑  
中帖然絕無捫腹之憂則公大有造於桑梓也公官

賜餘堂集卷之八

四

有鄉即覺故拔一毛而身爲震率一髮而頭爲動皆此知也  
推之於人介然有知亦復如是而隔膜之外痛癢不關則形  
骸蔽之耳公匪徒知之實允致之人饑已饑人溺已溺祇以  
憫其萬物一體之念而一切市德奸名之私纖毫不與也公  
嘗悟冲元會語精蠶之旨謂尋常日用良知本體時時呈露  
而周海門先生謂公爲付囑弟子心領真傳忘身濟世原原  
本本斯真知公者矣嗟乎今居官則家於官居鄉則官於家  
總緣不知學耳不知學而望其與民同思是以撫摩爬搔而  
責之癢癢不仁之人必不得矣故公之嘉績大英見於誌表  
碑狀者余不再述惟淵公之學以見公一生康濟之所自出

尚將俎豆於文成龍溪兩先生之間而況畏豐之尸祝乎先是臺使者可邑士民特祠之請被再下其札于鎮不欲煩縣官繕錢以達公志以是遲之至今三山左公按浙景公烈移令有司准魏忠節故事復田二十頃歲供祀事祠成父老子弟婦女商旅聚觀塞衢巷向之極以思齋墜而出涕者咸歌呼并舞曰倚欺此大司空丁清惠公之特祠也爲之銘銘曰聖學脩安知爲血脈文成龍溪後先闡釋公也淑之格致是力痼癘乃身陰雨膏澤大江以南兆民允冠維豐與錦獨移室宅惟桑與梓起彼薄瘠朝野勤敷毫且靡忒善無近名德乃重積公公往矣恩斯猶昔棧枵雅新几筵是飭四方來觀引手加額如公再生德音可觀非釣非遊是儀是式恭民稱詩祝茲文石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介孫公神道碑銘

五

上御極之八年詔簡在籍之堪任閭閻者廷議推其渙孫公吏部列名以請特召赴闕公以夙疾辭溫旨敦趣遲勉就道至縣病浸篤復再疏辭不允歲暮抵國門外氣息惛微泣請嗣子工部君曰我自赴召卽始素冀得濟心陞見尚敦涓埃今度不能起有懷而來必嘿而逝能無持忠入地之感竟以丙子正月十三日卒上聞嗟嘆賜祭有加給水衡錢治塋以行人董其事贈諡文介工部君卽創請謚以墓道碑屬余詞

余素嚴事公稔聞大師嘗嘆萬曆以來朝局貞勝凡幾變而國本其分派也爭並封爭冊立爭之國爭挺擊既又爭紅丸至逆黨燭立三案舉向之羽翼東朝者推而納諸東林之黨而慘禍遍天下矣公蓋紅丸案中所稱主盟也先是萬曆亥子間福王久不之國公深以爲憂及奉旨明春必不再逆公亟以擇吉請凡十上不報聞有中變意公議合通朝上疏疏不得則繼以伏闕請臣伏闕不得則約政府共伏矢以死靜已而神廟忌勳得旨行釋日矣而以贖田未及三萬催督不田公謂此見財一萬二千頃以七八年搜括積閭僅得之命欲取足於數月庫勢必不得爭益力於是福王自疏請藏政

本

府爲調處成行事竣而異議指公爲操功中以考功法及公再入首論舊輔德清輕進紅丸復不計賊律以許世子不嘗藥之罪因及議討后移宮等事語加嚴切奉旨會奏廷議十九助公而事竟中寢黨邪者錄此益甚公至丁卯而難作崇禎初元跡逆愍忠從戎籍復公官詔毀要典已復有明申卽爲定案之旨而公向所稱引大義爲萬世亂賊立坊者直可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國本危疑陽湖變故 光廟終始之際臣子有餘恫矣公先後寢懇力荷綱常一念血誠九死靡悔所稱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耶公名慎行字聞斯別號淇澳世系自燕山侯與祖家鳳陽高皇帝初定天下行省大都督

繼達以克常州功賜建府第於常之武進因家焉數傳至太僕卿登正德庚戌進士太僕生洲洲生泉甌唐夫人而生公兩世俱以公貴公幼有異質每擲管絃昌黎論文語想蓄思下手之難以起衰振靡爲已任十八補諸生隨入太學甲午舉京兆明年成進士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己亥編纂起居奉贈公喪歸壬寅服闋除原官甲辰分考禮闈乙巳管誥勅丙午督中允丁未病乞歸己酉晉宮諭充楚府冊封正使辛亥加庶子癸丑陞少詹事協府知貢舉尋陞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甲寅秋移疾歸庚申起南禮部尚書壬戌改北察初公詞外蘊探書事起特存錄借以還憾公慨言不妄窮拾以傷國體既管誥勅謝絕贊儀屬詞得王言體知貢舉時

賜李氏封夫人

本

隆欽援李敬妃例仍遷陵上公云此殿下謙德在部臣義所不敢疏請另選別殿或特創享殿有呂夷簡力爭宸妃殯禮風至釋楚宗久繫之寃止潞藩私微之請却內官非例之索杜屬國通賄之門勸讓科場恤錄忠直一切守官引義齟齬如也三案之起也海內名賢先後被逮死幾盡獨公家居羅織無所得已使其黨劉志選崔文昇誣列諸狀坐享夏極邊戍通國譏叩闕代頤公悉止之青衣麻屨往見郡縣行道皆哭而公處之怡然有相唱者公笑謝曰我非得禍乃得志也及蒙恩召還復官諸起協理詹事府事公以多病餘生堅辭不赴則建文昌祠致楹并祀朱夫子像終日危坐如對上帝

賜李氏封夫人

本

男二人婚娶氏族具在狀中當公應名時余叨參政地踴躍  
寡與日望公入朝爰立正色昌言使主勿慢廷復見大臣風  
采而余亦得效將伯之助及公殁余隨去國歸舟一葉於驚  
濤駭浪中與素輻相左右者三閱月嗚呼此余爲公之銘而  
不能已於傷感也銘曰

開國朝運燕山啓封吳克常賜第開府傳至同卿警纓奔  
奕奕世彌昌爲生宗伯擢登上第別歷承明後先旌禮輝竭  
忠誠爲唐之季儲謀久敷藩邸未行羣情紀祖公疏十上請  
擇吉期倡議伏闕血淚不辭帝心感動割情之國公曰聖斷  
臣也何力乃正衣序乃白晝竟議禮守官必便便言再論紅

賜錢鑒集卷之八

六

九忠憤激發春秋大義日月若揭逆黨逞毒三案林連以公  
戎首編織成邊業難若夷不憂不悖朝聞夕可自謂得志聖  
明禹革首詔賜環謝病不起著書名山帝簡宅揆爰叶夢卜  
特遣錄車溫綸相屬象嶼台命力疾就途陳忠入告忍死須  
臾天不懸遠遽奪其算人之云公朝野扼腕如公忠貞百鍊  
真阿可塞天地賞諸莫當如公廉節千尺積雪散骨冰清穢  
塵不已鄉有與頌國有定許煌煌御典湯光易名廉頑立懦  
風聲固極於千百年過者必式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天承彭公墓碑

崇禎二年己巳除夕之望衡史彭公以疾卒於里第時叔子

賜錢鑒集卷之八

十

期生守南昌承諱奔歸營撫事既乞薛公言志之幽宮矣復  
情伯子長宏謂余請曰公親之卒木拱矣恐行人德採之不  
禁將樹碑鐫域焉惟吾子其文之余惟逆常竊柄諸附離之  
者一國若狂其遠蕭炙惟公抗詞議惟南昌守父子大節皎  
然世其清德惡流勇退矢宿言以弗諉果醉醒迴狂瀾於  
既倒姜伯淮隱身避命夏子治守道嫉惡彭公父子之謂矣  
余生平機事公且辱在世譜其敢辭狀公諱宗孟字孟公  
天承其別號也先世自安福徙全椒始祖勝以義旅從高皇  
開國積功世平越相揮食事三傳王改海寧遂爲海鹽人六  
傳爲公父貽穀將軍紹賢紹賢生有奇相鄧簡公妻以季  
女起家武舉累官蘇松參將慷慨多大節至公始以文學顯  
公幼有至性三歲失母哀毀如成人年十六補諸生督學使  
溫陵蘇公奇其才聲名大噪邑令王求識面將駁呈身令以  
知其遠操矣庾子舉於鄉邑令李爲勸駕治行示意居間不  
能得公一言也辛丑成進士謁選令朝城獨身之官革賦羨  
平市價公私書一一粒一絲不以煩里旅貽謝金矢之罰  
市粟不如額則以月俸補調勝陽朝民皆仰之縣官南北  
孔道輪蹄絡繹公戴星出入餐餐爲疲兩月而民至夕逮  
郵旣以時給賓至如歸供億無過禮有幕職貢茶挾瑞威橫  
索夫馬公就其溢額幕走都門以阻貢懇瑞當事欲生尉史

公持不可謂令執法廷驛困尉史何辜寧以身承卒得解濟寧姜生其僕殺人抵死矣主獄者遂上意復論生辟臺轍公覆訊公爲理出如初擬難件上官弗顧也戊申徵治行異等擬授南銓候考選勝人扶老攜幼幾號百餘里生刺公如朝城後十餘年自通賊陷勝英至廬幾盡戒其黨勿犯公祠歸然獨存勝人至今尸祝云庚戌考授河南道御史故事臺省需次者得與聞計典公曰未爲婦而議家人長短可乎還詣單仰填魂杜門稽掌故既拜命首疏陳壘圯之害已巡察西城巡青視廠庫咸籍公議以備緩急而撻剔蠹孔不遺餘力若年例循通惜薪鋪舉明盛甲火藥靡費大都城社習耗驛

賜餘堂集卷之八

七

僧侵漁無慮數十千罔不清覈出按河黃清肅持大體咨諏務盡下情福藩贖田派楚獨多復疏請自行管業部檄以撻括廢府開田爲言公再疏力爭謂括田管業背違祖訓勿以漏藩之誤令福藩再誤且撻括已窮監飭難繼語甚切至兩奉嚴旨詰責拿俸或議新籍湖田以寬數或議閩省加賦以足額公曰明旨止於廢產豈可擾及民間如改之議一行後來天潢引以爲例何所紀極某甘冒王法不忍楚賦之目重楚民之日困三疏語逾激上察公言誠惟督撫顧額不遠罪也臣何而黔省有剿苗之事蓋施秉黔地民前雜居民舊田與苗而沮其耕畝又奪之牛佃在民矣府分止閭一有司

事耳黔撫居爲奇功傲楚會剿公謂楚無兵無餉何能舍已芸人況佳兵不祥禍安所底因累疏具陳者苗易動難安兵端未可開楚賦不堪悉索狀黔撫抵公害成至移文詎諱公平氣折之彼亦無以難也後苗苗果自戢而黔思中於仲家黔撫以濫殺被彈始服公遠見然常其時非公爭之強全楚蕭然煩費矣公淹楚四年乞身不許清漢涉岫不得已冒罪以行歸見昭毅公承歡子舍而後喜可知也昭毅公有山水癖布帆蠟屐追隨於三竺六橋之間不復問春明轍矣庚申起公巡視京營疏辭不赴昭毅公亦捐館公得視含殮毀幾泣性三年不蓋不乘絕跡公府通國稱孝焉乙丑復名還原

賜餘堂集卷之八

三

職以增煇方張義不受污堅臥不起丁卯秋今天子御極朝政一新臺省交章祝嘏公愀然曰吾林居十載世局翻更玄黃血戰幸超然評論保完身以報所生吾事畢矣因賦詩云角巾久折難簪筆手板長拋學緯蕭若使山林俱被覓清時那更有漁樵人知公適思之不可轉也已已哭季子弘保遂嬰未疾自秋徂冬疾轉銳易質之辰猶勤于園植索邸報問邊警若何夜半整衣冠端坐而逝所著江上集章有堂存稿疏草楚臺疏畧約言楚蹟贖錢楚賦楚紀年韻語行於世公恪守修聲色玩好澹然無嗜素耽千人亦以敦以私干至爲德於鄉貽書當事如減蕩稅恤水災及築塘改折

賜餘堂集卷之八

主

修文廟募運所成倚公一言而定邑賦重役繁科第免役者  
多田苦不足公倡議士紳均役毋偏累戶曰異日子孫能  
守薄產免額之日短往役之日長也邑合爲役三之一公天  
性孝友內行醇備傷縣不逮母泣下苦濡奉繼母庶母如母  
與諸父共處燕喜一堂和樂且播讓壽於季讓產於仲撫仲  
父之子如弟授室分宅莫違其爾推及三黨具有恩紀訓勸  
子弟毋悔母傲母姑權母慈利務力學致通顯母藉父兄卒  
贖伯子叔子同登賢書公遺書誡之曰汝輩席祖宗遺庇譬  
諸花木當盛開時務益滋源旣不則立萎耳勉修令德毋忝科  
名叔子丙辰登第復誠以淡薄明志母賈家聲叔子果庭聞  
勉就一壇郎水部守南州餐冰茹蘗持逆祠之議殊堅上官  
撤下如雨屹不爲動公所教也嗚呼公通籍三十年官銜僅  
七品御史止耳當黨人禍起走避化旦暮而窮公卿者累累  
也而今安在哉公官七品公石千秋矣爲之銘曰  
彭自淮右以武功與師黔移領葉千城桓桓躬毅分閭疏  
榮敦詩說禮武緯文經柱史承家奮發儒生兩令荆邑愷悌  
流聲入惟防水出則戴星懸宿留懷拔葵指嬰次桑戶祝易  
地留聲獄獄身冠駢駢聰乘廉而不剋於而不爭獲孤黃矢  
攬締澄清之綱之紀民隱是營虎類可埒蛇可掇介藩寢  
橫蠻方息兵楚賦難索楚壤無風撫而奪氣帝亦葵誠乞身

賜餘堂集卷之八

主

未遂拜疏卽行倚閭望眼眈眈關情汚隆從道進退以貞三  
招不起抗志鴻冥瑤氣不淡振衣濯纓靈血常綠戰血沸羹  
弋人何慕超然論評有子能仕荷衡方亨守正蘊義騰茂蜚  
英德門濟美倫社儀刑不忝者壽不朽者名高山可仰穹碑  
是徵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諡忠愍高公神道碑銘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諸學之  
所而景遠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  
田間登九列曰言正色率屬爲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  
正志過今上褒恤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  
奉有孤忠達學秉節正終之明旨而忠義顯領先生之風節  
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妖奇不惑退藏於  
密而顯仁於建次顛沛嗚呼此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薈攀龍  
宇存之別號景遠始祖曰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  
雪樓公生靜成公初是爲先生王父舉於鄉爲黃巖令有異  
政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武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公有  
弟靜逸公襲進壯無子請以先生爲嗣靜成公許之後皆以  
先生貴尉太僕卿先生棠如典胄子世儒諸閨謝恩遂三代  
誥贈自雪樓公以下皆如先生贈官先生年十九補邑諸生

賜餘堂集卷之八

五

又二年壬午領鄉薦二十有五從顧涇陽先生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寸間久之悟所謂腔子者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蓋志學時即以程朱爲的矣己丑成進士隨丁靜逸公報廬中讀禮讀易王辰謁選授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關異說一疏婉婉數千言當閣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偶坐窗房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更不須覓誠快然如脫纏縛已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閻銓相抵牾小人有所附閻攻部者先生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達倭一疏語侵閻臣下部院會議條旨上而先生降雜職矣甲午赴揭陽射自胷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舟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鏡綿臂焉新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於蠡湖閉關默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講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靜定尤

賜餘堂集卷之八

末

不可少蓋學入神短氣浮淺深世俗必理頭讀書使義理淡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後方質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鸞飛魚躍必有事焉之旨己及大學知本與中庸之旨具困學記中蓋先生自癸己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廟登極詔起起言廢棄諸臣天啟元年先生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主請廷鄭養性誅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宗伯疏論紅丸先生曰此一節春秋也會議謂舊相交結鄭戚不知有君義甚峻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務學疏畧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不然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傳旨重處以福清力持僅得許俸已轉大理寺少卿又晉太使寺卿而講學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先生於辭疏及之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給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脫脫罪爲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

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居無何起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值皇子覃恩予三代誥命先生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而同志亦以大義敦趣甲子春人部而副院楊公罪瑋疏上中及校卜蓋指南樂也南樂志駁駁欲與瑋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齬漸惡先生默為聯絡備極苦心會總憲欽廷推首先生時傳鶴趙公為太宰先生以門牆為嫌力辭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先生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竟厭職遭戍天下使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犴轍急走魏增以圖洩憤而南樂又以偃蹇被紿益志恨遂計不反賴與內合謀而所欲急難者部院則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選郎遂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丑春詔獄起追贖一案將連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游鳳翔疏上而先生削奪矣已請毀東林書院矣先生屏跡河干杜門絕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當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近南祠有別墅文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微笑曰其然乎及脫家聚酌如常止云歸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日中信先生聞之整衣起從客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飲料理為出門計可急覓舟束身就繫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

鏤篋中復之內履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踪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儒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復李元禮范孟博遺表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翳屏奔池畔則先生已起水矣諦視平立水面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而色如生嗚呼仲也結縵會也易簣先生其同而異異而同耶先生嘗謂少年不學老無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騷受用得手矣先生書無不窺尤渙於易所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始復諸說其論心性理義如繭絲牛毛而學脉流派參訂最精謂學微有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未陸遂成異同至文成文清便是兩路兩者遞傳必有所弊畢竟病易言虛為難補今虛證見矣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又曰釋氏之學其發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闡聖功豈在



距楊墨下哉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今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薦入太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廕次世寧諸生孫男七人女七人詳志狀世儒以庚午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時葬先生於嵯峒之論塋而以墓隨之詞相屬升五十無聞河能窺先生於萬一顧自爲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林因視炙先生及先生起勸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於今盡讀先生之遺文恨覲面失之不復如醫問之事曰沙也竊僕圖之先生光風霽月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齋嚴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嶽嶽似晦翁若新會之灑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

之地悟先生兼有之而無其弊蓋國朝理學名臣濟涉洛淵源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他轍行不具載弗識其大而系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教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既達正學揅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浙流開洛力闢禪宗導以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其精微發彼糟粕講道林泉垂三十年晚起廢籍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揚風紀顧郅後先嚴豕漸孚元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明決晝夜可通泡影忽滅入水不濡汨羅非埒帝鑒忠精褒恤北京將作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并德有餘美名非苟成新

宮如堂穹碑如歸精神行天歷百千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廓然大虛何終何始

賜餘堂集卷之九

嘉善錢士升箋書

五世孫 浩充 編校  
六世孫 爲棟

墓誌銘

少詹崑阜楊公暨配嚴夫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庚申官詹崑阜楊先生卒門人錢士升匍匐渡江哭於  
闕湖之丙舍山頽木壞至今猶有餘恫先生歿後二十年而  
嚴夫人卒合葬有期叔子一聯以誌銘見賜升念乙卯受知  
先生有國士之目及官翰林較數負牘請益先生輒稱述詞  
林故事及前輩嘉言懿行以相發已未追隨分校奉教周旋

賜餘堂集卷之九

一

幸無賈墜蓋門下士沐浴德誨無如升久且浹者又從二三  
世兄聞嚴夫人內德母儀甚悉乞靈不律闡揚音徽以報所  
知固素心也敬按狀而志諸石先生諱守勤字克之別號崑  
阜系出漢太尉震其遷於浙之睦州自廣始數傳再徙慈谿  
遂世爲慈谿人入明至石田公生子二長子器成化丁未進  
士歷河南左方伯有大節次子用則先生曾大父也子用生  
於明皇正午辛儀真以循稱孫仲生世思號見淵是爲先生  
父研精理學著慈湖遺抄四書訓錄印心錄等書配秦宐人  
皆以先生貴先生自爲諸生時拓落大度有紫雲黃冠之祥  
卽遇困阨若陰爲呵護者人以是奇先生先生益自負不以

賜餘堂集卷之九

二

立四解以備親又嘗從秀閱京營嘆承子久武浸弛條安邊  
禦寇四議謂國家有全盛之時無全盛之勢無積弱之形有  
積弱之實若預爲異日邊患者及補官寮以報諸具疏上  
請援引古義詞甚愷切每遇講期之先一日必齋居夜志盛  
服以待及入講進止安詳音吐宏亮光廟嘗目屬焉一日講  
筵出爲余津津述所敷陳喜滿大宅故事講前錄筆當屬對  
時神祖壽節屆期諭官以呼嵩祝萬壽請光廟應之云讀  
史惜三餘先生以手加額曰聖明復出矣其來日忠忠發於  
至誠如此天性岳岳伉直不肯隨人唯諾亦復坦易可近故  
士夫稅服而誠信之時朝前分洛蜀有玄黃水人之形先

生屹然中立絕無倨傲及南宮分考推重領房同事數公氣  
餒炙手高晚大譚主者降心以從甚有歷位踰階失其常度  
者獨先生秉禮持體以自莊嚴未嘗輕假詞色也嗟乎詞林  
至今日輕極矣筆舌輕交遊輕出入取乎輕瑣宇不飭防表  
俱潰顏平原云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繁瑣亦恐及身如  
先生者豈非重臣之風範末流之砥柱哉使天假之年宅壑  
可待平康正直之風庶幾一見而遽促其算大用弗究天下  
惜之先生學本慈湖文擬盧陵詩在開元大曆間有寧濤集  
若干卷至於天性孝友內行尤備念祿不逮親諱期感泣竟  
日不齒逆伯兄至即廢食必俱密爲輪轉授官以娛其意念

賜餘堂集卷之九

王

方伯公後凋路撫其子刻其遺書復請爲補謚以及三黨懿  
親孤待養女待嫁喪待葬者無慮數百指有弁感恩以女進  
爲擇士人嫁之過廣陵有乞貸者期以旋日及旋當遊五臺  
而仍尋故道踐其約其敦故好施不侵然帶如此然以此宦  
聚益寡先生敝廬淋隘不容旋馬宸邱半頃僅供餽粥而先  
生胸中落落然浩浩然終不以貧故廢推解也嗟乎以詩元  
致通顯十餘年而門風蕭漠一如寒士以視晚近孤生起家  
而驟擁厚貲盡棟連雲腴田接壤者何如哉此亦足以見先  
生矣乃狀稱嚴立人質贊成之嚴亦慈之望族立人父繼蒙  
公母劉氏立人幼嫻內則既嫻孝事尊章時先生授經招舊

立人以婦代子曲盡敬養及先生既貴立人益加肅括肅頓  
以子姓驕奢僮奴鮮怒爲戒先生以是無內顧憂凡先生意  
所欲問遺贈卹立人必爲懲惡處姑姊先後子婦宗黨以及  
戚僕皆爾然有恩先生歿又復以母代父定祭典拓菟裘又  
爲先生營諸祭葬下兆建坊雖孫仲子一珠竭聲成事實立  
人指也至於樛木逮下桑鳩一儀尤斧聲所難立人可謂禮  
兼鍾郝德並孟陶矣卒之日凝然跌坐誦佛號數聲而逝先  
生生於嘉靖戊午十二月七日卒於萬曆庚申四月初三日  
享年六十有三立人生於嘉靖丙寅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崇  
禎庚辰五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五

賜餘堂集卷之九

四

錢江東折句餘舉海門吞吐關湖滿五百年當偉人出先生  
世系傳清白家學淵源慈湖服紫雲黃冠先兆吉首振南宮  
多士式廬傳史奏五雲霽科名畧與淳安匹天祿然藝如橡  
筆四解寓規抒忠赤情著壽邀憂漆室經世高文垂典冊晉  
陟宮寮端請席疏請緝熙基宥密吉吐鏗鏘儀輿肅府聖動  
容當屬目爰掌帝制文郁郁載提衡鑑浮流黜泰運將開藉  
良弼忽爾乘其歸兜率帝思舊學詔優卹附官錄後賜幽宅  
兩朝恩綸光白日龍蟠龜負豐碑立後二十年立人歿婦德  
母儀彤史述遐齡乘化榮哀畢同歸玄壺在茲麓嘉名慶遠  
靈氣結澤流子孫百千葉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工部尚書丁清惠公墓誌

銘

今皇帝崇禎三年以建儲恩詔所在有司存問在籍老臣故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丁公與焉適公八袞蓋應隆典者再矣越二年壬申公年九十詣遣行人卽家存問明年癸酉公薨賜祭葬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上慎重名器所司議卹不中格輒持弗予而於公臨請隨允且特命與諡曰清惠則聖鑒先定匪獨輿論僉同也按公諱賓字禮原號敬宇晚稱改亭丁以呂伋謚分氏至宋南渡五三公徙居嘉善入我朝有海鶴公聘授黃州府判遂爲邑著姓五傳至公曾

賜餘堂集卷之九

五

祖祖父三代皆以公貴父袁側僮好義里中稱爲長者娶呂生子三伯彞卒仲寅季爲公公年十八游於庠已游北雅舉嘉靖甲子順天鄉試隆慶辛未成進士萬曆甲戌令句容庚辰擢山東道御史踰年謝病歸家居幾二十年戊戌起南大理丞歷南太常少卿鴻臚卿署國子監光祿寺事晉右叡都御史提督操江管巡江兼攝兵刑二部大理寺事九載奏積晉工部左侍郎未赴癸丑晉南工部尚書天啟辛酉二品再考晉太子少保自丁已乞休疏十二上乃允公錄仕哉邑再起累遷至司空凡三十年不離南京澤在噢咻功在保障公白謂高皇帝一大家紀在酉都整頓畧有次序而累朝倚毗

若南京不可一日無公卽窮憐楚禪莫不知南京丁尚書者初令句容廉知氏聞苦役而田賦之弊尤甚於是精心勾稽減繇役清飛詭幣浮羨歲省民供本折各七千七百有奇令各卿建義倉勸富民出穀積至五萬餘石縣倉去城遠糧里漕兌苦無棧托爲搆房百餘間併置田儲租以供旅食時巡行阡陌課農桑力作者勞以錢又相視流泉溝渠築堰舉行鄉約陳高皇帝六諭所爲食之教之者罔不畢舉治句七年民戴之如父母時海忠介掌南憲爲文壽公父稱公滿腔惻隱一塵不染蓋篤論也及爲大理署光祿故事祀典德懋醴醴悉取諸市商導後移科起勒合於京兆餉價倏久煩費列

賜餘堂集卷之九

本

肆坐困公田會與不焚除取耶乃商諸司農凡畿邑類派正供令竟解本寺寺以現價市物如民間卽京兆科舉諸費皆做此於是市商之累始絕南都故有三飯堂歲出米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侵牟滋弊僅於朔望煮斗糜以完故事公臨期親詣按冊唱散更定光祿十規以垂永久焉已爲操江首革債弁科減月糧之弊小盡例克院費公曰此都堂與軍士爭一日利耳命全給之上江二邑僉役舊有坊廂凡官府借備器皿及匠役編折等費種種不支公謂賦役已均派條鞭何重科爲移會撫按盡除之踐更之法受役者私雇分應輒至破產公悉心博訪莫如官募便爲挨門編冊準等則輸錢

遂雙力役爲雇役民間歎若更生又慮相視人命易滋擾害  
建官廳於各門外爲昇散之所皆題請著爲令其他營政如  
洛浦口斷腰河以利涉疏上新河屯船塢以便泊廣京口外  
塢以通漕復鎮江西門石橋粉瓜步船禁以救溺疏丹陽米  
巷淤泥洪河以救出治南北四百里孔道整石陰榆柳以便  
行旅未易更僕數也劉天緒中都貢萊備耳以募緣蠱惑爲  
選卒所告在事者遂張大人奏罷爲咄嗟定亂功詔下南法  
司窮治時公兼攝刑部大理力主平反雷守樞部以危言休  
公公不爲動竟引妖言律論死七人餘戍遣有差所全活無  
數有造蜚語誣曹大寔等二十餘人謀逆者公露章請釋拜

賜餘堂集卷之九

七

發之日鵠集公冠鹿去復來見者異之已又攝兵部知世職  
赴北替襲多留滯不得官甚有老死窮途者疏請悉就南樞  
勘實仍會官比試類奏得旨允行其晉陟工部也謂孝陵鍾  
簾脩葺宜計經久請庇材鳩工自殿廡樓門以及某房牲廚  
靡不堅美又念都城形勝在河脈交流自積漸侵占河身益  
壅遇霖雨輒瀾漫漶市乃首洛大河以及支河計門千五百  
四十餘丈凡豪右竊據者悉爲清理植表以識至若允浦子  
口城脩方正學何工部祠勘蘆洲歲課清棕漆因鎮建石  
城武定過軍上方等橋治城內外街道凡冬官些窳之習手  
事興起當公初晉尚書謝恩疏云俯竭竹頭木屑之技仰酬

遺簪墮履之恩至是拮据鳩屏凡八年人服其靖獻不欺及  
予告歸里南中士民建祠尸祝公八旬覽餐戚裝黽蹕門稱  
慶或於所在生祠設醮祝願長生嗚呼此豈可強而得者哉其  
行德於鄉也每遇親戚煮糜以食餓施布絮以庇寒凡四賑  
活民常數萬又捐腰田百畝以贍學宮適有汶陽之事公焦  
蒿勾裝引爲己幸卽橫被重誅弗顧也自奉甚儉一飯冠四  
十年不易舊履漸圯用木枝柱唯好施老而彌篤天性孝友  
與人言輒稱述先德嘗謂余初令句時先君戒之曰若爲民  
父母不必徵譽精神惟五六月間著瓜皮帽者稱賢乃眞賢  
耳瓜皮帽謂藍縷色如瓜也不肖終身不敢忘嚴事仲兄如

賜餘堂集卷之九

八

父撫孤姪如己子至壯歲太節尤爲凜然公故張文忠所取  
士及爲御史文忠以勘劉臺事屬公公辭病堅請乃得歸天  
啟間當道以公施賑事奏請晉太子太保公具疏力辭生  
平進退不失其正如此蓋公少而潛心聖學從王龍溪先生  
印良知宗旨又從君上唐一菴先生游在甯都新王文成祠  
約周海門焦弱侯會議其中及家居以未得展閩里爲憾忽  
買小舟攜數蒼頭渡江拜謁孔林自稱八十八老學生手自  
撰記歸途船漕撫極言民運抵淮之害時公年已耄跋涉水  
陸三千里往返僅一月遠近詫爲奇事大抵公仁心爲質積  
累功行而元本得之學問公嘗謂良知中有膏澤不虛耳

生嘉靖癸卯距其卒享年九十有一元配吳夫人有樛木之德先公九年卒公子鑣等以崇禎甲戌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子葬公於秀水正收字均賜塋之新所以余素習焉爲志敬系之銘銘曰周郊保釐嘉靖公天昨民社今有翁如冬之煥春之融威則爲鳳施爲龍初試句曲謀司空歲星長在南國中高皇肇造雷錫豐膺杜家紀時乃功歷年三十六辦懷家尸戶祝棠陰濃節茂閭道耆期恭聖言學愛盟諸東積善餘慶祖彌隆祿位名壽萃厥躬兩朝憲老郵遺忠煩綸賜兆羊虎崇特子嘉謐詢謀同千秋萬禩垂無窮

工部尚書晉階太子太傅羅浮姚公墓誌銘

賜餘堂集卷之九

九

萬曆間元氣鴻龐治象寬然有餘其時士大夫敦厚博大蔚爲名卿而造物亦篤培之康壽平格以貽數世棟石之用如我郡羅浮姚公其尤也公受知神祖迨步光廟嘉廟存歷殊階勳名正茂知幾乞身上即位眷禮舊德詔起田間恩數有加宦歷四朝年逾九袞終始醇白爲昭代完德年人蓋王國休嘉祥隱之氣磅礴海內而鍾美於戎公非偶然也崇禎六年癸酉夏薨於里居公子以亮爲公常寬宥乃持曹編修所爲狀乞銘於余以余習公久高亮行誼爲詳也按公諱思仁字善長羅浮其號後山先生長子也公生而茹荼類異五歲就塾所過神祠必揖其神託步鄉翁僦徙祠避公人以此

知其非比兒十八補博士弟子員癸酉舉浙江鄉試癸未計偕有同舟生夢甲騎擁幢麗江洪呼迎尚書果以是春成進士授行人明年相繼丁內外及王父北平翁艱禮之暇念律法不明民多愆入手莊大明律例解苦心思索至露歷破樹亦不聞其書迄爲法家司南服閣權爲江西道御史癸巳祝罷長蘆歷山東河南巡按會東省大浸六郡皆饑僞民借稱貸延劫大姓所在騷然公詣巡撫鄭公汝璧曰此亂萌也不可不速撲滅然公當自行勿委官鄭公如公言馳入青黨首惡數人其法以刑脅從俱勿問公置檄所司發庫賑貸未幾麥大熟六郡復安自去歲清坤寧兩宮災公上疏極言時

賜餘堂集卷之本

十

政闕失語多充真神祖優容之按部所至多平反冤獄嘗丙夜省囚贖忽聞鬼哭公慘然曰有冤欲訴耶當爲若理之明旦卽臺牒有菊人於郊挾賁貿易爲楊花所殺而滅其屍不可得公爲禱於神屍從海中逆潮浮出花遂伏辜齊魯間相傳其事爲神明其按河南力爭開採露章劾原奏官仲春等率衆橫行掘人墳墓索人賄賂將釀亂激變疏人不報春等益橫公密移文有司廉其需索實數補贖奏聞得旨逮繫秋下虐婦少慰已報命詳繪開採圖說以進神祖覽之慨然動容終不加譴北地饑死者相枕公曰此而弗言民皆溝壑矣士疏請漕粟三十萬石以賑三輔賴以全活壬寅晉通政司

賜餘堂集卷之九

上

參議歷大理寺左右少卿戊申謝病歸家居幾十年甲寅起原官未赴尋改應天府尹公守先訓一意以愛物濟人爲念康俗營舉興革一新境內忽飛蝗蔽天民惑巫師說但事禱賽公下令捕蝗懸賞格於是民爭捕蝗頓盡畱都人邑惟高淳燒礪舊例改折至是以災傷所屬盡請賜改而高淳無加恩奉部覆矣公感然引爲已事復疏申請上允於原折外特賜蠲免父老子弟一時感恩泣下他若爭察典以恤屬疏疲累以恤民於註誤以恤士種種善政未易更僕數已未晉通政使有儒士蔣定國交通內侍議復興礦役具疏徑自投進士官彭元錦被逮逗遛托病陳請還師李如柏李如楨被劾候覆如楨疏辨公不爲土都門忽傳已達御前公一一抗章駁奏不少假如西臺風采是年三品考封祖父如公官蔭一子甲酉歲歷工部右侍郎晉本部尚書時門殿山陵工程並舉公憤將作事權久爲貂璫傍擊力嚴冒破汰冗濫持之甚堅嘗視事若工忽內侍數百人擁至索輓帽銀初甚洶洶公和顏詢其首姓名目吏使札記徐曰此項誠宜給但錢糧偶乏當稍需衆皆色變欲圖噪公命取所扎姓名示之曰勿譁稍無禮即參奏矣遂逡巡散去於是時輦輿已獄公決意引歸疏三上癸亥加太子太保予告既抵家閤門養重惟與故人焚香相對修棋枰詩酒之觀而望實益重撫按薦於朝今

賜餘堂集卷之九

三

上改元晉太子太傅蔭一子四年詔有司具啓願存問時人榮之公豐頤廣額望而知爲有道範公生平坦易寬博冲然長者不爲崖岸鑠刻之行而遇事敏速能鎮非常初董陸長蘆會東事棘設兵守天津猶弁吳天賞募南兵三千盡乾沒其安家銀一軍盡甲而譁縛天賞謀害射之公將行部衆咸懼爭尼報公曰我往亂自定何阻也至則暴天賞罪諭衆兵靜聽奏聞已天賞得逮訊復疏借鹽課六萬代給餉餉軍中歡聲如雷按豫時聞封府民陳淮與姪諸生陳其道居鄉保寧王宅淮修築誤毀王牆王怒督責淮其道憤憤呼同類數十羣晉王王癡癡與中諸王將上疏告變公亟遣醫治王且謝諸王曰狂生無賴吾當大創之因密諭其下削薄刑具但令敲朴聲徹於外已諸王聞之果大喜會保寧亦甦遂正准與其道罪事復發識者服公之敏練云壬申霖雨慶陵賈項壞上震怒詰當時堂屬受事諸臣時部堂俱已物故惟長垣王公及公存或謂公受事日淺向不與敘錄蓋具疏自辨公曰聖天子孝思老臣祗應靜聽處分胡庸吟也已部覆王以陳辯得從閑住而公竟落職惟引咎不遑絕無幾微悔恨之色其寵辱不驚得大臣之體如此公好施祿入之祿推予宗黨咸待以舉火有晏平仲風公素無疾瘵安康祉不知爲九十一歲人今年夏忽數日不進飲食若無意人間者易簣前

賜像堂集卷之九

三

日合葬於故墟西之荒字圩爲之銘曰隆萬之盛平康正直  
偉人挺興具大福德於惟姚公智圓行方如玉溫璞溫潤含  
光植彩使坦率英和府直遁如緩沉機凌弩持長儒節進監  
門圖抗章典章齊豫具楚民瞻師尹帝重納言利人調切封  
駁權尊天垂景耀司空著衆鳩凡惟虔若工是相班高曳履  
志決抽簪虛舟藏用處銓居心爲德於鄉薦勸推解曉曉人  
瑞考槃自寫始終一德靈光比崇嶠然乘化不朽道忠我銘  
其藏豐功永耀作光大寵貴此附答

資善大南刑部尚書俗芝姚公墓誌銘

申西間俗芝姚公爲南大司寇余爲禮貳在公之暇過從甚

賜像堂集卷之九

四

亭張翁館甥遂世爲華亭五保人怡善五子仲北田叔南江  
卽水部長子僉憲龍津公無後乃立北田叔子槐堂之子少  
津公爲嗣是爲司寇公考異封太常寺少卿生六子司寇公  
其次也母包淑人生母崔淑人公英敏爲學年十五受知於  
學使靖原李公有國士之目癸卯傳浙闈明年成進士選入  
中秘才品冠冕一時爲葉文忠唐文恪兩公所器異及散館  
忽出公吏垣公嗣不平而公怡然自若既入垣會江南六郡  
水災疏請蠲賑及條陳經國輓請諸事皆達中宸時朝局  
斷斷同與公持論虛平不屑依附於是甚者側目而公故爲  
山陰舊輔會試所取士引繩拔根者借爲議端公引病乞歸



疏十六上留中不報已復有尸右之轉公度之慕軀就義難再辱遂拂衣出春明以不便旨滿閣幕已轉行人副再遷尚寶丞旋爲光祿寺少卿裁減冗濫調御貢吏尋轉順天府丞張弛無不合節嘉廟初元奉詔告岱宗祭在茲拜孔林時稱榮遇壬戌擢左選政有感乞歸片無何連遭大感時逆端煽禍林無寧寧公從草土中感憤時事未嘗不唏噓太息也今上御極公躍然起曰明天子在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既拜少廷尉卽上疏請捕逆孽以彰國法釋繫臣以擴皇仁上爲粉所司嚴緝奸孽議釋惠大理世揚聲毛給事上龍從覓結案皆公力也未幾晉南太常卿陞辭陳五事至聖學定國是核經費備邊才培元氣皆關切事體旋晉南刑部右侍郎疏紕宣琦越職積詆大傷國紀畧云宮中府中咸宜一視若外臣然及內臣如王志道周鑑曹奎動加嚴譴而各肆如坤安然無罪退觀迷聽揣疑叢生長璫寺傲狠之漸灰羣臣報效之忠啟中外畸重之疑成政本輕衆之勢所關不小語甚切直已晉本部尚書南中最苦訟煤刑曹尤甚往往移檄拘錄於數百里外株連累引終歲不結以爲常先是阿山沈公爲政公佐之一意休息法署幾於羅雀及公代沈公益務簡靜虛括司屬無得溫受片詞一時南民若出湯火甫二年喟然嘆曰吾起家孤生致位九州且四遇草恩贈廕累世踰涯極矣祿

不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吾師乎遂再疏乞骸情詞愈切乙亥春奉旨予致而公喜可知也明年夏忽病不起事聞命所司議卹乃遣官諭祭二壇水衡給營塋費概公登朝以迄告老進退始終殆無遺憾卽壽不過耆可謂昭明顯榮高朗令終者矣公弱不勝衣而精神要大於身與人交冲和夷易犯而不校嘗稱范文正公有言士大夫居鄉鄉完國稅佐國家之急調停役法難桑梓之憂此外別無可報君父者吾今敢忘斯義乎每歲分租又助里中之苦役者臨叙捐田千畝以供義役而自奉不異寒士僅一算器食大布衣而已嘗手書顏氏家訓誠言無庸供以饋家聲生平頗致誌奇觴嘯尤喜臨池行楷有晉唐風生於萬曆戊寅二月初三日卒於崇禎丙子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陳淑人子一卽世曙虞胄子側陳氏出娶兵部職方司主事杜公素浣女女四今世曙以己卯冬十二月某日卜葬公於五保夜光圩之陽余爲誌而系之銘銘曰綺歲登朝時推龍驤驟首承明高步忽鑣大器不驚無求無枝容與迴翔調軻六轡乃遷祿勳乃贊棘寺乃晉奉常乃踐卿貳勇彼逆孽佑我善類直紉橫璫侃侃正義既掌南禁行無所事清靜寧一仁人之賜帝曰汝爲朕將大界公曰臣庸賤路請避嚴疏乞身情詞懇摯溫給勉俞以成高志掃徑園門饒咏自寄愧夜行者

潘首榮利典刑怒諸邦國疹瘡論祭賜坐國恩寵被終始克全榮哀兼備夜光之墟佳氣鬱萃龍虛若聚馬羊若歸以貴黃墟以永幽隱施爾子孫千秋不墜

孝廉淡之頌公墓誌銘

余少游邇里間業於頌端文公所稱運陽先生與弟經凡先生同倡道東南當世擬之二程者也公有兄涇白才氣偶儻頌頑叔季間以性不耐咕嗶去而治生遂以貴起家東林之復經營學實皆出其手蓋以幹力爲利翼右有子淡之端文公稱爲宗寶萬曆辛丑約余讀書山莊文社之會顧氏澤從畢集端文公會題數藝而甲乙之淡之好淡港之思語不驚

賤情錄卷之九

七

人不正六時友在聚樂席樂日新若頃荒奏而嬰鳴和也已凝成進士與余兒樑同籍余喜且嘆淡之得食報於子而余兩人交誼之及世也今年秋子來前旬及門以志請墜乎余與淡之齒相埒學相長氣誼相投分所閱難合聚散窮通生死之變蓋四十年矣酒壚雖近邇若山河脉琴仍在已成絕弄屬在後死其敢辭銘按欣淡之諱與淡字淡之別號白餘顧氏之先自端文公而上五世廷秀始家無錫之上舍里商文教公表其墓端文公祖憂文學皆贈吏部侍郎學號南野邇邇上娶錢叔人生四子仲爲涇自諱成授沈祿寺監事娶曹孺人生淡之淡之生而端靜不妄啼笑四歲喪母哀慕

辟踊若成人及就傳占對敏捷已學爲文千言立就嘗夢端文公剖胸出肺腑提示覺而心開光祿公爲延西谿穆公於家塾所與游必海內名士淡之由是學益力文益進攻苦刻厲即肄掌懸疑不是過也年十七受知于學使江右僉公有國主之目尋入南雅後光司城郭明龍劉雲鳴傳商盤朱平涵四先生皆以得淡之爲使六館士推爲冠軍丙午復舊生考即傳先生投謁日喜而謂曰不意子之技進至此聞牘流傳紙爲頓貴當是膺淡之才名稍甚視一第直擢之耳乃連上春官不利益發憤下帷沉酣六籍而壬戌復報罷慨然嘆曰我苦心揣摩計倍才老載而卒不售命矣夫抵家既發災

賤情錄卷之九

八

症自此種綿委頓不復赴公車矣淡之天性孝友光祿性嚴平小不當意輒阿貴則爲怡色益恭晨昏侍立足爲懼不敢退事繼母撫弟恭恭無間言居光祿喪食一盞米恃杖而起析箸推使又捐義田五百畝以成光志當端文公講學於東林也淡之斯夕追隨以學貴實踐不務表暴爲名高而律已獨至自薦賢書無點墨干有司處家教子動依理法凡冠昏喪祭燕饗必恭必慎蓋真有得於端文之學者黨人議起詞連淡之聞而笑曰吾乃今免於皇甫威明之恥矣乙酉間高忠憲公與西谿穆公同罹瑞禍淡之周旋忠雖不以利害休心并誠子勿取俸於道消之世其識力堅定如此尤好施

子敦故舊家師杜少橋贈之終身無倦色其他周急折券不令人知未易更僕數生平耽病史學淹貫縱橫手次成書而惜其未竟蓋自謝公車杜門養病者十有二年至是疾革語家人曰壬戌之夢數其止此子坦然任化但呼光祿公及曹孺人教諸子讀書爲善蓄有餘不盡而已正襟端坐至曉不亂嗚呼可謂歸全無憾者矣元配徐氏繼泰氏徐孺人性婉嫺善事尊章初光祿苦爲生難一切儉嗇淡之膏火不時給則孺人脫簪珥躬舂作以佐之竟以羸疾不起淡之生於萬曆丁丑四月初六日卒於崇禎癸酉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徐孺人生於萬曆丁丑三月十二日卒於壬寅三月

楊餘堂集卷之九

九

二十八日享年二十有六男子四長萊卽子歿丁丑進士次萊先卒次果庠生入成均次霖庠生女子三存者一男孫十女孫四子歿兄弟卜於己卯九月壬午奉淡之柩與徐孺人合葬於蔡郎山之陽余爲之志而銘之銘曰涇里之濱大儒挺生文章道德海內主盟子姓蔚起陽辛濟美誰與白蒼厚咸可擬志氣潛通洞示肺腑龍文鳳采載振家風既舉孝廉修姱養恬內德淳備簡押潔嚴追隨講席紹聞無敢有之似之小心一脈爰啓象賢弈葉聯聯拖彼注茲大道固然蔡山之麓幸得吉卜鬱鬱芊芊若斧若屋偕爾德媛永藏於斯百世千秋觀此銘詩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崇禎十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前南京刑部郎中封兵部尚書文源李公卒於家年八十歲八歲矣明年其孤大司馬懋明公馳書余以行述請志余老病不任筆墨願余辱知大司馬非一日矣大司馬往按我浙食德甚厚已撫天津先弟備員轉饒習司馬壯猷益悉迄今猶留柩余兒棟又守職方仰承誨獎甚於先弟津門時惟余之托於大司馬者深而懼煩恐乏素也其敢以不任辭按狀公諱廷諫字信卿號文源中蔡卯鄉飲神辰七就教職得廣德州學正己酉還南國子博

楊餘堂集卷之九

手

士帝褒賜南太選海軍晉南刑部山東司主事尋改浙江司郎中辛酉以司馬選恩累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至今官先世出唐西平王後五傳徙吉水又若干傳而至可方允方以父子兄弟科名顯允方者公九世祖也又五傳而生咸是爲公會祖才高數奇發憤令子孫廢書生貴爵貴爵生秀是爲公考以公貴贈刑部主事後以司馬貴贈如其官妣周氏爲夫人贈公少孤貧事母得張以孝聞里中推爲祭酒年四十未有子禱於神夜夢有異覺而舉酒醺之忽絳雲起扈中香紛縹緲虹梁也一室皆驚已而生公公生而孱周夫人憐之不飲苦以讀公暗自刻厲於書愈益攻十餘

就童子試鞭冠其僞尋失怙恃門戶如成人既補學官弟子  
聲出諸弟子上故不利慨然曰吾祖欲子孫廢書豈其然乎  
凡九試與大司馬同舉公雖晚意以父子同榜鄉人爭羨之  
公愈自挹損不御新衣不飾口以妄搜廣貨爲戒率司馬  
計借服敝帽頰簪策蹶蹶而上更苦窮老布衣者嗟乎  
俗之漸人久矣孤生驟貴輒飾衣冠像從作車上僂趨乃廣  
田宅侈供帳玩好自奉終焉筮黃狀異妖冶之屬羅進於側  
云以娛就其自爲亦終身頽頽不休是有世思哉公始進車  
然父子相勗此其志氣欲有所用之不屑爲此諛翼也一上  
公車不第就教廣德前司訓以蒙嫉某生誣以不法狀公至

賜餘堂集卷之九

壬

立白之某生營父葬誤侵其族族顯者攻之急生夜入金求  
庇公責以大義令肉袒謝罪生慙而退顯者聞之嘆服率族  
以謝稱公舉體皆貞屋漏無嫌云直指某攝學政以其業師  
某前守廣德屬公舉名宦祖豆之公備訪食謂不宜公義形  
於色曰吾終不以一官故枉真是非竟寢直指患鵠刺不  
及公公不爲意也久之遷南國傳課上察營一如廣德時庚  
戌大司馬以令選課最名授學察時黨議起以司馬在初東  
林衆皆目攝所親有貽書公者以委蛇者公弗置謂是公之  
官亦漸墮自南廷評論歲改比部又踰歲晉郎中公以三任  
皆典獄乃今而後可以明吾學效吾力竟吾心矣平亭寬滯

若干人有叔姪訟產累歲不決公動以至情卽悔悟痛哭相  
讓而罷一切訟牒衷者衷辟者辟惟來望門而返卯辰間嘗  
議益熾公貽書司馬吾父子不合時宜殆將不免蓋歸而共  
老衡門乎司馬急請告歸丁巳內計果例營公亦請破調用  
時食院羅公力爭竟不得鉤臺之禍幾於引繩披根矣然公  
官雖顯不改其樂以范滂無憾慰大司馬日含飴哺孫擇其  
長者手編策教之蔬欄布緇徭徠戶內卽干旄及門謝弗見  
也越五歲大司馬起津撫晉兵侍知稽羅將作卽引歸旋羅  
初奪今上改元召入榮樞兼董戎政又以執法賈怨勛貴乘  
邊警爲謠詠奉旨放歸公相見慰勞喜甚所爲舍怡手編

賜餘堂集卷之九

壬

牧諸孫蔬欄布緇徭徠戶內蓋歷幾星霜如一日也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公父子謂耶已別大司馬起南樞以公春秋高  
堅不欲行公曰上不忘著簪義當一出且南都吾舊遊地與  
汝偕行不君親兩得乎於是欣然東下閏冬及春乃歸歸五  
月而考終於家卒之日無憾無怖若形解者可謂頽齡令終  
得全於天矣或惜公學行措於世弗究士升曰今世士大夫  
號尊顯者其指於世果何等哉當萬曆辛亥間當其張以  
東林諸君子爲射的輒鎗無竹之徒望風靡矣大司馬嶽嶽  
惠文與諸君子言同聲而異同途也或危而慮之或疾而排  
之吾聞公語大司馬曰向者里人傳兒誤入鷺徑今所友若

賜餘堂集卷之九

三

此而父復何憂勉之守正而行無生退轉其持論如此凡大司馬在朝在野一秉家訓進而退退而復進而其道大光也則公之道亦大光也而孰謂公之措於世者少哉公內行淳至父事季叔推恩從弟姪吉多學會公以德實踐爲本每言爲學須從幽獨簡點無侈口欺人又曰天下豈有現成良知鏡自有光塵垢磨之不利磨而曰鏡不受磨無有是處又曰修吉悖凶不在天也一事仁義終身欣慰非即吉乎兇惡之夫每到屬續冤冤債鬼歷歷在目豈真有鬼心自爲之耳公之議論篤實類如此元配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繼萬氏累封夫人子五張大司馬次邦英雲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邑

英趾丁銘曰

與子偕舉晚名揚與子偕隱晚節香用雖鈍置道尊光我長松百鍊剛於食有福壽且康貽爾子孫域且昌天披雲霧升清陽哀繡中錫何煌煌舊都就養樂未央忽來瀕氣歸帝鄉玄潭之墟鬱蒼蒼首矣趾丁卜允厥公絃於斯斧若坊毓最鍾美千秋長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諡忠毅次見李公暨配封淑人錢氏合葬墓誌銘

賜餘堂集卷之九

四

當天啟乙丙間逆竊與平相比而黨禍起海內正人一網共盡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爲御史連章擊奸閹相切齒既矯旨削奪旋復遽下詔獄羅織鍛鍊死狀甚慘較東漢屠滂諸君子禍更烈焉崇禎收元誅逆竊忠贈公太僕寺卿子祭葬錄乎入太學已賜今諡煌煌乎國典備矣可不謂天定勝人哉又十五年爲辛卯公子遷之手公既錄淑人狀再拜稽首曰先人墓本拱矣敢乞一言以不朽嗟乎公志光日月氣祚山河寧俟余言顧與公夙稱臭味而今又爲不食之果歟改進行以敬告與後並責也乃受而志之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汝泥世居江陰赤岸里大父果父鵬翀皆以公貴如其

賜餘堂集卷之九

奎

陽方壯一陰孽牙逆賢已從與髮揚其寵矣楊忠烈受之駭賢二十四罪及得旨公隨上罪端巧於護身明主不宜代過畧云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棘手乃露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淺患計莫若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魘影之疑忠賢亦莫若蚤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詞甚剴切又爲忠憲代草劾崔呈秀疏又疏救杖斃主事萬傑益與瑞忤時瑞就貶負嶠磨牙而食特閣中力持隄防尚未使耳魏南樂廣微以詞林資淺垂涎揆席諸君子素鄙其人不與枚卜南樂甚與賢乾子傳應星銜緣避內許以聯譜遂出中旨發立而宮府始合矣毋入直以片紙密緘往來著以內閣家報呼吸立應惟所欲爲會太廟陪祀後至公糾其矯蹇無人臣禮南樂與瑞擬旨廷杖賴蒲州相揭救得免而曹欽玟弊狗也攻公爲東林護法連及高忠憲等遂以中旨削奪朝端爲空而毒手益肆不殺不快會裁奄李實密使人至瑞所謝過李永貞嫉其參某某可以免咎因索京頭印本以東林邪黨爲名上之後所請瑞上書已從中下其章公與周忠介等俱徵下詔獄時親騎犂牛長憤填臆公慮里中人情巨測聞命卽先入郡與親知謀笑言如平時無怖容及開讀士民同集攘臂欲臨旗尉公搏額求解乃揮涕而散是夜

賜餘堂集卷之九

美

卽潛發既赴獄備受五毒延贖四千金意不在贖非此無死法耳嚴比月餘相繼畢命公臨絕詩痛念親恩慘不忍讀蓋丙寅閏六月三日也嗟乎白馬鼻骸碧血埋痕向使公言得行彼相計阻逆璫卽虎噬未必流毒至此人之云公邦國殄瘁可勝嘆哉公生平不開生產囊篋蕭然而錢淑入相成亦有力焉其從公南康也儉素如寒士婦時問公安得司空城旦書習之陷文不活可念也舉子之辰公於役江州謹覲厥舅晚日夜如何其欲舉牛衣語相慰見公義形於色弟云國家事大慎重自愛而已及公被逮時三尊人在堂遙之幾九歲公謂淑人無自苦以養親教子爲托公歿後代公爲子又代爲父孝慈兼至枯菴備嘗乙酉南都之變里中盜起淑人爲焚劫所迫蕩析離居邑邑憔悴一病不起嗟予瞻昔所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今并社木而墟之淑人其能又乎遜之所以感劬勞而痛罔極也公生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距卒年三十四淑人生於萬曆壬辰九月十五日後公十九年而卒年五十四遜之娶高忠憲公孫女忠毅途中與伯氏詩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舉情懸黃鶴今遜之以聽鵬名軒有袁閭築室聊同志閭令田居願比鄰之句可謂善承考志無愧家風矣某年月日將合葬淑人於諭瑩銘曰

愆皇世瑋鐵城嚴霜凝堅冰至門李公益忠義聲權鉅甘至碎邪黨合官府比鉗網張逮北寺鬼朴來血肉清會清明國典責褒忠魂易嘉謚後其子遺吳觀公曄聯還浩氣有淑配生薨葬後公適同藏銘柩檀封黃墟關銘詩存永不散

工部虞衡司主事寓公高公墓誌銘

予常採選國事表其遺忠於隱道得高少卿異志僞寓嘉興者竊嚮往之恨無從質其後人今虞部公葉世家宅佑鉅章行畧乞余志地下按其世系則少卿號齋庵以父德任元浙東宣尉都事始僞寓焉爲憫然歎曰世固有後先昭合者齋庵先生以國初閣公值靖難避跡以終閱二百五十年乾坤

賜餘堂集卷之九

七

又一變而虞部公葉榮集夢無忝祖風予安忍泯沒也公諱承延字寓公號澤外晚稱鴻一居士高氏出齊文公子高之後自晉唐數傳徙新豐得警馨生銘銘生膠州守文登文登生林以子道素貴贈工部屯田司郎中屯部娶唐宜人生公幼懿鋒穎方舞象稍詩有蝶淫飛繞半花雪著履雙之句始冠補諸生穎學好奇不屑入窠臼桂郎之役屯部爲植坐上若虛有漢文者公素信於燕道欲叩關以屯部命南還會內問憫悴骨立禪終投牒學使云縱榮顯父生有忝於穎翁蔡定沉河死尚稽於旦夕欲謝直麻而未忍願依蒿里以長居學使不許而公業口達已卯舉於鄉第屯部之免泣下霑衣

軌度仍如故明年成進士還里而還安之命下遷選西嶽邑也屢劾於兵公叱取往適檄曉果四千石於榆關請救其半又酌通稅次第徵之京東水田之法久廢公下教引溝立防蓄洩有程流民自占七百餘戶墾田三千八百餘畝餉至四千餘石立義倉申六諭刑賦練備之事畢舉奏最改寶坻益赤縣也以治遷安者治之尤劑其利病民最苦解戶公脩田爲差法始畫一棲伏畝五百三十餘頃亾借叢者部議改牧芻計戶徵金公曰是盡窮黎而輸之也害將安底請如舊又賦黑菽二千石非抵產請以黍代之倉使者徵車八百輛爲計地而出民用不擾時漕急葉膠公先期募海境內無梗

賜餘堂集卷之九

夫

蝗災備難勸輸全活甚果邑設鄉兵三百名給以官錢令墾田三百七十餘頃居無何烽火徹甘泉矢及雉堞公擲焉治兵朔風寒雪指裂膚不憚也扞擐曉間繕禦甚力遂以外虎落木譙勾枝不絕間發巨礮斃其孽者壯茂縣也徵公孰保障哉救回難民不忍俘賊者還生還者二千五百餘人上功幕府優詔議敘或中以考功法左遷還縣自是治縣之譜更三交南北異宜簡劇異事險夷異時而精心慈腸則一也值四郊多事公益固疆圉收戢人心計田苦雨勘實具聞而均其稅民不偏藉鄉馬六千匹如寶坻法詎田爲差抑漕卒之橫民大悅甫十月而遷工部虞衡司主事遷入立四賢

祠祀前令陳公大綬李公邦華尹公民興及公也蓋去官而民之尸祝勿設云公既內擢卽蘇屯部寬詔復故秩尋請終養載身子舍旋遭國難絕迹城市五噫八咏託以見志夙耽邱索入其室娜環矩委解日奇秘有眞公以名畫進要人謝不可旋失去寧爲楚人弓無爲王門琴其不徇時好如此既淹貫偉校才思新綺著作日新有稽古堂集外集藏書疏畧疑西樓書目各若干卷戊子元日患疾謝醫待盡越二十五日賦詩而瞑同於元亮自祭矣春秋四十有六生萬曆癸卯正月十六日配沈安人三子佑鉅諸生佑鈺俱幼女三孫二嗟乎公生於世間近接屯部膠州遠紹膏庵先生之傳

賜餘堂集卷之九

元

遭時不辰素履無咎柴桑之門王官之谷以視金川啓門之後鴻冥震舉不均無所降辱哉語云人不可以無年味公遺詠已知身屬幻何用較傷發傷哉言也感慨係之矣爲之銘子苒苒翁世流芳奉常大節樞臣綱虞部代起奕葉光蟠奎燦壁冊府菊黃綬綠監澤藏江南北幾輔政相望蔽帝有樹存甘棠立朝日短今日長人生適志豈可忘元紀帝魏隨翁張我往從之自沅湘司命權年先北郎郎金旌富經細地下修文道孤良佳城鬱鬱正氣藏白日照輝終扶桑



賜餘堂集卷之十

嘉善錢士升墓誌

傳

南康通守祝公傳

凡極其精神之所至未有不相感者也情欲之好死者可生古今之交心者可親而況屬毛離裏一氣相吹者乎搥腕噓指猶遇言之也朱書昌生不識母以意求之渺茫邇之域而竟得之乃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至四十餘年而卒不可得則精神之有至有不至耳若余所聞關中華松祝

賜餘堂集卷之十

一

公者謂古之純孝非耶公名世喬世爲金谿人父諱天壽號神谷學儒不成去而學賈夷然不屑也有志方外有汗漫之遊一日捐其貲與家人別時公生六月耳母夫人馳勉鞠育至十餘齡而母夫人卒公號泣若成人既而曰我不能生吾母矣我實有父而聲容不接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遂決意尋訪而是時公方孤苦無憐而資之者囊中不及一金放舟至均州故父習遊地也述之不能得憂思成疾臥床數月已知父在鞏昌渡起而西有阻公者曰均州去鞏昌三千里而遙且時迫冬月峻嶺車關冰雪湊厚子質孱弱盡需之無徒自苦公曰關中不在天上行即到耳我忍白愛而忘我親

賜餘堂集卷之十

二

乎遂由陸入陝公少遊不習途未一舍兩足成泡痛不可忍逆旅主人憐之灸以火負創而行日行百里計歷鳳翔汧陽隴州至關山積雪淒風刮而大骨戰慄龜裂幾無完膚兩閱月而遇父於鞏昌之西和公喜而泣曰吾乃今有吾父矣居久之公父邀秦州而獨留公鞏昌從趙孝廉學公資穎而功苦文日進曾孝廉計偕公不能獨存乃之秦州則公父已先往省會矣公是時手無一錢得一便郵與俱適若陰雨平陸成渠赤腳行荻藜中兩蹕爲爛抵咸陽河水湯湯兩涯不辨牛馬急問渡幾爲橫流所沒幸泊淺沙汭濟抵西安城泥滾爭入搏相蹈藉而公從渾渾若聖而出及入城述父又不

不忍離左右也疾漸瘳公勉爲一行入試遂爲諸士冠名籍一時無何而父病復劇竟不起矣公號呼慟絕後不欲生日天乎吾有吾父幾何時而止此乎蓋公時年二十一距離家尋遊凡六年而中間跋涉重研風餐露宿流離項尾之狀真令人可驚可愕可悲可涕至性神感形迹莫闕卽公孝養之日短於壽昌而一息萬年其祝望祭追號於四十餘年之後者竟何如也又三年而公復以歲校首領於庠當公初抵坊州時有楊氏故習公父者憐公韶令欲以女字公公以未見父弗許也至是學使者知公未耦屬邑令爲寒幣而自捐公帑助委禽焉公續致勤行聲名日譟庚午都試歲入彀矣而限於額數奇屢蹶以選貢廷試入太學至壬辰謁選得南康倅佐郡六年潔已辨素竟中蜚語而歸歸又十餘年而次子萬齡壬子魁於鄉丙辰以進士高第拜南戶部郎而公將開八表見錦衣拜舞而喜可知也已而相泣曰吾一生歷茹艱苦而孺子僥得之夫復何憾惟是先人邱隴具在吾老矣未及一展孺子其無怠嗟乎公十一背母尋父不階寸土顯名元宗彼夫襲成業守家罔終身不越雞鳴半武而筋肉緩驚骨節柔脆此直婦人耳曷足道哉不問奇窮不成奇傑吾乃知造物之巧成公而公之發解食報正未艾也余與戶部君同籍聞公行實頗詳而爲傳其大都如此史氏曰語云事親

孝然後可移於君以余所聞南康公至性天植卽古純孝易加焉藉令得時而駕其克自樹立以徵國家豈顧問哉而僅得郡倅以老悲夫然公卽不復展其身而有子顯榮爲國棟梁把彼注茲倘亦天道耶夫龍門之流曼衍中國而必溯源於皇嵩有本者如是爾今祝氏闕閭公開之戶部君張之蓋忠孝式穀所從來達矣

李刑陽先生傳

先生諱奇王字元美別號荆陽封翁素愚生二子伯氏奉常公先生其仲也世居善邑斜塘鎮鎮人皆以什一爲業而李翁獨教子學儒人咸怪之翁曰大我門者二子也及奉常公

與先生先後成進士爲邑禹族戚服翁識鑒云先生志趣高邁不屑與流俗伍尤好湛漢之思甫升爲諸生邑侯章公奇之有二李之稱讀書秋菴與吳子往歸季思友善學日進萬曆癸卯舉於鄉時奉常已召名入諫垣雙驥並聘門第赫然盛矣而先生恬靜如諸生時終歲一人城謁長吏罕膺之請介如也數因公車署丹徒論以自課課士興起甚衆而先生之學益遷天啓壬戌南宮首題爲君難先生以也裴堅義本房驚賞曰此習尚書家言而淹通易理如此擢魁其趣及放榜已先期歸歸而相繼奉諱杜門養重一如孝廉時崇禎戊辰進士選人當得縣辭就武學轉國學陞南水衡還職方歷

武選皆以清慎稱曹務之駁衙齋寂然焚香自娛而已先生  
卽吏隱而京未嘗忘初服及推守寧國慨然嘆曰老將再至  
矣而以有涯隨無涯予遂乞歸居無何補汝寧時寇警方棘  
先生以義不避難單車戒途至則訪悉城守窺隙遁去而以  
簡體失貴客懼卽堅以病請臺使者不能挽題請報可乃放  
歸距葑郡僅數月耳概先生所歷官途皆閑署大府駁駁華  
駟矣而席未及煖其於榮進如此既歸而喜曰吾素志學  
道誤落塵網爲纓綬所累今可究竟茲事矣先生自爲孝廉  
卽研思易理時高忠憲公與錢啓新先生講道東林以像  
象顯理一以孔義函象各闡義關與先生北面就正焉盡

賜像堂集卷之十

五

變泰微師資通席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揚之曰發吾蘊者  
子也及是遂謝客掩關發篋中所箋注與同志吳觀華周仲  
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又十年而憂成難撰備錯宗  
舉圖書會理象融而三才總消歸于一心飛鳥流雲皆象意  
莫從紙上覓義皇皆悟後句也輕安自得終日陶然灑然絕  
不見攢眉眄目之色雖貴盛不異寒素儻無解怨客無遊閒  
座無供爰看無珍錯卽處賓至親區陶器若寧寧離陳或嫌其  
儼先生夷然自若圖以內才置副憲不若婢子與僕夫人相  
莊如一日九人情所難莊生云嗜欲淡者天機淺先生於嗜  
欲澹矣宜其志氣如神與造物遊也甲申聞國變悲憤欲絕

災臨三日神色忽悴不旬日病竟不起易貨時惟以易葉授  
子公柱及觀曰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  
不及私而適年七十有二遺考論曰史稱堯夫之易傳於穆  
修今先生之易傳于忠憲而皆能自致其精微與師說相發  
明所謂智過於師乃堪傳授者非耶又而服官者而致事棄  
富貴如脫屣介於石不終日先生以之窮年著書生死於學  
而不以學名殆有得於潛之時義者乎叔云善易者不言易  
夫善易者用易者也用易如先生言可哉

貞節沈母宋孺人傳

賜像堂集卷之十

六

居華亭柳上稱素封四世祖稱以負俠好施聞遐傳至少淵  
公昔芳家日落生懸星少聰穎善屬文孺人爲宋公華山女  
宋亦華亭名族孺人生而靜慧女紅不習而利好讀書通大  
義每遇古人節孝事輒慷慨欣慕父宋翁絕憐愛之恨其不  
男子也爲擇快婿得懸星遂館焉時孺人年纔二十與懸星  
齊齒而資性更敏官同閨古人辭輒先檢卷成誦仇儷間相  
與排調以爲笑樂和鳴雖卽焉之末姑之淑無以過也居  
二年懸星偕孺人歸食貧攻苦孺人脫絳裙衣之憂墨年餘  
竟病殆卒時孝廉甫生五月耳孺人就傷幾絕雖勉含殮誓  
以身殉翁號泣而謂曰若死誰爲撫孤孤者獨不念若失綿

賜餘堂集卷之十

七

報時尊尊付託語乎孺人乃強進勺飲極稱開血淚承睫而下與潼交并已而兩家翁嫗獨孺人有他議孺人聞之遺書宋翁辭甚激烈議遂寢書載府志孝廉甫三歲孺人爲口授孝經及唐人詩四歲教以楷法嘗抱置膝上摹倣又聞得魁星遺墨使朝夕臨之稍長課以經史爲疏習字句每霜風雪月紙窗寒燄孺人手拈針黹口佐吟哦至鸛鳴乃息以爲常孝廉性敏慧頭角漸露孺人益加督責偶好弄則旋而責之不少假孝廉由此學日進弱冠就嘉禾童子試受知於學使者斗垣周公丁卯致虛樊公來錄科拔爲冠軍當初元詔選郡邑食餼士貢入成均而衡浙者爲淺穎江公錄孝廉第

賜餘堂集卷之十

八

一切出孺人手操作拮据膚髮爲慘孺人雖歷三十二年每遇歲時率孝廉享祀哀楚如初喪孝廉嘗調考氏脩短肥瘠狀輒唏噓悲涕語不成聲所遺筆墨珍藏在詩箱綉輿哀泣數行下一鏡塵封未嘗御及病孝廉請延醫診視怒曰未入焉用生爲竟邪許凡宗黨親戚吉凶大事必命孝廉追隨列行不以貧故廢禮其嚴細行識大體類如此疾革時曾松守禹脩方公修邵志採訪奇節孝廉以諸孺人口不可凡我所爲求不愧本心耳豈博身拔名乎歿後四年直指使者上其狀於朝奉詔樹坊表閭而貞節始顯嗟乎古來忠義大節照耀來茲者其初只一念耿耿爭本心欺慊不爭史冊有無也如母艱貞孤苦於三十二年之前而發皇彪炳於三十二年之後卽百世千秋直一心呼吸耳豈非并韓中烈丈夫哉泓舉癸酉順天經魁東脩砥行以孝謹稱論曰余爲國史總裁見所載貞節止具姓氏而行事不少概見思欲揚其風烈而不可得爲低徊慨歎者久之今觀沈母若節存孤身兼父師之任卒成孝廉以報所天卽彤史所載女宗母師曷以尚茲抑吾聞沈氏之先洪武中有得四者以孝徵授太常贊禮郎嘗訓肝療祖疾是夕里中見桴鼓邪計而下驚問之曰此沈氏七世餘糧也旦起述之無有相傳以爲孝感緣是觀之天之開沈所從來究併識其事以俟後之修國史者

祭文選持閣老文

嗚呼孰意公而兩月平章耶孰意公而年僅逾花甲耶人耶天耶余先公輔政二年及公大拜私心慶幸匪可言喻蓋幾幾以格心大業望於將伯之助也公體余浩然有歸志後公出春明四月餘耳意中情事未及向公行吐擬歸日過從尊酒細論而公不我待矣嗚呼傷哉公在講筵天子擢意經術命罷通鑑講春秋公以專門宿學獨承顧問每進諸詞嚴而義正色莊而氣和上為改容傾聽目屬久之及闕門特簡宣麻之日中外皆賀而當國者素有枝心以公新受特知且疑且畏謬為折節恭謹視備置有加余心謂此機可喜正可危

賜餘堂集卷之十

九

也公既承特眷感激發抒欲遂有所引進回易而志太銳迹太露機太泄於是戢翼弭耳以伺公者思有以中之矣夫密勿之事未易明也外廷剿襲陳說謂政府力得自為而工於牢籠者亦陰陽於若推若任之間或居以市德或疎以避怨或借以示威牽縲巧耳葉文忠公歷事兩朝得若行政不為不久而窮人無歸三致嘆焉況今日哉公薨為外廷所推戴日以虛聲動公而公亦不免虛氣應之欲以初合未固之交而聚奪其魚水膠漆之契此賈長沙所以終謝於絳灌也殺機一發迅於激矢洩於沒羽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矣千載遭逢一朝隕墜豈不漢可惜哉余每思國倚子皮之誼意欲

以安身後動不密害成乘間進說而卒卒不果公既去國當國者繼起益屬犖然獨行其志雖而余遂引義乞骸雖兩載碌碌無短長而抽身不俟終日與時當不至與邵夫同傳以此不負公耳公神在天亦慨然首肯於余言也耶嗚呼公之儀觀淵渟嶽立公之奏疏麗天揭日公之敷陳著龜藥石公之直氣磅礴克塞四海頌義閭里式德青史名千秋炳奕升也衰病執紼無力敬草誄詞以告心湖山頽水壞邦國共感俯仰停雲灑淚常臆

祭李文源封翁文

賜餘堂集卷之十

十

篤生忠良當其壽考則相與手頽頽之曰偉哉此不食之碩果也及其臨化委順則又相與憑而弔之曰惜哉何天之不慈遺一老也若我翁者所稱者德非耶翁產理學之鄉潮涿泗之脉湛道德經詩書與令子大司馬公同舉家學孰如司馬公遭逢鉤黨連及所自父子相知晤言一室風雨如晦鷄鳴喈喈大節孰如賜環在望味道白娛樂志樓閣優游洛社高尚孰如天子九齡帝綬三車褒綸以代萊綸尚烹以當滸瀟家慶孰如論者以翁廣文起家僅至比部郎惜其未克厥用夫翁之用不可謂未竟也翁祠內育才似胡安定辟雍敦敦似韓昌黎法曹平反似歐崇公為德於鄉閭黨感化似王

意方陳太邱凡此皆翁之用而不用之用更大於此忠憲翰  
文兩先生倡道東林不容於時橫遭排詆司馬公惠文楸楸  
昌言護維而正學藉以不墜何莫非翁之羽翼歟澄清兩浙  
墨吏革心控制津門波臣息警惟司馬公是巡是撫而後內  
安外懷何莫非翁之經濟歟運轡鈴於成府振鐙鑰於舊京  
天子倚司馬為長城中朝仰司馬為樞柱何莫非翁之助業  
歟翁得司馬公為不用之用而司馬不有歸之我翁我翁不  
有歸之社稷相羊珂里高朗令終雖年止八八不及以久特  
聞夫且一笑凌虛乘輿車而冉冉騎箕尾而仙遊矣尚何有  
遺憾乎惟是大江南北流氛蔓延留都五方雜居兵食兩誦

祭陳翁公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遽遊道山耶余受教於先生四十餘年所閱窮

通進退之變無不奉德誨以周旋蓋歷歷在胸臆也而能不  
為先生一哭吾私耶當先生設臬比於鸞湖也余同社諸子  
共集包圍每藝成必請正于先生先生古道自處奮筆塗乙  
無諱無猜輒為拈示唐宋八大家文暨宣公奏議使知古文  
機杼而帖括之習一變余數踴躍屋屨不自信而先生信余  
益其魁勉有加俾無改步則先生教也丙辰徵第先生不以  
世法為余榮而以志不在溫飽為余勗勿傷時局勿妄交遊  
勿輕出入勿濫納四方北面刺諄諄勸誠無異駕湖間業時  
至商及出處必曰遲歸終吉引武侯澹泊寧靜之語為法故  
余通籍後強半杜門家食晚而迴翔舊京未嘗熱中榮進則  
又先生教也癸酉被召余過先生請教先生贈以易事難悅  
難進易退兩言又貽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老生以為嘗  
談實治天下之大綱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調以為甚諱  
乃愛君父之真精神余三復斯語秘之坐間及引養乞休既  
遂初服先生從奇暑中被格出山過余把臂笑曰久要不失  
尺寸今而後兩人面目相對無慚矣余謝不敏實山空同漢  
引知己所幸百里內有堯夫領袖洛社道阻杖履同所願也  
青山白石實聞此言余連年病廢先生時時慰存為遠陸文  
定公晚年娛老安閑法司馬耄明為川大講孝經事欲余摹  
倣以振先進野人之餘風余愧未能而先生不以老耄弃余

則意深達矣嗚呼人世交情大都聲利耳意氣耳與盡情還  
嚼蠟無味有能德業相勸名傳相期久而猶敦養而愈承如  
先生之於余者哉今年春余造訪仙廬見先生膚革清癯而  
神明淵茂笑言終日了無倦容入秋兒子嘗謁亦破延接又  
貽我大書波瀾轉迢竊喜百年人端正未有支居無何而倏  
然逝矣天不慈遺喪我青德傷哉先生著述藏名山翰墨流  
海內明版金石之文勒千秋而與人爲善一言一事存心利  
濟則歌舞在田夫野老兒童婦女今通國識祠先生於余山  
之麗尸祝百世矣且先生來自謫仙去歸兜率方且與太白  
子瞻諸公翱翔太清游戲八極還視皮囊何異虛空微塵卽

本齋餘堂集卷之十

三

八十二年不過剎那一息孰執孰脩何欣何戚獨余也受教  
半生一朝永失將欲泛剎溪之棹對黃公之靈覓前人談前  
事而邈若山河不可復卽嗚呼傷哉人琴已矣風雅莫宗蕭  
條三湘寂寥九峯悲哉秋咽矣秋蟲神兮歸來白月清風  
灑溪渥土墓雲低空行寫哀詞鑒我素衷

建梅花道人祠堂引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坏土耳午水間地幾費安成謝侯  
高其風爲墓土題石摩挲殘碣並峙鎮其地縱橫故許西  
北水噴其趾東偏故有僧廬位置根維升陞也而主割墓道  
之半殆幾於剝膚矣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構祠以祀先生

而余適歸里亟請於吳邑侯侯欣然曰聞漳清芬激揚風軌  
台事也隨過梅花里跡之徑既陞屏輿從而入墓前有梅數  
株眺覽憑弔徘徊久之立扣噴毀爲鳩工建祠計而雲間陳  
碧公聞而貽書曰賢者作祠史須領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  
屬京宰題墓之額亦足爲高士結緣千秋勝事湊集一時豈  
偶然哉昔東坡游桓山登石耶鼓琴而歌蓋嘆毛骨之化爲  
冷風而臣妾貝王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  
年當時王公貴人黃腸題委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於  
幽入勝侶復爲剏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重竟何

本齋餘堂集卷之十

六

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概見惟妮古  
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爲寶友人孫若英嘗參以郡  
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集成志林俟祠成刻之令登斯堂者  
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慨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爲  
長沙直隸石全賴福知非倖意亦非不佞所請於侯意也僭  
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蘭亭跋

群帖妙在遺漏逸少所蓋之虛文里得之以冠貞蹟聖教  
序集字大都本此其後大漸從高宗乞以殉葬所傳人間惟  
定武欄本跡不易得卽有亦多漫滅他樞本過於軟美獨監

本具位置顯本存風骨耳猶子畫林從長安購得与肥不濫肉瘦不損態具有遺媚之致前有蕭翼賺蘭才圖形神俱妙而無題款然諦視之定非近代畫手所及後余得一本榻法絕類鮮于伯機跋云非松雪不能爲此圖非此圖不能顯此事而況綴於定武之前乎乃知此卷是定武原榻圖爲松雪無疑也彥林蓄法書最多此与尤堪欣賞余臨摹數過心慕手追不能已已山中亦有閒熟葉榻得黃庭上白麻喜而題此

徐文貞公手蹟跋

宋治平年間富文忠以微嫌事與魏公有隙後居洛致訊未

賜餘堂集卷之十

五

嘗作答而魏公卒不展覆按之禮天下兩賢之然文忠雖較然不欺其胸府芥蒂終不若魏公之漢遠博大也當文貞公以首揆致政新鄆方果用修却其與公書有云僕不敢借朝廷法以怨報怨亦不敢執朝廷法以德報怨此其心豈須更忌耻耻耶而公以龍德當虎陸陸然不動公誦其詩來諸什和平容與風波之感微致意焉而遲留凡几益然筆墨之外吾不知新鄆與文忠何若乃遲遲從筆讀自正則公與無魏魏公矣若夫定國本於危疑傳遺命於諸子皆旋妙用與定策兩朝者等不朽載在國史故不具論以內史中符君示公手蹟敬志其後如此

始祖吳越武肅王像贊

五代之季楔榆食人爰駕我祖救一方民池龍神表山石奇微芒陽雲氣蜺蜺潛形允文允武龍亂表庚以寡擊衆用兵若神彼巢勸劉昌復就擒威震杭越開府勛助戎革彈壓武士雲屯當關虎豹盡闢麒麟河山帶礪宸緒警標乃定姑蘇乃築越城氣吞江海弩射潮平保境字畝兵革不驚桑麻徧野民樂安寧乃返故鄉省墓巡軍林木森錦父老策迎沛宮張飲歌入風雲好樂無荒有大不盈粉黛警流業業兢兢以介景福三善作朋益斯麟趾振振繩繩第廿七子登封嘉興爰及苗裔不實家聲像余小子實屬雲仍作詩頌德以告後

賜餘堂集卷之十

六

自題宮袍像贊

惟此朝服出自尚方耕衣素襲我弁纁裳圓領方舄登常絳囊腰銀佩玉琳琅鏗綽帝曰咨爾廷對端詳擢爲舉首錫之采章小臣聞命鞠躬循席拜首稽首敢不對揚遂釋裘綈輻立躬行身依日月被服輝煌古人感德一飯不忘況此殊遇高厚難量何以圖報矢竭忠良盟心屋漏正色靡庸用圖斯像肅恭祗將貽厥子孫百世其藏

孫安人像贊

爾容則粹爾體則粹爾性則靜爾度則端明順而鞠躬盡



瘁佐內政而大體惟寬喜愠不形於色宗黨咸得其惟以余性多干急而顧爾以相濟也若操殺之有殺疾調味之有醢酸象服焯煇笄如珥璫與子偕老對案加飡啜是吾門徽音之克嗣而世世子孫所儀刑而式觀者乎

自題邱壑像贊 仲子極方鼎而特例

置爾於邱壑而不忘廊廟之憂謂爾爲絛冕而常懷川澤之游方進而忽退未老而思休三畝花竹數椽菟裘素書在手可展可收舞兒在側以遊以遊要坐而悠然自得澄觀而澹爾無求我思古入爵類比於灌畦耕耨之儔

同德會講節

同德會講節

七

這是同善會第三十五會自壬申年起歷年收散銀錢之數凡一千五百餘金矣當此會未舉時此一千五百餘金各私爲已有於已不見茲此會舉行以來此一千五百餘金各分濟於人於已亦不見損豈惟於已無損作善降祥身家有陰受其益而不知者可見作善是極便宜事操快活事所慮人情有初鮮終或至倦怠作輟不知今日天心人事一則可幸一則可懼正大家猛省努力爲善之時而謂可幸今北直河南山東江北地方處處兵荒饑饉載道棄兒賣女慘不忍聞獨江南數郡向來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就數郡中常州苦蝗潮州苦水兼亦苦蝗獨此一方雖經春潦旋印底平禾黍茂

同德會講節

本

難和秋在望天之厚待吾土御俱父母養驕子一般豈不可幸何難可憫年來禾價雖貴多不過一兩今歲忽增至一兩不錢杭州則二兩四錢比萬曆戊子己丑間連遭水旱價猶過之此百歲老人未經見之奇變也向非縣父母多方勸糶士大夫協力倡捐衆口嘖嘖事幾不可知矣乃人情恬不知怪市肆則酒肉盈門遊船則歌吹終日絕不俚米珠薪桂光怪真可詫異古人有言天假之以小喜將降之以大災今災孽已見端矣而登不畏如此且暮愈震怒飢饉就在眼前豈不可懼可幸者當思作何救災報答上天仁愛之心可懼者當思作何懺悔祇承上天譴告懲愆惜福莫如禁奢消孽某姑儉儉大謂聖人只是克勤克儉何泥我等薄福薄德豈可不自修省恣行暴殄莫道酒肉是人入該喫的日日常用酌惟孝養父母姑用酒肉故說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可兒帛肉自養老外少壯不過食粟衣布而已至於賓客宴會原以合禮何用杯盤狼籍冠婚喪祭期於成禮何用誇多鬬靡富人肯從儉養其有餘以濟人則省一事之奢華便可做數倍方便道便是富厚人爲善的様子貧窮人肯從儉節其有限以自養則忍得一時口腹即可保一日生涯這便是貧窮人爲善的様子太家兢兢業業畏變惻窮務使淫穢日消素風日厚自然天心感動災疹不生屢錫大有之年

承脫兵荒之仰父老子弟熙熙皞皞稱爲化國顧不休哉這番說話正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同會於是乎始

南宋史論

岳飛傳

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奔僞主失魄庸臣無氣無歲不望許和無人不法用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熊羆誰是服介冑者罔知所效應臨未聞天生岳侯以爲人表運謀暗合孫武將衆善等誰陰義感故人忠字臺下使受登壇之拜便可絲濯韓張若崇授鉞之尊何難俘囚豫弼惜也沒壓之於前檜讎之於後長城自壞徒傷北面之羞天柱既摧有異南枝之泣

賜像堂集卷之十

五

韓世忠傳

粘罕之南世忠潰於沐陽光世舍邳州西奔帝是以狼狽渡江兀木之南王變潰於江中世忠聚鎮江東奔帝是以流離泛海當其時君自播越漂泊臣自張燈高宴利知州於杜構安撫於柅人臣之體如是乎帝有命必手書將在軍有所不受久之帝方幸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亦中危甚矣宜其腹心檜而草芥韓岳也岳爲負刺韓同棄展韓智優於岳矣

張漢傳

嘗三復張魏公事而重有歎也下流之惡易歸盛名之皆難摘蓋依附衆則已不知非緣飾多則人爲護短欺世盜名類有然者功之不集猶曰成敗難逆視也策之屢失猶曰應變非所長也至於人有邪正事有順逆本心自明何煩發議德達之黨齊愈排伯紀其心術何如以邪始未有能以正終者任非不專權非不重疑忌滿腹謬妄塞胸胸謝協恭飛難正對殆與開誠布公異矣

文天祥傳

天祥屢敗不振一事無成疑其起事之無用也敗不即死轉轉苟延疑其戀生之太甚也當時王炎午有生祭天祥文嘆其不早死而願其速死噫不然矣夫成敗天也忍敗以希成人臣無已之念也一息尚有一息留未已之忠義豈必以死爲得生爲失哉楚雖三戶公秦必楚天下事未可知吾憐其志而已

賜像堂集卷之十

五

馬廷賢章陳宜中家銘翁傳

人臣當國事已危之日力不能爲之挽回雖有忠心無可如何遑其亡也託身隱遯其志亦可憐矣身沒之日固故國之純臣也廷賢鑑守正於立朝埋名於在野宜中拈掇無用流離自苦鉉翁播越羈囚隱淪草莽同歸潔其身矣若乃唐鄭謝汪各行其志一貞不辱匹夫不可奪君子哉若人乎

先高祖於明農後以宋史自南渡以還尤恨雖失大體而  
 正之門下士云則其書或刻於虞山或存於許處亦未可知  
 開雕遽棄館舍今原案已不得見尋索遺稿爲于治先生  
 手書云云則其書或刻於虞山或存於許處亦未可知  
 檢家藏舊板僅得五卷世忠張後文天祥馬廷寶諸傳  
 凡五卷殆即中所謂刻過一本者是又卷二冊則朱勝  
 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處權邦彥徐俯呂好問王會宗文  
 忠中計九卷內呂好問一卷與許氏相得而札中亦云李  
 綱等五卷則又不得見也今世道合澤原案既不可考謹  
 就已別五卷錄其論斷附刊全集卷末并刊許氏於後  
 陸七年七月既望元孫侄百拜再謹  
 附錄許子治先生手札。自去秋一觀道範不覺又已春  
 季每念與居無日不神馳左右道之云遠竟如千里之隔  
 耳猶不知伏惟老降靜攝得宜自不爲塵累所擾百年猶  
 口暮耳勝感南華中解入神老師更添法驗是點理道  
 妙進而求之老易當在加我數年事矣去願便欲遣僮正  
 爲寫字人遲遲至今寄上李綱呂好問宗澤張邦昌吳玠  
 張浚共六卷并刻過一本詩當更催寫之五月後自攜至  
 耳獻鄭大阮之後小稿奉贈兼以吹煩官酷到孫有過於

賜餘堂集卷之十

主

賜餘堂集卷之十終

盜加征加耗與詔書驛肯亦從古所未有國老年貧苦  
 只得學種田數畝以爲待終之計夏初栽秧後便可抽身  
 一詣貴里冀從老師作數日之遊也門下重然頓首敬



嶠雅二卷

〔明〕鄺露撰

清初海雪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嶠  
隴

漢  
去  
古  
不  
遠  
史

氏  
曰  
詩  
三  
百  
篇

大  
圻  
皆  
聖  
賢  
發

嶠  
隴  
山  
人

海  
雪  
堂

憤  
之  
所  
爲  
忙  
也

夫  
惟  
乾  
川  
專  
翕

太  
和  
能  
不  
與  
聖

人  
同  
憂  
六  
經  
聖

言  
悲  
以  
憂  
患  
興

矣  
易  
叢  
春  
秋  
讀

者  
寤  
之  
禮  
樂  
鼎

天  
性  
以  
順  
理  
民

嶠  
隴  
山  
人

海  
雪  
堂

物  
賦  
其  
防  
姪  
褒

漱  
而  
宛  
振  
德  
之

殆  
非  
九  
扈  
之  
可

荒  
孔  
子  
說  
詩  
羣

嗟	脛	薄	成	晉	於	太	壘
歎	之	顯	豈	反	天	始	而
之	是	惟	歌	其	清	穀	嘒
不	笑	愔	凌	賡	地	已	三
足	走	墮	兢	載	曠	流	昉
故	曰	叢	淵	而	之	連	其

而	情	其	五	切	文	篇	詠
喻	態	笑	而	人	而	弓	歌
於	生	辱	與	言	晉	哉	之
風	於	故	窮	詩	何	些	十
言	肺	意	居	以	非	噫	紀
非	腑	氣	置	悲	思	成	之

有	文	興	湛	來	窮	既	爾
聲	長	卜	若	耳	與	己	不
諸	能	左	氏	南	悉	嬰	足
生	爲	駟	少	海	其	憐	以
中	其	雅	幕	鄭	所	於	興
時	言	之	墳	生	從	僂	焚

序靈 山人  
海雪堂

壘	門	而	池	生	孰	曰	有
客	嵐	陳	之	閒	能	斯	組
女	鷺	辭	陰	遂	父	博	經
君	畫	西	就	南	鄭	而	以
王	闥	涉	海	絕	生	安	譴
虬	之	鬼	若	天	也	依	者

序靈 山人  
海雪堂



經	三	所	世	髻	攝	求	之
營	五	爲	間	之	卑	五	國
韞	王	鳩	已	域	未	城	東
恍	伯	中	思	方	觀	不	躡
簪	之	窮	平	祥	於	渡	弱
蔚	所	日	生	蠶	窮	北	水

序七  
勝靈山人

海雪堂

塵	告	浮	也	卷	之	百	之
八	玄	著	遂	白	所	世	所
紃	圭	蠶	欲	且	綴	興	緯
饒	而	家	收	盡	埏	起	繡
所	吹	言	蹟	土	不	景	蠶
蓄	陟	用	羅	稜	盈	仰	時

序八  
勝靈山人

海雪堂

而	而	縱	其	明	芹	寒	識
以	猶	橫	材	時	于	暑	又
詩	焉	短	亦	而	曝	語	富
編	不	長	足	賀	不	危	香
遊	屑	之	學	豎	忍	深	鑿
吳	歸	泚	為	草	棄	于	勤

序霧  
九

山人

海  
雪  
堂

泚	疑	既	以	曰	知	門	會
之	豈	以	強	文	尺	閒	秣
激	能	信	人	暈	于	以	陵
精	以	人	人	之	鱗	昉	金
神	吾	人	愈	遣	先	信	庭
之	心	愈	厭	既	生	于	海

序霧  
十

山人

海  
雪  
堂

之	裒	棘	歸	序十靈	吟	名	焉	所
穀	吟	麒	嬉	山人	廷	予	游	獨
中	裒	慶	吟		阿	帷	大	至
中	貊	宕	鶚		不	鳳	人	而
冉	羣	而	茂	海	蘄	皇	吹	沾
其	鏃	裴	之	雪	而	怡	成	沾

國	生	吟	疑	序十靈	吟	侑	父	嬰
門	近	市	且	山人	帟	儻	先	繒
而	體	猶	厭		暗	奇	吟	繳
五	既	厚	將		之	崛	茹	蒙
言	藉	牽	鉗	海	無	彊	鼻	冑
古	甚	矣	我	雪	既	太	士	咎

熾	豐	劉	張	生	者	初	詩
海	沐	公	公	激	無	建	愛
內	以	之	之	慨	不	安	五
夕	還	得	得	也	傾	之	品
友	殷	文	次	近	仄	際	在
制	名	長	梗	代	爲	見	黃

序  
十  
靈  
山  
人

海  
雪  
堂

靡	歸	夢	兩	氏	下	予	使
舉	豈	士	公	今	里	嘗	粵
輿	憂	有	皆	令	賢	縫	開
潔	無	士	忠	生	汪	皂	府
者	暨	如	信	番	六	吟	熊
哉	胥	生	而	禺	御	幕	公

序  
十  
靈  
山  
人

海  
雪  
堂

自 華 序	霧 靈 山 人 序 十 五	人	豈	者	生
	矣	能	拂	丰	
	皖	長	胤	甚	
	霧	困	增	富	
	靈	窮	益	即	
阮	此	生	儗		

海  
雪  
堂



信 止 無 几	藏 止 召 山
------------------	------------------

畫像自贊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湛	若	諸	津	以	轡	鐺	鮑	庚	亡
卞	降	就	來	亡	癯	和	驅	亡	
駿	新	旋	於	蟻	封	亡	上	故	韻
滾	於	蘇	李	而	醞	釀	深	於	輕
川	裏	陽	超	百	粵	而	孤	出	陵
三	唐	而	特	奏		石	巢	詩	話

嘯雅

卷八

明福洞廊露湛若撰

明福洞廊露湛若撰

七言古

五日何次德邀泛桃葉渡

昆刀切玉不爲利傳粉兒卽天廟器憐  
余落魄金陵城孔融一去時輩輕君家  
紫駟驕蹀躞踏碎桃花上桃葉五絲續  
命還續愁昔人去國多離憂離憂若此

贈答  
七古

海雪堂

能不醉醉上孫荊舊酒樓

文選臺翫月寄石巢先生

眇眇江上水遙遙江上山思君臨高臺  
應門啟重關不關竟何待朗月垂光彩  
夙昔與君期君來月華在月華三五夕  
流彩盈帟幄僊人勸我餐令我好顏色  
莫將盈壁比餘輝世上悠悠寡相識

寒食吟

去年寒食日南天今年寒食石城邊一  
年相去九千里明年况復在燕然只留  
四百峯頭月夜夜後啼蕙帳前

洞簫行

貴不願夔龍侍輩譌九韶富不願金谷  
秦箏按六么但願中繩無雲月當午王  
郎酒酣爲余吹洞簫洞簫翕兮天氣清  
北斗插地天河傾洞簫認兮天氣肅秦

贈答  
七古

海雪堂

娥咽月湘妃哭大篙蕭蕭風入松崩雲  
裂石吟水龍小言札札機弄杆一轂兩  
轂落花雨欲轉不轉態自生上林學語  
調春鶯天轂竹轂妙無間紫塞銜蘆迭  
秋鴈秋鴈春鶯嗾嗾啼盡隨明月靄金  
閨鴛鴦機上流黃妾絡緯燈邊織錦妻  
別有關山限城關風歛不到音塵絕紈  
扇朝辭漢輦恩琵琶夜控天月月月中

霜杵響泠泠孤爇爇月不可聽開處乍  
疑花躑躅放時還作雨淋鈴淋鈴躑躅  
成幽咽幽咽不通聲暫歇定有肝腸未  
許人指中飛出蓮花舌自言結客少年  
場芙蓉出水未有霜十年學調白翎雀  
四海難逢金鳳凰今夕何夕是三五夜  
如何其夜未央請君裴徊三五弄請君  
爲作洞簫行我初好音惟好此羌遂

贈言  
七古

海雪堂  
三

殆空聒耳不惜黃金鑄子期不遇平原  
不買絲秦時弄玉去不返嗟君此曲出  
已晚不羨君家王子淵青宮作賦萬人  
傳不羨君家王子晉玉笙一闌花千仞  
羨君顏色簫花紅嘖吸噫氣通玄風會  
須控鶴歸緱嶺不數吹簫入漢宮

穩月

穩露盈盈似玉時穩月明明照玉肌羅

袂已驚入穩夜薄帷長自鑒天涯翡翠  
樓空鉛粉歇鴛鴦帶緩音塵絕此際牽  
帷似寢中此時舉頭見明月可憐明月  
暝心來先照兒家玉鏡臺忽入羅幃披  
繡戶旋隨花影沒蒼苔花枝弄月能輕  
薄窺嚮雕櫳侮離索日送韶英入搖落  
夜拚金閨沉寂寞玉容如月本難愁愁  
心如月詎能收請君試看西山月夜夜

詠吟  
七古

海雪堂  
四

乘穩下妾樓

廣武吟

窮途酒狂貧阮藉經過廣武長歎息當  
時直是無英雄坐令豎子誇功勳翩翩  
面錦裘東徂相贈咸陽天府都白登城  
上焦僥幾回膽落聞暗鳴獸有新豐  
與舊沛黃屋蕭疎故人在酣擁兒童歌  
四方千古差稱垓下對



天街飲馬行

漢家雙闕卿雲邊，歲鞋玉鑰青璫連。  
雨露九霄長獻瑞，衣冠萬國更朝天。  
龍盤王柱空中見，螭紐金絲雲外懸。  
別有金井朱城下，七玕作叔琉璃厦。  
皇恩湛湛湧魁漢，王侯將相速飲馬。  
紫微東畔玉衡加，絳幘南樓唱蚤霞。  
歷落星軺趨禁藥，招搖雲蓋連僊家。  
俱聽高閣羶音怒。

雜詠  
七古

海雲堂  
五

催逐長干象尾斜，天槽元宰黃龍騎御。  
史中丞白鼻騮，此時金吾搢霜刀。  
鞭轡催轉雷，震已輪丞相入千門。  
祇候參軍休，八駿蹙過銀床綠耳嘶。  
旋傾朱幹乘黃潤，玉陛曉鞭雷作聲。  
金根遙避蓬瀛昭容緩退，震鸞度侍從。  
班辭萬騎鳴栢臺，画省甫交揖。  
笑任如龍滄海吸青驄，白雲驕不前。  
拉鑕爭相及皓。

腕輕籠煖玉鞍，蔥珮時聯翡翠裝。  
各行買酒長安市，亦散尋花雒陽邑。  
拂拂疎槐輦路旋依依，垂柳玉河煙追客。  
鄴侯權勒轡，誰兒京兆乍停鞭。  
同看珂勒雕如豹，芙蓉指犀渠人似僊。  
五陵冠蓋本豪雄，青虬紫燕出離宮。  
一過金門委雙珮，皆攀玉梵歛飛熊。  
繡鐙鈴齊乳虎連，錢啞啞亂繩鴻。  
倍長精神上馬道，飛邀。

雜詠  
七古

海雲堂  
六

歌舞弄春風，七香車蓋朝還暮。  
寶絲韉西復東，意氣英雄幾歷年。  
雕輿翠蓋灼軒然，側見車中旋皓首。  
漸看輓下改奇權，已罷朱輪驕驕轉。  
或更赤族的盧韉，故相鳴夷東海水。  
貳師神駿渥洼泉，再來飲馬復豪奢。  
臺上黃金底用誇笑，牽太庇龍媒種射。  
奪將軍獅子花也嚮井欄爭日月，誰知井上舊烟霞。  
買骨詎。

留燕鄣隄飛龍不合臂張華可憐當日  
天馬徠追風繭電嚮人開紫練如驚到  
潮汐芙蓉飲恨閑泉臺九方買盡驪黃  
去千里空聞汗血回粉面霜蹄同下淚  
桑田滄海不勝哀玉澤蕭蕭遯十州州  
前首荷幾經纓長羊伏檻供饑渴白骨  
吞骸卹得休

纓月

離詠  
七古

海雪堂  
七

纓露盈盈似玉時纓月明明照玉肌羅  
袂已驚入纓夜薄帷長自鑑天涯翡翠  
樓高鉛粉歇鴛鴦帶緩音塵絕此際牽  
幃似瘳中此時舉頭見明月可憐明月  
映心徠先照兒家玉鏡臺忽入羅幃經  
繡戶旋隨花影浸蒼苔花枝弄月能輕  
薄窺向雕欄侮離索日送韶英入搖落  
夜拚金闥沉寂寞玉容如月本難愁愁

心如月詎能收請君試翰西山月夜夜  
乘纓下妾樓

漢家行贈蔣秀才

漢家狗尾專人君恣睢睢睨吞人羣王  
公脅息仰餘唾滿坐不值錢一文將軍  
賢者氣百倍裂眦衝冠長噉咳侯王錯  
愕心膽落盈庭首鼠無堅對指天画地  
仗良友豐屋蔀家耳見沫侯自我失何

贈荅  
七古

海雪堂  
八

多哀穎清穎濁胡為哉攘臂恨不磔隅  
虎坐今廷辨空襄衷徘徊吞轂目如電  
意氣無餘拚書卷書空折摺口三鉗對  
酒罵坐心百鍊翻思倒柄誤太阿未詳  
兩雪先飛霰抵道邯鄲一符竊寧期博  
浪千乘殿馬角星虹天有鎔翻雲蔽雨  
還鄉縣齊客盡道田文死衛人不走汲  
公賤高天隻影空跼躅搔首踟躕眇宵

練宵練煌煌折不開斗牛之氣成風雷  
遙想草玄投閣後漢家方識子雲才

利王謨贈王山人

寶安山人王仲亨離奇坎硤猷多能文  
心賦手老莫展乃與恠石爭峻嶒我聞  
祖龍得孫枝卞繇拱璧盤雙螭迴鸞古  
文出李斯重郎三絕稱最奇漢東諸侯  
楚南將銅符王節森相向款文滅漫形

贈言  
七古

海雪堂  
九

模奇一出一入參玄匠爾來唐宋不足  
珎明興符篆華古人仲亨掘起三百載  
半生抱璞仍工貧有時得錢但沽酒蛟  
螭盤挈入纖手昆刀切玉如切涅颯颯  
莫鳧會飛走五羊少年金錯刀先秦小  
璽爭臨幕開軒嚮余質奇字雅鄭於汝  
分纖毫張縣之周竹郎沉雄爾雅為君  
倡嗟君高才兩相下遙遙能蕙衆所長

長楊天子幸同文剗剗何人得似君雕  
龍必重譚天衍載酒先過楊子雲

花田飲陶十一白郎

夜涼明月高踈槐招搖西傾大火積滔  
風憤恨旻天開鯨星璀璨天崔嵬蟋蟀  
悲吟烈前階高天愈高思徘徊引觴慘  
礫不能裁燕昭高築黃金臺孫陽慄慄  
奔駑駘魚目當御月不才懸鵜舍菽似

贈言  
七古

海雪堂  
十一

離哉曲學阿世吾不回中飲欲罷傷心  
懷非酒與君飲堪諧江干鷗下無嫌猜  
花田僊釀足罇罍專飲致醉能嬰孩連  
蜷桂對南山隈四皓之出八公哀淹留  
招爾行歸徕

是年燕都已陷吾粵游舸不減昔時  
南都初建志士多絕裾之游而尸素  
鉅公燕巢飛幕之上黃十伯云越女  
不知搖落早涉江猶唱采芙蓉信然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七言古

寢中詠十九首隱几偶成

古人卧擲天台賦我亦寢識枚乘詩青  
葱栢封五陵上長衢夾道連彤墀雙闕  
金鋪龍馬立千門玉柱鳳皇蟻朱邸鳴  
鐘開早謨翠翻白紵流紛倩桃李含春

雜永  
七古

海雪堂  
十一

暎遠山芙蓉弄水明穩練嚮翹留髧釵  
滿地先春送客花盈殿卹能復顧尚書  
期可憐未覩王嬌面殷紅疊翠逐韓嫣  
一咲千金珠彈園輕憲當風颺粉面晚  
妝如月透珠簾截裳襞褰榴花濕玉腕  
瓊肌蕙草蠡小娣齊眉吳鄭旦大兄度  
曲李延年織成寶帶鴛鴦錦竝坐瑤笙  
閨苑僊公子年年惜芳樹金吾夜夜敲

離筵離筵芳樹蔭宮霞五侯七貴矜驕

奢金罍雲山瞰玉饌瓊姬風雪儂瑤華  
鐫牧鎮過袁紹府武安鄂欽魏其家東  
朝首鼠王公震西狩燕慶國士嗟盧嚮  
如澠淹日月寧論有海變桑麻賓主共  
能將繡虎圭竊私念剖靈蛇子政翻經  
黎火燼馮唐執戟拓光斜對策雲龍愁  
縹緲期年金馬似天涯東方餒壘三千

雜永  
七古

海雪堂  
十二

寔博聖塊搖八月樞東方大咲張騫哭  
去日池臺生苜蓿明月停歌迴不飛流  
霞入管更還促促寶馬鄉車沸錦城絃  
促調搖金屋京華樂盛易生悲身逐浮  
雲無所昇黯黯銷魂還入寢滄州明月  
下江離

廟市徐陵葉書十九首婉約風流希  
世罕覩循覽忘疲形於寤歌

趙夫人歌

並序

夫人神明之胤食氏廣陵散說詩雅  
明古今治亂之數歌舞獸步一時非  
天朝將相莫幣褰脩時  
督院李公鎮撫三吳感夷吾白水之  
舞雜珮以要之素琴以友之不啻青  
鳥翡翠之婉變矣母幾何  
兩都淪陷公服受事繫卑宅交潛

詠歌  
七古

海雪堂  
十三

運忠謨效狄梁公反周爲唐故事幾  
會輻輳乃遣使迎夫人夫人至脫珮  
捐珮揚衡古烈勸公迎

駕邕宜爲諸侯帥言汎長江過彭蠡謳  
吟思漢不謀同殷天下脫有微風義  
旗將集君所矣公籌畫已定不肖少  
泄翌日設醴壽公跪申前請公慰壁  
間有人叱曰軍國大事出於司馬叱

雞之晨將就磔矣夫人謝罪歸院卒  
以尸諫血書藏於相服浹旬之間西  
迂

乘輿復我漢官如運諸掌

香山何夫子傳記其事命露作歌蓋  
王化始於閨門埃采風者擇焉

謠曰

瓊花一枝天下無新粧絕勝秦羅敷掌

詠歌  
七古

海雪堂  
十四

中學得平陽舞趙璧堪償十五都自矜  
嬌艷無雙質嫁與將軍北射騎馮

陵風雨急金陵鎖何嗟及都尉慙恩  
夜受降梃根感義春相泣感義慙恩春  
復穩漢家宮闕水東流高臺愛妾塊將  
斷南鴈方過翡翠樓翡翠樓前月如練  
二十四橋花似霰鼓歛雲旗錦浪堆牽  
牛織女重相見相見相歡無幾何蓬萊

清淺近無波泰山東傾作平地日南銅  
柱高巍戢將軍高閣臨江起湘櫺一派  
珠江水羌遂笳沸綺城美人一見心  
先死婉轉蛾眉毳幙邊霜摧楊柳風打  
蓮李陵服不報漢申胥淚出玉嬋娟  
脫先解珮重烏邑哀鸞半煥菱花立就  
桀阿衡負鼎干興周吉甫山龍緝自古  
英雄畏失時將興將廢女紅知奉春既

詠歌  
七古

海雪堂  
十五

衍留侯策陶侃休迴溫嶠旗將軍沉吟  
目如電手捉長戈日輪變詎宜陰謀及  
婦人任佗死後開生面閨中春暖草初  
薰白水歌通管細君鸛鷦飛上凌煙閣  
雙兔雌雄世莫分

永曆二年閏三月十五日東粵始復  
冠裳廿有五日過謁何夫子見其述  
忠媛趙夫人事甚悉率爾湯賦

嘯雅  
嘯

五言排律

明福洞廊露湛若撰

扈蹕臨靡歸自中書堂呈蘇相

國一百韻

象載翔交泰龍文飛應乾榮光河九潤  
佳暈日初璇有煥深嚮室無爲御講筵  
升聞銅馬帝寅亮玉堂賢揆日乘黃屋

獻贈  
五排

海雪堂  
十六

蟻天構採椽虞風開鼻慍湯澤布炎輝  
黑水通南海黃麾掃比賓王章驅左服  
天樂降柔脣受錄逢玄女披圖待倕全  
烏流玉屋瑞鳥下講堂鱣壓紐星虹繞  
垂裳禮樂虔三苗銜威羽七萃引樓船  
推轂青萍吼揮戈赤日腹甌珠栖月蟠  
蟠玉拂郊錄神籙生山嶽瑤光注海壖  
穗城天鵲降丹微夏鵬鸞瑞相侔岳石

禎符滙大川挾天胃次潤定命指紋連  
鼎足垂金鑑台階應寶躡蚪書鵠史籀  
駿骨禮方軟蘭省繡絳富蓬壺象帝先  
金魚銜不借玉鸞窠初園窗瑣官雲  
靡鄉島霧閑銅德披鶴禁桂女釋麋純  
紅藥翻瑤砌博桑眠錦軌詞頭勤斧藻  
國手讓蹄筌綠字庖犧潯青蔡太壺  
煨代工宸翰麗戩沃祕叢詮曉入班升棘

贈獻  
五排

海雪堂  
十七

宵歸燭賜蓮嚴華揚比斗師褒藉南詮  
赤道量衡設玄英水鑑研璉瑚宗二代  
桃李化三千雲漢章逾倬微垣望益堅  
玄珠探閭象蠹東悟輪扁王氣藏珠斗  
華風變女媧金甌親蔽冕瓊簪叶筵算  
熊像圖椒寢鸞絨出桂櫓三山齊捧口  
五嶺蹴繁天納麓風雷壯承明日月侵  
真儒卡命世貴相業無前負宸題書謹

臨軒絕席專苑蘼卿月迥溫對相風妍  
馴雉巢鯀吻鳴騶副鶴軒計數資廟筭  
奉引亞宮鈿少海陪先路勾陳衛曲旃  
起居新蹇蹇書記舊翩翩六典遵周約  
三章陋漢駢明良琴瑟御謨烈鼎彝聯  
敬勝丹表冊難知七月篇重書欣拜手  
袞服盡隨肩闢路通寒素摠誠格上玄  
元龜自昆命離廟敢分權玉帛齊天會

贈獻  
五排

海雪堂  
十八

金華戩帝編九疇陳雨霽五石鍊雲烟  
作柱狂瀾砥回枯湛露偏歲裁金幣職  
月損水衡錢王券三靈壽域圭九錫迢  
衣冠瞻萬國牙爪復三邊白羽麾神策  
陰符咒罕升隼邊降肅慎離外沒先零  
僊仗駕鸞集嵩嶧鳳鳥傳江山恢禹蹟  
天地入堯年搏石變居舜稊稊說在殷  
慶雲困爰建德氣暖拾餘酌天漿滿

招搖斗柄旋平臺題玉貌石室教瑤僊  
槐柳依行馬簪裾繞繞附蟬掖奇倅鳳卽  
侍史熱龍涎缸玉腰為帶泥金手作牋  
閣費交彩殿溝水切朱絃禮數人間絕  
榮名天保全霞尊致醺醺雲堵奏韶淵  
河馬呈籤軸山龍備統紵珮瑤雙珩白  
朝服四門纓纓俊尊三能神茲鑄九挺  
旂常銘灋駕金石振宮縣吐握逢公旦

贈  
五排

海雪堂  
十九

飄零許仲宣賞音山水遇感義叛膚捐  
花授江郎筆庭分謝朓氈皇墳耽藻繪  
騷賦竊丹鉛擊筑游燕趙歛鬚過市塵  
自耳鯁鼓卧誰戀鳳池牽帝室慙離蒙  
天書愧錦韉脩蛾曾市奶弱羽怯空弦  
鳴鴈愁供客操豚笑祝田畏途心屢折  
泣路眼頻穿壁則終授楚金煎未菜燕  
家徒四壁立國步九丘邇木石疲精衛

枋榆嚇腐鷺失時悲市駿歛恨化啼鵲  
蹈海秦軍却憂天杞客俊茱萸嘲餒食  
喬木滯鶯遷土偶行何適匏瓜繫獸憐  
曳裾趨建禮珥筆奉耳泉金鉉方持鼎  
瑜衡念在璫彈冠謝容飾躍冶負陶甄  
蘭露朝承飲荷風颺自寒有臺欣樂只  
控地絕攀緣西掖芳時晏東皇歲序愆  
絲綸雖五色何自富埃涓

獻  
五排

海雪堂  
二十



嘯雅

明福洞鄭露湛若撰

擬古都中作

側匿復側匿弦望何太逼故鄉邈莫倚  
前路曠目遯男兒陟生盤弧矢會有役  
翡翠生南國狐貉產北狄各懷皮羽用  
潔身充貢職含章去邦國中衛昧羽翼  
美人在青雲極目傷春心不如麋與鹿

五古

海雪堂  
二

豐草翳長林

灼灼艷陽花喃喃飢語繁繁懷春子  
攀花出瓊樹鳥藻淒清漪見人不能去  
落花易到地倡樓逢日暮自媒非所欽  
牀空理當悞

高高崧山松亭亭泰山栢歷歷馮生人  
誰為浮丘伯烹魚膳肥炙美酒何所借  
出門辭乙雀矯掌長安陌兩京隔千里

層城高百尺金匱出王書文謨斧方策  
擊筑蘇酒人探丸追借客磊砢放情願  
救將忘南北

吉日麗嘉燕盤樂歡未央趙瑟奏離鴻  
秦簫吟鳳皇引商雜流徵思與浮雲長  
同心齊入聽瞻彩豐報章浮生何為者  
燐若石火光飛雲奮六翼執玉耀明堂  
守株待兔兔無迺皆亡羊

五古

海雪堂  
二

朱樓灼雲漢丹霞函太清鳳皇啼阿閣  
文昌貫玉繩丹唇激素纔隨風感我情  
借問謳者誰韓娥倚秦青長河響流月  
崇蘭播芳馨調竟復嘯歎行雲慘不征  
知音在何許彳亍望尔刑安得肅肅羽  
翰飛戾高冥

芳州采白蘋惆悵芳州客采采將何之  
悠悠望阡陌白雲起高山故鄉千里隔

一草不可貽去胡慰離索

肅肅雁南向蟋蟀入戶庭三五縱橫陳  
缺月嚮我明放情凌霄漢心與歸雲征  
維桑何遙遙尚聞聽蛄聲昔我同林鳥  
雄飛入西京既飽上林實安知我巢傾  
玉繩不可織河鼓難爲鳴寄言少年客  
努力崇虛名

倚倚合歡竹托根九疑陰潔身事君子

五古

海雪堂  
二

靚言諧瑟瑟琴聲有歇夫婦會有別  
河廣川無梁跂睇情絨履夕月晤光蟻  
聞雷候車轍入戶見崇蘭懷芳吐幽烈  
春露注華滋穠風敗嚴雪愆期畏媒勞  
蕙心守時節

君行植芳艸窈窕寤春榮去胡彌歲月  
芳意竟何成攀花結爲帶約以具寢興  
豈不賤葑菲物久乃逾馨

西北有織女東南望河鼓缺月湛明河  
激然不得渡臨風濯纖腰機杼委霜露  
玉儀隨變化離憂不知老豈無貪狼星  
執心爲君故

四驪遵長衢六轡猶在手野曠天蒼然  
風歛白楊柳日月相推斥在世圖速朽  
榮名少季事奄忽成白首長夜何冥冥  
拱木歛人壽天行同物化陶然酌杯酒

五古

海雪堂  
四

長城萬餘里官闕入浮雲颼風驅黿雁  
榆黃華葉隕羲和無停軌積光慘蕭辰  
斷尾掉泥塗無爲羣犧牲

南海有素女玉輶像氷華蛟綃織爲衣  
嚮月歛金笳思多覺指繁餘音散天涯  
振衣曳長袖漂渺臨朱霞願爲雙鳴鳳  
食君阿園花

驅馬北邙北壘壘皆古墳墳中白楊樹

輶轡摧為薪上有無字碣下有千年人  
奚辯子與孫寧知冬復春蒼蒿薦時俎  
涓滴不入唇寄言衛生客畏途君需避  
首山鑄神鼎飛龍竟何陳孟嘗方貴倨  
試聽雍門琴

去者不可追有生理當化委形非我真  
吹萬一何假伯夷不足欽何況景公馬  
不見玉井蓮結根深太華顏色炤萬方

擬古  
五古

海雪堂  
二五

### 朱華日堪把

人生有何樂所樂在忘憂世短耳目長  
何不恣遨遊遨遊當少年披輕策肥鮮  
豎儒守一丘但為鄉里賢不食風與雪  
誰能得神僊

奄忽歲云莫鷓鴣互鳴悲庭霰關交集  
王孫飽無時馳情懷玉珮佳人悵有違  
牢情昵長夜蚺蚺寢充儀霸妃感精霸

稅鸞停風竊寶瑟灑虹梁歲綈開玉扉  
回目若有授薄怒前相持亮無鷓鴣翼  
安能摩天飛蒨蘭思沅澧謔浪非所宜  
水弦奏穗竹淚落如縣絲

十月納禾稼析率布天宗衆人皆墜戶  
胡我獸轉蓬淮海化文雉委羽歛燭龍  
故人嶺南迷貽我玉山梅貯向燕脂井  
植向相思臺餘薌馥襟襟懣懣雙夷衷

擬古  
五古

海雪堂  
二六

### 微陽生暖律春風變寒灰

道逢故鄉客遣我鮫人綃萬里贈文綺  
故心終不遙冰蠶勳火鼠九憂風颭颭  
值此苦寒月褐裘敝鼯貂物珍時不遇  
感激奏長謠

皦月流光彩炤我游子顏端憂誰為理  
取琴時一彈冷冷懷仙吟側側行路難  
夜久天地開正轂出其間陶情入元化

戴薛蓬萊山

詠懷

我聞希有鳥厥大無方隅東西覆兩翼  
搏桑接崑墟金母馮雲翔木公與之俱  
鯤鵬決溟水眇哉將焉如東海有小鳥  
遺形潛大虛徒能入蜃睫不能逐離朱  
余且馮化遷小大兩不居歟哉東家丘  
白首方爲儒

詠懷  
五古

海雲堂  
二七

七哀

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  
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  
哀也乙亥客二京規今鑑古沿遡曹  
王之業以通哀思論世者攷焉

潔身辟憂患小衛逢釁亂棄置父母國  
荆蠻任逃竄朱家匿季爺劉氏依王祭  
黃巾動地起驚蓬隨風散衛聞剖竹者

衣冠委塗炭妻子縱剽奪齒駭彼焦爛

炊骨無堅攻殺身誠既瘳屍僵橫路衢

我行旦復且驅馬入鳳陽流黃傷彼瓚

靡靡行邁人悠悠起長歎

問君竄池陽奚爲久淹茲晨鴻志北嚮

有猥相背馳登山山縣邈涉水水逶迤

鱣鯢塞江海狐兔阜京畿行行將易子

殺之持作糜采薪望空屋得寸矜相持

七哀  
五古

海雲堂  
二八

瓊粒漂母惠絺袍故人貽朗月照閒房  
素琴光陸離別鵠變殘形徵音酸心脾  
無徒帶長劍喙笑市中兒

明月夜何長照我西城隅城隅切思婦

長歎充幽居執筆方五日插羽徵軍書

良人鑿凶出錦臂帖飛魚西賊勤盈萬

我軍三百餘半死桐城下湖松盡丘墟

惡瘴乘因來陰風與之俱念此馱徬徨

仿惶方躊躇昔日懷春鳥今焉失水魚  
傾耳聆斯言游心悲何如

婆侯戲韻數宮體寄侍御梁仲王

東粵古揚州新年競冶游月規麋作鏡  
人疊綵爲樓百花裝寶樹萬舞雜名謳  
逐電驕花馬垂星服幘牛穗石神羊觀  
坡山古渡頭結友皆無忌邀歡盡莫愁  
傾國復傾城千金一笑輕逢場先作戲

婆侯  
五古

海雪堂  
二九

遇酒輒忘醒翠袖銜恩割魚腸任俠行  
面粉分何晏眉山蹙長卿書裙邀大令  
捉麈倩寧巖數鐙連海市鼇岳擎天起  
萋愁蘇合薌灑醉薦蘿水琵琶彈木魚  
錦瑟傳香蟻鬼面飭丹鉛僊袂飄紈綺  
三條鞵似雲九陌平如紙宵分興轉酣  
車馬更驂驪跳丸揮玉劍走索上煙嵐  
降龍還伏席猱獐百獸儼巴蛇蛻象骼

神鯤振鵬羽天門斬鬼伯地獄降魔主  
勾人出化城天梯滅金炬玉兔騰靈娥  
遊鹿胎僊女歛訝泰山傾流觀滄海豎  
鳥獸亡其瞽魚龍相噓乳官山神珥鮀  
府水王驅雨爭輪火樹回莫惜玉山積  
堯堯初滿莢舜瑄乍飛灰風歛長樂瀉  
花落壽陽梅北斗低秦嶺東星上漢臺  
王孫游未返公子詎歸徠竝轡元宵馬

婆侯  
五古

海雪堂  
三十

同心長命杯民謠歌樂只聖壽贊康哉  
獸有供驢令難容司馬才

甲戌上元跨馬值黃令公行憶梁侍  
御請罪弗釋子亦曳裾長安留滯維  
揚感曩粵之繁盛愍今時之凋弊逝  
同碩鼠哀切螽斯而終之以媚嫉庶  
幾風人之旨云

嶠雅

明福洞鄭露湛若撰

訶林淨杜考祠粵東文獻寄呈香

山夫子

正殷寢周轍王化成駘堙栖栖魯素王  
飯衛彌昭宣秦灰掩遺烈魯辟垂空筌  
楚音匯貞秦氛怨劇蘭蓀枚傳濬洪瀾  
建安疏流泉六代雕蟲工三唐載雉妍

贈荅  
五古

海雪堂  
三一

縣音促代運佻巧傷和平宋元寶詞曲  
稊稗莓原田遂今犬羊音變我蟻鳳懸  
黃鐘閔玉尺浮罄恹金困禮失信謀楚  
交南奕蟬聯重華遺簫韶九成煥中天  
周頌陳雒宮楊生表河嶠曲江倡正始  
神物應期還貞錄杵

皇暇龕胡戡時愆鑄采受九牧播芳釐  
二南典籍厲高唱文裕富瑤鐫祕書繇

斧藻司空鏤丹鉛比部濯連漪宮坊潔  
璚璫蜚英訶子國載筆虞翻園金標連  
雲漢浮屠凌瓌璇優益淨瑤砌苦提冒  
雕椽筆授影文儒風燭幟詞源代工不  
慙遺恨恨中心悵眷言二三子披荊對  
荒硠千齡无遐軌應世若比肩鳴鸛戀  
雋匹元龜昆弄敗薄言蠲尸祝女婞離  
奎躔詞命蕭妒世束駮裏迺遭懋草不

贈荅  
五古

海雪堂  
三一

可鞠幽蘭終棄捐興文屬夫子明德薦  
穀銓金鑑韞龍圖玉符漱慶編百粵續  
韶風太蘇彈義弦楠袞袞樂周譏釣璜邊  
渭川玉振萃前脩朱華開夕鮮停雲如  
可迦植我匡山蓮

霧霸謁樵川阮先生賦贈

朝發彭蠡緒莫憩瀟灑麓矚景睇流峙  
朝玄造耆殫鮫人不貴珠荊工不貴玉

蜚文君子坐忘疲夜相卜東觀出伏生  
西京蓮枝叔龍史室三墳蚪書羅四目  
奇齡注東公減度衍西竺一麾守甌閩  
二始續微軸垂清渭濱釣濯斯滄浪足  
海陬有狂簡斐然詠淇澳寄言鑄金者  
於何發子覆

贈石巢先生

迢迢應龍馭翼翼慈鳥翔絜絜當門子

五古

海雪堂  
三

白華間青璋三五荅元后一六宗谷王  
有鳥海上來翩翩止君坐羽毛日摧斥  
豈不哀慘傷饑食孤竹根渴飲堅冰漿  
為君好顏色悅懌有耿光雄鳴三十六  
比竹叶笙簧扶提耀朝日一舉歸故鄉  
徠當盛明世永言著斯章

壽葉宗伯曾城先生七袞

尚父邁奇齡留侯洵處子允矣帝王師

如彼丘園士縑絲知絲長辟鮮會鮮古  
監古別世資灼然觀彼美鳴鳳瑞黃柯  
猶龍啟孔擬操衡廣國華題輿正邦軌  
出谷金陵雲翻飛吳江汜雌守類木雞  
龍韜韞蒼弔楚相傲皇墳陳農富圖史  
逸篋訪遺亡銅銘誠臧否杜口毗邪津  
標玄齊一指覽揆撰何辰東璧昏中倚  
巖霜疎霸木朱鵲隨風靡陵茗有隆替

五古  
贈荅

海雪堂  
三

况迺寒泉蒞白日坳蘆中歛蕭驚吳市  
氛多覺指觔非君誰能理鍾山歎璵璠  
三茅隨杖屨餐玉蟻松喬徵意佩園綺  
介眉非罵觥薄言樹葑菲

與香山何師相邂逅白門招游具

區汎錢塘獻別

鷗鷯相弓飛蛩蛩互遺食足足瑞庭柯  
太胡乖羽翼詰匠奮南溟濟濟光四奕

神鼎升雲虬時龍御天則綠綵映垂裳  
台階爛辰極七九乂文謨三五縱蕩滌  
獫狁徂周原有苗望虞戚因猜玉堂燕  
遂整垂天翮擅帳弁宮雲吳趨弭丹鷁  
落落蘆中人歛鼎儼相值嬉戲終童繻  
傲睨虞卿壁床鸞穴丹山歸嬉耀南國  
弱羽相隨翔枋榆逝安適甘棠遍維桑  
蘭路丁榛棘樓旌颺具區追驩數晨夕

贈答  
五古

海雪堂  
三五

數文割騷臆聲彩絢渥飾西湖奪晨葩  
東溟盪宵汐陰厓煥陽榮春膏藹繇植  
逸轡傾湍馳離袂攀芳析高譙促傾曦  
葱條謝鳴鷗側聆越人謠車笠會有役  
揮金睦邦茂懷璧越鄉盡鑑湖有清漪  
化離炤顏色

逃區啟圖出補平山

時至萬物肅繇霜慘蕭辰陀城眺落日

涇漲越江濱扁豹守閭闔戒徒何駢駢  
帝學準過庭高步康天屯手中治安策  
垂老方投人昔借當陽宰朱華植漢濱  
艸木列兵衛羽騎遞巡巡襄維天下樞  
兩藩蒙詒詭貌貅百萬盡官闕摧為薪  
如何彈丸吏鼓行氣益震在疚阻奇捷  
釋禘當絕倫斷鼈鍊五石揮戈迴朱輪  
栖栖五斗粟鞅鞅百年身藏弓謝珪紱

贈答  
五古

海雪堂  
三六

要之江南春

龜浦訓石巢先生

春風耀陽林春鳥流哀音殊情尚勞戀  
殊隔竟何任儀鴻遵遠道持意重兼金  
勞歌眷行客塊若籠中禽能鳴將及俎  
鍛羽復摧心清音啖折楊盡言思郢斤  
瀟峰阻遙矇天柱界巖巖盛唐一回首  
蛟臺迴且深寤言峽君子瑤席潔芳塵



雅琴將何托瑒冽懷僊吟

詠草書勢荅董思白宗伯

應龍遊卿雲首尾不一見縱橫馭六氣  
出入乘萬變天門儼威神朱衣纓瓊弁  
艸木待甲坼鱗羽自聯串鬼神任屈信  
帝王迭興禪神潛道斯升時亢理必賤  
勝境了莫追過地豈再踐永言體諸身  
可以謝善卷

璫塔

海雪堂  
三七

寄朱叔子有序

朱叔子高蹈禺陽以鬻賦千黃金標  
疏曠中名勝癖過靈運自以憐才好  
色尚論古人余客長安聞而說之意  
還家必繇中宿可以把臂入林矣詩  
故屬之

二禺有放士相思不相識愚公徙太行  
精衛填碣石縱浪大化中讀書與好色

彈鋏歸羣徠傲忤論所癖所癖亮有規  
規子更努力

愁霖畬石巢先生

倦羽值龜霖霖龜傷客心他山翳翳木  
遠艸不借陰時鞠委佳色幽蘭敗霓黔  
鶴鳴增婦歎鳥儻興僅吟遵鴻不下食  
孤影相追尋羨彼鷦鷯鳥一枝能處心  
從駕獨秀山遊觀應令

璫塔  
五古

海雪堂  
三八

丹霞舒麗旭薰風騰飀鑾西園愛嘉客  
平臺羅英賢荀卿方遼楚鄧隗未售燕  
蘭阪追飛蓋栢梁亘崇山峨峨畿甸內  
秀色卓雄藩凌虛結睥睨聽耳目亦已捐  
雲去蒼梧埜山疑九點煙瀟湘遊眇威  
寶瑟哀嫋娟遊刃極八表觀微簋重蜀  
五圖啟幽秘九籥排空筌歸醺忘憂館  
烹熊擘芳鮮灼灼垂珠女娥娥出玳筵

絕纓過三爵舞雅凌七盤衣前高唐雨  
巖含巫峽後迭使淮南桂穗風一夜鯨  
遠游篇贈霧霸阮先生

焦原貼危趾翹足希遠游遠遊欲何之  
云在岡寔丘岡寔有若士鸞項深方眸  
匿景潛貞珉翳狀填蚪蟻刺蛤眷龜牀  
高酣激神謳咨爾濁世士孰肯至此不  
搏桑晚若木沉墨極炎陬鯢芥子中

五古

海雪堂  
三九

蹉跎非冥搜瓊瑣帝鴻氏螳穴分九州  
重離誤夸父畢景枯洪流三山在鰲背  
僂瞿如贅疣危旣非安居太沃行歸休  
陰陽淪不入清疑判何繇吞若覆載者  
一毛非全牛跨步越萬里喘息輪千穰  
曰余未能在汗漫恆相速而我與先生  
沙蟲盼龍湫欲從從末繇揮涕涕泣流  
數詩

一經非所慕鉤索綜群書二紀迄無成  
避地日南隅三遷禮瀟羅束帶賓鴻儒  
四科躡高足游夏避簪裾五嶽恣幽討  
駕鴻凌紫虛六琯奏雙成弱水騰文魚  
七襄翔禹步青使接崑墟八公齊擊節  
鷄犬雲中驅九僊同日至餐玉弄璫璣  
十州絕飛控稅言班生廬

十二屬

雜詩  
五古

海雪堂  
四十

鼠穴龜鷹擊牛澤尺鯉稀虎頭班筆棄  
兔暈白登圍龍劍衝星合蛇矛却月飛  
馬蹄穿玉窠羊角上金微候咽胡笳引  
雞蹄漢月輝鉤鉤應褫魄豬矢載忘歸  
六府

水晶樵外月火齊耳邊瑞金天鴻雁引  
木末芙蓉常土風信嘉美穀室誰能忘

嶠雅

明福洞鄭露湛若撰

繇瀟湘謁衡嶽

朝汎瀟湘渚夕弄瀟湘流瀟湘多蘭蕙  
采采生離憂蹕泔無尺鯉杯水無方舟  
不如舍之去謁帝失陵丘玄夷疏秘東  
祝融臨上游僊夫啟殂好可以性相求  
徐行陵白日緩步跌飛猱攀雲停翫鳳

游覽

海雪堂  
四一

擲劒戲潛虬奇文七十七日觀縣岫嘯  
夔魑閃燦燦龍螭盤璇球至哉神禹功  
靈祇欽懷柔

汎彭蠡

禹瀦宕元氣浮客哀吟清洞庭發湓浦  
崩波愁蕙程若華夕陰檢封楚歸雲征  
槐霜脆榮木暮景革韶齡三洲聞鮑札  
九派驗桑經琴高翔赤鯉江妃翳瑤英

熒臺光燿朗氣閭勾洪溟魚鼈關有化  
吾生歎何營

游石鐘山寄匡雲上人

鐘山竅奇石金奏韞璠璣微波靖霧牝  
噌吰含龍魚神濤窺日母鯉整潛靈居  
天聲詼人巧習坎均歛噓流目桑欽傳  
鍾情伯翳書弱齡啟殂好歲晏孰華余  
是昔櫬月中初對惟匡廬何渠山中人

游覽

海雪堂  
四二

白社過藍輦

登二孤作

二孤表靈峙九派流湯湯江北采菱緩  
江南莢葉長霧僊峯髣髴征客思迴翔  
吞珠誑楚使懷璧越吳鄉倘詼寰中累  
因之步七襄

君山懷二妃

落月連層瀾震星粲河渚蕩漾如有期

寒芳歎無與平生擬若人於此會有遇  
天衣雲縠常雜坐渾笑語神境信超忽  
人理亦玄著瑤瑟未及展珮聲已先舉  
鷗鷄吸晨日雙飛入汀討

玄元棲霞洞是日華月華君所居  
二曜恣天游七星夔地軸北竅洞庭穴  
南通九疑麓左攀連卷桂右築檀欒竹  
冰壺槩太清竦身入瑤局日月二華君

游覽  
五古

海雪堂  
四三

玄游良可復有酒斟酌之遂覲不在玉  
石蓮落復開瞥然鳥過目而我歎何為  
蜚蜚傷運速知津者誰與負芻聊躑躅  
昇我如弁毛吒牛食谿穀

疊彩山

日高山氣晶月出山霞明縣峯銀漢水  
匿景金甌城靈洞出霄半颯爽涼風生  
飭我薄天游飄飄凌太清冥搜混沌竅

流觀蟾鶴銘芳草有遠志達人無近情  
誰能戀鄉曲一舉超蓬瀛

南溪劉僊洞懷林六長

寒霞歷浮磴躋險逗雲門葛弱旋後蹠  
嵩欹礙鶴舄不梯靈恠絕安測混沌痕  
欒欂蔭華敞櫛栝恆相撐上干擎有漏  
俯伏睇無痕金芝秀僊躡玉乳滴流溫  
朝捫九疑月莫吸君山瞰攢葱謝三彭

游覽  
五古

海雪堂  
四四

濯魄精營現靈妃邈莫傷芳情何繇殫  
蜚書秘金口瑤瑟輟清彈靡靡江蘿綠  
迢迢芳杜縣物情厭垂特天路悵波瀾  
瑤葢一何懟若華光可餐如何伯昏友  
同心阻蕙蘭

池陽杏花邨酒壚

行樂至西城玄游吾已屢雞鳴杏花中  
湖光日方舉邨店傍水開茶煙出深樹

却酒杏花色皎皎當壚女能言牧之事  
錯雜若花繁醉即眠其側酒醒復歸去

小天台翫月

谷風弄微寒月出炤衣露廣除延淑清  
雅琴發幽趣厥朗人事蠲微芳自吟傲  
崇林激鮮飈鶴鳴如有悟慮澹體自輕  
飲神入玄素松喬控浮碧提携向煙路  
懸解謝蛇蟬標空絕支附永言去天伐

附覽  
五古

海雪堂  
四  
五

賞心契匏瓠

榮木

女夷運天機勾芒頓龍駛榮木秀神皋  
飄英落蘭時葱蒨垂光采流艷難久恃  
槐脆華澤枯時移壯心死歲功有代謝  
人心浪悲喜羶世無高圖吾希美門子

述征有序

甲戌獻胥去親為客塗登百粵水宿

三湘得詩十章貽諸知好用達所屈

燭燭芳月輝流光鑑我惟馥馥蘭卮酒  
遂為生別揮驚禽思迅翻秣馬聽晨雞  
崇山接杉谷九究入金谿骨肉緣枝墀  
蓬梗隨風靡生為伯鸞婦沒為杞梁妻

又

妻吟亘洞房友歎祖道傍薄言對絲竹  
以物盛圭璋藹藹金張彥玉顏倂朝陽

附覽  
五古

海雪堂  
四  
六

十年同錦被錦被覆鴛央一朝飛上漢  
化為參與商食言怨謾草折薪悲遠揚  
三命非五龍多憂何能長縱得華陰術  
休輕離別場

又

離別怨芳春芳春殊寢寐宵月皓珠宮  
丹霞乘夕起石室粲瓊甍崧臺藉蕙漚  
不見同心人日莫甘委棄

又

棄繻出國門遙望界垣樹上連蒼梧雲  
下陰離江渚華葉辯豐凶巢穴識風雨  
有似英雄人龍蛇爭割據周周嘶銜羽  
猩猩諳人語撫此瓊枝樹娑婆慰離旅

又

旅懷休戚戚鬱林饒奇石矯掌入寶圭  
洞見天地厄龍虎夾我蹲日月嚮人擲

將覽  
五古

海雪堂  
四七

又

既授元君符得展葛洪宅雲里召香規  
綠羅飯精魄飛僊與麗人恣意從所擇

擇木貴知音擇交貴知心海上三青鳥  
同棲珠樹林桑戶去我久誰聽鸞鳳吟  
鸞鳳吟有歌我心終斷絕

又

蜀嶽厓長鞭九折何俗緜天鷄警晨義

鶴鷄棲夜弦金標冠雲日崇山摩蒼天  
夷人誇鼻飲伶女祭珠聯回流思木馬  
冒險觸銅船

又

銅船丑奔流火山赫危嶺愁舫颯止水  
顏色已非昨况度鬼門關十去九不還  
玄鑿螯赤阪白象跨雄鸞華寔信衍沃  
黍稷陵丘山豈無丹鉛士可以樂游盤

將覽  
五古

海雪堂  
四八

又

各競文蛇衣難為章甫資去去勿復道  
北風歛岐路

岐路歎式微同心賦墳簷問君此何時  
鸛鳩鳴高枝繁華歇芳歲日鷲朱顏緜  
顏緜亦去已古處今然疑魚鼈不上漢  
松柏不處卑留侯托黃石范蠡遡鴟夷  
春華吾不羨歲寒吾不欺苦李載道傍

匏瓜甘後時莽莽楚日黃薄莫將安依

又

依劉越山川山川翳叢棘胸吞雲霧游  
目遶瀟湘碧牢落多古傷羈旅渺今識  
舟行僕去瘡陸行馬變色蛩蛩距虛遊  
銜草不自食偶然得名酒先此勸僕役

遊東田

筆墨相填縛奇情任龍虬病寄昭明樓

游覽  
五古

海雪堂  
四九

寂甚子雲閣馳翰亦已疲聿耕登去樂  
棄寔出東田遙遙望山郭澄湖濯新漪  
澤蘭紛擾弱日入馬蹄散湖草豐可嚼  
棄彼千里足游戲在草澤

出九華門

雪姓夕峯歛息影人外區沉疴曲以痊  
春風漸吐煦久困圍城苦散步詠郊墟  
長歌拉清人俟我庫城隅

遊揚歷巖

乙酉仲夏之京次始興左鎮般檄安  
儲按兵窺運旅况多暇拉區啟圖戴  
安仲彭呂梁鍾水髯鴻兒輩登揚歷  
崑挂瀑百仞韜樹千祀上有龍潭人  
躋罕閱清都塵鞅各極其致去爾  
擔簦發大庾旅宿阻兵蕪未湊鴻鵠羽  
亂象起肘腋遂脫遠游冠穹跨極天石

游覽  
五古

海雪堂  
五十

倒景繁雲局參差羽人宅激雪儼傾湍  
奔龍危桀鶴響來霧重援啼去天尺  
石髓韞龍湫金澗洞海峽雲笠駕魚賓  
霞標咀芝客藻霄蔚雲對羅景滙香國  
金梯可蹙盤消遙養風翮詎竊靈丘書  
孰探終南冊重輪絕曦駸馭沸鼎啟胡鷄  
迴馭嬰雄圖永與僊路隔

嶠雅

明福洞廊露公露著

止酒蘇陶靖節

止酒不可止得酒性迺便何世非大癡  
何夜非長季何天非普普何帝非陶牧  
大歛盜海嶽醢龍脯慶肩小歛盜沼止  
烹葵醢莖蓮嗒然既罍我優哉復忘天  
天豈與我違太綸同周旋笑彼馱清醒

永嘉

海雪堂

五

懷沙甘湛困沐猴希萬乘封豕冠進賢  
乘輿辱執蓋箕苴橫相煎手持一鑄者  
不受諸可憐

詰朝

詰朝悲今日今日思疇季疇季宛昨日  
忽為深黃泉今日不輟輒不知昨日悲  
人生恨不足嚴霜催留夷華墊充魚膾  
繇最聚蓬蒿英雄畏斷碣跋扈良已矣

人生若長寢逝者翻言醒客何辛苦為  
征鳥厲蜂蠅世譽衛彷徨一臂交螭螳  
待我百季後與子歸北邙

步出崇文門

步出崇文門清暘七貴歡遊女千螭衣  
弱息雙珠簪噴沙白玉馬殷殷瑞玉鞍  
馬是宛委龍人是夷朝安馬後朱纓絡  
馬首玉蓮冠馬鑣金連錢銻鞅珊瑚絳

明河

海雪堂

五

七香石崇牛千金韓嫣彈霍飛香將落  
五劇逐相龕收雉西山側盤馬南郊壇  
明河篇

高樓放寥天明月炤萬多玉繩低碧落  
金商厲朱柯龜氣入蘭襟我勞悲如何  
且勿嘆如何聽妾唱明河一去復一年  
天上摧雙蛾交甫泣新珠湘靈愁夜波  
馳情屬霧匹延癡倩君過



雜詩

嘖嘖賈人子，弛矢待胡胡。胡胡與貧士，言殊塗不相讓。移山轉輓盧，結綵稱銖兩。庖充易牙宰，席使邯鄲倡。四飯別鼓鐘，三澆陳醴醬。方饌梁肉惡，復訝綺紈俗。賣珠要漢主，椎牛走秦將。藏虛信儒雅，居奇貴僮僕。嘖嘖賈人子，草玄何足尚。

紹古辭

五雜古詞

海雪堂五三十一

羅敷行采桑陌上，自青葱西子浣前溪。流洳相玲瓏，曉日耀容光。暉映流輕虹，揚衡蕝姑匿。飲粲瀟湘空，手持雙明月。悠期遲所悵，緩頰敷清音。惠我瑯玕風，抱水限河梁。幽情婉未通，春解桃李蹊。纓采蘭蕙，業長揖謝。塞脩盛季，不再逢。

二臣詠

張侍郎家王

供奉天廟姿飛躍，及犇馬錐秦誤索韓。

策漢勤方賈，義嚴振龍荒。弭召過區夏，逐日功詎虧。蹈海志迺寫，俠骨聲馬革。裂眦東城下。

東方飛去，救死扶傷，不敢合力。西向以成。東方飛去，救死扶傷，不敢合力。西向以成。東方飛去，救死扶傷，不敢合力。西向以成。

五詠古歌

海雪堂五四

帝葉芷園雲淙其軍鋒之魁手。秩宗誕宏志，哀日走丹陸。蟻屈煥龍驤，冥量超倚伏。吞舟運蓬壺，渺然枯四瀆。金甌擘其鱗，鳥驚嚇其肉。遺卵何足去，讐讐傷獨鹿。

鳴雅卷之一。爭鋒也，觀其從容就義，甘與敵勝。然辱一時，痛生辱萬古。成於呼審矣。

嘯雅

樂府

明福洞廊露臺若卷

大牆上蒿行

條風旖旎歛榮丹萬品甍隨涼颺起凋  
瘵一何翩翾物態如此心怵怵大鈞播  
物流形今我局速將何成人生居天壤  
間如湍水汎浮萍我今局速將何成造

樂府

海雪堂

君四體所樂遐不忘君魂寢所便冬居  
溫室長年夏乘鶴蓋颺軒轅糠何苦我  
今欲何求不及君顏王車丹食氏德鵬  
肱熊蹯上有女媧鍊石之青天使我仰  
戴不得久周旋下有六鼇擎足之神巒  
使我步履不得稍棄捐何不放浪形骸  
恣君所便雅琴琅琅我今落羽自摧藏  
哀樂本無方蘆伴貞玉潔嬾龜霜梅花

四起龍段中央姚虞所服儀鳳賓玉辟  
凶殃醕氣致福祥龍領賀雲神暉瞰章  
文君綠綺飛燕鳳凰尾雉吳鬢根死嶧  
陽名標建牒咸自謂雅且良曾不如我  
琴臧美無量帶長劍之陸離清漳爲淬  
厲以礪諸麗服有都步天衢純鉤斗  
樞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  
之忽古器滅沒今我無匹升玄扈坐蘭

樂府

臺九旂霧湧左个天迴頌奚斯待鄒枚  
拉飛瓊醉龜臺召蹇脩詒鳳爲媒奉觴  
白日爾無西積今日樂不可回樂未央  
爲樂當自強百歲如流光何爲自苦使  
我心傷

長歌行

離離階下蘭糾糾叢中棘女夷司天籟  
春風宕群植常恐芳意移百勞鳴鷦鷯

白日落崦嵫長繩繫不得少壯不力田  
老大昧蓀麥

空族引

留賓燕我堂壺歛傾千觴洗爵東溟水  
移罇北斗傍師涓寫淫奏逸娛皆樂康  
名謳徵輦雒蹈卽出平陽絕纓舞銀燭  
解帶輕羅霜白駒期永夕良遊歡詎央  
木李報瓊瑤久要不可忘神芝生白水

樂府

三

秋胡行

可以喻中腸翦淞流短晷力不能扛  
素標插朱顏盛年安得常誰謂造雲闥  
而非荒草鄉服食儻有待痛飲當自強  
露葵傾朱暉應鱗待雲布女子怨有行  
委心富嘉造兢玉候鳴雞黽勉供晨莫  
白鐸琢天球明堂思黼藻蔚此玄豹姿  
澤彼南山霧

子雋與越鳥南北相背飛解蘭詼圭華  
鳴金步形墀脂車戒昧旦四牡充陸離  
醜餞塞衢衢谷風嚴正悲按轡營四海  
無事悲女兒  
靡靡復遙遙飛輪漱鳴颺十旬經九折  
三陟陵崇朝犇精撫危磴畢景踣長條  
驛長候人絕遠火出林杲誰去宦游樂  
宦遊方鬱陶

樂府

海雪堂

四

窮陰格稚節堅冰塞長河感違戚不慙  
憂來歡詎多旭日不照施吾生已蹉跎  
百族蟄有處游子宿無家天倫痛仙別  
苦嬰人彭羅

埃鼻癘勞止遵道省故里寒谷變陽林  
曰余非望始提筐嚮往陌祭祭都人子  
振素動鳴環冰華墀纖指何用援柔桑  
澤中有蘭蒲

見時月初滿別時月初生弦望有變寬  
五載曠生平露溥興蔓艸芍藥娛目成  
雙金出南國比惠贈堅貞美心敬金石  
誰測鸞鳳情  
嘉瑨亮有屬屬敢嬰懋祝綽約謝柔條  
免滋行露辱沉吟造房闥備物晤所觸  
破涕賁金夫包羞賚雲僕高覲禮既終  
已矣從所欲

樂府

海雪堂

王

鸞逝流哀音玉折厲貞響物極露誠信  
至惠非外獎五日奉光儀百季戎徂兩  
春帶候飈賒冬膏凝夕映願赴餽日期  
比翼青雲上  
絃高無懦曲風急豈留英松栢植暗室  
甘與蘼草并綾錦冒渥汭難升障與屏  
含埃蝕貞鏡含鮑點瑤瓊白茅珍我悅  
聊濯耳與纓

怨歌行

甲乙之交余游京師元老無吐握之  
容草臣抱憂天之涕托興秋胡志潔  
也後十年京師乃陷

紅蘭開曉日五色耀君堂春風藉相媚  
恬坐不聞香佳人處遐室歎立寤青陽  
絨情復絨意嘆息此時光

君子行

中禴君子惠謙謙不踰閑容如東海水

樂府

海雪堂

六

嚴如西華山黎丘刺愛子煤怠惑孔顏  
耳目衆所信幽顯時相姦何況少好女  
坐懷而獲安禹功勤九載兒呖不入門  
防民鑄神鼎萬古同嗟嘆

鞠歌行

龍升天兮先為夷二氣應兮風雲俱辟  
如闢津兮攤即繻又如聖作開圖書我  
之懷矣歲聿除鄭嚴飭雅紫奪朱尹訓

殷皋謨虞丁弼賚文師戲敵雄劒曳長  
据永言知己感良圖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眺平原義龍敵日無迴轅拉美  
門揖握倭揮斤八極凌風搏哥五子鼓  
雲門流唐漂虞垂嘉言思公子哀王孫  
叩闥謁帝招銜冤淑桂酒紉蘭蓀惜白  
駒樂鵲鸞

樂府

海雪堂

燕歌行

北斗插地天河明開房漸瀝來穗轂瑋  
梁辭扇蕤栖螢念君客游孤伶俦轡龍  
吐鳳入神京胡為淹留竟無成妾人年  
貌悲流星二十已過三十并長蜚感柳  
涕霑纓擲絲貳甲弄秦箏雁弦促柱離  
鳳鳴明月皦皦依檐楹商風入閨霜依  
連霧娥擣藥聲擬清悠悠長生非我情

白日賊逼朱顏退關山遶盡心切切蛻  
蜉思君生懣陶寄聲迴鴈霜天高珠塵  
疑鏡滅形模誰能離憂永以牢雅琴變  
調散特操憂來中人如毒醪耿耿不寐  
聽鷄號鑿帷明月鑑湘皋崇蘭委置同  
溪毛轂齊銷歇舞襟幘戴觀天漢莽風  
濤星津皎潔無輕舸西鷁比翼妾懷勞  
君子有所思行

樂府

海雪堂

扁舟迎大江遙望樅陽城樅陽無民居  
比屋接華纓層臺高中天頽眊日與星  
穿池通月竈築石槩蓬瀛嫵婉睂眉女  
提携弄秦箏宵珠綴流光丹唇含至精  
雞人唱春曙霍蓋驚雲輶金膏將翠羽  
脂韋流丹誠雌黃出唇吻嗟植枯莖  
東觀擅金穴西第接銅陵蒼頭橫毗睚  
鑿齒信爭奪要離焚妻子專諸托弟兄

殺人工使酒長安動知名神理忌盈滿  
鬼瞰宜高明甌斗嘯蕭牆畢方墜戶庭  
積薪尚耐寢歌器難久盈淚絲貫樂石  
蟻穴漏蒿陵誰謂帝京遠湯湯漢道明  
寄言軒冕客天爵爾勿輕

甲戌七月客桐城見世室之燕并思  
游民之崩亂八月民變火城九月寇  
燬中者遂不覺  
其言之中也

苦寒行

樂府

海雪堂

九

追犇滯山麓危哉苦嶮巖鳥道屈羊腸  
貂車毋免麗北風裂犀縫衝颺割予肌  
能穴出神人攬搶綴雕旗僵屍飽鴉鷺  
蒸氓痛屠撫劍劇厭歎踣旅子無遺  
東叛懷耿介鏡歌思南皮關識嚴水陸  
窮陰涕漣漣迷陽度迷陽行行安所之  
馬毛胸如甬僕御瘡且饑緩勒憩林皋  
冰凍無完枝寸艸不可得白骨持自炊

氛氛遠征人悠悠傷路岐

甲戌冬流寇陷蕩宿余皆擊敵幕中  
則說勢詞發曲突之謀不能脫處囊  
賦斯作

蕭哉行

出彼城闔有車轆轤四時成歲值此窮  
陰鷄嚴喔喔貫于青林百蟄族處爾歎  
何心羽物斯升鱗物斯沉憂之瘁矣鍾  
此勞人勞人伊何撫斧伐柯前脩不遠

樂府

海雪堂

十

古處弗譌盈盈如月旦暮有缺哀我人  
斯惟憂用說蕭哉蕭哉日暹月徠琴歌  
有循經惠不回

箋釋

自皖徂池歲陰增歛詰人述德  
程缺元龜用勗鳴雞

嚆雅

明福洞廡露湛若撰

古樂府

短歌行

綸樂安康有琴在堂今我不御白日其  
行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抽琴命操眷彼  
路岐戔戔九華有祭其薦願言思子中  
心弗遐槐棘陰陰蘭蕙同心道之去遠

樂府

海雪堂

度爲池郡司理文心妙賞有類昔人  
余載筆過之

猛虎行

歎不盡三湘水游不盡百蠻天百蠻厭  
玃麗詰士丁屯邛博風赴大翼控景入  
幽蕤寧分猛虎食無驚黃雀弦傾金葉  
臺觀厭價徒空縣雁風驅砂礫狼烟對  
疆邊未貴洛陽帝誰分雲夢田蕤燹未

樂府

海雪堂

十二

懷子好音嗷嗷雲鴈鳴巖及旦君子有  
酒以速親串梓兮桑兮無枝可棲有兕  
頰尾困彼沙渚高山有桐比于林中鷄  
鷄稅羽君子攸同河則有圖洛則有書  
算貞之吉千載不渝

箋曰九子之山徽池雄鎮削若茗之  
華青蓮更名九華投詩贈崔穩浦以  
識交燕甲戌冬予游九華里賢李長

磨勒周南滯滯旋旋踦懷何鬱悒開匣視  
龍泉淒淒沉光采提携莫棄捐

箋曰予避地湘灘觀光燕趙踦孤百  
粵資輩甫而厭文身躑躅金臺握靈  
蛇而傷馬骨詩囊但餘破錦詞鉄獸  
對蔽綏落羽驚弦勞人感物托猛虎  
以散懷

陌上桑有序

序曰邯鄲秦氏女子自名羅敷女於  
邑人千乘王仁仁為趙王家令羅敷  
出桑趙王登臺見而說之羅敷迺彈  
箏作陌上桑托使君以自明不敢斥  
言也其秉禮守義如此余觀感風雲  
矢金石二三其惠者衆矣故托此以

風

月夜  
作

旭日嵌瓊牕泛瀾熜綺疏流輝繞玉鏡

樂府

海雪堂  
十三

歛祭曳華裾苞蘭甲韶歲昭質中破瓜  
清揚睇遠山朝雲爛細襦開軒對南陌  
光耀傾城隅城隅共翹首杲日出秦樓  
提筐跂遙隰傾城逐嬉娛皓腕將遠揚  
秀澤揜銀鉤雙環映女棖女棖失脩嬌  
絲眉列翠卷翠卷避蠡華脫絢登條椅  
葱倩燁凝脂上攀搖淑景下盼生流霞  
如何陌上人見此不踟躕

行者見羅敷且復立斯頤居者見羅敷  
僂僂作卷婁坐者見之立立者見之趨  
使君見羅敷起式充檐褕憑熊儼衢逞  
當路扼彤車高情越小閑遣吏致區區  
彼美絜淑姬可與晤言不  
羅敷眺清臚不敢前致辭羅敷善鳴箏  
絃語調音疏使君貴識曲傾耳聽名謳  
初為漢上彈上宮儼相於次作陽春調

樂府

海雪堂  
十四

韶景逼通都都人士與女啣啣秦家姝  
佳人美無度夫婿快且殊何用識夫壻  
叢臺接天衢白晳耀朱葢綠輦專城居  
柱後惠文冠腰間古鹿盧冠引通都士  
劍值千萬餘行擁青絲騎歸燕明月廬  
改柱入清商氷華浸太虛謾謾藟姑唱  
謬謬滌煩紆曲闌音詎虧使君意氣消

楊子雲賦玉女無所賦  
其清虛註太臚瞳子也



美女篇

美女燦明珠容光照一室黃若拆新霜  
芙蓉上初日九疑約眉黛肌膚若冰雪  
雙環掃菴光清揚散瓏月丹鉛覆不御  
藻繪汚艷色皓腕揄檀梭婀娜當牕織  
綸作百翟衣裳亞細荷襃瑯玕絡外帔  
蘭蕙結衷相凌晨採桑游薄暮浣紗出  
五都競徠睨榮華生紫陌上客綠琴挑

樂府

海雪堂  
十五

當事君行

不啞吞炭漆為癘殿屎入梁匍匐入廁  
更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斷腸妻不與知  
百年意氣生命促不斬君衣何能瞑目  
主讐未報白日逋亮為國士安得完膚  
身無完膚仇未報斬衣流血徒艸艸禿  
仇之魄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已窮  
白紵舞歌詩

樂府

海雪堂  
十六

使君五馬立淺啖還深官閑邪抱貞一  
敷席禮瑤英憂拊湘妃瑟嫋嫋洞庭波  
眇眇愁余目輕身波上苻參差儼相匹  
奈何鵠使圖重以羿逢詰佻巧丹青中  
按圖坐相失紅顏令人老美玉令人泣  
寢丘十五城豈足觀荆璧碩人寬知命  
威儀日恂慄窈窕寂寥岑岑保昭質

箋曰：美玉之交于端居，憂默客有嘲  
立之尚白者，作美女篇以自況焉。

韶風澄滌霽金堂椎鐘展岑鳴鑼黃天  
翟威鳳欽翳皇絳紵徐起召陽阿翠帔  
飄搖垂綠羅織雪為袍裂作巾玉腕便  
旋汎無塵暘若潁淵浮燭銀流散熠燿  
充離楹翔鵠乍止瓊樹蔭儻如驚廳馳  
白霓鉞山萃澤飛雪徠天矯瑩潔明河  
顛璵情瑾睠當人瑤池珠澤繞筵生  
縈空接景布流光琉璃浩疊心飛揚盡

神以舞安可忘

慘覓人袂游其宮璫蘊宕暉日照容回  
鸞榮塵猷秀先折腰翹衷施嬋媛光耀  
雜沓關斑璘揚舳促踞態無方將却復  
引誰目成鴻驚未侈浮雲翔參差下上  
翼屢平如矜似慕嫺若疑叢蘭衝風不  
勝枝流虹走電瞬難諧聯繡萬規出入  
其偕志曷衍勤變化四座歡躍誰能持

樂府

海雪堂  
十七

諸詩多用古韻  
古叶或用楚韻

二八端容結妙音辨球比籟酬淒清貌  
姑屬儻態僂僂投節赴曲紆形顏愛征  
雲墜齊紛飀似斷欲連相續環嬌怨詫  
笑繇生儀精發新嚴媚絃歌旋流驚風  
醉明霞長翥細媚回輕波翕如春林搏  
宵光隨手撥散凝復行蹈繁扑促均翺  
翔瞰月是朗度銀潢迅捷轉忽濛若神

垂璫銷玉不改鳴今日白雪餘陽春音  
容萬化如合并歡來何盛傷人心

春雲薄霽林初暉纔蘭被砌華露瓊悲  
弦亮管月入帷絲竹未御心先摧含情  
起儻屬君思雜沓應歌折且遊送眇流  
精鳳將雛中緩頰立寫怨疑光風乍息  
偃復吸離合清曙飄晨暈暈雲斷續光  
淋漓徘徊思鳥翔且徐忼慷轉側不能

樂府

海雪堂  
十八

留音度袂轉良辰移春花已盡蘊蘭萎  
但顯歌儻無別離芳年昭質遠如期千  
蘊萬歲心相知

秋胡行

有命在天聖賢何獨貧有命在天聖賢  
何獨貧絕粒疑良飲水曲肱匪兕匪虎  
况也莫興短布暴骸故屣印塵窮賢漸  
瀝凱風自南彼其之子簞服朱輪聖賢

何獨貧

至聖聰明生計何閒關至聖聰明生計  
何閒關衛卿可得執鞭何難提一貴人  
黃金鎰千妻嫂匍匐賓從偏及冠蓋如  
雲閱閱如山失時亟矣日月不遷生計  
何閒關

妒人此離交亂我青天妒人此離交亂  
我青天鵲鳩高張百芳飄零蟬螬指空

樂府

海雪堂  
十九

疑浪翻溟鉞鏡齒景含沙射鱷龍爭汨  
羅蟲流新城六月不霜高臺不霆交亂  
我青天

城我沈寥遊戲下人間城我沈寥遊戲  
下人間時乘六龍流觀八挺橈耳玄圭  
駿馳白雲衡齊經緯圭景方園錢詒上  
座刺謝朱門當壚畫滌篝鐙草玄遊戲  
下人間

兒母牽衣啼

出東門勿念歸君若歸慘不悲知君亦  
難歸歸來室人交徧摧人言公子陶朱  
而我妻無孺人言傑士計然而我嬰無  
煙何不脫君見肘之玄端為我冬杆復  
賣君及訐之布憲為糴一簞粟君不官  
入困手擷驪龍珠又不官入廟嘯窮年  
一編逝欲何為君言今聞廣譽妾言淡

樂府

海雪堂  
二十一

日三炊君言簞疏瓢水樂不可支妾言  
朝不春暮苦饑君言滄浪天故妾念黃  
口小兒從君三日一舖糜佗家鐘鳴大  
纛重英日日揚揚過里閭負君但無龍  
席姿君何不富貴歸白駮安有風雲時  
戊子莫春饑饉薦降黎民阻兵作歌  
當泣

嚮雅

明福洞鄭露湛若撰

池陽謁梁昭明太子遺廟

文心瞻言睿作遺像肅宗工雪日明春甸  
藤花落古宮鉅珠衡玉尺鷄戟冠雲虹  
壁禮崇賢會長江直向東

十年工選體二月謁昭明鄴下驪珠貴

緱山鶴蓋輕謳歌歸琬琰俎豆肅蘭衡

大禮  
五律

海雪堂  
二

何代應劉輩而非羈旅情

虞山謁舜祠

荒服垂衣日三苗格命年鳥耘千畝藉  
龍御九疑煙蒲板征雲外蒼梧落照邊  
何人撫瑤瑟離恨隔湘川

君山懷二妃

眇眇愁予地夫容北渚期騰魚分楚珮  
薦竹禮湘籬寶瑟嫵媚淚雲旗竄宛思

客從虞廟至會違二靈知

巫山之陽香溪之陰明妃神女厭

蹟存焉

丹青辭上苑雲雨下陽臺驕湖沒何處  
襄王安在哉溪清香見石枕冷寢無媒  
楚漢風流地長歌問草萊

采石懷袁宏李白

牛渚青天月長縣供奉祠如何今夕酒

袁古  
五律

海雪堂  
二

不共昔人侍高詠那能旦登舟安所之

遡洄殊憫默言折楚江蘼

登九子

朝參九華雪莫宿九華鐘言尋金舍利  
行傍玉夫容兩脚移春殿雲衣掛亂峰  
悠然蘊浦月來對海門松

西湖上春

行逢新歲月驕馬踏城橋旭日催蘅帶

春人艷柳條香車流水擊僊袂逐風飄  
小鳳銜花去空傷雲漢遙

洞庭酒樓

落日洞庭霞霞邊賣酒家  
鮑鮪橋外市  
鰓水月中櫃江白鰓吹浪灘  
黃鴈踏沙  
相將楚殿父招手入蘆花

浮湘

瀟湘聞鼓瑟竹上淚痕青  
歸雁將何托

游覽  
五律

海雪堂  
二  
三

先花入窅冥白雲開一面南嶺露真形  
不斷游僊屨依稀帝子靈

洞庭

人歸洞庭水心遠百蠻天  
鮪飲吳山雨  
蟬嘶楚岫煙挂颿明月對沽酒白雲船  
來雁紛南向衡陽何處邊

留都春事

言禽初選樹稚蝶亦開  
業窳海無來信

長天有去鴻擔簦仍作客服藥未還童  
不及庭前杏春來爛熳紅

江南春

雜英飛少女榴火祭東君  
鳥弄枝成曲  
魚動水園文謝客雲封展羅敷  
日照裙  
春風正難忍楊柳故紛紛

文選樓眺望

春風將柳色駘蕩入西樓  
遊子寒櫺望

游覽  
五律

海雪堂  
二  
四

婉如嬾女愁雜花開陌樹歸雁隔河洲  
京國浮雲外長江日夜流

出京

勞生悲短晷曷敢慕輕肥  
白日髮邊落  
青山瘴裡歸同心垂贈問岐路惜芳菲  
回首梅花國欲簫明月知

道明水壘三十六峰

崇山道明水皦皦石潭清  
上有木龍樹

歲寒聞鳳聲開琴待明月向清溪生  
三十六峰裡群僊抗手迎

淮上

離魂飛故國多難後時榮老向雙瞳入  
春歸百感生愛山頻駐馬酌酒復聽鶯  
堪笑無媒橘遙遙淮上情

穩浦鍊藥

十州研八石徙藥就空林時稼日將醅

游覽  
五律

海雪堂  
二五

古槐春正陰披衣詠黃老酌酒懷青琴  
不有靈僊術何方可慰心

已陵琴酌送羽人游青城

彈琴勸君酒君去少知音此曲豈不古  
撥弦人盡今夜移衡漢淺月落洞庭深  
少別成千歲依然此夕心

震澤送劍客入廣陽

湖草綠陰陰桃花水更深高樓愴然歎

濁酒一何任念此青春別其如白日沉  
背人贈七首珍重結交心

蔣陵送孫枝游華嶽時余將南還  
相逢彭蠡月相失蔣陵鐘自別東林社  
君言西躡離金天開太華玉井見芙蓉  
余亦汎滄海南山歸祝融

雪中謠琴汪公子拉顧眉生同聽  
白門桃李月綠綺鳳凰弦古調持穩竹

送別  
五律

海雪堂  
二六

同雲稠莫天豈期公子過得竝雒川妍  
良夜爲君故移情私自憐

姑蘇送雲將入雒

崇林秀春木歸馬激鮮飈濁酒不肖歛  
旅懷何處銷莫天吳苑樹明月雒城橋  
蕪絕尋君窈窕山碧玉簫

隋堤送漆雕龍

草長送人遠離居傷別情細雨桃花春

春風黃鳥散君去有誰識我勞何所成  
行雲與流水日夜但孤征

山中送人歸途已長觸物有歎

勞勞爲客倦日日送人歸芳草雨中碧  
楊花愁處飛農夫戒春及老少咸相依  
誰能去鄉井終負越山薇

留都贈梁非穀

逐客同征雁翩翩出塞垣誇曾斷辭

送贈  
五律

海雪堂  
二七

哭漢不歸寬別久見如瘳相看無一言  
龍精千尺雪持照昔人恩

非穀爲袁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  
天下下竟之後十二年予與非穀同  
朝非穀在王政余在史館疏白其冤  
服爵賜葬非穀真信友矣

皖口值區啟圖出宰當陽

微官君自去楚水日遙遙紫蓋新花縣  
當陽舊阪橋荆吳中酒別南北斷蓬飄  
郢曲高難和非君莫見招

五松天門訪冷雲巢居

松崩哀天石磊砢留高真白髮對流水  
青山懷古人送雲歸碧落酌酒浮青春  
寂寞巢居下畝花落去津

皖城謁石巢先生

披衣皖城口言就皖城坳辟世歸愚谷  
移山到石巢鶴林松露滴敷蒲荻花交  
無下聞清嘯長謠賦樂郊

贈畬  
五律

海雪堂  
二八

文選樓畬石巢先生人日見寄

漢鴈歸南國傳書下皖城老散彭澤節  
少計仲宣名栢葉憐芳氣梅花間落英  
空居選樓上獨夜寤昭明

杏花堰訪紅菡隱君

楓林二月雪雪霽問君家玉笈芝房氣  
銅陵杏堰花更清麗出瀑笙迴鶴梯霞  
不注丹臺錄吾生信有涯

贈安南艾山上士

憐君隱居處石室挾風霆劍化蟻螻氣  
山留龍帟形八瑯王母降三籟子綦聰  
別后深相憶穉壇永夜星

逢郢客問滇陽土風

關門逢郢客立馬問滇陽水碓春魚骨  
山瘦養蜜房掛黃穉買蟻莎白夜歸羊  
是事皆殊勝爲君說瘴鄉

贈荅  
五律

海雪堂  
二九

建業送袁羽人歸羅浮

白下蟬聲急朱明客獨歸都人歌有爵  
游子賦無衣長袞爲君舞高年見面稀  
自傷行漸北爲愛鴈南飛

入京

遙遙嚮京國抗手別交親張儉生逃漢  
范睢死入秦妻子漫相假肝腸難重陳  
行行莫回首去作路中人

人日登粵王臺

登臺試人日此日謂宜人日照高臺色  
臺非故苑春青山白雲路綠水流花津  
醉欲呼鸞去遙遙芳杜鄰

清明

在家常服食無怒已經年五嶽尋師過  
孤琴共影眠南蒐迷黑齒北首極幽燕  
未化遼東鶴何當省墓田

詩序  
五律

海雪堂  
三十一

踏青詞

文缸經綺陌夕日貫陽林灼灼懷春女  
翩翩詠子襟人歸芳草暮鶯語落花深  
往日成都客蛛絲縈綠琴

余居西湖香隱柳茵蟬枝諸校書  
邀予脩復琴社余既倦游頗軫歸  
情清商靡靡固所未聞也



嶠雅

明福洞廊露湛若簾

五言律詩

摩天嶺望安南

峻嶺極金鄰遙望九真鳳銜金汁過  
兔戲艾花春火粒收畬客冰綃出海人  
八蠶無惡歲何謝葛天民

蘇堤

游覽  
五律

海雪堂  
三一

春堤春服成初葉轉初鶯不斷垂楊色  
嫣然聞歡嚴芳菲迷處所遠近未分明  
騷思憐芳草遙遙限綺城

桂林宗族燕集

桂魄陶芳夜琴心感麗人玉龍無睜伎  
金鴈有餘春草聖飛裊練花卿過襪塵  
如何此時節送客獨留髡

曲中見雪

祈季輪瑞靈況在莫愁家彼美臨芳樹  
先春見落花凝情符皦日盈手思瑤華  
欲偶幽蘭曲同心悵有遐

池陽六門三土巖逐妓余出祖之

碧雲空濺淚可以贈生離自古非今日  
朱顏不還時秦淮限桃葉漢月擁文姬  
一領陽關奏殊慚輕薄兒

別楚艷秦嬌

雜興  
五律

海雪堂  
三二

露斜山峭峭鐘斷水悠悠草綠斑駁怨  
花飛紅粉愁如何雲窈月不共漢江流  
人送王孫去淮南桂樹纔

贈雲愁愁有叙

雲愁愁昭質隸於伶東常土木形骸  
而國色奮於愁黛豈姬能諳愁愁得  
畢其術以媚姬

佳人美且仁獨立若爲鄰水滸見斜領

愁多宜暮春惱公從小遺西子自來顰  
莫學盧家婦新粧閱世人

楚雲朝暮見一半在陽臺雨絕無留夢  
春愁黯不開烏孫辭鳳輦青塚望龍堆  
形影深相弔肝腸日幾回

穩思

穩思不可觸觸處定傷離是日韃楊柳  
青青異昔時羊腸先鴈路馬首後鴉期

閒情  
五律

海雪堂  
三三

行路難如此踣人方自知

佇立

皓齒復明眉粧成爲阿誰所思不可見  
佇立已多時蜨粉塗薌砌蟲羅罥柳絲  
提筐嚮南陌靈雨悵佳期

寄內

歲時頻瘳尔非關兒女情霜露蒼高色  
江天鳬鴈覈浮雲吳會客落日楚江萍

爲報秦嘉字 塵滿漢京

寄鴻兒

大兒才八歲見鯉學緘詞誼識冥鴻性  
彌深堤憤悲但能長傍母不必更尋師  
莫似而翁傲飄飄雲水期

寄閒兒

二雛別時小婀娜雙結鬟余欲荷鋤去  
未能深入山桃花諳母祝琪樹倩人攀

寄懷  
五律

海雪堂  
三四

願化成龍杖來輪雉子班

寄侍兒青琴

侍兒嬌的玉筍蘊蘭衿去日戀携手  
自言能鼓琴七盤漢宮舞長側楚妃吟  
奚難召鸞鶴貴在得卿心

青琴禽

君子有所遠出門嘶玉驄園花悲隋槿  
塞雪問飄蓬拭淚看靈鵲含情認守宮

金錢買鷄卜知爾客遼東

人日寄雲綠蘿

官柳弄新黃宮梅競曉粧未忘闌宋玉  
詎宜嫁王昌雲韞通鳩鵲金衣織鳳凰  
自慙承弁鬢又覺有微霜

九詠寄從兄湛之塞垣有序

兄卓犖經奇與予讀書羅浮有扶風  
越石之志以驃騎從表督師死於邊

寄懷  
五律

海雪堂  
三五

邊風

地角寒初斂天歌雲乍飛大旗危欲折  
孤將定何依送雁侵胡月驚霜點缺衣  
可能吹妾癯一為達金微

邊月

秦時一片月萬古照邊州白動狼烟塞  
寒生驛火樓關山和淚到圓缺及鄉愁  
盈手梅花色難將寄隴頭

邊塵

紫塞三關隔黃塵八面通胡笳歛復起  
漢月照還空逍還仍隨馬蕭條暗逐風  
將軍休拂拭留點戰袍紅

邊角

片角吹殘夜碓關鐵鎖開古城連堞響  
奔馬踏霜回玉塞降羌淚天山旅鴈哀  
何人聞此曲不上望鄉臺

詠物  
五律

海雪堂  
三六

邊笛

又遂上高城城秋月正明湖兒雙淚下  
漢塞一龍鳴沙柳愁中折梅花夢裡驚  
裏徊三五弄腸斷憶南征

邊雁

候鴈發金河紛紛帶雪過陣連關月小  
穀斷塞風多高舉愁梁稻低飛怯網羅  
羽毛非敢惜書札柰君何

邊馬

天馬應星辰金羈帟豹茵驕盤春草短  
叱撥桃花新窟凍長城雪蹄穿大漠塵  
百戰交河道功成還與人

邊柳

嘆息陽關柳青青能幾時春光不可度  
綠隲已成絲歲歲愁攀折依依綰別離  
故園有奇對日夜憶連枝

詠物  
五律

海雪堂  
三七

邊州

王孫去不返馬足共車輪萬里連天色  
終年出塞人幾經金海雪不見玉關春  
默夜寒塘寢相思愁白蘋

移天目松

天目巒嵯嶠移來雪滿柯水霜隱鱗甲  
風雨思如何冉冉歲去莫亭亭芳意多  
遙憐著書月投分入煙蘿

梅花

美人遲暮意纖手撫寒條素魄一為濯  
香魄自可招倩誰邀玉筵何以托瓊瑤  
莫嘆江南橘庾關路更遙

青落

積空已成色曠古意彌深無復廟廊趣  
澹然山水心雨花冥藥竈涯漏滴風琴  
自足敲微尚夷猶芳澗陰

詠物  
五律

海雪堂  
三八

萍與譚友夏同賦

飄飄楚江客來詠楚江蘋發藻滄浪水  
遲暉江漢濱五湖隨宕子七澤寄浮身  
嘉寔如堪薦長謠問魯人

負芻丁亥作

負芻長已矣芻盡幾還空八口間闔下  
孤臣市井中離情觀道容無淚笑途窮  
顧影時時笑勞君西復東

賣書

天書出尚方宋錦內家裝賜日多珍惜  
售時不厭忙石床虛爾伴藥價待君償  
敲海干戈息還期入帝鄉

乞食

儒門今澹薄乞食展宗風余願何曾及  
他心亦已通入林如舊約握手醉新豐  
芳草茫茫外王孫路不窮

卽事  
五律

海雲堂  
三九

次兒爲馬兵繡去客有鑑其胥靡  
解驂贖之詩以訓焉

齷齪柔童子貪看人捉人詎諳黃鳥語  
那識白華身覺後方知痛憂來不見親  
隆寒需閑戶恬坐閱芳春

贈內子鄧碩人糠齋

拙荆三十長齋國變見子荷芻負米  
絕粒取糠粃入糲白成丸以清泉服

之裕如也予戒其無自苦彼去海上  
有糠齋之士堂上有糟康之妻典誠  
弗申夏鼎所以鑄鑒餐也余不能難  
寵之以詞云爾

行門何太苦絕粒對糠齋未老知身累  
忘機與化諧閒雲送孤影朗月奏長懷  
彤管銘高逸梁鸞未足偕

甲辰二月初六日露降有序

雜詠  
五律

海雲堂  
四十

余生日甘露降于庭槐不餒母乳慙  
師至命提挾摩頂曰天上玉麒麟豈  
與人間乳氣哉以露水調米汁餒之  
五歲師與皇考命作此詩應聲而就  
月浸仙人掌雲竒帝女臺清冷花院閑  
的皪天宇開降鶴通宵警游鴻達曙哀  
集靈三使至應問長卿杯

嶠雅

明福洞廊露湛若簾

七言律詩

浮湘禮三閭墓田尋賈生故宅

浮湘孤月下靈渠牢落殘魂伴索居庚  
子日斜聞野鳥端陽沙渥見江魚天高  
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此去樊  
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歟

游覽  
七律

海雪堂  
四一

長安窈有序

乙丙之交中都焚燬神京危於累卵  
天子下詔求賢余方胝趼長安驕同  
范蔡援鮮金張撫化感時爰造斯作  
武帝橫汾繼大風鳳銜丹詔出關中神  
羊高固能升鐸金馬楊莊解薦雄首宿  
未移沙苑雪葡萄終引駭安宮十年留  
滯周南客窈入長楊看射熊

浮海時南都已失

玉樹詞殘去祿然齊州九點入荒煙孤  
楂與客會通漢長劍懷人更倚天曉日  
夜生圓嶠石古魂春冷蜀山鵲茫茫東  
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

黃鶴樓

漢陽芳樹古今情逐客南浮鴈北征天  
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白雲

游覽  
七律

海雪堂  
四二

依舊過全楚黃鵠何年控太清日暮數  
峰青似染九疑無恙隔湘英一作秋在

君山七夕

銀浦無聲碧落遙洞庭隱色肯誰消湘  
姝鼓瑟聽龍駕靈匹停梭騰鵲橋奈樹  
影斜天接水楚雲飛盡暮還朝何時擬  
約騎黃鵠倚醉高樓赤玉簫

女真步回瀾約游黃鵠磯以綠草印  
事弗果

樊臺送王李二舍人出貶衡永

燕臺送客柳紛紛御苑鶯聲過漏聞  
花重錦官啼望帝月明瑤瑟吊湘君  
巴童歌落荆門雪楚客驅低劍閣雲  
聖主愛鰲思遠謫又隨阿扈鳳皇群

九日登鳳凰臺

瓦官上下登臨地銅渾周遭氣序哀  
古寺斜陽人獨到高臺何日鳳飛來  
九淮

游覽  
七律

海雲堂  
四三

疏鑿通王氣六代興亡問劫灰  
故老只今西眷淚明堂誰折漢京才

丁亥之秋奸雄議起晉之勢已成  
晉卿之依廟托乘輿南幸  
以侍中職則廢孝陵之議  
則嚴晉宋之對固用托故也

吳越吟

金庭飛雪惜殘梅吳越輶山憺忘回  
茂苑寒鴉謹古堞姑獲遊鹿上高臺  
神蹄日毋胥濤降客探龍門禹穴開  
一笑雄

圖付流水抱琴東漸即蓬萊

嚴關逢靖江左史立馬有贈

鶯啼闌樹幾重春馬首看山贈故人  
周室桐封姬姓早漢家藩傳董生醇  
嶺悔度臆迎官騎苑雪分題待使臣  
若嚮鰲臺思賦客茫茫江海有迷津

獨秀山侍謫應教

瑤水星妃集鳳墀兔園曾為促芳詞  
夫

樊贈  
七律

海雲堂  
四四

容露冷淹吳質雲夢天寒從景差  
蘭板夜飛明月蓋桂叢穠賦小山  
枝霓裳若倚當年袖誰按清平調  
獨遲

蒼梧訪太真綠珠遺跡

清谿曲曲哀僊源錦石虛疑翠黛  
存雲里玉環妃子井綠蘿金谷悞  
儂邛寬裳歛散華清舞玉遂難招  
博白苑故是劍門驪雨後落蒼如  
見墮樓恩

莫邪關楚望

九疑如黛楚天分水綠三湘雁倒聞春  
曉玉臺開岳雪月明銀殿替卿雲翠華  
想像湘君竹龍御遙遙帝子墳何處鮑  
笙將鳳曲至今猶似詠南薰

銀殿山千峯造天上出雲氣扶若宮  
室下多巢民卉衣木食吹飽若自  
帝虞之裔

莫愁湖贈劉瞻甫 一本作莫愁湖  
酌酒與劉使君

游覽  
七律

海雲堂  
四五

顙顙行吟落照時莫愁湖上與君期五

噫一賦梅花國三黜重逢柳士師吳苑

舊游淹越鳥楚裳今雨裏江離姑蘓烟

月長相待萎絕芙蓉白露滋

劉瞻甫初蒞太倉三降維職謫居梅  
花國時聘江西分考得士最著與予  
邂逅都門觴詠彌月後轉成都節推  
官問頗絕其直道不阿大節凜然信  
乎朋友者如此而已

吳楚倦遊

隋宮訪古惟裏柳楚澤傷穉况落英痛

哭嗣宗千日醉亂離王粲十年情日窮

沙界叅龍象手挽銀河洗甲兵五見梅

花歸未得故園頻有蟪蛄聲

前歸興詩 丙子九月

去年書劍復咸陽廬岳登高一聖鄉不

見秦城舊趙壁但聞豐徽棄干將洪都

靈艸牽衣帶大庾梅花笑客裝今日輜

游覽  
七律

海雲堂  
四六

軒對奇字一區塵滿讀書床

後歸興詩 乙酉六月

南北神州竟陸沉六龍潛幸楚江陰三

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蹈海

宥容高士節聖鄉終軫越人嗟臺閣倘

擬封泥事回首梅花塞草深

大叅李如穀先生冢君侍御子木

訪子虎丘寺



駐節何勞問廉群虎丘殘雪劍池雲落  
梅龜府傳高唱揆簡霜臺接今聞燕嶠  
月明湖鴈度楚天入至澧蘭芬儒林家  
學尊劉向千騎東方待使君

滁陽寇退李太僕曉湘有干城之

功却寄

卧閣何勞借重臣中都熊衛逐黃巾環  
滁擬禁封鯨觀扞圍終憐數馬人洗甲

贈舍  
七律

海雪堂  
四七

雁嘶寒食兩回銑鶯詠落花墜思君獨  
步臺城月笑折金陵垂柳春

送興化趙使君奏績神都

楊花初撲越溪船鶯囀南州雁北遷  
露書成去淮海凌雲賦就入幽燕行春  
草綠中年難流水風清單父絃莫學楊  
莊誦綿竹雕蟲空負子雲玄

雁翅城

鴈翅城邊蘭葉陰綠琴傳得鳳凰心風  
吹玉樹悲絃扇霜落刀環待葉砧竹上  
淚凝湘水怨盤中詩造蜀山深何當更  
乞西王藥身在陳峒八桂林

吳楚感懷  
回文

鶯啼一度一開花夢遠傷纜入嬪華明  
月楚天遙過雁白門吳樹暝栖鴉城高  
隔水霜砧擣木落空樓戍鼓撾輕浪放

述衷  
七律

海雪堂  
四八

舟數浦艭盈盈碧漢接星槎

西陵秣馬走南天寢草春縣別路前堤  
柳拂雲青裊裊岸花搖月白娟娟鷄鳴  
遠寺蕭山雪鴈度寒城郢樹煙低岫一  
櫺湘水綠栖栖倦客思華年

都嶠得蘇楚臣書却寄

懷袖猶存白鳳毫木奴花發燕雙高銅  
龍水似牽腸線玉馬風如切夢刀醉墨

尚濡羊子練枕痕仍在范生袍何須三  
十悲蓬蹟一夜忘君有二毛

孟蘭盤玉山記

男以花下蘭  
女以花下蘭  
俗名孟蘭

翠竹黃花輦路茫呼鸞人上粵王臺米  
禽果向檀郎擲芳藥詞矜鄭女裁鵲駕  
定將斜漢合顰眉橫對遠山開相思不  
結芝田襪空負陳思八斗才

花田餞朱未央時余歸自都中

游譏  
七律

海雪堂  
四九

一罇須盡素轂田別路惟餘水共天自  
愛梅花埽庾嶠若隨鴻雁向幽燕長裾  
請擬鄒枚後五嶽寧論婚嫁先莫倚唾  
壺歌伏櫪酒酣爲汝拂龍泉

吳于遠載酒偕粵中詞人三十輩

同集小齋

藥園壇西有敝廬車門深柳枉瓊瑤頑  
民清世仍依邑舊史名山不廢書裏贖

每悲黃葉改落英寧放綠罇虛往來金  
澗探泉脈欲控僊人錦鯉魚

山堂卧病孫宏先裹藥來看

心知越絕無雙士目見孫郎有二毛昭  
質未虧嵐海瘴癘卞先發廣陵濤蕭條  
有客探雲水寂寞何人問桔槔君去華  
門風自掩碧落黃葉夢魂勞

哭素友一瓢有序

贈吊  
七律

海雪堂  
五十一

一瓢居南嶽有餓虎近麋竟薜石穴  
一瓢凌厓咒厓虎伏厓石雨隋人虎  
雙殞揆詞懷人以誌赤明之感

曾跨青驢就祝融白雲黃鶴許相從徒  
聞饑帟凋單豹不餌飛魚死甯封蕊東  
落荒金口訣珠丘塵祕玉芙蓉赤明枉  
移長桑淚雲水繇來滅去蹤

嶠雅

明福洞鄺霞湛若撰

赤嬰母

冶服微言宮裡希金樅薌篆隱朱扉  
摘文絕代還憎命弱羽三季不假飛  
隴首櫺雲淹遠寢芳州春草弔斜暉  
誰裁半幅江郎錦會嚮華清換雪衣

曾從文皇羽獵雄凌歊袁謝擅江東  
花

詠物  
七律

海雲堂  
五

邊解語馳清禁檐外鈎香紉綺叢樂府  
嚴聞歌赤鳳袞衣何必尚華蟲彩毫  
自映輜軒筆盡載方言入漢宮

紫陽丹水玉真妃鳳節鸞驂碧落飛花  
縹仙裾飄綠羽杏檐宮語敎烏衣西川  
悟法藏珠塔南內傳經擁絳緋聞說赤  
符今始見上林朱雁爾同歸

銜將貝葉課宮娃廣裊親繁繁辟沙鄉

夢已飛瓊島樹羽衣猷阻赤城霞

雪暗金桃定鳥道煙橫紫桂花幾縷五

雲思矯翼夕陽深處問歸鴉

落羽能言滯鎬京每逢賓雁不勝情海

棠弄粉辭香國薜荔寒霞戀錦城舞愛

玉環低絳裏歌憐樊素囀朱櫻珊瑚反

挂空宮月愁寂連昌自喚名

鶴禁銅蠹畫不凋沉香烟底掣金鈴霞

詠物  
七律

海雲堂  
五

冠忽散葳蕤鏤蓮舌輕彈般若經五忍

卿雲衣上覆九重僊露酒初醒率來

花寢殊蕭索不見張華入內庭

紫禁霓衣按六么溫泉霜葉景同飄暎

鸞冰鏡朱華落送雁宮雲奈羽遙絃服

司花皆火澣含香眎艸漫金貂何因得

冠虹蜺去浪說文凰在絳霄

花萼樓前酒半醺江南瑤樹封隴西雲九

苞一偕丹山羽三使重攸紫語文桃葉  
喚愁鶯睨曉藥房同癡蹇氣盈上林供  
御多紅豆費盡相思不見君  
不整花冠類羽僊歛霞如在赤明天飛  
瓊閣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雲錦浪  
艷傳遷客賦翠華休問上皇季文虹驚  
落吳江水繡嶺愁聽蜀國弦  
學語俄驚上苑珍紫歛衣遶畫梁塵千

七  
律  
物

海  
雪  
堂  
五  
三

魏羈旅哀詞客一代文章巧弄人  
芙蓉終是怨啄餘香稻未全貧金繩  
尺通靈鷲歸嚮迎陵問色身  
妙舞曾居絳封肯刺桐花外赤欄邊還  
丹木客顏同駐度曲金衣韻較偏振翼  
乍廻天后夢引泉時滅祝融煙文心慧  
業今何用爲報閨人舌尚存  
堦姬天鏡若爲情心怯隨堤御史旌金

鎖不教留艷骨琵琶何事更嗔名桃花  
扇底私紅拂絳縷封邊失玉京薊國不  
如歸去好斷腸春在錦官城

水僊花

誰殿湘沅九畹芳蕙蘭凋盡擷媽香漢  
濱雪淨明璫解雒浦波微玉珮將桂女  
霓衣紛月戶靈娥錦瑟寄窮桑塗黃莫  
認板花額恐有瑤姬妒壽陽

七  
律  
物

游  
覽

遊  
觀

海  
雪  
堂  
五  
四

遊飛來憩蘇允洞尋五色榴花率  
爾忘歸

七十二峰相對奇綠潭疎影湛連漪桂  
薰蕭帝龍舒碣竹採軒轅阮隄枝梅信  
先春傳庾嶠潮痕經宿落天池酒酣偶  
失蘇允路五色榴花不可知

送梁若木太史奉節還朝

太乙經秋駐赤霞石渠開曉待皇華龍

擢捧日翔僊掌齎禁含香識漢槎萬里  
鵬溟遵六月百蠻雞詔散千家明春  
儻借書雲筆臣里楊莊莫湯誇太史宣  
誠兩傳  
元日侍香山何夫子燕寶綸閣  
平津東閣侍文雄春轉堯竇一葉中獻  
歲醪醕開白獸後車雲水叶非熊黃金  
未變千門柳綵勝先馳五夜風誰掌絲  
綸調九德鳳池清露濕蘭叢

燕贈  
七律

海雪堂  
五五

遊圭峰偕故園諸弟弟王爾瞻弟  
千妹弟年旋  
孤峰玄佇洒潜然日落長熊萬壑烟綠  
護天荒南渡迹玉臺鐘蠡建和年泉香  
蕙若影書帶壇靚松花覆講筵瀕海昔  
聞鄒魯地春風池艸碧芊芊與李王侶  
同賦  
壽鄭元戎

半辭凌煙想畫容十季橫海有奇封蚩  
尤霧合逢玄女白帝蛇分待赤松帟旅

九重歸餞券龜臺三使下金甌太平未  
獻河汾策誰勒徽猷紫殿鐘甲申二  
月  
立嚶謝玄丘招遊石澗寺與陳孟  
長醒宸二山人琴酌  
翠屏千嶂濕寒蘿曲澗盤雲待客過紫  
竹僧扉清夏臘綠天人語近纔河厨邀  
曳鷺浮香積鉢引唵龍入唆調無限琴  
心寄流水好憑諸謝峴羊何

游述  
七律

海雪堂  
五六

客西林聞警柬何人止甲申二  
月  
客裡流光閱九春西山鸞鶴自為鄰卧  
同干木非藩魏笑却新垣欲帝秦內地  
弄兵皆赤子隔河專閫半清人龍蛇歌  
罷愁無賴誰念飄零折角巾

江門謁陳文恭白沙先生祠

楚雲臺接小匡廬紫水歸人賦卜居窪  
駁尚披孺子服芊裘終枉美人車山連

北戶多藏豹門對南溟有化魚碧玉樓  
前千仞雪宵容狂簡禮簪裾

何遜有少

贈劉中秘懷默

浮海諸夷未定居乘桴時過夕郎廬蘭  
臺墨妙闕中秘微省文心逼子虛鳳諾  
昔傳三殿詔金泥長護九皇書沉香浦  
外遙相憶為駕琴高錦鯉魚

弔厓

贈吊

海雪堂  
五七

繡練曾駢錦浪堆中流彌識淦川才揮  
戈不復義蘇御入海空聞蜃露哀  
重浮天上下鯤溟龍戰水滌泗捫蘿已  
威厓厓字風雨年年長綠苔

演露坐成為何司寇文玉賦

露華西邸主恩濃移得巫陽第幾峰司  
寇俸錢供鶴米尚書賜履識僊踪東山  
選勝開棊墅玉版參禪促箭鋒聞道

聖人新建極北窻雲起半從龍

岡州重訪陶昭輯昭美昆弟

賦本曾許擅機雲五色肝腸絕世氛芳  
草綠時頻寄寢羽華黃後又尋君開鑄  
獸剪羗年韭懷古同探禹穴文歸去層  
城隔明月岸松烟艇對穩分

過馮槐門話舊

甲申七月

先朝遺事老馮唐白叛移家寄上方看

贈感

海雪堂  
五七

竹每過留客井種松偏近讀書床鼎湖  
雲去金甌缺瑤砌龜歸玉樹傷今雨昔  
藍俱是癡樂宵禪月炤空廊

肥門有西河之涕

孤憤篇

誰握兵符駐六軍橋山龍去訣浮雲魯  
連一笑無秦帝燕鼎重歸有樂君南蔡  
真人初建極王門飛將蹴空群聞鷄試  
問意雌婦十載牛衣望紫氛

竝蒂蓮為何夫子賦

開年果兆

滄波太液昔曾聞  
雙蕖朱衣紫邏分  
合璧共承僊掌露  
迴霞生綻蕊宮雲  
香闥解刺熊罷筦  
花窈遙通翡翠裙  
誰解巨靈開二壑  
青天削出不如君

乙酉入都留別古岡諸同社

三月垂楊綠去津  
黃鸝飛上柳塘春  
中州豈借探丸客  
上已應逢捧劍人  
王命

詠別  
七律

海雪堂  
五九

論存知有漢說難書  
在干秦悲調且莫催離  
筑斲醉蘭亭曲水濱

留別何夫子

猛士悲調起大風  
酒徒連夜入新豐  
聞詩東閣虛陪鯉  
奏伎長楊較射熊  
前席少季方哭漢  
後車元老待和戎  
誰憐虎帳橫經客  
羞戴儒冠誤迺公

何夫子拜

命元揆詩以趣裝

燐燐玄巖詠紫芝  
蒲輪前隊引非羗  
七閩廟變雄三戶  
百粵鷹揚載六師  
砌茨尚依唐日月  
宮槐重覩漢威蟻  
十季辛苦調元老  
窺見河清歛月氏

又

罇俎先朝待折衷  
師臣重詠舊車攻  
兩京玉輅傳桴鼓  
五鐸金陵應棧鐘  
北關

贈  
七律

海雪堂  
六十

漸看紅日近東山  
聊付白雲封艱虞  
早識興王地  
望斷南陽五色龍

又

帝賚傍求復舊京  
中台星正紫微營  
九天紫女雲中侍  
萬國黃輿日下平  
棘水投綸蒼兕嘯  
桐圭分土羽鷄鳴  
歷陽沸井尋常見  
唯問滎河樂度清

張翥之詩序 別字爾說

詩之道一喜一愠盡之矣無所喜無所愠無詩矣喜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八百廣歌明良喜起之所爲作也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士炳靈河嶽倘儻負意氣憫時政得失達事變而懷舊俗主文譎諫失職而志不平固其所也鮑

詩叙  
文部

海雪堂  
六一

龍蹠石而吟窸戚扣牛而研介推竄號於蛇耆范蠡伏吟於狗竇或通於聖人或格於霸主敵之感人深矣子友翥之不幸類是縣之垂天之羽困於燕雀生平不見可喜韞言笑短小類郭解沉深類荆卿相劍類風 画馬類韓幹飲不能一蕉葉而日游於酒人儲不能踰甌石而好散粟募士瘡門無五尺之童而

駿馬寔外廐恂恂似不能言呵筆而千言下志授筆而擅美六書薄雕蟲而丹青繪事小而徑寸大而方丈鉤圈飛白咄嗟立辦腕中有師宜官也解衣盤礴鬼出電入滅沒權奇馳驟於紙上目中有九方歎也今天下北栢 南阻尅荆襄河雒流血標杵神武勤拊髀之思英雄抱憂天之涕愠

詩序  
文部

海雪堂  
六一

耶否耶余惟玄蜎之穴於神丘其爲物至微細矣汚之以沙塗履之以糞土感之以時變而轂振月露放於太清况拔山扛鼎之倫排秦笑漢之士朝不坐燕不與撫化徂遷有不震金石泣鬼神而興百世者哉故能爲愠之戚之之人之言乃能爲喜起之言之人不然縣之詩固在也其旨數百其體屢遷異虛無



翔寥廓倘伴佛老有屹其棲變化見矣  
嚮使壹壺者不能化醇則丘蚓不爲復  
育復育不爲玄蟬英雄無脫徙之期則  
范蠡不必遡鴟夷穀城無黃石之祀矣  
愠云乎哉

陳孟長集古詩序

予束髮讀孟長集古詩與其刻竹鑿金  
未嘗不歎其用心於無益之業棄其日

詩序

海雲堂

六三

於三季之學也又十年其業益精予目  
益開始知有所托而逃云孟長閒居師  
友造化謂恬筆未作書用錯刀鳧氏未  
興食用土簋削竹作筋琢瓦作釜飾以  
箴銘疾如風雨使人得其精而亡其麤  
尚其象而升其質貽諸同人無倦子戲  
孟長子之罌登於時象筋廢於鹿臺燕  
鼎委於磨室天下可長治而不亂子之

罌弗登則饘鬻以糊余口棄周鼎而寶  
康瓠瓦釜雷鳴敲不失騷人本色也孟  
長笑拊失筋酒酣出集古詩余爲叙之  
孟長抱潔遐志爲詩多陶柴桑韋蘇州  
風味又能不自運托古以運中必有大  
過人者辟如重雖既鑄人美其罌而石  
不稱圭璋既琢人尊其琕而璞非寶孟  
長之於唐猶書之於竹成罌之於瓦礫

詩序

海雲堂

六四

也夫集古者綴衆芳以爲甲帳聚沆瀣  
以釀醍醐人之所能也至於矢口成戲  
隨觸生變貽其新容奪其故相調四唐  
之風旨標會皦然如出一口一時之語  
使九原可作將爲之歎歎擊節手舞足  
蹈不知誰爲之者如胡寬管新豐老幼  
雞犬舍其故而圖其新方歟相馬觀天  
機於存亡滅沒之外物色牝牡一弗敢

知豈人所能哉孟長之托於詩者如此  
托於物者如彼以彼其才出其偉畫為  
借筋之留侯銘其格言為鐫鼎之正考  
父用其述古有獲為頌魯之奚斯奚所  
不可廼老其才於黃雲紫水之墟耗雄  
心銷白日於無益之業胡為也豈天以  
無用奇孟長孟長遒肆無用之業以寄  
其用耶吁可以傳矣

詩序  
文部

海雪堂  
六五

海覽

側金喙赤莖逆日東漸凌候濤跌鼇柱  
金鷄席蹲蛟門峽束敞分夷夏搏扶搖  
揭百尺若梟將捲旗而出蓬蓬天上脫  
展神州過橫水洋銀蓮花洋宿普陀頂  
思涉波濤瘴與龍伯大人六負帝鼇蹠  
足方壺而湛弱水喟然嘆曰予始學釣  
鼇乃不幸與神僊同劫哉俄而金拊冷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六六

然身在定中噲爾交翠陟眎星月皓綴  
樞檻離魂與習坎相駘蕩耳呖呖恠嘆  
徐而霞舉雲蔚蘄昱絕電大火輪倒燒  
海水僊州靈躡鑽若朱戟絳闕排雲吞  
吐於蠶蟬殼中壹壹變兔知其何故哉  
余家羅浮三更見日登岫嘯泰岱自謂  
觀止方斯蔑矣晨禮大士畢觀夷王太  
子塏恠石戡戡英多環列天王特異中

土過海潮尋大智景堂禮替同晤驚僧  
旁陀替邑金頤方瞳居山百七十年所  
矣越日登泰山眺大荒鬱夷金霧含剛  
鳥衣郁夷蟠木闌苑浮筠近睇三韓日  
本倭奴末盧伊都蘇奴琉球爪哇斯焉  
古都如列宿嚴天盤手可掬也洞之奇  
者西得巖音深黑窳篠亘天市海高堂  
遠壁峭泚滌怒六合颺盪蛟涎蜃甲水

清記

海雲堂

湔其間石曰盤陀侵壘嵌漢將飛未翔  
下巨石二形如龜鼈驪首戴之山僧以  
鍊索梯客金骨未適惴惴乎思廣漠之  
遷於窮跋耳勾且恠者南得潮音上穴  
下瀨爛兩時有光霄垠捨身捏恠恠物  
磨牙吮之中最勝者曰白華洞鳥道百  
盤簷雲綠乳竇入松房偃偃索索如蠶  
燕戢石齒間夜半墜落伽聖鐙灼若夫

容敷其蘊方僧喜見無畏蓋山澤爭氣  
必屯焚臺刑德積精是生陰火峨嵋衡  
薦匡阜君山隨地易名桑門多見少恠  
耳翌日上已遊氣塞輝乘橈梓抵落伽  
土無膏地無毛水不容舠非登真之子  
罕至焉其洞劒牙傑豎海颺潛連龍呻  
鱷驗潤瀾無搖倪嶢泐攬絕處海松衣  
之紫虬絳節勾引風雷若道士儼雲鬣

游記

海雲堂  
六八堂

蹉朱篆防身戰勝者肥也登梓戕風翦  
激天動靄駭淖瀾微蹴一葦星崩析木  
泱泱沃焦磁磁海童眇睞罔象猙猙衝  
波突躋匍匐凌嚙嗥眈乎其中余游目  
若素丹請曰夫子屢險亦有道歟對曰  
無險也余生平所履遠相若矣予前年  
避地日南儻而黑齒儻而荆蠻儻而瑯  
邪儻而吳會儻而姑蔑儻而甬東南走

脩蛇北走亂賊虜陸陸沉蹈海海歎歎  
遠歎近歎夷歎險何容心於其間哉且  
化者無私將浮我於孽搖顛羗乎將翳  
扶木而御義龍乎將流漂於大人君子  
之國乎將藉董華揖讓帶劒而使二虎  
爭將汨汨沒沒於小人靖人之墟乎將  
閉犂靄之尸爲徒乎何渠不可居也舟  
師默然風亦晏止七晝夜迺返蓮洋望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六九

梅頂金砂曠如隔世子真洵吾師哉迺  
權昌國過灌門海底柱屹雲谷王所匯  
巖如鵬擊必珥薦雷過者兩物殺其勢  
否則入于困矣回眎馬秦樾花諸山問  
安期脫王餐棗灑墨成樾花處眎曩者  
挾策千人有問夫黑焦既道赤橋既津  
祖龍駕鼉御鼉寅海賓日叱神鞭血石  
嗅之尚腥世儒徒知劇秦不知秦能懷

索百神役使群望其度越世主尚夫及  
登瀚州弔徐偃王故官徐與秦同出伯  
翳之後偃王誕得朱弓赤矢之瑞躬行  
仁義去刑爭文德漸於四方時昧天子  
與西王毋觴於瑤池之上漢東諸侯無  
所質正遂賓祭於徐庭執玉帛而朝者  
三十有六國繇王恩歸而連謀諸楚楚  
文王問王孫厲曰若有道安可伐也曰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七十

楚不伐徐事徐矣夫大伐小強伐弱猶  
大魚之吞小魚也猶猛虎之噬孤豚也  
戰必克楚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  
城仰天歎曰子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  
抑秦亦有鑑耶何武備之明也頽仰之  
間角巖甚悲海甸防倭卒也旌旗黯汶  
如曙星敗虹與天津登萊同一兒戲鳴  
呼疲東南之餉以奉傾波何武備之足

賴此杞人仰天而吁魯陽荷戈而歎也  
復登東霍望弱水求五城不渡思擁徐  
市樓船藉圖書陳重器選羽部鳩百工  
俛子萬僮瀾湯天海蓬萊日月信非虛  
擲余嘗恠尼父乘桴魯連蹈海喆嗟空  
言彼惡夫倦客貧辛望洋而復耳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七一

雲潭記

圭峰去城二里許拔雲削豎南竦洪溟  
兩掖飛湍從衣帶間出冷冷作環珮聲  
若至人端圭輯玉高蹈海隅山麓爲玉  
臺寺寺門左折踣石梁迥危磴引道青  
松皆何司寇所植松盡處爲大林寺梵  
天鐘磬昇玉臺六時相會甲申黎民墮  
饑司寇損口捐糈民恫砍松幾盡蘓且

遊記  
文部

海雪堂  
七二

概矣余庚語司寇植松民雖恫其誰忍  
前拜傳曰百年樹人十年樹木司寇得  
所樹矣寺外爲靈谿橋橋北諸峰造天  
若孔翠開圖金毗躡海陸離雲霧間不  
可仰視曰綠護屏屏半神泉與竹灌爲  
天田田方百畝曄龍曄煙者之所有事  
也予庚語司寇以負郭易之爲大林衲  
衣之費屏中界水三分鼻白虹亘天而

下中紐滙處號曰聖池池產蛟龍歛息成雲條歛萬狀昔陳文恭與周鎬作雲潭之游宅莊定山者是也余恒寤寐其地杪槐聞四忍知津拉謝山人同進飛梯百盤屢迷所嚮薄莫歸樵指西南一峰去聖池不遠予尾樵至下魁父傲潛亂頻瞰潭煙若搏鵬背而望鰓池蒼蒼者非正色也悵然而返時漏初下城禁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七三

甚巖月星澄登忽聞崩雲裂石悽悽悽悽貫於陵麓噫戲此吟龍巖也豈霧灑僊子效獲麟真人期余汗湯間哉詰鼉歸語司寇騫然願往孟冬飭饗命侶侵星至霸谿橋飯畢上綠護屏值麗眉荷芻者司敎捨車問道荷芻散杖感頤曰余童年採藥采入斯壚今薨矣曠能摸索女裒衣徒也弱而凌危毋寧爲蛟龍

得諸子奇其言提屨徒跣踈躍請隨過大小二石樓司敎與四忍重趺莫及捫蘿下澗余招謝山人高褰清挾二謁童鼓勇前導遂抵龍潭雲氣翳鬱覲而不見但聞水巖殷殷轟轟振振顛顛從頂門作砒雷吼諸子匍伏草菅失荷芻所在俄而雲氣升舉天地豁寥昔之輪囷者如水波矣如赤繒矣上如羊下如磻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七四

石矣童童如車蓋者霏霏如絳衣矣謝山人踞危石自謂觀止然此石去聖也尚風馬牛也余目裏清乖霽下厓二僮子躡之蝸旋矍屈手口竝運膝腹俱敵挂同伏騾勤若遊蠶百餘仞抵澗澗道歎戲涸陰沍寒巨霸所擘率娥所負丹崖雪是異卉雲構紅藤倒垂帶以朱寔隄下百級有石如門劃然中開水從門

限下注聖池池水撥墨中邊作青藍琉璃色傍通小口斷堦千尺蒸雲洩雨經貫嶂嶙峋碑碣却淖瀉為雲潭池左方石盈丈琳珉晶瑩如豐碑下湛水碧恨無如椽為龍宮點額耳水霜凜冽淪入肌膚毛髮颯豎不敢久立亟尋嚮路下山半嶺聞歎歌聲披雲下視司寇偕獨峰長老箕踞雲潭指百尺飛流咄咄咤人

游記  
文記

海雲堂  
七十五

矣予至司寇亟浮大白問曰聖池之將昇雲潭孰逾予謂上闕九天下睨九淵鬼出電入神搖魄奪若士軒轅而進盧敖伯昏垂足而揖禦寇則聖池尚矣至如林泉磴壑景物澄擴停雲奏玉留目送懷思托流波言眇河漢遊觀之美雲潭著焉潭上石壇圍潔可坐百人予作建斗壇其上潭下之水注為泮池水皆

方折鐫曰憐龍經緯農祥彈厭赤魃亦奇構也指顧閒白雲起屏中夕陽暎之王廖金贊予惟天地間祇一氣耳神龍得之上為雲下為澤澤及一方雲贊天下聖人得之乘龍御天經綸也難造我王家司寇得之慶必澤物出必奉天與夏后雙龍翱翔摩忽之上夫何容心哉風雲感殊而飛躍之勢異也

游記  
文記

海雲堂  
七十六

遊虞山記

虞山帝祠秦松夾道若駕蒼龍乘雲竊南巡之狀其後堯山蔽天而下其前灘江經之皇灣緯之其制度則外朝內寢帝曦肅於明堂二妃正於端幃儼然南面而蒞之其儀禮則主鬯冠衣劍佩三十有九助贊幘衣一十有六籩豆瑚簋彝鬲洗罇鼎盃爵卣幡鼓絃瑟七十有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七七

七廟後有洞鐫曰韶音石質純青深十三丈有奇其傍蹲龍走虺狀若笙匏埙籥者無算洞後見招隱山泉泛鳥瀾若握鏡之望方壺也外有鉅石西臨皇灣上左折為南薰亭昇山枕灘諸勝攬擷其碑晉有庾闡之叙後魏有溫子升之碑唐有張曲江之文宋延清之詩觀文之隸李陽冰之篆宋則朱紫陽之碑桂

山文獻茲焉特盛出門薰風徐來舞於松栢之下石竅土壘鮪若鈞天不知身在何世也

與遊者呂閔之譚殿楚趙德毅歸醴王孫席上默識諸碑遺一字者觴一大白

鳴雅卷之二終

游記  
文部

海雪堂  
七八



楊大洪先生文集二卷

〔明〕楊連撰

清同治光緒間福州正誼  
書院刻正誼堂全書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楊大洪集

福州正誼  
書院藏板

楊大洪先生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樓山曰太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免於巨惡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燼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踰厲千秋當生少危疑權璫竊竊之際親承廟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

楊大洪文集

序

所欲行而未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日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踴躍不自安全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名譽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憫憫君國鬱勃於中彼大奸黨之鳴張歸寺之事橫表裏扶同其後儀燎原之勢陷口遠難撲滅而實不得不適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賴祖宗之靈或得黃幸萬一而至慈親乎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參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

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爲朱雲之檻爲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踰跡赴逮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人理在人不容斷滅現見陰消道所固然喪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爲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爲小人哉竊讀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勅書或爲生祠碑版或爲贊慶王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一聞二十四罪之諫章僅有人心吾不知其類報何堪也有真節義自有

楊大洪文集

序

二

正誼堂

真文章公果與樓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烈哉弗可及也已余益刻氣節部因以公爲之殿且并其端云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僕封後學張伯行獻於茹蘇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疏

幼魏忠賢疏

申明禮制疏

張陳保指疏

儀速移宮始末疏

乞停內批疏

劾史繼偕疏

慎擇近侍疏

楊大洪文集目錄

正誼堂

乞清宮禁疏

告病疏

乞歸疏

告岳武穆疏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鳳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明府子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終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海虞學志序

楊大洪文集目錄

正誼堂

艾侯循政紀序

書

似吳安節

答同門

答梅長公

答黃軒錄

與鄒南皋

與楊孩臺

寄李木菴

又與鄒南皋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鄧襄道	寄梅長公	寄翁完虛	與周季侯	又與鄧南皋	寄路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楊大洪文集目錄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邱	與谷伯	又寄李本宣	與鄧文水	與熊振江	答李巡鹽
										主										
										正誼堂										

答王御史	答黃汝良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應徽	又與王應徽	答鄧司理	與鄧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楊大洪文集目錄	答張監老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協院時寄回家書	參璫後寄回家書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四									
										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 琯荆石 全校  
陳紹謙尚友

疏

幼魏忠賢疏

爲逆端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覈法無日無天大負聖  
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職  
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  
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  
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  
瑾大弘文集卷之上 王誼堂

謹具人旋御諒幾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  
行肆無忌憚爾魏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  
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  
學朝最爲威勅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  
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  
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  
起職田開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擬其大  
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  
人耳中年浮身資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  
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

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實不敢爲惡  
哉乃初猶繕爲小忠小佞以俾風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  
亂政祖宗之制以稟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  
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  
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開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  
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誼議政事之堂幾成閹  
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數閱  
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  
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  
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欄下義斥鄭養性立寢  
后封以清宮禁皇上登遂后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  
窮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  
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  
之義普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忠臣鄭元標  
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  
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謾罵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  
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  
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正誼堂

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搆陷之削諸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拔下忠賢一手雖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罪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匱之覆字竊作邪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大議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拔下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錄政播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貪忠直乃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三

莊誼堂

滿朝薦又處孟鄭鄭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賜賈繼存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免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口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忌其露已聯禍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給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不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驕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勃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日登極一月竟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仁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四

王誼堂

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詞詞額要挾無窮王言屢發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起建牌坊鑄鳳雕龍干雲插漢梁慈榮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塗地擅用朝官規制弊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賡錦衣明日樞中書金吾之掌口皆乳臭諸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發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面手滑磨礪用立



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挈陷皇親也其挈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開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口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嫌密傷其墳廬託言問讎而死矣假令裕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燬可爲鑪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率監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閒孔子之神將揚大洪文集

卷之上

五

正誼堂

無惡惻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訪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棟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固之以險與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備不肯殺入如人自足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倒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儀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羅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駟日之手

於緣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詰臺省交論又再發工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譴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愛事難犬不靈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若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總教爲之投匭打細片語違權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掣中書汪文言不從開票不會開知不理開成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六

正誼堂

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虜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而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賊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鳩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著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翼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奪寄名內相家丁僮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賄之交結昔

勅拜昭納亡命曹吉祥弟姪領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蔽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出岸壁道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運政駕四馬羽輦青蓋夾護雙轡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人察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太內之氣象乎龍輿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馳馬御前皇上曾躬殺其馬賁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楊大洪文集卷之上 七 正誼堂

肯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之彌縫其罪矣而逆師其回哀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當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子耶無天子耶天朝聖明屢有謠言去年以榮或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露告又只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慙不畏死史冊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絆手膽橫已不能爲下忌嫉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穩心而不犯其所忌嫉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爲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皇上

楊大洪文集

卷之九 正誼堂

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上下何爲受制於小賢令內外大小俱坐鎮邑之上而臨備矣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嘉賓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不備不意聖明斷之不遠其成今日僅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潛陷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目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楊大洪文集

卷之九 正誼堂

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繼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暫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而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動賊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本聖夫人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敘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

不憚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待逮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申明禮制疏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選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諂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受成快觀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鎖瀆仰賴宸嚴惟是臣等事體科念禮爲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

楊大洪文集

卷之十 正誼堂

是爲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各歸體統顏馳威嚴日成後茲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君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擧其大要列爲數端兩佐邦禮之學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大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千戈搶攘之會尙能彈治時諱肅清班列我朝崇衛森嚴者在令甲者豈不榮蒙日星偶因年來雜習無唱雉扇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敗犬乞兒莫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雖還無章甚之強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蜂擁

時聞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薪奉嚴論肅清發  
慢卽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  
參稽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  
違文告如仍前違玩喧譁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  
請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  
承章以昭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開朝之  
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收觀人  
心恭著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日通君臣接見之禮夫  
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  
務與各部大臣委曲而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  
楊大洪文集卷之上 正誼堂

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開重宣問如吏部則問其敘  
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  
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  
之法無但虛有文章留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儻至  
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小醜未監聽事孔棘更當  
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冠盜何時可平  
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  
之憂今既決旬矣而嚴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擔荷苟且  
延捱有負封疆竊竊竊竊竊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  
一加詰問庶情竅知微職守無曠者臣等職在言路遭遇  
楊大洪文集卷之上 正誼堂

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懷勢寒知怒惡而免多其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生待華遠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有彈劾者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隔雪若果有事述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勒令回籍即卿議大僚也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保從格套曲賜寬留往日人心厄塞庶位卑虛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膺席以家而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日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忠公邵李夢陽具疏草而鳴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究究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爲萬世草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辭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攪入眾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圖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耶報之流傳而不思哀哀之採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諸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伴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

鄙人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精簡曉暢言簡意盡即如劾奸斥佞只須彙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據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鈔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隆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劾有章勅懲不爽此皆草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厭棄章疏也勅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爲無過也今皇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先爲皇上告而并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幸茲朝政革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遑瑣瑣亟爲申請備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于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立已奉有旨中外快觀盛事在即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

在廷循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客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部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任戰慄荷命之至

### 敬陳保攝疏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誤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親有所顧忌而不悉血披心以告者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正誼堂

我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體備過勞良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沈痼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其見天顏時獲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鄰內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內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讓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宦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目目萬幾幾竟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請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得御之疊感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宋

正誼堂

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間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盡粉不足顧或其無心一誤盡堪再誤皇上奈何尙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開部大臣格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請求藥餌多方斟酌付付忠懷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完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

之口并請皇上暫輟機務沈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星長  
子同輩皇子承順導其於前以發天性之貞和或又擇一  
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瑞快司  
青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聞旬  
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  
署禮科拔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  
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  
旨當已有其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要不安分臣慮假  
借之端尚在希聖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  
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

楊大洪文集

卷之止

七

正誼堂

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  
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  
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禮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  
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  
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視宮嬪無可  
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勞勩垂四  
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  
如貴妃當年今日舊咎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  
此必不可前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  
以善安其始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朝見

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撓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  
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先聖寵  
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  
自嚴爵祿難啓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  
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  
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敬述移宮始末疏

爲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  
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  
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  
易文忠文集

卷之上

六

正誼堂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  
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豈未著則在外之閒猜度轉訛及  
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  
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  
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日擊當日情形亦且身  
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喋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  
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爾神國事閒亦於選侍鍾情而  
畢竟再四丁憲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幃中  
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  
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懣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

外臣內廷吏宜何如嚴肅况先帝勅命壽宮君臣正相引  
循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  
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  
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聞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  
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  
臣甫至宮門而訛駁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  
凡前殊於諸臣懇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  
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  
職目死忿謂先帝宜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  
楊大洪文集 卷之止 坑 正誼堂

豈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  
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  
憂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聞其上有深  
相交結之寵賁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  
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儀之少年婦人耳  
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難而不得如不可  
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  
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  
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  
移宮之專疏盡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遷宮人復返青宮  
楊大洪文集 卷之止 幸 莊誼堂



移宮自移宮降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即本日得見罪瑤亦只宜藏厥衆勉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主上沖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則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職以謀移宮者始終如此曉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統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雖又不過從傍與問未諱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竟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三

正誼堂

時之過計私愛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禁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輩語有捏倡選侍徒跪踉蹌絕食自裁并捏稱皇八妹入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瑤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威此者使臣聞受時之士誤取爲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狀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臣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談話之後繼前慮後追日遠心九廟神靈照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瑤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

懲此亦謂蠹破籠之一道只在法司酌精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賜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職謂儘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謂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寵覽又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婦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大之塞累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況兩不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威驚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恩賜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啜哺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被戮海涵天蓋義盡人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開矣臣區區一念之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三

正誼堂

愚竊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謹蒙聖明察臣之愚救臣之罪再探臣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勸召見諒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克殫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區區萬幸天下萬幸

乞旨內批

爲內批順旨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

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陽太監陳忠賢帖勢作威朋奸亂政回年於茲先是納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卽震怒貸以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翁矣且爲之殺屯郎萬燦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闕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儀隱忍包含候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重

正誼堂

自徵議閣中傳宣漸播方幸其悅賜懽胃竊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排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交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列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敎科臣沈惟棟矣又降升敎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爵見舉出閣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行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眾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種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卽欲私喜怒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

喜怒爲喜怒怒忠賢又不自爲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雖降不必設部書是非不必議臺諫止惡忠賢一手明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更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事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赦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爲真遂實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而逐之暮取一人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重

正誼堂

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兇橫不顧制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損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兩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器噓士大夫夫世廟躬履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其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領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

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攔除大臣驅除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擅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兩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卽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懷英宗武宗令名者卽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瑄宋忠宣輩其當時皆誣以黨人者故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政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以王錫爵申楊大洪文集卷之上 王誼堂

則黨樣相耳彼其唾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牽人皆指爲怪物曾無呼蚍蜉子之援可用力於根本之地未敢口而先陷曾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牽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爲尹旻攀龍幸不爲王越大中等幸不爲戴繼獨惜當汪直時除商弼毅外劉珣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若公卿大夫欲何爲珣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由今觀之珣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楊大洪文集卷之上 王誼堂

勅史繼偕疏

爲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  
以事安地事皆惟從東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恣睢無上  
而實藏於一念之蔽爲欺莫惡於笑罵由人而實憤於一  
事之不知異未有明等大典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  
罔顧如今校上旨振吏部不付耶東繼偕其人以廉元私  
門生弟際昌一事尙可聽其撓揆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  
臣請爲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儒之用極重進士一途  
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文傳誦故文必取其典  
重端肅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爲華國寶以尊君此何等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正誼堂

關係何等重人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  
弟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始不具論其第三行訛刮七字別  
字謬有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諸閱卷  
總裁諸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姊非弟誰爲  
不問不見而臨傳之日畢竟際昌爲第一人也寫別字者  
屢卷登一榜而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  
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容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  
戴念中或以謾法情速筋比私交學朝廷而蓋當世之士  
罪誠不容道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開通  
名姓賄賂違衆後成則繼偕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

以士師之律繼偕爲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  
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銓臣閣臣認罪之路繼偕若猶  
有人臣禮急宜跟蹤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接  
引忘其純繆有特大典罪該萬死故束身席蓐以聽皇上  
裁奪卽不然當際昌抱頭同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  
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侯公論之寬原  
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  
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  
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人捫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偕之  
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弘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天 正誼堂

開典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  
交爲無色於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致於此而到任之  
日猶然儼以衙門前輩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顏甲  
上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卽如皇  
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  
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寶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  
以若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寶尹竟坐是不起豈今  
日繼偕獨當閃躲洞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寶  
尹等卽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  
此清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

其手付之選人發落句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  
名小懷臨昭示榮黃榜聖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聳  
人耳目爲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懷隱憂而此欺君藐法者  
不知何以收卜首推且將禍於探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  
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不與以已繼借未爲  
相則幹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  
大權在握加膝置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枯白  
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臨臨臣民  
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  
以爲相耶會捕擲上已票不下聖意淵微定有明斷筆錄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无 正誼堂

諸臣亦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  
聽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借俾知自遠  
而兩人竟以規爲填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  
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駢者有無辜章惇者無爲呂惠卿  
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借都喪  
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  
睢且過之隱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況  
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借因校卜久催不下意以上必  
久助破其欺罔不忠心迹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  
言不佳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

臣兼家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借趙煥故  
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督既李汝華以有正推  
辭署矣繼借校卜中人而又孽孽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  
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  
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校卜爲目前緊著  
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未燃之激論哉亦  
以目前百事俱廢百靈俱喪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  
外患交并一時卽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爲皇上分憂託  
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愧恥  
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貪險罔之人才氣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无 正誼堂

運當益厚之青而迷之懷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  
其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放陽城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氣  
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  
事言於本然則誠爲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  
受已然之禍靈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踴躍以今日相繼  
借爲不可至於署銓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借已事知之矣  
臣不必多舉臨求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  
動以千百其仍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闕說至  
於三本堂議論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遺  
矣尙安望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爲救時宰相哉若輔臣

之力引繼倍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振由人  
豈終有胆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  
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  
至臣職在封豎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  
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 慎擇近侍疏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替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  
侍以成容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漢  
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  
朝聖主幾原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  
柱石洪文襄卷之上

卷之上

王

王

宗社之福也詔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鹿我  
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  
啟凡妙簡官寮以資蔽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  
收民衷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從左右罔非正人  
至雖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閒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  
罷宮正蒼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  
輔弼之選九擇及纓衣虎賁之流帶一傅之不勝衆喻也  
今縫廡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於三接情終  
移於十寒方且之嚴禪何如便辟之狎昵造次之閒陳何  
如讌聞之浸灌聞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遠而道邇

之以戲弄馳驅在冲齡尤易異於心期追歡聚樂之場於  
萬壽昌乘間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環久則沃  
水於石寧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  
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竊陛下加意慎擇使忠  
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衆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  
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帥係之職修談春華秋實之盛而倦  
倦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養母於深宮  
中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莖而  
知陰生椒盆冰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盜被無感  
而爲之謂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

楊太洪文集卷之上

卷之上

王

王

探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 乞請宮禁疏

爲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乞早請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  
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即日登極用懷輿情而遲迴演  
中必待舉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祭草率尤爲  
深宮中有先朝遺侍微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  
陰懷專指之實大小臣士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  
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  
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  
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於陛下之深心也祖

宗之社稷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既有分疏  
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  
亮清宮而發選侍習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祿亦既稔聞  
矣今臣等靜候五日安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既登大寶  
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怕侍寵雲白尊大者猶逼處  
於其間種種情事實爲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白若  
仍復借擇古室延置與欲中外之共主長選選一宮  
人言紛紛目謂今李進忠劉進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  
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信皇貴妃名  
色遂日無功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  
楊天法文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尚在今上新綸况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皇祖與先帝  
之伯叔兄弟俱在梅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閒亦  
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  
曰我貴妃我兄此稿子作此人不較語天下共曉能平  
之人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與章二百  
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還就宮殿聽其悍然頽  
然敢以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  
還仍有處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請宜勅令選侍  
之內使知今進忠劉進等諸人傳邪內廷但格避天語卽  
是占辭不必藉口擇日立着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

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  
劉進等定當思三朝奉養深懷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  
子孫無謂陛下沖齡上方三尺劍么麼頭顱卽不足畏也  
至於閣部大臣既當鼎輔并宜夫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  
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聲  
色玩好但不許雜陳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  
有道之長實萃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  
隨卽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沈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  
籍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遠慮故此一  
楊天法文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  
從中裁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撫負  
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  
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卽安不然但直  
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尙未安頓清楚則縱騎  
侍衛原不乏人亦取諸大臣僕僕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  
諫抑茫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  
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  
雖捐糜糜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  
大臣特荷恩施君父亦養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

愧發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  
總之臣一念旋愚過慮止知憂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  
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并以  
戒先帝之寵嬪於肅順心安也若夫不思尊天子而曲徇  
怙寵之官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  
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廢之矣臣悲憤填集握  
筆泣漉不勝哀懇待命之至

告病疏

奏爲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  
以安溫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遊時之福塵忝栢垣錄  
楊太洪文集卷之上 王誼堂

錄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大  
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  
除太常請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  
泚者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隨有  
部督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卽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  
當靜俟幽雅不敢煩瀆入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巨復逃  
幽雅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  
味清命衰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  
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勸柳早  
衰鬢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況

生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薦舉所服而受高爵  
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勤  
臣既無能可稱又無功可紀儼臥周里官非次之榮循省  
依懸思思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煩謁仰煩天聽  
今九州濟濟振驚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驅一葉耳是以  
萬不得已哀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  
容令致仕卽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乞野疏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  
資清朝以全微尚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  
楊太洪文集卷之上 王誼堂

恒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陞膺危病之時臣病念先  
帝誠德百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禍發於女戎不  
十日命危於奸豎宿毒蟻據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  
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  
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過垂採納猶賜官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於病榻憂  
頽之時蒙特賜於末命燭藹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  
亦誇其殊遇臣臣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  
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  
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



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大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  
訓詩傳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  
上之聖同大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  
此則有人不安宮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鬬禁近事  
恐傳詭重屈之祕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瞭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  
疑難恩義之開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愆使  
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諂媚臣節之左券臣之不  
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其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勸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  
楊狀猷拔其

卷之上

毛

正誼堂

也初出乾清宮翠瑤掩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  
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謝一燾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  
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  
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備極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  
鼻息乎何敢食入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  
之厚澤垂三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執肅清社稷有  
何寵視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  
國之大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  
辭謂過譽則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

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備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  
已大以安社稷爲悅臣兒讀書時節知慕之而人臣立朝  
又豈有反以患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  
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於求  
去也哉祇緣臣生來清相竊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飢  
饉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  
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  
方之文綸齋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  
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特寬對詩書  
而其快即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  
在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  
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補榮扶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  
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鴟鴞之嚇陰懷蠅  
蠅逐踰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迹則豈臣之所以自處  
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  
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  
身之職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老知止  
可以風神龜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  
念之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愧懼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

卷之上

張

正誼堂

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迹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詠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廳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知不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恩教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

告岳武穆疏

惟神萬古精忠兩開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深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曰當空或忠而殺謬直而蒙誅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

楊文公集卷之上

堯 正讀堯

一鑒如連屋漏內省循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寶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捍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排乾清總之非甘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彘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以迷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聖天版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人阿竊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譴天憲可以喜怒任意日已無君漸豈可長此逆義不能忍聲罪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按逆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倦倦

安可今日同人默歎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朝籍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并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浪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連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名麼直言如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環周嘉謨等之前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前籍如楊明士手滑之

楊文公集卷之上

罕 王讀堂

成益亂祖宗干政之制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僚媚竊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閭既已雲集衆同盡爲古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跌喇帝心少戢兇微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冤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譴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威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矧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螻蟻定俯鑒憂君之血手於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贖無補名節資斧已爲衆湊繫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

詭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機當更發揮一番連恐  
諸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  
旨之發更萬萬斷之期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  
連三閱大夫初念極言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  
部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  
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  
下之事否也俱望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瓊瑣宮讀敢  
言關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情切於疾痛之上籲  
惟神宥其發冒有以敗之連不勝淋心惶仄待命之至  
記

楊太法文集

卷之二

聖

正誼堂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併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光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連在兵科附導駕之末  
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沖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  
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  
安傳聞某日連進藥侍八人帝疾甚駭問連固時侍帝側  
命內醫從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  
起遂支離牀侍開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  
后旨諭內閣方從若發鄭部少宗伯豫如游誠請收成命  
是時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養量謂  
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

楊太洪文集

卷之上

聖

正誼堂

一二語隱侵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  
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  
章親備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其李  
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挽今上天收附已看承  
勅以先帝喪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間  
矣諸宮侍俱不得近拜傳今上時亦向人泣謂皇參參素  
固健甚今諸奴捏弄如此如何了此時連聞心膽俱裂嗟  
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廢  
望獄之焚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神宗諭御史左  
光斗拜相曾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納貴妃姪鄭養性  
禮請貴妃移宮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  
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  
謨則曰汝如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  
有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亂翻  
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  
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休身家還不可知  
鄭懋人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猶有人乎帝之側也  
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  
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校卜何宗彥劉一環等時尚欲邀  
社稷之靈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儻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歿不吏國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卻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校下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璉韓爌等二十二日內侍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上，且以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參劉一璉韓爌各薦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苦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溫蕩，真如家人父子，閣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皇

王誼堂

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爲嘉穀之君，卿等都用心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暢適。』內帷帳中一小竈，從上耳語上，搔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先帝前撲上，入嚙嚙者久之，上滯帷帳間，若推之出上失色，愈向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爲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著儀注來先帝，漣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傾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上已疾甚矣，戀戀於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器

正說堂

傳一傳吳聽外邊，聞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

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今上入復推之出，勸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饒貨妃及諸

蠱惑毒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之出乾清宮請往慈慶宮於事始妥語聞三相公到速向前曰先帝賓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關者持挺固阻不容遽從亂人往來中促相公入關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徐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關者御乃入哭隨請見今上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望

正諸

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其時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萬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捧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璠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其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避因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長臣子殿下怕甚麼其捧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

訖因諸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當呼畢捧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璠奏曰乾清宮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卽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速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吳

正諸

曰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尊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調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卽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舉事况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合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戊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卽穩雅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

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譚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義禮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上少說話一使一二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奉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宋又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殯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旨出是時諸大臣其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卽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謁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上已出乾高宮罵呼者不及百人遽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

楊本洪文集

卷之上

宅

正續筆

朝服諸臣各髮形怒色而儀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睡起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儻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遽如苦在背無可入恃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衛恩恩謂必痛揀得寬人藉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耳目日略既飽略意中意乃與左侍郎從周太宰胡房諸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品發宮公左右輩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遣侍監李進忠謀必欲決上母子宮且欲盡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滿是日進侍候駕從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連遞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竟罷移宮了母子一宮好

如何要兩處住李娘還得現今曰講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皇長子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很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連日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和道其言當

楊本洪文集

卷之上

宅

正續筆

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連急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連曰但苦上無任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卽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連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社稷臣民之

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從容也罷。遽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孽孽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選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宮。李遂忠劉選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請。社稷有靈。選侍既移。官明日。上乃正乾清宮。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正

正

矣。迷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賕證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中午。外臣民其相引慶曰。太平有道天子。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撫王侯修葺之。阿是吏蠹士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

不關殿晨之數。應山并費。詎無以爲舉。羸浸循門垣。鞠爲茂草。則陟降對越之地。雨人皆侵至。一切踰牆無禁。士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始末嘗不咎嗟歎惜。久亦習爲故常。無復閤消索間。胸之氣中於人。文字卽賢書。比年不相接也。廣德夏侯至。釋菜周迴。慨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委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衡。鄰老塾師。率里井餘子。揖讓周旋。亦莫不几筵。絃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聽其圯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鳩義勸公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侯聞而輟然曰。譬之家督於此。有弟子焉。爲之極工。精舍拂几。賓儒端拜修禮而習之。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正

正

須謹猶且恐不及焉。願索其碑義。攢窮號號。拔而衡以自爲。咄咄地其謂此主家者何。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必計禮規。鼎今勸昔悅。使習於工作。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屬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偏猶聖艱黜之色。几筵。豆之列。無不綉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簡陋。耀於光明。匪直繕舊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侯之堂。再肅而前。日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家爲官。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否。否。今人之認家者。誤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閭左。肯構私其子孫。而爲家也乎。藹藹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

所庇也余未奉簡書應山士於余東西南北之人耳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貢應山正吾家矣四屬之地卑赤之饑寒疾癘皆余所當聞語苟有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況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鼓篋遊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橫而美積以爲珠重百工之勲不在肆而善舉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學有司存土職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應山資士之地士飢氣衰甚矣余實見在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以自完余家第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之人人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聖

正誼堂

在見恩已在愛德而曰余以家余官乎其敢問命博士及諸弟子員世然退以侯之言語余不依因屬余記其事余惟今日之事使刺俗吏但期會簿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誤侯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歲月有故實以貽來者亦安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固曰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於諸士諸士志之不可祇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喻夫父兄之凡精廬講拜賓師猶恐弗及焉何故無亦欲其子弟鴻漸之羽爲儀鸞振之序寧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蹇蹇不濟濟章光王庭一發皇煙豆鍾簾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美哉爲焉此以稱父母矣無鹽惟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後成

模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愧科名發憤爲名公卿即大門謂居於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之病亦只勸身家未明耳昔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機臺無地何以家焉品以重鐘鼎勳以昭旂常是乃善爲身家計久大者實自不重其家始侯固以言詔之身示之矣式穀似之其則不遠處爲蘭芷出爲圭璋諸士之重於天下者大天下以應山爲士鄉君子軍而源本於率作興事譽髦斯士者侯或當亮爾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負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靈侯其亦有崇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諱之言陳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予蘭諸善教善政有與人之領在不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上

聖

正誼堂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髮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獲譴何益補綴軒轅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賤既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開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宴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誠屬



氣幾事欠周詳語傷忿戾省愆誠有之若夫臣民其主久  
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等門遲速開不以寸公言專  
言直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  
畢竟移宮中間常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安職即日已言  
大臣當密有調停及聞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  
且奉有命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  
明人其事後種種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  
職殊愧恥當請諭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  
不當爭一己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  
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七 聖 正誼堂

被逮時摺

爲心不欲辯聊一自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變今逮  
矣逮以楊鎬熊延嗣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逮

與左光斗等爲賄賂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千重  
不能遮人之其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  
之不見莫須有竟理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逮之  
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逮之遂成此一逮也錄來之  
故天下亦能其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  
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藏得人口  
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疑愚不識避忌旣以不  
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辯復何  
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  
辯私心竊自白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較爭只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七 聖 正誼堂

當戶國家大是非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  
日之事大獄類與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  
誰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虎  
在君父之前逮所自恨三朝蒙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  
日竟覺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景臣死且不顧若  
大雷霆霜雪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  
己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  
其見此心逮之願畢矣謹揭

香齋士南士福弱  
 正印書館平坊續坊

侯官楊 凌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曾軒校對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終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終

王道

同鄉林

同鄉林

同鄉林

同鄉林

同鄉林

同鄉林

同鄉林

同鄉林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下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 珩 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尚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當公謁選今得參佐吾郡子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見公  
恻恻敬飭君子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遠神安而力定與語  
吏弊民隱井井秩秩也意復猷然常有以自下既得公家  
世於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  
一日也吾子識之此郭子之福矣已公囊雖入境雖不依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一 王誼堂

得以部民拜公古風瞻衛接詞私謂友人知言焉有應得  
公攝令事甫下車朝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休  
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一筆之下慎重再三吏不忍輕核  
一人鞫一人伍伯廷偶立無所事事曹掾抱案頗責諾而  
已會五月亢甚一望土龜坼也村市洶洶然米價涌騰公  
疏神步禱神色爲霽雨應日降既霽既足百物回槁市歌  
村舞曰公生我諸生某某等聚族而謀於予不佞方今東  
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剝心醫瘡問左無生之象吾子亦既  
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穡吾應共索之枯魚  
肆耳而我輩二三揣大書倍之則今日之雨也爲德於吾

供詩書之族爲更大且等令如公亦詩書不數數見矣而  
況其代庖不浚我以生足耳乃其精心以生我吾子能無  
一言楊子曰諸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君禱者乎曰且無論  
其他如公體貌尊偉矣令若承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溫  
色焉快民某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逕與冉肅而想  
淹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也萊  
蕪之嶺齋鹽一梓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膳以私公色而得  
之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於子也飭於人之其見弗見而  
欺焉神其予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  
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眾人不及  
楊大洪文集 卷之二 二 王誼堂

許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覺其勃然發者諸君不開公方  
祈雨時鞭笞以嚴徵請乎公曰此時早民心正愾而忍催  
科吏曰及今併之猶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參罰何  
公曰民無生矣寧吾參罰此一言也與祈雨無涉而天地  
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可覆按也自有愛民  
之心窮而迫於若無以自已者桑林之爲城東紫雲之  
自焚是也有生物之心與而發於若不能自禦者人之不  
忍殺己之靈自代當甘減壽是也窮迫之極鬱自蒸而爲  
雲真側之至澤自解而爲雨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比物此  
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董子曰怨夫愁婦之氣

通則上薄而爲甘對自公之來相安於田機安於織田書  
安於誦讀佔客安於歷行族安於市向時拘繫之勢若解  
而舒滄霧之氛若滌而淨枯涸之色若膏而潤味噴之聲  
若蘇而暢深山窮谷元和之氣既以縈結網緼而一點盎  
然生意又有以薄而通之與兩郡祁祁應禱也非以祐應冥  
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寧惟是公之鄉人所曰公不苟  
不欺內外少壯如一日乎此謂邵之裔久矣又在無以自  
貴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忻然而笑曰是言言我公之  
兩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不然應龍之飛天也  
蛟淵變化有地無不仰濡前日之雨四野旁沾雨實私公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樵梓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  
若生霖雨耳我僑小人且不忍以治中別駕獨私我公於  
邵子而况應然則吾僑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  
曰請大三日甘雨霖何以酬之願長生公聲名昭起公卿  
間得以畢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吉應亦何嘗不且  
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矣我公之兩吉應也公矣古子之  
言我公雨也請得備吉之以質天下之仰公者由者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邵子之三月民狎於野士服於教商賈安於市堂  
無威視之吏里鮮兼朝之豪六屬長吏若若則各說修

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理聲特起江漢間會巡  
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優借公露章蓋論  
薦公俸猶未及額亦異數也邵之父老子弟奔走歡呼  
曰巡方使者幸能知我公諸屬下吏更慶公選上得民我  
曹於地方事益有所仰藉以宣通上下并賜當無草謀所  
以宜中心之愛而屬余不佞致詞願予不佞亦何能有實  
於公則嘗有慨於中願以較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  
今日行事我輩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厚實也藉  
拜吾所藉以及於行事耳而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今田夫  
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吏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四 正誼堂

則官不必論內外尊顯要以膏澤下民而聲施無數實惟  
親民者便而更無如守守於地方事力所得爲朝下州縣  
夕奉行於令承尉矣力所不得分請於諸臬御史臺朝而  
報可守顧不於愛人者有實用與而今之爲守者虛矣清  
華之說起數簿書勞人者曰一麾出守或者又稱引漢置  
書賜金滿入爲通侯其有徑心焉夫賑濟書曰惟脫出  
爲快必有荒落於職守之內於民若風之與萍蹙急於通  
侯公卿一切鋪張聲譽以養交延望精神之在民間者亦  
什一千百耳反之策仕委質之意祇以爲顯庸也於膏澤  
下民本領絕無相肖未嘗不循資序達公卿華靡而地方

之口碑字褒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以進士高第再仕爲令假善事上官如斯爲巧延聲譽者豈不能被垣御史臺而不畏強禦不徇逢迎爲吾民之爲求即今公之同籍各已槐棘森列亦豈不能因緣一屏藩風憲或各郡住麗地而且最爾邠子爲則公之識度固已較虛名走徑擇官擇地者遠矣往余一覩見公顏色氣沈而動言簡而要風規凝遠無少年虛暢意而問民疾苦風俗良繇日蒿蒿焉有如不及既視事省頒文教小過仁孤弱重農惠商僉用足財去其淫息與奇袤之民往是郡有捕逮道行下縣官吏亦不勝驕屑公一切報罷即緊切亦但移檄屬長吏以中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五

正誼堂

期程最嚴而已邠俗健訟爭府門而入門爲之喧公聽受絕少惟務以默止謹解息爭甚之有批下縣者聽人願息卽立銷以報以故民化之庭常虛無人吏不得爲奸利佐伯監門稱立備傳呼率多請去諸長吏上府請事如昔人飲以醇酒利害不百無輒更前人其見在檄下有不便於里井者一請卽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指俸頒甘種屬有司春省補不足矣大率公爲政不別標題日以矯名不旁有占望以詭遇輒重疾徐惟民之因民亦自歸於公之調劑而無所聞孔子居魯三月而魯治心誠求之百物之仰膏雨潤下尺生上尺也故今日之薦不薦不足爲公有無

而一御史爲走國之人叫呼踴躍曰巡方者幸知我公孩提之童見父母之眉目略開擁抱噪喜多無所期自有所觸也今天下之民隔於上極矣微併日促其有亂心爲之喚煦諭而向我用一緩二以急公家而無後言媚於庶人以燕天子社稷之功於是爲大無靈惟是民安可與定亂民親可與作忠親上死長之心生於深巷易斷有勇知方之眾何王之楨不敵焉廟堂之上抱腕民窮而石不能於一人一物引手而不能於盱食胥吏是有以分其憂而部類據要羅人眼目而鶴軒鶴唳將無於公乎頗甲黃次公之言曰治道去其太甚一切與民休息選擇良吏宜而詔令務在安全而責視之卒以中嚴外寬得吏民心佐西漢治平舉以質公亦何相肖漢嘉次公治行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金百斤爵關內侯未幾入丞相府新天子銳意治平留心民事上年詔冢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關哀勞不次擢拜以余觀於今日何以易大公固無意於尊騰有以爲之以爲要也夫天下事反不至於有以爲之要也其矣會子曰觀其庭有搏鼠鳥能與我歌矣夫公無意於尊騰而尊騰至猶其無意於聲譽而聲譽騰也則請爲公歌振鷺之二章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縣官行且以徵黃次公者爲邠子以報公則又爲公再歌鹿鳴之二章曰觀民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六

正誼堂

不佞君子是則是徵天下諸守吏行且以縣官之徵公者勉法公之成事則并申歌采菽之四章曰百爾君子諒其爾位二三大夫既勉率公行事與民休息無爲異日者必能以循吏起家御史臺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布之露章以鼓勸我革序道愛人之人則天下拜公之賜豈獨吾郡與諸大夫有仰藉以養上治民已乎哉諸大夫析然而笑曰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民亦勞止況可小康矣遂能邀由粉榆以及縣寓山內寧以成外壤則吾子之意也百辟卿士媚於天子請以告之我公我儕二三同事懼公而有以成之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七

正說堂

賀夏明府卜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代李本齋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父孺走字屬余不佞題其邑父母夏公商霖册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內日如屏門以外日如盾今五月無雨公愛田無秋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上下山阪開凡七日凡十許里濕沾衣汗下上雨得先各州邑如湖應山民貧其近復轉於賑賑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述良有司不啻眾就如公賢者幸爲應山縣藉一言夫亦史筆中不可當吾世而失此余時赴南太常之任舟已發矣歌驪載途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異日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薦舉於朝并舉吾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八

正說堂

以稱稱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吏視公行不授人以迎理不守成於登昨日之是不以准今日之今日之法不少貸者明日事一更端而淑氣應之矣此其約有內美考衷應度卽五鳳神爵開部當雁行交薦則謂飲水載米人以之稱公而公未嘗自道一貧字事各當民士心而公猶謙然其若有所未足也夫有司之廉女子之無兩家者而已風之下也謂美盡是矣若無人無事無不可以此一字放郢者且故非衣惡食以糊之眉日間而況日不言貧公孫僑不毀鄉校密子賤不廢兄弟友事若而人今不日無以賦諸子矜小有野畦大晉頭巾不可近且

借爲口實以自蓋焉况有以服之而猶訖然若不足則公之識度越軼人遠矣余不佞黠陋無所知識竊嘗上下今昔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成而或成亦不貞於吉國家并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行事非忠計寡猷乎哉亦以坐居心不素守己之勝而不能虛爲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爲求亢之爲憤激之爲爭鳴豫之因用壯之悔非天道實人事矣故譏之元吉君子以良多益寡構物平施坤之章貞地雖有美舍之以從干無敢成也公下濟而善其施黃中之美矣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紀綱之地備耳目之司虛以受眾趨之益平以從眾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九 正誼堂

紛之傳又以欣然若不足者恬以和鶻戾忌憚之古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於平文儒之言曰侯相其在我者當如是且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明余於此念之恬意之衷得公之器之端藉臂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鐵山嶽之凝重狂遽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減之鈞石焉行水不加躍益之鈞石焉食水不加蹙冲然穆然無易驚易盈之象則其含茹之宏也合之以成其大受要亦宇後爽而意常有以自下文儒所已言者耳乃文儒與二三大夫慶公之聲華鵲起長安公卿開第爲此一應山父母孔邇欣欣相告也

與哉然則余亦何以申贈公其在周人頌三恪之末章矣在彼無恙在此無數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惟二三大夫與文儒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其拜公之賜於無窮若難山不勝僕指之大政余卽不敏能敬識之有以詞之名山大川矣

賀書君父母考終序

歲于子予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渙月也侯氣和而神俊韻沈而語溫秩秩中治繩與諱天下事粲然如注願先有意乎親民神情意氣直欲關兩漢循良而上之闕選得應山令是時邵子矜紳及接侯衡宇者曰此良父母無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十 正誼堂

不爲應山手加額入應首條八行圖以醒愚頑急勸民無訟刁者大爲削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勝負無怨既三月小大旆孺各安侯如戴青陽之旭而或者猶有猾黠受闢穴牟墜中舞文爲姦利於民間侯得之麗於法於是門內外凜乎霜肅更有民命百章徧榜鄉市誦中達與一切人更始仁言義政又若蠲祥風之租無不人人喜見施行曰侯眞生我其大者裁賦長之贏美禁糧胥之虐科營繕徵材於官府薪蔬均值於市肆及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禮聘講月課明道正誼以先之于利之創飭慈益之事新與凡諸在肩宇耳目聞者百端必剔百壞俱新故入

侯之境者祠宇狹如也表望繡如也津津乎侯之精神周而健矣至讀侯所刻政迹諸書無不以侯爲古人思一望見顏色侯治聲既起長安公卿聞最爾敏邑且將與中牟鄉分榮色則意侯披符來應山時去諸生未數月耳亦何治行如家習而吏弊民情如分章櫛句也予假歸再晤侯侯不鄙棄予不佞倍道其苦心事益每事必三思思即寢食爲忘而且境之所觸述之所接授之所至舉此自思內體悉小大無不日幾圖迴胸臆聞夫鎮無不入故線無不徹此應山之舉諸學耳然靈獨殷掌間治應山哉夫侯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則存乎識矣而非力弗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十一

正誼堂

政報成令中諸邑長如侯詳聞百十矣得晉諸御史臺他日長安舉手加額者又不獨邵子諸粉紳矣侯常有言曰先公先兄每箴子以孝弟以機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每日若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謂不見故治應山競競焉無敢一日忘此語也然則侯之競競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及也哉余故一拔侯衡宇而卽爲應山手加額也

贈封君大興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文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十二

正誼堂

余友鄂渚熱長歲性寡合舉子業不可一世願殊苦其社友吳玉文王文楚關不利以其兩尊人命館於應長庚書及焉余接玉文溫潤而栗廉而不刺乎刀旁達如其字行與之語霽霽如肩苞孕幾莫可涯溪而悅悅抑復垂垂如墜也既讀書君園極下鍵口不問目前山水及奏議一篇沈渾俊逸瑩然鼎彝貴而雲霞流焉余益異玉文如斯人而無不撥高第者而且當名人已而悉其兩尊人與君鍾孺人云天與少於君無不宛名課諸生開祖風規沈遠不爲季俗纖趨仇然有以自命矣已數奇不售一第服去之曰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卽全魚腹虛意與固自儲然也孺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嫻禮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玉文章牙口授以小學孝經諸大義學之涉者淺體之安者



深吾乃知玉文之潔源遠也玉文一日款語余曰不肖孺  
赤貧舌耕遠游今年兩尊人俱六喪人亦有言富貴壽考  
傷哉瘳之貧且賤也無能供老人膝下斑斕之歡惟先生  
一言以當衰輔兩尊人也兩尊人具且令名無窮余不  
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玉文之交其兩尊  
人固已厚矣余惟玉文之所自微然於兩尊人者目前貧  
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其父母雖然亦處之者何如  
連騎結駟列鼎車茵或行能不比於里閭報稱不副於份  
畧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夫與頌諸讀書數身守約胸中不  
著冰炭眼底不礙雲霞問業可以外拾青紫問心可以土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視功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泊然與天爲海中立之  
文種不絕彥緒之清名爲遺天全之爲貴多慶爵之爲富  
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一代偉人無寧惟是列室曠觀遠  
尚而忍飢辭粟不能得之其妻調明人婦雙超而不愛紙  
筆不能得之其子虞集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招不能得之  
其父日今漢上疏榮梁耕孟案眉山披滄食無二股錦千章  
俯仰無愧父母俱存來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二股錦千章  
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孺人之自文與玉文之交其兩  
尊人不爲不足而無假予不文也夫玉文而猶微然今日  
貧哉則請爲玉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玄獻曰人皆謂祿

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崔母盧氏戒其子  
元暉曰聞之駭從兒子宦所來者曰貧乏不能自存是好  
消息若坐食俸祿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以予觀於天  
與與孺人苦身潔行一經課子垂四十年卒然不改其操  
夫固知玉文必興吾宗而潛泊明志靈靜致遠歷以身教  
者意愈深遠矣終不俱以富貴容侈望玉文玉文其亦何  
患不昂霄聳壑而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貌改今日貧賤之  
素庶幾古名人若玄齡元暉登樞秉要之日仍以清白清  
忠拜復其兩尊人堂下登枝不后其本吾終知玉文兩尊  
人不薄他日富貴猶帶貧賤之氣味也而況今日不觀兩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西

正誼堂

尊人之所以字玉文乎夫玉文之精神上通於天火煨七  
日夜而色不變離之琢之爲圭爲璋而質任自然無更絲  
毫是天下之所爲貴於玉者矣玉文析然而將曰此兩  
尊人意也先生善文璫之陋而更以玄齡元暉之父母期  
願期璫兩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誦謹奉先生之教以  
語長成諸社兄而共侑璫兩尊人一饗

司理鄭公十誦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人器入細乃稱  
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即司馬  
溫公呂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得魏公

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爲公輔蓋從司庫務時議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親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邳子庭有縣魚社無惡鼠案無留牘民無滯牘小大之獄衷於平亦既卓絕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開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翕然從事風習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善爲之劑參俗情之所趨妙有以回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親於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諱事若下馬呼萬歲天寒聽折亭子往往斤揮聖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稱圭以要路在前而不厭煩碎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五 正誼堂

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一段整然氣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視鄭公今日何如邳最爾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一邳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已從友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簡中閒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綸入蠶入細井井秩秩卽據引證亦何該體淹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自微細查泄雨雲藏匿寶怪者以今日質雖猶未見其全略亦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宿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畱心武備以綱繆桑土陰雨加意民品以固羣雖垣自是救時急若夫備無事類

於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鏡具之余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緊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衆衆備留心時事者探擇并加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下謂非儉成積陽時蔭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人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於孝先之知韓屏主也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當重慶變初聞而公與余不佞譚緩靖之略的可嘖嘖而辦因見公急國之心丹更心熱并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美毅王文成於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畫若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六 正誼堂

置公於當日滿四密庶人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督鼎一臂胸中徵萬甲兵亦約略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於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祖宗朝一事一官卽付以一官之職掌中閒大小相維而輕重布之所以潤色太平綱終瑕者內外大小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卽如監司之有兵巡巡名思義有所以循之者矣止於旬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爲循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爲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人齊

於時卽承於無所困而不敗身爲創非一人一日之故矣  
兵事安得不敵太平何以不日衰吾荆兵選之得公侔耳  
兵巡突有公此書公亦足稱今日多事之人使聞國以來  
內外大小諸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  
人花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輩卽環終無以亂吾治  
安在一方有事如窮人寧子無一不叫覓呼號叫見呼號  
并促遠無以應卽應并草率章皇而終無濟於用故曰今  
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旺而之衰也然則公  
之此編公多事乎哉常觀由來名公鉅卿於一切事務盡  
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敏自適當時後世曾而述之曰大臣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宅 正誼堂  
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於縣官用也余則以爲諸  
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善自濟其功名早自爲顏面地耳今  
海內亦眷眷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於有濟夫免其  
干城有公城守之書在無以爲故事而吏於講求我既  
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啓戎萬一事無論足自  
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土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  
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顏面矣密庶人之贊  
王文成不需請於九重之遠取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  
成功名非有謬巧職掌講求先耳卽正德開劉六劉七之  
擾到處傷辱而平順太守樂陵會歸然丈夫皆比物此志

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於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序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不佞則楚鄙樸樸中人謁選得承乏  
茲土時詔余弁纓而觀俎豆之場無益其不相侔既受事  
入其澤宮周視殿廡堂閣詢其創置顧未片多所圯缺云  
大者如天子建俊十於膠庠卽以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  
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具文以承者余慨然有愛  
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杜本石李先生以展鐔至水  
石博雅君子也既爲於典故尤率履不越以視先諸士乃  
相與共兩朱先生討訓故實而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宅 正誼堂  
如數升奏之節如制尊經閣如名月課士如事遊正養士  
之田如籍庶工蠶有次第夫亦既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  
知禮卿同三先生與諸俊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具纓  
生輩祖嚴生拊等若以是可備虞學文獻之末足相與私  
誌之更蒐賢蹤宦蹟及藝文之散失與復在斷碑荒碣者  
網罕而紀分之比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羣請勅其策以  
觀來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說  
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悲祀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  
虞聲名文物之甚盛矣夫志惡可已也要以徵往昭來余  
微有感於虞之初焉虞嘗周問不猶荒荒服榛莽之區

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寓內尊虞者儼然與那  
魯埒夫仲雍雖去侯封文身斷髮祔與俗俱渾耳如今時  
之所駭遂之以爲榮焉之以爲高者仲雍無有也子游北  
學於中國是時冠劍背纓之倫與飾名競業者何可勝原  
而率不能與沾沾愛人易使武城宰爭論流則虞之聞  
今日聲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益光者  
所重可知也明天子有文以科目進士而陶成之於澤宮  
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輓舟之楫脫是無以託於行豈其必  
文斷隱放要以大人經世有知不得已而應之則養之力  
沈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舍人爵榮名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堯 正誼堂

賢寫在目間一時修爲盛舉幸之人文之時起者賦上林  
子虛頌金馬碧雞微取一人之寵高是里門耳再世而爲  
草衣美新風斯愈下其益於國家石文之暇人登高則  
望臨深則窺處地使也何况文鄉輩儒履先賢君子之地  
而可無善返其初語尤有之無高不可升不必盡陶陵以  
爲望也無深不可探不必盡崖壑以爲窺也仲雍始無論  
合子游而在文學或非其所跂是之地大沈涵德行之源  
鬱養英華之積使度學之鉅儒名公貴相望於當日者七  
先大於衆許焉幾哉益以備文獻之全今日願與諸俊士  
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本石忤然而笑曰貞者楚鄙樸樸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辛 正誼堂

艾侯循政紀序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款諸生之輩誦誦誦讀若  
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常惟由來循吏於涉稱最稱多  
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及歲  
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華彰灼起公卿聞矣  
反以僞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眞其矣循吏之難言也有  
如侯諸大政海內有司長十但實得其二三卽足以踵前  
漢而垂後矣如此其純懿倘至也台尊魯與劉寬董宣諸  
君子與之爲美而第論不猶當北面而頌此然退耶余

再考循吏之紀誦採入傳記者大半閭巷之歌謠焉多而  
被之篇什出土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絕少獨惟中翔樂成  
爲諸生弟子歌詠刺史之章漢而於今一見也豈誠皆循  
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心質而真無納交遊名之  
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核無論聞之有市心即細繹  
之工綺聲韻之自然而好言自口體購由人故傳紀無殊  
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恥佞諛不可欺以聰明常  
多來其責備猶難動於耕鑿孺子之口且一應之中人異  
口焉口異心焉心異意焉則合卓魯諸君子今時際無能  
人人而視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於諸生者微矣紀傳不採士儒詩歌者余所謂浮而不核  
者耳今日之歌詠侯者大半發揮本色寫其心之德侯而  
無以自效或雜而無律或麗而不典非盡出于嘔心之詞  
摠賢之苦也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傳述者微實不微  
文是紀也或者其當必傳傳而此義焉應山且當高第中  
牢密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必問數年百姓之沾  
濡矣予往承乏虞山但憤憤日了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  
雖伴釋罪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驚言訟省常覺門  
以內門以外咨歎歟望者十之四五而嘔吟思慕者未知  
十得二三否余之多負職掌也讀侯諸政紀百不得一益

若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爲侯言余常歎焉而常愧焉有  
愧矣友人曰子猶淺言侯且輕自引擬也試徵伏於紙上  
決性命之微若高登尼山之堂夫遊夏不徵僅於求山顏  
闕不核美於子賜從來難言之於以徵視侯其何所不足  
且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又無所不富有矣茲紀也此之謂  
集大成不豈其然乎楊子曰敬聞命矣吾何以弁諸詩歌  
首也哉以此

書

候吳安節老師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恭惟老師兩開元氣千古真人雖酣情洛社而走卒兒童  
則無不望司馬公早出以濟時艱某竊以謂天生名世斷  
不令人或能尼亦斷不肯令已能自晦計今時正多事社  
稷有靈老師旦晚還朝天下定獲觀大人正已物正之化  
焚香以祝引領以望海內正人各有同心不但門牆弟子  
已者惟是不肖某遠在一方無能瞻對請教爲疎即關切  
慶弔亦復缺然每一念及倍有汗渾接得手教遠頒披讀  
如奉顏色且竊然篤摯情誼溢於楮穎某亦何以當鐫心  
之感有勸爲終身之藏耳至於令長公微如先生清貞心  
品義烈肝腸洞朗識力天下國家之所託正人君子之所  
拜夫既已戢羽長林矣而無端造化猶若從人妬之夫亦

歲崇龍蛇陽九氣數如此達人祇須付之無可奈何耳乃庭前之玉森森皆足紹前之休明而益光大之祿位名壽之身眼底四世榮昌世德祥長恐君子三樂未足語此矣門下士每爲老師手顫舞躍若不肯某虛冒國恩悠悠歲月報主酬知尚未定何日要以某無濟時之具無逢時之骨又無識時之明才焉思有以自立心之所欲往未必力之能徑赴也老師終何以教之適瞻師日趨對何時想一人顧念老成新輪君起田間在即不肖某操趨門牆有日也

答同門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都門相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擊匱之才沈澗之識策蔭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悞而由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爲進基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撙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存在此而棄在彼者弟能券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任部之期望甚隆皆起京卿在即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來淵淵長安無所事事養成疎懶一切音候都缺老年兄處尚款題梅韻從者先我繫雁弟則愧矣感矣至於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忍

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違卽於戾耶引首跋之肝衡望之矣使同肅此代謝並布私衷遙望城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藥對君子色也過莊啓大費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於同門兄弟但抄套磨相答權左右鑒宥如何

答梅長公

趨炎趁熱卻忘做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樂做君子行吾所是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沈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富貴有心人其之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爾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人善著若曰仕途滋味亦止於此檻外桃花眼前綠竹竹間蕉與何所不足意楊懷安取急逐逐風塵誰然冬慘必春祇恐造物不肯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來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其坐三日不見一人爲妙遠慮過多不敢不爲老母拜然無以爲環報也其謂爲堅何自西陵抵家卽日逐俗懶弓塵幾蛛網也想當追還形弓離矢之費可耳

答王軒錄太守

臺下之窮理邵子也吏澤澤嚴霜民熙熙戴春也而調停  
獄時襟期冰清月朗風操此中融收而默移者又無慮上  
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不肖於斯稍竅一斑非敢  
爲依也士民多更羅此鞠因聞從者焦心爲民請改折簡  
平糶手數面教各屬緩征省訟多方惜此才進仁人之心  
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值  
不肖每其父老子弟爲桑梓手額富鄉公勛位名德顯赫  
而青州活流民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也復承  
明開益仰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  
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真切情景也統惟照在何  
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鄉南泉老師

年來正人君子爲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略爲朝冠盡力  
略爲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令二  
百年來完全國家弄得破壞如板棚朽之舟舟中人物  
俱盡奄奄將就沈沒矣今雖呼號三老夫年於拍大風浪  
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鑼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  
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窮濟傾危以成中興  
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正誼堂

正誼堂

問者乃有大經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蓋惟能於己所  
不及收檢者力有葆含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  
聖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榮有餘澍矣天之生也與天  
之曹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  
出以導領眾正同心協力爲少主擇持無使祖宗養士  
之報於今日耳真切真切

與楊按臺

當憲牌臨應山時日日軒衡紫氣以爲關尹言必得長蹠  
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偶伴一  
形家急有竟壁之役而不知遽入青山口之日即法駕入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正誼堂

正誼堂

邵子之時縣勝之殷竟成哀惜之失歸家捧讀手教與覺  
愧恨欲死在連鬱鬱欲剖之衷台臺致致論我無倦之意  
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絲造物直如之耳陽奉方事正  
大人正己物正之會連其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丹腹贊  
澄清想當在即不知猶能於春明一舉輟領教者望望其  
關卿雲有懷如結

寄李本靈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違言  
於當事者不肖謹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久之乃  
信不肖爲知言乃一郡承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

庚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本石果不死若夫鑑  
嗣不繼產幽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事先生而文  
人也乎哉今主少國疑眾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不  
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稱酌於在人之分量而審固於在  
己之職掌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我爭人雖與我  
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則臺諫之設祇以  
供小人挫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不可  
擅擅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保善必如是主特  
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  
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參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

楊文公集

卷之二

三

正論堂

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有推敵輩以我去就爭職  
等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新銜舊銜致仕辦事總於先生  
乎無有而以梓里一言竟爲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  
言非耶先之有并起也畢竟略輕而後之覆致仕也畢竟  
是賴此非止爲先生言也先生以不肖之言爲何如乃周  
敬松之功於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何劉韓必不得拔卜  
八月十五連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事滿朝之氣必不  
能集九月初一日不肖速急入謁見今上一見卽呼萬歲  
一呼萬歲卽請出宮之說未必卽得行初二選侍移宮公  
亦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亦必無濟於事今上落於

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則敬老亦何負於社稷哉而小人  
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一至於此若夫不肖  
從諸大臣賴命之末原於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  
不止故借安選侍以相傾又爲居功之說以相刺不肖連  
與之辯既恐有干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  
日之歸實是怯而躲懶耳遶府大義品題何以得此於長  
者連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奉昌天啓登極旃未  
紀連日齋記室冀得鄂創如何

與鄉南泉

楊文公集

卷之下

三

正論堂

不肖謹識字時卽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  
正人君子每於邪正剝復之關急望先生一出以收正己  
物正之化而格社四十年天固有遺老成以襄冲聖中  
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拔卜疏上縉紳舉手相慶無不  
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聽  
先生師帥提攜若不肖連者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  
不虞人微爾疑不能不引避以述自託孺子無緣卽欲一  
叩龍門咫尺而終不可得俚骨薄板自分與有這日遠矣  
病發以來日益避匿深山曠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  
通一字非慵非亢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溷記室耳何物  
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說慵龍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開獎藉



過崇汲引信至達人寄書豈先生顧有所私於譚劣之人哉亦心爲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己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過許一字千秋三公披袞豈足當謙之今日健則是矣顧健實不足以當曰真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讀先生手教感微而汗下又迴溯而復下也先生覺在民先德堪世錫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表正之內答眾正仰望之心冀冲主中興之烈先生定能盡其在我妙有幹濟其中山林廢閒之人又自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於不肖雖未必不愛國有心人既不

楊太洪文集

卷之下

完

正誼堂

肯相容己亦無能自效但得君身強固外患日消受先生之庇焉太平之民足矣引領節日何當披觀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與馮少墟

憶在長安居台臺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眾正應和共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猶洛社人材益見消沈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以一官爲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開廢之人不敢書問長安亦且煙與病食

楊太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誼堂

之論惟願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進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爲即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爲何如若不肖原言官也無一毫足進即移宮一事原不足言而惹人礙眼弟非不能爭恐互爭或至開新主之厭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逃不知今尚有得罪而人猶耽耽也想其念無非不欲人出而不肖於今已勘破世事殊淡決念爲尚平許遠之游而爲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蘇吏部

年來正人貞士細於盛世伏在嶂巖者無不彈冠鵲起廟

堂之上。一澳幽潛之色。豈正適際風雲。則銖衡中有汲引。如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爲倫品。年額惟是冲聖。可與有爲。而在位精神。不幸故外患。內憂。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於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默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慙。天下其歸我之護持。而不見其疎。卽小人亦屈服於君子之實有幹濟國家。而無所藉其口。且於不爭羣不黨。而小人且默轉於我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量焉。不自反。日爲諸君子望也。台裁以爲何如。

與邵真道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德堂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問鼎湖。再泣兵四起。海內器然。無復寧宇。賈生當此。能忍痛哭。今尚未定安。攘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何如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銓典。選庶幾爲多事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有尼之者。則庶幾。爾得今年入。而督察更於邪正。剝復之。關大益。不謂尼之計深。必行其毒。爲恨大都。情理外事。令人愧恨。然尼之之人人。材世運之毒。而吾楚之福矣。我輩受於福國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其在我。官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生分別見矣。鼎望。

且以外而益。陸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計東方。亦不能久有表衣耳。匪謾匪設。至於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膽。金蘭兄弟。言路毫無補拾。又復人微。府姪引避。里居兩年。朝事都從膜視。與觀。今復躍得清除。更叨蔭下樂游。化日之舒長。益覺長林之暢適。似討造化。便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祖當有以教我。也。

寄梅長公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正德堂

弟聞之款段。而游下澤原。不病其爲馬也。惟歎九方之目。詭雄駿而濫天閑。至於芝駑敗轍。將人亦簡賤之矣。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顧盼。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而能背否。今人奸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以爲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卽慎默不爲韜藏。慷慨不爲微倖。要於當可。無負設言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便一轉風。趁時趨究。竟於國家無些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爲者。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那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爲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爲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之斯。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藩籬。亦大可痛哭。稍爲公中域外之論。又便謂其走兩家路。反似黨於不爲君者。求招。

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勸未定尚不敢以復明問考事尚  
悠悠未定考後之事則一毫未辦弟欲臨時觀理一應迫  
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揣迂腐心腸又謂大都明目  
而事者須爭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以論理之是非而  
不問意見異同人只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  
草明於說明事理不主於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  
之竊究老深沈詳慎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考事未定  
不便數載與之深言考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寄翁完虛

客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於時事也偏枯  
楊水洪文集卷之下

正誼堂

已其於國不必有益而且終於已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  
時即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爲勸第聞與二三同輩閒說天  
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氣以相爭酸鹹辨若  
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堅爲拒互爲敵即凡處事當寬一  
步在我既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著弟之大指如此  
聞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  
狡猾但忘之所向即利害禍福都癡不知避端不肯從時  
趨浮沈博眼而熱聞一兩句稱實便作好句當自打入牛  
蹄馬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實證  
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

踟或至鹿亂前開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酒場  
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快快失望耳掖垣之附  
實台幸推引主恩既重知已難酬一或召官便累終身深  
有愧懼台臺不我愛微而假我耶乃彈冠尊旨敬百拜以  
承弟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與周季侯

臺下遺韻素懷定識勸骨不肖雖未獲待顏色顧時時從  
又起座開傾向久矣即今襟領泰山清風前無趙縶循政  
今見次公不肖弟又時時從長安公評中如接冰玉襟期  
春和衛宇也弟當妄意我輩出世擇持要在實有用於時  
務云云

卷之下

正誼堂

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於人必有所清無如府縣  
有司且其間練膽練識但能密自證勘頗有動忍增益趙  
子桑安能雄伏此英雄關陽諸耳文起官調臺下學問沈  
密事事體認不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中開去樹既  
多洵鍊更熟名世之業燭然襟抱中矣談之拭目晉  
起京卿矜領眾正共支宇內端必鼎藉弟又望之鼓之若  
弟四年海虞靡康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龍  
靈濫振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釜鬲之秋  
議論勢多之日積誠以爲感動漢小輩以成大羣此中事  
諒弟必虛具此願耳無無聖朝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

或者隨宜持支錫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恨  
萬夢帶精枯久矣幸下深心愛國雷意成人幸有以開我  
無謂弟不足收爲臭味中人不足提誼直達而棄之也如  
何

### 與鄒南阜

春初不肯遽歸方外游歸家接手教仰台臺遠引至情  
也萬侍御歸再奉翰論而沈掌科又倍道長者注切深念  
遵則自慙前附掖垣祇糜大官日食後一逃縉纓穩忘不  
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顧辱拳拳汲引惟恐不  
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面之人以官故人臣孤也可效卽  
楊大洪文集

### 卷之下

### 重

### 正龍堂

萬死不辭巧得入大君子提攜肯自棄薄業已斥斷家事  
以兒女託之密親不復再計單騎赴召偶見徐侍御駁孫  
宗伯綱常祕中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濫代弑逆之死只  
是欲速不出耳諸人之綱都布定濫出未必有益於時徒  
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分辯一番不若落其  
轍中引避不出冲聖之前省得一分激語多事之日少開  
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作千古冤鬼儘自不妨非  
臣之敢於忘君不思從大君子後少效補浴也但不免負  
正人汲引深心月爲長夜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沒  
奈何其矣惟台臺幸憐而有之逮於深山見眾正連茹從

此時君子勢盛而小人道消盛常防疎而一消則百謀伏  
要在君子端我之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  
以防之而又平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家收正已物正之  
化矣福清原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卽或有一事  
一人而小人或巧爲開而善爲借逮調台臺當以一片至  
誠識之千秋大業助之畢竟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  
審近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爲何如至於不自請乞事  
儒得台臺遇開乞以該部知道了當爲妙速非敢忘國也  
政省一礙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景星慶雲現在君前  
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識至此耿耿此心卽中夜  
夢大洪文集

### 卷之下

### 美

### 正龍堂

###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賞瑞蓮大飽鄒尉諸題食時竟是八年矣  
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化幻大喪相繼內外交虛正我輩杞  
憂日也所持整頓乾坤再義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丈當  
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計吏袋材館收儲人才眾矣確  
矣此番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於以毗輔一人收拾羣  
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  
勝爲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先已耳至於弟附  
在梧垣言非其任曾以攻奸瑣停后封受先帝之特知謬

欲爲少主杜牧之案拂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異已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一逃免開爭端即終身山林可也不虞開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國一疏乞休僅得所請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李夢白司農

年來水陸漕輸風雪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當首勞節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爲勤倍功倍而宮保蟬玉與優敘擢遷偏不在此每爲經濟名世歎惋焉曾有一字附敝縣一運官計或未及達也嗟夫於今時勢似不可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毛

生龍堂

爲矣凡實實做事與實實濟得用實實做事以濟得用者多出不得頭緒不得果此世途之乖舛亦人賢之劫運也然台臺之幾年勦勦明在社稷顯在人前而遷敘獨在人後則世運實爲之也雖然暫且冷一步讓一步尤大人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於西都重地也則臺當不以不肖言爲套爲漫也况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人不愧勦業在朝以黑頭八座少年犀玉以佐班衣恐我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弊之才又不勝引慶矣至於不肖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岳之游春初已結伴泛洞庭君山而同行入病暫遲家即圖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

至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避言出則所扶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擲况異己之嫌妒未消乳倖之憤憤猶在出豈易言之耶即成敗利鈍非所敢計未必有補於時徒供人算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乞休疏商之李戴星以爲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謂韓公不出是無人理而掌院則屢有字屬人督促當以君父爲念彼實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冰在念出處交爭接得手教披讀如面中間開指詳慎不啻謀己也肝膽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戴之大約時事都是精神散而不聚虜得倖以肆其內侵奸人又得倖以恣其外虐須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吳

正龍堂

得當事者確有深心有所以聯屬眾正之精神而更妙於用君子既得從容以畢其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毒而反入我之收拾而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內難客難二物日近日親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爲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於一摘卽下不則望寬之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爲善乃爲大聖賢真作用不然自爲一網打盡而禍且中於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也然此非言官能矣台臺以爲然否

寄梅長公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年之游也而繼人日日說過

過已又想到麻城甚難，人不慣到處周旋，畢竟夢寐之間未見吾兄一面，成一缺。昭二月為洞庭君山之游，問鼎湖仙事，再欲下問巨壺，以舟中甚熱而回憶吾兄當已北上矣。壬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到魯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堪歎，內外多難，無真心真力做實事，得先苦男子，令內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耳。今富脂車北上矣。正人引領明主，待助似不可再遲，看此時外面大匡廊當事，猶是些正氣人，天下事似猶可為，只是要著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達茹一番，不然將謂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雖是小人已弄壞天下，又教正人費手，卻亦

楊太洪文集

卷之十

書

王宣堂

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以為何如？弟前已快中官尼，我可以藏拙，躲懶，不知何以復有禮科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思延以為不可，乃李戴星在前，又不好先出，又是內計在，邇似不便直入承當年兄更何以教我？蕭元恆前謂弟直當從赤松子游，無再戀長安功名，此却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為我決之。至於廣監事畢，竟能老師少一挺身入廣寧，先以上方斬逆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與李侍御緝敬

論惟台臺覺存民先心，能我盡真能以天下為任，非但以

富貴功名了此一一生者，當時一牽顏色，即傾倒未深，而目擊道存，勁骨遠神，罡風沈識，至今猶在精神，寤對開也。每念於今世道綱紀頹倒，殆盡正氣，摧折無餘，固由陰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交成其繁，機開而鬥起，或又用兩停而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為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絳，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為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提其關鍵，而徐歸於準平耳。入夏以來，不肯等二三同心人費盡如許精神，得一有骨力者統鈞庶幾正人之幸乎？而大關頭未轉，即轉為巧手潛撥，當時急圖正己物，正丈人以贊證衡，庶幾直而竟屈於降之

易六書又集

卷之十

早

正謹璧

深淺直混，氏之未即欲平治，亦事再觀，奪事勢去，蓋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為用者，顯政矣，可歎，此可歎也。

寄方孩未

一別長安，即音耗亦曠也。乃國是梟爭之際，力有主張於今，眾正盈朝，誰為開關，所謂一柱砥定，翁兄真為不愧而一年拮据疆場，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潰，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機非在我耳。第日為社稷慶而亦為仁兄苦若弟之艱，漸深山曾不能於多事之際，效一言之用，真先帝之戮民而眾臣之罪人矣。昨夜實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詫其奇，如何得一即真無

何而手教到矣未開讀時喜不可言豈精神之感通兩人  
因形骸亦渾者耶及開讀言言慷慨肝膽爲國忠愛弟實  
感而潮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羣好巧弄機關但可  
倒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便可置冲聖於不顧今幸謂得皇  
帝在而喫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舊識同心已  
多呈微續到新來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好覺稍攻動而猶  
耐彈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懶而疎皇上既不能主張首  
輔又復調停且摸捉不定此一人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  
剝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於  
用年來絕夢長安舊聞新得俱都荒落開命之日不勝飲

楊大猷文集

卷之下

望

正誼堂

冰恐無以壽時艱定羣券剛眾正之推引更於知已有遺  
羞耳此心血非門面語也尙圖諸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  
入公山否卽擔簦千里亦所快心魂手教見招能無色辭  
恨不卽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於弟蘊蓄原薄每事筆下  
發揮不透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願一云  
我古人所謂但有益於國家名不必自己收也真切真切

與守道周公祖

連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不  
出但不知可緩至中元後否弟此一人隨事效忠成敗利  
鈍非所敢計名不於常庸不欲畏只怕識淺一時差錯開

罪國家恥及同籍中夜有幾感慨焉面最苦者恐要我督  
察年來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關後之人尋事亦自主  
事人稍扭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爲主以能否還其職掌  
以賢不肖適其人品亦并不兩邊照看惟稱之以平而行  
之以恕總之以不忍錮人盛世爲心庶幾其可乎若得李  
獻星改督弟亦願以此相成老公祖其以爲何如眼前邊  
事若急而其責君身君德爲緊客觀二物親密不解此大  
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二物既是濟邸相依今復柔  
媚日親疏入恐上未得省覽卽覺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  
益此中須得一妙著以去之方不繫彼與外奸相固小人  
楊大猷文集

卷之下

望

正誼堂

益得借之行私而天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譜同心兄  
弟有幾而深心遠識鏡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教  
我而不至於迷也真切真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來邊警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者  
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掌委  
如故事故百事踈頭眼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可撐持  
之勢矣二三年來陽明之氣稍藉仁兄共二三君子合力  
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略來復然重陰剝蝕之後一  
線陽生其何能補從來正不勝邪久矣毛禹門之削籍舊

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挂冠世界幾於倒翻矣而吾黨迂闊既嫁堂不爲深防且復倡以題目夫瓊而攻之二三領襲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得安而此番邪正顛倒潛不忍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今日機設想又出此而吾黨直搜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容其間又不求所以勝其交使之無所庸其挑苟非邀社稷之靈君子道長善類能不容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於上草奸內外煽惑於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其二三有心人痛哭一場也福唐氣概猶正昨爲總憲開發一疏甚是有見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惑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正誼堂

中間吾黨一有心人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二老成平平正正維持察事世界或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可得也某七月將已北上爲徐道長惡語暗刺移宮事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耽耽不虞疏未入而已聞升弟意言官未及即出京堂無卽出之理雖二三君子有宇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於計事而弟猶計事中人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所以欲稍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客魏二物彼中全於此用精神此處不清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痛癢處大疏若於此處打開點破卽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輩要於利社

稔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閱此言直舉手向天願天祚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數君復爲彼用爲彼收方是經綸妙手受福不獨吾黨也念之念之

再寄左浮邱

不肯遽去歲奉教後實已絕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踴躍僉院若徑出又似真正推矣益決念請告時偶見邸報范舍初請封選侍疏中誣捏先帝如許話且描寫溺於選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於臨死猶極慘慘若選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爲違命不楊大洪文集卷之一 正誼堂

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重促移宮者之罪戾已破破隨人之是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子之名至於痛念氣毆聖母之至情而絕不見諒傷心廷辱吾君之大義而反率以線提傀儡連實受兩朝特知而略無一言辯明賢之安心聽人辱罵父母而博不疑長者之名恐爲天下萬世之罪人矣遽故欲秋初赴京一言卽請挂冠也

與客伯書

弟此行終是猶豫知異己者終不肯放出也未必有濟於事而徒與人角口何益只是不曾見人相沾便不好先說請告落畏避之議昨吳洲曾走一徐景瀟疏相示駁孫宗



伯裁方相公獨說移宮一段促移宮者振爲奇功等語爰  
謝欲第一請寬限并卽裁賈於疏末意甚善但裁賈可也  
按於徐疏之後便似不可今只單請告并不入徐疏意卻  
反若不知不得弟并淡淡發一揭略云移宮是非山中人  
不敢與知惟是職曾從公卿疏請移宮後於慈慶宮前妄  
有一爭迂愚不必用之心以從來少年天子當防落婦寺  
彀中當時見先帝在上大臣在下科道在前李選侍目無  
至尊拉入推出勒要封后如此行徑與眾共見不是風影  
傳聞假如庶民之家有此悍婦家相家督亦定爲主人動  
色忽主人報逝家人積寵所移少子積威所劫仍聽主柄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罌 正誼堂

家政洵在一處一或壅蔽籠絡裹入彀中豈有好事做出  
此時親友止爲主人之愛子不及顧主人之愛婢亦迂愚  
過計宜然卽處置稍失倉皇也只算得過計不是不忠於  
主人之子此一事也移宮不是奪門遲早開不能寸功於  
何有事後不免府疑則疑不在事也在職人微望薄之故  
耳職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國家安危不  
爭一己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此職去官之本懷也不虞  
官去而猶餘延在當多事之日以職一己不要緊之往事  
分緊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乃大職  
猶言官也不欲爲妝飾作噓伴若不知甘愿忍頑鈍之語

職又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據辨以  
傷不失和氣之雅而病臣一念愚衷則願諸正人君子一  
德同心令大精神以安內接外共襄成中興之業山林負  
罪紳士卽商無怨言矣此時一拜太尊回家卽發人北上  
親家有以酌裁乎欲一過潁川恐稍遲也儻得請或得嚴  
處也了得一場事何如只熱人眼費我嘴耳

寄李本監宗伯

澹常念生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  
語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泌矣館閣無能出先  
生此猶言在世道乃今兩朝實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罌 正誼堂

光那不光那當事局於格套不特疏力請不但俗情太重  
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禮猶根文獻不微豈其文  
獻自在而故不爲微自有數世史才而故令後世歎一時  
之人何耶澹此語非爲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澹之爲漫  
矣或者當事自有意漸爲推引如重恩伯公祖誰謂非一  
時矚雅由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不總  
裁先生之名在總裁得先生實錄在他日乃有光耳至於  
澹之出處非名宿譴逐也坐而蹟清卿於造物爲不祥且  
多事之時爲人側目屈指之數或一言之差誤及於事一  
事之黜誤及於國何以自贖無論呈腹而欲卽知難而退

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也凡此念久已控之先生矣無奈  
二三同人慾惡當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且苦責以大義  
而不知此出在人爲易在難爲難也先生身爲建計當作  
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爲父母  
則思邀恩君父乃君父以禮故受人誣捏掩其人子至情  
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白豈有此無氣骨男子昨以語之  
實對楊年兄迂道學又謂劉朝逐范少卿有狂肆妄言之  
言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逐朝逐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  
或謂我氣揚而逢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於此心婉曲不  
暢遑復典故不熟識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實者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王直堂

### 與鄭文水

當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寬平好生黨類病度  
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於敗若大人救世但  
以驅逐一二大兇頭使路道開明便聯屬同心共做好事  
存一棒才好善恥獨爲君子之意嘉興維新便共趨之路  
開而窮搜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不絕豺狼但  
使殺其勢孤其緣解其交我但據不爭不勝之理不勝

而密之精神使小人亦服於我之無可乘令其悔而從我  
則天下事定矣而惜乎今之猶未然也防人之意多自勝  
之策薄各相競官之意多而勉相併力之念泛甚之當輔  
者一意乃於避惡密於迎人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自家  
不肯時時謀君事但曰事做不得主少不可爲提撥內外  
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愈  
然不動以歸於平章從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丈以爲然  
那弟無當職居內憂外患都不能效得些力徒負官而集  
思君聯合同心無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眾人  
尚未迂從也今天下吏治之弊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賦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王直堂

### 與熊操江

豐邑重地鼎藉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沈中間殊護正人  
肅清邪崇姦婦地方幽都宮殿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  
固已祖稷實式靈之若朱庶人之變聲色不動驚其巢窟  
解其羽翼消弭在宗烈祠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  
功當王文成已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來大聖  
精忠殫心竭力要於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  
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勘至此方於一應縣官

事有沈實幹濟情乎今之君子每事當機微關險處都不  
著眼著心著手而如處朱庶人一節亦從閒說過泛泛  
看過反於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戢密力有事無收拾  
捷法當事無肅清權衡或僥倖無事或屠戮無辜而絕不  
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敘大家蟬玉贈賡彼  
此互相怙安搦筆至此不免爲之扼腕長歎台臺其以爲  
然耶弟本碌碌譚譚幸附在聲氣之末而班行祇糜公廩  
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引溫日清班已深惶恐今復  
濫竽紀綱重地恐轉剛未能於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  
辱同心同氣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願大君子愛世愛人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癸 正誼堂

無即棄我也找得手教如奉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  
天下大事今昔清議南北正人主持襟領專當有屬願言  
珍重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卿雲不勝拳切戀注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疏及傳君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寓內士大夫  
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  
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宦淺宦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  
古廉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  
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絃誦之事  
爲仇也則天下之所假給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且誦

之何哉一歎

又答王御史

臺下洞識岳力自是治平名世粵西借鼎巡行此五嶺山  
川寶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效得一幹濟人  
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甘地方  
之艱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之謂協濟  
臨法兩項若在柄有兩操當費左右刺舉至於荒遠而還  
科甲言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罷庸未必盡科  
貢而無賴之甲科爲多夫提擢其精神令賢者益知所淬  
勵而不肖者不敢不洗滌其肝腸以就我之型鑄有斗衡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辛 正誼堂

答黃汝良老師

十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證規輿詳贍直切謹竊念年來  
臣子卽端拱承嗣惟了稟擬故事與領恩拜爵而已於國  
家事全不見著半點心若所稱慮險防微隨事盡規若我  
老師恠倦於天人之間者有幾卽如逆璫雖未流毒緡紳  
仍曲意交好政府面欺侮至尊不啻兒戲欲將人主國母  
并歸掌握敢行毒于卽中宮震器惟所欲爲此從來未有  
不但瑾直所無也謹之拚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心慮幾遠

先帝之靈少一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別有肺肝力與逆作主使與公論爲難於逆稱勤稱勞擬功臣比大臣於公論稱開稱謗冲望遂無張主一聽內相外相處分且教打得一兩簡人言纔得息嗟嗟除奴隸一旦列於大臣勞臣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最獲尊真心間無血不過與逆素有首尾厚吞釣餌既圖今日之榮歸復說後來之速入耳其實空華易盡遺臭難消試向平旦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省大疏不下一付精神全在逆瑞著落讀書識字反不如狗彘受人養養猶知護其主人之不如可殺可欺耳我老師一片願義肝腸如此

楊太洪文集

卷之下

三

五

合之急圖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并與黃鍾一書千古而下誰能消磨亦安取蝶玉炫耀俗人離離嗔穢君子者爲哉天欲祚宋恐老師亦不能久酬洛社也至於譴辱託宮將致主無誠射隼無獲反致通國無色更張之激直欲懷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矣奈何奈何此時梓去非忠引避似怯而留此拼身無計納福無方但有饕餮魚羹成病耳老師何以進而教之若已氏之子自不能容於公論矣惟老師珍重泊平倚賴之身金甌覆字終是提鼻不免耳憑梧不勝迴環戀切

答四川朱撫臺

成都從來勘亂定懷儘多名賢禍發於未及備功成於萬有全不惟今日獨矣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間必有也庶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還早入朝以相天子可耳余守實行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板而員用之直而曲成之天所樣輪囷不路於捐棄非材有用在造化在手者矣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於做事求做官者又幾人哉不自感於台臺之論余守也不覺慨然三歎

答直隸巡按劉大受

方今微僻無休增派日甚民之鑄急極矣所賴巡方使者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亦惟是舉劾一事以明示其意向而醒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矢以不欺而又明恕以出之吏安有不肅而民安有不生全者澄清猷烈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益勉持之數行代布未盡率切

楊太洪文集

卷之下

五

五

與王德盛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富鄭公活流民事安輯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快甚暢甚至於弟穉憤客氏親忠賢前年禮科時即起念入而請劾排卻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蕭元愷小女嫁事託之徐京咸斥斷家事無弗顧矣以轉京堂故已之及去年上

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舍親家王思延位止及見南郊朝貴人事語之浮即浮即立止至今年又有如許事便忍不過矣不謀一人草成一疏原圖面奏不意算定前月析祈得雨二十九日必出御門疏先發寫忽傳免矣幾乎悶死又疏已寫矣不得不封進知無濟於事亦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社稷之靈幸而濟耳乃疏入奴哭號星走奶子與其私人盡力盡財打點一晝夜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絮位不止專以奉侍前老娘嫗爲言上但領之而已日休且起去本送開裏票奴既先有人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聖

正誼堂

已又不意滿朝共署奴都掩過無端賴公一揭與通國爲仇力稱奴勤勞上且益無張主奴安撫不動有人且教之打一打人使怕又有畫策設謀用籤貼出昭代典則武宗慮大臣言官事屬奴專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拚身之言無濟於用反從之凶弟甚愧之更憂禍將大在國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爲左難又言爲劉是番周敬松嗟夫世間有如此呆子拚身不測之禍以爲可以不必爲之人乎哉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微得不好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停周士拱升不許魏瀚恩皆是好事可數世情如此是尚謂世界罕無禍今欲再發疏似非卿

懣欲請告諸君言弟爲通國共指之身說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國機而徐觀其敗焉然無益亦無色年丈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則要事如何爲當爲不當耳只可憐福清一味遮護奸瑞不敢道瑞半字不是而三四閣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箇字終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非其心結之人卽其威劫之人上亦危甚矣而外之相公又如此力護上固亦無以處耳可歎也

與王慈嶽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語

正誼堂

時事日非矣不旬日而部院一空且簡牘設屬直如奴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逐趕殆盡老年丈見報當有憂心如焚者此事固中旨傳奉而敘孫使鬼質南樂爲政而主此行尸又是射聊之矢然此輩小人終是作此敗著豈有人望面呈身中官而得爲人者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爲用於去所仇得矣乃大柄一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卽借內小人亦欲自悔而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兄楊至之局已結惟願刻有復時世道受福諸君子得爲太平之民可耳此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舞正氣徐以觀其變歎以

圖其機蓋小人如此行徑驟雨飄風於理當無終日者若  
卒陰布滿滿漫驟無開霽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  
可聞小人又將百官圖進計年丈亦入黨人碑然不在目  
前要地猶尋不著年丈當努力地方厚圖報福無必以此  
善念有攜手同行之意則非也

谷鄭司理

不肯泄之得此一放逐也實邀寵庇以荷載浩蕩恩私既  
得以微罪行不見爲抗禮之迹於心爲安井不見爲怯懼  
奸而逃於氣猶愈更釋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人閒飯  
熟其受內外魏之惠爲多第初陞辭之夜旦氣清迴念當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垂 正誼堂

年幾凡爲竟舜之言不爲無益絲毫而反覺於聖明有累  
枕上不禁淚痕如線未嘗不自歎其癡此一黜念頭橫擾  
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調別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  
矣忽找來翰不覺塵顏一開啓誠披讀垂念老母前日教  
之忠今又教之孝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  
也計不肯此歸或以達人寬我既不足通卽或以千秋名  
諛我夫名豈臣子所忍言哉不幸爲禍始追奪諸命亦如  
永叔之帖臨不悅歐母自能安之非韓曄圭固不能向歐  
陽永叔作此語耳

與鄭司理

時事至此止是翻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  
還只協心使君國正終事不必思威惟其意是徇而日快  
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聞之票擬部院之用舍盡  
當聽之內邊以爲常也此在新宗社之靈耳願二三君子  
從中斡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來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  
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於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  
事想公道固自在功名亦有定乾兒義孫徒是誤終身君  
子不說不隨守吾正而已接得手教仰見愛國深心層雲  
密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富有賴謹且爲世道慶矣  
至於不肯才非濟世兼足負官非惟無益君父絲毫而且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垂

正誼堂

若播鑑於眾焉君國之憂夜氣時有汗下日來長安似以  
楊漣爲書帕者甚多而因楊漣以爲瘟疫者亦眾內外二  
魏時刻不忘打聽應山往來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  
見不開聽之然恐累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  
公祖過應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  
一朝儘不在形骸間正我輩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衷惟  
台照在

與李侍御

世道忽薄敗至此矣碩果不食正氣奉復有基獨仰有臺  
下還共一二君子存微願於層陰挽日較於倒影而已想

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事小算計也日來彼中合謀尚欲借汪文言以興大獄似不得甘心不肯不止不肯身名早已無所不拼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是不成射中祇爲驅魚反若播惡於眾而遺枯葉之禍於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運應有此厄茲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再爲大計考選之事只有待借端爲清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日之謂也聞近日內魏於閣部諸公有事只似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藉之尊爵大官同輩連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其手積漸以往諸公將來作何收耳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五

王直堂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前件惟是未能報君父之憂濟國家之事徒傷由來大體播累善類一網清夜汗愧有穴可入至於一身生死儘不在心卽權璫百毒千兇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硬到底不消一攢眉一歎氣以負老年丈其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人直衷弟拳拳服膺矣此中借題開一條楊熊二經略我輩數人爲之行頭打點救護無論弟曾參熊熊事敗時弟政在家卽入

京時遇原救熊者還言封疆事重熊先歿而走我輩如何該救熊與楚人尚恨弟無情也又謂專窮究移宮嗾夫倉卒之際恐冲聖一落悍婦權璫之手事當可慮待其擅弄大柄而爭之選矣此區區朴防深畏今以爲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清爭與別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爲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連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監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算諸礙于礙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顧應之局俱已湊成乃遂結此果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裁硬漢到底所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五

王直堂

謂拚卻一身萬事休留得一心或耆萬古在不失楚人氣性不敢言氣骨且亦不失爲張盤老癡友耳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卻是爲芝老事未必無相憐相念之情而封疆爲重題目大卻無相救相保之一言內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以權輔上年緩決一疏韓蒲州姑待以不死之言爲弟有書與孫乃孫處弟自入京出京并未通一字而蒲州處亦并未一言及熊事古人莫須有今竟烏有萬一以此受冤心上越發無些子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一个肝腸如雪矣昨友人慮弟途中及鎮撫司奴當有人百凡挫辱作何脫免弟曰但得到出門生死便是臨以君父不

是急而匹夫之謀死於妻子之手韓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樣見地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樣餓不足亂吾方寸此雖弟誦語卻亦是正經附帶發一笑翁臺無過爲弟擠眉也繼駒尚未到奉教未定言之欺切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往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曉星夜兼程至初九日到京矣日逐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敬一面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喉舌俱痛三五日覺形容瘦悴大都久在山野之人手腳俱癢慣見人殊是窮東又不奈人只問移官事不免答應煩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禿

王誼堂

多亦是一場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况浮名太重至於爭議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日功在社稷其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萬一名實不稱或負眾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家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慎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孟浪事召驕傲比匪人敗汝父家聲爾汝身受用是汝父惓惓於汝者常問太太安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事毋無牽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館無廢祭奠家中諭令門戶嚴緊男女鈴束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和他同心妯娌孝順各相敬重

方成人家方有顏祥記之記之

癸丑協院時寄回家書

字與易兄太太想納福聞五兄侍入學未破吾家風水例汝與會兄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學問真會作文章壓得倒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年科舉考考在前便以爲吾如是可矣汝想到中不得老秀才老廩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積資汝用度又無門生故吏汝只好用莊据金版空門面大子女事又來如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尋箇大受用年日長精神日顯聰明日於事故到悔恨少年不養成舉業遲矣汝父如此勸汝早竟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三

王誼堂

是汝自家事汝無作閒話耳邊聽過眼頭看過卽付秋風也而此時時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無別分心少飲酒適我常言作人作文是一貫事了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法心得涵養心有生意自然學業進機無不中中之理矣罷起田訓士書當時省之是入人生大受用田屋也實對楊前年到家話我曰家父常以心藥戒我今春大病手動不得又不得不寫一書書回父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責欠周正定說逢聖心露見乎手矣如何好因沒奈何說兒



子手病人子體父之言至此平時那得交不細入字有一點一畫莊重中高榜中榜眼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撰也

見當思之無謂買年伯迂也

甲子參璋後寄回家書  
與易賦言三兒萬家丁到知太太已到家平安但陳娘損一男爲念也郁中俱清吉駢兒益知嬉笑若任兒瑞兒在京三箇好有件笑話可娛目也寄語太太歡喜長安逆瑞如故但人傳甚收斂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遷作難又傳怕我實甚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蒙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學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

楊大洪文集

卷之六

三

征誼堂

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內廷還愁忌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爲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爲潔身計與陳大爺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聽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政好合作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其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趁少年猛圖甲第以自顯庸是汝一生受用我看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舉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卽有相好年伯也看人眉目甚之相煩相見略多便生厭薄汝等於此當深思之卽日夜攻苦爵恐不致免河食預資鄉

子况從此之後兒女人事

楊大洪文集

卷之六

三

王龍虎

累人卽欲淨心讀書不能眼前易過思之思之縣父母於我家減些甚是甚好卽汝等亦當百事慎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雖餓死窮死苦受卽親友相託亦莫輕易承任惹人是非口舌卽縣公好歹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某事不好某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挑撥以成仇怨縣官管土三尺莫說我口語好輕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縣公不當甚事惟汝兄弟諸便多打聽傳播故要謹慎莫輕開口此謹厚正道亦保重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慎之慎之於今風俗甚薄卽有二三小人開言閒話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戶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游少宴會是一生受用汝父如此丁寧汝等不知體會與不肖子矣祇自家沒受用結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聞會兒近來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直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來都宜改過兄真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真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卽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器况夫乖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太太膝前時時照應時時周旋無令太太著盡并稟太太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遇諸友都爲致意九十月得歸便好聚首把臂歡笑也

寒高景過

猛風惡雨驟暗晴天善類真成捲空散矣不肖徒亦得從大君子之後領臭罵一頓而歸可謂厚幸不惟結卻忤權奸一局而得微罪以行不見君父爲孽倖逐強官之迹於初心甚安并不屬見幾先逃忍委君父自縊以去於臣義更完皆可自謝惟是癡愚一念於當日憑几依依絲毫無補祇落得一去卸擔夜氣清明每一想及不禁潸落又竊笑其夢未醒也今官家已另用一番人矣亦惟願繼起富事者無卽塗面從人略從君父起見損以正直相持無令祖宗養士二百餘年氣脈一朝斷絕誠盡可耳覺去都門楊大洪文集卷之六下

王誼堂

是不看事勢第一老頭山也與當日楊忠愍王文成及鄭南渠皆今日善看事勢之罪人矣可發一歎段劬老謂我輩當尋得一沈渾朴毅人小人不見忌者讀引十數輩君子伏於其中以種火種使將來一炊而然此用固妙然難言之惟天祥世道終不使火種會絕計台臺早有以聞心於此也不肯出春明後一路騎馬落店到家仍只青衣小帽一尊君命一行吾素人或謂道不肯謂比如爲副院當花金黃蓋矣斷不肯青蓋花銀今與我民矣若以爲辱必譏而爲方巾行服是祇在紗帽小帽上看榮辱付君命於不必遵且貴賤果在小帽方巾子哉况不得乎君自是臣楊大洪文集卷之六下

王誼堂

雜著

賑荒紀事文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眾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襦而面饑也行繩援而坐露集也可

橫也可駭也往是兩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  
日三月而楊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救無益已故始以  
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錢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  
中間別旬子與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  
婦女之與錢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深心焉是役  
也善大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虞於昌隆也爲失衛  
役之不以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無是  
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  
一已卽有詭逃眾人目以重俸勾合者亦其服實饑而出  
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諒若必情而汰之狡者弗汰也枯者  
弗大注文集卷之六  
蓋避者且望焉而東腹以過百心焉而不饑矣  
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眞飢人遂卽失此舉之初故惟計  
口而食以弗汰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飢人歷  
食之早之眾之久婦孺之市無相鬻也羸弱之道無相棄  
也雞犬之夜無相徹也殆故之以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  
飢人焉族眾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羸以濟之同人之義  
也若夫太守卑騎省視憐席煙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  
僕飢諸人眾辰而隊逐焉日下春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  
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  
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蒿高焉饑寒幾圖迴焉無一人息

日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  
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既取糜  
費殊修當此凶歉時卽斗米百錢皆諸飢人胸中壺也首  
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  
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祭趙我白老師文

羅天啓元年歲在龍蛇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我  
翁趙老夫子卒於家門生楊鍾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  
今年七月見請贈卹邸報始知泰山之頽也典刑之喪也  
情然涕之無從既已弗及待藥易質之役又適以遯有新  
楊大洪文集卷之六

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爲飢師生恩義  
若河山遂成兩明永隔矣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  
子獨有父母之飢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  
之所館閣清華人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情任而和吾夫子  
獨備四時之酒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人耶豈天之  
未欲治平耶莫叩問於九關形心縣宇憐悼莫因築室獨  
居之誠既漸端木之於尼蹟磨鏡束劍之義尚愧孺子之  
於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夫子於九京嗟夫  
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青芳開鼎譽君在里乘贈卹褒揚寵  
在朝廷篤慶留餘太

玉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人之於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未竟於世而世終不能於夫子乎搜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法世法人生轉瞬以吾夫子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靈鴈笑詠未嘗不抽揚典墳未嘗不獨狗塵垢未嘗不執物彝倫於古今宇宙得喪升沈一局勘盡獨有活法以自贏非條圖之道遠墨曇之寂寞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則仁智樂山水之情行安樂窩中之獨有適於天真可以疎絀萬物可以鑄物古今可以末季唐虞用之則行是盡吾夫子之深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名夫子亦何取於世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正誼堂

之名傳騎箕尾韓隕大星殞以其形存以其神夫子且以達於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嘗不生而感慨於尋常之過生者有明明夫子其有當於達之言

獄中絕筆

謹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長途踴躍不脫欲以身之死死歸之朝廷且不孤樂於今公論典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快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人都偵邏滿日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江文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宋

正誼堂

言死案審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不暇追憾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懷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仇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賊爲緣徒使狂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雖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閭不得苦求自絕明雖自死非皇上被之內外有殺之者雖死則仇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六人之權而遽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詠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還侍於聖母有氣殿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構與冲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杜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日踴躍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或以譴天自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錮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兩遷移百法千

方惋惜無非謂內外欲殺連之人而成罪案曲加捕寫誣  
謂先帝二次召對皆爲封侍師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  
臣相對生死交關但掩掩一官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  
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連和以舊病偶發服  
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日并皇上伏侍人  
都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  
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有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  
之則先帝語未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  
他事三次召對則屬二三大臣以輔皇上要緊以國家事  
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究

正誼堂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  
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  
也隨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  
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變之過徒欲快幾  
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連已死矣祇  
在此一段議論瀾向青天白日爲幽冥嚴實者考質儼仁  
人君子不忍絕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  
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連所敢必也若連二三乳  
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疑心爲國憂  
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神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

任表以碧血留爲千日白虹死且不顧但願國家強固聖  
德開朗海內長享太平之福連卽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  
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金  
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  
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卽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凌  
聖母之仇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  
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  
義盡心何忍以罪一愆不畏死之楊連盡一筆抹殺若  
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殿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  
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下

午

正誼堂

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侍李侍有恩禮不必及暴其  
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  
念至情宛然惻然大豈日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  
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連謂事  
關大體則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防  
有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  
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連沈死獄底之人語  
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家養一念忠愛根生前未  
一機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諸君子念  
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連

所念及矣可笑讀書作官久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  
 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為兩蹠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  
 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  
 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造惡從君父國家遠念  
 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  
 無全體誰是餽食朝廷飯者然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  
 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  
 若爾箇詞垂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危聖賢書  
 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  
 惡父子相訣誰謂何不更勉以忠義而作此憤激之語替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  
 人讀書之念遲至此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  
 令此心毫無妍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侯官楊 後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部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校對